蒼霞草

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序

我

宗時文章之士盡在館閣彼諸書大夫無閒鉅細皆應其選故琬琰之士盡羅詞林明興二百年来士成進士即選中秘遂與諸書大夫顓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塗而所為詩若文者亦顛
若兩塗　國初館閣體大半
模擬宋人期乎明白條暢而
已世之擬古文者遂不勝其
淺厲誖語大
以勝宋人合
諸縉紳暨諸
澤以勝詞林
不無少謝行
為漢唐人語
之臭味皆成
神理無有矣
且浸淫而陰
用之霜降水落
奪於其氣
之數十年而所
者轉相倣効向
食餘糟粕易盡
先是嘽笈宋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興盡悲来塗抹可歇必反真
常自然之理也夫詞林文字
視諸作者槩不能同彼大旨
不出山川草木雖合感慨雄
豪自命自放自廢而此則絲
綸黼黻禮樂刑政小致不能
盡孤懷不能述也彼氣有必
伸寸有必放此氣不盡伸而
要之和平寸不盡放而閟之
執物解羈馬鳴和鑾其步
殊矣彼之色澤山珍海錯鳥
羽鮮胎無不輻輳而此之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澤非山龍日月不施於杼非
穿醴馨香不登於俎蓋論文
於詞林難以成一家言也比
年以來館閣英賢踔軼前輩
一時文章醞釀歷代聲譽色
澤神髓氣骨大變其初海內

操觚之士揚扢風雅又靡然
左辟詞林矣吾友葉進卿起
自海天所為舉子業神奇變
幻膾炙人口以為神運鬼工
進卿亦沾沾自喜余心奇而
首弗肯意其未大之何兩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各以憂去又十餘年會於京
邸進卿名曰益高文章流布
字內余心韙言而氣弗降意其
未化間從一二友人窺見一
斑大矣化矣懽然自失矣夜
半與語把臂莫逆傾囊讀之

媿向者知進卿淺也孔子有
言才難不其然乎夫文章衆
公才難耳調可聲氣求也格
可字句練也色可絲縷織也
若乃回物賦象隨地班形風
雲雷雨應筆而至出有入無

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黃赤
白從口而說冠冕佩玉戈矛
劒戟隨照而寫是書也非人
力也蓋不佞上下數百載文
則西京詩則大曆非不代有
其人而未敢輕許今已
屬進卿矣國初文字之書
傷於調靡浮於格蓼格於色
痺近代文字之書陋於調窮
遁於格同臟於色濃有書而
善用之時離時合可喜可愕
無不有無不妙在進卿矣夫

道一而已矣言之而文行之而遠寧有館閣自為一道乎古人文字言其所無古人言所有今人言所不欲言言所不能言即使莊叟丘明

降而為今祝誕誄墓之辭太白子羙勉而為今獻誄無情之詩吾知其不能工也何有於神妙哉文體日卑道愈難矣注者王司寇遺余書文章之權原在臺閣後稍旁落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深媿其言自惟晚末何以當
前哲敢為大言夫以劉誠意
之奇絶宋景濂之温醇解大
紳之豪爽曾子啓之英邁李
賓之之浩瀚王濟之之簡嚴
王敬夫之高邁鳥季廸之超
脫崔仲鳧之脩潔丘仲深之
博雅楊用脩之簡練康德涵之雄俊廖鳴
吾之富有此權自在要之化
境尚隔一間近代鴻儒偉士
麟集鳳翔所為朝堂典要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大篇式於宇內而向者吋
噪儇佻之士幾改步而革心
視注時臺閣體如何也嗚呼
盛矣余與進卿交相勉也余
則安能為是在進卿矣

江夏年弟鄒元域撰

蒼霞草序

國家道化醲郁人文宣朗嘉隆
以来瑯琊新都擅聲古文辭紹
明北地信陽之業而踞其上天
下學士大夫翦綴義懷風感槩波
蕩以從之而文章蹄為極盛其

人既往代之作者即已為碩果
為晨星皆湮於斯文乃識者
獨憂其道將日萎蘭而不可沒
掇而吾師臺山先生以命世之
才通遐貫羅絕紐得古人之旨
于形摹蹊逕之外蓋儲精覃思
摩厲激揚者二十餘年而其業
成遂曠然壹新其耳目挽晦蝕
而純熙于是人謂文章之權獨
在館閣學士大夫景附響臻者
不啻如瓊瑤新都而文章又翩
為極盛於戲此天授非人力也

昔之文人不多顯者顯矣或回翔中外或項領簿書抑或拘牽年事往往不稱其意氣先生弱冠登朝其地皆在日月之際以石渠天祿之清華鈴索車門之休暇而又用其全盛方剏之氣注射于辭章以是其文敏工而其成又敏蚤且也日新富有行地無疆過此以往益未可量館閣之士或援或引文章卓然與兩漢同風前世未有與其奇者豈偶然哉故曰天授非人力也

小子元竊嘗讀先生之文而妄意之在中祕時將潛殼神機曠引古法有若金之出鎔玉之既琢雲雷蟠互璜瑀崢琮琅玕東序之上見之者罔不目賞其珍心器其重在宮坊時則節和而莊理暢而逸若九天仙人警欸珠璣步屧雲霧雜狎視而神儀散朗使人意消在留都鄉貳時則擬議盡矣變化成矣傾困而出迎刃而解難顯之情、難狀之事、揮灑道之能使

欝蒸者舒鬱者遂焚者理燦然而
星漢流沛然而江河決皇然而
鏞鼓鳴誦之者靡不心曠神怡
猷飲自得以為明白洞達輸寫
府奥類先生之為人然左規右
萬揆諸古人若合符節抜至此

庠蔑以尚已昔賢尊文章者目
為経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自
非鼓吹聖謨綜裁國體幽鴻横
廣紀于通言垂諸日月其誰與
我迺末流所蕩各逞其知舛馳
綴緝吞剝襲而羣真聲悦雕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麗而不典排調嘲哳狎而不莊即攸魁人宿學時復闌而入之大雅不羣頎安取此先生斟酌道德之淵源發揮仁義之林藪溫瑽潨穢韙正醜邪大之而究皇儀展帝容次之而鏡人倫崇士檢于凡學術之是非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沮措文章之利病燭炤數計了然于心故筆之所書無境不真無情不暢人即雕鎪苦刻迴複奧晦以昌其文曾不能如先生之言曲而中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足當大業盛事耳文章之道與世輓通宋隆之際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當鄉鄉新都之後軋茁兢起先生在館閣中執標準以鞮天下使彬彬嚮風者共遵皇路以追古初道之合符意可知也謂為天授豈虛乎我小子元自年十七八時誦法先生之文業已頗為執鞭不可得久之先生從行卷中覩元文亦嘗許可頗元不知也己丁酉先生典南畿試元廼幸與甄枚進見之

日先生亟倒屣接之語若平生
雖及元鑿塵華貫謁告歸里皆
幸獲從先生游每有著作輒命
訂賞而元才智荒落無能助發
以副深知安石盡于白馬休
文激譽于雌霓但有慙負而已
而先生所以循誘之者終無
倦比蒼霞草成受命小子一言
以通其意於戲元敢謂知足以
知先生哉昔歐陽公知貢舉蘇
子瞻實出其門能大放厥辭與
公為于喁之和有宋之文章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遂弭為極盛今先生之眡廬陵不啻超乘而上之執鞭弭以奉周旋門下士宜有能為眉山者而元非其質也大浸稽天一蠛自廢高山在御敢托知音雖然天之將大斯文也有大君子出于其閒士得附青雲以施後世蠅之螺飛志在千里矣迺敢忘其拘虛而論次之幾以幸先生之教焉

萬曆丙午夏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文林

即直

起居注門人江寧顧起元頓首

撰并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叙

天下之事苟非其性之所近則為之而無成學之而不能以至雖疲精神窮歲月而性與習不相受跡与紗終不相入匠氏之斧斤庖丁之牛其紗至於疑神

者蓋皆性獨有之非但日習其事然也天下之事尊而名貴可學而能以行遠者莫如文古今才人士嘗喜為之而有至有不至蓋自漢以來至今歷數千百年摛觚而為文者不知凡幾其

灼然名家行於世而可久者代不過一二人或四五人止耳何其難也豈獨學之不至哉蓋有其學而出之無其才有其才而運之無其法有其法而變化之未能神皆不可稱作者夫神其

至矣非學可能又非一切才敏可及若有靈心天寔濬之蘇子瞻所謂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至于所以然而然雖作者亦不自知者也以曾南豐之沈蔓醅至王臨川之峭古其於此道尚隔一塵然其醞釀傑異出入經術与韓歐諸君子各自為法各臻其玅亦各有神解焉非夫天之所縱千古斯文之所屬何以能至于斯極也故曰性有所授學有所因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世乃欲字櫛句比模擬格象襞積襯砌以為工甚且謂唐宋可廢直接漢統而不自知其去愈遠也斯不已惑哉以予近所見吾鄉少宰先生之文寔能卓然自拔獨得古人之所謂神者而出入馳騁若龍若飛若江河之流轉回環往復漫錯綜要耿若抽雲煙若燭日月有蘇歐諸君子之風而不襲其跡時離合之以自為家其為文特譚笑抔酒枕席之暇操筆伸紙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咷而訖大作小蓄長言短牘隨
物賦形無不斐然秩然可喜可
愕浩乎渺乎不知其勢之所止
与其機神之所以合蓋其性有
獨縱焉者變化之道於斯盡矣
與少宰同時並駕相許可者莫

如江夏明龍先生其文悍疾揮
霍如風雨驟至號呺霹靂使人
失視如怒濤激浪驅使舟楫而
与之上下以放乎中流其家法
與少宰不同其為透徹如意各
得其解則一二公矩皆有天授

者耶何以卓然自拔如此也昔唐宋之盛諸大家同時並駕各相取下不以其家法不同為嫌其往來議論相翼相詡之概有可想者近世文士每不相容如何之于李七子之于唐應德王思道輩互軋交譏不遺餘力斯皆偏見獨識不睹其全宜其所詣者不遠少宰獨能與江夏交贊以力此道其識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其能起衰溲古羽翼文明以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昌隆之運者將於是乎在
予乃与少宰同里朝夕其議論
而一無所庶少宰謂予可語命
題其稿予積時日竭心思而不
能詘廼知文章眞有天授苟非
性之所近雖為之無成學之不
以至者如予是也予重負少
宰矣予重負少宰矣
萬曆丙午秋日眷晚生董應
舉頓首拜書

續併蒼霞草序
蒼霞集者少宰臺山先生所著
而少宗伯郭公美命嘗序次而
論之以行於世茲刻則請自先
生之屬諸曺郎而先生稍稍刪
定前帙益以近作若干首蓋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之文至此逾妙而化視前者又一變矣剡成余謂不肖輩躬際盛事不宜無言不肖則謂先生之文至矣政非不肖輩管窺所宜有言也無已則為讀先生文者一言可乎天地之大觀在乎山海而山海之精英往往鍾為瑰奇怪特如西所謂丹碧空青珊瑚夜光者而觀於山海者亦時探而得之山海之藏無盡而恣其得者亦不禁然其嵩崒崖嶂之勢人騶而入其

掌汪洋震盪之勢人騶而入其

中心悸神慄不暇而況欲有所
得難矣故瑜奇怪特之實非意
於山海者莫與致也夫先生亦
文章之泰斗滄溟也蓋此道之
多岐而作者以見自封久矣何
先生之大而能博博而不可一察
觀也其於道德性命之際剖析
眇有宿儒之所不及窺其論
古今事變得失善敗如奕者之
審局必盡其變如醫者之處方
必當其病至當世賢士大夫之
德業一經先生論列無論不朽

即觀者且併其神情面貌而得之其他正論旁刺顯言微中蓄容寓寨不同而同於各臻其妙開闔縱橫雖先生有難自名呵至者故愚以謂讀諸名家之文其得尤易而讀先生之文其得實難何者彼有方此無方有方者可以意尋無方者非神遇必無幾也是在讀者盡心焉而已若不肖葦則竊有私幸焉昔人論知而思見論風而思矣蓋誦詩讀書非不可見古人然與日

侍其側而自化者有間矣今吾
輩幸而朝夕以職業事先生居
恒色笑之所承風指之所示靡
匪至文得是編而證之其入視
他人宜差易而異日者雖散而
之四方人挾一編以自隨儼然
常如先生之臨其上而誨之也
其於發醢鷄之覆而滿飲河之
腹者豈有既哉可謂厚幸矣於
是諸曺郎僉謂不肖言誠當而
不肖復稍前舉其說曰夫文章
之道與造物通非可智爭而力

得也其中蓋有神理存焉古之
君子惟學焉而約而浔其神理於心
神理無窮而發而為文亦新新
化化萬變而未有極是故讀孟
荀者如未嘗有六經也讀史漢
者如未嘗有孟荀也讀唐宋以
來諸子如未嘗有史漢也今而
讀先生之文如未嘗有唐宋諸
子也蓋近代模擬勦說之陋至
先生始一洗而文章之變亦盡
所謂於學無所遺於詞無所假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在

斯乎其在斯乎世必有曰愚言而窺先生者遂書諸末簡

萬曆丙午秋中屬下吏稽勳清吏司郎中高安陳邦瞻頓首書

南京光禄寺少卿前本部文選司郎中趙邦柱

光禄寺寺丞前本部考功司郎中徐必達

文選司郎中董可威

驗封司郎中畢懋良

司務韓偕甫

文選司主事胡嘉棟

考功司主事成伯龍
驗封司主事緒維垣同校刻

蒼霞集序

夫文者官天地而府萬物之具也入于毫芒而出于八極之表者也夫子一言以蔽之曰辭達而已矣子貢言語之科曰賜也達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約之言亦欲使人易見事
易識字易誦者焉如是則
文之所重者可想矣直而
順者達之所趨也蠻而
達者達之背馳也然亦
有說焉使不
壹蠻之于
則何以宣而為言不委蛇
之于勢則何以衍而成章
故鯤化鵬運必以六月息
者氣為之也長江大河不
能不一曲者勢使然也我
明崇重文教二百餘年間

作者彬彬稱盛矣要而論之何以不古若也其弊有四夫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漢人上封事必借秦為喻所從来矣今謂非左史兩漢不可用至唐宋勝國不一寓目焉一也且叙事與議論岐而為兩不能反復交互二也好以古人之事傳會今人使讀之難辨三也非溢美之言則多隱譏之語為詆四也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二者之弊北地毘陵不能免也淺乎南侫州不能免也而況其凡者乎我少宰先生之文根本六經而上下古今得失之林耿林則博稱譬則近是曰是非不相假借也今人則今人古人則古人不强文致也其以嘉謀嘉猷而入告者即以忠厚告人者也其畫九邊四夷利害强弱不可更僕數

者即在乎區蓋之間者也
庶幾哉免于
以謂之達矣先生不以不
肖爲無所知識每進而與
之言若有當于心者去年
序不肖文過自貶抑以推

許焉今裒刻集成命不肖
序之夫先生之辭達矣有
所以達者不可不知也夫
子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先生誠心直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物得其宜且不自滿假有
謙謙君子之吉焉固宜其
發之為辭者如是也若曰
不肖烏足以知之則夫子
之言豈欺我哉謹敘

萬曆丙午歲麵日春晚生
曾學佺頓首撰

續併蒼霞草
自叙
余自知句讀時先君子課讀
三蘇文輒能成誦家故窮鄉
所見書只六籍性理綱鑑左
傳儒先訓詁即蘇文亦罕有
習者又安知有戰國先秦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京下及六朝諸家言也山
余為諸生崇陽胡二溪先生
来督學好古文辭其校士能
為古文辭者片語單辭皆置
高等于是戴國先秦東西京
六朝諸家言始出士子爭誦
讀求浮一當而余少年嬉遊
嘗寢饋翁家至數月不近筆
研婦翁不善也孺子敏而偷
孤吾望矣余乃感奮前請翁
家有何書浮盡淡之顧翁家
余無它書僅搜浮史記題評

以授余、讀而好之又屢而
月盡其卷而去意中頗有會
稍、緣飾為時秘胡先生及
代者四明趙先生皆加賞識
未幾遂成進士推擇淸中秘
書課古文籀余素不習此技

茫然無以應徒以其意為之
而館閣先生稱余者謂其
文殊有蘇氣或云有遷史家
法余愧而且笑生平稍嘗龍
門眉山餘瀋為人覩破是
其胸中無他伎倆可知已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孟浪稱詞臣不能廢論撰
又性故慈弱客以好語乞文
輒不忍拒遂多應酬之作余
固自念此覆醢詬耳何以傳于
世乎余無名余文者獨江夏
郭美命酷相慕好每奏一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嘗不稱善美命教南雍而
余束貳秩宗清署優閒各裒
其生平所作相質定客有梓
美命文者因及余余不欲出
而美命固強之然中嘗不自
浔也又更數歲漫成百餘篇

考功襍問李徐
諸同曹請棹之署中余益遜
謝然念業已布矣何靳此乃
耶舊刻汰其十之三益近作
十之四合刻爲大較多存其
尺幅稍寬及詞理不甚舛譌

者其餘短章小述游辭駢句
尺牘題誄及諸封事之切靡
者一切置之棹成復愧且咲
生平厭人剡詩文以爲災木
乃躬自踦之又嘗爲美命言
吾于文章當益淡十年書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胸中稍有積蓄乃敢与秋菟
爭衡今顛毛種〻此念尔灰
每憶前言徒書餅耳居恒自
評其文多率易無深況之思
見近代作者有雕鏤苦刻迴
複奧晦三四讀不可解者尔
心慕以為奇欲摹效之而賦
性佻坦與人言惟恐不盡惟
恐人不曉文尔漫尔終不能
強也此道工拙真如嬾之好
醜命之窮通稟受已定奚可
素何姑汗漫為之以適吾趣

而已豈漫妄意千秋竭慮于難至之途為造物所咲哉徐君輩既雅有美命之癖而余亦不能自堅駐其災木更取人厭是可嗤也故稍述生絲嘗辭嘲焉題曰蒼霞則余鄉

亭名考亭先生所手書

福唐葉向高題

浦城門生徐庚書

王道蕩平正直論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論
兵農論上
兵農論下
鹺漕論上
鹺漕論下
韓魏國不分善惡黑白論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以治爲勝論
范蠡論
商鞅論
漢高帝論
王祥論
王仲淹論
張柬之論
李鄴侯論
宋論
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評
三途並用議
保甲議
關邪說以崇正學懲敝習以正士風議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擬　聖母還御慈寧宮恭上　聖孝寧親頌
秋防無警頌
萬寶告成賦
郊禋賦
謁文丞相祠辭

卷之二

壽許敬庵先生序
王亦泉詩序
少師申瑤泉先生六十壽序
季漢書序
本朝列卿年表序
少司馬李公奏績序
送鹽城陳令序
陳封君八十雙壽序
劉觀察轉浙江右使序
大司寇心堂趙先生六年一奏績序
少司空艮山范先生九年奏績序
又送司空艮山范先生九年考績序
送宮諭毅庵黃先生典試還　朝序
趙恭襄公集序
止川周翁偕配石太君雙壽序
徐公政錄序
少傳賴陽許公七十壽序
南雍雅集序
林先生七十序
連江盧侯調任序

壽方伯程公序
丘東泉壽序
家譜小序
攝工愚見序
譚太公李宜人雙壽序
林處士偕配八十序
史母李太孺人六十壽序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卷之三

帑司馮平倭凱旋序
朱子語類序
朱子奏議序
駿烈重光冊序
中丞希所郭先生奏議序
八十四葉翁雙壽序
惠安羅令臺薦序
滇南學使者鄧公黎藩二楚序
郡伯存宇鄧公五十壽序
徐封君七十雙壽序
許敬菴先生文集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書字考小序
穀城山館詩序
江州餘草序
上林苑監左丞游大夫政成序
皮林奏凱序
鄧汝高詩序
林仲山先生詩序
椿萱並茂圖序
大司空晉川劉先生河功告成序
陳文塘先生七十序

鄭黍軍受封序
三校錄序
侯官縣劉侯報政序
卷之四
右編序
董職方備兵衡永序
送膳部汝川劉太天守巽昌序
六家詩名物疏序
右司馬理軒滅先生六年奏績序
目峰趙先生文藁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留臺疏藁序
送京營張遊擊參戎海上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畢封君偕配孫孺人六十雙壽序
李將軍五十序
順天武舉錄後序
陳母林太夫人八十序
少司馬幼溪陳公七十壽序
儀制大夫斗崙汪君擢守真定叙
竹軒姑夫雙壽序
黃離草序
中丞李公撫淮疏草序
沙令楊龍浦臺薦序
肖林沈公七十一壽序
奉別太宰曾見臺先生兼賀誕辰序
督撫奏議序
大司馬少泉郝先生七十壽序

卷之五

孫封公壽言序
內江蕭氏世譜序

稔氏族譜序
壽耿叔臺先生六十壽序
林太夫人九十壽序
邑博士崐岡周先生臺獎序
中丞叔臺耿先生九年奏績晉秩序
桂渚洪大夫　覃恩贈封序
福寧州守南池洪君考績序
蒼梧郡守淩公奏績序
學使泰垣沈公報滿序
鄒孚如先生集序
朱氏小宗譜序
孫封君七十壽序
宮保太冢宰見臺會先生六年奏績序
中丞孫公奏議序
觀察使內齋佘先生八十壽序
王母七十壽序
由庚堂集序
大司馬月峰孫先生奏績晉秩序
雅游編序
陳太翁偕配郭孺人雙壽序

郡大夫郭公署邑還都序
孫母林孺人壽序
莫母林太孺人八十壽序
南陵戴氏族譜序
湯母柳太夫人加封序

卷之六

重刻通鑑綱目序
咸陽家乘序
枝隱庵詩集序
儀部大夫李明鰲守姑蘇序
貞壽蔣母吳太安人七十序
正蒙釋序
南遊草序
送考功徐德夫晉丞光祿序
封中丞楊翁偕配太淑人雙壽序
林永光詩集序
溧水徐大夫報政序
曹大理集序
潘封君七褒序

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忠烈祠碑記
重修一拂鄭先生祠記
詹事府題名記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瀘潭方氏宗祠記
重修福清縣儒學記
侍中黃公忠烈祠記
順天府題名記
龜川董先生祠堂記
重修萬全都司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揭州府重建儒學記
福清縣闢城記
福清縣重修城垣碑記
福清縣新建文昌閣記
福清縣重建儒學記
重修報功祠記
兩淮巡鹽御史應公善政碑記
奉律亭記
南平堵侯生祠記
九江太守邢公生祠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改建浯嶼水寨記
鎮東衛新創兵營碑記
陳氏家祠祭田記
都督劉公祠記
重修醉翁豐樂亭記
豐樂亭五賢祠記
贈大夫游公祠堂記
好修堂記
式好堂記
雲山社祠記
浯洲亭記

卷之八

進十三經註疏疏
進唐書疏
署南戶請止欽取錢糧疏
催考察疏
再催考察疏
諭朶顏等衛屬夷檄
諭本邑禁糴倉糧書
應天試錄第二問

應天試錄第三問
應天試錄第四問
卷之九
封翰林院修撰見溪翁公行狀
大司馬容所吳公行狀
都督僉事益齋呼公行狀
司徒林公行狀
封文林仲湖李公行狀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環浦鄭公神道碑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可齋潘公神道碑
南京工部尚書簡庵陳公神道銘
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使澤塘楊公偕配宋
人神道碑
雙溪陳先生墓表
大中大夫膺西布政司參政南岐薛先生墓
于母虞太安人墓表
贈文林郎旂峰羅公墓表
瓊田林先生傳
龍山鄭公傳
恭毋冠夫人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筠溪沈先生傳
居烈婦傳
林季公傳
季亦卿傳
處士王公傳
林參軍傳
慈節董母紀事
卷之十
先母林孺人壙志
亡女[illegible]

刑部主事雲橋郭公偕配盧安人墓志銘
袁隱君偕配陳孺人墓志銘
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武公墓志銘
海嶽郭先生墓志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藍田佘公偕配龔孺人墓志銘
工部主事舉巖方公墓志銘
大官丞虞廷陳公墓志銘
中順大夫潮州府知府盧公墓志銘
工部主事鍾石羅公暨配劉孺人合葬墓志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文林郎守愚史公墓志銘
封承德郎刑部雲南司主事墨山沈公偕配陳
太安人合葬墓志銘
傳母馮太孺人墓志銘
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洞齋張公墓志銘
定番州同知靜江莊公墓志銘
南京光祿寺卿南漠敖先生墓志銘
徐母潘宜人墓志銘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止川周公偕配石孺人
墓志銘

文林郎廣東臨高縣知縣融麓林公墓志銘
馬叔華墓志銘
贈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雙泉徐公墓志銘
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弘宇周公
偕配封太淑人陳氏墓志銘
益府紀善瑞野李公墓志銘
龍岡施公偕配何孺人墓志銘　四卿贊有引
少司徒見峰王先生贊有引
祭許敬庵先生文

卷之十一

朝鮮考
日本考
安南考
女直考
朶顏三衛考
哈密考
西番考
土魯番考
卷之十二
北虜考
鹽政考
屯政考
京營兵制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鐫蒼霞草卷之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選舘試

王道蕩平正直論

夫王者之治天下非以我治之也以我治天下者私天下者也夫天下大矣吾生一私心則於已必有所徇於人必有所不便故其勢不得不出於術彌縫掩飾以愚斯民之視聽而濟已之私此有我者也有我則我之心隘而與王者不相似夫所謂王者何也公其心而已矣其心足以合天地則王其心足以通民物則王其心足以歷四時則貫金石則王故曰王道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易操本之於心也心無我故能合天下以爲我合天下以爲我治之至也道之極也蕩平正直之謂也且以我之心論之彼其欣然而喜蹙然而怒者與天下人之情一也偏於我則拂有所艷然而思趨怩然而思遠者與天下人之情一也徇於我則隔愛之而思遺以令名惡之而不欲與之爲伍也與天下人之情亦一也執於我則乖我也者起於形骸之私者也形骸日隔則人已之情日以壅閼而不相屬始猶異室而竟則胡越矣始猶路人而竟則仇讎矣此其心何相絕之遠也彼蓋謂天下之大既總之自我則凡所施爲皆惟我之便嘗以我賞罰以我罰而又懼天下之不我遵也於是陽設陰施役其智術以馭天下使天下曾不得而測焉管商申韓之徒明法見功者往往若此世之人徒見管商申韓之治非王者之治而不知管商申韓之心非王者之心也何也管商申韓自以其心爲心而王者以民之心爲心也以民之心爲心則內不見我外不見人黃屋不爲尊闌闈不爲卑几席不爲近埏垓不爲遠去籬藩見情素無有纖毫私意伏于其中朝而賞一人王者曰此非我賞之也我爲天下賞耳暮而罰一人王者曰此非我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也我爲天下罰耳一政設一令行王者曰此非我設之行之也我爲天下而求以便利於民耳蓋王者之于天下盎若一脉而天下人見王者之心洞若觀火爵則于朝戮則于市法則懸于象魏瞽可箴旅可詢蓁蕘可詢庶人可傳誦彼王者之治何以簡易若是也蓋不以我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是故法立而易遵政昭而易從無異軌也傳之朝廷達之海隅昭昭然揭日月而行無壅情也上孚其下下信其上絲連繩貫不可使解無陂慮也故曰王者之道猶天然夫王者亦人耳何以猶天哉彼其合天地以爲心則天之道也稱天者曰靜專曰動直曰蕩蕩稱王者必曰配天誠見天之心與王者之心一故也王者心公伯者心私公則大私則陖公則正私則邪公則直私則曲此王伯之辨也吾觀伯者之心其欲創制善治令世世享令聞無已時也豈與王者異哉徒以萬物一體之義有所未明而一切從事于術不知吾之術方出于此而天下之弊又將出于彼術愈多而弊愈滋必至于敗壞決裂而莫救王者不然故德與造化侔而功與天地俱也洪範之說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也三代而上代有聖王奉無私以勞天下其民至謳歌咏嘆忘乎帝力蓋觀典謨訓誥所載卓乎尚矣眞盛世之軌也故其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志三代之盛也其後德既弗類一切舞智以愚其民民不見德而惟法是聞何以長世故其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傷周道之衰也周道衰而五伯出蓋古今升降之大機云乃後世之君又有陽慕王者之名而陰用伯者之實如神宗之與安石朝夕講求動引周官迹其所爲反在管商之下卒爲宋室基禍之主斯不亦可爲永鑒哉故曰王道本于誠意誠意則無我無

我而後可與論湯平正直之治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授館試

夫賢才者人主所共治者也共貴專專貴無間無間則臣主一心左右不製治乃可成不然使賢臣爲之而使邪臣間之忠佞勢分君柱斯熾人主方有所任而不能自堅方有所遠而遽爲術中矣故治之有間也如木之有蠹也蠹去則木滋間去則治昌故曰主術約而易操任賢專去邪斷此約之道也夫人主何惜于賢而常以二心參何愛于邪而常持疑不決哉彼其中有所間之故也玉石在櫝良工弗辯薰蕕共器聞者同臭夫人情之深阻什襲未足喻也而人主

者方見邪正提衡而立賢佞並載而馳情僞畢陳于前恍惚莫能自知究亂度猶敗謀私蔽公奸惑幾人主之心胡能釋然也人主之心既已不能釋然則君子益無以自持而小人益得以恣其詐卑俯而談傴僂而趨甘相啗佞相悅同比回遹以崇私黨背公上窮主權而人主且從而信之矣夫爲國而信小人即庸主不然彼其初皆起于疑二之私橫于胸中任君子而弗專去小人而弗力此執構者所以窺間而造瑕未亮者所以道惑而教嫌也賢主則不然其視與突之情猶舉目也雖遝之說猶燭照也朝而舉人終身任之矣夕而黜一人終身遠之矣其任之也即驤首披胸畢情行意不謂專也權重勢主功高震俗不謂偏也規詞摧鱗激說刺心不謂忤也其遠之也即順比滑澤俯仰連類不謂忠也微文小禮延譽結知不謂能也簧口進甘聲才敦事不謂敏也蓋其始也虛心察舉聰明四闢無所隔閡遊于昭曠之野而鏡乎粹清之途終則吾志既定無所轉移是故聽不眩于交至之口智不混于卑匿之流忠不格于譸譸之談情不中于要飾之周進焉若登墜焉若遺無有持疑不斷之累以媒讒府奸故當其時賢才非獨多

非曲又非盡無也然而巖穴畢來朝端無慝矸璜之偏不通壬夫清華之塗不踐險士泰道昭明芳枝雲蓋世之所由隆也闇主不察而偏任其情賢否倒植是非靡定故闇主之所謂賢明主之賊也明主之所謂賢闇主之忌也夫去其所忌是迓福也登其所賊是幸災也此亦可謂大惑矣夫災不知其當遠而福不知其當邇則任賢何由專去邪何由斷故榮夷親良夫興辈韓進子胥危公孫用汲黯徙此三君者大以危其宗而小以幾于亂則聽榮之過也夫賢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肯苟容

走合則醜義捐則美法而邪臣為之人主之所伸善為小忠細義以固主心其投之為易故人主之欲任賢去邪在每輕捐其所難而不相成易而不相與之為易故人主之欲任賢無二與疑終不幾矣夫不相與者也拂難樂易而曰我能

兵農論上

三代之法其難行于後世者如封建也井田也孰不知之惟寓兵于農其利甚博其名甚美至今談者以爲當復殆未要其實也夫兵者至凶至危生死存亡判于呼吸非其耳目手足便習而相安卒然驅之未有不駭而走者今田野耒耜之夫平居則嬉遊鄉井有事則顧惜妻子強以赴湯蹈火情勢俱拂必不行也當三代時無大戰爭其用兵如格鬬然勝則休矣非有枕戈浴鐵腥原沸川曠日歷世相拏不解也故唐虞無掌兵之官蠻夷猾夏士師直以刑威耳故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兵也卿大夫可將也然至周而弱極矣穆昭之世
去成康無幾南征不復而不能問也犬戎嚴狁平王
不能討反徙避焉凡厥家所爲比閭族黨伍兩軍師
之法未見一用不數傳而無兵矣此雖後王制馭之
不善亦其勢之所趨必至於此也何也兵既出於田
間則其役發必難卒集而訓練必難時行縱有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之制爲日幾何而欲化農夫爲精卒
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雖祖其意然南北軍僅克
宿衛建元符以後南征北伐率赦謫士募驅刑徒
兵制已變而府兵則屯田之卒耳非民兵也行之猶

不能久至宋熙寧中義勇保甲之罷籍者至七百十
八萬而不能當一卒之用神宗有言民兵農戰參半
殊不足恃不如募兵專事戰守蓋已洞其弊矣故夫
後世之分兵於農也簡而變變而通也彼農者曰吾
出穀粟而免於鋒鏑死亡之苦何幸如之而兵者曰
吾既已受縣官豢養日習於干戈戰鬬之事矣一旦
緩急安得不赴是以練之而易精令之而易行羽檄
一馳而十萬之衆可立具也方周之衰諸侯强大者
皆日夜圖謀以養兵爲務秦有陷陣楚有組練被甲
越有習流君子取威定霸率藉茲力周之終弱而不

兢也失在于兵制壞而不知更張以救其弊耳夫鄉舉里選以取士法至善也後世行之則爲魏人之中正夫鄉舉里選之必爲科舉也農之必不能爲兵也與封建井田一也古今異宜強弱異勢卽周公而在亦未必盡仍其故矣

兵農論下

夫所病于養兵者非養兵之害也養而不用之害也自漢而上兵皆曰軍至唐而始謂之府兵名雖不同其於執干戈供戰鬬一也近世軍與兵始判爲兩途所謂軍者仰給於縣官安居飽食長子孫其中世世無害爲之上者稍以法約束之或給散愈期則羣譟而起莫誰何也於是復召募烏合以爲兵而舉其平日所養之軍視之猶石田耳懸賚耳是昔之兵與農分而爲二而今之兵與農非分而爲三昔之兵與農非耕則戰而今之軍不耕不戰安坐而朘民之膏脂也

三代而上無不耕之民游手游食之禁甚嚴後世之不耕而食者則有緇流韓愈氏所謂昔之爲民者四而今之爲民者五已叢蠹矣然猶自以其教惑人未嘗衣食于公家也今舉百萬不耕不戰之軍竭民之力以奉之如驕子然而又責之以養兵天下安得而不大困乎唐之府兵變爲彍騎議者雖咎其兵農之始分要之府兵既廢則上下魚書悉皆停罷其次與逃者不復點補故戎伍雖虛而天下未甚受其害非如今日衛所有定額逃亡有清勾伍符一下閭里驛騷聚無用之人食有限之粟其爲冗蠹有不可勝言者蓋自三代以來兵制之變更不知凡幾至今日而當其大壞極弊之勢拘儒曲士不究其原猶相與祖述陳言欲復兵于農之說夫軍兵尚不可合而欲合兵于農不亦舛戾而難通哉唐之李鄴侯宋之韓魏公比皆欲復府兵然終格而不行謀非不工慮非不熟也勢固有所難耳張說之變府兵誠爲失策使說當時所召募彍騎非市井子弟而悉皆天下之精兵安史之得志于唐亦未必若是甚也今衛所之軍不能卒除養軍之費不能遽省宜選其精銳者以爲兵而稍優其廩餼使一軍兼兩軍之食其餘尺籍缺

者勿補逃者勿勾軍以漸精而食以漸寡不至以百
萬之衆爲游手游食之徒而又潛消其驕悍不可馴
之氣以毋爲他日患則天下庶乎其有瘳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鹺漕論上

天下之事本無兩利也必求其兩利則必兩害矣天
下之事本有兩利也不求其兩利則亦兩害矣國家
以屯實邊以商開屯以鹽召商邊無曠土商有餘貲
此于鹽政邊政兩利者也其後不輸粟而輸金屯田
荒蕪塞下之粟踴貴軍儲大詘乃復增竁餘鹽多開
別竇弊端蝟起而鹽法亦壞矣此非所謂不求其兩
利而反兩害者乎自都燕後漕東南之粟勢必資河
夫河性之湍悍也其旦暮遷徙而不可常也此天地
之所爲人力不能施即以神禹之智千古爲烈然不

過疏之決之使之歸海而已未嘗借一勺以爲用也
夫子雖美禹功數其明德遠然至商而從都以避河
者三去禹未千年也而當夏之世簡書闕略安知河
不嘗爲患而紀載失之乎禹之所爲功亦只去其懷
山襄陵出天下於昏墊耳至於小小衝決以自遂其
性禹不能禁也而今之轉漕者必欲使其轉側曲折
以爲吾用又欲使其循軌安流恬然受約束而不爲
吾撓故常捐數百萬金錢與河爭一旦之利而不能
有所割棄以聽河之自便蓋其始也以河而害漕繼
則以漕而害河終則河與漕俱窮而天下受其困矣
此非所謂必求兩利而亦兩害者乎昔鼂錯欲令民
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謂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實
夫受爵則名器濫免罪則刑罰失未全利也而錯猶
勸爲之若以鹽致粟既無受爵免罪之害又有闢土
開荒之利計未有便於此者宋范祥嘗以鹽募商旅
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賴之其後薛向請以鹽易
馬而鹽遂不行天下之良法美意往往以見小利而
壞多此類也漢唐都關中亦嘗漕山東粟然皆不過
數十萬石而漢隄塞河輒復壞決費不可勝計番係
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溉田唐漕穀至長安

率一舸而致八斗劉晏乃使江汴河渭轉相灌輸僅能得達故夫借河爲漕從古未有完策況欲以治漕者而兼治河即神禹復生其將能之乎夫備邊輓漕防河煮海皆有天下者之大利大害也今謀國者鰓鰓憂漕與河欲竭中原之力以從之至于鹽政邊政屯政皆置而不講舍其兩利而謀其兩害亦可謂倒置之甚矣何怪乎天下之日以困窮而不可支也

鑿漕論下

或曰如子之言則鹽也必當復矣而漕可遽廢河可棄不治乎曰非然也漕不可不治而可以無事治也當三代時輻員所及至江而止以七國之力競挐兵不休內供戰士外資游客而又有軍國經用之費皆未嘗仰給于東南也自魏晉五代遂分南北朝無日不有兵戈之事度其經費必且不貲亦何嘗漕南之粟以輸北乎當曹操困于官渡至爲饑窘一用棗祗之粟屯田鄴下遂以富強其諸分割之國以千數百里之地能自饒給者不可勝計

豈以今全盛之時北土殷羨而反待哺于南若川之
印浦嬰兒之仰鼻息乎計南之轉漕恒一石而倍其
耗至于舟車之繕漕卒之供風波覆溺之虞軍民賠
償之苦又不啻倍之總掣而論率以數金而致一石
而其他治河通漕之費又不知其幾蓋每歲糜公私
金錢無慮數百萬矣誠使捐一歲之費爲北方開墾
之資營廬舍置耕具廣募貧民處之曠土高下燥濕
惟所樹藝而毋以水田爲拘不過數年北方之積必
饒然後漸減江南之漕徵其直以實帑藏倘河流不
通則歲漕可以暫輟而舟車率挽之費又可捐以治

河是兩全之策也即使河必爲害亦不過割數縣之
地以聽其所之而徐爲之導決固不待竭天下之力
填馮夷之壑如今日之甚也蓋一舉而南北之困皆
甦矣漕河既已就緒則飛輓之法亦可次第而復及
今虜款未敗邊地可耕令富商大賈必輸粟于邊而
後受引稍減其直而厚與之利人未有不樂趨者不
過數年塞下之粟必饒國初之盛庶幾可再見哉或
曰屯田實塞久失講求其利害吾不能知也若北方
開墾則近固有行之者而卒以不便格何歟曰彼欲
責之民間而官不能捐重貲以爲之導民未見利而

豫計其害是以囂然稱不便耳今國家自出直以募民自任其利害而于民無與其誰沮之況近日之事亦驟行驟罷尚未竟其業耳如臻厥成安知其不爲百世利乎夫論大計者當徵已然三代戰國之不仰給于東南也與南北朝之分北自北而南自南也此皆所皆已然者也不此之圖而欲以一綫之漕河爲六軍萬姓之命脉一夫作難咽喉遂絕吾恐他日之憂又不在于河伯矣

韓魏國不分善惡黑白論　館課

天下之患非獨小人爲之也君子亦有過焉君子之過何也好驚於標植而不察于事端太露於河畦而不詳於制變激於意氣之奮而不及長遠之慮凡此皆君子之過也是故天下之事表暴者必容之以蓄橫發者必持之以忍難圖者必應之以深慮蓄則莫能疑也忍則莫能害也深慮則莫能害也此弭奸之術也今令賢不肖提衡而立邪正兩肉而馳其是非之數有所分矣然而成敗常相反者何也小人之事雖邪而其術常深恍惚而未易窺君子者心雖無瑕

然或狷介而少容直遂而賊于度以故謀未發而人已疑之功未遂而人已忌之尺寸未施害已隨之矣昔者常怪陳蕃竇武之忠席宮闈之寵身爲上公而不能鋤刑餘之豎其故何也蓋當漢之季寺人之禍深矣彼且睚眦睚眦然日側視于諸君子也而諸君子競爲名高不自韜匿蕃武又欲盡去其黨無遺類焉亦少苛矣禍不亦宜乎其後李德裕在唐足稱能臣然竟以牛李之黨敗名位弗終爲世深悼此二三公者其於圖非不忠也爲謀非不當也甚者蒙羞而次者遺譴憤激之生害也故嫉惡太嚴者謂之府怨多行過甚者反以噬臍小人之悄悄君子之患也古之君子其待小人未嘗有假借也然世稱明恕焉邪正不奸之謂明藏疾納汙之謂恕明恕而行裁之以禮又何患也夫猛獸之踶跂也而觸其怒未有不害人者也惡蕘蒿蕭艾而鋤之反以傷蒨蘭者多矣故曰尅核太至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夫令小人而以不肖之心應也將爲力愈難畏禍而寬忍則亂滋抑按而不揚則害成微裁之則重其忿而其變而事起天下之勢因以決裂而不可解救易之夫也揚于庭則曰厲壯于頰則曰凶而其道惟曰健

而說決而和而已夫君子馭小人之以和此君子馭小人之術也蓋聖人之爲慮深矣人臣惟不察于斯義是以不失之長奸則流于樹黨長奸難治樹黨啟釁所由敗也漢唐之季可鑒已故善爲國家慮者扶植善類而不爲名高抑遠小人而常使之有所容無所容則憤憤必激矣激而遠風激而號木石激而鳴君子激焉而爲善小人激焉而爲不善皆勢有固然無足怪者昔宋仁英之朝號多君子然茅拔距脫之詠小人欲甘心焉久矣富范歐陽諸公率以此去惟韓魏公深沉於善惡黑白不甚大分以故人不忌之功垂

成摩施至今嗚呼此所謂大臣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閻試

夫世所稱言利之策則盛于漢矣漢興二百餘年銳
治之主算效而深謨心計之臣持籌而極慮其策寧
有遺哉然而盛衰相代盈縮迭乘始之制用甚饒裕
庶富迨後誅求之令四出而公家之費蕭如也此
其故可異焉余嘗讀司馬氏平準書及班生食貨志
乃知財用興耗之源較然可覩已其盛也必上之人
調停而樽節之其衰也必有佞心焉以明之方漢
初興天下新離戰爭之苦戶口較于往時不啻減半
終高惠之世上下相先無所紛華文景承之益自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損賈誼鼂錯諸臣時晝計獻謀以稱帝心故文景之
世海宇豐殖幾于成周則節儉之明效也武帝承之
逞其雄心結難匈奴西通玉門南誅百越求神仙修
封禪築建章起栢梁諸侯悅心溢志之事旁然并興而
弘羊孔僅之徒又以掊克濟其貪故天下病也夫文
景以前國家新造何如建武之承平干戈初戢公私
俱困非有累世之積紅腐貫朽之遺也當武帝時天
下財賦倍于曩日阡陌之長閭左之豪乘堅而刺肥
非若將相牛車天子不能鈞駟之貧自公卿大夫至
于救匱歲自愛而重犯法無吳楚七國之難也北極
流沙南暨珠崖稽首稱藩賓于漢廷又非有外阻聲
教不奉貢賦之邦也然高惠文景用以富強而武帝
大困幾爲亡秦續也斯亦足發明理財得失之大端
矣故二史氏所論著雖詳簡不同然皆反覆咨嗟深
咎帝之失計而傷漢業之衰云試縷分而陳之如江
淮蕭然煩費也以招來東甌事兩越故百姓抗弊巧
法也以開西南夷置滄海郡故大司農陳藏錢經耗
也以遣大將軍擊胡故議令民買爵及置武功爵也
以捕斬首虜多賜予不給故令封君以下差出牲馬
也以郡國治馳道設供儲以備封禪故置農官沒入

郡縣田也以脩昆明池故又其甚者築衛朔方而費數十百巨萬迎渾邪王而費百餘巨萬穿漕渠未就而費巨萬十數封泰山賞賜而費帛百餘萬金錢以鉅萬計總帝之所用令節儉之主可百世而不能盡而帝以數十年耗之及其匱乏則出于一切之術以牢籠其民耳管子有言曰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不爲不可成不處不可久夫管子於理財家言業稱卑卑乃其說猶若是彼即未云利道庶幾整齊之矣如帝是爭之也愈爭而愈紛愈紛而愈竭蓋至于楊可告緡置平準于京師而其術窮矣故愚讀二書見其歷歷指次則深嘆遷固之良于史也或者謂遷論盛衰之數由于事勢相激其說非是固云不加賦而用足似涉于諛又平準所載富商儲物待急輕賈收賤取貴名與實戾而永光之罷常平元始之議井田皆當時舛計固又何取于易食貨之名而叙之以此爲二史病不知遷書中于鬻爵拜官嚴刑酷誅不啻詳之彼蓋有指也若固論食貨之大原則本之聖王制賦分田各有定則上無過取下無過供此可不謂帝之藥石哉雖然猶有說焉遷之言曰安寧則先本紬末以禮義防乎利固亦云殷周之盛要

在安民富而教之此尤知本之論周官理財之旨歟
嗟夫世之人亦未可言史之失自遷固始也

兵以治爲勝論　宣大武錄

用兵而求勝則自勝先之矣夫兵者彼此相角利害相形我勝敵敵亦欲勝我我角之敵得而應之我形之敵得而反之則奚以勝何也彼求勝敵非求自勝也鬬雞者全其德去其虛憍異雞駭而走矣御者調其六馬時其鞭策縱之不逸操之不敗不一日而千里矣兵而知此謂之自勝自勝之謂治以治角亂彼不得應也以治形亂彼不得反也始于自勝而終至于不可勝矣吳子告武侯曰兵以治爲勝吳子深于兵者也其言料敵應變論將勵衆與夫一信二重四

輕五慎之術盡兵家之要此皆可爲勝者也吳子以爲此可爲勝也而不可常爲勝也可爲勝者在敵而可常爲勝者在我我與士其敵者也我令之士貴應也我作之士貴前也不應不前是士與我二士與我二則無與其敵動而嘗之紛矣卒而當之擾矣危而加之撓矣夫善兵者能動能靜能常能卒能安能危是謂治兵兵不治而紛而擾而撓而携我先自敗矣試內觀吾身目自爲視耳自爲聽手自爲持足自爲行我令不應而作不前也則身之用廢而吾之技力智巧且無所庸將者合千萬人爲一身合千萬人身爲一

人者也夫千萬人至渙矣我與敵交斯須呼吸耳令之而不能徧聞也作之而不能徧諭也則胡以治治者非臨敵之謂也吾尊卑貴賤以明其等坐作進退以習其節則會動止以一其度號令賞罰以定其志救災扶傷以洽其恩等明而上下辦矣節習而耳目章矣度一而趨舍審矣志定而士氣奮矣恩洽而災生俱矣將與士若合而一不令而應不仵而前有所欲視捷于吾目也有所欲聽捷于吾耳也有所欲行捷于吾手足也如是則我治我治則靜者常者安者常在我而動者卒者危者常在敵非我無動動

不可紛也非我無卒卒不可擾也非我無危危不可
携也故曰百萬之兵北之堂上千丈之幟拔之尊俎
之間又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將無還令乃可越境
凡此者皆非必之敵也必之我也我治而敵亂治者
法令素明亂者法令不明也昔魏絳法揚于孫武斬
宮人穰苴誅莊賈夫君之愛弟至親寵姬至暱而辜
臣至嫺也戮之辱之君至不堪將而行此至擅也然
而三子勸爲之者何也以爲不如是則奸吾法而亂
吾治吾內不勝十二而外何以勝敵三君知之故魏絳
穰苴係武之法行而齊晉以霸威加列國名顯諸侯

識治亂之故也彼亂國闇主而任庸將其治兵泛泛
然莫之綱紀平居如處堂之燕巢蓆之鷇自以爲安
也一旦有事而思施之不惠威加之不肅雖空國授
人將可坐而虜耳彼能靜不能動能常不能卒能安
不能危也趨奢之邯鄲秦軍治而能動者也不者武安
之屋兎振而衆駭矣亞夫之驚擾帳下堅卧不動治
而能卒者也不者暮夜倉皇間乘之吾內自戰矣淮
陰之背水破趙治而能危者也不者孤軍而臨大敵
反棄其師矣故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而
世人猥云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夫湯武豈

盡廢節制者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左攻于左右攻于右用命賞不用命孥戮法至嚴也而且蒐苗獮狩無愆期比閭族黨州鄉無曠備井邑丘甸縣鄙無虛賦而且司馬統之六卿分任之天子鞗鞶臨之夫治兵于三代其制如湯武可矣湯武治之而不名桓文名之而不黷吳子之沾沾戰勝世可知矣吳子之術類商鞅鞅能強秦吳子能覇楚皆卒禍其身而危其國則務勝之過哉雖然後之爲國者聚兵數十萬緩急無資稽君百勝之勢而不能收一戰之效吾又安得起吳子于壇上而使之治兵也

范蠡論

世以范蠡勝于伍員始未必然蠡報君讎員報父讎事稍相近然而爲員難爲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慨越若承蜩然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勾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嚭之後也非忠于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員之策

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卽成而勾踐入吳不過用東之槀囚耳必不得歸也卽歸而吳毋伐齊毋連兵潢池舉國而聽員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勾踐之憤用休養生息之越乘疲弊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爲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著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驗至于嘗糞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蠡不能悉力侑勾踐抗吳使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爲孤注而僥倖于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鐲鏤之賜蓋以殉報吳而或以此爲員病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夫此皆與于不忠之甚者也

商鞅論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急卒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令民爲什五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繆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爲收孥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鬬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戰皆祖其意行其十五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爲之也使其既帝而毋焚書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

山東之亂羣雄四起兵無留行而章邯以秦卒蹴而躪之無不什者司馬門不留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而什什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慓銳敢鬬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抗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于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傅繩諸貴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簪仲之任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強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迂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鞅也

漢高帝論

人情有所溺必有所蔽高帝之溺于戚姬至于垂
之年感慨悲歌徘徊顧慮求保全其所愛之子而
卒無畫也趙堯一言爲趙王置貴强相以拊護之此
其策本無奇而帝欣然從之蓋亦無可奈何而姑出
于此以庶幾其萬一耳其用周昌者以昌嘗諫易太
子有德于呂氏冀呂氏以昌之故而寬趙王也夫呂
氏淫毒鴟悍苟可以逞志何所不爲矧重以戚姬之
怨其心固惟俟帝之朝晏駕而夕剚刃焉豈一強項
之昌所能制其凶而抑挫其必洩之忿哉於斯時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王與呂后勢必不俱存帝之不去呂后者蘇氏謂其爲惠帝計也景帝愛王夫人與膠東王而屬之栗姬不應也而王夫人遂使人請立栗姬爲后此正中之是大不然帝之功臣其最難制者如韓彭黥布之輩皆已前誅惟平勃黍噲輩尚存其人皆材量有限非有爭帝圖王之心帝所知也何必存呂氏以待嗣子之壯哉夫創業之君非有大故而殺其微時並起之匹偶又當嫡庶嫌疑之地此其于事理甚難而且無所逃于天下萬世之議此帝之所不敢出也使帝果于去呂后則天下人必以爲戚姬故而惠帝他日亦面目以見趙王乎故帝之不去呂后者勢也非爲惠帝計也景帝愛王夫人與膠東王而屬之栗姬姬不應也而王夫人遂使人請立栗姬爲后此正中帝之所忌者故遂殺栗姬廢太子爲臨江王且置之死世但知景帝天資刻薄使太子死非其罪而不知其懲戚姬之事以爲不如此則不足以全王夫人與膠東王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人孰利于殺其子高帝不能廢惠帝而卒殺其少子景帝能立膠東王而先殺其太子衹席牀帷之愛一有所溺而父子兄弟骨肉間禍釁萌伏雖以萬乘之尊英明之主欲求其所以兩全者而不可得蓋自三代而後比比然也悲

夫

王辨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無教化唐虞三代之治莫不孜孜汲汲以教化爲事而其大者無過於君臣父子以爲是生人大倫失此則淪於禽獸而又告以資父事君求忠臣于孝子二者相須不容畸重此其所以陶成人才而天經地義賴以不泯滅于世也自魏晉之典曹氏司馬氏父子日以弒君篡國爲事既得天下則偃然自以爲得志更不知教化爲何事三德六行爲何物而其時士大夫復習爲清談玅論以相誇尚其于綱常倫理大本大原所在皆貿貿然莫知適從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一代人才絕無可觀以王祥之孝千古艷稱然考
祥歷仕漢魏至高貴鄉公之立以定策功封侯拜光
祿勳轉司隸校尉其幸太學又尊以師禮及高貴鄉
公弑祥僅以涕淚自解晉武立又拜太保進爵爲公
視興亾成敗如奕棋然恬然不以爲意而與祥同時
如李密者且以故君爲僞朝其害理傷道一至於此
而二子皆以孝名世無異辭果如是則忠孝真有二
道而君臣父子之大倫果可以偏廢也是豈先王之
教哉故晉世人臣強則迫君弱則附權緩則買名急
則喪節即如王導陶侃之徒值王敦蘇峻遂爲帝王

寧不俛首而從之乎使苻堅事成江左淪沒吾未敢
必謝安桓冲輩能與社稷共存亡也教化不明人心
喪失溫嶠至于絕裾趙苞因而殺母陵夷至五代之
世以弑君篡國爲尋常事如馮道之身歷數朝事五
姓十餘君不以爲耻而世主且甘以爲臣又從而尊
顯之世人亦艷稱之甚且以爲大人也是皆魏晉之
餘風王祥李密爲之作俑焉人倫之壞于此爲極
故其國祚皆不能延近則于身遠則于子理勢固然
無足怪者吾于是而知綱常倫理果繫于天下國家
之所以存亡而先王之教傳之萬世而不可廢者其

以此也夫

王仲淹論

自漢以後學者有志於先王之道而卓有所
過千王通其言粹然
愈皆不能及也世之論者多以續經爲通罪若比于
吳楚之僭王此豈足以服通乎經者常也修之身則
爲常道措之治則爲常法非離世絕俗希奇之說使
人爲不可繼也當春秋時先王之道法已散亂漸滅
夫子爲整齊而修明之以傳于世而世遂名之曰經
亦以爲是常而可行者耳經之中惟易爲最精微揚
雄以太玄擬之此誠謬矣春秋則魯史書則唐虞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之史詩出于性情婦人女子亦皆不廢禮樂則代有因革夫子以爲雖百世可知者後世未嘗無史未嘗無性情未嘗無因革而獨謂其無經吾不信也夫論之以遞降之勢則三代之制作已遠遜于唐虞若夫因時立政觀變制宜則自東西京而下豈無足庶幾于三代者通之續書而始兩漢也續詩而備六代也未爲失也元經之始晉惠以志亂也蓋猶有春秋之思焉世徒惡通之以經名耳惡通之以經名而遂與稱帝稱王同罪吾夫子而在必不爾也今西竺南華文始道德陰符黃庭之類無不稱經世亦不之點

求多于通之續經此豈公恕之論哉近世人才既不如古而論人者彼此詆于議古而勇於議今重于成美而輕于索瑕遂使賢者皆所不免士亦不幸而生三代之後矣夫以董仲舒黃憲王通之流置之聖門與商師求赤輩比肩而立殆未知所先後也即通所論著以概七十子之言者恐尚未必能爲而可輕爲通訾乎若以通之帝元魏上書干隋文爲非是則通爲魏民安得不君魏而孔孟大聖大賢周流列國果皆非歟以通之力量地位而規規然欲摹擬聖人誠不爲無過要亦可謂真有志者當五代濁亂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有通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孟氏所謂豪傑之士無
文王猶興則通其人哉

張柬之論

亘古今之窮兇極惡無過于武曌張柬之輩黜曌而
復廬陵千古以爲功說者以不誅曌與諸武爲恨而
不知其勢不可也夫廬陵與睿宗皆曌子也殺其母
而事其子何以爲臣爲子者安然臣殺母之人何以
爲君故柬之既復廬陵則必不得殺曌既不得殺曌
則必不敢殺諸武其云使中宗自殺之者飾辭也夫
中宗下愚不移人也踐祚未幾而輕言以天下與后
父嬰之廢之固有辭矣使唐有社稷臣如霍子孟者
中宗且不免爲昌邑王而曌之弒君殺子斬唐之宗

社使李氏種幾無噍類則凡爲嬰之自出者亦不宜
復承唐祀以使嬰晏然得享君毋之尊而廟食于帝
后之列此事之可以義斷者也當是時太宗之子孫
尚自有人東之輩能黜廬陵封睿宗以大國執嬰于
廟數而誅之然後擇太宗子孫賢者而立之則宗廟
之憤可以少舒而憶萬人不共戴天之耻亦可以少
雪矣惟其悽悽以復廬陵爲事故其計畫所及止于
誅二張立李氏置嬰于上陽而志願畢矣其于討賊
復讐之大義非但有所牽制顧忌而不得行亦其始
謀原不及此也嬰之返廬陵雖狄梁公之力然當其

晚年竟談梢衰毋子之天性必隱然復動而嬰又黜
慧亦知人心之思唐立姪之說必格而不行不如仍
歸之子而已猶得晏然享君毋之尊天下之忠臣義
士不得而討已也蓋千古女后之變皆爛呂武武之
惡遠浮于呂而其智亦呂所不逮呂不能用平勃而
武乃能用梁公與東之輩甘爲之臣而尊奉其子終
唐氏有天下者皆其子孫而其身得壽考以死宗廟
之祀無敢議及此真嬰之神奸而梁公輩處此亦得
無有所未盡歟世以復廬陵謂梁公潛授五龍夾日
以飛夫廬陵復而唐幾再辭矣四皓安劉是滅劉吾

又安知虞淵之日果足以功唐也

李鄴侯論

唐季稱才臣者無過李衛公稱重臣者無過裴晉公衛公以枝敗晉公功名自平淮蔡外亦罕可紀者蓋其才不如衛公之才而品不下於晉公者其惟李鄴侯也舊史詆侯隨時俛仰無可稱述大為可異侯從肅宗十憲武算祿山無遺策使肅宗用其言則安史之禍不至蔓延而藩鎮之勢無自成矣陝州之亂侯以單騎入其軍無敢動者其相德宗深謀計畫無一不中機宜如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開三門運路墾關中荒田德宗但能行之無不

見效至于順宗之見構勢且岌岌矣從容解救語婉而情危千載而下讀之心動真可謂善處人父子間者貞元大曆之世得以不亂而元和之得以中興者大抵皆矣力也自三代後帷幄之臣見稱于世者惟矣與留矣留矣之所以佐高帝者其事秘世或不盡傳史之所載不過謝羽鴻門燒絕棧道封韓信諫毋立六國後止沙中偶語招圍皓羽翼太子而已以高帝之明而留矣因機導之故不甚難鄴矣周旋三主如肅代之庸弱德宗之猜悍皆信而重之雖不能盡用其策而其所匡扶補救固已多矣校之留矣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留矣早遇黃石晚從赤松與矣之好神仙事稍相類世之左袒留矣者既以其功成名遂有托而逃焉之爲高而于矣乃獨以此爲疵病夫安知子房之辟穀非有感于黃石欲了其前緣而矣處庸弱猜復之朝元載之讒忌不藉此以爲明哲保身之策歟從古豪傑之士其心事委曲難明于後世者固已多矣奈何于侯輒輕置喙然余以爲人如鄴矣即真好神仙亦無損也

宋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人臣之求勝也人臣之有邪正君
子小人唐虞三代所不能免其進退用舍相爲勝負
亦其勢有必然未至大害惟君子用而專務扶小人
之所爲小人用而專務扶君子之所爲各持其勝心
快于一逞以國家之政事徇臣下之意向而爲之君
上者泛泛然不能自主卒之君子不勝而小人之禍
烈矣宋之極盛則祥符慶曆其時君子小人亦旅進
旅退而無損于治者以政事出自朝廷臣下去留不
能大有所變更也自元祐諸君子用事盡改熙豐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一激而爲紹聖則小人勝反而爲元符則君子小勝又激而爲崇寧則小人大勝當其勝必盡去其人譏反其行事即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紀綱法度國家所以治亂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翻覆亾形見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禍哉及至南渡君子小人又以和議爲勝負君子用則必不和小人用則必和此何等大事而人主不講求畫一之說乃使人臣得遂操其權如奕棋然瞬息之間便更數局寧不爲敵人之所笑乎大子弟違言僅僕慼爭乃人家常事爲主翁者不分曲直是非而但聽信司筦鑰之人日取家政而紛更之又豈有不敗之家哉夫紹聖崇寧之事毋論已當元祐時新法已盡改不容不變然改絃太急除惡太峻取名太盡使小人耽耽蓄憤而睨其旁其禍遂與宋相終始蓋自古以來君子之受害于小人未有若此烈者夫之去小人曰孚號有厲而革之上六曰小人革面征凶君子之欲有所更張而去小人其難如此今處夫之時忘有厲之戒行革之事肖征凶之險立心雖正行事雖善然卒爲小人所反噬此亦輕于求勝之過耳後之君子其毋輕求勝小人使其禍移于天下國家而不可救也則宋事可鑒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評　閣試

昔漢仲長統作昌言崔寔著政論用以剖搏興衰切劇世主詳哉其言之矣世之論二子之言得失不尙大率其得者均切中當世之膏盲而其失者在統或迂闊而遠于事情在寔則感憤而不究其正也統之言曰賦役宜增也肉刑宜復也井田可行也敦朴節儉長僞之風也夫輕徭薄賦帝王之盛節文景之所以富饒與武帝之所以虛耗其已事可徵也統將右武而左文景乎夫三代之法善矣然有去之而便者文之除肉刑是已有行之而不便者莽之議井田是

已拘拘于慕古之名將莽之是而文之非舛矣乃其以儉爲僞也儉而僞直公孫然耳彼一狐裘十年而稱賢佐也露臺惜百金而稱賢主也胡僞也夫不禁天下之奢而儉是惡統之迂闊而遠事情多此類也此統之失也寔之言曰爲治不能純任八法宜參霸政且証以春秋之褒桓懿文又云文帝以嚴治非以寬治夫王霸如冰炭竫然誰能參之春秋黜伯之書也卽軻氏有定論寔欲伸已見而誣聖人何哉秦之暴而漢承之也非文帝寬仁休息至武而脈斬矣文治雖本黃老乃其資竟以仁厚勝寔見東漢之削弱欲矯之以嚴至引文以徵其說寔之感憤而不究其正多此類也此寔之失也乃其得者固多矣統以漢世不任三公事歸臺閣馴致官宦外戚竊持其柄賢否混淆選舉貿易下僨百姓之心上失三光之明其言蓋恫切而有餘悲寔言當世政多思貸如馭委轡而馬駘銜方將鉗勒韅靷以救之其旨蓋爲五侯用事跋扈煽威與黃門恣橫而發此皆漢室傾頹之大原而時之所噤口捲舌而不敢吐乃二子慷慨發之蓋讀統言至國家漏神明于嫓近輸權重于婦竇寔梁肉藥石之喻眞切中當世之膏盲者也故使光

武而不廢三公之權卽賦不增刑不肉田不井不害
治也章和安順之世而母藉宦戚以神叢卽絀孝宣
之雜伯用文帝之寬仁不害治也而二子覩其一隅
而失其大方伸其款款而忘其嘐嘐甚且救禍于此
駕惡于彼快心于持論踈戾于政經此所以得者固
多而失者亦不能揜也要以天下事勢有所防必有
所弊救弊之說有所激必有所偏防寬弊嚴防嚴弊
寬防三公而弊宦戚防宦戚而弊藩鎮防藩鎮而弊
削弱自三代以至今茲遞相矯也遞相弊也憤世變
俗之君子亦姑就其患之所由生而爲之藥其言之
不能盡軌于中正亦無足怪者愚獨怪外戚之禍止
于漢而宦官之禍至更歷代而不能去其故何也毋
亦世主操近習太弛近宰相太疎輕重之勢成而寬
嚴之用失致然歟繆襲之稱公理也公理之嘆息咨
嗟于子眞之論也其微意固已慮之矣夫公論治而要
其極則虞廷之九德周官之八政尚矣三代而下識
時達變若二子亦安可少哉

三途並用議

館課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定諸服大僚備胪臚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蘊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爲厄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科貢起者即有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論材者覩初制之如彼而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見恢登進之途意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爲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我朝令甲郡國吏受雌黃于監司而御史臺督察刺舉之固廟廊所爲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既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力者不則舉毗而善爲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知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乎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黑白不分則趨向不定今柰何以黑爲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也若夫下之人既厄于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忌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自偃蹇而修繩墨而行無益之矣故通籍未幾輒拄吏議夫國家之于科貢非薦也初除而得郡邑吏及弟子師漸而六館諸曹漸而藩臬假令與乘田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柰何薄之耶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彼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耶愚故曰下亦過夫下之人既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其弊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者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是梯僞也國家開三途之典而刺舉者藉以營其私是借竇也愚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所論薦務明致其情而實徵其跡毋泛濫尺牘于君上之聽果賢也果能也請毋以格拘而其不然者非但罪其人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效者坐之爲宜畧倣其意快其名實大戾與夫以權力進者苞苴進者罪其人并罪其所舉之人不以貫勢免不以彌縫貸人心庶乎其知警乎是法也業已有言之而莫之行也行之而人將病其苛不知當吏治久偷之後綱維不振之日非大有所懲創以破痼

習而挽弊風其勢未可也然猶有說焉國初著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脩羣之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制科相參此其典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待資至者直傳舍耳甚者不挂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則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制科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其進即上意固云吾以是羅天下之士奈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反之必格而不行勢有固然無足怪者說者曰古之用人築可相漁可師牧圉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于格之患

也嗟夫士才而束于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
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
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爲害而破格之爲利也

保甲議

保甲之爲名也自王安石始也而保甲之所由行也
不自王安石始也自周之比閭伍兩始也周行之而
善安石行之而不善則其故何居周之法夷易簡遵
而安石之法煩苛而民不便也如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周法也而安石以十日番休民失業病矣八百家
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法也而安石以二丁
取一民繫籍病矣閭師掌正以至兩司馬而上畢簡
賢能周法也而安石所置巡檢指使諸官率貪緣爲
奸利民侵漁病矣故夫保甲之難行也非法弊也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弊法故法行難也夫不察行法之何如而顓云法過舛也因行法者之不善遂槩取其法而格之又舛也則胡不程其害利而論之自兵民既分武備日弛卒有萑苻之警有司之徵調不及直束手斃耳誠能聯戶爲甲聯甲爲保束以長正督以守令器素精藝素習一旦不虞猶庶幾以佐縣官之急是編氓足任干戈而金湯矻于田野也此強兵之利也覺察既嚴人知自重雖有佚奸犯科之徒推埋亡命之黨欲潛踪匿跡出沒驛騷而十家之衆必相糾舉城社既消陰謀自解此弭奸之利也世非胥庭盜賊滋有往往

禦人白晝鳴鏑通都而里閈閭聞鄉鄰弗救良爲可嘆此法行則一鄉之衆合爲一家併心戮力如臂使指非有跅弛雄暴之資孰敢睥睨于其間者此禁盜之利也萃渙合離人有統率平居無事則相與講明國家之約束而遵行之戶聽于長長聽于正正聽于令玩法有禁游惰有罰道善消辟其端在此此正俗之利也乃其所爲害者又在于四利之中矣調保丁以爲役科丁賦以充需胥徒踵至鷄犬不寧是本強兵而反緣兵擾也閭右之豪奔走下民如驅役隸又其人即正與長也即有所藏匿民懼見螫敢誰何乎

是本弭奸而反爲奸藪也鄉鄙之地廬烟星落守望甚難中盜失救吏奉三尺隨之再後有失民相沉罔不敢告矣是本禁盜而反藉盜資也若長若正既有名目因而作威恫喝齊民若大府然孰敢不聽是本正俗而反道莽俗橫也爲害若此爲利若彼將安所權而可哉愚以爲法一也胡周行之覩其利未覩其害也又胡安石行之覩其害未覩其利也則亦足以明得失之由已故欲行保甲莫若省事端事端省則法皆畫一而民易守矣欲省事端莫若重守令守令賢則倡率得宜而人胥服矣欲重守令莫若嚴名實名實覈則人肯任事而無因循怠棄之病矣此之謂以人任法而非以法任人覩其利矣烏覩其害也嗟夫法之弊久矣固其後之積漸使然有不可強者無論保甲今天下衛所有兵郡縣有兵此其人皆占籍行間日受粟給錢于公家而散散脆弱緩急不可恃相與恬然安之不知怪也斯亦足爲太息矣夫舉二百年休養之兵而不能訓練爲用乃欲以歲月之間責田野耒耜之夫操凶器而衛鄉黨保閭舍又欲漸驅爲國家效一旦之命此王安石之所爲迂而司馬光諸人所爲痛哭而力爭者也談何易哉談何易哉

闢邪說以崇正學懲徼習以正士風議　閣試

今天下之大弊有二而其可憂者有三弊者何也聖賢之道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而世之儒者好以異端之說滑之道何以明弊一士人之節斤斤乎望繩墨而趨而世之儒者妄以脂韋之習靡之節何以植弊二此二弊者往而不返趨而不止將仁義爲餌而綱常爲敷則憂在道統且舉世之人其高者既入於空虛而下者復一切爭於功利是盡天下而瞶瞶耳則憂在人心昔戰國之衰也士以權詐相誇詡及晉之時名卿達士緩頰而談莊老晉遂凌遲今之士有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清虛而頑鈍不下於戰國愚未知其所終也則憂在世道夫此三者其關係不細矣故自邇年以來上之所以講求與下之所以論說者必曰崇聖學也正士風也茲其意顧不厚哉然而徒嚮其名末覩其效者何也其求之有未實而應之有未至也愚以爲實崇正學莫如嚴其禁以儆之而使之不敢入于邪實正士風莫如重其勸以勵之而使之有所矜于善何也聖賢之道經以五倫括以五常洞洞皎皎無他異也第令世之人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朋友兄弟則信而友斯亦可矣不此之務而呶呶嘵嘵亭亭絜絜是度非

曰何爲性何爲命何爲道德將安用乎宏禁也莊老怪誕之宗也其言多蕩而不檢彼直汪洋自快耳今儒者惡仁義法度之把持輒托言桎梏拘攣欲決而去之此何說也宜禁也古之學者無異書故無異好今佛老之書布滿天下弔詭之士往往竊其一臠輒沾沾自喜此何異於指爝火以爲光而欲以掩日月之明也宏禁也夫高爵厚祿世之所貴也彼回遹者輒奔走寘力其間而修娭守恬之士淡然養素於丘園此東帛之所爲賁也宜勸也今世之士非競於厚利則競於名高故有捷徑終南捘文北山者矣脫令

不爲譽修不爲名使樹德如滋韜光若匿此中庸所
謂闇然之君子也宜勸也士之捷給者智解轉圜捷
過炙轂善伺人意巧發爲奸何其險也彼朴茂少文
者逡逡吶吶若不出口試之以事績乃可見此太史
公所謂蹊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宜勸也其勸之也
大者爵小者賞而其禁之也小者罰大者加之罪禁
行而邪說闢聖學明矣何也嚴軌而驅則無敢泛也
樹防而衛則無敢決也昔軻氏誅楊墨而戰國邪淫
之害息此其驗也勸行而獘習懲士風正矣何也立
表而繩則莫不赴也望的而射則莫不殼也昔光武

褒卓茂而東漢節義之風成此其驗也移風易俗軌
世範物之大端或在于此乃尤有可異者淺夫耻學
悠謬荒唐偕窾說以先資引清言爲羔雉而懽投公
卿獵躋通顯豈惟不禁又從而導之矣蘧除揆跡寵
賂日章訾恬退爲無能擬廉靜于鈍拙而殿最失序
婉變斯饑豈惟不勸又從而沮之矣然則今日士風
學術之日以壞也又何怪乎夫惟潛孚默喻使天下
曉然知吾意向之所歸而毋敢以虛僞苟且之行應
也則操柄之責哉則操柄之責哉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昔三代盛時宇內殷冶蒸庶阜康卒有凶荒之虞而國無匱憂民不罹病迨至後世三時稍害而嗷嗷之聲四起而莫之救也此其故可異焉蓋嘗讀周禮一書乃知先王所以爲禦荒計者綢繆懇至而後世失之也姑即荒政十二論之其得失之故利病之由亦大較有足覩者如荒政首散利矣後乃有公庾坻京而不聞有賑貸之詔者如此則民病次薄征次緩刑次弛力矣後乃有半粟不登而督租之吏相望于道民困于徵征而土木興作雜遝不得休者如此則民

病次舍禁次去譏矣後乃有山林川澤之饒禁不得
採民饑殍載道而圉吏且奉三尺繩其出入者如此
則民病次青禮次殺哀次藩樂次多昏矣後乃有舉
嚴濫耗周不急之務民富者設財役貧日費以數千
緡而上不爲禁者如此則民病次索鬼神次除盜賊
矣後乃有德聲不彰匱神之祀用降之罰年穀不蕃
小民貪緣爲奸利而不能止者如此則民病夫三代
以前其封域之產戶口之數皆殺于今九年水七年
旱又後世之所希覯也然三代以經制得而無虞後
世以經制失而卒至于告病也茲亦足以明人事之
當脩已乃先王之心雖十二者弗恃矣世方順成而
恒慮阻饑民無札瘥凶荒之害而不敢一日忘儲胥
以戒不虞千耦畛陌之勞良邦甫田之詩非不勤也
然而遂師巡稼大夫簡器縣正趣事不爲厲民也燕
享有需嘉樂有侑五禮咸秩庭頒無闕何甚費也然
而遺人掌積廩人掌穀二職四職食乃有程又何儉
也萬邦錯列九貢灌輸羽毛齒革輦入于尚方用非
不足也然而躬獻鞠衣親服黛耜爲天下倡三年耕
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縣野都鄙皆有蓋
藏是何其勤勞以養萬民也蓋三代聖王焦思極慮

豫爲之防不待事至而後圖之是以天不能災地不
能貧方內之衆莫不逢休樂業無有失所以干天和
故其詩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此三代之所以稱隆
也豈徒如十二政所云之爲兢兢哉夫惟世主乏長
世宇畧之遠慮不能豫于未然迨天災流行一切權
宜之術尚未及講斯民已爲溝中瘠矣彼蓋恃荒政
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也然則荒政
不可恃歟曰未荒而恃以忘備不可既荒不及備而
坐視無救亦不可備荒一策也無備而救猶得中策
以余所聞若李悝之平糴溪文之蠲租令民輸粟入

糴者無用傳斯亦十二政之遺意歟無已則如富鄭
公之哌青州范文正之哌浙西雖非經久之策猶皆
庶幾失之備而救之救者未可謂其策之盡無奇也
若所云備于未然以不待救爲奇則厯官大司空之
政具在是在豫計哉是在豫計哉

擬　聖母還御慈寧宮恭上　聖孝寧親頌有序

我　皇上在宥以來寓縣蒙休蒸黎襲慶玄符靈契
烈于千古矣迺淵源所自則　聖母啟佑之功居多
四海臣民懽心胥洽而　皇上孝德光昭彌塞宇宙
屬者有事　慈寧宮以極尊養之誠　聖母惓惓深
戒靡麗惟是梓材丹艧所以煩守府之藏者寧縮毋
廳　皇上敬共　慈命祇慎迺工百冗胥釐三靈效
力曾未洽歲輪奐攸新固已陋斯千之制而遲不日
之規矣乃卜以新秋之吉　皇上親率禁闈肅迎
慈御金根輝賁色咲載怡是日也和風暢于西池萎

曜光乎南極內自六宮外及臣庶莫不欣欣相慶誦
皇上之孝而願　聖母之福億萬無疆皇皇乎盛美
之會哉茲亦往勢之所未覩已夫神聖肇興則篤生
睿偶王孚克著則兆衆爲模故徽音之雅播響于周
詩而長樂之儀侈譚于漢世豈非當代之洪休歷禩
之所嚮慕歟然太任鍾祥未恢熙洽之運而漢世母
儀既衰主德亦下比之周室遠矣何以軼往古而照
來茲乎今日昭明之會則卜世讓佑啟之功則思
齊遜烈尊崇之典則璇宮並麗周且未足以喻自漢
以下又何足云夫逢吉丁辰惟帝之盛際也廣孝綏
猷洽穆之鴻謨也鋪張　上德垂于無窮臣子之常
分也臣不佞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於皇　帝德湛
滅無垠其德維何曰孝寧親崇之殖之孰啟　聖神
於維　聖母弓韜肇禋華渚流虹祥鍾內德纘履軒
圖萬邦丕式　帝曰緊予胡酬罔極厥材用簡司空
是儆睠茲慈御往崇厥居經之營之子來于于華棟
飛雲彩椽淩虛有美慈寧　帝心以愉既陋長楊亦
羞五柞彼崇之侈孝心曷託維　帝念親慈躬是樂
達孝所圖厥基斯柘迺親玉輅迺協金商紫罽煌煌
翟珮將將蓬宮之闕玄圃之鄉　帝用迎止稱彼瑤

觴有鳥傳音爰青其羽載色載笑爰居爰處　聖母
樂胥萬邦之祜伊祜之臻如川莫禦赫赫瑤圖坤德
維之于萬斯年不震不陂維　帝克孝精格二儀司
臣獻頌永奠丕基

館課

秋防無警頌有序

臣聞夷狄之爲中國患也自古則然故獫狁內侵爰
勤六月之旅朔方載築始收三捷之勳迨至後世爲
禍愈滋烽火屢徹于甘泉法從親臨乎細柳雲中飛
將猶屯前旌戊巳屯兵未聞後勁邊塞之干戈日動
而中原之金帛徒輸此豈天之所以奉夷狄哉謀臣
之爲國不忠而世主之計有所失也屬我明之啟宇
值虜運之方傾　高皇帝廓清宇宙功既冠乎百王
文皇帝迅掃腥氈烈猶垂于千載肆至今日內外咸
休　皇帝又躬明德以照臨之運神威以震疊之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翔澤暢無生不懷匈奴君長稽首奉約束若稟功令
悉告引弓之民氈裘之衆曰中國有　聖人矣爾無
狡然啟南牧之思以自干於天罰衆咸聽命曰無敢
負　皇帝之德于是九塞清夷方外無警寢鋒臥候
羽檄不馳幕府吏士以防秋至者率超距投石都護
將軍日椎牛酒饗士爲歡　皇帝猶宵旰勤勞軫念
邊計時因風霾稍異輒下璽書勞問諸將毋自懈防
以啟戎心行間聞命彌自奮勵靡敢定居虜聞風款
附歸誠益堅數載以來無敢以一矢加遺逆吏士之
鴈行者眞可謂跨轅姬周陋漢唐于無策矣夫長城

非增險辭辯左衽之虜不少于曩時也而逆順之效
若此殊者非制馭得失之故使然歟故曰內治修而
遠人服非虛語矣臣聞書稱咸賓詩咏來享帝王之
盛咸有讚揚臣雖不佞竊欲彪炳　上烈恢張國奇
雍容大美光之罔極謹再拜稽首而作頌曰於赫
皇明悉臣萬方來享來王荒服是常蠢茲犬戎猶肆
狂噬震我邊陲干我軍吏穆穆我　祖秉鉞有虔犁
庭掃穴京觀巍然歷年二百戎不南牧我　皇嗣位
稽首匍匐中國聖人重譯向風藩屏北方聲教暨同
維　帝愼德俾厥寧處載勅邊人固爾疆圉戎心靡

測見利則趨彼無我叛我宜彼虞利乃戎鍵餙乃戎
兵春秋戒事毋狎虜盟惟茲有衆戰兢用命赫聲濯
靈莫我敢競彗掃氛消風清警撤弓矢載櫜烽烟遂
絕昔在邊人席不帖背今相嬉戲終日而醉昔在邊
人荷戈以立今相耕耘聯俎而食　皇帝之德文武
聖神維彼異類率臣率鄰夷夏不干天清地寧億萬
斯年　皇踐夷庚

萬寶告成賦　閣試

我　皇上躬神聖之至德撫豐融之休辰決天圖開
地埏醲化鬱其醇流嘉祥降而紛綸八方茹祉九鬼
肇春望青壇之嶽立兮躬黻徵祜于明禋迨甸人之告
壤兮值萬寶之咸陳爾其金風協候孱收戒晨當乘
兌而執矩見斗杓之西循農勤望歲風美歌豳遵原
隰兮夷猶遡帝澤兮中丘遐阡雲鬱遍陌黛收峻壤
腴沃平野膏流紛嘉生而繁昌兮接於皇之來牟駁
眢蓁莓尊尊以離合兮結方阜於西疇其種則赤穜
白苗紫稻黑粱高黍油油下稌穰穰農師莫籍其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畯靡辯其方、其實則兩岐九穗、合苞露房、連莖異
龍、玉粒錦芒、大田之所未誦、后稷之所未嘗、紹厥明
乎往禰、播大有于遐荒、信隋厥明、鼎隨在而錯落兮、
何懸璆結綠、復盈畛而煜煌、茲固滲漉于鄭白之沃
兮、抑遐夫天行之康於是阡陌之長閭井之鄉、協千
耦、循畛疆、畚挶倚銍、艾將既合、咨以鱗次、兼比櫛而
雲翔、巍囷積于中野兮、何坻京之相望也、殷倉箱以
絡繹兮、云我稼之登場也、亦有重穎之滯遺兮、蕃不
蓋于蓋藏、豈胼胝之弗念兮、川修詠乎嘉祥、曰玄秬
黃粢、冬稌夏穈兮、亦輝載于縹緗、況茲擢秀與稠華
兮、兼畝棲乎餘糧、信九穀之既登兮、婦子寧止、合兆
姓以騰懽兮、曰　帝錫祉、粤先疇之初動兮、清明鄭
于舉趾、朱明未霣于震潀兮、嗟既愆乎耘耔　帝用
軫彼農艱兮、曰余心其如燬、皇圭璧于蒸疷兮、郁爲
車而步禖、瞻雲漢之焦昤兮、軼遐踪于彼美、皇穹矚
帝之精誠兮、驅蟄龍以行雨、旱魃倏而遠逝兮、流商
羊之旋舞、噫隆砰磕以泯濩兮、彌東皐與西滸、彼黍
苗之芃芃兮、儼神功之揚詡、爲清醥以洽禮兮、躋公
堂而載薦、筥輸梧桎以給需兮、謂微　帝孰潤澤此
下土　帝謙讓而弗處兮、曰民勞之未綏、三時樹藝

而作苦兮重以寒暑之其咨爰自天以降康兮甫暘惟時奠蒸民于乃粒兮豈曰余私薦馨香以息響兮陳桂酒與椒醑瘞蒼玉于后土兮亦祈賽乎神釐命太史而書有年兮徵似續于來茲

郊禋賦北郊　館課

伊坤維之奠壤兮含萬彙以資生曰崇報其維后兮覩大享于周京于時景風用事兮柞木火而陰萌猗既協此靈辰兮　皇心肅而匪康咨百司以戒事兮吾將荅明貺而趨蹌紛總總其靡營兮祓心予無爲之鄉相齋宮之邃窈以絕氛兮躬萬乘以蒞之集芬芳以爲佩兮祥光燦其陸離爰諏卜之式虔兮穆將愉乎靈祇乃命豐隆使乘車兮屬飛廉以清塵屏祝融之蒸烈兮前望舒而受成翠華縹緲其流映兮馺道連蜷而若雲排鳳闕以高游兮升秘駕之轔轔驂

蒼螭而服玉虬兮流蘇倚而繽紛雕軫星馳乎周原兮轉黃屋于鉤陳衡牙轀轕以先集兮萬騎濩布而駢闐笙匏嘈嘈而沸路兮若張樂于洞庭之濱亦有鑾朱旗閃爍其干霄兮濟濟乎夾轂之危冠是日也天宇廓其沈寥兮雲容容以溫晏睠堵駭之若驅兮光剡剡其有爛爰至止于郊宮兮藝明膏以繼旦夜迢迢以欲央兮時朏朏其將燦蒙茸奉引兮庖犧爲御司樂鳴鍠兮燎師設炬　帝乃佩瓊琚之韡韡兮秉圭璧以修容睨見兮嵯峨含明德以

羣望秩秩在列兮禋衆祀而攸同薦黙特于方閟兮藉菁茅之蔥蔥張鈞樂于廣野兮奏貢皷之隆鏗隆鏗荔辭結而爲芳兮若木噴其英華匪瓊漿之芬郁兮或餐吸乎流霞也羣工儼以翔集兮亦助　帝之休嘉也禮九獻以既終兮樂六成而來下紲宇終霽以流素兮祥烟吐而欲射甘液沾濡于壇壝兮蒼龍蟠蜿而隨駕衆恍惚而忭舞兮莫萬靈之迓也誰云黍稷其維馨兮乃明德之所藉也　帝逍遙以容與兮猶秉德于中心曰余肆類其弗莊兮神宵眯以難諶縱垂休其不余棄兮敢信乎百禮之孔壬于是百僚合

詞而進兮　皇用格于彼蒼既九延以納祉兮宜受
命之溥將昔虞廷之輯瑞兮類禋徧乎羣望迨周家
之基命兮詠將享于牛羊況　帝德其信嬀以要眇
兮又何疑乎降福之穰穰若彼汾陰黷祀兮典既筏
稱卜郊圖讖兮事益匪經此近世之陋習非明哲之
所程惟我　列聖有造兮嚴恭大象湛皇澤以涌澧
兮三靈荅響雖分合之異宜兮諒厥誠之弗爽迨
帝愈攬德以弗皇兮配欽明之蕩蕩彼神雖騖景以
難度兮溘埃風而來往于是旋鸞旌于周途兮肆王
畏而回遑却千里之飛兎兮謝玄澤之猶夷幹維張
兮地軸開龍淵澄兮馮夷迴岳靈謐兮景風諧寶鳴
出兮神馬來溢八方兮暢四垓億萬世兮樂康哉亂
曰莫矣黃靈萬物毋兮閟彼方澤神之宇兮含化淳
流配昊蒼兮山盈川冲而無疆兮有聖者　帝崇明
祀兮展采揭虔象乃世兮沐浴福應熙鴻業兮皇皇
靈圖赫斯烈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謌文丞相祠辭　用騷韻

館課

余夙覩夫載籍兮心傺而鬱紆唁信日之逢典兮
中情洶要耿其焉如日余留覽乎皇之都兮瞻玄宮
之岧嶢循周垣而延佇兮涕淫淫其交墜惟宋室方
舍夫夷庚兮貙貐下而超齊民夜昏昏其未央兮旦
又重之以晦冥蘭艾雜糅而不分兮鴟鸞並遊以爭
馳彼靈瓊之莫懲兮厥宗忽然而霣之荃服敦瘁以
祇辟兮紛獨有此姱節介忠貞信兮欲鞭焚輪而掃
狂孽何時命之蹇蹇兮美抑志而逢殃雖顛頓吾猶
未悔兮諒余情其信芳枝已殫而力已極兮憯昊天

之莫顧終俯首而受縶兮悲窘步于中路乘慅慅以
遑悶兮悄見儡乎魑魅下夭聊而不見天兮上又當
乎屬戾之衝飇紛犬羊其成羣兮懷糞壤而要之荃
異命而祇節兮更申申其詈予曰夏商周之忽沒兮
競逐鹿而喪馬羌孰雠而孰君兮爾何懷乎故社豈
荃心之恐聞兮掩吾耳而欲走也甘陷丞以如飴兮
亦明哲之所厚也嗟大厦之既顛兮狂瀾傾而誰柱
諒璠璵質其未虧兮安能恐與此終古羣摩牙吮血以
相向兮羌不可以戮乃遂焉而逢殃兮溘駕言乎
焉沈副玉虬而乘
張孔蓋而拂翠旌奄靈衣之
披披兮紛旖旎以從風兮遵赤水而容與攝提貞于
孟陽之陘神飄遥其高馳兮
氣飛揚而軼驚紆吁帝門猶未闢兮極勞心之忉忉
總總撓九旒兮何犬羊而宅之帝感荃之精誠兮命
神龍奉而導之帝曰吾所美而重朗兮固荃心之所求陷
微軀而危死兮就與夫恐辱而攘尤荃既畢此願兮
辟閶風而來下蓀房瀺以岩巉兮寒芳洲之杜若余
馮流瀣以醞體兮羞瓊靡以飽腸受哀絃于太娥兮
清延和之以清商靈蕭蕭而若覩兮聿回橫燭乎余
誠跪於邑以陳辭兮勃飛颺而風生陳辭兮未終靈
倏舉兮雲中渺余思兮無極悵四海兮安窮辭曰悲

乎哉狂瀾潰兮夫誰能以不波綱常墜兮微哲人兮
將奈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

卷二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卷之三

壽許敬庵先生序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道之弊久矣當春秋時吾夫子已有不明不行之嘆然猶以爲明則行行則明也顧自秦漢以來功利訓詁空虛浮妄之習日以汩沒而聖學愈晦雖有天人原道二三篇不能大暢其旨至濂洛諸儒乃始闢蕪剪穢發明性命之說辨析救正不遺餘力而其人率規行矩趨斤惟言之遵不敢有圓融變化以溢於繩墨之外其視貌嚴故蠲其時患道之不明不患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明之而不行明與諸君子祖述遺言愈折愈精其深者能救宋儒之鍛而攻其瑕其於講解誦說搜奥窮玄亦既有條理矣而或者行已律身時有所出入使世無全譽不能如宋儒之純白旅當是時患道之不行不患其行之而不明葢宋儒嚴而明儒寬宋儒若拘而言行無不合明儒若通而合者雖多不合者不能盡無惟不能無不合故雖有所明而世疑其行疑其行而遂謂其所明者之不必盡然因相率而譁言學久之遂愈以不明葢深有足慨焉吾閩自延平建溪後亦既明且行矣邇來而言學者如晨星海内皆以爲閩學之失傳而閩之人亦自安於樸拙傴僂株守若魚之水而鳥之林棲息游泳而相忘幾於不著不察之弊故閩於是時未暇患行之何如患於因循怠廢不思求明其所行余不佞常思有精詣躬修知行合一之君子提衡標準以其所行證其所明用之鼓舞閩士或當有興者而自媿其力之未足以及此今歲敬庵許先生來撫閩先生生平既銳然以斯道自任而其爲守爲銓曹爲督學京兆歷官所至皆有殊績修身應世粹然一出於正閩士固已心折先生而先生緯

武經文常有餘暇時與縉紳人士講明斯旨其作大學述與敷繹聖言皆深切著明大與泛濫浮淫窾言無當者殊科蓋先生之學務反諸躬即明即行酌明儒之寬而祛其通師宋儒之嚴而化其拘故閩之人聽先生之言雖未能盡窮其際固已涉津問路灑然有不安於舊習而興起於前修之意某也不佞竊以爲閩人之樸拙又不敢輕悖其鄉之大儒迪之以躬修或易進之以頓悟則難以先生而倡閩是救寒而晞之陽導水而決之東也令先生教成而閩人於道將復能明且行如延平建溪時而無復有言行之不

盡合者以取疑於世則先生之功大矣縉紳人士既深信先生而屬仲冬二日爲先生誕辰私相謂吾閩之得以徼惠於先生毋墜前緒實在於此謀以辭祝而謂某也辱先生知使展其說某不佞以稱觴獻壽乃世俗諛言何足涇先生而無人相我相至無壽者相釋氏猶能言之況吾儒能事通天地古今爲一息百年期頤稱斯陋矣獨以先生一念引掖求道之心旁皇貫徹不能自已生機仁體盡在於是壽莫大焉而閩士果能明且行以共由先生之教昭融流衍引而不窮萬世而往皆先生之年也謦乎大哉屬於天

也繪而祝之不已難乎先生撫閩綱紀維新疆域大定諸所爲移風易俗條教甚具咸設誠而致行之茲不具論論吾閩人之所以興起於先生者如此以當一映若夫稱壽則閩壽先生乎先生壽閩乎吾烏知其禼以問諸太始

王亦泉詩序

亦泉王先生者先大夫同選於鄉之兄弟也吾郡選者十餘人今僅五六先生存小子每至三山此五六先生迭飲食教誨之比于猶子曰見孺子如見而父哉小子泫然泣下日從之遊而王先生年最長最好稱詩間謂孺子評吾詩而序之小子謝不敢然竟不能廢王先生命也乃爲之序序曰孔子稱至春秋而詩亡詩蓋甚難矣而近世率易言之其易言之也失在于尊唐唐于詩稱律令矣尊唐奚失也尊之而至于摹摹之而轉相倣以成風不復知本來性情之謂

何則尊唐之失也故寡籟之夫而摹其靚麗快心之子而摹其憂危兢逐之士而摹其簡遠登高摹曠悟別摹愁弔古摹傷甚者身居宋後語必唐先至使五季以來數百年衣冠文物之雅曠絕幽奇之事不一入詞人之筆端則是學遷史者不紀東漢而源流三百者必舉春秋以前之故實也以故摹之愈似合之愈舛不知其舛之源而徒炫其似之易此所以易言詩也夫惟大雅君子在其內而遺其外得其神駿而忘其皮毛不合爲合不似爲似則今王先生其人哉王先生之才力俯而逐時以自詭于唐行當速肖寧

論優孟乃王先生不爲也其詩務景傳乎情情傳乎事事傳于時意得而成聲語到而成韻其用事不避宋而其造語不襲唐工拙得失無介乎胸中而卒亦無失乎其爲工夫先生固善學唐人而深于詩者也而先生固未嘗易言詩也先生少負俊才抵掌談天下事乃竟失一第官僅別駕而再左遷即未稱窮愁亦困先生甚矣乃先生歸來甚適從二三友人結社命觴絕無憤抑不平之氣微見於篇什中世言詩以窮愁工如王先生固能爲窮愁而能不爲窮愁也者此乃工之工也余小子不能詩然少受詩于先大夫

先大夫稱詩第推明三百篇不甚尊唐人先生尊唐人矣而不之摹意蓋有進乎此者得無與先大夫同乎余是以從先生遊序其詩徒守舊聞因重有感于存亡之際也

少師申瑾泉先生六十壽序代

萬曆甲午少師瑾泉先生壽登六十孟秋某日其覽揆之辰也時先生得謝家居業且三載諸門下士欲爲壽先生而徵言于余余自詞林追隨先生比先生歸而　上擢自田間與聞機政實踵先生後則心懼極盛之難爲繼而覩先生所以處功名之際與臣主始終之遇蓋深艷之焉往先生之爰立也丁　上初服治化維新從政者以嚴急程功先生委蛇其間時有補救而毋暴其跡其用心獨苦海內之人固已延頸企足屬望于先生而未幾實代之政胼繩勉結

十餘年來天下之所鬱堙而未通者漸以發舒而其所擯廢而不究其才者亦漸以荐拔雲蒸布列于周行蓋自壬癸以後上下耳目滌濯變更閭閻之得蒙休澤吏治之得就恬愉士大夫之得咳口而論天下事則先生所培護居多先生柄國之日久而年纔逾艾力強而神王　上嚮用日專乃先生乞歸之疏無歲不陳而　上所爲慰問之札勉留之旨法醞珍羞與傳宣之使相望于東第而先生意愈堅度不能留乃始聽先生去先生去而爲政五湖之間虎丘以爲東山洞庭之皐以爲綠野仙仙乎若御風步虛非塵寰中人四海之想望先生者無不嘆息其去之高風私詡其寵澤以爲近世人臣致身遇主終始無嫌蚤休而厚享未有及先生者也余觀周成之世訪落紹庭委心哲輔畢召協恭以襄太平君臣之契千載讓烈然而明勗保釐勤勞歷世至于孜孜諄老不得少休遇合奇矣進退何未易乎　主上嗣大歷服先生以股肱元臣當畢召之任堂陛之歡洽于卷阿夙夜之節亮于篤棐固已軼前聞而耀來襲矣乃未老乞身竟而獲遂其精誠所格至使　人主自割其不能舍然之懷俯而聽其私鴻冥蟬蛻卷舒綽然此則成

周君臣莫之敢望不亦振古而一時者歟夫人臣進而任天下之重難既任矣得以自委其重而釋然以退爲尤難蓋自先生去而東西之警交馳災沴之報踵至郎余參帷幄末議日焦勞不遑望先生如威鳳高翥祥麟遠遊超然于羈紲樊籠之外天之厚奉先生蓋如此也先生今干支始浹其在天運六十歲而功成先生之功成矣自此而繕性逆生方且爲嬰兒方且爲衆甫方且循環于周甲而踰紀于大齊箕疇能窮之書稱天壽平格其疇五福三德先焉要不外于平康正直夫平康正直治道也乃至格天而獲壽

大先生之敷政綏猷幾于平矣其遭遇始終而完其功名以備箕疇之福非天所祐孰當此乎詩云神之聽矣好是正直夫固有聽先生者而烏庸以余言祝焉

季漢書序

季漢書者新都謝生少連取陳壽三國志而更張之以蜀爲漢以吳魏爲世家以其臣爲外傳以無所附麗者爲載記爲雜傳以系于漢者爲本紀爲內傳蓋純然以正統予漢以僭竊予吳魏矣稱季漢者以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及後主謚忠武詔策言建殊勳于季漢也書雖因于陳氏而其所錯綜擬議辨名實覈是非酌豐約審微闡不但竊取其義而且損益其辭則少連氏之所苦心極力歲十更而草屢易信陳氏之忠臣而史家之正印矣書成將懸之國門而先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示余曰子史官也史之瑕瑜得失于子秉焉能無爲吾一言余受而讀之嘆曰漢魏之際世運一大變也蓋自漢而前得天下者有征誅而無篡弒間有篡弒亦名之曰篡弒耳至魏氏父子幽縶其君戕其君后而奪之位乃自詭于禪讓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歷五季唐宋凡竊國之盜皆祖其術以唐虞聖帝揖遜之盛舉爲亂臣賊子攘奪之先資恬然相襲不知怪也故夫漢以上篡臣少以其跡顯而其勢有難以徑遂漢以下篡臣多以其機秘而其辭有可以諱避此操丕之逆爲千古之魁首也以吾夫子春秋之法律之其爲誅討不知當何如者而陳氏徒以魏晉相承之故乃使其正帝號承漢統偃然得附于神明之祚而淶水復以其私伸魏而抑漢史家謬戾至此極矣

襄陽紫陽後先矯正于是魏氏父子誣而所謂漢統帝號神明之祚者舉而歸之中山之帝裔偏安一再傳之蜀而世共稱快也然陳氏之書世稱其簡質善叙事自史記兩漢書外此爲巨擘徒以統緒舛錯爲正論所不滿而其所爲三國之名稱固足之基業臚列瓜分于一家之言者卒莫之能合以故操丕之罪若誅而不盡誅而赤帝如綫之緒寄于蠭鳥之區四

十餘年而不墜者若伸而不盡伸今謝生此書行于是魏氏父子愈詘國不三而足不鼎向之臚列而瓜分者較然辨黑白而定一尊而世愈稱快也嗟夫此豈一人之私一已之見足以易千百年來天下人之耳目哉綱常禮義之在人心不可磨滅故雖其人之智力雄暴能刼奪神器一旦加之以甚醜而不得不受雖其人之困敗危弱不能自存一旦抗之以甚尊而亦不得不受此天道也蓋周之東遷至孱矣號令所及百里而近然夫子必尊而奉之于列國僭王之上而春秋一書蘇氏徒知其以天子之權予魯耳不知夫子蓋慮夫射肩問鬲之徒或斬周之祀而魯爲文武之子孫即起而繼周無不可者故曰吾爲東周不言魯而言周此春秋之微指也善夫謝生之言曰漢獻昭烈一可當周之魯彼吳魏者不過秦之惠文越之勾踐而已以此斷三國事真與春秋合矣而或者猶以封疆之大小統馭之完缺爲疑至近世趙文肅著統論乃謂三國既裂九圖不綱昭烈雖賢史臣不能先天而與人以統若深病朱元晦帝蜀之非者亦獨何哉然則謝生者亦紫陽之功臣也抑余於是有深慨焉宇宙間惟治統道統相提

爲兩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統之害及于人心世道者尤甚今正教衰微諸以詩書起家號稱孔孟弟子者皆推崇二氏貶抑尼山使洙泗之真傳幾等炎劉之厄而流沙天竺家言其凌駕吾道不啻如吳魏之抗衡也其爲誕謬乖刺寧不千百于陳壽哉倘有如謝生者鋤而闢之斷斷乎春秋之所予也余愧未能余日望之矣

本朝列卿年表序

夫帝王運祚豈非天乎書言股肱良哉易稱聖作物覩故知君雖明聖必賴諸臣而粟其聲應氣求流鴻鑠之懿非天所篤命何以歷世彌光若斯之偶也

明興二百餘年　列聖紹休釀化淳流雖主德之茂烈于千古哉夷考其世則賢哲之士景驁響臻雖百司庶職咸有休聞庶幾哉大雅所稱濟濟之盛焉乃列在心膂托于鴻鉅尤彬彬翰翮足爲國禎茲天所以綿有道之長歟何二三大夫之多賢也余觀洪永時締搆方勤求賢若渴士或朝起寒微暮登卿輔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忠上勞勤爲多其人與閎夭散宜生爭烈矣嗣後奕世熙恬大臣雍容振厲藻飾太平然　英廟正嘉之世亦號稱多故矣宗社晏如九垂不驚誰爲力也或言承平偷窳宵人間肆令旂常之績勘稱而負乘之剌紛起爲明時累嗟夫壬夫曲士何世無之余觀周之方隆所列六官之職靡不振舉迨其季也三事闕夙夜之誠小明致靖共之戒彼其初非不祗肅後益弛靡耳若我國家之歷世久長名卿碩德後先相望可不謂振古一時哉故夫英賢奮跡豈曰人謀郎官甲卑猶言應宿矧服在列卿股肱帝室身依日月之光而名昭來許非冥冥所啟孰能臻茲乎是故表而系之令後世觀者知天實純佑我明而尚論世次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少司馬李公奏績序

左司馬李公鎮薊門六載矣其始至稱御史中丞後以奏績及平亂戡虜功三遷至左司馬仍鎮薊薊於京師爲左輔去塞不數舍惟重臣建節内輯畿甸外禦夷虜衣冠弓劍　神靈所憑其任至鉅非他撫臣坐制一方僅僅和民保衆已也異時者東北無虞屬夷奉約頗謹二三十年間不甚中虜薊視九邊稍有寧宇即輕裘緩帶雍容輦轂下以旦夕朝軍吏何不可也比歲以來夷實生心二三狡酋憾然邀索以嘗我挾虜重以恫愒我乘障之士枕戈待警矣兼之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倭跳梁屬國請援征戍絡繹疆圉戒心以今較昔難易什倍公受事廩廩討軍實除戎器豫儲胥議防嚴密自大帥以至偏裨無不用命虜一再窺邊輒指授方略有所斬捕闕市賜予一切裁罷故以昂酋之驁亦俯首弭伏其最後伯酋闌入明告關吏予我幣增我賜則退師不且虔而內地公檄所部毋得以寸帛予虜亟集兵與戰毋滋虜驕將士戮力大破之虜氣奪遁去而先是石門兵叛幾釀大釁賴公制馭不旋踵戡定益自公在薊門而三輔間桴鼓稀聞氓黎樂業　天子恃無北顧之憂鷹紳先生睹公虜功竊謂今天下才難矣而邊才尤難即世所推轂行間十九不任公生平敗歷多在中土足不踐塞垣耳不聞鳴鏑之聲顧談笑却敵尊俎折衝操何術哉不佞聞公自筮仕以至爲郡國藩臬壹意潔廉徙官之日垂橐出疆所至鋤豪猾恤育善良吏民愛公若父母公今蒞薊猶蒞列藩其爲開府猶其爲方岳郡守將士奉公猶列藩之卒民也李牧之備邊也幕府金錢盡以享士故能攘胡制勝兵志亦云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夫治兵治民道豈有二文武爲憲公之謂也國家自大寧內徙實滋非類以逼處此庚戌之釁三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戎首愈奉愈驕莫或懲艾雖以王恭襄之略竟不能
正把兒孫之罪夷德無厭我則使然公鞭箠逆酋如
在掌上言予則予言奪則奪先聲所被即西虜不敢
顧婚姻之好以與我爲難公在薊薊重薊重而九邊
俱重顯名壯猷公之謂也日者大寮有闕廷議輒舉
公入補　上重去公薊門未即召公耳昔　莊皇帝
嘗詣山陵顧瞻塞下念薊急使譚襄敏督薊竟召爲
大司馬　上虛大司馬久能無屬公公誠入踐樞府
從中籌畫何至岌岌虞倭虞哉蓋余所私論公如此
屬公再蒲考諸督餉使者胡公黎公張公鄭公命余
有言余爲申其說諸使者則謂公備將相才當如周
召出而分陝入而師傅何論司馬不佞鄙人耳計在
目前今四方多故司馬急矣吾姑先公以其急又襄
敏公鄉人也故舉以質公如諸使者言不佞失矣

送鹽城陳令序

今宇內郡縣弊極矣而淮爲甚他郡縣或苦旱曠淫潦損禾稼爲灾然輒更數歲乃一蒙害卽害矣其民猶得勤力補塞以自免於饑寒無他徵發追呼之苦爲令長者得壹意拊循百里之內易爲澤也獨近淮諸邑爲中土尾閭無歲不受水廩廩然魚鼈之是憂幸而無虞治水使者復下檄具金錢荷畚鍤供瓠子宣房之役閭里騷然不得息肩蓋不佐數過淮上槩然嘆之以爲官是地有民社責者不亦難乎而淮上士民往往言鹽城令陳公之賢公寬然長者也而有

經世才其治鹽城一切除去煩苛以便民爲急下車之初卽建常平倉五實粟其中他郡縣或有常平徒文具耳無升斗及民者公歛散稽覈綜理周至一遇荒凶次第授粟鹽城民自是不憂歲矣公又爲治射陽石磍二閘使水無橫溢且資以爲利先是邑多逋賦幾至千金公念此凶歲所負力不能輸卽鞭笞無益也爲積羨米償之官逋累頓解諸邑中興作皆躬自治辨不課閭閻一錢其他繇役度不得已當賦之民則爲調停軫恤毋使勞困凡公之所以爲德於鹽城卽其邦之人不能盡述不佞徒以往來淮上得諸道路之口不過百一然已足以徵公之賢矣心念使淮之諸邑令長皆公卽河伯無所肆其虐使天下之令長皆若公天下無困民矣諸部使者涖淮輒以公治行上　聞計旦暮且入承明而會　天子有所靳未卽召郡國吏乃以久次遷公爲郎得南禮曹鹽城民既重德公不能忍公之去而邑諸生復以公有大勞於庠序新廟貌祔饗舍較秩興文若其子弟則輩請於博士陳先生乞有言以送公行陳先生雅當爲余頌說公爲令狀乃走使都門以諸生意請余余自爲諸生已深知令長之爲民禍福也比通藉以來

則見有噉名之徒無功德可述徒彌縫去後之思以掩覆其短而其邑人亦徒假此爲觀聽以逢其意心竊厭之乃今知陳公之與士民其相爲繫戀徘徊而不能舍皆較然出於至誠而余向所聞於淮上與博士所述無一謬者陳公眞古之循良哉在漢循良若東牟桐鄉諸人雖號稱奉職循理然其所治邑視公難易何如公今爲南曹職事簡時登金陵諸山北望長淮能忘向所蒞赤子出昏墊而登之衽席者乎則必憮然曰　國家根本之區而凋敝若此其何以善後必以暇日紆畫深圖設長久之計卽　天子一旦召公而北問前令有何策可紓淮困公必有以對矣此其爲德且遠出漢吏上何論今世不佞在螭頭當執筆以俟而先書此復陳先生之請

今維楊備兵使者方伯陳公故從先大夫講業余以
童子定交焉先大夫於諸生中所賞識無如方伯
伯雖在縫掖已巖巖嶽嶽持論可否異于流輩時封
君中江翁方賈隱而翁太夫人佐之家故貧也每饋
食方伯必精曰以安兒曹於讀耳方伯成進士歷官
中外翁與太夫人未嘗從環堵蕭然節縮治生如在
布衣時或謂翁胡不就鼎養而自苦爲翁笑謝曰以
成兒曹于官耳方伯每徙官必過里覲翁與太夫人
起居留連不欲去翁輒促舍人治裝曰當官有職不

可曠也或聞方伯念二尊人甚欲乞歸則亟貽書戒止曰立名有時不可棄也方伯在諫垣言事慷慨無所廻避以直節忤執政一麾出守而意氣自如曰吾父母榮之自守而泉而藩于粤于楚于齊于維揚宦轍所至其士民若負暄而下吏若負霜三尺之法無所假貸而不虞撓曰吾父母詔之歷官二十餘年不能具中人產每垂橐入里門所上二尊人豆觴淀濯之費不能具卒歲資而不嫌于儉曰吾父母安之方伯爲直臣爲循吏爲才大夫懸魚之操批鱗之節神明之譽羔羊素絲之風無所不有原原本本皆自令

與太夫人方伯春秋五十而位極外僚翁與太夫人春秋並八十而金章紫綬副珈褕翬交相映也里中父老更相告語安得有子如方伯而縉紳之士念風木而悲屺岵者則又相與嘆息安得有父若母如翁與太夫人是夫是婦是父母是子世可多覯乎在昔史傳身貴顯而親及享者亦不乏人乃父母賢能成其子者鮮矣賢矣能成其子矣然得于父者未必得于母得于母者未必得于父得于父母者未必得于天暗當易而全昌難故夫子之有方伯也是千萬人而一見也父若母而有翁與太夫人也是曠代而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見也爲方伯易而爲翁與太夫人難子之言也君子者人之成名百姓與名謂之君子是能成其親爲君而爲之子方伯之爲子也能君其親矣何如翁與太夫人之能君子其子也淑人君子正四國矣壽萬年矣樂只君子光邦家矣壽無期矣君子尚爾君子其子者當復何如然則翁與太夫人祉方未艾而方伯惓惓欲歸稱八十之觴以告余余謂觴可也歸則非宜世方急方伯方伯安得歸翁與太夫人未急方伯方伯何庸歸蓋頃有趙太宰者其父母年皆近百歲闕下親捧　璽書歸爲父母太宰滿二品考奏績

壽余與南中薦紳送太宰行詡爲盛事今翁與太夫人去百歲尚遠而方伯去揆路甚近少須之而被命如太宰翁與太夫人如太宰父母且有加焉豈不美哉方伯否否子言君子成親而繼之曰孝子不過乎物物者非榮名之謂吾焉知太宰之貴于方岳也吾裳矣其以子焉知以太宰歸之重于以方岳歸也吾裳矣其以子之言稱萬年無期之觴可也余笑曰子欲行子之志而急子者且欲行彼之志可柰何姑書之以授酌者

劉觀察轉浙江右使序

觀察使雖居外服其於察吏持憲視內御史臺藩伯則秩視六卿蓋云一方民吏脊表率將循僅非一人之烈而左右樹焉故國家所全托封疆而潘固王室者惟此二三大夫其後蓋以兩臺實稱臨制雖亦倣古使大夫巡涖方國之義然而政由是稍分而方伯觀察之權亦稍以失令有所不得獨行而意有所不得獨伸外臺之重溺於刑名方岳之尊滯於錢穀駸駸非建官意矣自余不佞從薦紳後聞所稱說如此年來山居自放於岑寂之鄉無聞乎邦政今歲而至

三山得展謁藩臬諸大夫而其爲臬之長者則皖城之劉公劉公向爲給舍時與吾友陳道良善道良每見余輒稱劉公公直節勁氣動於朝端未幾出服外僚以至今官不佞私喜十餘年來之慕說其人而願望見者乃今得修邦人禮事公而公所爲察吏持憲斤斤惟謹亦眞能舉其職而無負其官益自公在事而郡邑之吏受成稟度肅於神明樹槐叢棘之下弦服而受理者以三尺爲之衡不冀其縱於內亦毋虞其漓於外下之不敢以私窺而上之不得以意格公治眞觀察哉公居閩未淡歲物情大孚閩之士民無

不願公久居此土者而公移爲浙藩之右使以去浙故公所嘗爲令又治兵焉者也今宇內藩服十三閩浙豫章職方首薪南顧焦勞於斯爲重公自禁闥補外或以爲非宜然而治兵於浙分部於豫章秉憲於閩復旋而藩浙　明主之用公如此亦可謂知公矣公今之浙而浙人必相語曰是故山陰令以循良徵及賢治兵使者其人也公雍容於表率拊循之地而爲下吏者不待察而服公之丰裁其民諭公之德意而孚其威信可以不肅而自治則公之藩浙也殆易於其憲閩顧閩僻處南服徵調之令不出疆而官府

之治不越境浙地廣袤爲東南綰轂財賦甲諸藩四方有事率緩急於六千之君子聚則廢散則噪旬宣屏翰之謂何則世之以浙用公也難於其以閩用公公在浙而浙有事慮無不受畫於公者公修岳牧之職暢澤如流諸所以固邦本遏亂萌令無不行而意無不伸即尊稱臨制者不得以其重而侵公則公之所以舉職業官以明國家托重封疆之意者無難易而皆然今寰宇多事鰓鰓而虞乏才豈誠乏卑者謁名利而高者輕法守名利無論輕法守則志蕩志蕩則越軼陵縱患乃滋深要以舉職業官封疆是賴

未不當也傳言爲政如視農之畔而詩稱折柳樊圃業固有程而官固有方廢樊失畔而於以稱才才斯難耳公令而令給舍藩臬而藩臬要以毋廢其樊而毋曳其畔算功徵效名實不相淆上下不相紊則公之所以爲完才哉郢人之滅堊也惟堊之念不知其手亦不知其巧故隨曳險而無傷公所居職而惟職之念不知其才亦不知以才名故更難易而俱理自此而內臺而六卿三事挈列藩之事而委公引繩墨而衡之令行而意伸無所於格寧復以傷鼻虞哉昔汲長孺在漢廷稱能守職其質責張湯議

毋迎渾邪王不以御史大夫及丞相故詘一何引繩墨知大體也乃一出淮陽十年不召公出未十年而已數遷　明王知公過武帝遠甚顧黜守職而剛公守職而和用固不同則郢人之說也公行矣社稷臣之業豈有意乎公行之日諸大夫以僚好宜有贈言而授簡小子小子不佞申其說如此或者謂公以右使徙右使位高而偪左例不可否事安所效公旣夫運斤者而攫右手斤必不能成風公和其心意而調其聲指左右宜矣然公竟之不以右淹也

大司寇心堂老師先生六年奏績序

世之稱大臣者曰器曰守曰才識非器弗受非守弗凝非才識弗辦茲其說豈不然哉某不佞以爲大臣者惟其有憂天下國家之心而已夫非有憂天下國家之心則其謀天下國家事必不勝於謀身在事內則利害昡而東西易向矣在事外則彼此分而秦越岐視矣雖或其才器所及足以任職而課功然於治亂安危之大計泛泛悠悠不足倚也當宋之盛賢公卿不乏然其時士大夫所推服朝野所倚重至於易代而後猶令人想望其丰采者無過於韓魏公魏公

所豎立亦非有殊尤絕蹟足大勝於諸公而名實獨
茂者何也史言公雖在外心常係於社稷每見朝廷
更一法度壞一紀綱輒咨嗟太息至於泣下於乎此
其所以爲魏公哉夫如公者而後可稱憂天下國家
之大臣也求之今日吾師心堂趙先生蓋足當之先
生筮仕自中秘而給諫而學使者而開府而佐司馬
貳銓政而以大司寇蒞留都中間升沉進退歷三十
餘年乃憂國奉公常如一日其在留都也屬時政糾
紛　國本未定採權之使流毒徧天下紀綱法度陵
夷日甚先生每讀邸報未嘗不輾慨愁悶若疾痛之
在躬時時倡率九卿陳義力爭或謂其無益且南中
去轂下遠可容容奉職耳毋多言先生嘆曰爲人臣
子視國家安危可諉於無益而以遠自解耶蓋小子
某叨列貳卿從先生後且五年於茲每聆其議論未
嘗一語不在公家察其神情意色未嘗一日不以朝
廷舉動失得爲慘愉所謂身雖在外而心係社稷者
非先生而誰也而當先生之爲開府司馬時東事方
興和戰之議紛拏不決先生策之毋如自治爲完計
我治而夷且憚而不敢來何用和我治而有以待夷
之來何虞戰舍此不圖而欲逆料于滄溟萬里之外

不可知之境皆實實耳先生之策雖不用而其後東事決裂人卒思其言夫韓魏公身在邊疆其所籌畫不能得之於西夏之元昊而先生坐計廟廊乃能得之於滄溟萬里外之平秀吉假使先生早居政地柄用如魏公得竟其憂國奉公之志其勛業當何如哉先生爲司寇滿再考當詣　闕下閩中諸弟子宦南中者以爲吾師茲行　天子必褒隆異數以風勵公卿而吾門下士輩獲朗逢其盛可無一言乃使某執役某逡巡未及爲而先生已竣事被宮保之　命以歸諸生間因復理前說某竊觀今天下

外患已寧向先生所憂者已十釋其二三乃士大夫齗齗若將有甚陵朔洛之釁先生入朝所聞見何如萬一有之憂方大耳旦夕者　上亟召先生處之朝紳之右先生以其誠心公道取信於士大夫而以其赤忠白念自結於丹扆爲包荒爲渙羣爲納牖遇巷於以回世道而臻蕩平是　社稷之福而天下人之所共想望者豈獨門下士之私情乎蓋魏公赴闕神宗訪以政事公言用人當辨邪正而世稱公者則謂其於善惡黑白不甚分別夫惟人主有辨邪正之明而大臣有不分善惡黑白之量則偏黨不生而蕩平

之理可異也某不佞坐而以此道進先生矣先生嘗在諫垣以言事忤　旨其弟引咎疏語婉委簡至士大夫相與傳誦之其督閩學聞親病遽陳牒解組不俟報而去士子戀戀相對流涕忠孝大節皎然在人耳目眞古之大臣其他敭歷表樹與今所課六載中平反奏讞諸績直緒餘耳某故不具論而論先生所爲憂天下國家之心同於魏公者如此庶幾勳業或有過焉夫非高門下士之言也天下士大夫之言也

少司空艮山范先生九年奏績序

管子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夫倉廩者民之所以生而國之所以立也明興並建兩都其在南國百司庶府一奉　高皇帝之舊無所貶損六軍諸衛林立棊置以鎮撫舊京而壯根本蓋其重也諸儲胥之具轉漕之給一領於大農而以貳卿兼中丞董其事名曰督儲使者其所臨制自大江南北盡於楚越一切得以　璽書從事視大農爲逾重諸羽林材官樓船戍卒以次受餉於司廩非符下不得輒給發視大農爲逾專蓋留京諸曹此爲最劇鉅矣自

應城陳公爲督儲遷去虛署者六七年皆大農莞其
職而他曹之卿貳間來攝焉少司空艮山范先生攝
最久於國計最明熟庾廩之盈虛程君之登耗戎伍
之饑飽利病之興除范先生無不究也無不晰也余
代庖大農有疑事難事與他曹相參伍事皆以質先
生先生爲余擘畫無不當也蓋自先生在事而士若
加飽歲若加豐弊若加革加剔郡國之灌輸若加便利諸
待哺於宇下者若忘其爲攝也而先生又嵩目
而憂曰吾觀今日之積貯入孔少而出孔多也郡國
之賦穀粟少而金錢多也金錢之入以供軍國者少
而以應　宣索者多故
賦無加額也非能神於
者胡以應之余問先生言蓋嘆然嘆焉先生以三
品滿九年考當上計
事不得行居京之九卿中有至者先生遂詣車端爲
先生之屬與其攝屬若司空大夫若民曹大夫皆來
乞余言余不佞以司空
也者爲言民曹民曹之
守倉廩顧昔之所謂守
上漏也下竭者可以補苴而上漏者難以救塞此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之所憂也先生入朝上即問留都事先生得無言主臣待罪冬曹力不能供將作幸而及於度支其亦以近事置對吾知 明主之踈然而動念矣蓋朱元晦有言天子愛民而公卿以下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以致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今之賢公卿多其能自竭盡以助聰明者亦不少當不至如元晦之所云也而余於先生不尤有厚望哉昔柳約權佐度支悉力盡規多所補益而李元紘歷貳三藩其在戶部尤以開陳稗上意先生之所補益業已較然見於前事其開陳而稗上意者元紘行矣在此行矣或曰先生方以廷議晉大司寇旦夕除書至可以無行即行而天聽日高雖欲自竭盡而勢未必能得若是則余之所以爲度支慮者固未艾也

又送司空艮山范先生九年考績序

艮山范先生自納言來佐南司空異時者留京以根本地席　高皇帝寵靈坻庶恬熙物力充羨諸曹卿大夫優游奉職而司空曹事尤稱稀簡爲之長貳者多名德鉅臣假以養重息力需次受劇任重寄而已年來興作日繁　甲旨頻下上以供　尚方縑絲織文筐篚器服梓材丹漆諸需下以應百司庶府徵發繕治百役經費而旁以其畸溢充中貴人妖童寶馬妙舞徵歌水石林園廻廊曲榭之娛于是司空之帑日空爲之長貳者日與其屬廩廩憂不給昔之清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爲困府矣范先生在事則清流裴公爲長裴公有當世聲然屬以病陳乞十九杜門一切曹事固倚辦先生先生所爲劑調均節顯有所持而陰有所奪直有所格而婉有所裁未事有所潛銷而已事有所節省者其端甚多而其爲心甚苦夫先生固所謂養重息力需次受劇任重寄者也而弊弊若此而先生不厭也留曹不備官先生行司馬事矣行宗伯事矣行納言事矣行督儲事矣諸曹大夫望先生顏色無不如冬日之煦春風之披聽先生議論無不如造父談卓紀昌說射穰苴言兵秦驅諜楯設鑒乎其咸當于情實也今日者留京雖大如五石之瓠其形魁然而中空矣非獨中空也又叢蠹焉蠹蘗萌生有識者岌岌憂之先生在而留京重自卿大夫以至士民咸恃以無恐　當宁者不獨以司空用先生矣先生爲司空兩歲餘合前納言奉常滿九載當奏績其屬馬君輩以余嘗攝事其曹徵辭而進之余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制出于虞周然虞廷九官各司其事終其身不他徙陟明之謂何先生三考而三徙官遭遇勝于夔龍　上方念先生而按其書計之牘必將曰此其在奉常而秬鬯圭瓚奉我於　郊廟者此其

出納王命而司喉舌者此其表率畺京以重我豐鎬之區者必有以棄異數以答先生蓋禹作司空九載績成陟總百揆夔龍讓事不敢望焉先生爲司空未九載而以九載奏績其宅揆也筦政柄也夫安知明主之不屬意于先生哉先生歷中外且四十年所居官不爲赫赫名不求速化其自北而南或謂其非宜先生恬然無所芥蒂人咸推其長者而當先生之在事也余亦以貳銓攝度支度支之匱竭艱虞殆甚于司空每與先生談未嘗不扼腕太息彼此共稱囷也顧余淺棄孰發多忤少濟先生不動聲色淵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確然莫能窺其際所謂大臣者固如此余甚愧先生矣余甚愧先生矣

送宮諭教菴黃先生典試還　朝序

今歲當比士宮諭黃公承命典南畿試六館諸生聞而喜曰是我師耶是當造士國雍力挽頹習者也諸郡國子弟推擇待試者無慮數千人則又喜曰是黃先生耶是其文章著在海内吾儕誦法之久者也一時士心固已翕然滌腸煎慮以求當公指公亦加愼加戒惟恐失士撤棘之日違近傳說謂今歲畿士登薦書庶幾哉文質彬彬可觀矣其所錄文又率皆根極爾雅足爲世程人士相顧而嘆今日乃眞見弘正間文字哉自頃者士習陵遲爲世道憂禮臣之所講

求、明詔之所申令幾幾然思追　先朝遺軌蓋將二十載於茲而終不得也此何以故當弘正時風氣未漓縉紳先生居官奉法守職不倡游談下逮田夫野老皆樸茂清眞通邑大都無乘堅刺肥被服綺繡以遊行於市其士子耳目不移心志專一經術修明所結撰粹然一出於正譬之澤蘭生於楚畹不得不芳勢使然也熙恬日久習尚流轉三家之聚十室之邑齊紈吳錦亦復爛然其甚者至冠玉綴金拖曳紅紫淫詭成風四民如一而士大夫復高言玅論標尚玄微相與詆訾宋儒譏彈傳註以自爲尊今且明目張膽尊異教於孔氏之上造作語言流傳告播其士子習聞飫見以爲當然與之言經常倫物褒如充耳矣故其爲文胥淫胥誕不可挽回譬之止水一過狂飆不得不波亦勢使然也故余嘗謂今日文體破壞非士子之過乃士大夫之過苟非上下同心斲雕返樸使風俗一變而在位君子毋復以浮淫之說簧鼓之其勢必不能反彼徒以空言虛辭欲相救正毋惑其憂憂乎難矣黃公生於温陵習聞虛齋紫峰之說其言論操修斤斤繩墨先後教兩雍數載一以實修實能諄諄復化導士子服習而信向之其在留雍尤甚

風聲昭被徧於南國今茲拔士譬之場師取材無非
素植陶師簡器皆其手模彼擁腫拳曲此嵐淫巧之
倫有斂跡走耳順風登高招呼爲便人之所難公之
所易意蓋在此今歲庚庚之爲言更也易云先
庚三日取丁寧之義惟　上先歲以文體故督過諸
士至冬所波及叮嚀至矣今亦其更變時也更之必
自南都始此四方所視倣也賢書具在其爲善更孰
過於公公今歸而報　命當寧按藉而問南國士何
以顧化若是不以公爲能奉行德意稱任使而寵嘉
之哉且行京兆黥公徐公謂故事宜有贈言於余
徵辭余以丁酉歲濫役南國意亦欲有所聳正而力
未能及視公今日之盛爲之滿志而余行時公亦有
金玉之賜更三年而卽得藉手以報公亦奇事也故
於二公請樂爲之說其實無庸余足以當公則不暇
計矣

趙恭襄公集序

論事之文主于揣摩情形料量事變如射覆然一發
緘而得失立見矣而事之最難言者莫如兵漢人言
兵事可見施行者獨家令耳然至七國之難而不敢
以身試也以太傅之通達而三表五餌世病其疎屯
田十二事無遺策矣猶曰至金城圖上方略兵勢國
之大事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當嘉靖時倭夷交訌東
南西北日尋干戈其極至胡馬躪郊關而三吳二浙
閩粤之間暴骨若莽　天子南北顧憂甚封疆諸臣
以兵事進者絡繹不絕然百試而不一效其最後于

南則胡少保于北則楊襄毅稍稍能用奇決策摧倭虜之勁而折其氣而少假吳人襲殺晉人地相習也官相宜也言之而效固其所矣其益時而起當闔外寄與倭虜屢前而屢勝者則爲大司馬趙恭襄公蜀産也足不踐塞垣目不覩海波乃公按浙撫浙以制府偏雲中上谷所至條畫兵事如指掌列眉無不中窾倭一再犯浙公殲之海上無脫者虜三入塞三拒郤之後左賢王空幕而南公介而馳與麾闔殺其大酋諸將欲追之公戒勿追而疾遣兵備居庸關虜至關不得入遁去其料敵制勝爹如此自公去塞上

入爲本兵未幾歸田再召起不及赴以沒其深謀備略尚多所未竟而維時縉紳士大夫論嘉隆間大臣負文武才輒爲公屈指今去公又三十年矣公勛伐如在獨其所爲條畫兵事者　國史或有收有不盡收不能徵公之什一厥嗣計部君乃裒公前後諸疏草彙爲四卷附以尺牘梓之介吾友林叅軍請序馬余讀公疏侃侃纚纚雖不盡言兵然言兵者固十之七八也其言兵者雖不盡身見諸行然身見諸行而有效者亦十之七八也姑舉其大如在浙言八事在京營言七事在雲中上谷言十事至今談兵者有

能易公策者哉有能易公策而北郤虜南制倭者哉
以 肅皇帝神靈威武又有公與胡楊二公戮力行
間疆事修明蓋至易世而海上晏如胡人款關修貢
九塞吏士無戰爭之苦亦云盛矣彼後將軍所招降
直諸羌耳家令雖善書終文景世而匈奴桀驁如故
也以公策較之誠未敢謂長短得失何如要以筭功
計效其孰能絀公哉公沒後趙文肅公居政地每言
樞府督府之人輒憶公兵事之難其人如此而余見
頃者東西多故議論如剌蓽兵死地也而易言之心
竊慨焉故書此以弁公集使凡謀國者得此爲後事
之師其於疆場良非小補云耳若公生平敗歷大槩
具文肅志中不具論

止川周翁偕配石太君雙壽序

自世功名之士既以外物滑真於是隱逸之流稱焉然而枯槁岑寂焦形苦慮不免饑寒之是憂而王孫仲乃以友人之子容服妓妾至爲懇泪賴妻言而能此於立名高矣顧蔡囊之鵬僅飽其裹之業無傳智雖周身澤弗及嗣非通方之見也廬襄陽之所云資安彼當末造有托而逃耶柰何處熙明之時而欲其後嗣以倉父之態哉獨仲夫婦雖賢難以訓矣夫惟約而能通變而能章無所役於躬而有所遺於後避世不必金門逃名不必空谷伉儷協心克開令緒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人世寧可多見歟蓋君子
也而其配石太君文能佐之翁早歲將以儒業顯卒
葉去自放於農畝之間種樹畜養脩計然之業以此
殖其貲家故居市晚益厭紛囂營菟裘八斥之陽老
焉烟水微茫孤蹤獨往蓋脩然與世絕矣顧其督仲
子學甚嚴曰孺子當奮樹清時毋學乃翁沉淪丘壑
也仲子既有異姿用翁命益顓精博覽購書千卷日
就外傳所過從皆知名士東脩供具一切出石太君
之機杼而當翁徙八斥與仲邑居日兒學
未成家何令去學宮而躬操井臼之勞乎翁曰不
然吾聞之學比仲慶學宮名日噪乃攜之以就翁翁視仲業成
則大喜益教以務深沉之思毋逐時俱靡仲今掇高
第讀中秘書文章德器推重詞林翁與太君教宏遠
矣不侈故從友人得與中秘君遊習聞其家世爲今
歲之春翁與太君誕辰諸中秘之士謀致一觴爲壽
而屬余脩辭余惟三江五湖高人托跡翁舍儒而農
舍邑而郊肥遯清貞固結右王孺仲輩風致而中秘
君續翁未竟之業以文學供奉承明法醞珍羞走數
千里而致于衡門之下考槃漸陸兩相用而不相妨
翁與太君怡然相樂曰美哉有子如此吾夫婦足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又安庸謂于伯之貴不如君之高以此自鮮譬也翁故號止川又宅吳江之上夫川止於海而其所達之江有潮汐盈虛人世浮沉莫不皆然止而不盈已而不虛至于歸墟則莫之量數惟至人居之觀其變而安其常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今翁與太君由鮮而饒積饒而貴饒而能施貴而能下清節彌彰宿志無改察乎盈虛明乎坦途秩秩乎其如安瀾孰能波之哉春秋不變如此江矣及大齊以往則中秘君方旦作舟楫其命容浮槎海上問蓬萊中人觀其屋籌何如斯祝於無疆焉

徐公政錄序

今連城令徐公余讀中秘書密友也中秘二十八人余與公最暱居聯舍出聯鑣傳餐聯案無頃刻離余少年登易或時謔浪觸公公不為忤即公快口直腸語言無所避忌人或以此求多而余獨喜之于是吾兩人之交日益合而意氣日益奮勵蓋更三載而余守故局公去為西臺以繡斧巡行西夏手朵甚著而未幾聞公去矣方公之巡西夏撫臣以苛失軍心軍開而撫臣方飲公軍相戒毋犯御史御史在汝曹何得譁蓋罷席而後亂公已行矣而忌者卒用前事搆

公一摒而守再摒而謫人咸爲公冤公嚮如也公里
居數歲乃起補中州量移吾閩以二十年甲第詞林
栢府之貴臣二千石之顯秩而淹廻一令持手板折
腰向貴人前人咸謂公牢落感憤將厭薄吏事而公
廪如也余頃臥山中去公治所且千里曾一再相聞
心念生平不及公遠甚今叨溫逾涯而公僅爾爾驥
厄鹽車登甚以爲愧乃公無一語及沉屈狀第云恐作
令不任以負知已而已連人之往來吾鄉與吾鄉人
之往來于連者皆能言公治行如興學校築陂塘均
里役革例金禁浚佮清煩訟驅虎暴藥病民此類甚
多皆爲連百世利連之士民既以深德公則私錄其
公移諸欵梓之而吾親林博士以其弟子意請余序
焉曰士民恐不能久借公願留此以爲後事師且借
子之言以永也余覩公自中秘而御史自御史而守
而令官屢左矣公之心則一秘猶是御史猶是守
與令亦猶是得喪升沉猶是一耳自宋以前中朝貴
官多出爲州縣至以宰相領郡而漢世尚書令滿考
乃得爲縣令維時賢者樂就其官務勤其職業公
之不以中秘御史而厭薄一令也其猶有古人之意
歟公沉滯既久行有宣室之召其官當不但如中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史其所樹立亦不但如一邑令要以公作令行事士民所頌祝與世之爲尊官要職而汲汲汶汶者較其巍固已多矣余既心愧公而喜公之能其官也故書此以復孝廉姑以識吾兩人之生平耳其能遵公成畫以慰連人所以爲茲刻之意則以俟夫後令余何知焉

少傅頴陽許公七十壽序 代

少傅頴陽許先生致政且六年乃登七十宮庶李君輩爲先生癸未所舉士將以言祝而徵于余余于先生齒相後先方經營帷幄焦勞不休而先生業鴻冥蟬蛻杖履夷猶海内之望新都以爲靈谿爲丹臺而其望先生以爲羨門安期遨遊人世也蓋余之有感于先生深矣昔在唐虞五臣師師協襄上理謨典所載咸卒老其官明良之埶千載讓烈齋及商周一德同心豈不稱隆乃明農請老惟寵利爲兢兢君臣之際有虞心矣夫何以故運會易遷而盛滿難持也然

而明保之烈不替於洛師篤棐之勞尚勤於奕世終
其身不得一日少休以自遂其志迨于後世有朝登
鼎鉉夕解簪紱進退裕矣乃安危不屬其躬而社稷
靡軫其慮猶之委羽飄葉無能重輕於國家何賴焉
蓋大臣之處功名自善其去留其難如此往先生之
爰立也　上堂精求理治化維新先生所造膝而陳
自牖而納者世或不能盡窺然而一念惻欵之樸忠
上之足以結人主之知而下之足以信士大夫之心
者則舉世無遺言迨其去也世咸歎息於用先生之
未究而知先生者則不以不盡用爲惜而以其去爲
高蓋自數年以來朝野鰓鰓國本是虞二三大臣間
或有所委蛇而自匿其端有所調護而難暴其跡往
往滋多於衆口先生獨與山陰王公引大義力爭紳
弁之效忠劘切者咸以爲歸而先生亦以是自堅於
去先生去而銅龍遂闢講席弘開　上方明示天下
以七邑之有屬天下亦曉然見　上意之無他以自
息其紛呶大計定而羣疑消先生固抱恬履貞超然
於是非得喪之外而世之論社稷功者原原本本卒
歸其力由斯以談先生之進退去留裕於身而輕重
於天下何如哉三代以下善處君臣父子之間者莫

如留鄴二侯鄴侯之詞評留侯之幾泝皆能轉移人主擁翼元良世張其事艷其人至附於神仙之流仙不仙未可知要以功在國而祐在躬理或有之不盡誣也顧彼顯救於已形此默持於未定事半功倍奉社禝以壽先生則二侯之烈也非獨此也萬年之頌本之邦基天壽之休迪於保乂殷周盛際灼乎可徵天啟　明祚燕翼方新基而乂之實惟先生而基由樂只乂歸平格先生兼焉大順集矣稱詩書以壽先生則無疆之慶也先生往者雅言都門如秋里門如春遺榮抗跡志固遠矣槩以四時之序春生秋成循環無端先生之功已成矣比熙登春臺而遊華胥貞而復元成而復長孰能窺其紀乎余風波之民不足以知先生他日者將歸逍遙之野巾舄而從先生遊則請以今日之言先生其許余哉

南雍雅集序

閩西王公來長詞林屬留雍乏人公攝其事悉規條謹繩尺一切範士以正大率與前司成江夏郭公同指士子如面命耳提教既成刻其所程課諸生業名曰南雍雅義而屬余序焉序曰雅之名始於詩也詩之出於閭巷閨閣錯發而雜收者皆不列于雅惟聖君賢相之所咏歌勞人志士貞夫信臣之所感憤爲治亂興衰所自始其指顯其辭秉始稱雅焉故他詩有淫僻陵亂媟褻奥耻爲世所疑舛而雅則絶無今之博士業雖稍異于詩然其論道德述性

情以已之口代聖賢之舌不當以淫僻陵亂媟褻奧
耶之談溷入其中尤甚於詩之雅也明興二百餘年
文章陵夷士子不復知有雅道其所輕佻自喜大較
如以桑間濮上鶉奔姣童之音而施于燕享遣勞君
臣朋友頌述規儆之際其爲誕悖乖刺不可名訾而
世方且謏而尚之譬諸者之過市羣逐聚觀孰從而
辨其聲節之高下哉王公在太學三舍之士無有以
淫詭進者其爲茲錄無有以淫詭收者余讀近日舉
業後忽復得此正如在雜劇場中煩囂聒耳有人陳
鹿鳴天保文王生民諸什爲曲終之奏一何快也王
遍氏之言曰諸侯不採詩樂官不達雅詩其可不續
乎今郡國雖不採詩而採文乃達雅者爲誰公茲錄
也有河汾之思矣公在詞林將二十年官猶六品林
居恬愉強而後起可謂雅操於竺乾大小乘諸法無
不洞解而操修議論一本之吾儒純乎以聖賢爲的
可謂雅志以故世人言奇公獨言雅其不與俗同多
如此於乎三舍之士有能遵軌望標不安靡靡之習
進而求公之所爲雅也寧獨文哉寧獨文哉

林先生七十序

儒學之盛自漢置博士弟子員專門授業以通經補吏至躬臨白虎發難諸儒奪秩奪席遞相矜詡文治修矣而其人亦務尊守傳授不悖所聞如嚴彭祖謂儒當修行先生之道何可委曲從俗以苟富貴哉言乎博士雖有數家上之人皆明示以淵源稍或同異輒見詆譏有以輕改師法擯廢終身者蓋漢人授經之嚴如此當代求士於經視漢隆矣剪蕪闡穢歸于一家遵軌赴的進取之途明而士無易向非漢所敢望也故通經之士其售於有司可操券責耳自近

世毀戚功令徼捷於徑竇新學小生得肆其輕儇之習以獨創爲高而窮經學古之儒拘守舊聞不能委曲從俗如嚴彭祖所云者反白首黌序困抑青衿無所顯融于世經術之用于斯厄焉蓋家大人亦以此困晚乃見庸其並時爲諸生有聲而最相善者無如文川林先生先生自弱冠以經誼稱天台金先生京口姜先生相繼督閩學推擇高足弟子升堂講解輒首先生先生儀學宮三十年試有司者八諸晚進之上後先取青紫以去而先生名至今未藉太常徒以秀才異等爲諸生祭酒文學博士相與尊禮之云耳

假令先生少自勉強委蛇於時何渠能困鄭困能如是久耶而先生固自堅其治經一如故指訓迪諸子斷斷如也次公竟遵其教成進士文章雅馴蓋源流遠矣今歲次公司理蒼梧適先生年七十將入里稱壽諸與司理遊者咸欲助之觴或謂禮大夫七十而懸車爲國黃耆憲老乞言典行自上今先生諸生耳諸生而觴始爲非宜余否否漢時諸生雖多然其最著者爲申生伏生申生年八十乃蒲輪駕駟入見天子言治亂事而伏生年九十餘至勤太常掌故親受其書斯皆儒者之極寵所以褒崇耆宿之故事也執

漿執酶方茲箋矣先生今且以次爲郡國所舉得升
司徒經術重於朝廷寧下二生乃伏生之後以治尚
書徵弗能明定世業蹬焉司理遵先生之業而潤色
之向用方新海內推明經家將比於漢之韋氏新學
小生尸而祝之不敢輕改師法苟焉於利達則先生
之稱壽宜矣先生行誼一準諸經不獨嚴于誦說蓋
有江都之風余不及論第有感于經學之陵遲使先
生老而猶滯學宮爲原其故以告司理使歸布之若
夫稱引八百春秋以祝遐齡則尚俟先生議明堂對
太常歸乃爲奏其說茲未敢竟也

連江盧侯調任序

先大夫守養陽日盧令君時爲孝廉相過從講業甚
歡每書示小子未嘗不言盧孝廉之爲人也後幾十
載而孝廉來爲連江令連江於福清爲鄰邑令君深
念先大夫而值小子里居則相與修通家之好郵筒
返往不絕余邑人往遊連江者詢令君治狀具言其
邦之士民殊安令君而令君爲治亦一切取休息不
以矜奮爲能得循吏之體會未踰時聞臺使者有疏
言連江令長者不任爲令宜稍徙他職以稱器使之
意余甚訝以爲使者賢胡未察令君也日者余至連

謁大司馬吳先生因過視令君令君奕然豁然無幾微不平之意且爲余言此邦民物之樸茂習尚之淳美而深愧無以謝長老賢士大夫至接其士民則又極口爲令誦傷哉貧也去而無以爲資察今所以徙官大槩在於惻惻朴直質任自然不欲爲鉤距以逆人故下之或有所過信而上之或有所不能自白其誠浸淫而成投杼之釁即令君自知之而自安之以爲官之工拙君貌之長短美醜形生有定胡能改也余深嘆其言私念如令君賢倘需之毋即去其於士民自以習而上下之間竟之亦日以孚格倘如古所稱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未可知也而上之人不及察驟疑之而驟奪之徒使邦人有不能舍然之情吏治之難益足慨已令君將行學博士諸生及父老相率乞余言申之道左余惟世之不得志於官者率多委罪於其邦之人以自覆蓋其短而其邦之人亦多視其守令遷轉之善否以厚薄其情故有攀號追送高張炫翊以取媚達官至失意之吏非有大功德於人則單騎蕭然就道去耳令君之與此邦既去而交相譽眷然而不能舍如此也可不謂兩難之事度尋常萬萬哉然則令君官雖左而去雖驟猶爲寵也彼得

罪於父老邦人而揚揚載道令君不與易矣不佞嘗以是言質司馬先生先生曰吾居是邦不能暴令君賢又無以文其行吾子能言吾之所欲言邦人之感也敢不敬謝於乎司馬當代元臣人倫鑑而其言乃如此重令君至矣令君其益可以無介然於得失去留之際也

壽方伯程公序

公成進士之年實當　世廟壬辰迄今六十餘年所矣海內之雅聞公名而艷慕其行誼者幾以爲異代人而不知公固健飲啖觴詠杖屨日逍遥於林皐諸與公同藉後先塵牘仕以久特聞者不乏人今按藉攷之竟無復有存焉者而公獨以故方伯翩然存君碩果每行游里中里中人聚觀之莫不曰異哉此先朝直大夫也剛而能存閒而長世豈非亮節恬操神實聽之而介茲福與蓋公弱冠起家李官用治行第一徵入當給事御史以年不及格僅擢武庫郎轉

尚璽大夫與袁州胄子並列謬誤持論無所趨承胄
子心啣公坐蜚語調郎度支尋出爲按察副使兩備
兵於蜀所至有治辨聲顧性骯髒不善爲媚往往與
當塗左俄調隴西視事亡何忽指所著惠文冠笑曰
蜀而復隴汔可少休乎吾將掛汝矣遂上書謝去閉
門掃軌滄如也袁州數以敗延論爭推公強起至右轄竟
復力請歸公歸數十年朝政之變更人事之翻覆爲
雨爲雲爲鼠爲虎益不知其幾相代謝而公靜觀其
變雖時而忻心時而戚意卽然以身在物外無攖罹於
得喪之交故其神愈王世之羨公者以爲仕宦猶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方瀹茗公獨含飴其況涸不休監史是紲刮不
刑公而其惜公者則以爲當袁州時太阿之柄操於
胄子躁進之徒其孰不波公獨不少借辭色至屢遣
擯斥屹不爲動此其人詎可撼以利害禍福哉故始
惜公不爲給事御史必能豫
折胄子奸萌不至使憂然後圖其出入禁闥切劘人
主之前必庶幾有漢長孺風後又惜天下用公之不
盡浸假公得盡究其用發舒剛大之氣以自標樹必
有社稷臣之業進退去就瞻然不蝟蠖於利祿必足
以感人主而風有位乃使公蚤休厚享於其身而天

下國家不受其利良足慨也嗟乎知公矣第公即不
得出入禁闥與盡宠其用有孫如司諫稟其風裁以
待　今上屢上言事言天下大計皆中窾會勁節凜
然異日將大竟公未盡之緒光昭其令德公猶身親
見之斯寧非公之用乎哉在昔人臣忠勤壽考無如
召公虎以肇敏是似及其對揚天子休命僅以秬鬯
而告戒功衛武公九十儆戒於國猶幾幾然望乎子
孫之繩繩乃爲之後者亦竟墜厥典刑用是退佚而
不章漢唐以來所稱石韋柳竇類能世其家簪紱繁
矣功業何堇堇乎今司諫方遺值顯庸公以暢爵與

考實式臨之貽謀綿祉當永一堂酌大斗以對萬壽
抑何昭隆懿燦得全而全昌也天所單厚純嘏集矣
樂天倫而祝無疆則保艾之慶也　上方法　祖圖
治有如詡江漢而感世臣進司諫於廷問祖父家世
慨然御明堂安車而召公咨以時事公得無述君奭
之言以民嗇當畏天若當稽惟敬德是圖則壽在天
下詎有涯哉公年家子某輩謀所以稱公觴而徵辭
不佞以先不佞烏能贊一詞第述所向往於公者如
此以備惇史

丘東泉壽序

環三山而邑者九吾融與溫麻皆負海融地鹵瘠無積聚其人衣食於四方射利若準去其土若遺俗化澆矣溫麻爲海埧奧區原田每每禾黍芃芃土可稼山可樵川可舟江可漁名勝可遊市廛材落無所紛華其人安於田畝以自食其力即有大禔饑而不害固樂國也余昔歲一至於地留連不能去邑之君子以余之至於斯也更治酒餚來爲客歡而肖坡陳先生以有世雅念余殊甚余從肖坡知有丘東泉君東泉者則肖坡之姻也東泉蚤歲習博士業氣奮而力

劫至逾艾不休者乃棄去邑大夫謂丘生今不諸生
矣寧猶以青衿老哉爲治冠裳進之邑諸生相與語
世之業鉛槧者衆矣誰其經明行脩爲諸生祭酒也
誰其冠裳遊里中不爵而自尊也誰其有子傳業毋
隕其家聲也蓋津津而艷丘君余向讀史傳見如谷
口桃源蘧門吳市以爲其人飄遥翱翔超然於塵世
固神仙之流幾旦暮遇之而漢世諸生一受遺經沾
沾白首轅固生至以九十之年入圈刺豕何自苦也
丘君之勤力類漢諸生倦而能息斯爲過之今且築
圃蒔花觴詠自適陶然若忘其昔日進趨之心遊無
垠而履無礙斯不亦史傳所稱隱君子之徒歟彼其
山川之鬱紆民物之淳薄固宜有達人脩士晦跡葆
眞出于其間如丘君者寓足爲茲地重已丘君以壬
辰之歲稱耆陳先生乞余言以壽余未能爲今讐讐
風塵中慨然有念於溫麻之遊而先生適自都門而
南遂爲書此使縣之丘君之堂以佐一觴并以訊邑
之君子云爾

國立中國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曹事稀簡閒檢先人遺草已稍有散佚而宗中二
老成能知舊事者數歲間相次盡失今不爲後將
焉考于是亟理前緒少加刪潤屬從兄茂卿自家來
相與訂正遂以成編深惟古人如司馬遷論述前世
及當代得失成一家言附以貳房以國史爲家乘故
其世章也余爲史官無能修龍門之業所附麗以
光吾世外而遷史原本所自至遠引湖湘房及周秦
幾千百載溫觴不止人事明後確據千四世而上本支而外有所傳聞不
敢也遷之推明世德又止不及祖彼固史例宜爾

而余爲譜于家得事
可書有行可範不敢
有史家有譜宜不離其事實不然後世何觀焉又曰
歐氏有言曰之嫌夫歐氏蓋祖太史公而失之褒
於事實則雖所猥冗在所必書此獻吉所謂欲觀
者彷彿其咳貌故不服思細小者也然彼數家咸能
自重其世非以世重余實愧焉惟是蚤歲所奉祖父
之訓罔敢墜失且與族人及吾子弟共相率勉毋汙
宗祊是吾志也語云禾垂向本木落歸根吾先世爲
農夫本無意顯貴今顯貴矣能不爲農夫耶而吾子

弟不率者家無擔石乃欲學鮮衣怒馬游閒公子之習此不亦墜家庭遺教忘其本根耶吾常見當世貴族如崔盧王謝衣冠赫奕未嘗動念至田舍家人力本樹惇歡然戚睦心竊艷之時向兒曹稱說此意而自念生平不及祖父甚多子弟又不及吾悠悠來世益不可知不尊祖不敬宗何以收族何以見前人哉吾子孫戒之無念爾祖夫汰去裹毋論顯晦不改宗風重吾譜矣

撫工愚見序

帑都工曹領尚方雜作及城垣廨署舟梁器械一切繕治諸役歲賦十餘萬緡量入而出無虞匱矣典守各有司存循職而營無虞溺矣項非時　宣索動至鉅萬府藏爲竭而中貴人督金錢者猶項背相望是上糜也兼之法久弊滋人情弛廢物料工作百不如曩日報竣未幾圮壞隨繼歲歲耗縣官無已時甚至上供諸物賈人子輒貪緣爲利旁侵私割無不尾閭是下糜也區區留工所積幾許而堪此再糜非重弊極困勢必不止在事者盖兩憂之乃余以爲上而糜

屬之上矣非吾所得爲所得問也若下而廢則弊端
可尋漏穴可塞便宜操縱可如意何所不得爲何所
不得問而因循耗廢日甚一日此誰過歟善乎温陵
李先生之言也吾輩當法古人毋圖宴安毋厭猥瑣
治國如家惜公帑如私橐以報效　朝廷盡職當官
如是而已李先生攝工曹不數月諸廢悉舉問有應
罷應行應增應減應卦酌變通咸條而列之爲欵二
十餘鑿鑿可見施行毋論其他即如城垣一事所費
不貲襲故循常莫糾其失李先生獨策內城完善可
毋修外城則併力而先事一隅須表裏俱堅乃漸而
及四隅不二三年後可罷也今司城者遵其說有成
緒矣引而伸之何者能廢先生畫哉凡先生所爲初
若米鹽瑣碎而其終乃更簡約以費爲省以有事爲
無事此其大指古人小物必勤至于後世猶有能使
林雖屢廢屢間各得其任歷事多而用心密榮如此也
夫周禮冬官闕矣或雜索于五官或補以考工記議
論棼然未知得失以余私度冬官事多難于臚列此
之闕如以俟精慮之神明而自得耳　國家六典所
載無所不該乃在留工抑何僅僅神明自得無如先
生凡居是曹而欲盡職報效則先生所條列其指南

矣余頃亦以攝事踵先生後方有仰屋之嘆讀此爽然因屬司務馬君刻之以告同署及來者庶幾當此艱匱無可柰何日相與節縮以不至重糜其于國計亦未必無少補也題曰攝工愚見則先生所自名余不敢更

譚太公李宜人雙冬壽叙

向余貳成均譚大夫爲勑教雅相洽也余徙宮僚而今少宗伯晋江李公來爲祭酒李公以精敏爲政大夫勤力佐之甚稱其意故李公之知大夫勝于余大夫自助教爲丞郎南比部而李公與余先後爲南銓禮貳卿又先後攝司空曹李公時語余安得徙譚郎爲司空屬曹事可立辦余未有以應而李公遂言于朝果得大夫矣大夫既移工曹繕治内外城垣故事歲糜水衡錢且萬緡甚至版築方新而圮壞已繼大夫所經費不及十之二三而已矻然更數歲無虞

矣李公爲頌其功于　朝王爵者乃請擢大夫爲藩
臬大吏至今尚未報也大夫既久次爲郎不無牢落
滯淫之感家故滇南去留京萬里有父封郎中廬沙
翁以明年登八十母李宜人七十大夫頃歲以使事
過里將止勿來而翁媼强之既來則思其尊人不置
曰吾安得歸而稱八十七十之觴于膝下乎則時造
余談說此意因及封君與宜人微時事咨嗟太息有
足傷焉蓋封君幼孤貧無以自活欲依其叔姒與外
家皆不見收去而拾薪自給日僅一食至采生菜啖
之宜人歸封君猶相與抱甕灌園執舂行饁夫妻力
作苟旦暮活而大夫爲童子時曾賣菜市中宜人撫
之而泣曰吾兒此肩乃挑生菜乎其貧苦如此今大
夫官雖困而已秩五品日夕主爵之章下稱金章紫
綬之貴臣矣而封君宜人起窮布衣受爵于廷稱觴
于堂裁冠象服而光于閭里回視昔日灌園賣菜時
事其悲懽苦樂何啻天淵此亦宵壤間之希覯矣而
封君平日樹德甚多至操斷舟以渡避敵之衆全活
數千人宜人之纖儉勤苦白首不改操大夫在工曹
每有興作輒野宿露棲躬臣虜之勞而忘胼胝之困
皆可謂能不忘貧賤者以視世人奮跡卑微一旦得

志輒不勝其侈心者其識量相越爲何如哉夫富貴貧賤窮通壽夭皆天爲之而天亦無心若富而忘貧貴而忘賤通而忘窮皆天所棄也故乍起乍往往皆然以封君夫妻父子間觀之其亦有當於造物之心乎然則封君宜人之壽吾雖不敢爲三千八百恠誕之談以相誇詡其亦當俱爲百歲上下人也自今以往大夫之爲膝下歡遠者三十年近者二十年亦云久矣而此三十年者以較灌園賣菜時可日以當歲吾又安知爵與宜人之不三千而八百乎吾所以壽翁與宜人者如此大夫不信其質之李公

林處士偕配八十序

吾鄉以素封名則涇江之林林氏族數千指今其行最尊年最高則處士翁處士稚年而儒中年而賈艾年而休傳業於其子豪中不能具千金諉處士之富於林則渤澥之雙鳧而介丘之卷石也然而舉宗尊事處士直將尸而祝之縣大夫舉三老以充賓筵惟處士儼然在位往者飲禮成少年輩輒有後言夫夫也以財舉耳風勵之謂何乃處士獨否處士既已傳業則與其配許孺人白首相懽居故濱江扶杖行遊觀海鷗上下趾不戶窺躬不財役在御有靜好

之音中谷無仳離之嘆者業三十餘年稱處士之福於林則沮澤之柴胡而季代之鳳羽也余向者數過逕江從諸林稱說處士頗有概于中今年處士與孺人皆登八十諸林之客游都門者不下百餘人相率謁余吾鄉以太史言爲重輕某輩將有祝于宗老太史幸賜之辭即宗老幸而以太史重其貺實舉宗承之余方謝不文而吾表叔丙卿爲從吏甚力余出而行長安市熙熙穰穰非服官則服賈無他途也官市於朝賈市於廛白首營營竭蹶而不休豈不惡勞市心勝耳機事日晉天眞日斲以此薪壽將却行而馳處士方艾而無市心孺人相之蚤休重積即薦紳之士方茲詘矣知止知足遠殆與辱處士幾焉壽不亦宜乎在昔稱壽各于其倫大者祝以天下次者以宗要以萃歡心而迓純嘏無大小一也林之宗巨矣處士爲之祭酒稱觴之日少長先後更起而奉二老人歡即遠在萬里外猶相與南向稽首瞻觴黃耇長爲家禎歡心洽矣壽不亦宜乎處士無天刑無人損天佐之年以訓於宗閭將百歲未艾其奚待余言丙卿固請余聞之禮矣禮有宗子族胥命焉後世宗子廢而族渙族渙而教衰矣有如林氏宗人

能嚴奉其長雖其相去之遠而不忘恭敬之心惓惓
爲壽禮失而求之野倘亦有足多者歟余故喜而書
之豈以余言爲足重處士乎

史母李太孺人七十壽序

佚始受書時即知有温陵史先生其所論著文章
粹然一禀於古學士家翕然宗之時閩中稱古文辭
尚少獨先生與王道思崛興道思既以才見抑先生
官至楚藩亦自免而去未究其用然閩人自是襲軌
濡芳作者迺興甲於海内承明金馬之庭何翩翩也
而先生有子太史君用家學魁　大廷袁然爲詞臣
首不佚日從太史君遊論其家世知先生之澤弘遠
矣先生亞配曰李太孺人實生太史太史之賢而文
雖其父教乃太孺人有力焉始太孺人之歸先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先生方爲曹郎迨敗歷藩方太孺人率從往先生清白靦躬門庭之內無一錢闌入者然而賓至進觴饑至進食寒暑至進時服皆不待索而具比自楚歸垂橐耳然而親朋宗黨不乏問遺春秋蒸嘗不乏賑施于何辦之則太孺人腊以饑寒困苦告者不乏賑施于何辦之則太孺人日夜拮据所勤力爲先生助者也先生居恒手授諸子經或時行部則太孺人篝燈課讀待先生至次第稟業無荒于嬉者今太史及二季猶時時舉所憶書則曰此母孺人膝下所課誦耳太孺人又雅承先生意不腆先世之餘稍厚諸伯子太史二季不敢望焉

其後先生没而二季未婚幼女未嫁太史爲孝廉日貧幾四壁矣乃故業益脩經費無闕田廬園圃之屬皆視昔加治于何辦之則太孺人日夜拮据所勤力爲諸子地者也計太孺人一孱弱女流耳上以相先生下以成諸子而旁以爲德於閭里及道路所不知之人蓋倚丈夫所不能辦而太孺人饒爲之此其聰明智識有過人者宜其有太史矣太史既服官嘗一迎太孺人邸中供養太孺人顧不樂曰吾歸益勤力爲二季勸學柰何虛糜大官廩哉於是太史以使事奉太孺人歸里比來則太孺人遂留里中明歲春爲

太孺人設帨之辰且登六十太史南望俳徊謹遣一介歸壽而屬不佞風昔誦慕史先生而不及見其人爲恨今幸見太史矣先生之業至大史而昌幾文明矣要以堅貞柔順無成有終則惟太孺人爲烈太史之承先生爲遷之于談爲固之于彪而太孺人之功於史氏爲宋夫人之於張爲申國夫人之於呂此其名皆百世不朽豈徒以脩齡鼎養詡詡然矜於世者易之言積善餘慶也而發之于坤良以坤厚載物其道善積而其象則牝馬則行地無疆無疆故久久故大積之說也太孺人之積於史氏厚矣其慶在躬其餘在太史無疆之休將世世享之由茲以譚稱太孺人壽者且以史氏之宗祊寧獨其身已哉太孺人嘗言人生福田忝前生積之既以勞神人愈康既以施人已愈有其生平脩持皆自見解中來此豈尋常閭閻者流能窺測萬一者吾度大史使至必且召而語之曰若亟歸語吾兒老婦健飯無恙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兒益勉之矣若是則太史之所以壽太孺人者又自有在不佞第拭目觀之無所庸辭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刑司馬平倭凱旋序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自宋以前中國所患苦無過北狄東南島夷直鱗介視之不能爲大利害也 明興以 高皇帝威靈海外震疊獨倭數數入犯屢戒不悛其爲中國害駸駸與虜衡至嘉靖而兇燄極矣然其衆不過數千其來非有約結欲與我爭雄長也徒以貧窮不能自存資剽掠爲生耳然猶竭天下之力數歲而後克之豈夷狄盛衰亦自有時不可以鱗介忽歟自頃六七年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倭困朝鮮設謀蠶食　天子震怒聲罪徂征兵連不
解中閒或媾或戰變態靡恒戰亦稍稍相勝負議者
憂之而　天子銳意必討曰毋庸遺此以爲門庭患
維時閫外之事則大司馬邢公爲政公鼓舞將士深
入賊巢於是有蔚山之捷幾獲渠魁賊保險固守我
師暫撤而異議乘之前勞幾隳公益發憤誓師蓄力
俟時諜賊稍懈百道並攻於是有釜山西生浦諸處
之捷賊既困敗糾合殘黨互相救援公豫布舟師扼
其要害艨衝巨艑大戰中流於是有海上之捷賊悉
餘衆遁歸朝鮮之人咸復其業歌舞載途而我中國
數年徵調轉輸暴師勞衆之苦乃得息肩　天子之
恩德洽於外藩其明威所被至震於鮫宮蜃窟之表
莫不讋伏於乎盛矣論者謂茲役有甚難者三而攻
戰不與焉隔越滄溟情形不通則地難興師歲久結
局無期人情厭苦議論易生則時難宿兵他國客主
相持猜釁一開毒且中潰則勢難公之仗鉞又當我
師退怯之後和戰紛拏之秋徵兵有數千里之遥而
索餉無旦夕之近蓋其難又未可枚數焉公從容堅
定不震不竦竟挫强寇於鋒刃之下掃穴蕩巢廓清
氛祲　廟廊自此釋東顧憂公之功顧不偉歟在昔

人臣立功外國率推班定遠定遠所當乃西域諸胡
駑弱易與耳長平冠軍搗角而逐匈奴敵稱勁矣然
往時舉中國以困虜乃稍得志而所損士馬輒復過
半憂憂乎其未易談也今倭之勁已與虜衡諸所戡
定難於三十六國即士馬不無損傷然出塞入塞公
私之數官閱之視建元元狩間何如哉勝國於諸戎
無所不剪一渡海而覆十萬師終其世不敢以片帆
東指倭之輕中國原在於此假令今茲之役不覩成
功使倭復得惆然逞志於屬藩憂方大耳彼定遠所
招來西域遣子入侍其輕重利害視此又何如哉益

高皇帝嘗戒朝鮮使臣歸語其王毋輕弛備以啟倭
心至下　璽書申諭　聖謨淵深夫寧為朝鮮慮亦
以固吾圉也　高皇帝慮朝鮮於二百載之前若合
符契今　天子卒能以神武定之雖　祉爰之靈而
公功亦不朽矣公既告捷獻俘於　朝　上心大悅
詔示天下令公班師還鎮公所部吏若客雲令王君
輩屬余言為賀余闒人素從父老談說嘉靖間事惴
惴然有戒心於倭聞公之捷欲張之未能也故於王
君請書此以復若公所為運用之方攻守之略如古
所稱顯允壯猷云者則尚有行間之士能頌說之無

庸余言矣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唐文苑英華者唐一代之文章具焉唐文沿六朝而波焉者也其韻而文則材六朝而創爲搆者也其沿而波者至昌黎柳州而始振而其創爲搆者則家珍戶璧鏘然琅然至中而稍微至晚而替故唐文由衰之盛也詩則由盛之衰也迹其盛衰之致得失之由亦較可覩已今世操觚之士稱聲律稟盛唐若功令將推而附于三百篇之後使繼其統文則欲并韓柳而祧之宗秦漢而爲之矛故評是編者或左袒于有韻之文或搜瑕于中晚之世疵其博而濫廣而弗精

也茲其說吾安能紬之然夫子述書綴錄秦誓刪詩于鄭衛邶檜諸風並存之以示來許彼豈欲甕繁葺穢崇宏博之規涵後世觀覽哉義固不可以闕也夫繩以風雅之義詩亡久矣即盛唐之視三百篇如綫之旁枝耳不得稱世嫡也若論振衰之功則昌黎桴州之于秦也于漢也越六朝而上之也是真幹父之蠱而續祖之緒矣故夫後世之欲越唐文而宗秦漢也與其欲睥唐詩而宗三百篇也皆持論之過也要以瑕瑜並收得失互見存秦誓國風之意備一代文章垂之無窮令後世得有所考鏡則毋論盛者足傳即衰者亦可以尚論而取法安能闕之夫六朝之靡也昭明之編次也至于今不廢吾是以槩唐而存之存之而有所去取精而不濫也吾以俟其人

朱子語類叙

或曰朱子之學其行于世也孰爲之余曰天爲之何以知其天也當夏商周之世聖繼起而孔子集其成未幾有秦氏坑焚之厄也於是漢祖興折節崇祀于干戈擾攘之秋使天下聞風而靡而孔子之道尊當漢唐宋之世羣儒繼起而朱子集其成未幾有元人腥羶之厄也於是 高皇帝興縣布考亭之傳註于學宮使天下顓然一遵其說毋敢出入而朱子之道尊孔子大聖朱子大賢其道之必尊且信于天下後世固萬萬無疑者然非有漢高帝與明 高帝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立極之聖人爲之發明表章亦安能當坑焚腥穢之後煥然揭日月而行天故夫孔子朱子之道其尊且信于天下後世者孰爲之天爲之也自孔子之道尊而萬世之人得不淪于禽獸自朱子之道尊而學益明萬世之人願學孔子者如登天然若爲之梯如泛海然若爲之航故有孔子必不可無朱子也近世之爲新學者好齮齕朱子其始直朱子耳浸淫不已且及孔子蓋至今日士大夫脩瞿曇淨土之業其卑訾洙泗家言以爲不足當靈山之下乘者喙爭鳴孔子之道於是大厄其原皆始於輕詆朱子以至於此夫朱子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而知其必爲孔子也近世所崇尚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而知其未必爲孔子也孔子之言多矣挈其大旨不過曰博文約禮經禮三千曲禮三千如此其繁也而孔子以爲約何也爲其有途而可遵也有規矩準繩而可守也夫可遵可守者孔子之所謂約也而今之所謂簡易直截言之甚可聽也而其實無可遵無可守夫無可遵則其途愈岐無可守則必蕩然于規矩準繩之外然則今之簡易直截云者皆惡吾道之拘而逃焉以自便者也其與孔子約禮之教已判然蒼素之

不相入矣又何惟其操入室之戈以自摽于門墻之外哉朱子之言曰近世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嗚呼此朱子之學所以不謬於孔子也世之人惟其不欲爲孔子也是以輕詆朱子其弊至于悖天侮聖而畔　高皇帝之功令也亦大惑已侍御高安朱公每與余言輒慨然發憤恩欲廣朱子之遺言以行于世會錫山高君雲從出其所藏朱子語類若干卷相與讀之而喜以屬朱之嗇生曰崇沐者校而梓焉侍御復命余序余非能明朱子之學者顧嘗嘗夫不爲朱子者之高求其所爲簡易直截而卒不可得也反而繹朱子之言則其說若煩而爲途實甚夷其教若拘而其爲規矩準繩實一定而不可易以質于孔子博文約禮之指眞有合者竊以爲今之人能爲孔子亦可矣不必更陵孔子而出其上夫欲陵孔子而出其上也則必別有謬巧無所用朱子矣如其惟欲爲孔子也而舍朱子其將孰遵而孰守哉今士大夫既以朱學起家而弁髦其言無所顧惜乃侍御與高君獨篤好若是此其人皆所謂欲爲孔子者有其倡之世必有和者其使孔子

朱子之道復尊且信于天下後世未必不由此矣此亦天之所開非人力也余故喜而書此以俟後之君子因以復于侍御侍御之先故與紫陽共本崇沐則其裔孫能挫産爲此是無愧于先世者故幷及之

朱子奏議序

朱生崇沐既刻朱子語類而余爲之序大較言朱子之學同於孔子有孔子不可無朱子也朱生復謂朱子奏議刻之而仍屬余序余於是嘆曰夫朱子者非但學之同於孔子也其遇亦同於孔子孔子當周之東而欲挽之西也轍環列國以尊周攘夷爲事而列國不能用也周遂不復西而幷於夷秦朱子當宋之南而欲挽之北也歷事諸帝以尊宋攘夷爲事而諸帝不能用也宋遂不復北而幷於夷元此一聖一賢者其身之合與不合言之用與不用非但關當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存亡而天地之所以晦明運會之所以升降生民之
所以爲華爲夷爲人爲獸皆于此決之非如尋常謀
國之士爭一時之得失已也或者曰
孔子用而周必西則吾信之矣夫朱子也而若是班
乎余曰不然朱子之地位力量信不及于孔子也而
其學問之所至功業之所竟必足以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則吾以爲自
有遠過于朱子者當考宗之初立也朱子上封事至
數千言惟以勤政講學絶和議復讐耻爲說已切中
當日之膏肓其後更歷
二朝屢廢屢召屢有建白小
之而地方之利病民生之休戚如救荒恤孤之類固
已爲之規畫措置經久可行大之而朝廷之紀綱軍
國之謀議如奄豎竊權賢才廢棄兵食耗損諸弊又
爲發憤開陳思有補益而其所爲本本原原　言之
諄復曲折至于世人詆爲迂談而不能自已者則惟
在于人主之一心蓋其言曰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
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又必親賢
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人主
之心可得而正使宋之君臣能用其說必有以成恢
復之功而不至覆亡之禍蓋萬萬無疑者然而居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考立朝僅四十日同時士大夫所爲推轂之口與
媒孽之談常迎爲勝負而人主之心所爲傾慕倚注
欲窺其用與所爲齟齬厭畏不能安之於朝廷之上
者亦迎爲疑信而卒之王淮陳賈之徒曹起而攻之
雖以孝宗之聰明寧宗之信向在不免奪矣蓋賢人
君子之道其難行于天下如此然至今讀其封事疏
劄及諸奏對之言無不明白正大辭暢而意眞使賈
誼劉向之徒爲之不能如是之剴切也故孝宗得其
疏至漏下十七刻猶披衣起讀而寧宗每當進講必
問熹說云何蓋賢人君子之言其易乎動又如此

近世人士既詆訾宋儒遂謂其用舍無益成敗而徵
來之高閣至如正心誠意之說宋人以爲世主所厭
聞者今已不復談及學術壞而君臣之誼衰其日降
日隔漸以成極否之勢而不可挽回無惑也然則朱
生茲刻其關係世道固不小哉

國家圖書館_NATIONAL CENTRAL LIBRARY_TAIWAN R.O.C.

駿烈重光冊序

嘉靖之世有勞臣曰大司馬張公者具文武才有大功于兩粵屬東南亂作不靖司馬以留樞建牙海上盡護諸將念吳兵脆不任戰檄召粵中夷兵夷兵故司馬所恩威馭者也得檄馳至屬有所待未即戰而幸臣趙文華者來視師驕貴甚司馬不爲禮徵賄不應問兵事不告恚而上書言司馬逗留相嵩從中主之逮司馬時司馬已大破倭于王江涇斬首虜至四千級爲二百年來東南戰功第一臺諫交章請留司馬遂前功讒人沮之竟論死西市吏士聞司馬死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憤悶涕泣冀當用命倭復熾又更數年胡少保端天下力僅乃勝之嚮使司馬在事不至此矣世人盡知司馬寃而不敢白司馬之子孫又微無能白其祖父獨國史載司馬戰功與其所以得禍甚詳而核余從史臣後讀而嘆曰天乎有勳勞若是而覆盆至今哉頃司馬孫諸生懋爵乃走　闕下上書自列　詔復司馬故官易名襄愍　予祭予葵錄懋爵爲太學生諸典隆備司寇謝公語余司馬之死幸臣燎之權臣嫺之凶德參會用武不終天方嘉亂宜其及也乃今尺疏叩閽羣情舒協銓臣和之禮臣唱之相臣成之法臣諫臣力從吏之吉人參會念昔圖功天方悔禍宜其章也司馬困于凶德伸于吉人論久彌定烈久彌光寃久彌暴憤久彌舒天奉司馬至矣所遺憾者不得起壬人于九原而食其肉耳不佞唯唯昔閩之壬人在事尸兩正卿一則司馬一則建安皆閩產也其在封疆尸兩大將一則司馬一則黃巖皆才臣也建安無汗馬之功驟貴而覆黃巖功矣朔方之議成敗利鈍猶難逆覩也功見言信無如司馬司馬死已四十餘年而談者酸心聽者裂眦裨官有記信史有辭壬人爲杞司馬爲顏壬人爲檜司馬爲岳又甘今

杞故忠愈彰岳得檜故功愈暴司馬得壬人故有今
日天奉司馬藉手壬人九原可作猶將拜賜又何憾
焉司馬孫聞之而喜曰戀爵孱然使先司馬負寃歲
久幸而徼寵其以二先生言布之泉下不佞曰未也
主上明聖慎惜恩澤金錢爵賞常靳而不輕畀獨于
司馬無屯膏無壅汗此何故也彼其東征西討捍衛
與懷駿骨猶市怒蛙猶式況於司馬司馬而在金印
可懸萬戶侯可取矣何論其他昔人謂千百世而後
有知已焉死且不恨司馬不再世而遇　明君地下
之錫侈于師中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幸如之司馬
之所愉快蓋在茲乎宜以此告茲舉也司寇與其僚
蕭公少宰馮公力居多馮公蓋援　國史徵司馬也
不佞謝然無能爲司馬役姑因縉紳咏歌而序其端
報可寇焉

中丞希所郭先生奏議序

文章非經世具也有足經世者惟奏議之文大之以創典敷猷回天轉日次之亦指事披衷箴違紓慮故當其效即一言而世道關焉蓋自西漢以來其重久矣然其流也浮放而鮮儆枝蔓而失體聽之纚纚而覆之功實無有當者非忠心爲質而欲希不朽之業難矣吾温陵希所郭先生者蓋再爲御史三爲中丞而其爲中丞嘗一持節撫楚先後奏議甚多不佞讀之而嘆曰此經世之文而忠心爲質者哉始先生爲御史居南臺上書請　召諸逐臣爲權璫所螫謫去

瑞敗起守故官復以直言忤　上意徙閒曹稍遷卿寺以至開府每有建議皆爲楚人百世利其大者正賦書乞祀緡城要衝恤遠戍力持　親藩賜地至嚴旨不移又白邑令之齮齕於寺人者使守其職居楚三年惠澤流滲乃入佐內臺往佐臺者地望尊取雍容表率耳不必以諫爭奉職也乃先生獨時時觸事力爭一歲中章無慮數上皆關治亂大故至國本人才之際尤痌切開陳言雖不盡售而先生勤懇無已憂國奉公鬼神鑒之矣不佞槩觀先生入仕以來世道三變臣子之進言者亦有三難其始則　主上

冲齡神叢暫借宮府之奸合而操柄以塞忠諫之口則言者難既而城社屏除政歸　當宁百司庶職將順爲忠於是逆鱗忌嬰虞門稍闢四方封事稍稍幸罷則言者又難馴至今日穆清遠隔天聽日高如神之志慮非臣下所易窺故有取忤單辭而終身擯廢公車之牘十上而九留中則言者愈難其前一難先生爲御史時也其後二難先生由御史以至中丞時也嚴霜勁雪靡不摧仆而先生直節挺然蓋上而人主中而人主之　介弟下而奄寺無不切齒中間或躓或滯不少矜節　主上於言者多抑少貸乃

獨在先生賜環晉秩時猶不吝此雖　明聖知人之
哲而非先生悃款精誠當於　帝心安有此哉世之
讀先生疏者以爲練達如賈太傅憂時如劉更生其
文章洞豁如蘇氏兄弟豈不得情要以長沙懃中壘
雜眉山流於縱橫先生皆無之宜其領袖人倫爲名
流碩果也始余未識先生窺意其人或孤高亢厲踔
絕風塵自頃習先生則見其虛懷樂善洞洞皎皎與
人言惟恐不盡蓋恂然長者也而縉紳間又言先生
爲南臺時事南臺有製鹽之役故事賈人子醵萬金
爲臺使者壽先生大駭使者爲攫金來耶悉謝罷之
錙銖無所染其狷介潔廉出於天性而樂易乃如此
劉邵謂清節之流不能弘恕豈其然乎夫德足厲風
俗法足正天下術足謀廟勝此之謂三材惟先生兼
焉所爲經世之業不盡于奏章觀其大則茲編足覩
矣

八十四葉翁雙壽序

翁蓋吾鄉之樸茂長者也其生平目不識公府足不涉百里力田治穡暑雪寒冒寒暑至老不休不知有梁肉綺縞之奉用能食其力而豐其產蓋隱然有幽人之風而遊無懷葛天氏之世焉俗之靡也相兢以刀錐相傾以城麻舍本逐末務華絕根浸淫橫決莫知所止尊卑少長之節漸以陵遲而惟力是視余心傷之記往者侍先大父亦鄉之所稱樸茂長者也居常游從往返獨鄉長老二三人翁其一也其交若弟兄驩歲時閭里宴飲杖履雍容長者坐少者

論里中即吾邑之大生人之衆而壽考稱澤可指望翁者何人于是坐客咸起曰未之聞也遂歸而相與謀壽翁以余言爲先倡惟自大父没至今不二十年間而鄉之習俗既以一變望翁如蒼松翠柏之立于羣卉中就而可敬悦也翁在而鄉之子弟其稍知從善者既有所慕而不敢自偷而其妄自豪輕翁者久之亦將有所感而不敢肆其傲長凌尊之習漸靡薰染務本業崇禮讓以庶幾後來者及見先輩遺風則胡可一日失翁哉在禮鄉黨既以齒隆而史傳所載隱君子如荷鋤挽車者流津津談之若推而加諸鐘

行酒更起前爲壽于相樂不二十年間而向之歲時宴飲杖履雍容者求其人而不可得獨翁在耳翁既失諸長老無與曹偶而少年輩妄自豪且唾翁爲椎鄙翁踽踽不自得每持小子爲言大父時事輒愀然動容矣今歲之春小子里居脩故事謁翁翁呼酒相勞配楊氏偕二子咸出供具飲食佐翁與客驩小子徐而問翁今年壽幾何曰八十餘矣里中年如翁者若干人曰不知也孔一二人止耳年如翁而稱偕老者誰曰不知也年如翁偕老如翁而富厚豐樂撫壯子而抱曾孫者又誰翁益謝不知小子則謂姑毋

鼎旅常之上卽漢號近古其取士以孝悌力田爲科而唐制褒高年耆耋而上以次受刺史司馬宋猶得初品官抑何重也夫翁不亦孝悌力田而有荷鋤挽車之風哉慴國家褒高年之典遜于前代乃吾僻鄉人徒以其私稱觴奉壽以尊隆翁此亦禮之所與也余小子不佞請以此介酌者而進之酌者諾更請辭以祝余謂如翁胡祝也夫上古之民耕田鑿井不識不知無以摧其眞而滑其和壽皆百餘歲翁實近之此其算且未艾夫揚嫩潛推明翁之長者以附于荷鋤挽車之流令後世因吾說以求翁幾若隱君子焉此固不佞之所以祝翁也

惠安羅令臺鳳序

直指劉公按閩既竣事察舉所部吏治行較著者以聞其在令長僅十餘人而惠安羅侯褒然高等矣惠安於閩雖稱望邑然其封疆儉而賦入薄不能當諸名都之半而北莆陽南清源介二劇郡之間寇盜行李相望于郭門令不難士民而難賓客不難薄書而難供億十九無全譽矣乃羅侯一意拊循其民民戴而誦之客之過惠安者饗無加籩覩無用幣顧相與譽侯曰吾入其邑而訟庭空矣按牘清矣獄無冤矣猾胥斂手矣豐蔀之隱無不畢達幽貞娭節無不表

章矣士安千庠農猶于野矣是良令也頃歲不登闔壤龜坼瀕海尤甚乃旱魃趁趍望侯之四履而不敢入風伯雨師聞侯之禱祈俄頃而狂飇迴輪靈澍沛澤矣未期而穰及期而大穰閭里恬嬉物無夭札良令賜也往邑無賴子蒲博爲生探丸之徒相望于道其豪而嬾訟者輒以枉死窜人人咸苦之侯廉其狀一切繩以法惡少輩搖手相戒毋敢犯邑俗之所以大更鷄犬不驚良民之得不爲奸蟊者良令賜也蓋余不佞得侯於道路之口者如此而余宗人居惠安者往來福清尤頌侯不置其爲弟子員者則以其私頌侯曰吾儒而貧前令予數椽之居而爲豪所困頼侯乃有寧宇吾父子兄弟之得以環堵而休絃誦而修業者良令賜也會侯之薦書下因偕李生繼曾董請于余吾子去惠遠然子之宗人芘焉猶子芘也能無爲惠人一言余聞之周書民情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善大得其所好則樂樂則譽譽則欲鋪張揚厲以暢其志夫子告子張謂爲政在安身取譽豈其貴譽貴其所以有譽者耳以惠人之譽羅侯一聞其獲上遂樂而頌之欲鋪張而揚厲之非有以大得其所好而能然乎然則侯之所以有譽與惠人之所以

譽疾固不在區區直指之薦書也疾大父文肅先生爲世名儒卓有建竪未柄用而沒余從詞林後慕說先生今復知有疾王克謂儒者栗栗不能當劇然可以軌德立化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若文肅與疾蓋兼之矣夫疾而欲竟文肅之所未竟乎其以茲邑爲權輿可也

滇南學使者鄧公參藩三秦方

鄧公以文章行業推擇爲學使者當之滇南時余在都門聞薦紳間議論謂滇南僻遠不足以厚鄧公而余按圖籍所稱說昆明渾海之勝金馬碧雞之奇點蒼雞足葉榆金沙山川之雄麗私心羨鄧公之有此行也公亦歡然單車就道去無萬里投荒跋涉困頓僕痛焉辛勤不自得之意而以奉簡書臨長博士諸生宜有以宣揚教化破固陋爲文明廩廩然有每懷靡及之懼蓋至滇而人士之覩公眉宇者如高山凝霰不肅而嚴聽公議論如洪流赴海不決而轉讀

公制作文章如鈞天廣樂駭目洞心生平未嘗聞且見也公亦好爲諸生論說經義旁及古文辭詩歌以開廣其志慮誘發其聰明而要歸本之六德六行與功令所儆勵以繩束其步趨而毋漓其敦龐淳固之氣軼鐸所臨靡然向風矣會其時有虎冠之中使魚肉滇人至肆暴于諸生公横折其奸無所顧避瑨之欲逞志于公者屢矣公守之堅卒亦無以難也居滇再歲餘舉滇之青衿無不以出公門下爲喜其所爲文詞駸駸能自振拔表異有中土人士風至于名勝與區數千百年以來詞人墨客足所未嘗經手所未

嘗品題者公皆披其荆榛被以鞴鞻金石奏于松篁雲霞蒸于洞壑龍蛇之筆鳥跡之書布滿于懸崖絶璧琳宮絳宇之間皇皇乎邊徼之奇遭西南之盛事也在漢盛時王褒至滇求金馬碧雞之神而近代何舍人大復嘗一使其地皆爲滇中美談然舍人迫于王程登覽既狹褒所將使指怪誕不經無益于國事惟司馬長卿建節往諭再驩楪榆之君長並稽首奉命比于内臣而士人盛覽張叔輩皆從之受經肇一方文教差足爲滇重矣公詞賦足追長卿而器局方嚴操脩純絜無佚蕩斯跡之態所至擁鼻比刻章甫

講德問業門下士如盛覽張叔輩不知凡幾蠻夷之酋襲冠帶而誦詩書者環聚于橋門以望公之色咳又不知凡幾長卿不能及也余向所以羨公之此行及公所以歡然就道者意蓋如此公學政成　天子乃徙公叅楚藩治塩箋屯田河渠於職事益劇所轄名郡十五巖邑以百餘地方數千里於蹄制益廣三湘七澤洞庭大江太和朱明嵷首鹿門諸勝皆待公之登臨沅芷湘蘭鶴樓鷁磯鸚鵡之洲烟波之里銅鞮之坂陽臺之雲皆待公之吟咏公所爲龍蛇鳥跡金石宜而雲霞爛者當不止如滇中維楚多材其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鄙而能和公之陽春白雪者或差勝於滇公於滇遊彌肚而余之羨公彌甚矣公將去滇諸孝廉出公門者謂吾師廉無可納行李宜以辭進而吾滇人士莫當師也則走使白門請於余嘉孝廉萬里乞言以重其師爲盛覽張叔輩所無故爲論公之所寵靈于滇楚者使質于公公至楚而爲陽春白雪之篇當持以酬余卽曰吾方治塩箋屯田河渠職事劇未皇也

卷之三十

壽序

郡伯存宇鄧公五十壽序　徵入宜拜臺諫乃僅得太

始鄧公以香山令高第徵入宜拜臺諫乃僅得太

平佐以去或曰鄧公胡不臺諫而佐也應者曰鄧公

宜佐夫鄧公令香山者也是珠璣玳瑁火浣文犀南

金大貝之所湊也而鄧公之來視其橐無有也是固

宜佐鄧公既佐太平所轄游徼戍卒干掫江上備雀

苻之盜盜聞鄧公風相戒無敢犯于是諸臺使者知

鄧公賢不宜以佐淹而會其郡太守遷去則相與請

于　朝以佐爲守鄧公去墨綬不數年一再遷而至

二千石典股肱郡顯貴矣然談者猶爲鄧公嘆滯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而鄧公爲守則益自發舒豪貴無敢關說矣閭者無敢以竿牘通矣主文之吏無敢輕重其手矣司藏者出納金錢無敢沿故事輸其贏太守舍矣卒伍之受餉者無敢奸欺以意爲贏縮矣嘉辰令節無敢相饋遺矣自郡庭以至四封肅肅習習無不稟公之教令者公又日夜拊循其民獄無冤繫途無纍紲貧無溝殍病無立枕粥于斯藥于斯祈禳于斯彤幡可擁齋閣可拂而折轅被囊之資可割也自郡庭以至四封熙熙于于無不沾公之膏沫者公副守六年爲守一年吏民視公如其父母其爲副守守視公如弟其爲副守而下視公如兄公廉則相矜于廉公慈惠則相矜于慈惠公率以道義則相矜于道義無不就也無不暱也今歲公登五十仲秋之十六日其縣弧之辰吏民欲踵公堂稱觴焉公不可而司李李君輩謂余與公同里閈知公乃欲借余之一言以進余惟在禮五十始服官政何可言壽乃樂只父母之歌萬年無疆之頌大率爲有功德于民者言耳非眞待其黃耆鮐背眉壽遐齡而後稱之祝之也公今雖五十而功德在民已若百千年其吏民歌舞公而尸祝公亦若百千年由此而進萬年無疆非虛語矣今日壽

公奚不可者公爲壽之年　天子方脩歲事大計郡國吏公且驅五馬而往士大夫望公必相語曰是前所徵香山令無珠璣玳瑁文犀火浣大貝南金于家中者也是其郡徒有江水耳　天子必褒公以風羣吏爲龍爲光壽考不忘行且有頌公矣公今未行諸僚屬吏民其各酌江水一杯脩以余言歌龍光萬年而進之公當灑然飲此水井于瑤池之漿金莖之露也

徐封君七十雙壽序

世之稱福澤者曰貴曰壽曰借卷曰有賢子孫備此數都豈不盛哉然而楊子好自利也乃以貪名與壽謂之通人而漆園至比孫子於委蛻此何說也彼見夫揩楷者之經營不休欲與造物爭能以爲是數者可智求力索而得耶人愈求全而天愈畸之此所以爲通人也夫誠有人焉適然同然委運而任真無跂企之勞陰陽之患而吉祥善事麇至而總集若先有期會翕然赴之此不亦人倫之罕值而造物之所獨豐歟楊以爲順民莊以爲至人其斯人哉吾見之封

君徐太翁焉太翁嘗被金紫秋二千石然未嘗一日
服官政也即金紫亦嘗謝之曰不如野服葛巾適也
年登七十嬰孌如少壯與其耦某太恭人齒又相若
也飄飄乎若兩神仙然未嘗以導氣養形稱也有子
少卿公由名進士起家爲李平爲郎任職爲二千石
以治行第一入補九卿融顯矣諸孫復能讀書世其
家人曰此太翁庭訓然未嘗汲汲然督責幾望如種
之蘄熟樹之蘄長也太翁者貴矣壽矣偕老矣有
賢子孫矣信得全矣彼無意於全而全委焉地之下
者衆流歸山之蔚者草植附焉則太翁謂也其最奇者

太翁與太恭人之誕先後一日耳而先是少卿公宰
南中而尊人不能從少卿公南望咨嗟曰吾父母且
並稱齡期屆矣吾安得侍膝下乎進一觴爲吾親壽
屬少卿公滿光祿考奏課閣下上謂少卿賢使歸
守舊職少卿於是得聞喪里中奉觴上壽伸其夙念
當是時少卿公固已久次宜徙官而遷巡不徙也或
嘆其淹滯然使少卿甘心淹滯而遽徙官簡書在前官
守在後則將營職奉公之不暇安能及誕辰奉觴上
壽爲兩尊人歡融融洩洩之若是哉造物之私人其
厚爲之遭而巧爲之合至於此此乃見太翁與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恭人之福澤也少卿公將爲壽所舉士選部吳君虞部洪君輩先期乞余言佐觴余視少卿公開朗洞豁胸無凝滯寖然類大方之器蓋太翁教宏遠矣美哉有子若是太翁太恭人志愈樂神愈王天之私此兩人行未有極烏庸視乎然吾聞少卿公依依子舍不欲之官此則非也傳言士孝曰究卿大夫孝曰譽究者謂究明入仕之義以安其親譽者謂行能布濩有名譽以安其親少卿公自士而大夫而卿蚤有孺慕以永終譽以永安太翁與太恭人是在今日勉之哉余言非徒佐觴其將爲少卿勸駕也

許敬菴先生文集序

蓋藉子由有云于山則華嶽于水則黃河于人則歐陽公夫歐陽公文章士耳乃子由引重若是誠有人焉窺天人之奧通古今之變總道德之條貫百家三不朽于身茲不亦滄海之爲觀而崑崙玄圃之爲遊哉其人謂誰則今世所稱敬菴許先生也自不佞從縉紳後慕說先生蓋亦有年而無從親就未免有子由之嘆近以里居而先生來撫閩始得修謁先生謂孺子樸直無他腸時進與語講德之暇出其所爲古文辭屬校而定之向高不敏未窺不朽之指烏知文

雖然繫有槩焉蓋在明興而作者彬彬稱極盛矣
得失之林大較可覩也草昧新開緣勝國之遺而振
其風春容暁暢則宋學士爲之宗迫其波也淺率而
寖致論者遂咎其傳鉢于唐宋而源流太甲北地信
陽矯而爲秦漢歷下瑯琊踵而佐之氣格日上至使
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君子盡麾之壇坫之下不足
以供其唾餘迫其波也掇拾而摹擬始之者一人後
則人人能矣論者徒知其末流踵襲之可憎而不知
其本來持論之太過夫文章乘時代自爲運而人自
爲言情神各至未易偏詆故夫序事修辭極變盡工

蒼然鬱然沉厚而多九秦漢之規模固不可失也若
其流轉周詳紆回曲折不必雕貌刻形而能發其中
之所欲記唐宋之家法亦何可盡非也要以存其神
毋拘其迹循其轍不滯其軌取材于不窮之藝而馳
步于無畛之逸不名一家言乃成一家言耳而作者
門戶甲乙相排矯枉大過斯足惑已夫許先生固非
有意於文者今讀其所論著陳事事覈闡道道章宣
情情暢其立格甚高而造語甚馴絶無枝蔓剽窃之
病秦耶漢耶唐與宋耶無所不合蓋粹然非明之文
而爲許先生之文矣風之下也道德文章分途而岐

趨故性命之說慕古者以爲糜而劇心之語見道者以爲浮兩相病也亦兩相藥也今許先生之文出而世且有所折衷復千年離析之業歸之條貫若根枝而源流自生自達此其振衰濟危之功寧獨在當代而已哉先生虛已冲懷即文章小技亦好人彈射至勤勤懇懇下問于小子之微劣假使昌黎諸君子而生于今先生必奉之壇坫之上不敢輕肆其排擯然則先生之所以德日盛而文日著也意者其有在于斯乎土壤細流可謂善辭於是乃益信先生之爲滄海也爲崑崙亦圖也余因讀先生文而重有感于子

山之言故申其意若此至于論先生之大則以俟其

諸書字考小叙

字學之失久矣字學而六經子史之學俱失彼讀焉而不得其音則姑以其意讀之解焉而不得其讀則或以其說得之展轉沿譌舛日滋新學小生既苦於訓詁之難即博雅君子或考據之未真其不爲郢書燕說者蓋亦少矣夫合點畫而成字合字而成文如合爻而成卦合卦而成易今不辯爻欲以說卦不辯卦欲以說易未有不謬者也吾友林考功氏博極羣書而最究心於字學嘗彙六經子史之字有難讀者讀而久譌者譌而有以形似傳寫而失者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偏旁讀而失者字同義異而失者動靜異音而失者古今點畫不同而失者諸如此類皆考而正之字爲之音音爲之義戶分類列以便尋覽名曰諸書字考于是字學大明向之因沿而謬戾者晝然一歸于正即使新學小生置一帙坐隅取六經子史讀之亦將沛然而無碍矣然則是考也微獨六書之正印亦羣經之梯航也其爲益于學者誠非尠小建州司理嵇公喜而梓之而考功持以質余余在詞林二十餘年以文章爲職其於字學所謂讀焉而不得其聲解焉而不得其義者猶十之七八也而考功作吏朝夕爰書乃能以餘力爲此又該洽精辨乃爾余甚愧之昔揚雄識字校書天祿故論著斐然有如考功者而置之石渠東觀間與校讎之任其所成就行將陵子雲而上之何論余哉何論余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穀城山館詩叙

穀峰于先生侍　上經帷多所啟沃晉長秩宗忠猷益著謝病歸優游林壑者嬴十稔天下人日望先生之入相以竟其勳業不啻如東山洛下而久之尚未奉爰立之命則又思誦讀其文章庶幾若六經秦漢家言以昭一代著作之盛使文人學士得有所程模而先生尚閟不欲傳僅以其所爲詩如干卷梓之吳會間屬余以滿考道阿城謁先生於家先生出以示余使叙焉余觀近世說者以爲三代而降天下多感嘅而鮮稱述故風之用廣而雅頌微非無雅頌也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會日流醇和日散人與世交閱而交喪也即極力摹擬而君聲者不存焉故漢之房中楚聲也掖庭才人與上林樂府則比于鄭矣唐之有景神也是六代之濫觴也勸百而風一其失也靡杜甫有雅才而岩板蕩也蓼蟲之吟遑遑酸鼻卷阿清風之什豈其然乎昔師乙之對子貢曰其人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靖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斯所謂君聲者與其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其本乎性情者耶先生不以樂府之芻狗爲樂府故能爲樂府不以晉魏之偏師爲五言占故能爲五言占不以江左之聲病爲律爲絕故能爲律絕不以屈宋唐景之殘帝膝馥爲詞賦故能爲詞賦其思靜以深其神恬以穆其所寄而游焉冲融以簡遠情景相得而宮商自宜毋論舒徐容與慷慨悲壯深秉隱念迅霆飄風皆釀爲至和而發爲中聲視葉葉而雕之者大相逕庭故余竊以爲先生之詩雖不乏風人之致而要以施之廟廊無焦殺繁促之音以雜其聲諷則自雅頌而後此其繼響者也夫以詩論詩則蘇李不得爲魏丙王楊不得爲房杜燕許不得爲姚宋而姚宋輩亦不得爲燕許諸人彼情有所偏而

才有所局先生韜盛美于清華養貞白于澗谷龍吟
鳳鳴耆然成響崇功盛德誦而不忘規華疏彩會煥
而不忘質金戈鐵騎勇而不忘警流連嘯咏樂而不
忘返贈答款曲婉而不忘直蓋非但詩也而經世之
訏謨格天之弘烈往往可概見焉采薇天保崧高蒸
民清廟高山之章非周公召公吉甫諸聖賢必不能
爲千載而下其能爲之者在先生矣蓋夫子反魯而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先生夫子之鄉而紹明其
業遭逢盛世身在館閣寸管橫經鋪張當代之盛美
亦千載一時今 天子方將建中和之極採風謠於

詩軒辨鍾律於簨虡上繼姬周俯陋漢魏即田夫紅
女之所謳吟杞人漆室之所鬱伊猶將淘沙見金不
遺瓦礫況先生幃幄舊臣忠猷亮節傑然韻語外者
尤 聖心所簡在乎使大雅之音不在東國而在宮
懸羽儀之盛不在丘樊而在阿閣海內讀其詩而想
見太平之業先生卽臥甚堅且當爲世道起矣至其
芳可紉其美可襲其音節可比金石如古所稱詩人
之致云者則又先生調燮之餘事耳余少侍先生于
史局竊望下風自愧陋劣無以當先生幸而得以姓
名自附于篇什間行將盡請先生之著作以懸之國

明傳之通邑大都使海内快覩其大全也先生其許余乎

江州餘草序

先大夫別駕江州則于是時以孝廉羔雉其舉子業以謁先生先生大嗟賞若以古文辭相期許者而余實未嘗爲古文辭也比余守官史局先生來儀曹一再過從而余去之田間先生亦以抗疏直言謫倅安吉州不相聞者久之今歲余佐南銓先生適有事白門相與爲兎官雨花之遊叙説其平生至于先人綢繆之歡没存之際蓋愀然其思脉脉然其欲涕也余乃出其所爲古文辭以質于先生曰此二十年前之所辱期許者先生亦復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嗟賞而手一帙以示余題曰江州餘草使序焉余讀其箋答書記曰駢儷而婉篤矣公移牘版曰洞切而中窾會矣酬贈紀述諸篇曰沉雄而有法矣乃開卷而得白鹿洞之感懷與五挺齋說則嘆曰憤而正勁而衷先生之大具是矣於是爲之叙叙曰文章者氣之爲也氣之流行于人身雖汗漫無形乃其宣之爲聲布之爲韻其浮沉伸縮之故每每與呼吸噫噓應節而合響故氣舒者詞緩氣促者詞竭氣高者詞亢氣衆者詞下未有氣不振而文能發舒者也昌黎柳州才相敵也名相亞也乃柳之文雖以峭厲稱而說者謂其必不能爲原道佛骨諸作彼其當永貞之世濡跡于仆文氣固不能如韓之壯矣文之遜何怪焉先生自簪仕即卓然以名義自持無所依附既晉清曹能稍自沉默便可坐蹈通顯顧獨皎然必行其意甘遷謫而不辭蓋可謂有其氣矣故凡觸事陳辭光明磊落誓白日以盟心指九天以爲証不是過也世之仕者既多以淪落坎壈易失其操修間有一二豪傑之士不得志於功名又輒自詭于無生空幻之談以消磨其倪傺無聊之感遂至糠粃倫常蔑棄正教而不暇顧乃先生沉抑下僚詮伏田里已十餘年絶

無放逐牢騷意態其持論著書一切推尊騷經陽尺寸不失視流俗悠謬之徒踽踽乎其不相入也然則先生之氣蓋有所自來而非徒慷慨粗豪自矜于一奮者固宜其屯蹇隻字雖當濩落而精采常新有如此耳昔柳在柳州所與朝貴書多悲哀可憐而韓在潮州猶能以其餘勁開雲而戢鱷氣之所極其作用不同乃至于此然則觀先生文者固當以其氣而知先生氣者又不但在其文他日　賜環之命下而使先生竟所欲爲功業亦可見矣先生著作甚多未盡入梓江州其嚆矢也余之辱知于先生實以江州故既

升其堂而益增瞻往之慨焉

上林苑監左丞游大夫政成序

國朝功令起家吏宅崇都要無出於賢良文學所謂鴻網然說者謂任子之科不宜獨輕豈非以世德世勛淵源有自與蓬茅崛起者不同故青箱之業惟推王氏孝謹之訓獨讓中涓所由來久矣然或有憑資席寵不克振樹以贖其家聲用稍詘焉要以藻厲束修增光閥閱代不乏人以余今者所覩而有上林游大夫大夫爲少司寇可齋先生仲子稚齒文譽已流艷一時竟挫六翮往以蔭補佐冏卿非其好也而節縮馬金累數千百清譽溢在縉紳已晉左丞上林苑

監爲天子死圄長吏其職以拊循則牧守以督課則
監司分京兆之中疆代虞衡之剩計攝司隸之別察
漢世上林司馬賦在十不得一不過死圻內而食毛
貢土稱湯沐邑則其額奉矣藉令玉食不供膏夫失
對赤兔竊發赭衣叫閽皆得而過討之易曰近多懼
聖訓良不誣矣夫蒞此削深文持大體閑近習達
輿情囊括所隸署四閭閭利病各別皆如置掌上而
毛釐理之恫瘝迷寘嗅咻無害加肺之側破愁爲嘻
而大夫恬然於隘室弊帷蔬布獨處形影四壁篝燈
焚屏斥供饋取廉斤方又解俸餘租金之羨四

置常平倉歲哺饑餓活者何下千人又立鄉約開社
學以化頑愚設保甲嚴踐更以弭盜賊威行恩洽平
居勁正毅烈及遇事轇轕輒斂鋒鍔區畫勻帖有市
南宜僚弄丸難解之妙劇盜連祿藪匿逋逃盜睢剽
掠漸成擁腫道路以目五陵七遷俗固如此大夫陰
請兵於建牙者併其黨擒梟之按得王符徙薪焰熾
凡此皆其鑿鑿今吾三載報政尚兢兢履氷惟恐玷
學人謂丞上林有三難陸海天廚其事難表裏貂璫
其勢難出入厓鄂其時難又謂大夫有三難生長華
腴而茹淡如飴其操難不盡繁劇而勞瘁治理其憂

民難累經事皆族骨而迎解於湊理並刀善之其才難尼丘氏之言曰有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大夫值三難而三難見惟盤根錯節始別利器而途經羊腸九折無處非康莊矣是即逸於鴻網而毛羽凌霄文離罹嗜就不謂足儀世而長羽族也此猶以宦績佩循良而衙卓異者言也不其佳公子而奮起於素儒之業以自振於青雲者也至從其家大人司寇公於庀厥其爲公子之難更十倍焉司寇公建節滇南有伐叛功第剛腸疾邪不能習脂韋嘗以事忤分宜相嫉竄之徒遂文致其罪被逮庭杖下獄自

日晝晦大夫甫弱冠策一款段萬里間關履冰雪洗牖嘗藥保護其親得不死道路又豫購良藥頻額於治創者起其親於血肉得不死圜扉雷雨解於氷山之之哭鳴冤於諸貴人得不死杖下又爲秦庭欲贖重履星辰再懋動績秋毫皆大夫力傳曰求忠臣於孝子夫子曰惟孝友於兄弟奚其爲爲政然則大夫今日之績用固自有本非苟然已也大夫所部吏民喜大夫政成蒙　褒欲徵言以賀而以余與大夫世交旅進而請余語之曰大夫賢聲蒲　輦轂下行且他擢其能久爲若等庇哉何戀戀也吏民悵然

請余論說大夫賢而識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　皮林奏凱叙

古人不言功獨于軍旅之際何娓娓也鬼方三年殷武撻彼六月頌以憲邦采芑紀乎南征小戎矜來許亦將張皇國威寒匪茹而讋不讁杜僭亂之原也　今皇帝神武在宥九伐用張西刈賀蘭東存樂浪乘其餘勁以覆播州咸既平矣守土之臣稽首言今方内謐寧無敢干紀維茲有苗蠢然不道蹂我疆場擾我氓隸藪我逋逃闌結我叛夷以滋我蠭賊黔之間咸逢其災害不可勝詠　制曰可令三撫臣

各以其甲往其在粤西則中丞楊公爲督公聞　命之日即條上便宜檄所部會師得三萬人公授以方畧兵所從入餉所從給巢所從破咸無遺策將吏廩廩莫不用命以春孟興師季月凱旋斬馘三千餘俘獲三百招降三千渠魁畢擒無或漏網三省之氓歌舞載途出仕入息獲有寧宇自薦紳大夫以至士民凡能搦管者莫不頌述其事鴻篇鉅製皇皇將將被金石而光琬琰矣余挈其大指則有三曰師行千里而往返僅數旬也所費縣官緡錢纔六萬而民間不聞尺檄追呼轉輸徵發之苦也自罷蠹以及飲至不輕戮一人鋒鏑之下無焚玉之殃延林之慘也乃又有所甚難者黔楚之于苗其剥膚乎粤西直震鄰耳則緩急異視也黔楚之于苗戰于千里之外則遂近異勢也公緩而急之于苗戰于千里之外則遂近異勢也公緩而急之遠而近之鄉人之鬬而披髮纓冠隔垣之病而洞燭脉理利害不分于秦越而兵形不用于連鷄非公之忠謀神筭其孰能之往寧夏朝鮮播州之役海内洶洶日憂其不捷既捷矣天下之人猶日以其捷爲幸若斯之岌岌也自苗役興而人情晏如若不聞也迨至旋師而朝野寂然若不知也功埒于三垂以不功

爲功事艱于往日以無事爲事非公之深秉紗用又孰能之天下不能長無事也疆場之警兵革之虞何代無之今在事者皆如公又豈至以一隅之地一方之變竭天下全力使廟堂旰食于上閭閻騷擾于下哉然則公之茲舉匪但功在一時眞可爲萬世用兵者法矣夫漢之伏波困于五溪蠻近代王新建處盧蘇王受之事何委蛇也西南夷之難得志如此然銅柱之勛滕峽之績世世詡之歌咏不忘有如公者揩之聲詩滋可矣滋可矣

鄧汝高詩序

詩尊風雅尚矣近代宗唐而禘三百篇專言興象弘正之世北地信陽故自卓爾其後離合不同然雅者師心而合者擬迹是非之辨紛若糾纏大較方收絃於宋已失步於唐矣乃信耳之夫謂閩無詩靡厘左祖繼之列於齊盟不知閩當草昧十子並興于羽孟敗蔚稱作者已先繼之鳴矣一代之運亦準元會方其初興追琢未工其擊壤之世乎十子首閩顓蒙李何引而愈昌則風雅之盛也要以工拙互存而情景各輳斯爲美耳文明愈開人巧已極望表則合扣衷

則離近代之斐然以視弘正而前其六朝以後之望風雅也由斯以談海内何以詘閩顧海内脩業日多而閩自十子繼之外稱詩寥寥閩以此詘邇來英俊林立濯磨振矜幾欲拆詞人之角山川之精華以蓄久而厚故氣深而言沉得失有之然皆不敢誕於格之外而浮於衷之所欲言有大雅之音蓋閩於海内爲前茅亦爲後勁弭節而後驅無能竟其所稅駕矣余不敏故拙於詩山居而從鄧汝高遊汝高之稱詩甚銳而其氣深語沉有瀟然之致乃能立於北地繼之之間寧離而合也者毋寧合而離也者汝高其妙悟哉汝高梓其詩若干首命余爲之序余惟稱閩詩於海内無以易任耳者之口顧海内用竭蹶之勢而閩乘不盡之銳其離合得失之衡當俟來者獨念汝高志大而力又能副其勢不窮風雅不已返靡靡之習而奏以大音則汝高之功於閩猶小而於詩大矣夫寧功詩功世運矣余不敏且操筆俟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林仲山先生詩序

世之談詩者以爲必模擬雕琢而後工余謂不然物之有聲皆係于其質金聲石爲金聲石爲石聲肉爲肉聲皆自然而然不可得紊故鳳則鳳鳴鶴則鶴鳴蛩蟀則蛩蟀鳴鴉則鴉鳴非此類也而欲爲此聲難勉強求似必不肖矣三百篇之溫柔敦厚大約出於聖君賢相忠臣孝子達人高士之口至于後世如陶如杜如李如李皆超然蟬蛻塵埃之外雖貧窶困約至于拾橡栗漉葛巾寄食寺舍而飄飄自適無所累于靈府故其聲鏗然若出金石彼鳳凰翔于千仞而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齷喈喈奚俟拘拘然律呂之求叶哉近世詩人雖多然其顯者或附炎集羶持籌握算日徵遂于聲利而布衣隱約之流又未免羔雉權門徵巢重糈以沉酣穢濁之腸而欲發清空蕭散之致何可得也吾鄉林仲山先生累葉孤卿身爲顯官而囊無擔石家徒四壁通籍四十餘年強半林居每去官皆垂橐就道伏臘蒸嘗與朝夕饘粥至不能供而先生怡然不以介意客至治具則夫人出簪珥爲資久之亦盡展轉稱貸終不能給乃生產之經營竿牘之干謁無敢以入先生之耳計書傳所載貞夫廉吏未有過先生者朝暘之鳳尤皇之鶴豈尋常毛羽所能彷彿固宜先生之詩清冷超洒冰肌雪骨不與里俗同調也千載而下論世而誦其言不與此桑杜陵諸君子並垂不朽哉先生孝友忠厚邊邊如不勝衣而蘊藉宏富不可涯涘余鄉里晚進無能論其大第竊慨於風教之陵遲以爲有先生其人焉足以匡世而勵俗而凡讀先生詩者皆想見其人則茲集也真可以風也如曰詩云已耳則益小之乎觀先生矣

椿萱並茂圖敘　天子

子儀翔以名進士理新安聲大起當奏最

推恩褒隆其尊人衆皆爲陳子賀陳子意不自得曰

自吾之來爲理也欲與吾父母偕而吾父母戀里舍

不欲來吾不能強也吾朝而坐堂皇治爰書退休乎

署中每念未嘗不在羅浮庾嶺間也吾柰何以一官

而遠吾二尊人哉于是陳子之僚及其吏民嘉陳子

之孝思而喜其得及于尊人也相與繪爲圖曰椿萱

並茂而詠歌之于是世之人不但知有陳子而知有

陳子之父母蓋陳子父曰汀州公母曰丁太孺人乞

州公爲諸生時已有才名其舉于鄉也侭得解首而復失之人謂公且取償於高第乃公竟不得第而別駕汀州其來汀州也人謂公且取償於官乃公官又不得意而遽解綬去自公去官而汀州之人至今稱賢別駕必曰陳公也公以其不竟于第不竟于官者而取償于陳子陳子以少年第矣第而官得新安矣新安故饒樂然陳子居之蕭然素士耳羔鴈不至于門篚篚不至于境居閒之日請事之牘不至于庭而關西之故人不至于室也兩造當前陳子以單辭聽之無不心折者六郡吏民承望下風陳子以單車臨之無不色喜者余官白門去新安稍近諸言陳子廉者能者明允者有操執者文無害者日至于余耳夫陳子之才不但售于官其售于官也不但在于今日而且在于他日此足以償汀州公矣夫寧獨汀州公也太孺人之嫗淑賢明以相汀州公而啓其祚胤者其報未盡食也非陳子又誰償之陳子今雖遠膝下然汀州公與太孺人必相視而笑曰有子如此吾二人足娛也然則陳子于此亦可以自慰而何必戀戀然朝且夕于汀州公太孺人之側哉汀州公以明歲登七十太孺人齒後汀州公者三皆健

飲食完視聽其年皆未艾陳子有伯季子姪皆侍于
家汀州公與太孺人復以教陳子者而教諸子諸孫
其不盡之償又不獨在陳子矣生人之倫有福祉如
此兩人者誠不多見此蓋非圖之所能盡者陳子之
僚別駕陳君余友人也以余與陳子有一日之雅乞
余叙之余爲書此以告陳子陳子得無曰某不肖何
足以償家大人夫家大人與母氏取償將在年矣他
日者其以八千歲爲春秋也敬拜先生之賜

大司空晉川劉先生河功告成序

國家轉輸東南歷淮徐而北取道黃河往者河水泛
濫兩涯間幾不辨牛馬彭城之民廬廬然苗穫之是
憂即漕舟牽挽出沒洞湍極力而後勝稍不戒則太
倉之儲委之河伯矣頃歲河自黃堌口決而南徙浸
及　陵園蕭碭靈宿之間莽爲水鄉而徐邳黃流不
絕如綫蹇裳可涉將漕吏卒束手無如　天子上憂
陵下憂漕宵旰焦勞咨求長策屬大司空楊公　召
入議者難其代　詔起少宰晉川劉公於田間總治
河漕公至則急濬舊河之淤淺者自徐州至宿遷爲

丈一萬六千計又議開三仙臺支河達小浮橋以瀉運殺其南決之勢又循三仙臺而上至趙家圈得賈魯黃河故道濬之可與三仙臺合遂並請興工不數月告成於是黃流半復入徐運緜無梗　祖陵晏然無衝齧憂　天子嘉公功晉秩大司空廕子賜金幣所以褒眷甚至公之屬水部劉君輩謂茲役也公之功　明主之賜皆足張也下吏受成將旅進爲賀於史氏徵辭焉余惟治河之難　國朝爲甚以前代第欲避河之害而　國朝兼欲收河之利利害相掎卒鮮全畫蓋自北都而後無歲不防河鑰緒奮鍾以從事於水濱者至竭天下之力即負薪沉璧方茲茂矣維時猶僅河漕耳今黃堌之決　神靈震驚滔滔洪流幾於懷襄其爲難易倍蓰往時劉公從容籌畫灑沉澆突使沮洳之區盡成沃壤　陵寢河漕兩利而無害二百年未有之業創於今茲斯爲奇矣　方公建議時衆有虞心漕期促迫疏鑿繼興聲之涸轍望水西江其虞一縣官方絀物力不支鉅萬金錢安所取辦其虞二瀕河郡邑水旱頻仍一遇徵發閭里驟騷其虞三公役不踰時費不盈億勞不及民功成而上下恬如忘其興作斯又奇矣在昔河患史不絕書

其治之之術先後各異總其大槩不越兩端曰疏曰
塞元光王塞鴻嘉王疏功雖並臻說亦互兢即如頃
歲議論樊然未知所決要以治水如財貴在利導次
則整齊最下乃與之爭爭則必潰固其所也如公之
畫順水性因前勞以疏爲塞事半而功倍矣公蓋深
利道之說者哉江漢之詩曰經營四方告成於王而
繼之曰告於文人錫山土田古之君臣其相爲報稱
如此今之河固公之江漢也他日者　天子還公於
朝宅揆秉鈞公毋亦惟是因勢順流與海內更始其
爲利導益推益廣即平成之烈行所無事之智公優
爲之史氏有辭續禹貢而紀玄圭毋論江漢矣公神
明洞朗蕭然物外以出世爲經世茲役也豈以自多
不佞習公不敢飾巵辭進在河言河豈以此足張公
乎

陳文塘先生七十序

晉安蓋東南之靈臯也其山川鬱秀代有名人碩彥抱純德而享遐休往牒著矣余小子生晚自通藉里居猶幸而從遡來數先生遊此數先生者皆出而聲于朝處而重于鄉褒衣博帶若鳳若麟小子蓋皆嚮往之而文塘陳先生其一哉始先生之爲令也負抗直聲以才賢自度支郎舉守并趙趙之父老縉紳至今能言先生守郡時事循誦遺碑綽然節廉惠愛君子哉先生既去趙備兵于徐未幾乞歸屬東粤多事海上闔市之夷時抗官府而與奸民媾先生起自田

間區畫而綏定之夷酋服而歲征大溢至今遵爲
絜令不敢廢粤人固深德先生而先生去爲齊藩竟
復留粤身所削平林箐巨憝憑深恃阻者無數一督
捕海寇不如期遂被劾徙官而先生去矣去未踰旬
寇平當事者復論先生功起守舊秩乃先生浩如也
先生自粤歸年方踰艾世固欲窺先生之用鈞衡之
上與冠葢行李之至晉安者輒問陳按察無恙幾其
再出而先生一切謝絕貴游聞問日課耕理農從里
中耆德如吾前所稱數先生者命酒賦詩徜徉自適
或勸其謁除先生否否仕宦猶酌登筵三爵過乃亂

也吾庸敢過乎以是莫能強先生而先生指畫世事
論成敗得失原委顚末纚然劃然不隨俗是非竟之
用世才也歲癸巳之季秋先生懸弧之辰而又登七
十郡士大夫欲前壽先生謂小子宜執簡小子不佞
居恒竊嘆功名之途多白首不休以外物自伐其眞
而賢智之士欲有所超然遊樊之外然又以才能見
推從事獨賢其精神拮据日用之於斜紛盤錯之鄉
而不得一日自逸以娛其生葢造物之於人其不肖
者常有所愚之以使之奔走而其賢者常有所用之
不欲使私有餘以優游于閒廢之地誠兩困之矣苟

有人焉處於千用不用之間時而雄飛時而善憩如良賈然操贏以過五都之肆不盡發其藏此其人非造物之所獨厚而壽命之符歟先生爲令而良爲守而見思爲監司而著膚功業稍用之矣徐方謝事迫而復起令其時竟東粤之動誰復釋先生者鞅掌馳驅未知所稅駕矣寇之後十日平也與先生之得歸也歸而至于今猶得以堅臥不起也此固先生恬愉之雅操拔出風塵而謂非天之厚先生不可也先生常爲余言向令丹陽日疾幾頓賴良醫而愈故於功名之除泊然無累今精神強固貌澤氣充甚於少壯

時固其力也而并趙人吉往者白蓮教興郡人多詿誤賴故太守陳公全活百千陰德如此宜食報未艾然則先生之壽固取贏于天而厚修于人即吾鄉名人碩彥抱純德而享遐休先生不軼芳而齊躅哉先生家世自宋陳太學公太學有子爲武穆墳削迹居閩則先生祖也譜失其傳久矣近乃爲神見異語具所自叙文中先生以爲毅由是談之先生忠孝之後而神明之裔也天之所啟固在茲矣昔夫子不語怪說世以爲幻妄以余所見聞已如此怪耶非耶夫安知滌園東方之言之果爲

妄也則余之所壽先生者當有進于此矣

鄭泰軍受封序

人之途尚甚矣諸以刑名起家其下者沉淪
以死閒擊柝之間不能自拔其高者亦僅爲州郡佐
以主簿所自見其奇世咨病之於是議者有三途並
用之說冀網羅軼材爲
國家用然竟屢議屢格不
見施行此雖柄政者之過亦其人自安於格莫有藻
厲束修以自表見蓋法與人而俱弊矣吾邑鄭君獨
能以勤謹禔躬居官清白爲郡佐甚有聲稱當事者
且破格用君而君遂自免而去曰仕宦聊適意耳寧
用尊顯爲乎余每嘆鄭君之賢且才使宛其用卽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縉紳不能過也世未嘗棄君而君顧恬退乃爾坐令賢者有不盡展之材而當世無破格用人之效意甚惜之已而思焉世之縉紳先生奔走膻途漏盡不休其能自免去者幾人能自免於世未見棄之日而飄然遠引者又幾人乃於刑名家而得鄭君然則君之所以爲重又自有在不必於盡究其用也君於律最精又能傳以經義方待次居長安諸弟子受律者屨滿戶外得君指授去而就試無不中程伯子亦終是奮官戎幕三歲奏績君與內人皆受　襄始君亦以戎幕推恩先人兩世爲從事咸沐　國恩亦異數也

在漢傳經之儒皆專門名家號精其業然而毛鄭載伏之後一何寥寥徒以高足弟子能推明師說其子孫無聞焉君治律而傳經義有子傳業不獨以弟子顯名斯之爲奇矣又漢世人臣雖官至卿相無推崇之典　明興自一命而上奏職無過皆得褒及所生於寵渥矣然在外者必部使者之薦揚而在內者必銓曹御史臺之稽覈又皆以三歲課功故不肖者既不能留而賢者或不及期遷去於是往往有明經制舉之士紆紫橫金於其身而不能徼一字之褒鳴鍾列鼎以爲養而不能干半綸之寵而君父子乃兩得

之抑又奇矣君家世業儒登仕版者纍纍故君父子雖以他途奮然居恒意不自得今其仲子秀而文日從余遊所以竟君之志者益在斯乎方君拜　命日諸爲伯子僚友旅進致賀而余室與君之室女兄弟也侈君遣逢爲是說以申之君其听然於余言否也

三校錄序

侍御陳公視學三吳吳地廣袤數千里鼯縣百餘弟子員以數萬計陳公以六歲中巡行周其地者三課其文行爲甲乙者三中更大比者二其校閱甚勞公尤善倫鑒所課士或先甲後乙或先乙後甲或甲乙如其故咸當士心其比而得儁者率公高等即非高等而儁者亦公所賞識其殿最甚精蓋自公在事而吳士耳目滌濯變更無敢以奇衺進所爲經義斐然成章無敢背經傳而騁淫詭暮年而步趨三年而象指六年而駸駸與之俱化矣公教既成則哀其前後

高等文付之梓名曰三校錄以示余余惟　國家以經義取士士之能爲經義者無過于吳毘陵震澤諸君子其言粹然澤仁義而本經術海內人士丐其剩膏殘馥猶足以自潤當是時也吳士之于經義若越之甲燕之函秦楚之技擊他方不敢望焉世運一更文章日下海內聰明之士逞其才力欲陵轢先輩而出其上于是毘陵震澤家言棄若敝帚而吳士亦靡然從風喪其衣鉢經義之盛從此替矣故夫談文章之弊于今日吳爲甚何也有鄉先正焉而輕弁髦之也談文章之振衰起敝于今日吳爲急何也尊吳之先正以重吳而後天下肯趨吳也往嘉隆間耿恭簡督吳學久經義一正而未幾再失之其再失之而視其未正時尤甚蓋更二十餘年而無能反者至陳公乃廓然一變幾見毘陵震澤之盛吳人固以公能繼恭簡而恭簡好講學士以此趨之公不以道學名顧能使吳士信公服公一稟公指祛已漓之習還之大雅豈不難哉余先歲嘗校吳士讀其文躍然以喜賢書出而公以得士許余曰如此可挽頹風矣余則何能要以範馳驅而薄詭遇則公教也昔王式弟子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

何師而孟喜舉孝廉輕改師說世主遂薄而不用公弟子文章傳于海內海內必驚曰吳士何師而能若是自此對公車能無輕改師法如孟喜　明天子必喜而重吳士吳士重則天下趨吳將復如毘陵震澤時世道人心從此可回公之功顧不大哉余持此語公公瞿然曰昔宋弘薦桓譚文學乃以繁聲取媚余懼士之爲繁聲也嗟夫使士爲王式弟子不爲孟喜則公任也使公不以繁聲憂士則士任也公不負士士毋負公茲錄也其公與士之左券也夫

候官縣劉侯報政序

始余居長安聞主爵者數郡邑良窳于閩則難候官曰是八郡所綰轂民疲胥詭錢穀失稽邑治叵於形家是嘗敗數令更二十年未有得善其職者也諸選人動色相戒願毋令候官三山之士大夫聚族而談吾邑不腆以辱邦君其被此名也安得良令一洗之已而得劉令君檄初下士民旅謁者無不色喜曰吾見其人明察而寬矣慈惠而斷矣斤斤而有禮矣是良令也令君受符亦慨然無難色曰是鄒魯之鄉也何虞治哉令君至條教一新百弊俱釐蓋未幾而市

厘之民曰橫索絕矣在官之民曰積案清矣輸將之民曰羨耗除矣嘉肺之民曰贖鍰捐矣都鄙之民曰田疇墾矣筦庫之民曰出納允矣衣冠之民曰宮墻新矣日而考政月而程功歲而觀化比及三年如流水如日月如膏雨無不灌也無不燭也令君旦起請事臺使監司及郡守佐日中退署間延見士大夫文學弟子楊榷秩文娓娓不倦又時時逢迎冠盖行李之道晉安者較三歲之中奔走五之謁謝三之坐堂皇治公事僅一二耳而政通治洽物情大孚若是侯官自是不稱窳邑令君賜也易之於蠱曰元亨而天下治物敝則反器敝則更惟蠱也是以元亨是以能治故曰利涉大川險而濟也令君之于侯官天非蠱之時歟振廢起敝寔惟此日要以明仜惇大具濟險才無如令君盤根錯節乃別利器主爵者以茲邑畀令君能官人矣令君報政上考功簿浔毋訝曰此侯官令向所虞羊腸九折者也今胡以夷易若是得非地無險夷人自爲難易乎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貴應也令君一年而起蠱邑得下應矣三年而課最考功得上應矣此之爲元亨天下可治何論一邑當令君報政時屬余祇役過里諸縉紳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廉往賀令君而謂余新自長安來聞令君治狀宜有言余方病困不能應第語之曰令君循良高第非久當得　召當如邑何雖然自此而令者不得藉口言邑難也是可以爲邑賀矣可以賀令君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

卷四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卷之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右編叙

荊川先生之爲右編也其卷四十其世自周至元其目自治道至六曹無所不該然方周之盛四友十亂之徒謨謀闕如所傳者多在于晚周元夷虜也取三三策而已惟漢唐宋之際詳焉吾讀其所編次自治道而下卽次以君相次宮闈次儲嗣次公主外戚次宦官佞幸奸邪朋黨亂賊繼之蓋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分門別類便于尋覽已也編成久未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友大司成南昌劉公少司成吳興朱公相與節縮
太學經費得若干緡授之梓劉公復補其未備而朱
公校焉問叙于余叙曰右編者右史記言也言之途
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捖
揣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
士不能爲也論人之言辨別黑白指陳嬴憑搜城社
抉神叢非讜正嫉邪之士不能爲也規諫之言犯顔
苦口嬰鱗觸威往往目敵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
節骨鯁之士不能爲也上下二三千年間公車之牘
至不勝載然言之而傳傳之而收于茲編者僅僅如
許顧不難哉乃其言復有聚有合有遇有不遇（遇一作逆）而
程之論事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
諫爭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
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人又不數言又不
數用然則忠言嘉謀之售于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
耳言之難聽言尤難亦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
我明　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因諭之
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
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衰之故盡于是矣
惟是奏議一書卷帙浩繁尋究未易學士大夫鮮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全茲編綱羅既廣澄汰滾精徵事則得失具存辨
人則忠佞如見至于上關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雌黃
尤深致意蓋微獨皂囊封事當奉爲準繩即以備黼
座之箴規勒千秋之鑑戒無所不可說者以其體雖
主于記言而其義實兼乎記事殆不虛也今堂廉日
隔造膝稀聞所藉以效忠抒誠匡維補救惟章疏一
事而奏牘滋煩抒格滋甚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於
前代者　明主可與忠言蓋臣所宜畢慮劉朱二先
生之惓惓而刻茲編也得無意乎余故因命叙而及
之雖然吾有感于先生之旨叙也宇宙棋局也奏議
譜也今旁觀者見有善着而苦于當局之易逝當局
者見有成着而苦于旁觀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
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夫唐先
生蓋精于譜者而用尚未究今二先生皆國手行究
其用矣其能善用譜也能毋與旁觀者兩相苦也余
不佞請以茲編爲息壤焉

董職方備兵衡永序

國家吏治綜自郡邑而監以按察使者其職於察吏詰姦平賦斷獄諸疆場之務無所不舉而其重在治兵其居是官內則臺諫郎曹外則郡守皆可積資而待遷顧自內徃者於郡國之事多有所不習外者習矣而封域之異勢民俗之異宜阨塞要害之異地非甚練而周於務者不能得其竅會故監司之職日以隳而兵政日以廢奸益萌生毋惑也宇內皆然而楚爲要楚地廣袤甲於他區崇山大澤侵雲稽天盜賊姦宄羣逞而橫發緩則利楚以爲府急則匿楚以爲

藪環楚之封疆分部者八乃零陵衡陽直其西南以綰轂百粤而襟帶全荆最重地也合二要郡而監以一使者得其人爲難歷下董公擢自職方郎以徃職方氏在周官則大司馬之屬　明興雖建官準周而其名稱多所更定獨職方無改焉六典所載王九畿之藉辨其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要害使同貫利　明仍其業而益以練士覈戎選舉推擇諸法蓋大司馬之政職方舉其十九故爲職方者其於郡國之事封域民俗險阨要害宜無所不習其出而治兵則故業也董公爲職方雖未久然久於其曹前後大司馬推曹郎賢無不先公公爲中州李官有聲其在曹復留心四方之故於吏治兵政尤所練習年來方隅多事東西受兵徐淮之間受水充豫閩越頻仍受祲楚稍寧矣世所急楚者謂何毋亦以他所患苦皆可循形測委猶爲易辨而楚之虞或虞在稍寧而瑕釁潛伏卒發而莫禦也公平居而按職方之藉蓋必有蚤計焉方周之盛幅員盡於江漢篳路藍縷之所啟猶裔壤也然而職方叙列九州首楊次荆中原諸州莫之先焉丹銀齒革之利荆獨擅之眞用武之國矣表其鎮則衡山夫非公之部歟日者王爵請

委公以盧龍　上竟留公而置公於楚固謂盧龍近
輦轂下緩急可旦夕備衡永介在楚粤非才且習如
職方大夫不可公往矣浮江漢而臨衡湘其封疆政
俗施爲所宜先後與向所按職方圖心畫而早計者
宜必有合於以部署兩郡舉監司之職直緒餘耳公
在楚而楚重楚重而南服晏如則　天子之善用公
也其猶有周官之意歟公先是有南宮之役比行而
所舉士曹君輩乞余言爲贈余故未習公然雅向慕
之而曹君又余戚不敢辭顧余監儒耳不習兵闇於
爲吏其奚能有言第聞公喜文學所舉皆知名士益
豫魯氏性然也夫楚自倚相靈均以來彬彬多才今
益烈矣公折衝籌策之暇得毋取其餘而潤色之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送膳部汝川劉大夫守葦昌序

南中諸曹皆簡而禮曹尤閒寥無事庶幾吏隱爲郎者多雍容脩雅以名行相飭勵蓋儀表之地重在人而不在官重在官之外而不在官之内故雖稱閒曹而非他曹之望郎及郡邑之高等者不得爲此官汝川劉君李三輔江右皆有聲入爲南兵曹旋晉禮曹屬余濫貳秩宗修同署之歡見君清眞簡素望而知其有拔俗之韻也與之談署中先後建置或闌入國體時事所緩急輒詳晰中機竅心甚重之主爵者知君賢欲委君以觀察于楚于蜀于浙皆大藩也績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而三格最後乃拜鞏昌守之　命留都薦紳先生或以君舍觀察而守舍楚蜀與浙而邊郡夫守猶秩高也邊郡之謂何殊爲君不滿徐而按鞏昌之輿圖考其形勝疆域則知是郡保介河山爲秦蜀門戶其在漢唐宋之中葉則羌胡之所隔絕吐番之所窺伺而僞夏之所出入而蹂躪焉者也　國朝威德暢洽西戎隴上諸郡比于中邦自嘉靖之季青海始爲虜巢蠶食諸酋而西陲大困矣故夫較列郡于今日重在邊不在内内郡主輿咻蘇息廉循者辦之矣邊郡建威銷萌内綏外捍非文武互用未易肩也在昔郡守著者如馬伏波虞詡龐稚圭數公皆褒然以功名重伏波與詡所當者羌戎小種寇鈔自給耳稚圭時元昊差強然其地不過一大郡非可與今虜論強弱也而前代太守名雖治民天子之銅虎玉麟常不吝委柄以屬之其權重而其力易展今之守簿書錢穀而外一切不得問即使數公而在不能越縄墨而自見其奇矣論地則急于往日度勢則難于前人此非劉君誰可使者君往矣簿書錢穀之勾稽非余所望即嘆咻蘇息君饒爲之無俟余言惟是封疆之事建威銷萌内綏外捍使秦隴河渭間隱然一長城之重

則君平日才譖藉而未盡露者行畢見于此當不以
難而自委也　天子神聖加意邊事今之守將爲他
日之監司開府君能易其所難則必不難其所易伏
波封侯詡至三公稚圭拜相皆由茲地起君能無意
乎哉君行署中宜有言湯君李君輩請于余遂擬拾
以贈君意未已則告之曰朱園紫水不乏名俊昔龐
守修式閭之敬而任卿薦伏戶之隱夫其所爲清也
孝強宗也而要之開門恤孤也猶之乎循吏事也而
流涓聚壤以成高澤五馬所指必有聞風而答響者
固無庸余言矣

六家詩名物疏叙

學者尊六籍尚矣易書禮樂春秋於教各有所屬而
詩獨道性情性情者虛物也不觸不形不寄不章舉
洪纖高下升沉聚散飛潛動植百千萬狀皆能觸吾
之性情則皆性情所爲寄也夫性情之變不可勝窮
則其所爲寄者亦不可勝窮故凡稱名物者莫詳于
詩夫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
也殷雷燁電三星七襄之類則概乎天江淮河海川
原陵谷之類則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器數之類則
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于詩者乎詩之途三

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于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耦棠棣之兄弟蒹葭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鴟鴞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辨其物而強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漢人言詩則齊魯毛韓與康成五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有內外傳而內傳亦亡獨毛鄭尚存歐陽公猶以其說不止于箋傳而後世失焉自六代而後說詩者無慮百十家今學士經生多不能舉其名至併考亭先生之傳註巍然昭揭于學宮者而弁髦視之問以故實張目而不能對蓋治經者鹵莽之弊至于如此而山人墨客以騷雅自命與薦紳士大夫之稱詩者則又僅僅西漢而下至于李唐其稱西漢則又僅僅十九首與秋風大風之歌蘇李之別栢梁之屬和而已其于三百篇之宏辭奧指何濶略也海虞馮生肆力是經掇其名物詳爲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與夫纖緯醫卜天文曆數諸書無不蒐列連類廣肆窮變極幽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

帝倍之信四始之大觀而萬品之鉅乘也書成以示余問序焉余非深于詩者然常苦于讀詩之難以爲古者列國之所陳太史之所采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習尚之互異彼此文人學士之產于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微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而況欲求其精神之微與性情之所寄其可得哉馮生此編出如五都之肆百貨畢陳觀者瞭然心目固不待方朔之多識茂先之博物而已足逖覽旁搜斟酌于不竭之淵而游衍于無窮之藪矣是大有功于詩教者也今經學衰微談空說幻之徒文以名物爲障欲一舉而盡捐之以自文其寡陋六籍皆然不獨于詩也沒泛不切其害且與秦火同烈夫惟司世道者稍倣漢人橫經策事之意宏開虎觀集四方名儒互相問難分曹奪席務見所長使博雅君子得表于世而不爲浮誕者所絀或亦表章之一助乎吾請以茲編爲之嚆矢矣

右司馬理軒臧先生六年奏績序

留都諸曹司馬爲最重以六軍萬姓筦鑰寄焉異時者以　列聖之神靈豐鎬之區晏然恬謐茅蓴不萌項來水旱頻仍公私困竭常恐卒然有萑苻之警而戎備單弱、士卒之脆者、既不勝戈其稍黠健者復驕不可使廩廩爲根本虞矣臧公自田間來參留政其始至則蔚州郝公爲大司馬郝公故賢者得公而益強不踰歲失郝公大司馬虛席幾三載公實行其事諸將吏承公下風靡不肅然無敢以積習自偷聞公奮厲以稱公意士卒之脆指麾則又靡不灑然求自奮厲以稱公意士卒之脆

不勝戈者若轉而精其騎不可使者若頻首搏心而願就筆策之下於是蜀都之氣象一新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咸恃公以爲重曰何不使公爲真大司馬也中貴人以上供日請事司馬門自歲額而外公一切裁不與歲所省郵傳無算　上詔發藏錢給河臣治畚鍤公疏爭之此陪京鉄積寸累備緩急耳何可糜之他役　上感其意爲損五萬金嘗一攝事度支凡帛片楮凌雜刀布與內府交關者咸犁然條畫著爲絜令毋使潰漏於是城社之輩無不憚公而諸爲社稷計者日望公柄用曰何不即返公巖廊之上也今歲公以三品當再考南中之卿大夫自太宰曾公而下羣議留公曰公在而蜀都重即巖廊可少須也將疏請諸朝公力辭謝曰述職臣禮何可廢也單車就道去公之屬職方大夫張君輩乞言於余余惟人臣之道之當紛紜糾鏘取辦目前程功而課効則思才臣及害羸蠢崇人情愜駭坐鎮而銷蘙則思重臣重臣者其慮深其氣和其丰神凝整其有所作爲使人折服而無後言蓋穆然若不見木而才者不能至焉汲長孺之寢謀也謝安石之折逆也裴中令之繫安危也皆所謂重臣也當明　武皇帝時羣凶啟燄

挾翠華以躡南服幾旬岌大司馬喬公謹守筦鑰
橫折其奸三山二水得安其流峙而　陵寢不至於
震驚以喬公重耳公在事而留都之氣象一新將吏
士卒奉公之教令無敢越軼城社之輩無不俾公即
征榷之貂璫怙寵靈以縱橫南土者亦若有所避畏
而不敢大肆其奸利此其重豈減於喬公哉公故郎
吏部尹京兆鎮撫兩河皆以任職著稱在兩河日忽
請急去居山中數載乃　召起今官每與余言常不
能忘山中蓋清眞簡質恬於聲利其素所操履然也
公今至　闕下　天子念南國而使公正大司馬之
席以來鎮於茲則喬公之業也不然而從廷臣議留
公佐銓以次任統均登三事即安石中令公僥爲之
又奚但如長孺之稱社稷臣而不宛其用哉余不佞
與公同試文昌其視公不啻如鴻毛之視九鼎幸公
之能爲國重而願重公者之日隆無已也蓋晏平仲
有言近臣不重遠臣輕之公今雖重猶遠臣耳其爲
近臣也其使遠臣愈重公也在此行矣在此行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峰趙先生文豪序

今之文章古之言辭也古之人因心爲言之而雅馴成章則曰文故曰文以足言文即言也古人以言爲文今人乃以文爲文以言爲文故有而後言以文爲文即無而強言無而強言愈文而人愈不可知矣夫出師陳情忠孝之言五柳先生高潔之言逍遥樂志達生之言九歌五噫憂世之言可知也今之文人累千萬言茫然忽然猶河漢而無極焉言之難知非徒病言且病文矣非徒病文且病人矣四明趙目峰先生者吾師

心堂先生之尊人也生平未嘗以文名其遺草若干
首皆攄胸中所有因心爲言言之而雅馴成章者先
生早歲孤貧事母太夫人至孝爲諸生屢試屢冠乃
竟不第以明經教授皖城隨解組去優游林壑久之
吾師登朝以直諫補外大節凜然先生猶時貽書勗
以臣子大誼眞切懇至蓋眞有孔明令伯元亮諸君
子遺風今先生往矣試讀其言有不知其爲忠孝人
耶高潔人耶達生憂世人耶自秦漢以來文人豈少
遺言具在使人讀之而想見其人如親覩其行事接
其狀貌並其肝膽肺腸歷歷可指自數君子外更復
爲誰近代操觚之士莫不嗲口自號登壇試以先生
文與之絜長短千字句較得失于形聲吾誠未知孰
勝若遲之千百歲後而行事狀貌肝膽肺腸與其言
而俱在如數君子云者其孰能及先生哉曹子桓有
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
夫文章何能無窮文章而言忠言孝言其所有讀其
言想見其人乃無窮也彼子桓之徒嵗心刻腎妄希
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亦云愚矣蓋穆叔三不朽首德
次功下乃及言先生庶幾兼之獨于功若未盡究而
吾師敭歷中外咸有勳勞勒鼎銘鍾赫奕未艾先生

之躬矗于德與言而詘于功先生之功詘于躬而矗于子子得全全昌又非文人可望萬一然則後世之知先生固不在言而先生之言亦不必與文人論工拙故曰美玉不雕美言不文非不文非不雕也有貴于雕者也非不文也有貴于文者也有貴于文所以不朽所以爲先生知先生者知其貴于文可也

留臺疏稾叙

不佞高自爲孝廉時謁雲源林先生于留臺先生蒼然長者也縉紳大夫稱與先生遊如登春臺而酌醪醪陶然飲其和矣而先生固外寬內嚴臨大事無所假借以論東南災宜賑失江陵相國歡相國奪情公卿各疏留南臺獨否相國知此林御史意御史少我耶大有意督過先生而先生聲名日起江淮吳會之間其人士旌倪無不知有直指林公輶車所蒞環聚而雍呼南中諸習視先生爲重輕相國無以中然猶時從中調　嚴旨譴先生屬其時三吳苦受水耕稼

失業議者謂非先生不能治乃舉先生任其事先生日夕焦勞諏度籌惟審其緩急次第宏闊宜瀆以漸斜工諸所施爲悉中窾會更數載而後吳民即安得從事於南畝漕輓灌輸以供六軍庶府之用者相望于道而不稱困蓋自是 朝廷始無東南之憂屢詔銓部毋忘御史賢勞然且積八載而晉尚 璽大夫而相國已沒忘者顧謂先生附相國以有茲遷媒蘗而奪其官海內之知先生者咸以爲冤而先生不自冤也居里中徜徉閒適交遊朋好招歡無虛日絕不談其爲御史時事顧獨出所條上便宜及時政諸疏

梓之曰微臣非敢自功以毋忘 明主之澤耳諸君子先生疏者輒嘆息以爲當相國之世有御史若先生而乃以相國敗哉先生第唯唯身既隱矣毀譽何爲故其志愈堂而其爲長者愈甚居恒謬好不佞引與爲歡令綴數言于封事之末不佞竊惟謨訓而後其善于數暢事情切劇人主亦代有其人然猶徒感激于興衰之故而講求其得失之原非必身言之而身任之獨三表五餌欲親見諸行而識者已謂其疎先生宅疏無論其大者乃在治水固 主上所以責先生者先生之疏具在事事施行言底績設令單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效而　廟堂之上且得執咎而繩其遠不亦甚重而至難畫哉昔馬臻西門豹召翁卿諸人導水興利皆止於一方世世頌之先生功成而半天下財賦之區易昏墊爲膏腴軍國無乏之供而閭閻有陳積三江震澤安流無恙誰之伐也勞之不圖而反爲讒府此賈傅所以痛哭于長沙而宗臣學士因之憤惋以沒世也今兗豫青楊馮夷肆虐國家歲費水衡錢巨萬而糜爛莫收當事者日苦乏人乃令先生自放于閒寂之鄉無所畢其奇即負薪沉璧何爲哉余盖讀先生疏而重有感于時事且慨夫世之人不覈情實尚張黨附之囚使勞臣達士一被其名無以自解失國家所以愛護人才之意爲之太息豈以余言爲足暴先生且固非先生指也

送京營張遊擊參戎海上序

國家之倚重於文武吏內外等耳文吏賦政於外列在藩服操斷剸割得以自如其棲重而其體尊非若轂下諸曹蹙蹙躓馳逐車塵馬足間然而人情恒不樂乎其外武吏入備爪牙奉一人靈寵以奉秋耀武於國門建而不施橐而不馳非有封疆之虞卒然一旦捐軀蹈湯火之苦然而人情恒不樂乎其內其不樂乎外者大槩以簿領之困也期會之煩也涉履之多虞也不勝陰陽患焉而不樂乎內者則見若優游閑廢俛仰纖趨旌門如淵司馬門如天投袂企足冀得

一旅之衆一隅之寄登壇而自爲政蓋内外輕重之勢積久而失其初故此之或以爲趨而彼之或以爲避患釀於偏枯而漸成乎跲戾迹今郡國之政日以刓敝而京師六軍諸衛天子所以居重馭輕維護根本者乃反馴致耗弱旦夕緩急至不能軍是不亦可扼擊嘆哉余嘗兩病之而私憂之其在介胄尤甚時以語吾鄉張君張君將種也先世嘗有功勞至君益大自浙閩入佐京營朝夕拮据練士討伍以贊其大帥無有困拂不樂就之意余以此重張君久之張君亦言諸材官彀士徒取空名無裨實效即日事教練

金鼓之聲闐如若角紙拔河翹木杠鐵爲戲而已甲宜豪傑之士不欲縶縻於此未幾張君亦去爲參戎建牙海上其分部當閩浙之交内倚崇山外連巨浸最重地也往國家廣惟虜爲虞今虜氣稍折虞在倭矣計倭所出没便利常在東南左擣浙而右逐閩嘉靖之季已事可徵也有如蠢茲鱗介帆舉颿馳以逆吾干撥則張君所部不得晏然而無事明矣

高皇帝既定天下威靈震被海外諸夷奉命貢琛絡繹於道路國史至不勝書獨倭陸梁絕不與通度其勢固非方寸之印尺一之詔所得長羈縻也選將教

士要害之爲防是爲完策張君當人所不樂居之地猶勤力乃爾況建節旄衛鄉里意氣發舒必大有所展豎南服干城在此行矣今專閫之寄而皆若而人安事與夷媾哉郡中諸君子於張君之去不能舍然命余爲之辭余視張君奇士非有所擇於內外之際然聞君有母春秋高受事之朝諸褊裨吏士且望和門奉巵酒助君爲太夫人壽君樂乎哉君橐鞬而入里門治兵於疆娛親於室吾儕文吏不敢望焉得無瞿然思曰此　明主之賜報稱謂何則余之所以望君蓋愈厚也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臣某奉　命從臣某校士南畿既竣役臣宜有言訓士臣不佞歷覽近世主司訓士之辭一何詳也總其大凡惟士習文體詭靡是憂臣惟文章之害如春秋戰國諸家本淺也而其言深本謫也而其言正本闇汩也而其言章苟卿有云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以扣之莫得其端循之靡覩其趣惑世誣民斯之謂詭矣今之士雖芽靡波流然亦何至盡奇心衺行如世所詬訾第據其紙上之言固已擬之曰此怪也此僻也此叉非端士也夫士所重先資耳羔鴈方將業

使人動色相戒不敢信士士何能爲詭詐而必以詭
虞士臣竊謂過顧臣有疑焉往者士雖負博雅聲猶
俯心揖志惟長老先生之是遵今新學小生試與之
引繩墨稱說先民則必反唇相稽夫夫腐儒耳是古
而非今夫文章一道今古一轍愚智共趨無他謬巧
也今上與下相非新與故相悖少年與先輩相持安
所諫厲而鎔迄若是臣不知其解也虞周之盛也道
德曰一風俗曰同其效至于比屋可封赴赴武夫可
腹心公侯豈有他術一則同同則上下不隔大順之
徵極治之象也　國家一德同風紹隆三五學宮所

載　功令所頒顓若畫一不爲百家殊塗惑士觀聽
士第修之家合志同方效之官協恭同力毋伐功能
毋生畛域毋非薄先民蕩蕩平平而天下治矣今
成憲具存　神靈如故而褒衣緩帶矩步方領之徒
先蔑棄不遵　申令不能威官刑不能儆安所操衙
而恣睢若是臣不知其解也蓋周道衰游談作漢業
微清言兢諸踦駁之風矯虔之習不宜見于　聖明
之世故臣所爲懼不獨文章怪誕與經術背馳誠念
國家憂章閔壅不行于士尚爾吏何以不舞文民何
以不遷業官何以不易方俗何以不流失　祖宗本

養士以風導齊民綱紀萬彙而反樹梗也是士雖不能詭乃其害爾甚于詭故臣今所錄士雖奇正並存瑕瑜互見要以其言非儒先所誦法　科條明著與當世共習者皆棄弗收即士或以臣爲腐儒是古非今臣誠甘之始臣爲諸生時屬士方驚奇亦未免有翹然自喜之心今通籍十五年見天下事徑路愈多則愈爭門戶愈分則愈雜議論愈新則愈淆昔人貴無名之樸誠爲有見故願與諸士除煩刻異使道德風俗翕然大同還　國初之盛主司亦無庸操不美之名持不肖之心以兢兢慮士臣茲幸矣臣聞之言之信者存乎區蓋之間臣區蓋之言也士或者信臣如謂士離與洩而耀　休明實惟此時主者宜陳誼敎忠以相規益則有司之籍具在士褒如尧耳臣何贅焉

畢封君偕配孫孺人六十賛壽序

造物之於人嗇矣才則畸於德伸於德則詘於祉前盛者後或替始顯者耦必湮才士多厄脩士多毀通士多疵丈夫尚然況在閨閣一身尚然況在伉儷自古及今未有能都其全者迺若新安之畢封公孫夫人者蓋可異焉封公佳公子也好學工文善聲詩其詩自三百篇至漢魏之唐無所不綜而獨厭爲新聲一切屏去之既屢困博士業則北游燕市盡交其賢豪久之以太學謁官得武寧簿武寧公尊人太守公所臨地也公殊忘其屈以單車之官潔廉愛

利大得民和未幾授牒乞歸部使者強留之不能得
乃禮而遣之公歸則益脩故業結社談詩意所投合
即累日不倦不則杜門謝避終不得一面閘以內則
孫夫人若嚴賓矣孫夫人好學工文善聲詩皆與公
高其泛濫宏博至陰陽律曆絲竹丹青臨池諸技無
不精絕而纖儉孝敬得舅姑歡姑病至刲股以代藥
姑愈則視之曰新婦類我蓋謂壽且多男也時夫人
尚未子其後遂同側室舉七子夫人出者三長則中
翰君名進士也仲季彬彬文學韜鈐咸世其家矣新
安人言吾郡以什一著聲作者稍遜頃汪司馬著作

登壇至有韻之文猶來湍志封公[illegible]新田取[illegible]
魏繼鑾盛唐淑媛媲休相與唱和德甫勿安猶將遁
席抑何奇也近世仕者竭蹶不休下至行賈白首仳
離慇懃攘攘矜於名利封公脫屣一官娛游一室門
無雜賓閫無交謫海內之望新都如鹿門如梁孟子
姓蕃滋不啻過之又何言也往封君治別業則靈芝
並耦爲瑞而夫人設帨之辰與大士同蓋白娠及誕
大士再示徵焉天作之合神告之符如珪儷璋並祥
比兆又何奇也方封公早年舉子稍遲夫人孜孜置
副自貳而畢之宗人有客殞者封公贍恤其父宗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夢有雙珠入掌之語寶桂王槐食報如響又何奇也新安山水與深名淑不少乃賢而多奇無如畢氏斯之夫婦殆異人也歲在辛丑封君與夫人先後登耆中翰君將奉　璽書稱觴膝下其門下士陳君輩乞言于不佞不佞聞之言壽者必本于天天之于人有共嗇亦有獨豐非有共嗇則其精竭無以供物之求取非有獨豐則其精閟無以顯物之栽培譬之水焉不注塹坎而注江河不注江河而注大海造物何心其勢然也封公夫人才則千秋行則兩美嗣則象賢寵則　綸褒娛則班斕歡則詩酒蒼髮明眸逍遙塵外翛然其若仙翩乎其若鳳皇相將而覽德也於生人之倫千萬而不一覩非天所獨豐何以有此其於壽也若取水於滄溟愈挹而愈不竭孰能窮其紀乎蓋夫人之生既自西土故晛好持誦楞嚴諸經至爲之註偈而封君蕭然聲利生平結撰如烟坪耕讀諸詩皆超離語度其前身蓋亦維摩居士之流非塵世中人彼且芥六合蹙蓬壺消息盈虛猶曰暮耳余戈戈之言烏足以壽封公夫人者以封公夫人可也

李將軍五十序

今天下稱將材至乏矣世遂乏將材乎武科之登進
世胄之推擇既不足以得士而天下之豪傑束于是
兩途駢肩纍足不得效尺寸之用論將者亦以此自
束思收其用于跅弛非常之士倉皇紛遽之秋而不
可得蓋兩難之而兩嘆之故居今之世而欲需將材
以備緩急非大破恒調而廣甄羅其勢未可也余求
其人而得安溪李將軍之父兄當嘉靖季提兵
與倭角數戰數勝而卒死之將軍以將家子父兄死
事故用代起行間居吳粤皆有大功勞當世官而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踽踽凡一起居不入司馬門竟報罷而閩當事者辟治兵東城將軍居東城幾十載而士無不宿飽者無敢譁于伍而騰于市者無有空籍受餉與脫疲不任戰聞金鼓之聲而駭者當事者有緩急輒倚辦將軍即前者山箐之嘯聚邇日海上之傳言皆召將軍前使畫計而將軍談閩事夷情無不中窾會鑒鑒可見施行則相與才將軍然竟格于例不能究將軍之用將軍徒以其餘試之於騎射孟酒日與士卒習技擊射楊貫蝨爲樂而已余數從將軍遊習知其才武可當建鉞登壇之寄而力不足以推轂將軍即言之而人不盡信也則私嘆以爲今世何嘗乏才才而不必遇遇而又困于格故之也在漢李將軍號稱飛將當建武之世而不封矣千古爲之發憤隴西家世豪宗將軍豈其苗裔耶其善騎射敢戰大相類而持重深謀過之弱冠受事至于今而猶白衣治兵嘗思奮不顧身揚父兄之烈而無能售其奇世人嘆息李將軍當將軍之身而幾失之徒矻矻求將何益哉蓋余平居所私論將軍者如此將軍聞余言輒遜謝某不佞敢有非常之覬獨念今閫外之事操士寬而操將急急則失權寬則養驕以養驕之兵而馭以失權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始已故昔之將虞敵而今之將虞士以虞士之心
而當虞敵之會是愈始已將而始即舍格用之無爲
也夫以格之內限之而以格之外操之將兩困矣而
操之困甚也余甚太息其指而會將軍部士與東城
之武胄及吾上士民咸以將軍有保障功欲及其誕
日奉觴轅門爲壽而屬辭于余余問將軍年且五十
餘人壽幾何今疆埸多事而不及壯盛之年推之壇
坫之上假之專權使展布其生平迨其精力既衰壯
志消磨之時而欲用之則已晚矣故余視將軍欲其
堅牙厲齒強虜殄滅飲血決性命于呼吸以流血名
金石如捐智囊若綱鑑壽考長生又視麾
旄兒女子言則余淺之乎待將軍矣將軍有子能文
章使從余遊彼其身與文兄皆以武興而欲其子用
儒顯深乎思矣夫廣之以武田也陵敢之
也將軍蓋扼腕而豫計之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順天武舉錄後序

歲甲午順天舉武士少司馬李公實綱紀之先生效用其
有錄錄自公始既成則請其次實督教士士
此日矣次宜有言簡末某經生守章句緒事備員極
屬以韜鈐教士未有當也其安所敢辭其間嘗之稱
士率以生王國爲重豈非以身居棨轂下涵釀化而
被休烈爲邇國首哉今三軸賢書士者輒稱引豐鎬
夫豐鎬之產其薪蕘而用之非獨文士重也兎罝之
武夫與奔走禦侮之盡臣視奉璋髦士無遜伐焉蓋
文武互用而京師之觀千四方非一日矣　國家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歲一舉士南宮之對與司馬門之待命輻輳並進然而兩都制額列藩莫敢望穆乎有思皇之思焉爾都人士繩以明經帖括授三寸之管以與海內周旋或不無前邯若至較騎射論方略角技程能于百步之內轉盼之頃則四方士竟當謝弗如夫幽燕之慷慨沉雄便于技擊輕戰鬬而習武固其俗尚然也　列聖涵育戎秩修明　鞅鞳珥琫春秋戒事以儆于不虞亦惟爾諸士實耳目焉由斯以譚奔走禦侮以孱執周禎宜莫如諸士顧恬熙日久兵革稀聞沉雄慷慨之氣漸耗于偷窳而稍抑于繩墨即爾曹平居亦自矜文而詘武今東西多事夷虜交訌縣金市駿此復其時幽遐輿濮尚思效尺寸以佐行間況爾諸士生用武之鄉夙震耀于　威靈者哉其乘時履會發憤其所爲雄紓　宵旰之慮宜復何如夫物急則重緩則輕勢實使然當四封曼如士大夫方脩飾組豆高議雍容而欲以材官驟張之流與之狎盟而絜柄此亦必不得之數已故夫烽舉燧燔羽檄交馳此天所以開豪傑也漁陽上谷之間自漢而後困于鮮卑割于藩鎮染于羯羶至　元詘而始還之中華車書會同爲輿壤神皐故　國家之功德被于寰區而于

燕尤大視豐鎬之澤不啻過之高漸離田光先生一
感知已不難以其身殉燕士居今而不思請纓破浪
爲海内先驅今介胄伸眉報　累朝之恩非豪傑也
姑毋論周士其何以有辭于爾鄉之節俠乎如是則
武士日輕何幾能重士今舉矣騎射方略已褒然見
收矣自茲而授鉞登壇專國家之急而無恤其私流
勳名于疆場微獨舉士者榮施夫亦謂茲士也某實
樹焉其何幸如之兎罝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書述文武亦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夫惟不二
心而後可以爲腹心不然則推心置之而自離之輸
誠寄之而自負之某不佞不能使冀北之良爲中林
之選夫寧士輕將並樹士者見薄懼茲甚矣故承李
公命而爲之稱引都人士之重與士之所宜乘時報
國而成其重者以相勸勉若夫經武之籌戡定之略
則諸士籍中已纚纚言之某何容贅焉

陳母林太夫人八十序

今年季秋之十六日則大司馬文峰先生元配林太夫人設帨之辰也而是歲太夫人屬登八十郡縉紳先生及諸與大司馬有連者咸欲觴而前觴宜祝且頌以屬小子小子高遜謝不敢當已而思之芘樹者知根飲水者知源小子雖不敏其飲于吾師而芘焉久矣本本原原安敢辭昔在詩書紀載女德代不乏人若冀妻樂妻之賢于妻也叔母穆母之賢于母也豈不聲施然或行由耦章而繼承岡訓或徽因嗣顯而伉儷無徽慈儀內則卒鮮兼稱令妻壽母非一人

之烈蓋自昔難矣太夫人自食貧而相司馬公于儒
攻苦辛勤以至從宦四方治壺以內惟謹司馬之惠
澤勛名銘祀于三吳楚粤間屹然爲國重臣天下固
賢司馬而尤莫不賢司馬之有夫人司馬既貴而太
夫人毋改故操攻苦辛勤益甚其教吾師及伯季凜
然法誡斬無忝于宗祊即吾師昆弟朝于嚴而夕于
慈也罔不祗若今伯文學季任子翩翩奮矣吾師紹
明而光大之守西樞幾十年先後爲司馬郎潔廉幹
濟無能先師者師自楚藩歸天下固以爲用之未究
厥施企踵幾望其復出而尤莫不知師之有賢毋得
日夕娛侍爲快師既歸而再逾年而失大司馬公太夫
人春秋高猶躬視家事蚤起晏休率先諸子婦荊布
澹如望之者不知其爲太夫人諸子跪請稍自媮太
夫人不爲輟也梳櫛之暇輒庭諸孫而詔之汝曹勉
旃爲象賢之伊乎爲似祖之召乎慎毋忘吾言今且
舉于鄉聲于庠矣本之遵太夫人教也計太夫人之
所培植灌溉澤蔭且百世慈儀內則兼總其躬耄耋
匪懈天下莫不聞即世望太夫人祥于九苞之儀于
仞之覽而其聆太夫人之徽音洋洋乎若咸韶之奏
條貫無遺矣今宇內世家陳氏爲著藻蘋錡釜亦既

相繩太夫人以內行爲之祭酒稱觴之日少長彬彬迭起爲壽文學藩伯彩袖連翩吳錦江魚來自臼下孝廉諸生復曹進而奉大母歡副珈褕翟白髮相輝即無論內行該閎乃其完祉倫休極人倫之盛詩書以來未之有也吾聞之矣得天者愉得人者恬恬愉無傷箕乃以長太夫人起自布衣爲名宗婦躬三世貴盛何所不愉身承畏命秩視上卿而儉樸自將履盛是戒何所不恬彼其于天人葬矣恒言壽之云也爲守爲受爲酬彼且守之以恬受之以愉守之以人酬之以天即自此而太齊而八百春秋太夫人安坐享耳小子不佞不能奏鼓鼙之雅撰秘宮之篇頌女士而祝岡陵以助太夫人懽請執此以爰諸他日于是酌者進余言太夫人愀然老婦起居無恙幸而辱命司馬之謂何小子敬進天地之德坤厚代終列仙傳載東公西母乃言壽者率艷稱西崑東生而西成倘亦自然之數司馬所以先太夫人也太夫人今且益利柔順之貞行乎無疆以北堂爲瑤池逍遙憩息天子行召吾師　手詔問太夫人安否脩宋太宗於張晉國故事不益爲鄉邦之盛而寵靈于大司馬者遠哉太夫人母讓夫壽太夫人乃權輿于今日矣于

是太夫人歡而酌者書余言張之筵次

少司馬幼溪陳公七十壽序

少司馬陳公者嘉隆以來賢卿大夫也公始爲御史有聲輶車所至無不想望丰采其所論糺多權有九余以童子從先大夫遊太學業聞都下人稱說陳公侃侃恢恢他日爲國家任事必茲人哉其後公日益貴佐棘寺貳內臺建節秦楚旋柄用矣屬忌者中公以江陵相國爲辭公遂得謝歸公歸而築室武夷九曲之間黃寇野服講學著書時返棹三山徘徊釣龍江上蕭然忘其身之爲大貴人也自公去而余始通籍十五六年來時事之變更世途之錯迕循環無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紛若糾纏而公優游葆真超然於是非得喪之外世亦若不知有公間或有緩急戎馬倥傯徨四顧無所委辦諸薦紳則窈窈相語是安得起陳司馬而用之然竟無能張膽明目推轂公而授之柄日坐視國事之敗壞而不救也豈不大可惋嘆哉近世議者率快心于江陵不知當江陵在事權無旁落令無反汗宮府無隔閡浮淫者不得遂而才者得自見　主上雖神聖然冲齡嗣服十餘年間海内得晏然無事誰之力也以今視昔竟何如哉公居恒於江陵踽踽如也大璫保方用事公不憚惠文殫治之豈有所脂韋其間即江陵推重公自爲國急才耳于公何與引繩批根之徒妄意公開府其鄉或不能無還往輕相置喙一何未察公之槩也世之負才見抑者往往牢落感憤自鳴其不平而大臣去國率未免係戀于功名不則憂讒畏譏若不能安其身公意氣恬然絕口不言當日事杖屨行吟逍遥物外時自詫客丹山碧水供吾遊屐　明主賜也盖不佞觀年來名公鉅卿處進退之際無芥蒂於胸中未有及公者公今學問益邃見解益深其所論著粹然一出於正六經之外旁及陰符諸家抉秘搜玄太闡宗旨即素以道學禪理

名者尚未能窺公之藩籬公之所蓄寧有量哉彼徒
以才譚勛伐窺公者猶淺之乎覩也今歲公登七十
某月某日其誕辰也郡縉紳先生將稱一觴爲祝余
小子在都門無能與獻酬之列欲申一言顧惟世之
善祝者箕疇五之華封三之公皆備焉小子不佞安
所置辭第有感於時事之陵遲與任事之非其人使
公在衷猶田間不得爲縣官東櫜倭北郤虜畢未竟
之烈而其知公者或秘不肯言或言之而未必聽深
稔于衷是以述而論之佐公一噱若夫稱壽則公雖
祈年其強力甚于少壯時期頤大齊不足爲公道幔
亭有仙人焉公與遊而問之

儀制大夫斗嵓汪君擢守眞定叙

汪君自蘭溪令來爲南兵曹善于其職移南儀曹儀曹事視兵曹十不能一而汪君振刷爬搔不遺餘力其或人之所避而不敢爲所因循而不欲爲汪君皆力任之宗伯之屬四自儀曹外客曹膳曹無可事事而祠曹典黃冠緇流名山勝刹布滿近畿稍煩雜矣當　高皇帝時諸香火道場皆予田供祀事載在令甲稽自秩宗守而無失其後侵陵于勢家湮沒于豪佃僅存空名在事者莫之問也自祠曹葛君來始盡爲勾覈而汪君與其僚佐之綵紛肘掣未易爲力然

竟以宴如人固以此難葛君而葛君乃得汪君而強
汪君居儀曹再歲餘曹事大餙其大意主于明舊章
嚴限制重編維伸職守至孜孜汲汲爲署中規便利
遺來者精心畢計秩然有叙蓋汪君之功於茲曹甚
大非僅僅以居官奉職稱也余近以留銓攝曹事得
與汪君周旋時汪君以久次當出爲二千石主爵者
才君始擬究繼擬眞定究與眞定皆大郡而眞定列
在三輔所轄州縣三十餘皆當燕趙之郊雄于河朔
名曰郡綴然一藩服視究尤重　天子乃使君守眞
定聞命之日士大夫相語以爲宜君且行謁余請所

以守者余惟吏治之弊久矣怯者畏事巧者避事因
循苟且幸滿歲月遷去如是而已以汪君之才　天
子挈近畿三十餘州縣之民而畀君其不欲君之恬
然無事滿歲月遷去明矣始君在蘭溪強力振作下
至郵傳猥冗之事皆攝而行之其所規畫至今爲蘭
溪利在兵曹儀曹復能舉其職至于寂寥閒署猶且
精心畢計規便利以遺來者況分銅虎之符朱旛皂
蓋南面數十城而朝其長吏舉百萬之生靈在其掌
握其爲發舒建竪當何如哉又豈復有所避而不敢
爲因循而不欲爲也然則君之爲郎猶之爲令其爲

守亦猶之爲郎耳君所部有滹沱河頗爲郡害余嘗念國家仰給東南而北方地力多所未盡宜講求以備緩急嘗欲具疏言之君語余水能爲害亦能爲利引滹沱以溉田是興利避害之策但恐湏歲月遷去不能竟夫以君之才慨然規此使得從容以觀其成固千載之一時也君勉之矣君曰某典在一方敢忘服稱顧爲守與令不同令有所欲爲得自致之民者也守待令而致之民者也夫真定之爲令者三十餘其能盡如吾意哉吾非畏事避事直恐奉行不善而反多事耳嗟夫君之意念如此是其舉動必不輕而有道義之雅知君實深故書此授之

稍立更遠矣區區二千石循良何足以盡君葛君輩乞余言贈君行余于君非但一時共事又在成均時

竹軒姑夫雙壽序

先大父之所出者四人丈夫子獨吾父其三則余皆以姑稱焉者也三姑最少者適楊次適薛余皆不獲事長則配竹軒公今年七十三竹軒公七十稱齊德偕壽云先大夫既鮮兄弟不女弟視姑而弟視之兩姑蚤世忉怛者終其身居恒相卯翼則惟長姑與公殷然手足也公婿吾大父時家故饒邵秀美容止談論風生宿儒不能抗大父婿多賢然獨心愛公公中歲謝儒業挾貲游湖湘間慷慨然諾不甚操利權產緣旁落吾姑實拮据佐之其後徙三山十餘年廢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積居貲復大起老而歸鄉日杖履山水治農圃釀醇酒逍遥對客自娛姑稍德猶力佐公爲政客至治具米鹽醯醬必親不以委諸婢曰非我不能當公意也公居鄉而先大夫宦游吳粤公每飯輒念先大夫即先大夫亦日夕思公不置且歸而圖與公徜徉里中未幾先大夫已矣余小子痛而深念大父之所自出今獨姑存公又偕老焉馬小子覩公與姑若覩吾大父與吾父也者幸其步履聰明眠食無恙欲前奉一觴爲壽公再三辭謝而會吾里人合辭壽公公猶逡巡久之不子前致辭公胡過遜爲也夫吾里中高年與公齒後先者今其人固無有存即其存者亦庳癃齒落無能步履聰明眠食無恙如公幸其身之稍強則又多困苦貧窮無以逸其生其富有力者又經營奔走以財伐身役役然老死不休求一日之餘閒而不可得即不然亦安得夫婦之間駢祉協休白首龐眉雙聚一堂令望之者若登鹿門之山從神仙中人此皆公所知也夫造物之於人也有所輕畀則有所重靳故富厚豐樂壽考久長涉世而無傷暬當之則易而全收之則難往里中人稱吾大父則庶幾全矣大父乃五十而失吾大母也得全全昌孰過於公里

人之望公也不啻鳳鸞翔而景星出也公幸而使里人得畢懽於前其在吾儕則百世之光也公遜者何也公諸而小子愀然記先大夫挾余遊三山時日飯公家公子蓄余督之學甚嚴今尺寸竪未有以報公而先大夫間私語余公方旁落幾不自給顧其人長者較然於取予之際卒以此興姑氏之賢也內則不多見焉淡泊儉勤喜施予憫人窮即橫襟泣下其慈仁如此是皆宜食報受福未艾以今徵先大夫之言驗矣驗矣小子執是說也且歲歲進巵酒壽公公與姑氏毋亦念先大夫幸而舉小子之觴也小子亦庶幾愀然如見吾先大夫哉

黃離草序

當代以作者鳴可指數也弘正之世首推李何彼用創爲功與其詩顯耳文則稱焉七子代興遞相引重其人往矣遺言可徵烏在乎爲七子哉夫七子直弁州雄耳其才情之宏富筆調之縱橫蓋於明無兩焉然而舉其集或有累篇舉其篇或有累語彼固謂不如是不足見才矣即瑕瑜兩存無傷也當弁州時而欲以瑜見者無如新都新都之爲句也與其爲字也工於弁州然吾讀弁州而百首千首而其變不盡也讀新都不十首而法與格盡矣夫弁州才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微近率也新都詞勝故微近靡也徵作者于近代較可覩已吾以爲文章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肖也名物事變之所綜也忠臣孝子奇人高士微情奧衷之所托也吾意有所欲言而窘於舌舌有所欲言而窘於手操縱伸縮不能自主則吾方寸中且壅閼未暢安能使千百歲後誦其文如目覩其事修辭之謂何何以成變化而行遠也吾嘗執此論文所最艷而心折者無如吾友部美命美命之文章吾不知其可當誰氏然吾讀之而遽鴻篇鉅裁片語短牘有情無情有韻無韻隨其意之所欲言無不曲盡及舉他人之所難言與不能言者一經美命之舌與手無不洞然劃然嫰暢于心目其才情筆調疑自弁州而外無能及美命者而美命之結撰又甚工無累篇無累語即使新都遇之絜長字句之間不能過也百羽集而競飛弁州其摩天之翼乎新都翩翩可田爲儀其能爲九萬能爲千仞翩翩然翱翔也則美命其人哉美命生平寡交游所投合不二三人而與余最暱時以不朽勉余余愧謝所不如美命者三美命于書無不讀即稗官野史凌雜猥冗之編皆手自丹鉛而余以懶自廢此一也美命自讀書外他無所嗜好兀兀

蒼霞草　卷之四

窮年而余間以他技相役心病之而不能除此二也美命爲諸生即稱詩與古文辭部使者與郡國守相有所論撰得郭生奏一篇輒稱善嘆賞青衿登壇居然夙業而余既釋褐乃始學步此三也度余於此道終無所成美命蚤年而成中年而化過此以往莫之或知日新富有又奚足道余不佞上下當世敬以此歸美命矣美命常言文章不可學一家言當如化工造物包羅萬象無所不有無所不妙故文則自六經子史下至近代名家詩則自三百篇漢魏六朝下至唐人皆在胷中皆在筆底乃稱作者其志如此而才又足副然則余之擬美命于弇州新都間也猶之乎未知美命者也

中丞李公撫淮疏草叙

諫之途多端其大指不過曰婉曰直世之言曰寛主宜直嚴主宜婉主命宜直主弗宜婉是殆不盡然也夫主嚴也而婉言將以爲怯而不盡無所惕于衷矣主弗也而爲婉言將以爲順而寡違不深惟其故矣夫事嚴主而當弗逆此非直言不可也嚴主負過人之姿而具絶世之識其于事雖有得有失然是非之致固自明也其于人言雖有納有吐然忠佞之概固自辨也吾言直則必以爲不欺以爲無隱執于心者可以理奪逆于耳者可以誠動矣昔之稱鼂直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如汲黯黯所事何如主乃多欲仁義之言雖怪其妄發而祉稷臣之詐千古嘆息爲臣主之殊知黯非直言何以有此　今上神聖在宥太平之業已三十餘年間以鑿山權貨使中貴人得借而行其私而釀海內之釁中外臣工爭之不得則相與計謂宜從容委婉俟　上之自悟而中丞李公道父獨憤發力爭其爲疏無慮十數上無慮百千言皆披心抉膽指事開陳無所避忌如怒如慕如泣如訴讀之者至于神悸魂搖舌矯不下而聽之者凜乎見天下勢若抱火厝薪不能一日安也其所轄境內二三中貴人與中貴人之爪牙百千輩欲有所吞噬公一切裁以法無所假貸諸詆公而陰欲中傷者其設謀不知凡幾度其勢皆且憚公而陰欲中傷者其設謀不知凡幾度其勢皆且上聞而　上于公之言時俞時咈終不以爲罪于讒者之言若有若無終不以介意間嘗一聽公去主爵者以代請則又不聽其聽公去若以折敢言之心而明主威之重其不聽公代又若以昭犯顏之忠而伸吾直臣之氣操縱伸縮莫得其端天下人始意　上之不釋然于公遂以公之言謂有餘于直而不足于婉久之而知　上之倚公終異于羣臣又知公之所

以自結于　上致其徘徊眷戀欲舍而不能舍者乃其侃侃之論諤諤之談有以深中其心而大發其神明之見也今宇內瑞毒甚熾如在湯火中而環維揚數千里閭里晏然無虞冠之暴非公在事何以能爾然則公之言雖不盡見施行而其所施行者已不少矣公又屢上疏乞代真誠懇切若不可一日留　上嚴主也亦明主也嚴主欲臣之奉公而明主欲臣之難進蓋錢若水有言吾輩不能輕視官爵以感動上心致爲所薄公之欲去而不得去雖不得去而必欲去固宜　上之重公嘔喻容受其直言而不爲忤也

始公爲曹郎嘗以抗疏有所論救左遷去自蹶而氣益振而其爲直益甚大非世之感發意氣一敗而輒餒者所敢望語云蓋棺之敢諫盡言孤立行一意蓋因時而顯矣豈因時而直哉今公而委婉遷就姑言而姑待之如史所云開陳其端以俟人主之自擇者公不能矣黜不能爲弘猶弘不能爲黜此可以觀公在維揚所條畫甚多如發徐碭之奸淪河淮之塞計轉漕之宜弭許潁之亂皆具在疏中余不具論而第論公之所爲披鱗觸忌于　上前者如此以見公之所難在此而不在彼

也嗚呼千秋而下有稱三代之遺直任社稷臣者其在公矣其在公矣

沙令楊龍浦臺薦爲序

先大夫之弭駕江州也好爲諸生談說經義車轍所至肩袵輦擁質疑請業人人意得先大夫亦自以爲適也嘗以視權之暇得地于湓城之西偏捐廩入金錢爲樓曰環勝聚諸生之雋者課誦其中公餘輒造樓手其秩而甲乙之間持以示不肖高斐然章矣而今龍浦楊侯尤其卓出者也先大夫既去江州余守官史局于是環勝樓之會或聚或散杳不相聞而楊侯乃以乙酉舉于鄉過余都下猶念先大夫不置更十餘年楊侯來爲沙令余亦自南曹祇役過里往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延津劒水間去侯治可三四舍其父老諸生盡能言
沙令治行有古循吏風未幾而直指劉公報　命則
褒然薦書矣邑諸生某某輩謁走而語余吾沙劒州
之下邑也山川深阻俗樸而民愿往爲令者既未必
盡良即良者亦以僻小幽遐聲聞未易徹有能以賢
能自達于郡大夫者少矣況監司乎達于監司者少
矣況臺使者乎今吾楊侯之賢能而郡大夫舉之監
司與之臺使者至露章而聞諸　朝是不以僻小幽
遐視吾沙而可以勸夫將來之爲令者也吾邑士民
狂走而喜以爲奇絕曠見之事願先生文之爲吾邑
光余既幸侯之見知于上官而又得其邑中之人情
如此知侯必有以致之非私媚也邑人又言侯初下
車值旱暵禱而立雨歲用有秋遂作雨亭以識其事
審編之役劑量均平猶胥無所竄奸編氓德之又加
意庠序割廩新學舍建魁星樓訓育青衿即嚴師不
啻也於乎茲邑人之所以戴侯哉侯時貽書余剌剌
往事若不敢菲薄以忘先大夫之教即余亦愴然感
念于江州之舊遊欲問先大夫之遺跡于所謂環勝
樓者而不可得乃疾獨能言之假使先大夫而在親
覩侯之行事功狀章徹如此其爲歡欣慰藉當不知

何如然則余之當效一言于侯匪獨爲其邑士民之請亦其私情之不容已者也昔文中子授經河汾門下士如董常賈瓊薛收仇璋輩皆有盛名而房魏勳業至赫奕于世乃其子福時亦能傳其中說以爲素業先大夫生平教授里中門弟子身致通顯者甚多晚在江州復得楊侯卽未敢遽方房魏較之董賈仇薛樹立固已多矣余深慚福時不能推明先大夫之業而徒欲引侯以爲先大夫重侯益勉旃其使先大夫之無愧于河汾也余滋幸矣

肖林沈公七十一壽序

肖林沈公御史古林公之子太史少林公之兄今德慶守晉陽君偏將軍寧海君之父也古林公以理學直節顯于　先朝公夙承家學與太史公伯仲自相師友文章意氣競爽竝芬太史既首擢　大廷以忠孝大義責時相坐是失歡歸臥山中公喜曰弟如此乃不負科名不愧先人矣守君既舉于鄉遂失太史而將軍方以才武重于司馬門公亦自太學謁除丞安福遷判信陽州同知蒲州致其仕歸而守君來別駕吾郡郡人言別駕三年于茲惟飲三山水而已守

君曰家大人三佐州縣縣豪以歸吾一佐郡而遂失之能不愧胡威乎御史衛齋之內蕭若抱氷至薪桑不能給眞可謂廉吏宜當守君之在郡將軍亦以塞下功遷吾閩領餘艘徼巡海上數與倭角出沒洪濤巨浸中所捕斬首虜輒以百十計幕府上功次輒首將軍自昆之海壇移鎮銅山海壇吏士每爲余言將軍血戰逐夷及馘士嚴整所部無不用命曰嗟乎此眞將軍也將軍既移銅山守君之粤兄弟宦遊數千里外公爲視田舍治家人產數數使人橐緡錢走閩粤道餉二子曰以佐若宦毋以家虞也閩粤之人爲守

君與將軍所嘆咻而蘇衽席而全保障而獲有寧宇者無不歸德公安得公壽考無疆使伯氏長又寧我民而仲氏得畢力疆場令海上無烽烟警乎歲壬寅公壽七十加一諸以守君將軍故壽公者其辭甚駿將軍必欲得余之一言以爲公歡余自爲孝廉即從將軍遊徘徊燕市留連不能割再與守君同上春官計今二十餘年不意其兄弟並時來吾郡亦不意其能爲廉吏爲眞將軍樹立乃爾而公鮮俎歸來三遷遨遊翛然自適里門之內左朱轓而右棨戟公朝而問粤守治郡何狀曰還珠矣飲泉無害矣夕而問行

間治軍何狀曰詩纔矣破萬里浪矣有子若此足報國恩公不亦愉快乎哉昔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則天下太平公家世清白繩以伯氏又有將軍奮不顧身文武之道萃于一門以質于武穆所云庶無愧色世人知伯氏必稱公曰此廉吏父也其以仲氏知公必曰此其有子能樹勛疆場者也公之名將與庚桑俱永而銅柱蓽垂其爲壽大矣余素嘆吏道之汙又見介胄家多怯少奮緩急不足賴故於公之壽喜以此進公得無勑守君與將軍曰兒曹勉旃史氏有成言矣若是則余之壽公固未艾也

奉別太宰曾見臺先生兼賀誕辰序

始余自留禮量移留銓則吉水見臺曾先生自田間起爲之長其年先生登七十余從相知者爲文以壽時先生尚抗辭而余亦留連里中彼此相隔千餘里雖相慕而不相習僅能言其生平之大都與朝野之所倚重與先生之速出而已其後先生以屢辭不獲乃裝而來使人徵余於里余亦黽勉行每自念先生當代之名公也其聞望之煊赫德業之隆崇爲龍爲光世之人望而震焉而余以新學小生備僚寀之末鴈行而事先生懼無以稱乃先生一見余而遽有當

於心引以爲小友余亦忘其名德年齒之相懸輒自
睚眦於先生披肝露膽惟恐不盡蓋舉其平日妻子
間之所未嘗言者而盡以告先生而先生之所以訓
勉於余僊倒於余無一事不共籌無一疑不共質者
亦若其夙昔知交之所不得聞而爲余吐之也余於
是乃恨向之知先生有所未盡而其頌說先生如登
介丘者之未陟其巔泛滄溟者之未窮其涘安能狀
其高深之何如乎先生身爲元老大臣而接待後進
常若不及遍籍四十餘年周流列署於　國家典章
諸凡故事無所不習而每有舉動必籌量而後發舉
天下縉紳非其門生故吏則其交游與交游之子弟
材具人品無能逃先生之鑑衡而孜孜訪問惟恐或
遺身所推轂賢士大夫至遍顯者無笑而大半不使
知於天人性命之際無不究極而未嘗高標門戶偃
然以道學自命發爲文章春容雅暢如萬石之鐘不
作細響而過自歛抑不欲與文人學士爭著作之場
家世宦達貴至孤卿僅僅中人產而口不言生計亦
不欲以清白立名海內人士無智愚賢不肖驟而炙
先生者皆以爲和風以爲冬日以爲萬頃之陂久而
習之以爲鴻鈞布物元氣周流各以其量斟酌飽滿

於其中而不自覺也於乎盛矣先生在南中雖職銓曹而他曹有疑事難事輒問先生先生悉爲之擘畫犁然中窾其有所根盤肘掣彼此撐拒未易爲力者則又躬爲之調停處置曲暢其意而兩解其紛至於事勢之無柰何尚爲之瞿然焦思穆然深念求所以更不調之絃塞久潰之穴而後已以故南中諸曹大夫一切受成於先生無甲乙參商輕重不相得之患其諸曹之事亦大較損益折衷行之便而持之久無踐跡偏枯臂指不相運之苦蓋周官所稱統均之職剋於六官而六官實爲所兼總者於先生而稍見其

端而中外士大夫亦日夜顒顒望先生之爲真太宰移其用之南者而用之北乃頃者太宰闕廷臣果以先生上矣余方待先生之脂車而會以滿考去先生意不能割則爲文以送余至擬之於東楊而自歎於蹇夏夫東楊少年通達有祉禊功非余所敢望乃蹇夏二公遭　明聖之朝僅以忠謹著稱似猶未足槩先生者使先生而爲真太宰必能聯屬士大夫而轉移　人主使朔洛之釁不生而宮府之情不隔如易之所稱渙羣納約遇巷孚號先生優爲之矣余鼷鼠之技行當止足不能如李長源之於張曲江歐陽永

叔之於韓稚圭茲其爲負先生哉先生今歲七十加二春伸其誕辰也余行先十日不及奉觴稱壽乃論次其胸中之所欲言於先生者如此以補向日之所未盡然豈敢遽謂足以盡介丘之高而窮滄海之深乎先生讀之得無曰孺子知我爲多進一觴也則余與先生所爲兩相戀戀而不能舍者亦少慰矣夫

督撫奏議序

宇內藩服十三遵海而南則閩爲要區挈其地而程之不能當他藩之半而鯨鯢出沒疆場時警土田瘠鹵無陂塘渠堰可資灌溉故其民內虞歲而外虞島夷無日不岌岌矣中丞金公之撫閩也始至即檄諸郡邑脩舉義倉布法周便人人樂趨自省會以至窮鄉咸有積貯下及瓜茹蔬薯蹲鴟之屬亦課民蒔藝至求奇種於異域揭而布之比歲不登民以次第受粟于倉不足則取給于蒔藝盡境無孚者父老相語小民何知向見令下以爲過計乃今知中丞之慮我

曹深而爲德大也倭酋跳梁三韓爲墟將蔓及南鄙公繕甲治兵具舟艦補卒伍戒備大餉時遣間使入島披離崑類情形纖悉無不豫知滄溟萬里如在几席矣而其時又西師徵餉北師徵援採木徵助費皆數萬緡閩帑日匱至無以哺士公悉心經畫劑量事勢有急則捐餉以贍兵稍緩則節兵以省餉海稅商緡尺量寸較無所潰漏大要以寬民力而佐軍興其他如中使所侵　內帑所取盈公皆反復力爭爲一方請命閩人之所以當多事之秋而閭閻晏如公之賜也公撫閩六載先後奏議十數萬言諸條約文檄

平之其行有司者曰撫政行將士者曰兵政總若干卷業授梓矣屬余祇役過建州公出以示余曰非敢揭日月而行也以明當事之苦心耳子爲我序之余讀撫政曰此周官之緒也讀兵政曰此孫吳之畧也讀奏議曰此皇家令陸敬輿之遺指也蓋詳哉其言之矣然總其大凡則公之奏議亦即其所爲兵與撫者顧公之所爲撫功在于禦荒微獨閩人知之即天下人亦知之公之所爲兵功在于禦夷微獨天下不盡知即閩之人亦或有知有不知其故何也蓋自公撫政成而閩歲適凶人得寄命于公以免于溝壑其

效顯而其功有所自來此有耳目者所共聞見也自公兵政成而兇酋適亡雞籠淡水之謀天復以風伯奪之三十六島怵公之威靈不敢狡然以逞海上雖小有流突然不至大肆其毒隱而其功遂若有若無于是知者以爲公制勝于伐謀而不知者以爲有天幸也要據公籌編則公功在閩其禦夷者乃大于禦荒而公之所爲曲折焦勞以爲閩兵計者其心乃更苦于撫而或以見德或以滋議此公之所以有慨于秉而不能已于自明歟管子之論治曰野與市爭民粟與金爭貴其言兵制曰定聞知勝定選士勝定依奇勝定虛實勝公脩爭民貴粟之策以爲撫而用其選士虛實聞知依奇者以爲兵即世或知公或不知公公以定勝之可矣公今雖去閩閩之將吏奉公約法遵行不廢將旱魃不能災而海波日靖後事之師公不有餘策哉不佞閩人喜言閩事故於公之命也綴一言以詔來許若公生平忠猷直節則人能言之烏庸贅

大司馬少泉郝先生七十壽序

余觀寶笈諸書謂高眞列仙中有人臣輔佐騰翥逍遥心以爲未必然乃今觀大司馬少泉郝先生者語豈虛哉少泉先生今七十矣其神明應物充如也行步矯如也與客語常移時不倦談天下大計纚如也司馬任留都筦鑰百務填委先生裁決如流初若不經意而咸中窾會又時兼攝他曹一日之中更迭視事吏抱牘趨走于前猶或恐後而先生綽如也此非所謂人臣輔佐而列仙也安有此哉方先生成進士時爲嘉靖丙辰去今四十餘年海内同藉之人即能

完其聰明視聽以優游林泉者計亦無幾乃先生矻
然爲國重臣表率列卿世人望之若麟鳳之遊于郊
而周鼎商彝之陳于廟也昔在先朝有若王忠肅王
端毅馬端肅諸公皆以耄耋之年秉樞握軸身係安
危後先輝映士大夫至今後談之以爲天實佑　明
昇之元老襄有道之長今天子神聖握符于上而人
心皇皇常若有深痛隱憂潛伏而將發維留都根本
重地提衡南北四方之所觀望六軍萬姓綱紀于大
司馬之一身卽居恒綏靜猶或難之矧在今日先生
在事而士戢于伍民協于居賈安于肆長江千里警
絶波恬崔苻睥睨之奸徘徊而不敢發此都民所見
先生顏色則譟而喜曰此我司馬公也南國之恃以
無恐有公在耳然則先生之柄用卽未及端毅忠肅
諸公而其身係安危能重輕于世道豈有異乎顧彼
諸公名德雖盛要其末路精神筋骨亦稍衰矣不盡
如少壯時也賦受有限強弱有期不可得強以先生
視之何如哉先生筮仕卽爲名御史歷典諸藩開府
北門功績表著以司空請急里居且五載乃復　召
起少年晚進之士非親承謦欬者必不能知其強健
矍鑠若此而余幸備員六曹追隨先生後心嘆詫以

爲壽會先生誕日諸郎民部者謂先生嘗攝事其曹欲旅進爲壽而屬余有言余惟世之言壽則稱引蓬海瑤池容成偓佺諸神仙者流以爲頌禱凡此皆先生身有之無待余言惟是　國家大計方賴鴻鉅而先生以耆德壯猷爲　天子所信向行將畀以統均之任使畢其功用造福寰區中外人情皆恃以無恐則其勳烈所被固不止于南國而其爲壽亦不止于先生之身此　社稷之伐而余之所爲先生祝者耳仙家亦言上士學道輔佐人主中士學道欲度其家惟下士學道則僅保其身至于証大羅登金格必三千八百功行乃可幾及如先生所歷歷功行不少今方明輔佐之伍日積月累如恒河沙不可量測其所修證殆將超列仙而上之彼以區區壽考久長爲先生羨者直下士之指烏足當先生哉昔忠肅柄用時裕陵憂其且老以問近臣或言其祿命宜壽　帝心乃悅　明主之爲社稷計而有所倚重如此先生觴矣　上即問先生必有如余言對者此其說或尚在長生家上何論祿命吾知　上之必迫然而色喜也余不佞請以此舉觴諸君喜曰史氏言及社稷壽先生大矣敬受而書之張之筵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卷之五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孫太公壽言序

世之爲業者皆有所之仕則之乎官也施則之乎名也教誨爾子則之乎昌後也晉有孫太公者不然太公嘗自儒而椽自椽而州吏目仕矣又輒棄去曰吾不以官戀也生平好緩急人力所不能亦強爲之環河東之里叢祠之圮而新羊腸之沏而夷突烟之寒而舉者不知凡幾人謂太公俠而太公掩耳避之曰戈戈者而冒好施名哉伯子典杜下爲名御史仲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繕部爲望郎厥後昌矣太公恂恂頊頊不欲高其門
以詫於人曰是可容高車駟馬也嘗一至留京視柱
史曰鍵戶據梧寂然無營柱史具壺觴請遊諸名勝
太公謝罷老人來視汝奉職何狀耳不爲山水也卿
大夫之歡柱史者請一望顏色太公益鍵戶使柱史
謝客老人不欲以兒曹從貴人周旋耳當是時繕部
方理雲間去白下一衣帶水人謂太公遨遊伯仲間
寧不勝陸賈耶乃太公急欲歸柱史不能留遂請急
護之歸已復督柱史之官蓋踰歲而太公登八十矣
柱史自吳繕部自燕各走使奉觴上壽兩都衣冠艷
爲盛事而南中諸君子遂相與叙述歌詠之柱史函
而致之太翁而以其副視葉生葉生曰凡敘述歌詠
太公者皆言其福屢之盛祚胤之昌也此皆以太公
之有餘言耳夫太公者不欲爲有餘而欲爲不足者
也故仕而不欲足于官施而不欲足于名身致其子
之通顯而不欲足于門閥此太公指也後言之何當
焉或者曰太公以不足爲有餘者余曰非也夫以不
足爲有餘者是知有有餘不足也太公爲下僚不知
其下僚爲御史繕郎封君不知其封君爲施不知其
施爲高車駟馬不知其高車駟馬夫不知不足是以

能不足不知有餘是以能有餘能不足者不受益能有餘能不足者不受損此太公之所以年也太公生平事親孝事二兄恭與杜史繕部言必依于忠義今杜史居留臺手采翕赫大猾夙奸屏跡無敢犯數上封事誣訾侃侃而繕部自李而曹皆有聲稱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太公之所爲有餘蓋在此乎杜史刻其所哀叙述歌詠之言而聞葉生之說曰是善言吾父者也請述之弁諸簡端

內江蕭氏世譜叙

蕭出于微子而大于梁隋至李唐而坐政事堂者八葉蓋其盛也今內江之蕭豈其苗裔然譜弗祖也其斷以爲祖者自元季思德公耳於何而遷自江右也遷之三傳而始貴猶以布衣贈耳五傳而貴者遂以御史大夫鎮百粤於是而綿綿勿替引之蘭臺之駟郡國之符明經歲薦之牘後先相望迨至鶴侶公則九載留臺忠讜表著卓然爲名杜史奚稱蕭氏于今日不幾若李唐之世哉然杜史之告余曰是未足以重吾蕭也吾蕭自始遷以來世載明德汝明公累行

于布衣御史大夫標勳于銅柱侍御攬轡于兩粤澂江鞏昌著績于二郡汝明而下逮于友桂六七公蒙褒于貽燕是皆吾蕭之所以重也若夫閨闈之淑累貞宸章栢舟之貞三膺表里光被吾宗施于無窮吾後人實世世賴之彼徒誇簪紱而佹膏粱非吾祖父意矣余聞杜史言知蕭世德焉因問譜杜史曰吾譜創于澂江而未及竣吾有猶子某者今爲姑蘇丞欲緒其業而吾子貢士大成適携澂江之舊草以來吾屬大成校之附麗近事而郡丞斧藻焉函而請之吾翁將以告蕭氏之子孫云耳吾聞之譜之道與史通子史官也願爲我叙之余謝不獲則語杜史公曰公蜀人也蜀之善爲譜者無過于蘇氏蘇譜創自明允至亭而爲之記言其族之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猶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以爲慨而其子子瞻則謂近世之公卿大夫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由族散而忘其祖故欲立小宗法以維之其於尊祖敬宗收族意俱懇至然蘇自文忠之子孫已瀸然渙然不相合聚而其所謂譜亭者度亦不數傳而已委于寒烟衰草之中而莫之問也則豈非族之盛衰與譜之存亡皆存乎其人而不

係于門第之如何歟今公孜孜焉欲以人重族而不以族重人意蓋如此而公之尊人封御史諱畹公實深性命之學遡大父某公咸有隱德課成柱史以較蘇氏父子文采不知何如而源流遠矣吾度蕭氏之世必愈引愈長而茲譜之垂于後亦必有繩繩振振以光宗牒而耀恭嘗不至如蘇氏之寥寥也則柱史與郡丞今日茲舉固長世之徵而昌後之券哉郡丞有祖某公其隱德貽謀與柱史之祖同耳皆本于汝明公後之觀蕭氏譜者可以論其世矣

穡氏族譜序

譜之于族重矣今堉庶之家多不能爲譜其能爲譜者多卿大夫文人學士之所著而往往不能盡合于雌黃之口其故何也修閥閱者其聲譽則其世弗墜也寡學殖者其文匱則其傳弗遠也蔑勸誡者其指噫則其義弗著也　明興鉅宗著姓譜不乏矣然世好言空同李氏良以其事核而辭修瑕瑜不掩有史家之遺意耶乃今吾有取于穡氏譜焉穡氏之居滁山也自伯八公始也伯八公而上故居維揚爲郡右族然譜弗及也統系之所次自伯八公而逮司理公

九世耳其昭穆行次昭于列眉論世而考其人其行事秩如也司理公又以如椽之筆整齊其緒而粉藻其業斐然成一家言矣大傳之所述外傳之所綴奇行卓履儀表人倫巖穴之隱民社之良賢庠之英閨閫之秀犖然畢具乃行第之立以寓褒貶自生卒嫁娶以至宦遊技業與夫爲人後贅婿之類或直書或婉書爲例嚴而寓旨奥澤乎若斧鉞焉故讀嵇氏譜而衆善備矣以世則近而章無不數也以文則贍而裁無不傳也以義則廣而精無不著也此司理公之善爲譜也司理公之尊人曰少南公少南公嘗三爲令皆有骫骳聲潔廉無害所至人咸懷之其前乎少南公者則南陽公之嚴正竹軒公之豪俠柳庄公之明達存仁公之好施皆能自植立振竪以大其世吳興之故家喬木鬱相望也嵇氏累世布衣簪組冠纓之業蓋八傳而後起乃自始遷以來郡推名家輒數嵇氏豈非以德義代繩孝友敦睦重鄉閭高門者世有人耶要以開創拮据肇無窳而垂不拔則俾八公之功于茲烈矣善夫公之言也擇里先仁擇美先靜心苟有瑕何貴乎有家垂訓如此宜後世之克昌矣然則司理公茲譜不但論述之美無遜空同且使

穌之子孫讀之動世德之思又使天下之人讀之感發興起爲人祖父者各勸于貽謀而爲人孫子者各毋忘其世澤也公譜之所以善尤在于此公理建州明恕平允以經術飭吏治嘗行守事屬左道猖狂郡人震恐賴公而定蓋具濟變才不獨以循吏著者間出茲譜視余而請曰昔曾蘇二氏譜皆以叙重今吾穌氏願乞靈于子余不能辭然余何能重穌氏重穌氏者其終以司理公也

壽耿叔臺先生六十序

自三代而後儒者之用何寥寥也其在漢唐猶云崦嵫之日至宋而杲杲扶桑矣然下之常有眞儒之名而上之不收用儒之效此雖世道使然而其時之儒者亦或有立身太峻而於人有所難容持論太高而于世有所難合疑畏既生無由展布遂令後之人謂儒道無關于盛衰至欲舉濂洛關閩之徒束之高閣亦足慨已蓋至　明而儒之用肇起于河東大振于姚江稍稍兢矣而其後流傳浸失空虛悠謬騰口說而寡事功益爲世所詆薄而儒道復絀故夫三代以

後儒者之不宪于用固用儒者之過亦儒者之不善爲用與夫托于儒而無可用者有以致之也余不佞自爲諸生則聞楚黃有耿天臺叔臺兩先生者今之儒者也其後通藉獲從兩先生遊親覩其行事此兩先生者雖標格不同要皆平易近人不爲嶄然崖異之行而其言論切實鑿鑿可見施行又斷非空虛悠謬騰口說而寡事功者可望萬一私嘆以爲今之世而欲宪儒者之用則兩先生其人哉天臺先生在嘉隆間以名御史顯官至司徒亮節宏猷海内誦之叔臺先生事　今上自曹郎藩臬入爲卿寺以中丞節

抚循南國向用未艾也我朝　列聖崇儒右文實三代以後所僅見重以楚人士械樸菁莪首被釐化固宜有命世眞儒爲國家用者出於其間先生兄弟庶幾當之耶天臺先生没若干年爲今歲庚子叔臺先生方登六十門下士官南中者乞余言爲壽余惟壽者恒久之稱世之最恒久者莫過於儒者之道而儒者之道所以能恒久者又不在于金石其軀彭鑛其歲正以其經綸幹濟裕于身有所用于天下爲斯世不可一日無也先生爲郎而郎爲守而守爲藩臬卿寺而藩臬卿寺無所

不投而無所不效斯之爲用已烜灼矣乃其大者振鐸于閭閻人士服從其教無敢失墜今蒸蒸濟濟布在周行皆先生高足弟子也先生不但以身用而且以弟子用遞推遞衍引而不窮其爲恒久孰有如先生者先生今在南國南國一時名卿大夫瞻瞻黃耆先生或兄事或弟蓄後先引翼皆先國家之急而毋恤其私豐鎬舊京乾然增重先生不但以身用而且以南國之名卿大夫用風聲所樹流播來茲其爲恒久又孰有如先生者自今以往握大斗酌元氣其用愈宏則其恒久愈不可以數測益南山之言壽也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康成以爲人君能得賢者置之於位則可以爲邦家基本享壽考之福先生以名儒向用其基莫大焉而本之以樂只善其用矣其恒久也其無期也此儒道之光　社稷之慶寧獨以先生私哉先生觴矣執爵者以余言進得無韓然曰辨哉葉生之言壽也而以儒稱某不敏敢加爵以謝

林太夫人九十壽序

歲癸巳不佞高從里中縉紳先生稱八十之觴於林太夫人前實執管焉言雖不文然誦之太夫人而歡曰此吾仲氏所舉士也仲氏者吾師培所先生也更十年爲癸卯則太夫人登九十高自里中來佐留銓約諸同門士稱九十之觴酌者有言莫適任也則復以屬高高因念自癸巳至今十年間人代之榮枯世事之循環滄海桑田之更換不知凡幾而吾太夫人巍然矻然于深閨秘闥之中蘭堦萱背之上貌若加少氣若加克悟乎其若嬰兒脩乎其若神仙戀世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駐也此於人間世已曠絶希音千萬人而僅覩矣乃吾師以龍德鴻寞脫屣方岳卷韜鞠膝爲滕前娛者二十載于茲其視仕宦之途彈冠鮮綬覆雨翻雲然不相關涉即世人屈指林間望　徵書之下無不首師師聞之而輒掩耳曰吾母在焉母以官爲也長安之貴人與往日交遊絡繹寄聲而師無數行之報謝或疑其簡亢師不以介意曰吾奉母耳無暇治竿牘也于是縉紳之士犇走于功名而忘情于菽水者既相與愧師之高而其欲退未能欲去不可徒寄悵于望雲與嗟于陟岵者又招與羨師之遇以爲自有簪紱以來母子之間聚順而萃歡未有如師之盛者也師既久居山中伯氏司理公乃始謁除宦楚而季公遂自白下釋度支事歸與師朝夕于舍太夫人左顧則師右顧則度支公喜曰賢哉仲季忠而孝矣時令人之楚問司理治狀得明允無害聲則又喜曰賢哉伯氏孝而忠矣南陔可咏西湫可觴板輿可御彩服可娛玄晞之訓可傳而魚梁之鮓可却也於乎休哉在易乾坤化成萬物乃震坎艮之三男遍消息也遍動靜也而坤之三則無成四則括囊五則黃裳而

元吉矣可理效震以承家度支厚終而敦艮要于具
濟險才有孚心亨吾師有焉其元吉也其文在中也
微太夫人將誰屬乎太夫人今且益履無爲行無彊
逍遙恬淡于無名之宇無接搆之域能爲衆母能爲
衆母母近而百歲遠而千秋皆未可量而吾師方推
轂于朝爲世所倚重行當復出其以太夫人強健御
之而往使公卿大夫望褕翟而訝以爲西王母南岳
夫人遊遨人間也不益爲鳶綬盛事而聖世之休禎
哉太夫人亦必益喜曰吾伸之於忠孝並行而不悖
矣高不佞所以頌祝太夫人者如此若大太夫人之
婦德母儀所以佐司馬公之樹勳流澤教誨吾師與
其伯季及諸孫焉者則尚前言備矣太夫人飫聞之
矣不敢申言以煩酌者

邑博士崐岡周先生臺遊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罷國之有博士羣諸弟子而稟教焉此眞以師道寄焉者也朝而考德夕而問業北面而橫經甚不薄也然而仕者或不樂居其官矣或不問其弟子之何如教道之何術而弛然以冗散自委其爲之弟子者亦徒名曰師弟子云耳非有考德問業之資在三如一之義甚者或未嘗覿面卒然相逢如路人焉於是師道廢失而人才衰謝失　國家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其亦足慨也余往者嘗教成均成均之弊與罷國同余欲張之而不能則時進諸生告以大義

勸之以行業上下共情吉凶同患庶幾所謂師弟子
云者猶稍稍維繫不至瀸然渙然而不相屬如是而
已頃于役過里里中諸生凡謁余者無不言其師之
賢而其爲之師者則嘉禾之胡君莆田之周君樵川
之官君而周君最久中丞金公代去移檄奬周君謂
其擅經術負壯志所望于周君甚厚諸弟子捧檄而
喜曰中丞知吾師矣又羣以語余曰中丞知吾師矣
雖然猶未盡也吾師篤行高標矒然不囿于流俗忠
信坦夷望之可親吾儕承其顏色則鄙吝消聽其言
談充乎其如有所得也生平潔廉不爲苟取雖束脩
餽問耳目習常以爲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猶謹擇可
否往往有所辭却惟夙夜敦敏率其弟子以服上之
教是務語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吾師則可謂人師
矣徒經術乎哉夫親有善而子弗揚子之過也師有
善而弟子弗揚弟子之過也願先生有辭以發明中
丞之所未及爲吾師重余唯唯今之爲師弟子者徒
名曰師弟子云耳以余之自力僅能使其稍稍維繫
不至瀸然渙然而不相屬今觀周君之于其弟子眞
若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迪循其教而其弟子亦晻
然惟恐其推崇之未至而師名之不彰此可謂眞師

弟子矣在三代時岸庠之師皆其鄉之賢士大夫仕焉而休者乃立之以教授其子弟故其道易尊而教易行名易成也周君莆人去吾邑僅百里其經明行脩自爲諸生時邑人士已耳而目之今雖服官諸弟子視之亦猶鄉之賢士大夫也即立不教坐不議如淶園所云猶將虛往實歸無形而心成矣況進此哉余既愧庠序之弊師道之失而于吾邑乃一時而有賢師三人焉深爲邑人士幸故于諸生之乞言于周君也樂爲之說若謂余言足以重周君則余愧矣

中丞叔臺耿先生九年奏績晉秩序

叔臺耿先生以御史中丞佐南臺治兵江上浦三考中丞之浦三考自先生始矣故事南中丞多敗歷深而位望著且夕遷去無甚久者即久亦不能至三考中丞之浦三考自先生始也先生績奏主爵臣上書言南京僉都御史臣某學有淵源才兼經緯以一身繫世道盛衰年勞並懋宜有　眷渥請准　令甲晉僉爲副僉仿視事以需特簡　上報可先生遂稱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之以九年考而晉副亦自先生始也茁京　國家之重地也九列備員而曹事稀簡惟中丞內紀綱百寮外總列

郡其所臨制盡江淮吳楚數千里之區最繁鉅矣往以　列聖之靈根本鞏隆吏民按堵爲中丞者取雍容表率以春秋耀吾軍士而已頃歲之不靖中使驛騷封殖其蛇豕以薦食茲土生奸人心長江之波濤幾于騰沸震驚　陵寢賴先生在事其稍知紀法者既俯首革心若諭于教令而不敢肆其桀驁恣睢焉依城社者亦逆相戒戢抑損其兇戾而不得逞而先生所爲討軍實飭戎備爲謀甚周而爲禦甚固南國之得以晏然無萑苻之警者惟先生是賴縉紳之士以先生之久次不遷相與抱積薪之嘆而畿輔百萬之生靈嘯咻蘇息于先生之宇下者則私相慶慰以長受其庇爲幸先生恬然穆然無滯滯之感時上書言衰病乞歸田里語甚切至　上輒留先生不聽也六曹之副與重地之開府每乏人廷議輒推先生章無慮數十上輒　留中至于副臺之請而始報可矣蓋　上之加意南國欲借先生如此先生往督學吾閩所拔擢皆知名士後先登高第服官任職者無數今在南中猶十餘曹皆與不佞習值先生之三考晉擢以爲殊常曠典則羣語不佞吾師與先生交最深最稱莫逆共事南中又最久可無一言余於先生固

弟子行也先生引之交游之列而聽就焉不佞感先生知而自效其不腆之辭者於此三矣其始叙得士錄則謂先生伯仲之立教擬於二程而以先生爲正叔繼而脩酌者辭則謂儒者之濶論高談無裨實用而厚望于先生由今而觀先生之不爲濶論高談而斷斷乎能收儒者之實用也固不待余言矣獨以先生爲正叔則微有不合正叔斷斷嶽嶽多忤而少容多直遂而少涵蓄當賢彙征之日至于分曹角立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乃先生宅心恕而持論平衆之所譁而靜鎮之俗之所競而和劑之天下人之所曹起而紛以爲必至之勢必然之憂而雍容彌縫之駭聽之未必以爲然久而無以易先生之說也使先生而處熙寧元祐之時必不爲正叔之激而能爲明道之和朔洛可無爭禍黨可無發矣然則先生之學術源流伯仲自相師友雖同於程氏而其應世接物方圓夷峻於伯淳正叔之間世必有善擬先生者而余何足以知之乎先生今在南國去穆清遠其誠心信志已能自結于

之席　天子蔡之士大夫信之豈但使　國家之治常爲元祐即蕩平正直之理可再見矣蓋伯淳正叔

不用干時千古以爲恨先生伯祭簡公用而未甚究
人猶惜之今世方欲用先生而先生又能善其用是
天之有意于世道也余不佞不能從先生後姑因諸
君之請而書其私心之所擬議于先生者如此以補
向日之所未盡諸君事先生久其謂葉生知吾師乎
否也

桂渚洪大夫　覃恩贈封序

往余攝事留工則洪大夫爲郎於曹事甚治辦也大
夫故郎儀曹徙考功駸柄用矣會同舍郎謫去大夫
不自安力請急歸乃復徙而南居頃之當合南北書
考而或者謂大夫既南第言南未宜考也大夫愀然
曰吾非爲一官計久近顧吾父之帚布於地下而未
有一命之寵也吾毋之荊布於堂上而未有褕翟之
加也吾日夜幾幾然望所以瞑吾父之目而歡吾毋
之心而今猶未也吾愧無以見世之爲人子者而已
敢問其他蓋更兩歲餘而　天子以建立　東朝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冊長樂章恩臣下於是大夫乃得贈父一九公爲奉直大夫毋程爲太宜人拜　命之日陳其制詞於奉直公之几筵而治其褕翟跪而進之太宜人曰此不肖文衡服官十四年而後得此於尊人者也夫以大夫之服官十四年而後得此於尊人可謂難矣然不得之於郎而得之於大夫不得之於壽常之考功令而得之於　聖天子曠世之特恩可謂奇矣蓋新安人嘗言奉直公之隱德也曰是嘗事其父桥塘公禱於神捐年以益筭焉又葬其從弟之露骼者誨植其從子之湯者脫其里人之誣於仇者不忍徙他姓之

窀於其園者之人也邁德而韜光是有貯於帝所焉而今償之矣有奉直公是以有大夫而大夫則又言太宜人之所以孝事舅姑恭事奉直公起之湯藥饘粥之中而還其七尺者數四而不倦至於割襁褓之愛斷大夫乳以奉姑而無難色即自古賢媛自唐夫人外不多見也於乎生人之倫有夫婦焉若奉直公與太宜人者不尤奇而難哉奉直公既以當戶不究於儒其欲竟未竟之意皆發於大夫大夫棄考功郎歸人或惜其自失要津乃奉直公顧獨喜之曰孺子能不負友必不負公家矣大夫再拜受教其來留曹

獨與太宜人居母子相對談奉直公事未嘗不絮泣也計大夫在留曹四五年所佐大司空節縮金錢捐不急之務以塞漏穴者以百千計所與中貴人銖爭寸較橫折其奸使不得糜將作之儲以重爲莞庫困者以鉅萬計蓋前後爲司空者咸倚重大夫而大夫益爲侃侃諤諤以發舒其意嘗一草疏條諸不便事皆人所難言而大夫直任之曰苟利縣官怨德無恤也夫大夫則可謂真不負公家者矣假令奉直公而在喜大夫之能其官當不啻三命之錫即太宜人坐北堂而饗大夫之鼎養其所以歡然而加七筋者又豈獨以區區翰翟之華足當其心哉余之所爲難大夫而奇其遭逢者蓋更在於此也大夫被　命吾友呂玉繩以同署諸君子之意乞余言往賀余謂大夫忠孝大節灼然可述而原本於奉直公與太宜人尤其著者是可以勸人倫而風有位也故次而論之詩云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夫忠孝天所祐也受祿而有申命將在大夫他日者其以詹詹之辭爲大夫之左券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福寧州守南池洪君考績序

歲丁酉余祇役留都所舉士百四十五人而南池洪大夫以尚書冠多士余讀其文宏深粹密知必爲名士也撤棘而都人慶得士者皆首舉大夫大夫隨以進士高第來守秦川秦川於閩僻壤也珍奇之所不生冠蓋行李之所不至守專治一方自簿書聽斷外無他徵逐於舉職差易然而郡治負山馮海綰轂閩浙絲林之豪嘯聚出沒而洪波絕島高牙大檣縱橫境上自卑睨而外皆爲奸藪日者倭奴不靖東南戒心秦川以一障橫其衝守非賢且才難以濟矣大夫

既下車輒與材官將子拮据圖維窮昕夕爲謀飭武備嚴斥堠除戎器時餽餉選士厲兵以待不測已又度地據險斥俸募工築金山寨於州之背砥然金湯矣庚辛兩歲小醜犯順以訊馘告議者不以功將卒而以功州大夫則以綢繆補葺大夫之計完也大夫又清操絕倫居恒自誓不以寸絲粒粟侵民衙齋之內凜凜氷蘗兩造在庭惟明惟公不以喜怒輕重其手掾吏植立如偶人毋令關片辭曰若曹肉腐吾民也雖門下茂茂草生伍百至相率徙去不欲留矣郡稍有年徵饑者輒趣大夫賑然守不敢安得以民膏爲金穴無已則稍爲斟酌調停惟正之外不聞橫斂計大夫在郡三年其利澤可數十年規畫孰置可百年郡人尸祝大夫若將千萬年其不便大夫者獨權有力輩以請謁不行持刺趍趋而不敢進以此快快耳報政之日諸生在堂皇父老在門觀者在兩階旅進陳辭自有郡以來遠者不可知若耳目睹記潔廉惠愛無能先大夫大夫上功狀吾僚郡人何以揚詡而叅戎張君治兵海上與大夫朝夕則謂不佞知大夫深欲乞一言使所部鼓吹而奏之不佞聞士民謌說大夫以爲此良吏耳大夫之大乃在固封疆之防

和輯將吏鼓舞行間使狡然島夷不敢窺左足而犯東南其功蓋不在一郡而在全閩不在全閩而在濱海之郡國此張君與部士所以頌大夫也在漢郡守以備邊著則魏尚李廣廉范諸君子　國家邊防惟塞與海挈南北而衡之其在秦川夫亦雲中北平之重地已而漢守得莞兵權名曰守其實將也大夫徒持空言議論而樹績乃爾較諸昔人毋論文質過之其處勢難易不十伯哉大夫嘗讀書紫陽山於世味絕無染指家學淵源著於海內不佞得大夫爲公家慶耳乃今幸而辱於四封海波不揚田里無恙凡芘大夫宇下者皆歸德不佞曰此吾鄉葉生所舉士也大夫勉旃所以賜不佞俊矣

蒼梧郡守凌公奏績序

凌公治蒼梧三年矣蒼梧之父老子弟聚族而談吾郡僻在南服重山密菁夷獠之所居征戍之所仰給百物財貨之所不至民疲於征繼卒困於侵漁兩造之待平者苦於窮滯吏治苟且爲日久矣自凌使君之來也而里無夜呼官無晝攫獄無宿纍伍無逋餉帑無漏扈胥史無鴟張案牘無塵積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梧民雖僻遠如在　輦轂下矣如使君治郡功狀臻過不章何以勸長吏而大庇民乎於是公之僚佐暨諸邑令長以父老子弟意請於司理林君屬余

姻典業陳令乞不佞之一言以揚勵公曰非太史先生言於公治行無當也余受牘而識之公之治郡也吏有奸輒論治金錢出納皆躬覈其籍筦庫者不得低昂獄卒或苛暴必痛繩之爲謹擇長厚者使視囚飲食湯沐毋敢失聽訟無大小必得情有犯法而僞宛以迕者公從他訟鉤得之人以爲神戍卒當受餉必先上簿按簿呼名一錢無所漏其潔廉惠愛約已而裕民嚴吏而寬民蓋自昔史傳所載循良治績公皆有之乃其大者中貴人馮藉　威靈視梧爲外帑將取盈焉其爪牙虎而冠琥琥玹公諭中貴人以利害而裁其爪牙以法關市之廛課額之供所可委曲以奉中貴人者太守不敢愛若軍國常需封疆定賦尺寸不可失者太守不敢私中貴人無以難欲以事中公公不顧也粤之諸守吏恃公而強其父兄子弟恃公而無恐微公則梧之帑立空胠巾之變可立待也公雖爲守而重於大吏所治雖止一郡而功德所被常旁及於他郡此則自昔循良未有如公者公今上計主爵者次第治行必曰左瑞之毒流遍海內粤以西何以能晏然若是公之功狀不益著哉子之論政曰安身取譽而覇主美其臣則曰不善事吾左

右以求譽譽一也於民則公於左右則私要以民安身安如流水如神明如父母如膏雨譽將焉往公恤無華非好譽者然三年而頌聲四起何譽如之年而當中貴之衝不少撓折何不善事左右如之天子神聖恩威不測楚瑞肆虐棄之如腐鼠公亦烏庸事左右爲乎公政成矣近而一郡遠而全粤又遠而天下操是術也民安身安有餘裕矣始公令南昌以忤貴勢徙他邑其不畏強禦類如此夫居今之世治郡邑而欲稱賢守令非強項曷任哉非強項曷任哉

學使泰垣沈公報滿序

八閩於宇內裔藩也惟有宋諸儒實式靈之入明而文章經術愈益彬彬閩士重矣自頃士習奇衺文章怪誕閩士波流茅靡失其故轍議者謂閩紫陽之鄉海內士稟其說爲功令不正閩士無以正海內於是吳興沈先生奉　璽書來督閩學先生家世躬脩自其祖筠溪公尊大人司馬公名德相承父子兄弟並時振奭先生復紹明而光大之閩士聞先生來無不遑然動容灑然改步以求當先生意指而先生所以訓士千條萬端大較如其家庭之所誦說士益服習

信向出入不悖所聞蓋未幾有公車之役士之舉者率先生高等弟子其羔雉之言一禀於紫陽之成訓無敢窾言剿說干科條而徼徑竇荃閩之文章至是而始大伸則先生之功爲大而當先生來閩時大變而海內浮滛弔詭之習亦若聞風澡滌一返於正十餘年來　明詔申令學官弟子進格而不行者採榷方興物情惟擾先生調停劑量以極民困不遺餘力其後中貴人與諸生閧於途幾成釁端賴先生解戢中貴人竟不能有加於諸生而青衿無楚滇之禍以先生在耳先生職雖教士而緒餘所被常旁及於他署綱紀作人之化雖在師儒乃丰采表著常令馮社挾藁之輩馴慴而不敢肆居閩三歲每藩方劇任需人主爵者輒以先生名上閩之士民常恐先生遷去而　主上亦若爲閩人重去先生疏屢上而屢寢頃者報政自郡大夫而下皆以職事受成於先生欲前申一辭而吾郡黃使君以屬余不佞余自爲諸生至今所覩賢學使多矣其間學術岐趨標尚異軌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不盡合也要於奉　功令蹈繩墨守閩儒之訓以待閩之學者無過先生先生教閩而閩士速省譬之閑泛駕於康莊無不騁也導

迸水於故渠無不注也而先生又以家學身範儀而表之此其道在易之觀矣觀之言設教也曰盥而不薦上觀下下亦觀上故六三曰觀我生上九曰觀其生我可以觀而後觀人此風行地上不疾而速教之本也先生之觀至矣吏奉職民式化宵人薰德章甫縫掖猶家子弟不下堂而瞿然矣三年有成是在今日自此而進之則神道之教中正以觀天下矣但八閩一方已哉余闕觀之徒無能概先生第嘗承教司馬公習其家世又竊聞諸生間所艷說其師者如此而叙拾以復使君使君以爲足獻之先生乎否也

丁此何解也夫濟南之才儗擬議而少變化安其持論之如此耳蓋今天下稱能文者中州以聲秦晉以氣江左以調吳越以麗豫章以理其他風氣所習各有偏長至于才則必曰楚楚遠者毋論明興京山齊安下雉皆翹然者然猶未足以大折海內之心而奪其氣近之而雲社江夏輩二三君子始張楚矣而雲夢鄒孚如先生以絶世之姿成自早慧所爲文章陸離光怪海內傳而誦之以爲倚相靈均千載再見也先生之文上遡六經中及秦漢下逮唐宋皆所取林皆其具體忘傳之贍詳序論之宏博制策之剴亟騷

賦之要眇古詩之沉深近體之流麗固已驅腐令于毫端而役開元建安昌黎眉山諸公于顙楮之上矣至于馬帳橫經之談皐比講德之語世人所最易陳腐者一出先生之唇吻亦若使瀟洛印心河汾却步蓋先生之才情無所不極其于擬議變化無所不盡濟南之所苦心而未能者至先生而始精而北地之有合有不合者至先生而始暢也先生故典銓曹綜別流品不爽尺寸封事數萬言鑿鑿持論皆治安大計蘇明允所稱賈生有董生之經而不失之迂有晁錯之權而不失之詐者殆先生謂耶而先生與賈生少年通達故自相類乃賈生一棄不收先生引退十餘年起列九卿駸駸向用雖　明主之勝漢文而余觀先生神精雅淡意識淵沉有憂時閔世之心而無憤悱侘傺之態有逡巡觀達舉之思而無孤聳曠絕之迹非賈生所敢望毋怪乎所就之不同矣余初守史局望先生于衆中已心儀之去之二十年而同官留都先生乃睠而交余因得盡讀其文章而相與上下議論以自慰其生平私念向者與江夏論文莫逆于心江夏每嘆才難過而推余余遜不敢當今觀于先生真其人哉真其人哉先生之才不盡于文章而

余以文章推先生者聊以序先生之文云耳

朱氏小宗譜序

譜譜其宗也然世等之于史夏商以前史官不國紊故闕如多矣至周而千八百國莫不有史史莫不繫于周故千八百國之史而其後丘明乃合之爲傳分之爲語傳附于經以示統也語附于國以示派也夫經自尼山絕矣語之後沿而爲策昭如列眉故夫周之史所以詳于夏商而其事所以獨傳于後世者國各有史之力也家之有大宗猶共主焉其支分派別而爲諸小宗亦列國之類也周官氏族之志掌于官府故譜寄于史史失而譜湮後之爲譜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寒門素族既罕見于世而故家大姓又苦于汗漫浩渺世遠而屬繁遠則不及收繁則不能收愈遠愈繁譜愈失矣朱氏于江南爲望族其世則自唐而宋而明其地則自吳郡而新安而浮梁而豐城高安在豐城者爲穆湖爲燕坑在高安者爲社山豐城社山之分迨今侍御公爲世二十有二爲族屬者指難數計譜之脩爲元至正燕坑續于國初穆湖社山闕然者四百年矣侍御公社山產也欲合三族爲譜而未皇則姑就世近而澤未斬者論次于篇其自吳郡而下系所自出與所由分耳不及詳也名曰小宗志而爲之說曰小宗收合之則大宗在焉如國各有史合之則一代之史備公可謂善譜矣非獨此也世譜牽合附會以門地相矜詡公家自新安以來如句容之北街則天潢出焉休寧之首村則大儒產焉里中同姓冠蓋蟬聯皆稱共本公或闕而不輕附或附而僅存其概篤近舉遠詞約而義該統系明親疎辨槩諸掌故家言則信史也始公宗人嘗有違言幾至割族賴先文林公復輯昭先德洽宗盟刑仁講讓以風世導俗公固蓄之素者茲譜也蓋草自諸生時今在南臺始問序于余余既論公所以譜小宗之意乃申言曰

譜宗法也抑周官有云宗以族得民牧以地得民宗法治法之相通猶譜與史公亮節宏猷爲世倚重今所建豎皆治法也本之乃有自哉余史臣將識其大公欲布之宗祝則以茲言先矣

孫封君七十壽序

自漢史傳儒林范曄因之後益以文苑獨行若判文行與儒而三之然則其所謂儒者僅僅訓詁經義無所發明於操修而所謂文若行云者以屬辭弔詭取名耳于儒道無當也夫儒而不文不行安所稱儒即文與行矣而不得以儒者稱亦安足經世標俗爲天下重哉此固范氏學術不明輕于立論之過亦或其詩無有明經之儒實有文行足光紀述而作史者姑置其所就而書之毋令泯泯云爾　國家以經術求士學宮之秀林立蔚起拔其尤儻而薦之固宜文行

彬彬爲世向慕而考其實詣或謬不然以程于范氏所紀儒林文苑獨行諸君子無一肖者遂使明經一途僅以優乎青衿之老而困苦者而其品目輕余竊嘆之頃攝事冬曹與繕部孫君交孫君之尊人封文林公則以明經薦者也封公爲弟子員四十年于經學號稱淹貫博士家北面事之比貢學宮試大廷年幾六十矣猶能以文章高等傾海内士銓部次第選人虞右秩以待封公而封公拂衣歸曰吾不能蹙蹙塵中也其趨操超絶如此而生平孝友篤至邪色聲徵浦六博未嘗流指中年失偶義不更娶此其人非所謂明經之儒質有文行者耶封公既謝選事歸後三載而繕部君始以儀封政成封封公今歲庚子年七十矣諸與繕部同曹若馬君輩旅進語余冬曹之事繕部舉其十七某輩之視繕部則家督也繕部之大人猶家丈人幸而及于稀齡安可無觴願先生文之余觀世之人僥倖于功名者非有窮經稽古之力一旦遭逢纔纔不舍其得之甚易而去之甚難而封公以四十年之青衿目營手運口誦心惟旦暮不休至垂老而始上公車謂宜博半綸之綬一官之寄以娛快其平生而一旦乘若敝屣其得之甚難而

去之甚易此豈可以常情測者向子平有言貴不如賤貧不如富彼于世可謂超矣然猶矯而言之也封公自諸生而明經自明經而歸田自歸田而受　綸褒服銀艾富貴貧賤躬迭爲之恬然若寒暑之自運而潮汐之自乘無所嬰念安所庸矯哉此莊生所謂至人季咸不能窺者也彼區區儒林文苑獨行諸君子封公卽兼有之非其至矣諸曹大夫欲觴封公其以余此言進若夫封公之完祉備休與繕部之賢足覓封公之所未究而光昭其緒則凡壽封公者皆能言之封公聞焉其毋乃以爲瑱也

宮保大冢宰見臺會先生六年奏績叙

太宰曾見臺先生以甲辰秋合前司空績當再考上念留京且獎吏晉先生使董其事事竣先生行余不佞方以滿考自　閣下來侍先生僅旬餘日倏爾別去於衷惘惘不能割也同曹諸大夫謂余宜有言贈先生余惟徂歲此時先生送我于石城留連繾綣如不勝情所爲鴻篇大章傳通都而光載道去之一年所而余不自意復來送先生其衷之惘惘不能割者不殊于先生之送余至欲爲詹詹之辭以酬先生于萬一顧未有以稱也雖然庸能已于言方余之去

白門也自吳而浙而閩又自閩而至　閣下每逢人輒問曾先生無恙神明筋骨何如尚有意世道否余告以先生甚強健步履飲啖少壯人不逮則大喜至云先生歸思甚切旦夕將引去則戚然其不怡也比余自　閣下至白門每逢人又輒問中朝舉措何如太宰虛席久尚有意曾先生否余告以　聖明眷注不久曾先生且北則大喜至云時局紛紜　上意未可知又戚然其不怡也蓋今天下之物情其歸往先生以其身之用舍去留爲安危休戚者如此而先生晤余則又惓惓問所過民生何如時事人心何如朝政可挽回否余告以江淮之間年穀稍登幾輔災民寖有起色士大夫知畏名義即有參商未至決裂則歡然咲語眉睫爲舒外徬徨隱憂種種則愀然動容不覺其喟然而三嘆也蓋先生之憂天下國家視其安危休戚不啻其身者又如此留京國家之重地也往士大夫之來此者率視爲閒曹雍容奉職而已自先生至而氣象一新百弊釐而庶官飭九列之長貳奉先生如督諸曹之大夫事先生如師先生彌縫其闕而匡其不及赤東白意貫徹周流三山二水之區幾若太和元氣之布

濩孰不以爲先生功也而先生歐然若無以報國自
計吏之　命下卽自矢曰老臣藉此效萬分一乎其
所澄汰甄別一本之至虛而歸之至當往往屈已見
以就人言屈私情以就公道事竣之日人情翕如也
先生顧每語余退人亦非得已得情勿喜乃稱平恕
吾奈何以此快心乎其忠厚惻怛愛惜人才之盛心
盎然發于至誠不容自遏余尤以此服先生焉始先
生自田間再起先後懇辭章無慮十餘上　上終不
聽居南中兩歲餘無日不言去終不能得請廷臣需
太宰急　上久不報意者倹先生計事畢乃召而北
耳先生以其愛憎人才之心操澄汰甄別之權進退
于奪一本之至虛而歸之至當是茅拔之期而朋亡
之會也太和元氣將徧于寰區不獨三山二水得藉
有先生矣於此乃知先生之所爲憂天下國家與天
下人之歸往于先生者爲不虛也昔文潞公歷事四
朝任將相五十年至老猶爲三省長官平章軍國重
事先生敭歷名德無遜潞公而任寄未及天佑　宗
社以屬先生在此行矣蓋史載蘇軾之稱潞公其綜
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
家有不逮聞者竦然曰天下異人也先生去春明若

千年今再入朝九覩先生容儀聽其議論者其相驚詫以爲異人當不止如潞公而余之稱先生稍進于軾先生勉之矣他日者其以詹詹之辭書之國史是余之幸也若夫幔亭九曲之遊奉杖屨以續前歡則成盟俱在請俟潞公之再歸洛也而踐焉

中丞孫公奏議叙

孫公以中丞節撫三輔戎秩脩而官常肅吏民輯睦中使緘手毋敢肆蓋議南侍公長城矣公時上書言事皆洞中機宜關軍國大計海内傳而誦之其習公者則以公在諫垣所論糾多城社巨奸無所避忌爲列卿京兆所至塞奸穴抑民隱議論侃侃咸切情實自昔忠鯁之臣練達世務才誠兩合未有過公者公在鎮意有所鬱結頻引疾求去其言深切懇至若不能一朝居天下之人惟恐公之得遂其請而　天子知公忠數慰留之公既不得去而扼擊于時事之艱

難痛心于宵人之橫恣恫乎有餘戚焉諸郡邑吏承公眉宇退而嘆息以公前後疏草不可無傳則私錄而竊梓之而吾門人鄭子自眞定令來爲南祠曹携一帙示余請序焉余徧讀公疏掖垣之剴直也大官冏寺之振刷也畿尹常伯之綜理也鎮撫之紓畫而周防也於古之所稱諫衛黎然具矣而自掖垣以前公以言言故糾彈之疏多自大官以後公以職言故條列之章夥此公封事之大較也掖垣所言十上而九報至卿寺畿尹不報者多矣至于鎮撫以興革請者五不得一以論糾請者十不得一以甦民困止橫征請者十百不得一馬公位愈進而言愈不入上之所以委寄公者愈隆而行其言愈少此何故也其或以用公以言則重在言不可不行也用公以職則重在職職舉而無所事言矣此　明主之微權也今天下郡國星羅猶古五等之邦中丞其連帥也畿內比于分陝非周召不任六郡三關京師之肘腋內衛神州外捍戎虜其爲重鎮無過于此公之數言病而終不得請也毋亦念公出入禁闥時事而使公臥而治之即公所疏糺中貴人不即有所施行亦曰有重臣在焉何渠能逞然則　明主於公之言雖不盡聽

而信公深矣子之言事君也先資成信信不成不可以空言而後世談諫法者乃以五諫配之五常語雖近支要以臣子之道取信結知必非苟而已公自禁闥聞母病亟上章請急不待報策一蹇去坐此謫矣純孝之念可格神明百行之綱挈而五常之要舉以此爲忠是庸主之所忽而明主之所求也無沽直無近名無顧一身利害視君如親緩急必赴先資具在無敢少渝此所以爲公哉彼徒以慷慨敢言批鱗折檻爲奇節云者公不爲之矣且夕者輟分陝之任匡弼嚴廊則卷阿之篇無逸之訓從容諷議救格心之效海内方引領于公望焉夫寧謂茲刻也爲足以槩公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觀察使内齋佘先生八十壽序

内齋佘公以巳未成進士至今四十七年矣與公同籍者毋論仕版卽林泉之下何寥寥也而公貌腴神王能爲文章詩歌聽新曲飲酒娛樂若少年蓋曠代而僅見矣方公貴顯時有弟太僕公稍後公起以弱冠擢省元高第名譽震一時于是佘氏伯仲所爲應舉之文無踰而走四方經生學士誦讀以獵進取者亦且少而壯壯而老而其所謂應舉之文者且不知其體之幾更而格調之幾變以至于今而希復能舉公之舊業者矣公之筮仕在　肅皇帝時已閱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朝中間時事之遷移運會之流轉雨雲之翻覆陵谷之代更成虧得失之迹禪若寒暑日暮往來于吾前者蓋不知其幾以至于今而希復能徵公之舊事者矣公之歷官也始而李繼而銓繼而參藩觀察于兩粤之東西而桂冠矣其自李而銓也華亭公知之其自銓而粤而桂冠也新鄭公擠之而公之在銓則揚襄毅胡莊肅嚴文清曾太宰許司馬輩皆與公莫逆後先推轂之今此諸公者僅太宰曾公存而其所爲知公擠公與推轂公者皆如和風煦日驚飆閃電之自乘于太虛無足爲公重輕公亦久不置之齒頰以至于今而希復能概公生平之遺偫者矣公逾壯而仕逾強而休春秋已登八十而林下居半近世士大夫中壽考康寧如公者尚有其人至于服官之日短林居之日長固未有如公者世或以不究公之用爲惜然公爲李而折寵王之中消抗妄殺之制府在銓曹薦進賢人君子惟恐不及羊城象郡之間勛伐尤高入計之日行李蕭如也近世士大夫中樹立表見如公者尚有其人至于服官之日短而流譽之日長亦未有如公者公之用已多而其取蘟于造物亦已侈矣公之子與猶子又相繼以才名褒然應公車之

對所爲究公之用者尚未有極公歸自粵雖無陸賈之金而五子迭養藍輿可舁鯉庭可趨竹筍江魚可以入饌其逍遥閒適乃復過之天小靳公以官而大償公以年小厄公于功名而大娛公于庭闈田里之際此華亭之所不能援而新鄭之所不能排者也公之神不益王而其籌不益長哉夫池之爲郡也九華青秀上插雲霄大江萬里通于海門山川清淑實多哲人畢司徒八十加九施京兆九十加二吳都諫復開八袠與公相望于二三百里之内海内望池陽不啻若漢之商山唐之香山宋之洛社也往占候家言會聾壽星見于吳楚之分當之者其公等矣公以仲冬某日舉八袠之觴其猶子萃爲余丁酉所薦士來乞言祝公且云公實好余之文章也余惟公成進士之年而余始生乃得從公之同年前所云太宰曾公者爲僚于南銓今復得與公講通家之好又以不腆之辭爲公壽因論説其生平亦大奇矣公如讀余言也得毋鞠然一笑而加酌乎

王母七十壽序

吾友王康國有母林太夫人年七十矣諸與太夫人有連及獲交于康國者皆奉觴爲壽而康國屬余修酌者之辭余之知太夫人久矣微康國命之固宜有言太夫人之舉康國也先余一年時島夷肆虐居人四竄先通議公與先叔人挈余避之東城而太夫人亦携康國繼至當亂離危困中先叔人躬提甕出汲數米而炊更數年未嘗得一飽太夫人至傶厭以居席地而寢至老猶苦濕疾葢其艱難辛苦之相類如此迨夷難稍平泛海歸故廬余家與康國家各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冊康國之宗人招余與康國同冊先通議公喜而聽之颺風作余與康國冊獲濟而前冊覆矣蓋其當危險厄難中而有天幸相類又如此其後兩家雖完而產日以削所爲操作攻苦以雙腕寸梭待十口之仰給早暮而不得休者太夫人與先淑人同而余與康國皆稚年能讀書有俊穎聲所爲畫荻先能篝燈佐讀日夜課督其子以底于成立者太夫人與先淑人又同余與康國先後成進士余備員史局竊祿至今而康國理邢州以骯髒不善事上官爲所齮齕拂袖歸余於仕宦中視康國差夷瓌乃余通籍不數年遂失先淑人而康國朝夕子舍奉太夫人歡者已十餘年萊之袖潛之輿魚笋之供雕胡之飯娛侍膝前固已窮人倫之樂而極北堂之養矣則康國於天性中視余乃大廑余既以此心羨康國而康國每讀余所論次先淑人事輒悽然傷心焉曰是吾母共之者也其純孝之衷愛日之誠尤有余不敢望者今歲之秋太夫人疾甚康國自三山馳歸籲天泣禱遂霍然起矣人謂康國至行足動神明乃康國則謂吾母慈仁好施予生平所爲德于人甚衆宜食其報蓋當早歲時亦嬰危疾衆爲禱而愈其事甚奇夫得天者以天全

得人者以人全吾母其得天者也余聞康國言而三
嘆焉以康國之畸于人詘于官者而取贏于母以太
夫人之困于亂離厄于危險者而得全于天有餘不
足之數眞若有造物者劑量于其間太夫人今雖稀
齡而神明彌王齒髮如少壯其所爲全于天者將百
千歲而未有量而康國今且逍遥物外黄冠野服講
道氣攝生之術他日者丹鼎之藥成將奉刀圭而進
太夫人其所爲取贏于母者亦百千歲而無有極太
夫人之年不待祈而壽不待祝矣惟是康國負奇龐
采其才厄而不得試世之知康國者方以爲惜行當

有推轂于　朝以竟其用王鼎之養以代刀圭太夫
人不亦翩翩乎如西王母之遨遊于塵凡哉太夫人
有有餘而康國無不足得全全昌尤人間世所希遘
也余不佞遠不逮康國而劬勞罔極之恩有萬出于
尋常母子之外者大與康國同故因壽太夫人述而
張之筵次計太夫人感念疇昔必喜爲康國加觴夫
余於是乃益愧康國矣

由庚堂集叙

余自爲諸生卽知有緇雲鄭公也方公叅閩藩時閩人士望公車蓋輒誤而聚觀此故爲儀曹銓曹有聲名于海内者也其後公以中丞節撫齊有功德于齊人無何歸而余佐南秩宗公自田間起爲南奉常俱稱禮官相與講俎豆之事汎濫于詞章雍容唱和暇則取史書丹鉛而甲乙之互相印證意氣甚洽余於是窺公之宏博華贍其所蘊蓄不可涯涘間請公所著作以自廣公輒謙讓吾柰何與詞臣競千秋之業哉僅出其所爲遊山諸記及雜詠示余而余已津津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不啻大鼎之臠矣公故嘗備兵塞下好言塞事謂制虜無他法勿貪小利勿聽要索過則不先犯則必創如是而已余笑語公俎豆而軍旅吾安能與公競封狼居胥之業哉爲之一嘅當是時海內多事每填撫大臣闕廷議輒推公　天子遲回不卽允最後念西事急乃使公鎭榆林虜聞公來相驚是前備兵使者其人耶稽首塞下願受戎索公所爲制馭操縱持衡于款戰之間以外靡內備大較如前言孽酋一入犯輒大創之二三年來邊陲晏如幕府吏士日椎牛釃酒投石超距公亦裘帶從容于鈴閣之下覽勝負

詩如在南奉常畸初不知其地之爲窮邊而隔垣之爲桀虜也軍書之暇取其平日詩歌文章彙而輯之寄余于白門曰非敢謂千秋之業也聊志吾好而已余于是乃得窺公之藏而私歎公向秘之于奉常者今乃出之于塞下在軍旅而言文墨其誰能窺公也公必欲余有言請復以軍旅進古今名將多矣余獨喜韓淮陰岳武穆何也他將用勁用整用精用素訓練而淮陰獨用市人也他將遇敵料度權變用智設奇而後勝武穆卒然遇之而無不勝也其在文人腐令之驅筏刺客滑稽俠日者龜筮于筆端皆成神

奇似足與淮陰對壘蘇文忠矢口縱談不煩繩削爛然成章其視武穆亦可索鞬而周旋此皆天下軼才曠世而僅見者吾讀公之詩歌序記碑傳書疏雜著其體不過應酬其情不過感遇其所寄而滌不過目前之景物其鋪張頌說不過當世之士大夫而意態縱橫神情要眇曠然若千載之上而公生平敭歷內典劇曹外領大鎮馳驅簿書戎馬之間其所結撰大半成于邂逅倉卒之頃而精辨乃爾古今人不知何如要自龍門眉山而後公可謂踔絕矣余所最妬公者淮陰之與龍門眉山之與武穆有偏勝而無兼長公用其談兵者以爲文而用其談文者以爲兵經緯之道合而張弛之義兼他日者名山之藏與燕然之勒並垂無窮公亦太取嫗已余么麼豎儒雕蟲小技無能望公藩籬乃妄意評騭其文章又闌入兵事寧不爲公所揶揄哉聊書之以質公客或謂余子之言鄭公未矣公素講王文成之學玄解眞脩使在聖門當居四科之列文學政事根柢于德行此所以爲公子何以未之及耶余唯唯公之能爲文成也兼文學政事而進之也則雲杜李先生言之詳矣夫李先生吾師之師海內脩業者之所宗也稱公如此余何

言

大司馬越峰孫先生奏績晉秩序

夫所貴于大臣者有所信于天下也天下人情之難調如奔馬然控之則愈駭其多端而好爲猜如射覆然中者一而射者百矣而大臣者又衆心之所輳衆耳衆目之所伺吾閉之疑于深吾暴之疑于淺吾爲異疑于矯吾爲同疑于狥吾方置身于衆構之途而何以令人信夫微獨人弗信也即已亦且奪焉而不自信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則章方則肅大則容此三物者信之具也大臣之業也今之縉紳多以此歸大司馬孫公則可謂大臣矣蓋

孫公嘗以御史大夫居田間十餘載屬方內多故內
隔而外紛天下人固日望孫公之出而　天子亦遂
召公長留臺不數月晉司馬筦留鑰留京之六軍庶
府開　命卑賀曰公在此無東南憂矣廷臣以太宰
闕復相與推公　天子若曰胥後命士大夫則又相
語毋以東南滯公公在楹路無世道憂也南之樞北
之銓最稱重任世所虞難其人者也公用于南而人
喜其用未用于北而人冀其用天下之信公則可謂
深矣公在樞未數月鋤寢園之盜搜探允之奸作戎
伍之氣塞漁漏之穴提綱挈領上亮下熙年來因循
苟且之習爲之一更居恒談論　國家事尤侃侃恢
恢卓有獨見不因俗是非有人之所避而不敢言言
而不敢盡者皆自公發之公之自信則可謂篤矣始
公典銓曹諸同曹盡閉門謝客絶嫌疑養聲名以此
相矜尚公不然也閣無鍵刺無訶坦坦如平時請謁
不待絶而消苞苴不待却而遠天下之賢人君子不
待游揚而入公之啟事前後爲銓曹不乏賢者要以
清通簡要無能及公余頃者獲接公歡見公洞然豁
然絶無緣飾立身行已一準諸矩矱而持論常依于
寬和不欲爲刻覈可喜之事以矜世取譽故公清不

能名其清公恬不能名其文
公功在中外不能名其功中壘之六正劉邵之三材
庶幾兼焉六二之直方也吾不爲公難吾所難公者
大耳不爲覆誰爲射不爲接誰爲搆公又何所不自
信而天下人又何所不信公哉此公之所以爲大臣
也葢蘇子由論大臣曰有權臣有重臣權臣不可有
重臣不可無而劉須乃云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
亂此何說也以重臣較權臣則權臣邪而重臣正以
任臣較重臣則重臣未必信而任臣信也夫操未必
信之實以居重臣之名敗道也伊尹之任也而子瞻
稱之曰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可謂善言
尹矣裴晉公之才不及李文饒而唐人信晉公司馬
温公之才不及呂文靖而宋人信温公文饒文靖近
于重臣而晉公温公近于任臣也尹未易談矣求孫
公于晉公温公之間宜無愧焉公以司馬合前御史
大夫長留臺督撫薊門奏三年績　天子褒公德望
勳猷又念及塞上功晉太子少保俾仍視事近年以
來大臣之受知于　主上未有如公之渥者公之屬
職方劉君輩乞余言爲賀余念今天下隱憂雖多其
大端在臣主不相信不信則輕輕則不入始乎壅常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卒平決矣以　明王之褒公如此可謂信公是世道轉移之機也夫自信易使人信難使人信易使君上信難而君上之信在于積疑之後者尤難公自易而及其難以難而成其易旦夕者正阿衡之席一德之交自任以天下之重吾且于公望之溫公晉公又無待言矣

雅游編叙

金陵名勝自六朝以來甲於天下豈非以王謝諸公重耶然地狹偏安人希顯覽流連光景局促一隅雖佳麗著稱而地靈尚閟矣入　國朝而　神聖宅中綏旒九有其後　鑾輿北指鍾簴不移衣冠文物聲光翕赫豐水鎬京方之猶遜此開闢以來之一時也山川清淑暢爲人文毋論遠者自今　上御極以來擢巍科登鼎甲以文章德業照耀詞林者如余焦朱顧四君子並時而起稱極盛已幼峰先生既已焚魚漪園蘭嶼隆初三君亦多從休沐徜徉里中雀辰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景選勝招歡嶰壑里搜篇章迭奏琳琅金石之韻被于山川足令三謝讓嶽二陸避響此非二百年文明之化沉涵蓄極勃發于都會之區何以有此近世纓緌之士一入名塲興趣都盡而其稍清真簡遠能日放于山林者又支采關然無所表見遂令望雲臨水登高作賦之勝事不聞于世而騷人墨客乃得爲政山水之間以自擅其風流要以枯槁岑寂取目前之適耳至于春容爾雅拔瀣抽辭使流峙增其高潔而菁華盡于攬結自非秋菟宗工詞壇哲匠必不能爲則茲編可槩見已夫玄暉五字流映澄江供奉七言鳳臺增色寥寥數篇仿佛如此有如茲編之爲山川重寧有既哉余獨惜世代升沉滄桑遞換即余遊金陵數年問六朝遺蹤多不能舉其處而編中所載梅花水虎洞諸勝已罕有跡者千秋之感又豈但在烏衣朱雀已也則夫網羅舊跡盡入品題使荒臺廢榭頹址遺基不至湮沒于寒烟衰草閭井市廛之中令後來者得有所考鏡是又四君子之責而余有厚望焉故因茲編刻成而書此以弁因以請于劬峰先生先生笑曰子亦詞臣宜張皇吾黨姑存之

陳太翁偕配郭孺人雙壽序

歲己卯吾閩公車之士九十人而陳緝甫年最少最有俊才聲名奕奕出儕輩上固謂一第可芥拾乃緝甫之丞江州去其舉于鄉時已二十六年而緝甫年僅踰強仕耳顧其向日儕輩半已無存其存而獲奉其親稱膝下觴又偕老焉者蓋寥乎未之見也乃緝甫之尊人其翁與其配郭孺人皆無恙健甚緝甫兄弟五人三爲孝廉兩爲茂才羣從彬彬光其家世吾閩中推德門望族必數溫陵之陳而其遡慶源于翁幾若荀之淑石之奮而竇之禹鈞也始翁爲諸生有

聲方且頼脫乃竟因有司日課緝甫兄弟督成之緝甫之弱齡而舉翁不爲喜其舉而困于南宮翁不爲慍曰通塞有時孺子第自力耳夫寧獨翁即孺人見猶是也緝甫之輸公車就選人無遲回困阨之意夫亦曰吾父母望我以樹立耳不在一第也在今甲筮仕而得州鄙大夫最爲高等不輕畀也主爵奇緝甫才使佐江州江州四輪之地綰轂吳楚於留京爲上流號稱重地緝甫所治在干椒保障弭盜詰戎其任寄亦重下車之初即綰郡符去書生亡何固已儼然稱二千石矣人或爲緝甫難乃緝甫爲之若素習者不期月而聲聞流洽留都距江州千餘里諸臺使之有轄於江州者無不稱緝甫賢足當一面寄也於乎此不足徵翁與孺人之教哉緝甫丞江州之明年翁與孺人皆開七衮與諸子里居緝甫南望咨嗟曰吾爲孝廉一青袍雙璧二十餘年而意甚得以常奉吾親也今銀艾而坐黃堂顧愀然不懌以遠遠吾親也于是走一介之使奉觴翁孺人前而以其意語余余於緝甫爲弟兄交其視緝甫之尊人猶私親也且非但余夫此同舉九十人者之交於緝甫而視翁與孺人亦何以異于余也以余九十人之所不能得之親

者而緝甫能得之翁與孺人以余九十人之親所不
能享之子者而翁與孺人能享之緝甫非天所單厚
何以有此而緝甫兄弟才且賢又皆如緝甫翁之所
爲困于有司緝甫之所爲困于南宮者必且大償然
則吾九十人者之福祉皆翁與孺人是同籍之光
而曠世之遇也緝甫今且酌江水以爲尊引廬阜以
爲祝曰某受事此邦四封之內實式靈之如山如阜
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斯之爲二尊人壽矣吾知翁
與孺人之欣然而色喜也余不佞方與二三兄弟樂
觀盛事敬以一言附緝甫使者明猶子之慶焉

郡大夫郭公署邑還郡序

郡大夫郭公治吾邑僅再月得代還郡吾邑故劇邑
也俗競而訟繁好于有司寬則偷而急則怨治之難
攝治尤難彼以爲旦夕寄焉者也官無常制民無常
尊上下之間苟且相維而已其不肖者既因以爲利
賢者亦無以自見蓋往事可覩也公受事未幾而獄
訟清胥史戢公庭閒然諸欲請事者徘徊趑趄而不
敢進公坐堂皇治簿書不數刻而罷蕭然若無事矣
未嘗輕逮一人未嘗輕笞一人而人畏未嘗輕徇一
人未嘗輕假借一人而人悅衙齋之中茹蔬飲水去

之日不持一錢真可謂廉吏矣父老諸生送公于郊嘆息咨嗟相與告語自有邑以來令長之賢者不乏未聞攝令之賢有如公者公歸郡而吾民欲有所效于公以申吾私且告夫他日之攝者計無如史氏之一言則相率請于余余觀世之論吏治者率岐煩簡爲兩途以爲簡宜鎮靜煩宜振奮不相謀也而說者又云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似若以安靜之不足以收近效而捷得人情者今公之治吾邑可謂靜矣以吾邑之戶口賦役甲于福唐簿書勾攝之擾山積蝟集不可謂不煩矣公不動聲色而事事就理

甘治煩也猶治簡也而效乃更捷月計之固有餘日計之而亦未嘗見其不足也公可謂深于治者哉昔薛瑄治三州皆書上考謂治楚以簡著公蓋兼用之者簡以蒞事廉以禔躬肅以鎮囂此三物者皆吏之善軌也而要之非肅無以成簡非廉無以成肅公之飲水茹蔬而不持一錢也此所以能成其安靜之治哉柱下氏貴清淨至于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乃其指則在于棄貨外身少私寡欲澹然不見嗜好是以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其與吾夫子居敬行簡之意亦若不甚悖者

公家世吉州理學淵藪師友源流爲日久矣而公歷官皆橫經振鐸躬爲標範以教爲政宜其感孚之速使在聖門當居南面之列彼所云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者殊猶未足以盡公也公歸郡矣邑人雖不得朝夕于公公以其簡廉肅者樹官常而風有位近而九邑遠而八閩皆被公賜下邑寧敢私焉不佞多病杜門僅一再晤公覩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語故不虛故書此以復士民之請夫寧獨爲士民也亦以諗說其私心之所向往于公者有如此耳

孫母林孺人壽序

歲癸未吾郡同舉南宮者十人而含冲孫公齒稍長名德素重吾輩嚴事公不敢以鴈行禮見也乃公顧進之爲兄弟交旬日輒會輒竟日夜歡呼咲語曲盡綢繆而是時林孺人實從公爲公視中饋益治美好飲食餉客甚精辦也公又時爲余言孺人之賢曰吾少也以諸生爲太守甫東祁公所賞譽擇配而得吾妻吾妻之歸也齎送故饒然未期年而損其嫁時之裝幾盡吾妻不色慍也吾父母操婦嚴時有所摧折吾妻事之愈益恭久而歡然辭矣乃至吾嫂與弟

妹亦無不歡者吾歲旦而鼓篋教授生徒臘盡而休計一歲之中十九在外內其使吾以也吾以貧諸生而鮮衣美食文酒過從若忘其故貧吾妻以富家女而提甕負薪織裙炊爨若忘其故富其使吾之得有今日者則吾妻以也余聞而嘆息美孫公之有孺人未幾而孫公去爲崇德令值陽侯肥蟺相繼煽殃所爲拊循其災民而登之衽席者常丙夜而墟不交而孺人所爲焦思極慮與孫公同其憂患者亦丙夜而日尚熒然也孫公既以流言餅綬歸意或不自得孺人輒從容譬解之有

勸其謁除者則力阻止一官鷄肋柰何不自劃獨不憶爲貧諸生時乎孫公于是堅臥不復出菜庭之袖栗里之觴白傅之管孟公之轄夷猶恬適于家庭里閈之間絕無牢騷侘傺之感大較皆孺人成之蓋將十年而孫公捐館舍孺人幾不欲生諸子婦強之乃日進一蔬其後以病又強之乃數日而進一肉如是又數年而有子子長始舉于鄉時孺人春秋六十加五放榜之日則設帨之辰也子長歌鹿鳴而歸陳賢書于堂閒里之人持牛酒而賀子長亦奉觴而賀孺人無不動色相慶者而孺人獨愀然曰而翁望此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惜哉不及見也邦其觴不御子長逡巡退再踰歲
欲申前意而謁余請焉曰將藉先生之一言以有辭
于吾毋余因念自癸未抵今尚未及再紀向之所謂
同舉十人者大半已無存而其無存者甚或至門戶
之蕭條箕裘之零替求其有子如子長能紹明先業
光大其家世者蓋僅僅見也而當子長舞象時見余
於長安貧其所業窮及詩歌詞賦之屬余大嘆異爲
傳諸詞林一日赫然名動京師矣余方謂子長旦夕
頓貶不意其浮沉諸生間且二十年乃始見收夫以
子長之才而發之稍遲以子長尊人之才而用之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窕天之於孫氏若予若勲若齊若豐是殆將以其昭
融烜爍者待子長之樹立而以其安貞綿永者待孺
人之壽考耶而孺人自爲人婦以至爲人母其焦勞
拮据于孫氏者已數十年僅一償于　綸章之褒再
償于子長之舉而說者以爲不盡酬也然則自今以
後之年皆孺人食報之日矣子長又言孺人晚歲開
悟能誦楞嚴圓覺諸經脩持精猛獨不喜優婆夷及
諸檀施小果曰學佛貴清淨耳福田利益何爲者其
見地超絕如此固宜其處功名得失之際恬然不芥
蒂于胸中也然則如孺人者竟其所詣行將證無生

躋覺路並壽相而忘之彼世人所云脩齡遐筭三千八百之春秋直小年耳胡足當孺人哉子長聞之而喜曰如先生言吾母自為壽矣烏庸祝其以此代酌者辭可也遂受而獻之

莫母林太孺人八十壽序

始莫公以孝廉教授遼州余送之都門公意不自得余詢其故公曰吾母老矣遼州去家數千里道阻且長將母之謂何余曰孝子哉遼州在太行之巔公其望雲于官舍乎其後公令楚之新寧乃奉太夫人與偕更兩歲太夫人不宜其土公遽陳牒欲奉以歸邑之人羣起而留之不得行歲當計吏脩郤者中公左其官公遂扶侍入里其年太夫人登八十季秋某日其誕辰也公張筵上壽賓客以次畢賀有習莫氏事者進而言曰太夫人則誠賢母也夫太夫人歸太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十六耳其事舅姑無不懽者事其寡伯母如其姑寡伯母則又懽忘其寡也舅没而遺其三歲之孤以屬太夫人太夫人撫之不啻子即孤之視太夫人亦不啻母也孤無祿早世太夫人復撫其室而哺其孫保之兒卒以成立微太夫人而舅之遺孤無以有今日矣而當太夫人之歸莫也家故饒太翁以急貧好施破其產太夫人無愠言又從吏甚力有負責不償者則曰焚券市義古人所貴此何足問也其後兵火頻仍水潦爲虐家乃益落太翁以其高懷寄之于文學之逍遙子姓之課誦而太夫人以其雙腕寸校操作而供家人之饘給蓋上以成太翁于隱而下以成新寧公于儒力甚勤而心甚苦微太夫人而新寧公無以有今日矣太夫人爲婦而孝爲嫂而慈爲妻而令爲母而有美子其經營拮据于莫氏者且數十年至老而始享新寧公之養此閨閤之所難而史傳之稱內德者疑未有大勝焉者也太夫人可以瞑矣不佞聞之則又進曰客知太夫人矣亦知新寧公之爲令乎新寧楚偏邑也壤瘠而民囂公孜孜拊循賑貧乏懲積蠹清獄訟慎勾追課章縫嚴保甲曾未期月而頌聲四起矣歲一旱乾公齋而禱祈澍雨立注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寧之人無不以公爲父母而頌祝太夫人者公出而
朝吏民訢訢如也入而侍太夫人洩洩如也官況之
蕭條衙齋之淡泊太夫人一切安之即脩鄰者中公
而左其官不芥蔕也曰孺子不得罪于邦人可矣勿
問其他公今御板輿而歸里舍可娛斑衣可悅竹笋
可供雕胡可飯公田之餘資可以佐酒太夫人之志
日愉而神日王其爲眉壽遐齡行未有極此生人之
所難而凡世之稱福履者疑未必有大勝焉者也太
夫人聞之而喜公則遜謝往者以
毋命遊太學幸舉畿闈幾博一第爲毋懽乃卒不得

志于公車其爲公屢彊勞幾徼　恩綸爲毋寵乃
復不得志于今某實諗知然以吾毋安能如子言不
伎曰公毋遜也夫公之志雖稍詘于公車與令而大
快于爲人子公之太夫人雖稍遲于禮翟之封而大
快于爲人毋夫毋子之間而如公即五鼎三事不與
易矣公咲而起爲太夫人加酌

南陵戴氏族譜序

戴氏出宋公族自兩漢來多縣經術顯故廬江以說禮專門平輿以解易重席伯昕號著於五龍叔鸞議高於獨步信華胄之多良哉而其在大江以南皆安道幼公輩又皆真摠冥踵至父子兄弟守之爲家法其流馥逸韻亦奕奕然千載不朽余不佞嘗謂族緣人重非族重人是數君子者潛見較異而總之能以戴重其保姓受氏祿之大者可置勿問也南陵戴自其所謂七三公篳路藍縷啟茲蔣塘而由宋迨明駸駸潛至儒一而復其子兗丞仁七者始爲譜以明宗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能紀遠斷自蔣塘爲鼻祖寔今譜之權輿也今又幾二百年來而族滋繁衍其人大都習爲勤樸孝讓自好鄉里間而紳衿之路抑何寥寥豈于嚮者安道幼公之風尚續戎而不墜乎譜亦久廢不修而仁七之弟曰仁八再傳爲克濟始一修之克濟再傳爲某先生始欲以鉛槧亢宗而卒弗售然稍出餼饋率族少年之頴慧者與其子虞部君結社相磨琢于是南陵庠冬戴氏生而虞部之業亦成先生早世矣歲丁酉余舉虞部于南京兆幾冠幾士稍抑爲詩第二人而今茲試南宮復高第戴氏經術駸駸爲南陵望俾熾而昌不失舊物果誰之力與先是虞部受成于其長老某某而再修譜以竟祖父之緒而問序于余余自童子時受南陵亂峯許先生之知虞部亦稟業焉先生里居後每與余相聞稱引其邑之後生頴秀而有行業未嘗不首虞部也余舉虞部而喜曰茲許先生之所稱者乃虞部方爲孝廉拮据經生業即皇皇以收族爲事此可謂知所重矣蓋族之辨至周衰而梦收族之事至秦興而絕今世談士大夫能聯宗屬十百千指以上有恩禮者即詫歎以爲盛節而如眉山氏所譏切時亦有之然則族大而偪強宗多釁是

林林繩繩于譜牒間者顧不必以人重而以人齒譬之江河之委百川灌注而瀦流日益廣駭浪日益厲竟不測其褰裳濫觴之日涓涓自一源也戴氏之經術振而族漸大余惧其非復習爲勤樸孝讓績戎安道幼公之時可若何虞部蹙然起曰新非能重族者也而幸受教于先生敦睦之節請自新始若以貽諸不知何人則是譜在而先生之明訓在庶幾亦知所愧畏矣余遂書其語以告戴之族人且以明余之所以知虞部而重之者蓋在此也

湯母柳太夫人加封序

湯母柳太夫人加封高余與元侯崧高湯公早相習也時湯公方弱冠初膺珪組而英氣勃發言論倜儻隱然有干城禦侮之畧後若干年而余貳卿留都湯公亦來領軍府相見甚歡余於是乃知湯公有母柳太夫人甚賢明也湯公之先人太保公嘗領軍府於兩都皆有殊績其最後則督漕于淮所轉輸東南之粟以供京師者不知其幾萬萬輓漕士卒膏沐于拊循之恩而忘其勞瘁者至今口碑猶載道也則太夫人實佐太保公以成其勞太保公在日太夫人既受　璽書稱國夫人矣項

者　冊立元良尊稱　長樂覃恩中外湯公乃具疏言臣世受　國恩備爪牙之任遭逢盛典而臣母臣妻名號猶同非所以昭　曠蕩之休而遂顯揚之孝也向臣祖母鄧氏亦以　恩詔先臣陳乞自夫人晉封太夫人臣不敢望先臣願使臣母得從祖母之例惟　陛下憐恤書凡一再上乃得請湯公之僚都督宗君輩屬余言爲賀余觀　令甲世胄之家閨門之內其以夫貴者常多以子貴者每循格而可廑以子貴者必　特恩而後錫也乃柳太夫人與其姑鄧太夫人兩得之可謂難矣而鄧太夫人有太保公太夫人有今侯皆有勛名光于帶礪奕世纘戎歸于慈訓斯尤難矣往余嘗從衆中望太保公狀貌魁然知其爲國虎臣今湯公實肖之竟所樹立必與太保公後先輝映而太夫人春秋未艾其撫有湯公以享其寵祿當不止如鄧夫人之于太保公也留京　國家根本武備單弱軍府之政大非開創之舊章因循窳廢爲日已久即才且賢無所見奇然湯公在事而戒秩肅然卒伍奉法自萬夫長而下稟公教令毋敢怕佚公之爲留京重已不小矣　天子之所以才公而厚寄焉者必不下於太保公太夫人坐

北堂而勉公之戮力效忠報稱　明主終其相太保
公之志者又寧有量哉夫寧獨此也　高皇帝肇造
寰區則六王爲烈功名終始之際蓋難言矣而東甌
善處嫌疑克當　帝心晝遊之日　錫賚駢蕃至于
夫人皆承異數諸功臣不敢望焉公之先世伉儷蒙
澤蓋開國之時已自如此今公于太保爲象賢之陟
于東甌爲似祖之虎而太夫人之視東甌夫人亦庶
幾無媿此乃重湯氏矣余不佞備史氏之列且執管
而紀其盛公其告之太夫人得無曰老婦徼國寵靈
比于先姑已厚幸矣何敢附稟甌夫人孺子勉之無
媿東甌然則公之戮力效忠報稱　明主者愈無量
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刻通鑑綱目序

閩漳陳克恕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通鑑綱目一書乃考亭先生因涑水遺編爲之筆削其義例一準諸春秋大者如黜魏尊蜀削武墨良而韓雄而莽潛而晉之類皆關繫綱常名教治亂興衰所由出濂乎嚴哉麟經之家法也 國朝 列聖崇重表章頒之學宮令士子誦習與六籍等柄文者必循以課士寧獨取其該洽良以二千年來是非褒貶折衷于是書不可廢也近世士子雅言史漢以爲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辭宏麗操觚者所取裁艷而奉之夫史漢固史之變也自三代而上史家率多編年徵事則初終易核論世則汚隆易稽修辭則倫類易析春秋衷焉加之以衮鉞述而不作神而明之矣彼班馬諸史雖云成一家言要以記繁志寡則河汾氏有定評矣吾以爲史家自春秋後史漢其支子也綱目其世嫡也凡綱目所以能繼春秋者三而事辭道法不與焉春秋所書多昭代宗國之事有所貶削必微辭以見意而綱目迄於五代近不及宋無知我罪我之嫌一也春秋時魯各有史不能相一魯史舊文間緣列國告報而夫子因之諸所闕如者尚多而綱目則自宋以前代在簡冊即如閏餘之五季腥穢之北朝其事皆臚列是非劃如二也春秋之文夫子但舉其綱丘明公穀各以意爲之發明夫子不及見也故得失參半後世或棄經而任傳或因傳而泥經議論樊然而綱目則通鑑爲之前茅先有目而後有綱無所俟傳三也故夫綱目之作雖以考亭之學術見解足紹統于素王乃事易因也論易定也較之春秋功孰而力半矣世人貴耳賤目貴遠賤近遂謂麟經一書千古絕筆非後來所可模擬不知是非在人心昭鑠不磨千萬世所

公共也夫子不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子以三代之是非而是非春秋之天下考亭以春秋之是非而是非秦漢以後之天下何所不合何所不可哉輒氏謂春秋作亂賊懼我朝二百餘年公論昭明姦孽不生未必非　列聖崇尚綱目之力也自史漢盛行是書遂束高閣文人學士議論混淆以揚雄之甘心仕莽爲作符命乃力爲煎雪甚且聖武罣賢馮道而齮齕凍水考亭不遺餘力是非之亂極矣事辭勝而道法微弊至此也今石渠天祿之間秉史筆者其文既秘不傳而野史雜編又多頗謬史學日湮人心日詭余竊懼焉馬鄴守朱君重刻綱目而請余爲之序余謂朱君茲舉足爲考亭功臣故不辭而弁其端夫朱君寧功考亭功世道矣

咸陽家乘敘

滇南宇內之僻壤也自漢求金馬碧雞而路始通自明傅沐二公蕩平疆理而始列于藩服何其晚也然自國初郡縣以來名卿高賢後先不乏聲名文物齒于中邦余宦遊南北每逢滇中士大夫多清眞雅素質而不推文而不靡有彬彬君子之風焉而今駕部馬大夫與余最習大夫在冬曹時屬余攝其曹事朝夕周旋見其從容恬適而綜理微密竹頭木屑無不得宜心甚賢之南國之薦紳以曹事稀簡相與脩騷雅之業其推奉大夫儼然壇坫之上大夫之尊人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善公伯子汶川君仲茂才君父子兄弟自相師友皆以文行著名固滇南之世家也大夫又以奉職綴文之暇作爲譜乘標姓源述先德事詳而覈文約而該足爲馬氏琬琰余讀之而歎曰嗟夫滇之所以聲名文物褒然多君子也其以馬氏哉蓋馬氏之先出自西域當元之初興咸陽王以佐命功守滇始教滇人以詩書禮義與婚姻配偶養生送死之節創立孔子廟講經史置學田教授其生徒于是滇人始知有綱常倫理中國之典章駸駸能讀書爲文辭至　國朝科舉之制初行滇士已有頴出者則咸陽之遺教也自咸陽而後延安雍國世載其烈德澤勳庸爲滇人所利賴幾與元相終始蓋其盛也　明興二百餘年方內時警滇以新造之區介在絕徼而顓閼晏然最稱馴服豈非詩書禮義之教有以默契其心而變革其習耶其所由來非一日耶則咸陽文子之功不獨在元即疇庸于明亦當不在沐昭靖下而昭靖食報于滇超五等而上之幾若眞封咸陽子孫僅以明經起家未登膴仕天之所以報馬氏者庸有極乎要以奮跡殊方祚勳中土苗裔見于譜中所載者幾徧宇內即休屠之衈七葉相承猶不敢望斯之爲寵

已云侈矣余嘗惜元氏有天下百年史書闕略其世臣巨室自四忒薛外罕所攷見乃今得從馬氏論說咸陽之家世知元之所以有滇與滇之所以入明而即興於文教者其原蓋有所自是可以補史冊之所未備而後有博雅君子欲爲氏族之學徵奇事而廣軼聞者其必有取于斯也故論次其概以傳于世蓋不獨告馬之子孫矣

枝隱庵詩集序

昔之高人或隱於山或隱於市或隱於釣或隱於醫卜或隱於金門隱不同也而莊生隱於漆園著書數十萬言其大指乃在逍遥遊一篇曰大鵬九萬里與鷦鷯一枝其適同也吾鄉吳文中僑寓白門名其所居曰枝隱庵日匡坐其中誦經禮佛吟詩作畫雖環堵蕭然而丰神朗暢意趣安恬大有逍遥之致客謂文中一枝適矣浸假而能九萬子將何居文中咲曰夫九萬里者摶扶搖羊角而後上者也何揩揩也而鷦鷯斥鷃經營咫尺之間已自得矣今必責鷦鷯斥

鵬曰爾爲蹩爾必九萬里彼豈願之哉夫吾觀于世之炎炎者赫赫者熙熙攘攘者其志皆欲九萬里也而未必能九萬里也彼非扶搖羊角則不上是有待者也如吾之一枝也又奚待哉吾安能舍其無待而從其有待也客無以應以告余余曰文中之言達矣而未盡也夫以爲無待則扶搖羊角吾任其自然亦非待也以爲有待則一枝亦待也故堯舜之勳業而等之浮雲此無待者也不然則巢由待箕潁矣方朔待金門矣子貢待谷口矣君平待成都肆矣王君公待牆東矣向秀待五嶽矣夫有待迹也無待

也迹不所寄而神無所榮如是者忘待行亦無待待足天隱也而文中猶規規然矜已之一枝喻彼之九萬其猶存乎大小之見者歟客以語文中亦無以應因裒集其所得詩自王元美吳明卿而下凡若干首付之梓而屬余爲序余嗟曰夫以無待言一枝猶贅也顧從而詩之梓之又從而序之不愈贅乎文中曰吾聊以寄而適焉耳必如先生言則南華之經道德之五千言亦贅也余不得已爲書于卷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儀部大夫李明鰲守姑蘇序

明鰲李大夫爲郎南春曹屬余濫二卿曹事簡閒日一入署吏抱牘而進爲署紙尾持去大率太學諸生往來公移耳無他轇轕難辦足煩籌畫真倦吏也故雖有長才敏幹無所見能雍容議論而已然主爵者每重其選稍異於他曹而賢者處此亦往往有以自效而能重其官不以閑曹故自弛廢也余與李大夫周旋且兩載望其幸采聽其談說徐察其神情蓋卓然能振拔于流俗之中而確然非是非利害所易動以爲　國家有盤錯艱鉅緩急需人則大夫其選矣

比後余在後陌里中聞南中戚里互藐于恩澤至頻上聽旁觀者亦甲乙其說而大夫獨申　明詔以衛其予奪不少撓循朝議卒從大夫爭者喙息無以難也蓋大夫之所爲強力敢任不動於流俗之是非利害者於此而稍賴露其端而春膏之優游閒暇無所攖撓震撼於事權者於此而得明其職守之難奪余名雖郡其財賦可當宇內之一藩服其簿書案牘之劇皆甲於宇內而又值少年無賴革新以權稅事鬧於衙舉孝未消至塵　璽書督中丞臺移鎮以彈壓之爲守者實難其人乃以大夫名上時　天子方慎名器尤靳諸大吏自守以上十請而九不得報顧於大夫朝上而夕報可矣其加意劇郡而知大夫賢何神聖也除目下而姑蘇之人其良善而率化者既相與幸邦之有良守得蒙其輿休其夙猾積奸恣睢而無忌者聞大夫之風亦相與逆自歛戢告戒毋犯其教令大夫未至郡而風聲已如此矣昔尹翁歸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欲託其最子比見翁歸終不敢言曰此賢守何可干以私夫今之所難於吏道者率苦於人之有所私吾曲而成其私則撓吾法吾直而折其

私則速吾謗故治無全功而官無全譽凡仕皆然而
守令爲甚凡地皆然而劇郡爲甚夫使人人如翁歸
則孰有以私干者以夫未至郡而風聲已如此也
其爲翁歸直緒餘耳參之郡守古大國諸侯於吏民
君也父母也子弟師帥也吏民之弗率則化導之風
勵之子弟之弗迪則教誨之不得已而梗之鞭撻之
嫉以使其爲君父母師帥者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
其恥與子弟能無悔恥厭心悔則懲懲則思善因而
化導之風勵之教誨之於勢差便而於機差易入然
則姑蘇昔日之難未必非今日之易也而大夫後先
之以風聲申之以教令躬爲之標而法爲之防曠然
一洗濯其敝習而登之昭明且以爲神君且以爲慈
母且以爲明師世世且祝大夫也夫寧直如翁歸之
在東海吏民畏服恐懼改行自新莫敢犯禁已哉於
是乃愈知　天子之知大夫爲神聖矣大夫行其僚
湯君輩謂余知大夫深宜有言余所知大夫者如此
爲書而授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壽將母吳太安人上
蔣大夫既以江山令報政封母吳爲太孺人矣比蒲
度支考進太孺人爲太安人　天語諄諄揚其節烈
之異而嘉其才智之奇視尋常里媼以子貴者典若
加隆而辭若加責蓋太安人以格于封不得旌而詞
臣之代王言者爲寓旌于封以闡其微也其稱節烈
者以失贈公也稱才智者以事贈公之父母與撫大
夫也始贈公爲諸生有聲將入太學一旦謝賓客去
時父母且老大夫三歲耳太安人年二十有一蔣氏
濱危太安人濱從贈公者屢矣其卒不從贈公者以

父母與大夫也其使蔣氏之卒不危者以太安人也
太安人奉舅姑于塋獨哀苦之中使之忘亡衾襚而
送之于兵火流離之日使人忘其舅姑之亡斯已難
矣乃其課大夫也洛誦之聲不輟于耳嫠嫂之容不
睹于牖豪游俠少之交不至于庭大夫即失怙而儼
然嚴君之朝夕也里師之脩脯加豐田疇加闢屋加
潤一切經費加克門內外百千指待而受事宗內外
百千指待而舉火無不辦者大夫即未貴蔣氏已隆
隆起矣盜一窺其戶聞太安人在遽相悔責引去我
曹無狀乃至驚貞婦同室之人恃太安人以免也太
安人六十加四而稱孺人加八而稱安人今歲甲辰
登七十矣大夫以使事過里觴焉而謂不佞宜有言
以懽吾母不佞微諸士言既艷大夫之有太安人
乃今幸而習於蔣氏又艷太安人之有大夫大夫去
江山若干年矣江山之人至今思之其在計部潔廉
任職嘗一榷關武林四方之過武林者無不頌大夫
大夫不以尺帛寸縉南走溫陵北走白下代歸而行
李蕭然如其始至清白之操一如太安人太安人不
以大夫潤家大夫不以官自潤太安人不負蔣氏大
夫不負國母子之間兩無恨也蓋昔田稷子之母以

揮金受賞而陶侃之母以邦鄙著稱母則賢矣其子之猶不免于受金而遺鮓可謂不知母矣以視大夫果何如乎大夫往者陳璽書于堂治裕翟而進之里閈皇皇自天申命玆之爲寵已百千秋矣今者之舉觴毋亦奉之以　溫裕而懌之以嘉命節以標貞烈以明志才以代終智以啓後四美具矣被彤管而俟無窮是太安人之年也太安人今且七十而八九十以至百千歲而被封亦且自恭淑人以至太夫人懿昔所以褒揚風勵又不知作何語其以大夫之勳業漏隆彌推明于毋訓章內則而樹言常又太安人之年也太安人以年爲節即以節爲年世不乏節而無若太安人之節世不乏年而無若太安人之年而節不待旌而年不待祝此明天子之所謂奇所謂異也欲壽太安人者無逾此矣余不佞又何贅焉

版權所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蒙釋序

正蒙一書張子自謂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又謂如時盤示兒百物具在而門人范育序之以爲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其推崇至矣或者以篇中所云太和所謂道由氣化有道之名諸如此類其說稍異要之天地間理氣二者原不相離理乘乎氣氣之流行即理之著見無兩儀四象八卦無以見易無寒暑往來陰陽剝復無以見天心子輿七篇其精者乃在養氣而濂溪太極一圖固云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夫天地萬物之在于氣中如魚之在水舍水

則無魚天地萬物之理不能離氣如影之不能離形
舍形則無影聖人功用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亦不外
是氣之調適耳佛氏以世界幻妄而欲空之是以氣
爲可消滅氣既滅矣即佛性長存將安用乎故余嘗
竊謂衆生與佛高下雖殊狗性狗生執著則一夫惟
吾儒萬物一體道器渾融空色生滅之名既所不立
畔援歆羨之想更何從來較之彼教不亦簡易而超
脫哉張子固云世人不悟陰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
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莫擇多見其蔽
于詖而陷于淫蓋其立言維世之本意固在於此然
其言精深浩渺非學者所易窺測考亭朱子曾爲訓
釋而尚有未盡錫山高雲從緣其指廣爲集註而攜
李徐德夫篤好此書嘗條其所見謂之發明以質雲
從之說同者去之異者存之異而此失彼得者去之
短長互見者存之於是此書微辭奧義渙然大明以
視郭象之註南華元凱之訓左氏殆無愧焉始余知
句讀時先大夫即課讀性理雖能誦說而於心不甚
了了比余去諸生問之士子已不能舉其書而士大
夫之聰明有志趣者多去而爲禪即所謂宋有四大
文字如太極圖西銘者亦漫不入眼其視此書眞覆

誦耳余雖欲舉向所誦說者相與講究之而無從乃今讀此殊爲爽然又幸儒教衰微之日有雲從講學里中日與二三君子左袒宋儒德夫應之闡發表章不遺餘力其功於斯文俱不小矣德夫嘗叙周張二子書極闢佛氏余謂佛氏言性不言氣故其說多所窒礙而張子之以太虛即氣氣化即道糟粕煨燼無非教者正可以挽其偏而救其失然則世之善闢佛氏者未有過于張子也是又雲從德夫所以註釋發明此書之意故序而論之

南遊草序

留都六曹備官而無事權非仕宦所樂趨自頃歲輦轂之下彌成畏途外而藩方復苦多事感慨靡騁矣　留都根本幸及于寬政宦遊者又處不爭之地矢口信步不相猜防薄祿可資朋儕可娛名山勝水可供吟眺間日入署治文書日未中而罷無他困苦也于是昔之聞曹公爲仙署者之厭薄今反艷羨矣往者　天子有所督過于銓臣同時南徙者十餘曺而安甫趙公其一也當安甫之徙時人尚未知南中之樂去炎炎而就寂寂或疑其不無荼蓼乃安甫意

甚喜之居南中將十載不徙官人爲安甫嘆滯淫安甫終不爲動每值名勝登臨友生離別情景感觸輒形而爲詩其詩皆冲夷和適有大雅之音欲尋其所爲炎炎寂寂與滯淫之感絕不可得惟是風流瀟灑拔出風塵一段意趣洋溢筆端蓋安甫之性情固非炎寂遲速所能流轉而南中一時仕宦之樂亦若與安甫與致相爲觸發自不覺其吟詠之若此耳往主爵者推轂安甫內而卿寺外而藩方章數十上俱不報寢後乃有南光祿之命造物何心殆若以南中私安甫者然安甫每與余論天下事輒憂見眉睫其

又不以一身之仕宦無悔吝憂虞而忘天下也此安甫之所獨結于衷而不敢以見于辭者故其詩愈和平而其意愈達人或不必盡知而余窺其微矣昔杜陵憂國號稱詩史余謂編詩論世陳詩觀風凡詩皆史何必杜陵詩亡而後春秋作故非虛語今讀安甫詩而知仕宦之所以樂南中與安甫之雖樂南中而又有瞻然之懷微托于詩而不敢盡洩乃卒歸之和平也是亦可以觀風可以論其世矣是安甫之詩所以爲可傳也安甫之南初得儀曹繼得選曹余皆貳其曹事周旋最久夏月抱病從枕上讀其詩曰南遊

草者因有所感爲書此歸之

送考功徐德夫晉丞光祿序

徐大夫既竣計事以勞擢承盭元祿矣同署諸君送之行請余敘爲余嘆曰賢哉大夫　明興二百四十年留京之弊更典不知其幾極矣其澄汰精而式序當主者不乏賢矣未有如大夫之難者也客曰均計事耳何以難大夫余曰吾聞之晉江李公矣當公主計時與同事者分稽之而合證之所謂賢無不賢者所謂否無不否者參商彼此之見不立而甲乙高下之品不淆故易辦也今之計則不然有此曰否彼曰賢矣旁觀者曰否在事者曰賢矣否之者君子賢之

者亦君子矣是非之端樊然淆也劑之者曰某有某爲之請宜少寬也則又屈指曰某署某署有某人矣胡求多也大夫持之堅箝言之密有頌言之而人不能奪者有獨裁之而人不及知者事竣之日衆愕然異之蓋又更數時而論始定曰徐大夫之毅寢罕不當者則又曰微大夫強力不辦此夫衆是而是衆非而非不難爲也衆之而反以嘗則斷難矣獨是而是獨非而非不難爲也獨之而乃以協則公難矣此大夫之所以乃大夫所受成則太宰會公會公將共事中丞秋公皆寬仁長者又隣才甚常語大夫慎毋枉一人大夫曰枉不可爲也縱亦不可爲夫以職計論枉之德浮于縱也以義計論縱之害甚于枉也故會公怨而大夫嚴所議論不無相違覆然會公往往屈其意以就大夫而大夫亦或有其意以助會公大夫嚴不辭任怨會公怨不欲任德天下人固難會公之能用大夫而要之會公之難盡人能知之大夫之難知之者獨會公與余兩人耳非獨此也計疏上而寢不報矣言路之蒙詬者亟矣潰于北將波于南羣議譁然謂二百四十年無此也然其故難言也大夫曰舊章廢而俾實開不可長也吾且以身爭不獨以官

爭草封事數千言侃侃指切余謂大夫少須矣必不
得已吾與君共之　天子聖明爵計無恙大夫乃得
安其官而是時會公業得請歸里中大夫之忠言勁
氣足以消覬覦之心而奪其垂成之勢知之者獨余
一人耳是又大夫之難有出于職守之外者也客以
余言告大夫大夫敬謝君執圜臣執方吾知執方何
知難易大夫居恒稱周官六計廉善廉能廉敬廉正
廉法廉辨夫內廉于己而後可以外廉于人已則有
是而人焉是求其誰與我余觀大夫善矣能矣敬矣
正矣法矣辨矣六德具矣自廉廉人是謂大夫推此
志也天下事無足爲大夫難者何有于計吏始余佐
南銓時上則會公下則大夫同曹又多君子意甚樂
之今會公去大夫遷而余亦病矣追惟計吏一事曲
折如許大夫實與會公始之而與余終之故因大夫
行述其概納諸行李寧獨爲大夫也將使操柄者而
皆如會公與大夫焉吾不憂世道矣

封中丞楊翁偕配太淑人雙壽序

粤西於列藩爲僻壤民夷雜居其地多重山密箐雕題魋結之所藪緩則跳梁爲梗急則鳥獸鼠竄故其治視他藩爲難往者鎮撫大吏懲干寬政之養亂每有侵軼輒事芟夷幕府首功動以千百計夷少創矣而崑岡之災所燼實多仁人君子有遺憾焉自少司馬濟寰楊公之鎮粤也威德洽翔三江八桂之間恬然清晏無敢驛騷思明小酋一逞狡心公授筴徂征不旋踵底定軍吏奉公德意所招降款附十倍於獻俘鋒鏑之下無冤民矣而先是皮林之役公所勘定功

最于鄰藩自德壽以茲飲至不輕戮一人庶幾哉仁義之師以不殺爲武者耶蓋粤人固以此頌公客有習于公者則言公來鎮粤太翁封中丞公誡公以栝循行間愼毋輕用軍法至于用兵尤宜戒殺太淑人從旁申其指甚力公今居鈐閤擁油幢發教施令未嘗一日忘太翁與太淑人之教也計公在西粤數年所拯十餘部生靈于僬僥困苦之後而登之衽席者以千萬計所援游魂假息之徒于潢池之中兵亦之餘而齒于編氓者以百萬計原本所自皆在太翁與太夫人公爲德于陽而太翁太淑人爲德于陰公功在封疆羽檄倉皇之日有口者能頌而太翁太淑人之功在家庭几席雍容談笑人莫能窺其際而名其烈公所謂仁人而太翁太淑人所謂至人也今歲太翁太淑人并登八十百粤之吏民將士九夷百蠻之君長與其所部咸望公轅門稽首頌禱歡呼之聲動桂嶺而沸灕江吾友永寧林守受公國士之知走使白門以其狀告余徵辭焉余向者因論次皮林事固知太翁太淑人之所以教公也夫一命之士苟有以自效利澤及于人孰不推明其父母之訓然其所及有限則其功德之所根抵者亦易以窺乃太翁太淑

人以一言而全活者至于百千萬人是不可思議之
功德也公家先世活一黃雀玉環之報至于累葉令
日天之報太翁太淑人將自司馬而後世世于孫咸
式承之至于伉儷娣妯休壽考久長撫有司馬親見其
功業之日進則翁與太淑人之緒餘
耳蓋世所稱長生家言爻本柱下柱下論道德而于
用兵乃深致意曰佳兵不祥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
兵強天下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夫惟恬淡則不
生事不喜功不樂戰不輕用民命如是而後能與天
下共生與天下共生者長生之道也以今觀太翁太

淑人之所以詔誡司馬公者其始有合於柱下恬淡
之指哉始司馬自縣令擢給諫薦歷藩方所至舉職
伏蒲郎金之節天下高之　天子癸之頃者修皮林
功出尚方白鏹文綵下璽書褒嘉司馬文武吉甫
萬邦爲憲司馬方慕憲吉甫受祉走使蜀道稱萬年之觴
于翁太淑人一時中外大僚福履之盛未有及者太
翁太淑人得無喜曰兒子典在封疆能無忘吾二老
人之言爲　天子宣揚德威以不至辱命吾二老人
其爲百粤之氓黎舉觴夫如是乃眞壽翁與太淑人
矣

林永光詩集敘

余與永光少相善也同時有陳方伯道良林給諫謹任皆嘗從先大夫講業四人者爲筆研交而永光最長於余余少年壙佚而永光循循若處子其文章亦靜婉綿約饒澤澤見者賞心三山諸名士結社談文爭欲得永光永光每奏一篇則社中俱廢時余未有名而永光獨相推許過於餘子歲丙子永光道良謹任同舉于鄉而余後三年始上公車道良以丁丑第余與謹任同第癸未永光乃竟抱劉蕡之屈無不嘆之道良謹任先後居諫垣皆有聲余備員詞林而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光乃爲令連山又自連山移守永寧其地皆僅如彈丸錙雜夷獠間使他人居之將不勝其落莫蕭騷無聊不自得之感而永光處兩地皆甚適每與余書第言居官奉職施自樹立不敢苟然以負故人耳初不知其官之爲投荒而地之爲蠻烟瘴雨也衙齋無事乃益讀書理篇詠於詩日工其名亦日起而余爲詞臣久之益頹落不自振每讀永光所寄詩輒自愧矣世恒言詩能窮人此雖未必然乃歷觀前代達官貴人以詩名者殊少此非盡才詰也詩之情超而役役吾儕不適也詩之境淡而炎炎者之于境則不入也卑者以屑而淪高者以境而累情何以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夫永光之詩豈其才之不逮山永寧而發者不亦甚淡而能超哉然則永光之所以安于斯地而忘其投荒者其殆有樂乎此也永光別余且十年尚滯遲方謹任以直言謫歸道良遂化爲異物升沉聚散生死之際有足悲者故書此以貽永光非以叙其詩也聊以識吾與永光生平交遊之槩有如此耳

溧水徐大夫報政叙

徐大夫之治溧水也息訟務農搜奸剔蠹課上與文
禁游惰惜期年而治再期而大治聲名籍籍在三輔
間矣溧水人須大夫如數聚沙更僕未易盡其善言
大夫者則謂大夫有百世之功於吾邑者二而節靡
愛利神明豈弟諸孀不與焉邑之東爲石湖自東壩
塞流以湖爲壑浸淫其旁十萬畝莽爲水鄉邑賦大
困前令謀所以甦之無他畫也請蠲轉漕之粟而輸
金大夫實緒其策頻首爲民請至于涕泣當事者雖
不能盡用然因是蠲助役錢十之五矣大夫又精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綜聚澤其中枯而防其外漏錙稱寸累務以便民邑之苦沮洳磽瘠而不甚苦賦者則大夫賜也當開天時邑有匏場其後牧事廢民耕種其中爲日久矣自言利徒與中使躬躬欲因以爲市諜者言前驅且至四境皇皇大夫慷慨力爭不腆下邑備在牧圉惟是桎梏之輸以代蒙秣公私利之若盡斥以易金錢毋乃闕四民之業而廢天閑之供且其若　高帝之甲令何也所爲游說百端遂沮却邑之所以父兄子弟有室家而得免于蹂躪者又大夫賜也向微大夫則邑民之困于催科流離轉徙者不知其幾而左瑨之禍中于新都諸裔復移而之溧矣夫拊循煦嘔爬搔振刷以興休其民此一時之功也禦大災捍大患窒穴于方潰而撲燎于方揚不能以此一爲民請命此百世之功也邑人之利賴大夫者蓋在此矣

大夫故嘗令婺源以艱歸再除溧水婺源之人以瑨罹虐者相與嘆息有徐大夫在我曹不至此昔鄴令之投巫密令之驅蝗瑕丘令之鋤妖朝歌令之弭盜其於邑皆有捍衛功後世稱之乃大夫所處內則馮夷外則城社箕斂則病民河潤則病國采之則虞傷亢之則虞敗調停消戢擁翼氓黎毋逢其災害功倍

於前人而難易十百矣溧水人世世奉大夫可也夫留都京兆爲屬者八溧水俗愿而民樸務本業知畏官府差稱易治今之溧非昔之溧矣前令檇李徐君有德于溧人大夫繼之若大馮小馮然此溧人之遭也余貳留銓而前令來爲考功時談及溧事因知大夫蕭規曹隨不獨一邑以宰天下可矣會大夫報政余所舉士孝廉王生輩來乞余言余爲述所聞如此入生輩者所謂善言大夫者也

曹大理集叙

語云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余殆以此致歎于曹大理也大理髫年已召後頼聲公車之業出僚輩異而譁之余雖賞其神駿而不能無疑于馳驅蓋久之而後知大理之公車業真有所自得而非若耶說者之爲其後大理好稱詩詩格益高而其辭益出于獨創衆復譁之余素不能詩亦不知大理之詩與譁者孰爲得失即與大理談亦罕及詩徂歲北行大理寄一帙于途余讀之而喜乃遂至于盡卷每當風塵樸面旅懷作惡伏枕郵亭時輒取大理詩讀之未嘗不爲

之解頤也然猶以爲大理詩人耳其所長在此今歲
在南中復得其所爲古文辭十數篇亦大稱其詩其
中有一二篇如叙季漢昔叙秦氏譜則余皆有作皆
出大理下始歎吾向於大理自謂勝之今不及也大
理詩刻意三百篇取材漢魏下乃及王右丞韋蘇州
其文則如韓昌黎所謂鑿乎惟陳言之是去故
其旨沉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泠而曠絶其初之
不合于世以此久而愈爲世所稱服亦以此余交大理
十餘年在閩陵亭之好乃至今日而始深知大理
之詩文自媿其不及也知人豈不難哉　明興文章
沿前代之流病于率見其後矯之以慕古病于剽
其爲文愈甚世稍稍厭之而未有能反之者歐陽
永叔有云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夫慕
其難工可喜之名而蹈于易悦自足之失此其所以
愈趨而愈下也大理工其所難而不足其所以日新
月盛過此以往莫之或窮吾又安敢以今日之見爲
足盡大理乎三立之事言爲最下以大理之超塵拔
俗方由太上而兼其次世有知大理者又將笑余之
淺矣吾郡名士能文章自大理外有董崇相謝在杭
陳元慭皆在南中士大夫相詫謂三山多才獨余陋

劣視從諸君子後大理顧欲進之以此道也其評余文謂直遂而少紆曲余甚服其言而不能改雖非以是自足毋亦畏其難工而姑就其易悅者以應世歟今之叙大理文愈覺直遂乃滋愧矣雖然直遂者其情質余與大理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潘封君七秩敘

自三代以前名卿士大夫不少乃世德淵源庭訓著稱罕有考見惟魯國大夫儒本之叔梁紇聲光萬祀而子與亞聖肇自三遷毋教章矣而尚不及父蓋其難也然鄒魯之間餘風所被僩躬礪行澤道德而湛仁義之君子常不乏人而後嗣弗揚闇汶而無稱往往有之既擅姱修又開哲徽壽考令名保世滋大生人之倫此爲踔絶矣余頻過鄒魯低回聖賢之鄉庶幾遇其人而頃者以課績往來居鄒者再旬鄒人則多言潘太公也曰太公故修鄒魯之業俎豆而章縫以

奇于數而放情泉石間閭井之人無不敬太公曰夫
夫也好學而力行孔氏之所謂儒也而太公有子舉
進士兩爲邑令于中州于畿輔爲郎于比部讞獄于
晉出守于廬江卓然稱良二千石矣當廬江公之爲
令所治皆疲民窳邑而廬江公一意拊循與之休息
民無不滲漉于慈澤而依怙于覆露者部使者以浮
言中公徙官去中州人失公如失慈母也三晉之役
所由之鍛鍊之餘而還其餘生者若而人無不人人
號呼得見潘公如見天日矣自部郎推擇典劇郡或
意公以才誦見長公不然也莅政且再朞慈和惇大
之稱徧于四封其治不肅而成民不嚴而化姦宄不
禁而消六邑兩州之吏奉公教令不督而趨宇內之
推治平者無能先廬江計廬江公之爲令爲郎爲守
無不能其官功德所被自兩河而三輔而三晉而江
淮其人無不謳吟思慕及戴尸祝于無窮乃原本所自則
太公之教爲多太公廉而廬江公有懸魚之操太公
慈而廬江公有蒲鞭之化太公敦讓而廬江公有閉
閤之思太公好施而廬江公有開倉之惠太公之於
世若飄瓦虛舟觸之不怒而廬江公之於官若適至
儻來無所介其衷甚哉廬江公之似太公也廬江公

爲比部時嘗封太公如其官今歲太公登七十六邑
兩州之士民皆思躋公堂爲太公頌禱而余門下士
合肥江令以諸長吏之意來乞余言余之慕說太公
蓋得于鄒人之口非以廬江公也乃太公之躬修美
行所以播于兩河三輔三晉江淮之間使其人謳吟
思慕廬江公而原原本本于太公以致其頌禱者則
非廬江公之能子以推明太公之庭訓烏有此也夫
登岱者必陟天門而始知丈人峰之尊也遊鄒嶧者
必讀圖經而後知孤桐之久也太公之尊如丈人峰
而其壽之久將等于孤桐夫廬江公爲天門以階之
爲圖經以發明之耳千載而下論鄒魯家世者必將
謂子輿有毋廬江公有父是無窮之聞而余之所爲
太公壽者乃在乎此至于金鼎黃芽汞鉛龍虎如古
所稱長生久視之云則廬江所部有八公焉丹竈尚
存當別求其說而進之

版權所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忠烈祠碑記

忠烈祠者祠宋招撫使劉仝祖與其妻林氏及林氏之兄處士同也林劉皆邑世家其先多顯于宋招撫祖龍守瑞州處士祖琢守紹興它顯者不具論然皆近之稱二千石後矣景炎之季宋室播遷越在南海招撫以國子丞家居與處士念世爲宋臣圖所以報宋乃建局于處士之家募卒繕器日夜爲興復計未幾與元戰兵敗處士盛服坐堂上齧指血題詩于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賊至大罵而死語具忠義集及八閩志中招撫敗而
轉匿元求之急遂自經有司執林氏妻及狀林恚而
叱曰吾夫吾兄以死報國何言反乎血詩尚存汝不
知耶遂遇害其時元參藏方熾林劉子孫僅存如綫入
明而其事已更百餘年稍以湮沒又更二百餘年而
至隆萬之間劉之裔孫宗獻乃鳴其事于邑令南陵
許公以聞于學使者永豐宋公開府桂林殷公博稽
故實甚核而章乃檄邑爲特祠以祀業有成畫而直
指南昌劉良弼獨格其議屬宋公徙官而吳興徐公
攝學事持前議甚力直指無以難乃報可然猶責祠
貲于其家不復給官緡劉之子孫乃請邑令擇地于
城東山亭堂之左而建祠焉樹棹楔于其前額曰忠
烈祠祠成而父老人士之稍知故實者咸咨嗟瞻拜
嘆忠義之在天地間更歷代而不可泯滅如此邑令
春秋致祭俱如儀無敢闕怠至後令乃弗躬而葺郡
乘者至訛林氏于永福劉之諸生繼忠力白而正之
而請邑人郭建初爲紀其略建初博物君子也其論
次甚辨且謂不佞高汝爲史官搜舉古今之奇節逸
行毋令沉晦不章固汝事也柰何於里閈而失之汝
宜爲之記不佞檃觀史傳忠臣義士不稱乏矣乃世

獨艷稱文信國之忠揭而與穹壤並垂豈非以胡元大變旦古所無中華之憤莫此爲甚此信國之忻以爲烈也處士兄妹之慷慨捐軀大義皎然何慚信國乃信國以元宰處士以布衣林又女流斯愈難而奇矣招撫之敗而自匿也倘亦有黃冠之思乎宋社未墟殷頑猶在蹈瑕遘釁事尚可爲招撫之心固不能一日忘讎元也彼其當垂盡之勢橫一蒿以障洪流終不幾幸而愛一炊明矣永豐以招撫處士之忠節得林而後顯當矣又責其倉皇舉事方試輒敗其持論似輕非吳與之表意則直指說申徂豆關矣忠而不食遠而遂淪責於誰諉不佞蓋過燕市而徘徊信國祠下爲文以吊固悲信國之死元亦意人心以憤元而益悲信國乃招撫事煩灼若是沉淪三百餘年而猶關甲乙之口至于聚議難奪且復蘄官府之巖餘使忠臣之後獨任其勞失國家所以褒忠勸俗之意則豈非久近之世殊而爽幽之情異歟桂林吳典於是乎有秉彝矣天之報忠臣終不爽也余甚傷忠義之晦而復爲之幸因紀其始末令爲劉齋者勒之石以垂無窮且爲吾邑重若其世家源流與紀載參商微相牴牾則有郭先生之籍在足傳信無疑茲不

論

記

重脩一拂鄭先生祠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只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後人即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爲介今祠名仍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圮廢太史金陵焦公言於督學使者豫章饒公重新之僅五楹使僧典灑掃亡何僧私爲精舍奉佛像其中不知有先生矣焦公以告余余與少宰晉江李公逐其僧移像于他所稍飭其弊壞樹以棹楔復爲堂五楹顏曰忠清流韻

周垣綠繞雜種竹樹與四山松柏蒼翠交映使清涼寺僧仁濟守焉焦公率諸生白其事于攝京兆宣城徐公京兆姑蘇徐公以春秋致祭祠下脩舊典也吾友計部鄧君暨水部陳君太學博士董君助教陳君翰孔李君錦衣黃君倡吾鄉人之宦遊于留京者歲時展謁春秋祀又相與捐貲買田若干畝給祀費其附祠地若干畝以贍守僧于是留京之薦紳大夫咸知有一拂先生祠時來肅拜至于太學郡邑生徒以及齊民過祠下無不咨嗟感歎徘徊不忍去因而輸貲助經費者有之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固如此本之則焦公力也公又語余子之鄉幸而有先生先生之祠又幸而及子之鄉人得無湮沒能無辭以詔來者今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斁烏用辭也徘徊者久之已取先生傳及諡議讀之而嘆曰嗟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繩羣奸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慷慨敢言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人主至感嘆咨嗟徬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

者一旦而幾于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于安石而倪勝再爭于惠卿輩而遂不勝人主一中于安石而倪悟再中于惠卿輩而遂不悟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于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奸欺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酸鼻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

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慕于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羣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于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誼者且介然特立于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于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知先生矣夫爰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是尤令人瞿然而興感者也先生太飴具在宋史其詳在宋

景定建康志初建祠者爲總領商公碩以嘉定十四
年有上梁文升謚議皆得自焦公家藏而計部爲梓
行附以祭文題詠雜作而余爲書此以復焦公且使
過祠下者有所考焉祠在清涼山之麓其右爲耿天
臺先生講學處時萬曆三十二年癸卯之冬月也

詹事府題名記

賈誼有云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
教與選左右東宮建官從來遠矣　國家稽古定制
視昔隆重設詹事府自詹事而下分僚列局悉選詞
林英儒男之授經引義以陶成睿資培翼令德即虎
闈未出官不輕置蓋詳哉其慮之矣二百年來碩輔
名臣垂勛流耀者多敭歷其中旋躋鼎軸而其稟道
毓德纘嗣昌暉出震繼離光垂奕世固躬　神聖哉
亦撫人輔養有此具也昔三代之隆其光于儲訓也
咸寵有元臣慎簡吉士用誠于嗣王毋以匪人參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百司庶府岡非俊乂乃其重固在此夫寧逸其躬而尊顯之爲毋亦以百司庶府業一職效一官課功昭昭而畢慮一察耳本本原原宗社生靈之大計于誰之尸能無重也重故難任彼以儲貳之尊當冲幼之年吾欲爲之聳善抑惡明陳其說則或咈而不行抑亦婉約其辭微開其端又恐意之弗諭而其燕居卹處或亦有道淫教邪以格吾說而就其所易溺何教之能豫彼以爲視膳問安下關趨廟足盡輔養之道畢吾責哉夫三代之臣所以奉嗣王也毋亦積誠披素孚之寞寞以消其逸心暢吾道德仁義之指以明耀其志使悅于訓典教令朝夕恪共毋卽比淫用怠棄其身斯之爲教乃稱難已難故任愈重圖其難以無負其重任是職者可思已夫三代之光于儲訓也其臣亦永有休聞明典已士附青雲而聲施卽百司庶府咸有貞珉矧依日月末光備秩東寮托潛龍以展采者哉胡可令遏佚弗彰也是用紀其名于石以俟其盛并告夫後之君子居是職者圖毋曠厥官以共冀國家有道之長也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歲當癸未四方之士麟集而比關下屬　主上以東
明啓祥覃思方內外九洛羣生濡澣湛澤而諸士際
昌遘會抱策藏猷覬一日之遇以自光寵顧未有以
塞于是部臣請廣制額彰一時之盛　制曰可視舊
額加五十既卒事　上臨軒發問賜及第出身有差
故事立石太學題其名頃歲廢弗舉于是科臣請修
故事　制曰可如故事故事題名有記命臣某爲之
記臣惟國家待士之典與士遭際之奇可謂兩盛矣
往古之世士自首而名湮滅何可勝數今士稍稍通

一經廢興詩之工歌饗之有司勸駕遣之比鴈行而進　天子之庭親屈萬乘尊嚴連茹拔士且勤之金石昭示無窮士幸遭休明依日月之光名垂乎來許不謂奇觀哉顧臣謂士生于今日所患者非名不彰也猶有尊名者在耳安用斬名兜名者上所設以勸士非士所宜斬也士一有斬名之心則志不樹志不樹則神不守神不守則薄于中而炫于外故有善游以膠其舉翻卷以附其交脂膚以梯其進不者釣奇飾行迹若是而心則非總之皆爲名使耳安所貴士乎夫士平居稱引藉以自重者非虞五臣貶周十亂漢唐而下諸名臣勳業夐卓者滇滇泮然弟之矣然彼五臣十亂不求聞于世當世之君亦未聞有勒其名傳之於後者而其名昭若懸寓與天壤共敝彼固不石而壽不鐫而堅者耶士安用斬名爲也語云烈士殉名夫士而殉名此古所稱任俠之徒立然諾自負求尺寸有聞于後言儒者且擯而不道安所比士士今高者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稍次補外亦爲郡國吏受民社之寄至貴倨矣其務殫乃心力毋以聲華自伐一稟之于精誠蹇蹇諤諤披赤見素不斬名直批窾剸繁叢運環轉不斬名通測疑洞耽發兆彰

來不斬名智戡難定功杜柱流迴瀾不斬名勇幹國禎邦磐石四維不斬名忠此爲純心之士國家所託重恃力不可一日無者是其名也且不石而壽不鐫而堅令後世稱我國家得士之盛伯仲虞周士不亦有榮施哉不然而徒以名相炫詡操左券而責其實幾如也則是題名之設非惟不爲士重垢彌甚耳不亦重負上廣制額待士意哉周康王之命畢公曰公其爲我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夫無窮之聞　上固已貽士矣士惟一心爲國家建無窮之基安用求聞不求聞聞乃無窮臣故願諸士毋以名爲斬也

瀹潭方氏宗祠記

自江以南多名郡新都爲大新都巖邑碁置歙爲大其人嗇于奉而勤于力高者以經術起家不則逐什一爲業四方奇贏之利日夜灌輸以時畸羨趾相錯也故能以勤力自致素封然其嗇于奉愈甚車馬宮室園池林沼之觀無所紛華茲亦廩廩乎古所稱陶唐氏之風歟然詩紀唐風褊心致刺又何說也彼其緻儉質僿至併娶婦廟見之禮而失之推此志也其於事亡報本之義闕如可知已夫三代聖王以孝教天下而夫子稱禹首言菲飲食而孝鬼神相提而論

其輕重何如也吾邑方氏自宋世卜居滄潭迨今族
益蕃萬餘指矣先祠故濱江圮于洚水方廷議者慨
焉告諸族人曰吾方之先厥世其昌爰有寧宇以蒸
以嘗有廢不興孰祝而將孰濟而踰凡我族人其毋
忘厥常皆曰諾遂相與輸財而息之後若干年累金
以兩計者至數千祠工始興又後若干年而祠成前
堂後室規制咸備方之子孫重其事而請記于余余
竊觀世之人藉于累世之資務侈其車馬宮室園池
林沼之奉歲時伏臘享祀其先人曾蘋蘩之弗虔甚
者窶盛之無所于供不得以其身爲先人效一日灑
掃之役恬然安之斯乃匪人哉何令死者食報之薄
也彼以爲幽明之理誕于齊諧而遠于重譯五世而
上且視若不知何人而安所隆報爲彼其厚已而薄
先則俗流失而闇于一本之指也若吾鄉人之俗既
已大較可覩已而方氏之族人復兢兢然惟先靈之
未安以墮其宗祊是懼以此觀風幾傳所稱儉而有
禮矣昔商人俗質而尚鬼今讀其廟桑諸詩若顧蒸
嘗賚思成幽宜感通定于呼吸豈設爲窈眇之談虛
寂而無驗哉誠見鴻濛之中一氣相屬無所隔閡夫
祖宗猶近者耳故曰精誠之至則天地爲昭況其他

乎方氏之子孫自今而有事斯祠也將必思曰是翼如者而徒輪奐飾耶穆如顯如愀然如見其祖焉見則敬敬則不忘不忘其祖則必敦恤以睦宗明德以合離毋便利其身而秦越其本支方之興也未有艾矣昔野祭非禮夫子悲其爲夷俗之敗壞由禮失也所從來久遠矣余嘉方氏茲舉故不辭而爲之記微獨告方之子孫日以見吾邦人之俗儉而比于禮者也

重修福清縣儒學記

福清儒學舊在宋西城門儒學坊外嘉靖間邑人游冠卿提舉本路輸地爲廟乃移邑治之左元豐廣爲學宮其後代有損益故緐可考已至　明嘉靖戊午島夷戕邑學燼焉後稍建廟及堂餘以時謂闕如也歲壬申邑令南陵許公爲學舍數十楹于堂之東偏集諸生絃誦其中公去而弛業稍復頹圮博士龍溪蔡君以孝廉來奉職令則嶺南歐陽矦相顧咨嗟謂融實閩中鉅邑才賢蔚起而學宮顧簡闕不稱無以觀四方吏職之謂何相與謀從事而難其費令曰帑

有金可發吾牘而請之然懼弗給也博士曰公先之士民有繼者矣乃以所請六十金始事建東西兩齋諸生幸毋雨立隨念啓聖祠及 肅皇帝御製敬一箴亭居學宮之後湮沒榛莽莫跡其地乃移祠于堂之左腋而亭其前壘土爲基爽塏煥奕傍宮地數武故沒于豪奪而歸之庠溶溝以疏流潦伐石爲周垣永不能囓又垣而橫于大洋之前望之若屏觀視大講工業有緒乃稍理兩博士舍曰胡以爲弟子師而居陋儉廡哉然而所請金不足當役之半自令而下各有捐邦人亦稍稍相勸輸乃其于學舍詘矣謀稅其餘于民而收其緡錢爲繕費諸廢一新既峻役邑諸生某某輩走而請余爲之記余自籍青衿而游於斯徘徊宮墻穆然深念乃今二十年來而覩有茲舉也令尹博士之功于此邦爲烈矣昔在昔陳留號閻胥職方之籍不比于中土觀察肇興文教乃揚引于今茲愈熾愈竟跡往而譚昌明之運啟于一方亦有其時融自往代彬彬稱隆入 明而南宮之舉與公車之上纍纍若貫較闈初造不啻昏旦乃來勳名昭揭齊軼前轍與海內競爽學宮之掌故具在亦邦人士所扼腕也山川之氣不盡于宣洩則將有所儲

以鍾其靈淑今融士日盛於閩爲前茅矣令尹博士順風而呼視觀察難易倍蓰無筭融士脩故業而光大之値熙洽而贊休明事半功倍在此時也有啟而興有兆而合良非偶矣或者謂閩實多賢乃其爲閩重則建溪諸儒　明興而組豆者四閩無與焉視往昔替矣重閩在士何可以不勉旃以余所聞建溪之業肇自道南同時及門實推信伯固融產也建溪引濛汜而中天故于今昭燦信伯再傳而亦之又再傳而希逸晨星沒矣源流正學遡于前脩閩自建溪外宜莫先融紹明久晦之緒以有辭來許亦在此時也夫脩業有方而遵道有儀固固國家建學造士之意余是以並及之以俟游茲地者覽焉茲役也肇于辛卯歲季夏其秋博士上南宮再至而始　迄功令尹赤迄而去乃功俱可述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侍中黃公忠烈祠記

忠烈祠者祀建文中死難黃公及夫人翁氏與二女也據舊志黃公募兵江上聞建文君遜國自沈羅刹磯夫人　詔配象奴不辱與二女俱沈淮清橋下青溪之居民憐而祠焉或者曰淮清橋非夫人死所也夫人之死乃在賽公橋今塋骼其處祠宜于賽公不宜青溪也余曰公夫人神無不在即兩祠何不可者且賽公僻久則沒矣青溪通衢過者式焉是可以風也或又曰青溪故有小姑祠乃蔣子文之妹亦烈女也譌爲翁夫人耳余曰趙宗伯記中稱居民時時見

祀裏婦女郎二三人立溪畔故就其地構祠僅三楹以時禁未解置土穀神蔽焉又云顧瞻遺像欷歔泣下則公夫人之有祠有像所從來矣非自小姑譌也豈小姑故有祠今失其處耶公夫人祠得宗伯而顯又後數年而少宰晉江李公稍加餙焉然堂迫于門門迫于術淺隘譁囂登降無所余時爲禮官念欲改作而力詘未皇頃自留銓攝曹事屬署中有所摘發得數十緡余與儀曹注君輩謀因以爲資太常就李丁公從吏甚力復有捐助會太學生汪宗孝者以百三十緡貿祠傍民宅一區輸入祠基址益拓于是

左工慮材諏日從事以太學生潘廷讓督役祠故背河乃改而面之既寬既堂無不具餙闢其旁爲路樹楔焉稜水亭于左無使蔽祠甃石爲岸以禦河周以欄楯顏其前曰一門忠烈廟貌翼如視昔改觀矣已復撤舊宅爲精廬俾僧奉香火既落成客有過祠下談靖難時事輒咨嗟感嘆於諸臣之死若有難言者而且引卬馬事爲解余直語之曰無以爲也　高皇帝肇造乾坤功德冠千古然而有　高帝不可無　文皇也何也　高帝艱難開創王業未康繼之者其力難徵　文皇則明尚未得爲明也當永樂時建文

之故臣以功名顯者不乏人然而有　文皇可無建
文之故臣也何也　文皇神謨遠略以守代創輔之
者其力易即微故臣而明亦不失爲明也夫天下事
視得已與不得已耳　高帝不可無　文皇則　文
皇之靖難爲不得已　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則故
臣之事　文皇爲得已昔管仲事桓夫子仁其功以
爲微仲則不成桓耳而子糾未君則仲亦未臣故可
以無死夫如黃公輩者死可哉乃婦人女子志節皆
與公同斯爲奇矣或曰然則　文皇固欲死諸臣否
歟余曰此亦　文皇之不得已也夫諸臣不事一文
皇而又不死則固無所置此身矣死之以成其是而
使萬世知有君臣是　聖人之微權也他日曰彼食
其祿自盡其心盖予之矣祠諸臣者從　文皇意也
諸臣合祠曰表忠而黃公與正學方公各有特祠黃
公祠重建于萬曆乙巳之仲冬成于次年之仲夏經
理其事者爲儀部汪君國楠君維垣洪君佐聖祠
部葛君寅亮鄭君三俊客部施君浚明膳部劉君洪
謨司務李君允懋余爲次其事勒之石

順天府題名記

令甲三歲一計吏治自岳牧以至尉史鱗集于闕廷而京兆實輦轂事綱紀之意蓋云維茲郡吏其式化于王畿故郡國吏之視京兆不啻望表起敬內備列卿而外倡九牧秩尊而于民親則無如京兆者二百年來名公鉅卿多由茲奮尹雒山劉公嘗刻其名于石而司空豐城雷公爲之記歲久石溢今尹廣陵錢公少尹關西劉公龍石續記而以記屬余夫司空嘗官京兆宜能言京兆余越俎而譚非其任矣然余有職于掌故不能辭則嘗取司空言讀之若慨然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慕于　國初諸臣之去就而恫切于年來因循苴蝨
之非是其爲京兆規不啻詳矣余惟國家初造亟日
維新聲靈震乎遐陬而功令肅于庶府京邑翼翼四
方之極奉職順流亦可以爲理故其治易也其後襲
恬承熙黨錮之下日富沐涵濊于太平之休澤躬以
寇悔而五方殊技輻輳灌輸奔命于上國都市之政
雜而多端奸日萌生治稍難焉又其後則恬熙益深
蔽蠹愈甚九閽之聽既高而豐蔀之勢易壅郊圻之
內若隔萬里勢家走人作奸犯科官府之憲令閡輒
而不行因循則虞偷操斷則虞掣繩墨周容日不暇

給京兆之事庶幾天下宗矣（缺）官總郡國之政論
之所在開創則外（缺）而日月者愈近而
愈易爲光也其官（缺）
者太（缺）近而愈（缺）
（缺）方詞（缺）
年度事揆勢已與（缺）
兆者其感慨蘧息當（缺）
其始今日之京兆亦（缺）
京兆稱者則趙張三王然大都皆以精嚴爲理而治
行第一之黃次公一受事而輒謝去此何以故本始
元康而後漢當極盛寇漸滋五陵豪少禽緣恣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浸不可問如史所稱東民懈弛桴鼓數鳴闔縣官憂此其時亦稱難治而次公一切以郡國寬和之法行之宜其格矣故夫勢有宜乘化有宜更難易之形殊不可以一術操也要于補偏苴漏酌緩急之施疏宣盛滿無所壅閼惠京師以綏四國斯惟尹之任而喬于其爲羣吏表已今　天子神聖加意三輔赫然有願治之思而錢公劉公皆當世名臣協力同心以理京兆將見畿甸太和百度咸修寧復有如司空之所慨也者夫數之相禪貞下起元殫冠振衣猶從其新而況奉寵靈爲郡國首者乎是名之新題或亦事之適相符者余故樂爲之記以請于二公若夫建置之由事權之重寬嚴忠佞之不同足以鑒往詔來語具司空記中在事者業稔聞之矣

龜川董先生祠堂記

今之學與古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試即其言論觀之吾夫子之聖也猶云語上語下擇人而施至性與天道則終身秘之蓋鮑魯論一書其學問規條森然具備然大要就其切近精實者道人以易遵而姑留其高深玄妙者俟人之自悟蓋聖人之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則昭昭揭日月而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爲盡性至命彼途之人亦唯曰吾已知性命矣問其所以盡與至之方則曰此不可思議也不落言詮也嗟夫此七十子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不能聞都而今途之人皆得聞之尼丘大聖之所
不敢言者而後之君子皆唆然言之是不亦待人之
太高而立教之太易也哉吾不敢謂言者之盡無所
得然而使天下之人相率從事於不可思議不落言
詮之境則其教雖若易而反難循其所得雖若精
深而反以恍惚而無據然則今之學與古之學可槩
見已江右於　國朝固儒學之淵藪也二百年來脩
人淵士代興輩出而其學亦通盛通變不局于一途
迨至今日而盱江之學廣大直截學者靡然宗之然
其後亦不能無弊此非獨盱江之過也不善爲盱江
者以其廣大而爲廓落以其直截而爲高簡沿流迷
源遂生得失而臨川有龜川董先生者從鄒文莊
先生遊以布衣講明聖學爲盱江所歎服以爲得文
成先生三昧然而先生之學雖得自言外顧獨以躬
脩實踐爲主嘗言世儒教爲高簡廓落駸至踰閑蕩
檢非有力者以身爲砥柱而力挽之將去道愈遠故
乃士說資勵志考友敦睦斤斤然置身矩矱不
少踰越其來久不得用于天下而稍用于家與鄉亦
既有明效矣中年以後教授里中所成就甚多厥嗣
司寇公遂以庭訓爲世名臣蓋先生造詣深而迪履

實見地徹而言論輒依于平正有廣大直截之趣而
無高簡廓落之病非黙思議非落思議非離言詮非
執言詮砥柱末學使無橫流固先生其人哉先生没
邑人士請祠于鄉而司寇公復卽故居江田爲祠奉
先生俾董之子孫蒸嘗勿絕而謂不佞子爲我記之
不佞嘗從西江士大夫誦說先生行誼及今所聞于
司寇公先生眞儒者也儒者之俎豆其大者乃在天
下次亦在郡邑若家之宗祊則孝子順孫以是申報
本追遠之念非輕重于世道也然　明興從祀之典
每愼慈而不輕畀而郡邑之祀間或有所濫而不盡
當其不輕畀者既非人子之所敢望而其有所濫而
不盡當者卽得之而人子之欲揚親之美者尚恐其
不是以傳信於來許故私爲之祠祠爲之記非獨以
申報本追遠之念亦欲使天下後世考其事而想其
人因尚論其生平則其所爲躬修實踐挽末學而昭
聖統者亦以可見其于世道未必無輕重也司寇公
之所以惓惓茲祠而欲得余之一言也其意或出於
此歟余故緣司寇指而著先生之大以告後之爲儒
不徒爲董之子孫勸也祠有堂有寢室有儀門其外
爲坊表環山帶江江中有石如龜則先生所爲號也

經始于萬曆丁酉仲夏成之日爲是年孟冬

重脩萬全都司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萬全都司之有儒學始自宣德七年學宮故居城東南隅地稱形勝二百年來人文蔚起甲於邊陲矣其後以增陴蔽塞青矜之士進取紲焉乃羣請于今中丞王公願新之以完風氣公躬履周視見堂宇湫隘且圮廟前路橫縮縱論大不相當壁水橋門迫窄潢汙周旋無所慨然嘆曰興賢造士之區而陋廢若是其何以勸學乃謀之督府王公直指何公咸謂宜如諸生請亟檄從事諸庶費鳩工則備兵使者孫公都護麻公協殫厥心百凡胥飾橑星以內闢爲廣術又

移洋池以便趨蹌廟貌堂宇赫然以觀矣顧堂後有
崇池蕪甚中丞公曰嘻不薙而築之建尊經閣乎僉
曰善乃爲閣五楹高可憑闌覽河山縈繞如帶如屏左
右爲室藏書數千卷其東築臺于堞榜曰魁樓象文
明也既落成鎮之人奔走駭矚安得塞下有此傔觀
諸生亦更相勸業自今伊始若猶是不兢也將安所
委咎因聚族而謀頌述中丞功中丞讓令茲之役
督府主議直指協心共憲嬋畫都護餚材不佽僅僅
爲之始計爲之受成其何敢尸之乃復請之麻公麻
公曰嘻此盛舉也不可無記囑石而屬余文之余惟
五帝開天軒轅爲盛基自版泉營于涿鹿功化翔洽
萬國合符維茲上谷固神靈之奧宅而赤縣之首區
也戰國而後夷于邊疆武略風興文教少鬱然而建
武恢復幾殆埒鄣塞節先驅則鼢人是賴禮義之風
由來遠矣石晉淪胡且數百載至　高皇帝乃挈而
還之中華鎬京再奠爲國北門沐潤依光比于三輔
茲亦軒轅以來之一時已諸生誦說詩書雅稱帝甚
今幸身親值之薪櫝弓旌後先相望雲蒸龍變亦惟
此時豈其厄塞自甘上孤　明聖必不然矣非獨此
也洪永初基風聲未暢成弘正嘉之世旁皇盛矣然

內郡雖洽邊境尚梦雲中上谷無歲不中虜鉦鼓之聲殷于絃誦維時章綬士子猶鄣關講德毋敢失業今虜酋馴伏近塞按堵督府中丞後先建節紆畫周防使辮髮委命諸生得雍容俎豆無處于干戈高閣新宮顧瞻巨麗藏脩不廢風氣攸完茲又　明與以來之一時已士所矜奮必倍于往日蓋頃者　主上慮士習日非屢　詔申飭而愈挽愈流莫或底止文極而衰固其數也上谷士質樸深沉有軒轅氏遺教勸之以象指迪之以尊經毋惑異端毋趍流俗此如登高順風招呼甚易夫庸知海內士之不以此邦爲鵠哉然則上谷今日或反爲盛而中丞公與諸君子之所爲風厲其及甚遠又不但區區興起一隅計已也中丞齊魯世家文學天性兵憲由名御史遷俱在寒上久洞虜情振士氣參以都護沉毅好文功并足述云昔魯人頌僖謂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今虜服而泮宮成宓有頌不佞不文姑受而記之

揚州府重建儒學記

揚州儒學因宋元舊址而加飾焉大脩于宣德丙辰
于嘉靖其後二十年間繕葺者三至萬曆十五年守
王雲鷺再脩則費緡錢以千計矣未幾而兩廡就圮
徂歲仲秋守土之吏率僚屬師生有事于先師脩常
秩也禮未成而廟毀齋房學舍相次頹塌生徒皇皇
無所登降守吏不遑寧處狥于邦人維揚大國四方
所觀季子來聘爰自邦溝仲舒大儒江都作相流風
猶在若斯之烜奕也而學宮一旦剪然弗治以辱先
聖之神靈無所于棲卽博士諸生能恬于弛業守典

在此邦其何以坐堂皇而臨吏民之上乎日夜疇咨料度經費非數千緡不可屬上下告匱無所取辦相與憂之直指使者喬公來董醳政視學之日慨然太息悉索經賦得羨金若干日是可捐也則檄郡鳩工吾以二千八百金爲若助守與吏民及博士諸生皆大喜公實爰我聖靈而大造人士令下吏得逃其罰其敢忘公賜乃以公命遴三老之幹力而慕義者得宋協等四人使筦其事以其年季冬肇工先廟次廡次齋舍次號舍次名宦祠廟楹五廡二十八齋舍三十二號舍二十八名宦祠二皆從始創自堂而門而經閣而箴亭而啟聖鄉賢祠則大飾其舊榱撤者撤棟撓者易垣傾者築路穢者闢華靈廣衍言言翼翼以至豆籩簠簋鐘磬琴瑟之倫無不煥然信數百年來未有之觀矣守君與余嘗共事留曹述其事請記馬余觀禹貢序列九州畫江以南率皆揚境要以吳越閩粵僻在遐陬有如綴旒惟廣陵襟帶南北一大都會與神州參重迨漢而吳王鑄山煮海富甲天下揚遂以饒名後世因之以爲脂國中辱于隋煬殘于高駢穢于金元經此幾厄而揚乃大困詩書俎豆之業闕如多矣然至宋而有安定先生能脩洙泗遺教

以訓其生徒卒開一代文明之治其爲揚重乃在此也　明興　高皇帝起自濠梁咫尺湯沐　列聖嘆咻擬于神皐輿壤卽三輔列郡不敢膺行四方商賈奔走輻輳待命于鹽筴歌鐘列鼎擊筑吹竽相望閭里而章縫之士雍容絃誦于繁華都冶之中以取巍科登鼎鼐卓然自表見者後先常不乏人較之宋世不啻倍蓰固亦千載極盛之時已士生今日宜何如矜奮昔在江都正誼明道二言儒林誦說幾若經訓其後鹽鐵議興文學與大夫反覆辨論累千萬言不少挫折此其人皆聞江都之風而興起者諸士奮跡

膠庠奉　大廷之對行有日矣高則爲江都次則爲文學以無忝于爾鄉之安定毋使吳越閩粵爲揚齊壤者人文反出其上而爲以鹽筴掩名庶無負　國家豐芑之思而揆在事者所以作新勸相之意矣夫漢大夫爭鹽鐵今使者明先王之道秉節以勵士計功謀利之談不出于口而又有文翁吳公之流爲之師帥于以廣新抃而闓周行固將使道化增隆而表章遜烈然則茲舉也微獨揚士以風四方可也役始于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成而落之則次年某月某日共用金若干自使

者捐外不足取諸郡使者名某字某猗氏人守名某
宇某餘姚人俱壬辰進士同事者爲某官某官

福清縣闢城記

福清爲縣自唐聖曆二年割長樂縣南八鄉始置時稱萬安從鄉名也至閩龍啟元年始名福清元州之明復爲縣而俱無城嘉靖甲寅以島夷薄閩夏延濱海四郡福清內蔽三山而外遏莆陽泉漳實綰轂重地夷所出沒始議城城時倭方熾高山西跨岡巒而東迫陵阜賊登阜而攻若對壘焉從東望西周垣畢睹我之戍守虛實較若列眉而宜害在北戊午之變賊據北山俯而瞰城每發輒斃守堞之士披靡奔潰無有以一矢加遺日未移晷萬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蕩然論者咸爲城咎亟欲議更頃之夷創歸城遂如故迄今三十餘年而莫任其事前令廣昌羅侯清遠歐陽侯先後爲牘言城失險狀俱報罷歲壬辰島夷肆虐朝鮮海上戒嚴邑父老諸生羣走請當道下其議屬領邑事者謙讓未皇無何丁侯自德化徙令是邦侯嘗讀前令牘業爲扼腕下車首循城慨然三嘆茲城之不更即一旦有急令何以從邑子弟立睥睨間往事之不忘其安能晏然于此土也父老諸生頓首願受畫侯乃陳便宜甚具以請俱報可屬以募卒鳩衆造艘艎公帑大詘乃令民以丁畝輸金召父老之幹力者董事闢城跨北山而臺其上稜西城山之半包閟榮澗縮東城避皇皇爲臺以當敵衝四門益以月城一新諸樓櫓敞堵窪垣咸有增築經始于癸巳初春入夏而告成事金湯乾如實父老相勸趨役而侯固日夕拊循郤蓋徒行冒暴烈日中版築犇走雲集子來城成而過者詫以爲神侯乃悉稽城垣經費其所某役受金若干巨細條分纖悉無漏籍而報諸當道榜通衢以示民物情大孚父老固已心德侯又念其勞苦功高相與謀爲祠祠侯侯力辭謝則相率造不佞謂是役也實邑萬年之伐太史宜紀其事以詔

來茲余惟任事之難昔人所嘆病在處堂偷安築舍撓議慮之者不審而聽之者易溺往往無窮之業以小利害隳矣然皆其禍福未形是非方隱非抱獨知之識者難以從事未有如邑城之失險受禍往轍昭章耳目所共睹記無俟懸斷而豫卜者也乃猶或懷承平之安以不腆敝賦勤君侯之焦思則吾邦人愧矣昔　高皇帝既定天下其經畫濱海獨詳閩自列郡外置衛者四融居一焉而翼之以萬安所夫寧重福清誠重閩也福清完而三山之屏樹閩南之道通淵乎　神謨此所謂見萬里之外歟然則君侯之功寧下邑是賴即閩百世祀可矣茲役也臺使者監司咸贊其議而太守山陰何公爲尤力詳具薛觀察所爲記中計移舊城四百餘丈增新城二百丈亘月城臺樓及修築諸費共徵編戶六千七百餘金莫有逋者督役則邑丞某簿某效勞則耆民某等七十餘人侯南昌人諱某字某別號見白豈弟明敏卓然循吏尤能任事加意興除此其大者云

福清縣重修城垣碑記

福清城創自鈕令君更數十年而丁令君來用父老諸生議徙其北之下者于山徙其西之高者于山之半稱金湯矣而北稍曠遠爲臺于山椒其形斗絕夾兩垣而通臺其形矢射形家有後言矣于是張令君縮臺而傳城守陴便之然而臺高數仞益以危樓其形鶻起樓高數仞益以複簷其形虎踞形家益病之四明鄔令君下車父老胥白山城蕞爾十年之間再煩長吏寧敢有言乃茲樓之不更下邑之人實有感志惟君侯圖之令君唯唯不穀出都門日已聞之矣

雖然吾懼其與前令左也紛更之謂何父老更進君侯不忘往事而綢繆其鏟以遂其成勞固前令志也更而不紛左於何有令君曰邑方無歲當大祲而輕用民其誰與我父老敬謝君侯念我曹矣惟帑有宿鏹以資保障無煩徵斂且是逸道使也誰敢告勞令君遂慨然奏記當道自中丞朱公直指劉公而下咸報可而是年春復不雨二麥就枯田畯皇皇令君竭誠祈禱雨大沾洽爰用有秋乃以農隙鳩工徙樓于城之陽當邑治玄武龍脈所經高丘峙焉向厄于故城髣其頂而鑿其趾令君悉復之風氣大完爲屋以覆臺罰以睥睨乘障之士不苦露栖而用武有地矣令君復環視城垣自臺而下至于東偏表卑而棄薄且多就圮乃復謀諸父老吾將一勞而永逸不憚征繕以固吾圍其若之何父老喜躍微君侯命固願有請乃悉撤故城三百餘丈易卑而高易狹而廣版築之聲登登相聞凡百有衆相勸趨役不洽月遂告成事崇墉言言雄于曩時而民不知役父老相語吾聞之前事邑有興作衆口呶呶莫遑爲政君侯詢謀于衆折衷于獨無師成心無惑道旁此一善也間者民聞往役輒相率規避君侯推心置腹人人各盡所欲

言人人各以爲君侯親已利害相通慘愉不隔又一
善也往舉事倉卒無暇周度千慮一失寧能盡無君
侯畫必百世動必萬全經之營之匪疚匪棘又一善
也吾儕奉君侯寵靈獲展手足之烈封疆有衛生靈
有芘誰之伐也何以詔來者則相率詰不佞謂茲城
也丁侯先之張侯繼之今侯成之歲則十更役則三
舉垣則兩修臺則再徙前後協心期于永賴蓋至今
日而後作者竟功議者浦志一何難也向丁侯畢役
則太史有言矣今茲之事能無意乎不佞敬諾令君
在事百廢俱興壇而祀神廟而祇聖館而寅賓橋而

利涉廩而儲胥或創未有或修既墜幽明咸秩制度
不愆曾未暮月而犁然底績矣重之以茲役而閭里
晏如頌聲屢作可謂神矣要惟令君真誠愛利孚洽
民心節廉以風之慈惠以勸之故聞令者不督而自
趨執春者不扶而自力也昔薛宣之子爲彭城令宣
過之橋梁郵驛不修即嘆其不能而張忠定以縣令
置頓嚴辦更鼓分明遂稱爲好官彼細事尚爾兄令
君所刱建皆無窮之規不拔之址哉是可以紀矣令
君善政甚多不能具述姑記此以復父老之請且令
後來者欲論次邑事得有所考鏡云爾令君浙奉化

人諱某由萬曆乙未進士初令分宜復除吾邑役始于萬曆三十年夏五月竣于其年之某月費共若干緡協贊則丞某薄某尉某效勞則耆民某某例得書

福清縣新建文昌閣記

今登縫家多祠文昌以爲天曹桂籍惟神攸司欲乞靈以階通顯蓋在在之而吾邑尚闕焉屬四明鄔侯來有繕城之役撤舊擇美材焉曰是可因也相地于癸方得高丘焉山脈蜿蜒而鑒于往歲曰是可復也令典在一方其將爲邦人圖闕典乃擊土厚基伐石爲垣崇以高閣丹艧塗堊畫儛備規言言翼翼奉神以居而顏其門曰躍龍岡表地脈且兆利見也閣高數仞登之則玉扉如展旌馬如揖黃蘗紫雲石竹大小帽及海上諸山羅列環繞如展旗如疊障如嚴

城周廬儼乎帝居怡心暢目邑之形勝視昔大增矣
父老諸生歡聚告語事有時舉運有待興異日者蕞
爾山城頻煩令長居不獲寧皇修其闕令天惠仁侯
莫我俊宇悉慮以圖耻一不利既教既治彝典既修
誕及茲閣默爲章縫請貺於冥冥以大振於我邑造
我髦士我其敢忘則謂不佞典在文章可無言以紀
其盛余按天官書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
其占與三公同未聞有神而爲之者世所傳九十七
化能漢鴈臺之事其有無不可知子不語神是將焉
取且慎修言行祿在其中經德不回行法俟命天爵

人爵之論何娓娓也吾儒于祿莫徑乎是何神之爲
要以神道設教輔于皇極令觀化書所紀梓潼變現
一以忠孝爲本累劫積修始超三界所以攝衛羣生
靈應禍福者曷嘗不惟經德言行是視苟焉而已哉
無神則已有必佑善其不扶助卣德以珮冠裳也明
矣由此言之孔孟之理顯而正文昌之化陰而神顯
則易玩正或難從陰而神者雖有無不可知而能攝
人祈嚮之心使之頊然襲然欣欣然入於其中而不
自覺是爲陰助名教而堅其從者然則侯之此役夫
豈惟其神之爲是亦侯之所以爲教者也邑人士念

此必且飭躬勵行一意修業赫若帝臨而凜奉侯訓
斗魁兩兩之間且有黃潤之氣歷紫微經陰德爛然
文昌之次必吾邑人應之矣閣共若干楹左右爲耳
房前爲廻廊因舊材僅十之一費且千緡所請官錢
及輸助不能足多侯捐俸成之經始于萬曆壬寅年
五月以其秋落成侯自紀其事推功于前令且不及
祠指不佞謂不可沒其實也故書之侯浙之奉化
人諱某號平階乙未進士在邑愛民恤士雨暘祈禱
無不嚮應神實鑒之其建寅賓館南北壇修預備倉
造江溪宏路二橋皆久廢莫任者若修城役尤鉅則
不佞別有記

福清縣重建儒學記

邑學之立舊矣其沿革具往籍可攷已嘉靖戊午鳥
夷內訌焚燒學舍　文廟堂宇悉爲灰燼嗣是民勞
上下俱詘長治者逡巡莫之能舉體署署吳公其序
者瀕七年所維時陳公仕賢以大中丞駐節里門退
故宮廟輒嚘嗟惜低回不能去乃捐金釀衆鳩工庀材
請諸有司重建之經始于甲子之春越明年仲春丁
祀告成邑人士方脫鋒鏑枹鼓之危幸相與躋躋蹌蹌
蹌而駿奔歌舞其中則謂中丞公實大造我將勒石
紀厥伐用垂不朽會公捐館舍愴焉中輟迨今又瀕

四十年所而學宮重修業已譔屬余不佞記之諸生因聚族與語吾曹今丹艧矣誰爲堂搆敢于中丞忘頌說乎遂借公孫庠生光祖謁不佞請復追紀其事石諸學宮之傍不佞竊觀斯文離合之大數而深嘆公之功在吾黨夫秦之所爲不道也則燔書最烈戎胡索虜五季諸夷之踩踐中原也則士氣大傷蓋合天下而言斯文離阨之衝毋踰于此者漢承秦表章六經史稱得人爲盛闔昔方有樓船下瀨之役無司馬相如王褒之流爲之喻俗而講德蜀叢阻險不列于職方至于建武且遍其地蓋海內皆離秦之苦而閩獨未蒙漢之化文教闕矣至宋承五季之明祚開濂洛關閩續緒之統隆東土昭融潤色抵今之化而閩獨得宋之宗邑僻處海濱聲教雖敷而儀章未備官府規模因循固陋絃誦樂育之區幾于附敷至嘉祐間邑人游冠卿乃輸地爲學官千年衣冠之所自始跡其膠合附離寢明寖昌之故蓋自中原而之閩自閩而之吾邑更歷代而後章縫有專業師儒有定居其艱難開創一至於此　明興詩書之教旁暨四達邑之鴻儒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後先輩出此亦千載之一時已戊午之變羣穢凋殘瘴火夷狄災害並至自一邑而言夫非當一大離阨候耶有司謙讓未皇七載于茲可謂久矣中丞公慨然首謀身任其役俾燼者興墟者完廟堂門廡櫺星半辟與夫庖廩廐庫祝祭燕射之器煥乎一新吾黨日挾策而遊共修其業令毋失墜以力追斯文與海內結軌而馳兵火盜賊災而不害庶幾　國家文明之治無隔閡于下邑非漢宋所敢望則公之挽離爲合振石爲興其功倍宜卿十百矧冠卿以提舉本路而公以懸車其難易不尤較然哉傳曰不有廢也孰能興之又曰有其舉之莫之廢也公好學躬行官循良而聚卓然爲士表儀能興而能興者也遡宋重修孟廟其所未備亦不敢廢公權與而爲之記廟高前公興學後若干年而沒以行業祖豆學宮於乎使聞宋之祀皆如公諸生求而鄉有餘師矣矧又公之功在諸生哉是役也所費金若干公首輸其百力請官帑率士庶以協厥成董護其事則公子世良世良之友郭造卿也皆一時明經高第例得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修報功祠記

去吾邑二十里里曰方民鎮曰龍江民物繁阜甲于一邑嘉靖乙卯倭數十人突至民倉皇不能禦殺掠無算室廬蕩盡自冬迄春乃息丞峰阮公以中丞節來撫請于　朝得賑金七千七百兩有奇鎮之士民合辭請公不願賑而願城賑之利有限城之利無窮公惠吾民爲其無窮者可也公曰諾惟爾民其胥此以生守土之吏敢不戮力以保障爾毋蹈于前車檄下所司相地形鳩工從事東城衛卒欲撓敗之謂城踞塔山將不利于枯骨率其伍力爭公曰擇利莫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再奈何以死者而棄生者乎城之其規畫營置工役
次第與一切經費咸出自公城成倭復大至鎮人率
厲乘城以死力鬬倭不能克遶巡去父老歡呼徹中
丞公我曹復魚肉矣乃相與醵金慮材爲祠于瑞峰
之巔奉公祀焉歲時羣走祠下瞻拜涕泣曰吾鎮人
世世頂公以生也公旣生也公旣沒公且戰且守率以
[illegible]以數萬衆攻會城勢且岌岌公且戰且守率以
[illegible]去後數歲參戎咸公提兵入
[illegible]浦曰閩卒破滅之咸公者故
[illegible]倭海上者也當公之去閩倭

蓋肆其梟吾邑之牛田者亦不下數千至耕牧其地
爲久計咸公一鼓蕩其巢所戮殺殆盡諸流徙者皆
復其業于是鎮人復聚而謀天不遺吾民中丞公先
之咸公後之保障之勛定功相埒也而咸公之來
又中丞公所推轂祀咸公以配中丞中丞必喜文武
並食用表元勳此吾邑之光不刊之典也盍相與圖
之蓋又若干年祠稍圮父老重新之遂奉咸公配
公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凡人之情禍不烈則功不章
痛不深則思不永以吾邑之蹂躪于島夷蔓延十載
幾無噍類而鎮人以數萬生靈飽鯨鯢之腹至屢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已此其爲禍且痛當何如者公從兵華倥傯中不憚興大役以規永利金湯言言屹于海上不旋踵而收邦賊之效至于戚公以孤軍深入纍積年之巨寇掃氛祲而廓清出湯火而祗席此其以功見思又當何如者鎮人之祀公而及戚公蓋祭法之所亓也而公功未及竟吏議隨之迨至今日冤雖白而報未伸徒勤造物者以其不盡之澤施公之子孫而戚公乘餘勁禦虜薊門勛烈爛然晚亦失職以老終不蒙裂土之封嘻庸之典　國家所以勸勞臣而昭公道者於此亦或有所未盡歟要以尸祝一方血食萬祀峴首之石長存銅柱之檉無改公與戚公亦足以不朽矣公故督浙學倭迫錢塘開門納奔者全活數十萬衡人祠公於武林其在桐鄉以效禦賊全其城徐海陳東之檜公尤有力余往來浙中多有能談公事者公名鵬號西峰皖城人戚公名繼光號南塘登州衛人祠建于嘉靖某年月日修於萬曆某年月日諸於城有勞者具項黎藩記中不具列

兩淮巡鹽御史應公善政碑記

侍御應公奉命按視兩淮鹽筴屬方隅多事言利如
刺蝟外應河隄給軍興諸需而內實宮帑開中之額
視往歲日蹙乃轄地日縮割南陽于晉割楚郡三江
右郡四于粤鹽遂大壅公亟具疏言新例當罷故地
當復狀其言甚晰當事者雖不盡施行然賈人子籍
是寬矣楚瑞肆虐以鹽筴利藪將逞志焉議使商輸
銅供鼓鑄議以錢易鹽嚴議察所以漁奪百端諸
賈畏累足毋敢走楚則羣訴于公公曰楚地大戶蕃其
受鹽也猶尾閭之注水也尾閭塞水必逆潰楚道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鹽必不流故夫使商不敢走楚者是無楚也無楚是使縣官歲失三十萬引之利也國必大傷于是再疏極言之瑞議乃絀諸無賴惡少貪緣爲奸利莫之誰何公一切重繩之惡少亦搤手相戒毋犯公所部曰公在我曹安得肆諸賈之仰公如黍苗之仰陰雨微獨陰雨之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矣公在淮兩歲所遭值時勢較往事難易不啻十伯所苦心調劑較往事勞逸亦不啻十伯當意有得行則喜動眉睫或有阻格輒彈指憤懣慨然太息曰柰何與此輩共爲政也復越境而亂吾治哉以故不憚出死力爭之于此時也微公淮幾無賈公得代諸賈伏而泣曰公去而耽耽者將復魚肉我公曰毋虞　明天子終不困汝曹于是相率請于轉運陶君勒公事于石曰吾儕小人非敢頌公以爲後事師耳轉運憐其意屬余文之余聞鹽笑之利與自管子管子書具在其所以恤商至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飾菽三乘者有伍養如此其厚天下之商歸齊若流水齊以富強國家經費半倚鹽策兩淮于諸轉運爲最鉅富商豪賈雜沓廣陵市大者貲百萬小者亦不下數萬至殷盛矣而余聞洪永時每引輸粟僅二斗五升較其子母利且十倍夫

豈左計而讓財哉以爲商有餘力則國賦饒此管子之意也比歲以來日削月朘大賈化而爲小賈小賈若掃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公孜孜拊循去太去甚使毋鳥獸竄邊儲上供賴以不乏以法臣而筦利權佐軍國緩急公其卓然者也公所上書千條萬端而其大指曰水商之運阻則內商之賣阻內商之賣阻則邊商之引阻邊商之引阻則竈戶之煎阻故水商病無所不病矣水商甦無所不甦矣其洞鹽筴要領如此諸賈之伏泣而不能去公有以夫公再令吾閩皆有惠政居臺中以丰采著今職鹽姑論鹽

奉律亭記

夫移風易俗未有舍禮與法者也說者曰法施已然之後禮禁未然之前夫禮誠禁未然矣皇皇三尺布在象魏揭日月而行天使人望而不敢犯顧畏而不敢軼以身試此法之功也豈徒施已然已哉三代而前禮勝法故其刑簡三代而後法勝禮故其律詳蓋至 明興 高皇帝之所刊定 列聖之所闡繹至精至當凜凜乎不可踰越守土字民之民奉而行之轉移風俗易易耳句曲有三茅山道家所稱第八洞天爲金陵地肺茅君成道處也每春夏之交四方之

人以祈靈至者輻輳雲集至于婦人女子亦借此爲名趾相錯于星冠羽服之間悟不爲怪蓋正犯大明律所謂燃燈禮斗褻瀆神明與軍民人等縱令婦女入寺觀神廟燒香之條今太常丁公嘗爲句曲令刋律文于后亭而覆之又請于南春曹及備兵使者皆有禁又騰檄四鄰豫告所部毋犯吾約故終公在邑婦女不敢至公去而防稍弛焉更二十餘年公起家官南中去句曲近邑之士民羣來謁公曰我父母也公亦每念未嘗不在邑人時談及亭事輒曰此風化之原何可忽諸邑諸生輩恐久而湮沒無以稱公所以樹防正俗之意以余嘗爲禮官又攝事其曹請記其事以詔來者余惟在禮婦人不出中堂夜行以燭待傅姆而通言如此其嚴今吳越間靚粧艷飾十百爲羣遨遊通衢佳辰勝地留連歡賞墜簪遺履錯喧闐此風浸淫被于四遠居民上者不力爲之矯革禮教將蕩然矣公學道愛人孜孜爲善歷官所至問民疾病常恐不及而尤加意民風規條曲盡茲防之設非徒爲茲山與一邑計已也蓋將使自江而南家喻戶曉夫戒其妻父戒其女長吏戒其民一洗弊習而更之是公之所爲借律以明禮因禮以立教自邇

及遠自著及微其心苦而其功大矣後之令茲土者皆操是心而脩其前事使不至因循廢失以虛公之意庶無負于長民之責而茲亭與后與茲山共存可也不然貞珉徒樹而過者弗睨皇皇三尺徒爲文具居官奉法之謂何必有任其責者矣亭建于萬曆六年費若干緡皆公所自辦不以及民公諱某辛未進士浙之嘉善人

南平邑侯堵公生祠記

堵侯去南平若干年士民思之不置相與聚緡慮材爲祠於城之東而俎豆焉屬余之官留都道祠下顧瞻徘徊士民則又擁余車而請曰吾僚不能忘侯無以報之而爲此區區也吾恐千百年後徵侯者之無所于稽也願乞先生一言而貞珉勒之以示來許余嘆曰嗟夫鐔人善思矣思而在數年之後也可以徵政矣夫所謂思者以去言也其人已去思其政政猶在思其人思其政則相與歌詠而頌述之思其人則貌而奉焉趨蹌而瞻對焉祠之所由作也以繫思

也未去而言思已去而或不思奚祠爲嗟夫吾觀夫今之守令其真有去後之思者殆亦鮮矣若堵庑則可謂真思也庑在南平吾不能悉其行事何如然而徵思者之口則曰庑在而吏卒無驚吾鷄犬者不逞之徒無敢誘吾子弟以淫於蒲博者一切官府之至於斯無有責供帳儲胥以奔走吾者市廛遷化泉貨四流無如往日之雜格者吾朝而裹粮至于訟庭事畢而休于舍腹猶果然無越宿之停留者常賦之輸及額而止無有浮羨以損吾脂膏者吾子弟之秀而文列在青衿教之誨之無有不率者文其大者吾歲之不登粟方貴貴而豪有力善射利者且盡擅五[illegible]內之粟而鬻其價吾無所得食以飽於亂幸庑之下而聞風者無敢過糴糴而多者得章服矣粟倉粟爲十碓碓給若干坊主以大販分以小販自通都至窮鄉無不沾及矣戎色之待哺者請必給給必先期無脫巾而呼矣四方以粟至者爲平價以鬻毋抑毋昂而轉販之夫無不麇集矣酌倉粟之直而浮其四之一以散之各坊而城市在在無不積貯矣吾民之所以倪死而生倪亂而戢室家相保聚不至顛越者則庑以也吾將令吾之子孫世世毋忘庑而奚但令

日盖鍾人之所爲余言侯者如此余記歲甲午吾三山亦饑諸豪有力者閉糴病民大較與鍾同衆譟于市望室而掠矣開府陳兵威之至有所斬捕乃解去使其時有如侯者未亂而豫爲之處分已亂而善爲之調停當不至此夫民之所重者生也無食則無生無生而欲其無亂是絶嬰兒之乳而責其母啼也豈不悖哉管子有言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危墜而不能存安滅絶而不能生育故令不行而心不服耳侯所規畫眞可謂能生育矣能全安矣固宜民之久而思思而祀也昔崔子玉爲汲令開渠溉稻民賴其利迨遷滏北汲人壘石作壇碑頌而祠之彼尋常疏道自令長事而見德尚爾況侯哉況侯諱維垣字輔師號太冲無錫人已丑進士今除服者其人其人

九江太守邢公生祠記

余少從先大夫於潯陽習其山川風俗與其百姓之所急考覽其郡乘自漢以來守土循良勤恤之吏自宋均而下不過數人其行事較然可知也豈非難哉今去先大夫爲別駕時已二十餘年而潯人猶與余往來不絕詢及郡中事無不極口今使君邢公之治行其感人之深至于闔郡奔走聚會爲之弓韣祓祥不啻若家人父子然此卽古循良不多見者余方爲潯人喜而未幾公以憂去潯人涕泣追慕肖像以祠而其士大夫子弟至馳千餘里乞余言以

志不忘余見今之守令無功德于民而浮慕畏壘桐鄉之名以覆蓋其短而其民亦窺其意之所欲得而妄爲之俎豆以中其歡上下相愚漸然無味蓋衰世之弊一至此也有如邢公祠可哉祠可哉始公之至郡也民苦積逋猶胥乘之得輕重其手公差其賦役而爲之限書之於單而戶給之緩急多寡比率從事官無致期併責之擾而賦額漸輕臺使者下其法于十二郡無不便者公又革坐封裁粮頭節冗費嚴兌銷耗實悉清民歡呼輸納使君生我我何敢逋也郡役夫受直于南昌梘腹而待哺莫之急也以懇公公曰吾尋賦宗祿矣越三百里而輸之南昌胡不兩易之而兩利之議上當道無以奪蓋役夫自此不梘腹矣封郭桑落三洲隄壞齧田數萬頃無任築者公以冬春行堤導其淫而障其決公在郡而水不爲災也田皆畝鍾遇旱公則步禱禱無不應以豐歲勸民積粟實社倉以備不虞又時其災病而醫藥之所活無算月旦則行鄉約詔以 聖諭聽者灑然思當公指矣有訟師賊魁爲民害者教戒不悛公捕治之悉論如法自是相戒無敢犯公公又精于讞斷德化民趙守彥與傳五九宿仇也彥夜被劫晨遇五九貿布于

塗執以爲贓訟繫之所株連甚衆牢斃獄中公驗布
廣狹不類白其寃盡釋諸逮繫莫不感泣微使君我
曹無生矣胡劉二姓爭牛牛大小同卽其主不辨也
毛而別之又不得公令齒驗之以牛歸劉胡不敢言
亡何獲其牛於盜家愧伏待罪諸豪訟者聞之望公
庭而返曰公實神明何可以無情嘗公也公自奉薦
不踰貳一物市肆晏然至於學校祠廟先賢遺跡有
可興人文裨風教者不難出力營之雖費無惜嘗建
文昌祠餘城隍廟建武城祠祀先賢繕思賢橋竪浸
月亭百廢具舉又立社學簡民秀衣巾其塾師大修
學宮庀祭器緣民譽而修俎豆之典無蔽無濫歲時
至學行禮群諸生而課之藝厚其廩楷察其不能婚
葬者資助之而時勉以行誼士皆感奮公真吾師帥
善藩餘人善生養人善班治人者也計公在郡雖僅
四年所規畫創竪長育教訓其利澤可數十百年而
未竭涛人之戴公欲尸祝公雖出於一時而其心常
若數十百年子孫世奉公而無休已蓋至于讀爲
公祓祥之辭真懇溢出惟恐其嗣徵之不蕃而食報
之不遠然則今之長吏其綰結于人爲所思慕未有
如公者也往余在涛時聞諸大夫言涛四輪之國瘠

而澆難于綏馭故凡有不得志于官者率未免委過于其地乃先大夫以一郡佐所至見思思而輒爲祠以祀至公守郡復以士民之意請學使者秩祀之學宮然則濤地雖疲而其民風之厚人情之易感較之海内亦未有如濤者也公之見德之深數十百年而不忘也固其宜哉余雖未及承公下風親覩其行事然度其人必真誠惻怛款發于中心達于面目不言而人信之非粉飾鋪張塗人耳目者可望萬一此其所以惓惓慕說于先大夫也今者公之祠成而效一言以不朽公余真有不容辭者矣故因士民之請書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俾勒之石祠創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凡若干楹董役者某人某人某人

改建浯嶼水寨記

浯嶼水寨故在大担南太武山外後徙于中左所之厦門所轄地北至崇武南至料羅料羅稍近其去崇武且四百里緩急無以應而厦門自有遊兵地亦割隸不相攝也太守清江程公建議徙寨于石湖曰是在崇武料羅之中可左右援又海舶之所經也外可以扞捄非常内可以扃鑰全郡於計便中永滇南朱公下其議於巡海四明徐公如程公議疏聞　報可以其事屬把總宛陵沈將軍將軍故贊程公畫者乃度地宜料徒役庀材具先爲監司署次防海署次寨

署次徙建玄武祠次閱武場咸宏壯壘敵矻然爲海
上鉅鎮經費七百餘緡取諸捕獲諸闌出財物及捐
舊寨地予民而收其直未嘗費公帑一錢諸行間卒
長欲有所捐助咸謝罷之寨成而有東番之役東番
者海上夷也去內地稍近而絕不通亦不爲寇暴頃
倭據其地四出剽掠將軍便宜與師冒風濤力戰蕩
其巢中丞臺喜以爲奇功聞諸　朝泉之士民相與
告語吾郡介在海濱倭實狡然寢處吾圍使我室家
不得恬然以嬉賴諸大夫及將軍之力赴赴桓桓干
城茲士用勉于戒心此百世之伐也古者師捷則飲

至獻俘告於廟社彰威靈而讋不譴若斯重也今以
偏師之力在事者之謙讓無所于張皇幸而及吾寨
之新落執訊獲醜海若效靈和門生色將士之氣爲
張而島夷之醜益奪亦百世之遭也宜紀其事以示
不朽將軍遜謝屬余在里門則以告余有容荷罪行
間不皇啓處賴諸大夫之靈獲有寧宇維茲寨之建
二百餘年矣地經再徙謀出僉同有容躬逢盛事願
勒貞珉俾來者有所考焉余不佞觀傳記所載保衆
域民內綏外禦莫不先據要害以爲勝筭故受降築
而天驕不敢南牧青澗城五

海上之戍碁布星羅咸稱險要江夏東陲于茲烈矣
浯嶼之孤懸干大担偏枯于厦門先後遷移皆有遺
策微程公守在此邦巡行封域酌輕重緩急不憚更
張爲保障計長久孰敢任斯役者然微沈將軍經營
拮据不遺餘力亦安能使草創之區一朝完繕使士
卒如歸忘其轉徙之若是也而將軍又不敢即安乘
風破浪與倭力角而勝之其功于茲寨亦豈小哉使
自此而守土者紆畫周防益懷徹桑之慮而將士皆
戮力同心務殄凶逆微獨清源即全閩皆有賴矣是
可述也役始于某年某月某日竣于某月某日佐其
請者爲郡司馬楊公總戎施公而余不佞爲之記余
自孝廉時習將軍于燕市今二十餘年矣附書之以
志疇昔之感

鎮東衛新創兵營碑記

濱海固富夷久矣　明興幾二百年無夷患則國家之威德實式靈之嘉靖季夷大苦閩屬承平日久戎備弛廢鄙邑衛所相次湮殘而鎮東獨以力戰無恙後數年定遠戚將軍提兵入閩夷燄乃息隨慶宕視險置戍募伍凡數十屯而鎮東爲三山屏蔽地最重總戎大將以春秋臨其疆櫜鞬交予之士不下二千人皆雜軍民而居譁囂無紀日尋于爭訟所司以嚴法繩之莫能禁也疆圉之吏心知其不便而憚爲事端因循歲月無長遠之圖蓋此邦爲之驗然矣大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呼公時叅戎事慨然嘆曰夫設兵戍守所以爲居
者也而令戍者與居者相魚肉保障之謂何乃奏記
中丞龐公請爲營于城東之演武場以居行伍傭衛
署搆房處麾下之士毋雜居人啟釁滋擾於計爲便
中丞公是其請捐餉金助工諸畫地宜料經費計徒
庸迄于竣事無遺慮焉皆公策也營既成而士安其
伍民安其居無譁于市而于于理者未幾公亦鎮閩
已徙鎮粤已謝事家居而東城之人念公伐不置曰
微公則鎮人無寧歲矣即營士亦私祝公曰微公吾
何以帖然于行間乎而其爲之長者則又歸功公曰
微公將安所約束吾部曲且時訓練而無虞離次也
于是相與碑其事而須之而屬言于余余因是窃有
感也閩自中倭以來疆事爲重元戎專閫大冠若箕
踞踞然惟朘奪吾軍士是圖曾有審利害計經遠創
百世之規以爲民便者乎彼其推鋒冒刃出湯火而
徘席之懲往戒來綢繆桑土五校鱗集列屯星羅一
旦緩急恃以無恐則戚將軍之烈所以光萬禩也事
既寧矣釁亦旋滋相尋起怨喪馬興誣久則難馴戎
成不戢而相協厥居寧有寧宇張拳裂眥之患消而
投石超距之勇奮蕭墻釁慮圉備增脩則公之功所

以繼戚將軍而並耀也令司戎柄者而皆存兩公之心又何憂夷哉彼耽耽眈眈然陵奪吾軍士而于邦人之利病若胡越者安用其鴟張斯地以春秋張皇其威靈也公亦可以頌矣公名良朋字如蘭即衛人由世胄歷征蠻將軍都督僉事頌曰蠢彼島夷昔逞無良爲豕爲蛇以肆其殃爰有戚公受命于王謀若颺發士皆負霜既殲羣醜式慮我疆蒐乘簡卒載實戎行維我東城濱海爲鄉寧閩斯屏亦寇是當乃建二旅以固爾防大將時臨其徒洸洸孰圖爾居入我堂皇蠢蠢無極虎視斯張呼公曰噫爾毋昏戕禍不可蓄

蓺不可長乃白中丞謀其滅口城東隅有地孔將是搆是築是圖是塲爰聚爾族往即爾常毋苦駱

毋廢戎章衆志用協我武斯揚肅肅徒旅言念湯維公之勞于戚有光於萬斯年海波不揚

陳氏家祠祭田記

閩中陳氏自晉渡江至唐晉邑有聞人而南陽未之聞蓋唐末乃自固始入三傳遷長樂之江田于遷者稱始祖則合族有祠矣宋長樂有聞人而江田未之聞十有四世文海遷古槐其子念故居不置而取心田爲號復建寢堂至孫某割田以供故祠歲時薦饗風雨勿替尊祖敬宗所由來篤矣其世有聞人　國初進士始江田古槐尋舉于鄉正嘉間舉進士則封中丞公及兄太守公也中丞公廉潔僦寒不究其施北子少司馬巳未登進士公乃遷邑之東隅壬戌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史祿養建堂三間于居前謂江田有祖祠尊始祖而別大宗故惟曰祖堂署孝思焉祀雖自祖而以南陽世澤扁于庭則追江田以先遠矣萬曆戊寅于左搆餕堂以祖堂闕夾室翼兩房以代之尚欲然而謂司馬堂宜居之左今伯居向之而仲居背之非宓宓移展而潤色焉司馬敬諾乃左之加夾室爲五間懸詰勑于梁以昭　天寵臺門署陳氏家祠閎侐壯麗以遂先志其加舊者或倍或半餕堂惟忌辰薦祖考爲子孫享胙之所耳存舊不敢加昭先儉焉辛卯落之具尺寸以示慎也小子雖不佞竊願志其大者自古故國世家夾保宗廟創承之道克艱則一作亂永者稱商周其祥先後爰發始或播越中或震業彌昌彌永累自憂危登歌清廟穆乎思矣維時皇澤淪濡休光下逮象賢似祖代有世臣即詩書可鏡焉我大明興自玄德簡在陰隲源流不可窮故一統之業振古獨盛　祖製皇陵之碑歷叙先世多艱狀伏讀而不流涕者非臣子也然遡草昧剖符苗裔之存希矣而縫掖起家延休滋世視詩書所稱亦有其人其在閩中縉紳簪纓之有奕陳氏爲盛陳獨古槐其初有繫戎伍籍者寧夏之役孟公恐喪明而沒齒閩中

之調季公屢赴闕而傾貲中丞之所爲傳竊體皇碑遺意歷叙祖父劬勞奉讀而不流涕者非子孫也用是奕奕成進士者五爲舉人者三贈封輝赫光于寢庭春秋駿奔鄉貢士國子生弟子員跪跪數十人蓋由南陽而江田江田之古槐古槐而之縣東其全昌未艾以翊贊靈長之祚即周禎商士且遜前猷寧能忘厥初哉中丞追先忌辰自祖考始祭田祭器闕然未備司馬加蒸嘗百畝及忌辰展墓之費田居其六祠三器一凡千金豈襲繼述之名而厚費以觀美乎誠盡尊祖合族守禮敎以永譽未有不如此而能世家者此中丞之所權輿司馬爲之式廊也小子世同鄉邑今吾師又司馬猶子竊附門下士故敢元元本本告陳之子孫且令論世者或有所考焉

本本吾鄉之宇宙主人翁
司徒公今正當又當用
[illegible]

都督劉公祠記

閩故無大帥其有大帥以夷難故帥閩故無祠其有
祠以戚將軍平夷難有功德閩故自難平而戚將軍
移他鎮父老過祠下輒不流涕嗟嘅拜然後去將
軍重閩閩亦重將軍矣其後代者數公值承平無事
日夕建牙朝軍吏春秋燕耀武海上而已甚者黷而墨
橐中之金錢不以椎牛犒士而以苞苴司馬門入以其
餘聲之舍中買良田宅市歌舞自娛玩而無震震而
弗思胡祠也即祠無當已彼不能身重閫率之何其
欲以閩自重也帥閩而以閩重去而將吏見思思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率以祠者則今有茶溪劉公公鎮閩閩亦當無事
即公不能創爲端而功閩以自表見諸將吏失公匍
匐于旌門之下太息而不忍舍然不能創爲說舉公
所以功閩狀以志其思乃其貌而祠公則無不懽喜
從事奔走供役而無懽辭也祠成而爲之長者乞余
夫公之於將也始古之遺愛哉愛故思思而能言其
功以功而愛者也思而不能言其功不以功而愛者
也夫多難尚功承平而功細矣功細而愛不衰此非
有深結吏士之心而聯其瀲漫難收之勢未易及此

七故以功愛者事難而情易不以功愛者事易而情
難乃其係人思均也思故祠祠生于思故情合而典
稱乃足貴也公祠成而余未及至不知父老過者能
咨嗟流涕肅拜而後去如戚將軍否然而愛在行間
思在去後合于情而稱于典以身重閩以閩自重則
自戚將軍後烏能舍公哉公鎮閩日適余家居間得
過從公恂恂儒生也好爲詩歲再行部至東城輒登
瑞巖鑱石以紀遊公去而東城之士比于嵕首焉余
既辱公知因記公祠而論將吏之所以思公者如此
亦庶乎其足以緊公也或曰公少孤早貴性儉樸蔬

食布衣持戒柄三十年不受部下一錢竟以人言失官公始廉將也於乎廉生惠惠生愛公之所以俎豆此邦而其下思之不替也蓋在此哉即公能苞苴司馬門以固其官厚田宅歌舞自娛終不易此矣公去前三年而戚公亦以流言解將印奴父老歲時伏臘走祠下奉祀勿絕也公六安衛人由世胄歷今官祠經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董其役者把總某某云

重脩醉翁豐樂亭記

醉翁豐樂亭記以歐文忠故聞于天下余三過滁陽皆不成遊甲辰之冬以報滿道滁則仲山林先生長僕寺聞余來甚喜治具飲余于豐樂詰朝遊醉翁放于琅琊觴焉于是生平之所心艷神往以爲不了之願者至是而始償顧其山童水涸求所謂林壑之美蔚然而深秀者差不逮于所聞亭之翼然者寢以頹釀泉之潺然者寢以湮塞而不治也心竊嘆之州守盧君方謀脩葺而未竟其明年余復至留都仲山先生則以書告余曰吾頃者再遊醉翁矣是非與子

同遊之醉翁也吾視其途徑甚除其若堂若閣若祠無不飭者其泉之駢鬱者濬而加香且護以周垣毋使滓穢矣其梅之手植于文忠者若增芳姸其亭之爲見梅者則以舊墻之障礙而鑿之甫之門而樓之其池之環亭者疏泉注之毋使虞涸又周爲石欄可倚而臨池且望梅也其循池東折復南而爲皆春亭業已久圮則撤而新之榜之曰山高水清又決池水環之復注爲半池如玦如鉤疏而爲澗可以流觴矣其餘力之及于豐樂者輪奐奕然可以覽憩凡此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君之舊也其木石傭作之費爲金百而醉翁居十之八公帑民間不費一錢凡此皆守君之捐也矣吾與子之遊于今半載耳而景象之異至于如此吾恨不得與子載酒其間共賞今日之勝願吾子記之余惟自元祐以前琅琊之山川寂寥無聞至文忠而始著自文忠以後琅琊之山川雖著久而漸以圮廢至今日而始復計其時世皆富國家熙隆久道化成之日艮爲不偶顧方宋之盛滁介江淮舟車商賈之所不至其民得安于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守土之臣得因民之樂以流連于名勝之區而脫然于風塵鞅掌之外固亦其地使之然者而今日之滁則南北寇

蓋之所經中使之所驗驟其民困于徵發而失其本業蕭條窮苦無以爲生僕爲之長吏者亦日奔走逢迎束帶折腰經營厨傳之不暇而暇及于山水之樂又使其民從之遊而樂乎蓋其時勢之不同有如此者守君日夜孜孜捐循其疲民而與之休息故其民雖病而有起色雖勞頓困憊而常有寬然自裕之意而守君因得以其暇隙蒐訪名賢之故蹟而復其舊觀使滁之人俛僂提携而往遊者幾若文忠之盛以今程昔其難易不十倍哉而文忠爲守雖日以蒼顏白髮頹然于兩亭之間不聞其時有知林先生者以一代名流從容覽眺以其山川之重是尤守君之可自詑于文忠者也獨余荒陋之辭無能望文忠後塵是爲愧守君矣爰紀其事以復林先生先生名某號仲山閩縣人守君名某浙東陽人後在萬曆甲辰冬不踰月而竣董其事者爲判官劉如湯吏目方廷儉

豐樂亭五賢祠記

古之君子其意有所超則其情必有所寄寄之大者無過于山水蓋夫子嘗言之矣後之人思其人而不得見則往往就其所寄者而寄其思其甚者至借以爲山川之重羊祜之峴首孫登之蘇門長庚之采石杜甫之浣花陶令之彭澤子瞻之儋耳皆世世血食其地蓋賢人君子之繫人思如此至于守土之吏功德在人加以游覽登陟之遺跡宜其思之爲益深且久也滁州之山川有豐樂琅琊醉翁諸勝自唐以來賢守甚多其最著者則韋蘇州王元之歐陽文忠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定、曾文昭、而文忠尤稱于世、其以豐樂醉翁二記爲人所膾炙耶、蘇州以詩名其人之恬淡高潔亦稱其詩、元之文章氣節、取重人主、而終于守郡、天下惜之、文定之諫用兵、與爭王安石之變法、可謂大臣、于瞻叙其文、擬于孔北海諸葛孔明、不盡溢也、文昭以宰相介弟、踽踽元豐紹聖間、而逆料惇卞蔡京之禍亦中行獨復之君子矣、是數公者、皆有利澤及于州人、俎豆學宮、世世勿絶、乃豐山有二賢祠祀元之永叔、而不及蘇州文定、文昭、仲山林先生來長冏寺、謁祠下慨焉、謂五公之賢、同守州同文采風流、被于後世、又同此祀、彼遺毋乃闕典、于是視祠之墻垣棲補葺壞弗治者、飭而新之、更其名曰五賢、取曰奉主合祀其中、以書告余曰、是吾與子遊豐山時所樂聞者也、當爲我記之、余既感嘆于賢人君子之爲天下重雖千百世而下、于其轍迹之所經、遊矚之所及、令人馳慕勤惓、一至于此、固念唐宋時士大夫多以京秩出守列郡、其賢且才、既得以自見而無淪晦湮沒之患、其高懷遠韻、亦得以自放而無牢騷羈紲之苦、亦良法也、國家自卿寺而上、不任外職、日奔走于京洛之塵、九衢之車馬、欲一寄其情于高山流水之間而

不可得蓋愚者逐而甘焉而賢者乃或病之矣而留都岡寺獨在滁陽當豐樂醉翁最勝之處無民社之守節宴嘉賓之樂又有其人之賢而文不減于五公如林先生者日廻翔鶺詠于其間豈非千載之奇觀哉然則五公之合食于今日而脩向來之曠典也非偶然矣昔元豐間羅畸知州事或言州貧陋畸曰此歐陽氏醉鄉也琅琊幽谷白雲千頃以爲職田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爲供給何云貧陋嗚乎後之有職事于茲土而過五賢祠下者其尚有味乎畸之言也歟此尤林先生崇祀意也祠在豐樂亭後亭久弗葺修之者爲州守東陽盧君余別有記

贈大夫游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廟以祀其先而天子之七廟又尊其有功德者以爲宗百世而不遷下此而諸侯則祖諸侯大夫以爲滋世延休源流有自重本始而報罔生人之經而仁人孝子之所自盡者無過于此也然古之諸侯出于天子大夫出于諸侯雖浚明亮采咸有休聞而馮藉世資蒙休襲慶基崇而累爲力差易至于近世士大夫多奮跡寒微克自振竪或于其身或于其子用以恢廓宗祊昭敞閑閎其爲締搆抑又難矣廟食崇報宜何如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邑之游出自宋大儒文肅公定夫五傳而居仁公徙居故候官居仁之次子瑞再徙遷江又數傳而爲贈大夫懷江公則永州太守之尊人也自文肅而後游氏時隱時顯其在遷江顯者自太守公始而太守公之顯本于贈大夫大夫故隱于賈而好儒自遷江徙三山以便太守講業太守居樓上讀書大夫自樓下竊聽書聲微輒呼而責之太守以是業益進文酒往來率皆名士大夫與其耦林宜人力作以供太守至是年家中落太守始成名而大夫與宜人不及見矣太守之教國雍佐卿史臺郎度支以至剖符廉郡所至皆有建樹　天子嘉太守才賢而推原其所自再下　綸章褒大夫太守解郡歸乃于地遷江爲祀紀大夫既寢既堂前爲棹楔宏壯巨麗甲于邑里客有言其侈者余曰否否君子之效于親惟力是視何論豐約今夫高門甲第之爲觀而洞房別館之爲娛凡富貴而有力者往往皆然世無譏也客不觀夫太守之居乎其門不足以容駟馬其廳事不足以宴客傾其橐而爲茲祠此其用心固與世俗異矣不彼之病而此之尤非吾所敢聞也客曰太守居三山矣祠

胡不三山而遷江也曰以重本也夫大夫自遷江産

者也枌榆之鄉魂魄之所樂也孝子之于親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況其所樂而棲者乎太守則可謂善思矣客又曰禮大夫廟三今胡以祠大夫而不推而上之也曰此余所謂賢而有功德于宗猶之乎諸侯之祖諸侯大夫之祖大夫也夫亢游氏宗者自贈大夫始也夫情無所不極而報有所獨隆大夫之特祠也其亦百世不遷之意也此可以義起者也余于先大夫亦有此意而力未能乃甚愧太守矣然余聞太守又將爲室于寢堂之後以祀其合族之祖其所謂推而上之者尚有待也吾益信太守之爲仁人孝子也太守祠成以余同里閈又同舉最彌篤迹能知其意之所存命爲之記余遂次其所與客言者以復太守俾刻之后

自三代以來有國家者必推隆本支以爲是麟趾天潢別于凡庶而世人亦尊而異之曰神明之胄不敢望也然而史傳所載公子王孫行誼修飭良可指數彼其席寵怙資驕奢淫泆即素封家子弟猶然不免況于托體皇王樹根磐石者哉故其下者走馬鬬雞彈絲吹竹二八龍陽更迭左右明得意耳即不然者亦不過治宮室園池招延賓客飛鄴下之觴賦小山之桂如是而已以兩漢之盛獨河間東平號稱賢王其他宗室子惟劉辟彊清淨少欲見重于世餘無聞

焉子政文學忠讜冠絕西京猶以鑄僞黃金幾伏重法一何難也明興　高帝功德亘古獨隆削桐纂圭代有令譽下逮諸王孫迺相矜奮徵諸邇日豫章則芙蓉園中州則西亭宇駐人相與揚詡以爲盛事余心慕之頃官金陵從齊王孫修吾遊修吾恬雅好文姿姿儒生驟見之不知其爲帝屬居僅數楹而廳事楚楚旁翼小齋羅列圖史竹床木榻匡坐其間時閱黃庭內景參同眞誥諸書講道氣攝生之術翛乎其有以自樂也金陵賢王孫甚多修吾屬雖尊而年尚少居然爲之祭酒擬諸中州豫章源流則魯衛也行誼則壎篪也國族之多賢信千載而一時已要彼諸宗履順蹈常立名差易維齊先王爲　高帝愛子中道失國亂祚替矣有後人焉樹立若此不尤難哉昔辟疆先世亦以失國居京師卒起布衣爲漢宗正求之今日非修吾其人歟修吾居在聚寶門之西扁其廳事曰好修堂而屬記于余余惟中山王聞樂涕泣而臨淄言四節之會塊然獨處至欲辭遠游佩青紱安宅京室駟馬奉車而不可得今王孫雖紲猶得子孫世世長有舊京左瞻陵寢右望　闕廷與都人士幷軫遨遊無所約結亦

云厚幸自此而振振繩繩飭躬砥行皆如今日上無負　國家下無負斯堂則豈惟朱邸之光將　高帝在天之靈實愉悅之其爲寵祿又何必白茅青蓋有土王侯乃稱侈哉然則茲堂雖隘即兎苑梁園承芳花蕚不與易矣詩不云乎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又云君子有穀貽孫子修吾之善貽也其能重公族也皆可書也余史臣姑記其槩他日有執筆而論列藩世家必於此乎徵矣

式好堂記

青田陳先生自謝奉常歸十餘年矣故居三山僦宅之下僅蔽風雨其後子姓蕃無所于宅而先生官至九卿歸裝蕭然諸公子非自力時憂饘粥無以拓其居因循者久之至萬曆癸巳之春乃始聚繒慮林構堂于居之左而燕處焉堂成先生名之曰式好而命小子高爲之記小子不敏恐無以明堂構之意以爲輸奐蓋顧獨念先生之命名在詩而小子少受詩或有所聞宜繹其旨蓋昔先王綱紀人羣昭明法誡家庭兄弟之間極其致意往往著之聲歌悲惻懇惻

令人反覆咏嘆而動其良心蓋其盛也有行嘗之恩其衰也有角弓之怨其盛而變也有棠棣之懷其反而復盛也有斯干之雅盛則文昭武穆麟趾螽斯濟濟繩繩相與固維城之基衰且至于同姓諸國于戈日尋自削磐石之宗而周隨以盡蓋逆順得失之林遼遴如此然總其致于兩言曰相好毋相猶今跡其相好大端不過在于飲食邊豆燕饗會聚與夫妻孥翁合之私而原所以相猶亦徒以乾餱細過疎遠隔絕日以生嫌其起端甚微而關係甚大此蓋姬公建國治家法度具于周官而深情苦心所不能載故詳

於其旨於詩以深垂其戒于後用意精密故其子孫郟陵替之餘苟有興者猶能追孚其義以動其本枝之想叮嚀告戒于作室之日而即以此爲續祖之大猷蓋源流遠矣故曰泰和在成周宇宙和生于妖好生于無猶近而家遠而天下微乎微乎興衰之券未有不徵斯者也近世此義不明亂本日滋而張氏以匹夫九世聚族考其時代與六朝終始直至于唐中更變亂不少卽有土戾王尚不能保其世而張氏乃得以世其居可不謂相好之徵而詩教遠哉先生博通六籍尤深于詩卽先大夫嘗以詩就業先生所稟

承實多而先生盛年歸來未究其用爲政其家曲折規模俱有條理蓋眞有以見詩人之心而察興衰之故積小成大由微至著不可以忽故其命堂之義有取于此非苟焉已也嗣今而居是堂者繹其名則毋忘其義懿親在念世德可求歡欣綢洽和氣薰蒸寢明寖昌引于勿替陳氏之世將莫知所極何論張氏哉先生即歸裴蕭然無以遺公子乃其所遺固在此鹿門遺以安先生遺大好爰數穉之居厚于阿堵之積也小子雖無能稱詩然竊有感于先生燕翼之意而樂爲之說若夫綠野三槐畫錦醉白此

其世所傳述之詩若干篇不能盡載然而矜歸來之寵榮依林泉之娛遁稽歌業之勞陰功非詩書之指無甯子先生矣堂若干楹深廣若干丈尺經始于某月某日成而落之則某月某日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山社祠記

社有祠以奉土穀神此禮以義起者也吾鄉祠久矣後稍頹廢莫傷也余請讀禮家居乃倡諸鄉族捐貲撤而新之始落成余復入都門風塵奔走每念未嘗不在祠下也所過從多冠盖貴人然念鄉之父老念甚歲時伏臘輒憶在家時從諸父老子弟斗酒豚蹄相對爲懽乃今在萬里外愀然其情之不怡也歲當薦饑余懼鄉之人不獲遂其生比聞稍登未嘗不色喜也蓋余不能一日忘鄉之人則安能一日忘神之惠吾鄉顧余遠矣朝夕以致敬于神則惟鄉之人而鄉

之人所以致敬于神而承其惠者又不在于牲祀之虔香火之供惟能以孝弟先家庭以和睦處鄉黨患難相恤危急相扶強毋凌弱衆毋暴寡一切利已害人順已逆人之事俱相戒勿爲則吾鄉爲德義之鄉神之聽矣其家必盛其族必興如或欺詐私利同室而起戈矛同聚而分胡越惡人之成樂人之敗漠然無親愛之意神之聽矣其家必毀其族必衰理有固然鬢髮不爽凡我鄉人幸戒之勉之余居恒時作是念而自媿其所行之未盡如其心恐得罪于父老爲神所督過然不敢不自力且欲鄉之人同存余心使鄰里鄉黨懽然猶骨肉一家則余雖在萬里外喜可知也余行時父老輩嘗請祠記未及爲公暇因譔爲書此以告吾子弟並以告鄉之子弟使過祠下而讀余言者亦必有感而勸于善矣

而清全書者亦必有憑而遵于善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餘清亭記

太宰見臺會先生自田間起長南銓先是有　兩宮之役廷臣捐俸佗經營彼此相沿遂爲故事或以諂先生先生曰工既竣矣而功尚不休是將安極且非所以爲名也　主上神聖豈以此望老臣哉遂止不助識者嘆曰先生得大臣之體矣再閱歲先生以滿六年考去留其金署中曰吾不欲以薪之官家者而私吾室也余謂先生此常祿耳受之當先生不聽余令人致之家亦不受歸之戶曹戶曹不可余與子部諸君謀是安所置此金哉顧視署左舊有亭亭有池

偪池而南有隙地數武竹樹蕭森綠陰交映亦一勝
也乃稍薙其穢塞鳩工庀材爲亭于其間輸奐丹臒
無不具飾又以舊亭之泐陋而撤去之爲屋數楹以
侯冢卿之游息且使大計時與事者有所棲焉蓋煩
然清署之美觀矣役既竣諸君謂余何以名此亭余
徘徊久之乃額曰餘清云者豈非以
留省優閑簿書稀簡退食自公無盡瘁鞅掌之煩乎
余曰然又豈非以修竹茂林清池曲檻臨水望雲偃
然有濠濮間想乎余曰然又豈非以輟助坊諛留金
[illegible]羔羊素絲標前修而風來詩乎余曰然雖然猶

有說焉夫余與諸君從先生于此地也將三年矣
生視吾儕不啻子弟專相議也疑相質也跬步相隨
也有聞見相告語也神情色笑相綢洽也愉戚慘欵
相縈繫也無論諸君即以余之恆劣無當于先生而
先生每掩覆其短至于有寸長片善則又爲之游揚
奬借唯恐其不聞南國諸士大夫亦遂以先生之故
而信余故自先生在事而余得信口而談信心而動
不復知世路之艱危也先生去而余始孤倀倀然其
若有失每值事勢之有所錯迕而難行人情之有所
隔閡而未暢輒思先生居恒所與余論說皆

天下大計如時政之得失人才之消長有関于理亂安危之故者未嘗不當食廢箸相與講求其挽囘之方而不得輒咨嗟太息不能自已海內之人方望先生之柄用而先生得請歸矣威鳳祥麟不受羈紲就不嘆其去之驟而以斯世之不得長有先生爲惜而吾署中去先生之儀刑未遠余與諸君徘徊于此亭猶庶幾羹牆步趨而追隨其芳躅即後來君子猶想見一時和衷之雅也則先生之所餘乃莫大乎此矣若徒後職事之雍容矜亭榭之雅勝固未盡余指即以酒數十觴之俸錢爲先生表清節也此中士之

操何足當先生哉諸君曰如公言可謂知先生矣宜書之以爲亭記亭建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之季秋同事則文選趙君邦杜胡君嘉棟考功徐君必達董君可威驗封畢君懋良胡君稽勳陳君邦瞻以公事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

卷八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義折中　卷之八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進十三經註疏疏

竊惟聖賢垂訓理道攸關書契以還經籍漸備說天莫辨乎易徵事無過於書自三禮之修明極萬端之經緯詩兼四始迹既熄于東遷傳列三家文遂成乎西狩博綜取諸爾雅道德要之孝經他如鄒魯之宗傳一皆皇王之心法淵源既遠後學各守其師承流泒滋分諸經漸繁乎註疏歷更數代義纂衆言雖一二習舛承訛至來絕經之誚然十九參稽乏訂難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譯經之功誠爲聖學階梯足備經文羽翼惟是濂洛
關閩羣儒之集傳若　今甲而獨尊遂令漢晉魏唐
諸人之發明同稗官而幾廢不知會文切理宋儒似
頗其精若乃顓門名家前人實剖其秘雖忘筌於得
兔可遡流而迷源我　皇上天縱聰明　日新德業
左圖右史道術綜乎古今　緯武經文聲教翔於華
裔謂　典學斯可以蒞政而造士莫要於尊經故一
道同風諸不在六藝之科勿令雜進乃詮經證往各
勒成一家之學必欲鎔收請自儒臣適符　帝意遂
命校梓于曹監廣令流布于人寰倣次第以雕鑣頗

國立中央圖書館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細素頗多而殺青未竟　御廑勤　乙夜之觀第
年適愚臣叨貳乎辟雍喜完書告成于掌故念經明
于下士風正固宜布在學宮而經明于上治本端尤
宜先之　帝座雖不必尋章摘句下同呫嗶之勞亦
似當博取精收仰冀　聖明之助惟燠寒而御講如
宵旰以臨朝勿愛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開卷自知有
益匪嗷藝之芳而味道之旨力行不在多言則聖訓
賢詮無非　廣厦細旃之委潤而錦文緹帙寧徒后
渠天祿之侈觀　臣無任惓惓懇款之至

臣惟帝王賢聖之蘊、洩于經而理亂興衰之迹備于史、三五以降、統緒相承、自漢而來、惟唐爲盛、其累傳之基業、本由太宗、卽一代之昇平、亦推貞觀、觀其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惟幄得闕其忠、糾繩得盡其職、雖貽謀垂轍、尚遜前古之哲王、而致治保邦、抑亦輓近之令辟、迨于後嗣、厥有明皇、惟開元治紹乎祖風、乃天寶孽成于女寵、苟初終之不替、雖明哲其何加德宗以艱難之餘而疎陸贄、憲宗以削平之後而任承璀、一則猜忌存心、一則倦勤移志、較初年之功烈遠

不相侔及晚節之沉迷同歸于亂祚遂衰于長慶釁已釀乎元和夫此三宗皆唐英主乃或躬遭否運而罔恤令圖或治致小康而自隳初績迹其治忽之故用尋得失之原大抵以憂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任賢從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按之一毫不爽推之百世可知眞如影之隨形無待徵而後見者矣我皇上睿資天縱大業日新即政要之披宣尚無當于 聖意豈唐風之褊陋乃敢陳於 上前顧義取鑒觀而事存轍跡葸菲僭或可采瑜瑕自不相妨苟乘 清燕之時少加 繙閱其于善敗之際必有明徵十漸六箴皆足裨于實用台衡宸扆不徒托之空言將舍已從人近取千秋之鑑而與治同道遠追五帝之蹤此實臣等惓惓之愚不能自已者也伏惟 聖慈 俯賜留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署戶部請止欽取錢糧疏

爲根本重地積貯已空懇乞　聖明亟圖節省以保治安事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項因人乏攝事戶曹諸曹郎見臣輒感嘆額愁眉謂帑藏匱竭萬分困急留都　陵寢所在六軍庶府朝夕仰給事勢如此莫知所終臣稽之往事搜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割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議改折議留權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折既不可常行而權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　宣索無窮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恊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滾滾而至姑無論其
遠者即近者六年之間所准工部咨取已六十餘萬
目下　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盖摠計每歲
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
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　欽取之錢
糧繼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楊腹脫巾之變可
立待矣　陛下奉承　宗社顧念　高皇帝創業之
區豈宜以不經之費可已之役坐令空虛匱乏一至
于此況所取之物名爲　供御而實則羣小營謀視
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聞　詔下蟻聚蜩趨

之間溫寄脅之橫索匠役之虛糜
百孔千瘡展轉好利　金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
動費百金而其到途之傳送舟車之絡繹驛遞之
騷擾州縣之賠累又不知凡幾比入　御府亦徒委
之泥沙候其朽腐而已　朝廷被其虛名羣小享其
實利當事者苦無采之炊爨伺者幸不耕之獲似此
好弊　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　祖宗設立六部各
有職司戶部所掌責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即
如　朝廷歲供亦俱有常數各部所掌自行祗辦一
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融遂成故事濫觴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能支靳之則勢不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　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乏馬　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尚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況　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年年有奉時時有進　祖宗二百年來並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之命脉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即無論軍餉所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追之秋一錢一帛凡屬公家皆

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點砂化鐵之術剜肉醫瘡望梅救渴尚無柰何而坐視痛癢不關之輩糞土用之尾閭洩之狠籍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自鑛稅事興百姓皮骨俱盡重以催徵之令嚴窓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完官府之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正以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之用則何爲取彼膏脂填此漏穴歛之既極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惑也年來灾異頻仍　孝陵之焚木　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在南畿地方天意如此亂形

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可知之患勢須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問之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則他部亦無不竭矣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搏空令難行　高帝之寢園東南半壁之天下誰爲捍衛此臣心之所甚恐也　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于此等隱憂不關　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　請便爲允行至于此中戶工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盡皆折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那借不充之苦無有爲　陛下言者故臣敢冒昧瀆陳亦以勢窮事極萬不得已與　陛下之憫念而爲是疾痛之呼吁伏乞　聖明察臣言之非誣臣慮之非迂　併賜留神以後凡額外　欽取盡行停罷即歲供物件亦乞　勑部臣悉心節省任怨任勞毋容別端以滋耗蠹其所裨留京庫藏地方大計不淺矣

催考察疏

為計疏未來　　給事臣工不便職務乞　聖明
速賜檢發以重　　國典事臣部於今年正月二十八
日准吏部咨文選奉　欽依考察典試前書官
同亨會同各該衙門矢公矢愼列名上　請專差官
事官傳尚義齎進臣同亨隨於事竣之日以補考選
任獨臣在部署篆日與諸臣伏候　明旨而經今月
餘未蒙　批發臣惟　令甲六年一計內吏其議論
在天下萬世之公故一毫之私必不得容其關係
在紀綱吏治之大故一代之事舉必不可廢自　祖

宗以來二百餘年並未有停留寢閣如今日者留都去　轂下遠求其故而不得輕相揣度輒有憂疑百司庶府不敢營其職業而坐待　君上之去留世道人心將日趨于傾危而妄窺　朝廷之舉動悠悠泛泛如浮不繫之舟擾擾紛紛似涉欲風之浪豐鎬重地景象若此甚非所以肅官常而重根本也　陛下試度如此等事可終停寢否此等事停寢可成世界否則必有惕然　聖心而不俟終日者矣臣躬在待罪豈敢言他顧事繫朝章豈容終默伏乞　聖明早下原疏以慰輿情以厲庶職其有光于　聖政良不小矣

再催考察疏

爲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駭愈深再懇　聖明早賜批發事臣切惟治道多端然其要不過曰同民心以出治　國家設考察之典正以同舉錯於民心而昭大公於天下每六年一舉中外臣民翹首拭目以觀　大典庶職之所以勸懲　朝綱之所以理亂皆由於此其所關係甚爲不細今南京考察且三月矣臣等催　請亦兩月矣一槩　留中莫知其故將以留曹閒冗無關重輕則　祖宗根本之區固　聖心所軫念也將以進退去留未符　宸斷則天日鬼

神之臨亦　聖心所洞鑒也展轉揣度意見滋多遂使　皇上有果斷之　神明迹顧涉於猶豫　皇上有率由之　美意專反違乎　典章衆口囂囂莫知紀極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臣竊惜之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進賢退不肖以共維天下非爲臣下計　皇上自爲計也今賢者趑趄不肖者覬望欲去不去欲留不留人人自疑官官皆曠此其利害得失在臣下乎在　國家乎而何以遲回不決之若是也臣竊惑之宋儒眞德秀有言公論者國之元氣元氣壅閼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　留京覽鎬之邦夙稱清議如考察之久停恐公論之彌鬱將來不職之吏何所懲戒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朝廷之舉動與兆衆之心思常不相合故跋戾之患生一代之　紀綱與庶官之法守雨不相維將危亂之禍至臣竊懼之凡臣所言皆得於此中大小臣工及道路之口以臣等職掌不得不言必不敢妄掇浮詞輕瀆　天聽伏乞　聖明俯賜　采納將前疏　早行批發庶舉錯公而人心服大典竣而羣言息矣

諭朶顏等衛屬夷檄

告諭朶顏等衛服屬中國之日久矣往　高皇帝時
建衛置戍比于内臣　文皇帝經營天下爾與有勞
遂畀爾大寧宛帶其酋令世世勿絕爾諸夷介在戎
狄獲有寧宇至于今無害則誰之賜也惟爾先世感
國家恩慕義服從洪永之際貢幣歲通事我中國甚
謹其後悼心失圖稍稍軼我邊郵焚我郊保犯我漁
陽諜問羌刺通毛里孩以滋我蟊賊我　祖宗懼爾
之有戎心也第裁其貢使猶不恐爾絕是我國家有
德於諸夷甚厚爾乃益肆狼心聯結土蠻諸虜窺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TAIWAN, R.O.C.

兩河蓋至今日而邊境之間騷然靡寧則職汝之由
議者咸謂爾名爲薊鎮之藩籬實爲遼左之大患不
大芟薙以威其心禍且未厭　陛下聖德兼覆遠近
謂爾諸夷先世曾效順於國家毋是翦除爾亦或者
悔禍之延而欲邀福于我　二祖之寵靈也以幡然
易念長爲外臣　陛下實與嘉之其奚以興戎爲疆
国之臣奉宣此旨不敢自啟釁日夜俟爾之改圖
也而爾未有悛心陰諾甚意者尚未諭　陛下赦
過錄容之盛心乎爾獨不念我中國全盛士馬精強
謀臣猛將雲集霧蒸林宮蹶張之技百倍於控弦如

近日建州諸夷一入犯輒捕斬首虜數百級軍吏奏
凱之聲日夕達闕下而爾寧不聞之今軍吏欲加威于
爾而　陛下不忍果何愛爾諸夷也固謂國家素於
爾有恩不與建夷諸虜同耳且爾每歲貢獻皆驚蹙
疲羸不充于天廐而國家時出金帛牛酒以犒爾衆
較其貲費遠不相當我中國豈有頓焉亦惟是累世
之故不與爾爭爾忘如天之德而與虜爲媾利其鹵
獲從而爪分之委德于身而委怨于諸虜於計狡矣
萬一　陛下震怒憫然忿爾之有非正告天下以夷
德無厭蔑恩蓄禍責行問諸臣臧此而後朝食爾其

何辭或者有狂謀之人爲爾畫計以爾結連青把都
土蠻諸虜足爲聲援不知青把都土蠻所以結婚姻
納厚交于爾者以爾猶臣事中國能爲彼中調耳旦
國家絕爾歡師渡橫水之北彼安敢奮螳螂之臂助
爾而抗我　天朝哉夫棄積世之恩捐萬全之策而
民無逢其災害是爾之成也當有休嘉以答爾勞長
享中國之賜令名厚利國實兼之何如狗小利而忘大
害輕前勳而以身爲戎首也爾其孰圖之毋貽伊戚

論本邑禁糴倉糧書

福清僻在海隅戶口最繁食土之毛十纔給二三故
其民半逐工商爲生資粟于惠潮北仰哺于溫寧
此其常也往者歲登穀價不騰南北舟航來往如流
稍稱斆息自十六年秋晚稻絕粒民已告饑猶賴過
羅之令未行搬運接濟之說聳惑動搖嚴令禁絕
乃有奸民倡爲搬運球瞻民情恃以無恐至十七年春
困遊魚于釜中餓嬰兒于掌上十萬生靈置之死地
亂萌已生識者駭嘆幸天不鞠凶春麥頗熟禁綱微
寬物情乃定而夏秋田禾一粒不登民遂大困告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恤洶洶不寧蓋往歲以來此邦荒歉最于八閩矣
間有軒車使節往來地方輒言福清田土尚爾薄收
未至大歉不知下邑之地十一依山十九濱海郵道
經過皆依山處所泉源溪流枯槿灌注畝之所入高
可一石下猶數斗至于濱海極目爾望寸苗不青百
里俱赤非但田涸兼之井枯取水襄飡遠資數里下
邑數十年來未有如是困苦而危急者也而竭籌之
令各處增嚴束手窮途傷心駭目向非泉漳之人貪
于厚利轉粟高潮犯禁浮海闖邑之民久爲洞轍然
而搬運既少價直日高米斗幾二百錢富者尚可貧

何以支盡室帝饑攜纍棄乞丐道途之間餓莩相望仁
人見之可爲涕零夫閩中之粟本未大乏福寧羅源
莆田諸處困倉露積在在皆有向使通融勻濟無大
隔絕效秦穆之三施明齊桓之五禁亦何至一隅之
人偏困若此哉而當途不察其弊反使奸民得售其
欺良可嘆也乃以福清爲接濟則又大枉矣夫接濟
者以爲濟外夷歟則海上高牙大船縱橫出沒勾引
爲奸利果何郡何邑之人福清無通夷之舟安能神
輸而致之以爲濟他處與則閩中諸處之粟無責于
福清者轉貴粟而就賤直計必不爲之也又接濟之

說謂接此有餘濟彼不足今下邑之人父兄棄腹妻
子啼饑但聞穀至懽聲如雷彼其身家饑餓之不恤
而爲他人資計又不爲之也下民之情隔閡莫通不
肖念及此惟有仰屋嘆耳然此猶天禍下邑未敢盡
咎人也乃編氓怨嗟衆口嗷嗷則以舊歲大歉翹首
望蠲蠲既不得賦且益增每石米加銀至於四錢詢
其故爲往者行條鞭之法輸納稱便即倉糧每石折
價六錢軍民兩利近乃被攬納刁戶欲肆侵漁妄訴
上官勒民上米夫軍民一體義無異視米賤則折銀
以便軍米貴則索米而虐民肥瘠不均法令莫一此
其不便一矣況倡爲此說者亦只攬納斗級奸猾之
雄者耳軍人支米既憂浥爛復苦侵尅不如得銀反
爲實落借名便軍實則害軍此其不便二矣輸米上
倉舟車轉運費既不貲衙門之常例收納之折耗率
一石而致五斗此其不便三矣窮鄉下戶不能自致
率歸之大戶大戶歸之攬納多科名色廣張騙局窮
民扼腕靡究其說今攬米上倉科銀一兩八錢三倍
于往年無敢誰何此其不便四矣省下常豐倉猶轉
輸輻輳官府稽覈收支雖費積貯尚存至于福清之
萬安倉則雖云上米徒有空名攬納之囊橐既充糧

官之溪壑亦滿但懷私計寧補公儲此其不便五矣往者歲稔既皆折銀陡遇荒凶便令納米庶羸之人而歷以千鈞顛蹶可虞號呼難忍此其不便六矣夫軍人即欲得米不過以貴耳今誠徵價于民倍往之十五民猶稱便也而必欲強民所難剋饑寒之肉以實奸猾之腹此其不便七矣民既安于折銀而卒更其法必不樂從拘乎之擾四及于窮鄉鞭朴之威日逞于賤隸官民俱困上下相讐此其不便八矣即此一事其利害難以俱陳大略如斯已自可見而上人必欲行之或自有說非草野之所能窺但鄙見愚

意爲政之道惟求利民民利爲興民害爲除即害于民而事不得已亦當委曲調劑求公私兩利之策矧凶荒之後人情大擾禍亂之生多在乎此爲民上者欲設法拯濟懇誠未易惟當日夜撫循除煩去苛使下民曉然知上人所以愛我之心而無可奈何即至死亡不忍爲亂此寬民之至急者也今倉糧一事誠未知當道之意何如但下民無知怨聲載道咸謂公門萬里民隱莫通即使積貯難虛倉廩當實然何不先徵于粒米狼戾之秋而驟賦于半粟不登之日又何不少需于來歲豐稔之後而遽責于

今年凶歉之時揆之事情誠有難辦今常豐倉業已起辦而萬安倉猶可調停下邑民情誠在倒懸不勝祈禱去此意外之征便是法中之仁仁人君子能無動念卽如常豐倉果不可已亦當通融斟酌令有米之處輸米而無米之處納銀補偏捄弊安民止怨或在乎此惟覽察而裁施之窮民幸甚

問文章關于世運衆雅言之試論其世亦有不然者漢之文最盛于建元而後乃不數傳炎燼中微唐至元和韓愈氏稱起八代之衰而唐祚亦自是不振所謂關世運者安在歟亦可得而推明其故歟國家文明之化至今日極盛乃世道人心識者每有隱憂至歸咎于文章之弊欲力爲挽回其說當歟且所謂弊者可縷陳歟昔談菽家或言以意爲主以文傳意或言輕心怠心昏氣矜氣皆不敢萌于文或言忽于特操果于進取爲文士病或言當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或言纖人夸

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之類皆可定其文其說夥矣與今日有相證歟憂世者恒曰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矣相與棁之不得也其患毋乃滋甚歟夫文章士緒餘也乃轉移之難若是過將安歸士幸具以對　丁酉應天試錄

文章之變有知其然而然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知其然而無如之何者風之有淳漓也而文與之爲淳漓文之有盛衰也而世與之爲盛衰此知其然而然者也方其淳胡然以漓方其盛胡然以衰墨墨而來寞寞而赴此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既漓矣欲反之淳而益漓也既衰矣欲反之盛而益衰也上禁之下莫之或遵下爲之上莫之能格此知其然而無如之何者也蘇子曰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夫不知其然則其端未形其救未施苟知其然而亟反之尚可爲也惟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則其錮已深其習難反非有矯世革俗振衰起敝之宏功固未易一旦而反之正也嗟夫文章之行于世也如日月星辰之行于天也天無日月星辰則蒙蒙耳世無文章則瞶瞶耳此其關繫何如可任其日流日下而不爲之救哉世之言曰三代之文至戰

國而病涉漢復起夫漢之文至六朝而病唐興復起夫三代漢唐之治也戰國六朝之亂也其文章高下懸衡于世運若徵影察形孰不知之顧漢自建元而後作者日盛不數傳而炎爐中微唐文三變而後起然及其文之起而祚已促矣是又若無關于治亂之數者何也愚以爲方漢之盛獨其詔令制策書疏與馬班二史之紀述簡質有古風耳若長卿賦上林子虛使人主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一何侈也揚雄好奇其言軋茁高出青天深入黃泉一何詭也樂府新聲白麟朱鳳蕩然無騷雅遺響一何淫也賓戲解嘲達

吉釋誨與七發七激七依七命七廣之類遞相祖述一何剽也說五字之經至二三萬言一何冗也凡魏晉而後文之所以靡靡而不止者未必不濫觴于漢故有漢而不能無六朝也至唐之以起衰名者獨韓愈耳愈之下爲柳宗元宗元之下爲張籍李翺皇甫湜不過數人耳制科之詞賦如故也明經之帖括如故也凡愈之所爲起衰者獨愈躬爲之于唐文不盡救也故有唐而不能無五季也然則三代之文起于漢而亦自漢而替也何也彼雖能去戰國之倣詭而于六經之典刑固已遠矣漢之文起于唐而亦自唐

而替也何也彼雖能返六朝之偶麗而于漢人之淳源抑又遠矣此豈非所謂淳而漓盛而衰冥冥墨墨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故夫漢之中微與唐之終不振也未可謂文章世運之不相符也更五季而宋而又可知矣蓋至　明而文稱盛　明至弘正以後而稱極盛也修辭之子踵接肩摩不啻家崑璧而戶靈珠比非千載之壙期文明之隆際哉然而俗化日漓人心日蔽或有甚於漢唐之季世者其故何歟說者謂今之文名盛也而實衰也自矜于盛而適以爲衰也愚嘗繹而思之今之文則誠衰矣彼其高標門戶凌

前人如侏儒之矜張不自知其陋也雕文纂組心耿日如桃梗之表冠不自知其僞也工爲佞辭吹簧轉轂如媒妁之行言不自知其謊也拾唾竺乾誇三昧如巫祝之談神不自知其誕也哀歌慷慨無病呻吟如優伶之雪涕不自知其非情也凡昔之爲詭爲靡爲弱者今皆有之抑又甚焉此其始固不知其然而然其後遂浸淫膠結不可卒解也豈非所謂知其然而無如之何乎愚嘗求其故矣今夫古之爲文非矜誇見所長也情理苞塞不得已而言生言之紆徐曲折不得已而文生故曰三代無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人非無文人也有浮于文者也而今汪洋恣肆指事類情之所謂以意爲主以文傳意者不可得矣蓋空如此文何以不弊仲尼至聖不居作者游夏大賢莫讚一辭寧爲是謙謹哉言出爲經談何容易而今汗汗雕雕攘臂登壇竊鍵旗鼓唇搖舌張柳子厚之所謂輕心怠心昏氣矜氣不敢萌于文者世皆犯之寧不弊夫文至漢唐宋誠遍降矣然而宋之人寧不能畢其爲唐人以劍爲梃其爲唐人之逢蒙故不爲也唐之人豈不能模擬漢人以號爲奇懼其爲漢人之優孟故不爲也以故文雖日下格則代存而今尸祝西京陳言是襲甚且紀今之年冠古之名餖飣掇襲一唱衆和顏之推所謂忽于特操果于進取一字一句志淩千載爲文士病者語不虛矣標尚如此文何以不弊昔之以文稱者類負該洽之聲如子產別臺駘敬仲對駁象卜氏辨三豕子政紀貳負終軍憂飛鼠方朔名藻廉文通識蝌蚪是以發攄胸中泠然順沛然行也而今新學小生操縵未能窺班尚媿輒嫻然自命掎管窺蠡韓退之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者世寧有若人乎速化如此文何以不弊自宋以前詞章人品猶相

爲引重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今稍知雕劌不問操持放浪形骸希心曠達課以倫常茫如搏影王仲淹之所謂纖人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列于文者一切推尊居壇坫之上矣鮮修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此數弊皆弊在下者也乃上之所以轉移化道亦未盡其術焉姑毋論三代即文人尊漢請言漢漢罷黜百家推尊孔氏今離經畔道之禁得無寬乎漢詔書律令下者史稱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如緝如絲之體得無褻乎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今封事奏對之辭得無冗乎漢張霸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覆秘書無應者東觀當霸奏大不謹今支離割裂之習得無莫懲乎蓋漢當董生時已有損文用忠之說故世主猶存此意然其末流浸淫且不能不弊也況于潰防決網滔滔漫漫莫爲之障塞如今日哉則夫文章之壞庸可盡謂下之過也物窮必反其始反始之計莫如損今日之文用弘正之質又損弘正之質用一國初之忠習尚欲端則天造草昧之風未可盡華也源流欲正則金華青田之業未可盡疵也格調欲醇則龍池白鷹之篇未可盡貶也經術欲正則濂洛關閩之表章

未可盡廢也要以寧儉毋侈寧樸毋雕寧率毋僞上操其術下祛其弊使淫哇之調息大雅之響臻世道人心其有瘳矣安在乎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也抑愚有說焉今天下之病可爲嵩目焦心其利害禍福庸人能知而豪傑之士逡巡却避而不能救如執事之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蓋不在文章固知執事者夫亦借文章以策也

問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乃談者率云學術事功茲兩者可分途而趨歟後世言學術則曰儒言事功則曰才儒與才果分屬歟吾夫子亦嘗述儒行嘆才難矣乃其指何居可舉其要歟三代而下儒術入才則漢宋爲盛其當時人品與學術事功之分合見前史所載者可詳陳歟後世尚論似漢人多伸宋人多抑然歟否歟　明興求士本合學術事功爲一途士亦以是應乃後稍分矣分而不已且至于競果孰爲得失歟宋人有謂講正心誠意無關痛癢者又有謂任氣稟識見不知戰兢工夫

者然則學術事功之相持匪今斯今矣茲欲救其弊非明學術不可顧學術如宋儒精矣乃今人彈射不遺餘力何歟　國家欲得眞儒眞才之用諸生以儒進行推擇爲才者顧相與究之

丁酉應天試錄

國家之所重于士者二曰儒而儒非守一家之言暖暖姝姝焉已也其用可以章三光而綜萬品乃稱儒也語事功則曰才而才非抱尺寸之長嚾嚾訑訑焉已也其原由于澤道德而闡性靈乃稱才也世有兼才之儒亦有無才之儒而無才者恒托焉以自逃是粗儒也世有眞儒之本亦有非儒之才而非儒者恒亢焉以自張是詭才也故夫儒與才不可分也儒與才分此學術事功之所由弊也唐虞三代之上世無所謂儒獨八元八愷五臣十亂以才名固萬世之儒宗也自周道衰而儒名立吾夫子之言儒也曰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言才也曰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慤而後求智能以是知夫子未嘗專言儒也言儒而必及儒之用故其體該也夫子亦未嘗專言才也言才而必要才之原故其用粹也漢武帝

表章六經、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是世競于儒其後
復下詔求賢、跂非常之才、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于
是世競于才、然即馬班二史所紀載、儒則丁寬施讎
韋之于易、伏生歐陽生韋之于書、申公毛公韋之于
詩、高堂生魯徐生韋之于禮、胡毋生韋之于春秋、皆
株守遺編、專門授受、未免窮經經亡之誚、僅一董仲
舒、正誼明道、復困于江都而災異之京房、希青紫之
夏侯勝、入圈刺豕之轅固生、已稱儒者之白眉、則漢
之所謂儒可知已、其述才也、如奉使則張騫、推賢則
韓安國、鄭當時、詞賦則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校量應
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
年、皆隨世立功、與時俛仰、未免頑鈍無耻之習、僅一
汲長孺守正不阿、復老于淮陽而曲學之公孫聚斂
之弘羊、陰陽人主之張湯、並誇一代之鴻猷、則漢之
所謂才可知已、蓋漢人以通經爲儒、而不求儒于事
功、故事功卑而儒益細也、漢人以事功爲才、而不求
才于學術、故學術湮而才益雜也、遷遂病儒者博而
寡要、勞而罔功、斯固不知儒固乃謂異人慕嚮羣士
並出、至推而附之版築飯牛之朋、一何其輕于論才
乎、至宋而儒術彬彬、遠追洙泗之傳、愚未殿更僕姑

舉其灼然者才術通敏臨蒞皆有治聲者周茂叔也開陳詳說以誠意感悟上心者程伯淳也居諫省十九日而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者楊中立也論治人先務講求法制粲然可行者張子厚也所至興學校明敎化天文地志律曆兵機無不洞究者朱元晦也夫世以太極圖西銘定性諸書爲諸儒重也又以少事功爲諸儒病也是皆見諸儒之偏而不見其全持論者之失也乃其一代人才則又有可言矣滄然無欲如李太初直亮忠信取重天下如杜世昌正色立朝自信平生所學如王孝先不欺二字終身行之如范希文謂修身誠意不可不謹如韓稚圭生平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如司馬君實此數公者其問學源流雖未能與諸儒方駕而並驅要觀其功業所施皆有本原顧集以來聞道少之過也然則論人于漢宋其大較可知也而執事謂漢人多伸宋人多抑豈以漢治之不如宋而爲是軒輊歟愚以爲漢之人主雖不能盡儒之用而猶知慕儒之名至宋則僞學之禁興且幷其名而黜之也漢之人主雖未免用才之雜而猶能盡才之用至宋則拔茅之日少且幷其才而失之也漢之才與儒分而治隆其失在上其得亦

在上也宋之儒與才合而治衰其得在下其失乃在上也　明興　高皇帝規天闢地獨創　大猷非經術不以取士非庠序不以服官使海內奇心鋭氣豪舉雄行之徒皆俯首而就于明經而其褒衣緩帶禹行舜趨之徒皆昂首而赴于功名何儒非木何才非儒故二百年來名卿碩輔揚采勒勳後先不絕即二三君子俎豆宮墻之側亦皆卓然有所建監而不爲清言渺論以欺世蓋　明法之善而得人之盛固非近代所敢望也乃在今日則稍異矣縉紳先生席太平無事抗顏而高性命之談而負奇韞采之夫意有所約結輒瞑目哆口而談經濟于是二途始分其究也不相爲用而相爲病雖相爲病而相爲藥其得失之槩可略陳焉今夫闡扶微言原原本本使如綫之緒不絕而當新此學術之功也然而厭薄倫常希心妙悟豈不徑捷而于績荒矣筌蹄可謝赤水獨探豈不神奇而于靈塞矣當體便是動用即垂豈不獨詣而于機玄矣互標法門爭誇證聖豈不詵聞而于教裂矣合契自然蠲除理障豈不超灑而于用迷矣此則言學術而失焉者也慷慨激昂憂時語難使坐談之士郤步而不前此事功之力也然而蹈瑕遺會獵

取世資可與進取不可與奉公廣樹交游多通請謝可與收聲不可與度務勃奮輕擲計不旋踵可與勇往不可與沉幾蹲沓訾訾害成譽敗可與談說不可與擔當此則談事功而失焉者也故朱元晦謂任氣稟識見不知戰兢工夫誠切中後世之膏肓矣乃陳同父謂講正心誠意無關痛癢語雖過激亦未敢必世儒之盡無也兩毀則兩攻兩攻則兩敗弊且糠粃經綸舉性命爲迂濶而諱言之嗟夫士生宇宙間共此身心共此世界共此感遇共此綱維而高者抗之以爲名卑者溺之以爲利非六通之途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趣合則以椒爲蘭見分則毀夷爲跖此準世之標也覩其一察失其會通望東而西之迷畫方而圓之棄非昭曠之觀也故夫今之學術事功愚未知于漢何如要以深于宋而精不逮也何也宋人實而今人虛也辨于宋而用不逮也何也宋人純而今人雜也欲救今弊必先覈事功必先正學術矣欲覈事功必先正學術矣夫今之彈射宋人者必曰窮理之爲紛也躬行之爲迹也居敬之爲拘也常惺惺之爲擾也分知行之爲岐也而愚以爲置此數端

更無學問易之言崇德廣業也曰知崇禮卑崇效天
卑法地夫天非地不成崇非卑不積故曰禮者履也
舍履則無如矣居敬躬行窮理惺惺皆所謂履也夫
惟大雅君子辨其所履以修其德業日新富有兼資
並進何精何粗何內何外何學術之非事功何事功
之非學術脈脈然載天下以驅于周行而　國家收
取俊乂之用世必有若人而何厪執事之過計也

問難成者事易失者機孰不嘆之乃難成易失之故
可得而言歟易云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幾與機
亦有辨歟昔人有著論謂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
機或者以爲此縱橫家言不軌于正然歟否歟三
代而下豪傑之士幹大事成大功者如封什方而
弭沙中之語馳單騎而定陝虢之亂與敵對壘而
飲博自如詭言行妖而開門坐鎮矯主將之命而
易置偏裨遂以止孌振袂一麾而叛卒盡擒獻錢
即返賜將士而逆藩媿沮因告饑請具粟京師令
其人自取而彼謂朝廷有人諸如此類皆人所難

辨非應之盡得其機何以隨試而效歟夫事機之來何日無之乃如數君子者不多見于世其故何歟抑別有機之者歟昔人有謂處大小事皆當用智又謂識見欲遠豈智識固所以當機歟諸士其明著于篇以券他日　丁酉應天試錄

夫成天下之事至難也事之來也紛投卒遘恍惚微眇不可爲定故慮之于歲失之磨刻慮之四方失之中央此成事之所以難也然而成敗之勢非一朝而至也其成也必有所由成其敗也必有所由敗投之有會應之有機故機者萬化之候成敗之所由生也

吾執其機而周觀其變不避患不倖功不輕爲不重發立談袖手而事已集矣譬之省括已精應弦而倒卻窾已得迎刃而解耳夫機者萬事之窾括也蓋孔子繫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夫動則爲機動而微則爲幾故聖人愼之而是機也又非可以揣摩想度而得安排布置而就也其動在此其端或在彼其兆在彼其徵或在此至難測也衆是而或以爲非衆非而或以爲是然乎然安覩乎不然不然乎然安覩乎然至難定也有急而若緩有緩而若急有重之而反以輕有輕之而反以重至難執也俄而吉俄

而凶、俄而失俄而得循環糾纏莫知端倪至難擬也
先爲之則恐其騁且虞泄事至而後圖之則又恐
其晚而周章失措至難伺也故曰機者動物也圓物
也變物也隨事而遷因勢而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不可不察也蘇洵之言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
說者以爲洵縱橫之流也夫道則經權盡矣安所得
機者而稱之斯言也似之而非也道寂然無爲經權
自道之用也機者所以乘乎經權之間而神其用使
聖人而無藉于機則彼東山之征夾谷之會三都兩
觀之舉豈不揣事情輕于一擲而隨時之稱害成之
戒又胡若是娓娓哉即所云聖人與世推移所推移
者果何物也三代而後豪傑之士能幹大事成大功
者雖于道未必有聞而其所爲因時慮變張弛闔闢
之方皆能執其機而用之而非漫然嘗試于萬一故
投之以危而不驚臨之以卒而不撓當之以變而不
亂設之以詐而不窮沙中之語人情蓋炎炎矣子房
畫雍齒之封而諸將立解陝虢之亂關以西且相煽
起也李泌朝受命而夕入其軍抱暉遂以斂手夫勢
當危疑易動也而以單辭隻騎安漢唐之宗社非機
胡以應之故夫投之危而不驚者留侯鄴侯是已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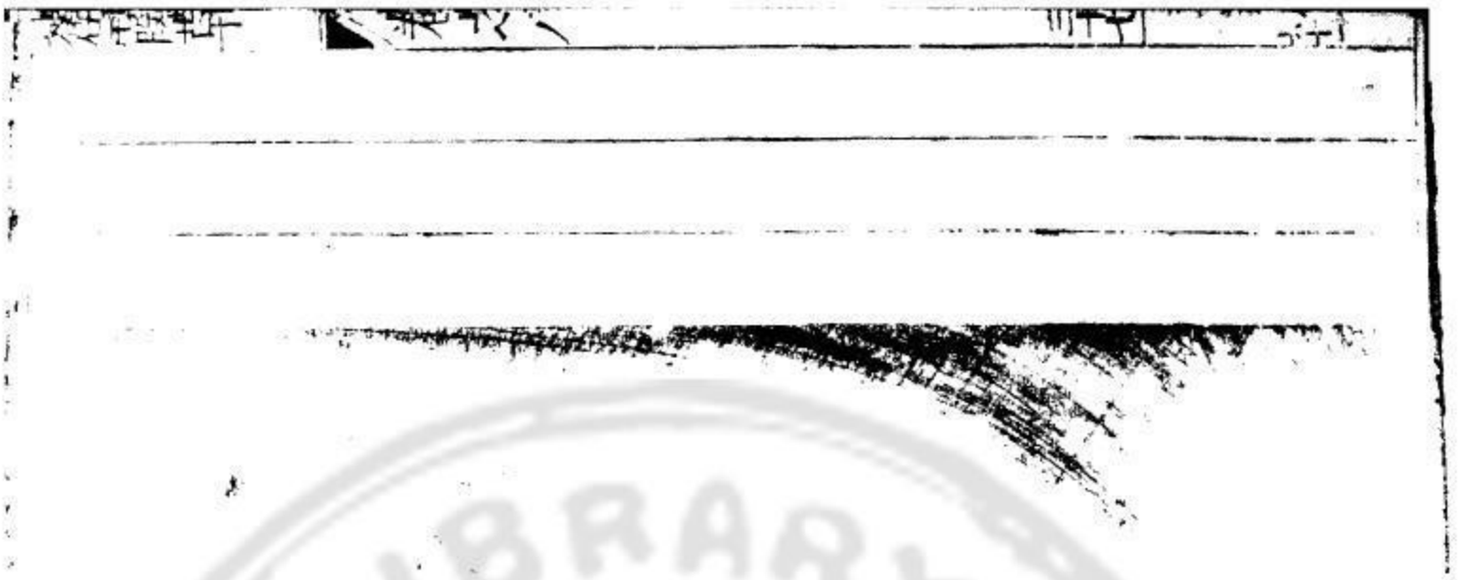
淵對壘戎馬在郊此何等時也寇準方飲博自如幾
收雙輪不返之功京師訛言妖起民有駭而歪耳王
曾令夜開里門捕倡言者未幾遂定夫事變捨擾易
擾也而杯酒坐談使上下恃以晏如非機胡以應之
故夫臨之卒而不撓者沂公萊公是已郭令公入朝
懷光狡然將爲戎首非杜黃裳矯令易置諸將朝方
豈唐有乎鄭延禁卒欲相挺爲亂蓄謀已深微向敏
中振袂一麾羌戎起蕭下矣夫禍釁勃發易逞也而
機宜秘畫從容指揮收之俄頃非機胡以應之故夫
當之變而不亂者黃儒敏中是已李正已跋扈淄青
其獻錢二十萬非恭也以覘我耳告所用請就賜其
將士一介方馳而正已心折矣明皇施西夏
告儉而輸之粟衆知其非矣顧未有以奪也王旦請
具粟京師使自取之
潘悍衆情形狡譎易感也予謂笑解紛以空言而賢
百萬之師非機胡以應之心故夫設之詐而不窮者崔
祐甫王旦是已之數子者皆有絕人之才高世之資
其先機慮事如輅之卜李主之卜無不中也
其機至而應如射隼高墉無不獲也其應之而適會
其度如倉扁相寒暑候陰陽察有餘不足之辨而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急其解無不效也假令中智之士當之有瞑目而馳
御步而走耳又況其憤憤者乎故夫機者庸衆之所
迷而豪傑之士所爲謹伺而不敢失者也而何世之
昧焉者衆也蓋各有其病焉利害雜遝左顧右盼方
營其利復慮其害則其病眩也端倪初生俄頃易向
而猶豫逡巡未有所決譬之臨道踌躇坐失千里則
其病昏也未至泄泄已至皇皇迨至皇皇遂委于無
可奈何則其病痿也信其獨智悻悻自用事成欲專
其功事敗欲逃其罪則其病悞也神不內充氣復外
懾一當禍變未免弁髦嘶聲脅息喪膽則其病餒也
陰陽變幻如鬼如蜮窺嗣則工握旋反掬則其病盭
也數者之病浸淫蘊祟未易卒解此天下事所以百
爲百傷萬舉而萬不當也乃其所以害機則又有可
言焉夫機非權不行也誠使人各有心衆皆爲政甲
之所是乙之所非甲與乙方爭而事已去矣上之所
可下之所否上與下方爭而事已去矣盈庭莫決嘖
室徒煩將爲百夫之瓢寧止十羊之牧非所以當機
也夫機非密不神也誠使宮府隔絕脈理不通代造
膝以奏章朝徽九閽而夕騰四裔矣委屬垣于媟近
言方脫口而意已旁馳矣曲逆六出之奇必不得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友而後機可參也又在本忠夫離朱之明也左右視
則昏貞奇之健也左右攫則廢人臣誠懷身家之念
而能爲國慮患則無爲貴一失夫惟守職奉公畢慮
不返顧效希文之先憂同武鄉之盡瘁而後機可斷
也三資者備而人主能虛衷委已使從容展布以畢
其奇又何患乎事之難成而機之易失也而要之謂
之曰機則識其要焉陳平周勃豈盡純臣陳蕃王允
豈不忠漢乃成敗頓殊則其識懸耳故張子韶謂識
見欲遠而張復之謂大小之事皆須用智非虛語也
而是識也又非機智考索之謂也文子云神者識之
淵張載亦云考索至者如揣料于物約見彷彿惟明
昏所照如日所睹纖微盡悉嗚呼天下而無事則已
天下而有事也固必明昏神識之君子而後可語機
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卷之九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封文林郎翰林院修撰見溪翁先生行狀

先生諱興賢字懋卿別號見溪先世居閩之莆田唐史文苑傳所載翁廷贊其祖也當宋世兄弟六人並第進士有官諫議者徙玉融十五傳有名進者徙候官洪岐遂爲候官人進生彌彌生朝建俱以隱德爲郡大賓賜爵一級朝建公號厚岐娶于施生二子仲郎先生初施孺人就館厚岐公夢金冠朱衣人數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廳事上揖之曰典賢典賢俄而異香滿室遂誕先生因名焉先生生而穎異弱冠以易著同里周廷尉延同諸子業文以甥女卽沈安人十八補郡庠以高等瀛館聲名寇藉生從而稟業者屢滿戶外先後七試棘闈副中者再然竟不第至戊寅乃應里選督學四明趙先生閱其文大加奬嘆曰此非老經生終當爲冀北神駿耳而先生是時心念有子能嗣業而翁可且休至燕適秋比不就試輒掛名銓曹以歸諸同輩更來挽留不能得其私秋厥嗣太史舉于鄉明歲先生遂謁選授建陽訓導轉諭江山教授延平復移金山衛學擁皐比十餘清修餘已豈第作人終始不替門下士成名者甚衆江山則鄭生景濂國望王生光祝金山則張生翼輪委淵雲徐生光啓徐與參又掇元魁兩學之盛從兹普布有人生碑頌其功先生金山武弁虞文盛軋已爲木將軍射文廟甚者毀棄聖像爲厭術先生究書鳥家言捐俸濬洋池得木將軍聖像于汚泥中觀者駭詫其在江山則爲民請邑令蠲力役定埠直以蘇邑困至今賴之建陽有婺婦之子被令箠且死先生察其冤力爲白得解後太史過其地婺婦物色貌類先生突前泣謝凡先生

歷至樹德多此類長吏雅知先生無私干謁故有言
輒聽兩臺及學使者察舉先生賢薦書歲上然官雖
屢遷終不越黌序最後乃轉判浙饒時太史已滿修
撰考矣先生慨然曰吾家世逢掖安能執牙籌算錄
書先生色喜曰吾今乃免曠職懼矣仍勗太史以
國恩厚當圖報稱促之還朝家居鍵戶課子間至會
城往反三十里晨出暮歸亭午則就蕭寺與僕從市
餅佴充饑或勸置別館則曰吾貧未能也郡邑長歲

時延致賓席俱謝不往惟與二三朋舊留連詩酒間
恬然有以自適故雖希年精神益王每貽太史書札
皆手書蠅頭細楷纚纚千言無一畫苟者衰謂先生
壽未艾胡遽已耶卒之日爲萬曆己亥正月初六日
距生嘉靖己丑十月二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一生平
一意嗜學淡于聲利韋褐蔬糲終身不廢太史或致
綺衣輒屏去曰福當徐享吾非惜衣乃惜福耳居金
山嘗以試事偕同僚徧冊赴毘陵至則兢乘輿去先
生獨挈兩役步行間有指者曰此殿撰若翁也衆相
顧嘆息所居弊屋數楹皆先世舊業無所增益每以

清白誠太史曰士登高第必如范希文王孝先乃不
媿科名太史奉教惟謹士林稱之始厚岐公沒有遺
庶金氏年六十先生事金如厚岐公在日金優游暮
景壽八十終復爲寇突與次婦吳氏同窆焉撫伯兄
孤如已子訓誨提挈不遺餘力與沈安人白眉相莊
不啻媵侍沈氏之婺婦得贍孤女得嫁皆先生力也
其敦倫砥行嗇已厚施蓋居官居鄉如一轍矣子男
四人長卽脩撰名正春壬辰廷對第一人娶林氏封
安人先先生百日卒次正謨正誼正選俱庠生正選
早夭墓在祖塋之東某山某穴吳氏曰仕宦之情避
凉而逐暵大槩然矣翁先生徘徊廣文白晉不厭一
當利途而遂棄去此豈可以常情測者漢人言經師
易得人師難求先生固人師其所至弟子聞先生汲
皆注下也

南京兵部尚書容所吳公卒于家兩臺使者疏聞大
概稱公純德名臣　　卹典宜備厥嗣太學君將以得
請之日葬公乞銘于鴻筆而以小子高爲公門下士
使具狀焉小子自蚤歲辱
公非常之知得藉手而狀
公芒幸公諱文華字子彬別號小江晚更號容所先
世自光州固始入閩居邑山始祖贇爲施州守再傳
士興徙連江遂爲連江人士興數傳至寅訓導太平
訓導公生處士公珍處士公生廣西按察司副使公世
澤公以右都御史秩滿處士副使皆贈如其官副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娶贈夫人陳氏生公公十七補諸生即爲督學錢塘田公所器重嘉靖乙卯舉于鄉明年第進士當授北曹郎以母便養乞南得兵部適三殿工興內璫主進顏料牒所司具舟三百艘公裁其半璫怒甚脅以危言公徐應之曰中貴人欲多索舟爲市販地耶夫使舟不任載者責在郎使舟任載而故爲逗留以乏上供者責在中貴人璫無難竣巡去是後凡進奉舟皆損其數所省郵傳金錢無算頃之　景藩之國道留都復當具舟　藩邸從人橫甚道路苦之時公已徙督草場他郎在事莫敢任尚書以屬公公代綜其役事事治辨問謁王傳與約非　王命而私要索者請治其罪傳唯唯一夕而去無譁者其督草場屬振武營變後尚書創前事多所假借卒有訴增租者即爲奏減　報可矣公得檄持不下曰此其地固昔瞽而今腴昔乾沒而今受賦者也稅額有定何可更且此曹騎宜裁以法曲法以長驕憂無日矣尚書不能從未幾去公從吏代者疏請如舊制乃已居南中六載才名蔚起爲諸曹冠癸亥晉湖廣提學僉事端模範紹請托士子相慶得師初抵任業迫試期公疾走列郡晝夜校閱所衡鑑銖不爽今少司徒應城陳公

大中丞郡陽陳公黃安耿公太史京山李公祭酒漢陽藩公片板居首選諸經獎借而登第成名者無算楚人至今稱賢學使則云前喬後吳喬者關西喬公世寧也乙丑晉四川參議分部上川南武定敉酋鳳繼禋者滇部也逃入蜀界兩省合誅之連歲不能得用公方略乃就擒天全招討副使楊時喬以承襲爲招討使高定所因相仇殺久之邊境騷然公檄諭二酋咸悔懼因代時譽請兩臺俾得襲事遂解明年晉廣西提學副使其教粵士如楚而以粵俗樸開誘爲詳已已晉山東參政歸里中省侍太夫人留連踰歲乃履任屬藩臬乏人公兼攝數篆督儲清戎課吏折獄咸咄嗟辦中丞眞定梁公服公幹局倚疏薦諸朝有貞勤忠亮之語人以爲核踰年晉按察使乃山東隨晉江西右布政使整飭賦役十餘事衆咸便之歲癸酉比士公職提調總校易禮二經所收士皆知名錄文爾雅多公筆也其冬晉河南左布政使以扶侍歸未抵任適大計羣吏　天子修曠典旌治行異等者二十有五人公爲之首璽書金幣下大梁士林艷之大梁故苦藩祿計書罔措公至則酌盈虛嚴出納禁羨耗積逋盡輸諸宗胥藉以給先是　詔祀華

除諸臣有司寢未舉公慨然曰此褒忠盛典也胡可
緩檢汴志得鐵公鉉等五人建祠祀之又下檄修
太吳陵及瀉復南陽水利宅興葦甚衆皆持大體務
裨益于民乙亥晉應天府尹在汴所積羨金萬餘藏
吏具籍進請納行李不則牘而白之臺使公不應第
以籍授代者充公帑而已其廉不近名如此去之日
宗藩及汴人扶携追送至車軹不得行途次晉右副
都御史巡撫粤西粤西方旱災流亡載道公疏請賑
恤不待報已先發廩庾矣仍令人齎帑金乞糴鄰省
稍俟常平法給散募民能墾荒者予牛具種子地利
益闢饑而不害已乃疏言賦均驛傳儆兵戎疏設昭
平縣建養利州學割武緣縣屬之思恩移兵備于鬱
林增河池同知經略有種足規永利六平寨猺突出
爲患公檄參政陳庶剿平之擒斬三百七十級昭
平賊首黎福庄父子聚衆數萬據孝廉歐鳴鑾索贖
聞公至懼釋之公佯爲不聞會督府徵師討羅旁兵
盡東公陰留三千人屬裨將韓文啟掩擊之斬福庄
乘夜攻下五指白冐諸峒斬一千三百餘級俘二百
餘人捷聞陞俸一級賜金幣隨招撫餘黨二萬餘
人即其地建營堡三十一得田二萬六千餘畝分授

此為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新附及諸戍兵事　間賜金幣又以撫降峯溪諸猺功　賜金幣蓋一歲中論功受錫者三亦異數也其後北三功尤奇北三者柳州賊巢也聚黨萬餘人慓悍善騎射號剗馬賊諸將縮縮無敢嬰其鋒公策之曰賊強而負固宜智取毋力爭過河池啣咳有警公選卒七千餘俾象將王瑞倪中化往剿既得捷即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固在北三今河池捷北三郡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進賊果不爲備連破七十餘巢斬四千八百級俘獲稱是役也兵不及萬費不踰千因糧于敵不洽月而蕩累世之巨寇本兵偉其功擬策勳告廟而督府某者相國私人也當公舉事時謀甚秘督府不及聞相國欲以爲督府功度不可乃薄其賞僅　賜金幣錄一子太學生戊寅晉戶部右侍郎以都御史報滿沐　恩如　令甲隨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終養時相國方奪情諸言省侍歸養者皆惡聞縉紳相戒無敢啟口公獨觸忌不顧時論韙之太夫人聞公歸喜甚夙疾爲瘳再踰歲乃逝服除守臣以　聞時相國沒矣臺諫交章薦公癸未起兵部右侍郎仍撫粤西夷蠻夙戢公威惠境內晏如獨湘源瑤徭苦催科謀

爲變公檄諭之遂定田州會岑大祿與母梁氏不相
能梁徙避他所隣酋合聲罪欲瓜分其地公曰此亂
階也亟諭大祿迎母歸好如初覲覦遂息其年晉刑
部右侍郎徙左皆需代不得行隨晉右都御史總督
兩粵故事郡邑吏歲時獻遺稱觴上壽糜費不貲公
一切禁絶幕府經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戰士其
他權稅夷舶所入有司不敢問公悉歸諸官毫無染
指又以其贏代保昌浮糧八十石民藉以甦轅門持
戟之士以數百計強半空名徵其餉充橐公悉按諸
空名者罷勿餉其存者以隸裨將使訓習宿弊盡除
粵人稱督府潔廉公爲第一歲乙酉淫雨沒廬舍城
不浸者三版民號呼水中公親乘城集小艇渡之發
倉粟哺被災者又請蠲餘金七萬餘以備蠲賑虔吉
二郡故行粵鹽有議奪以予淮者公疏爭乃已粵人
至今賴之督粵三歲餘屢有平亂功其最著者如平
樂營兵叛公會吳中丞盡殲之府江諸徭爲梗檄大
帥呼良朋深入征之捕斬千餘級懷集賊首嚴秀珠
剽掠封川諸邑公徵兵若爲西討者以元旦進剿斬
八百餘級二提並　聞賜金幣錄一子太學生倭奴
流突海上發舟師與戰斬七十餘級餘悉沉溺死提

聞　賜金幣程鄉妖徒劉青山煽亂公捕其魁七十
餘人寘于法餘悉就撫奸民陳鏡等集衆盜珠公矜
共愚檄諭散去獨鏡等拒敵捕斬四百餘級二捷並
聞　賜金幣惠州賊巢岑洞鸞縻撫之至是賊酋江月照益
恣橫肆掠公分布諸將先伏要害襲月照擒之斬二
百餘級捷　聞賜金幣瓊州黎出掠遣將渡海剿之
以副使林立知兵使參軍事斬八十餘級降九千餘
人留海餘孽復出以兵屬副使鄭人達捕斬一百餘
級二捷並　聞賜金幣方公未督粵時山海諸寇出
沒縱橫蹂躪州邑官軍雖往往小捷然得不償失自
公在事遣發遣撲無使滋蔓每命將出師授以方略
輒懸合機宜往無不克其所撫納降附十倍斬馘尤
洞於應變方珠盜起有聚語廣州主客兵欲叛應賊
者上下皇遽公不爲動第移鎮會城合諸營兵操練
犒賞如平時密捕海上諜一人磔以狥內外帖服往
粵有軍興輒苦餉公從容籌畫寬若有餘經費之外
積金至十九萬餘諸節縮供應之數不與焉海忠介
公嘗過治所顧瞻堂宇嘆曰今日方成衙門意蓋獨
推公也丁亥秋滿報績沐　恩如　令甲其年晉南

京工部尚書粵人爲祠以祀所削平經畫處皆磨崖鐫石紀其功明年履任卽疏請蘆課之久逋貧不能輸者及場地之漂沒者咸豁除之不數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南兵驕又脆不任戰公畢力振刷稍稍改觀會太湖劉汝國倡亂公念南國根本地宜周防乃疏陳六事練兵葺械選鋒修城重權嚴警皆保障至計下部議從其四天策衛卒以儲饟腐浥嚣訛主者公計若促治卒罪且益嚣或遂階亂不治則非法乃召倉曹諸役及嚣卒渠魁六七人立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之不嚴爾無所逃罪叱杖之卒以公爲已庇也匍匐謝公更數卒曰彼役謝有罪爾曹奈何不白之官而遽譁在軍令譁者死三尺具在爾自圖之咸股慄祈哀公曰今姑貰若薄示懲乃痛杖之徙戍他所幷黜其長事遂定守瑞有忼權恣睢者爲言官所劾 上怒杖言官公率南九卿抗言宜治瑞罪有言者語甚切至不報遂引疾乞休疏三上乃允仍令痊日守臣以聞公既去而司農上會計狀獨公節省最多蒙旨褒錄後 詔舉邊才南太宰餘姚孫公及諸臺諫共推載公癸巳起南京工部尚書朝紳方望公再出而公一意堅臥懇辭者四

乃仍以舊秩致仕家居優游十載無疾而終旬日前邑人見東方星墜大如輪兆在公矣距生正德辛巳年七月初八日得年七十有八公弘厚之德出於天性溫粹之氣溢於面目終身未嘗言人過失發人陰私雖早官下吏妄有觸忤亦笑而受之其或詿誤必曲爲掩覆惟恐有傷至于禔躬履道則矩矱截然不爽尺寸辭受交際尤爲介特每仕宦往來必經會府公輒從間道不欲一錯趾公庭或竿牘相訊亦絕不及私親朋有不得已祈請輒贈以金不輕發片刺也

配潘三十年粹然完節未嘗有纖瑕寸類挂人牙齒當江陵敗公卿在位者十九波及獨公先事引去不入國門明哲見幾人莫窺其際晚年益難進易退持大臣風節其以司空再起相知者更來勸駕長安貴人貽書相爲謂公一出則揆端可俟公俱不答虛尚書席所載而後得詩蓋于功名之際眞澹如也在林下謝絕賓客蕭然一室左右圖史即邑令不得見面惟懿親數人及門下士最厚者過訪相接對爲歡而已居官無一錢而席先世遺貲稍有餘即以佐交遊戚屬之貧窶者買學田百餘畝給弟子員建浮圖于邑東以完風氣助常平濬河渠修橋梁皆竭力爲之

邑諸生某失令意坐以殺人抵罪衆稱其枉賴公乃
得白有棄明經者素學使者欲奪其俸公憐而拯
之皆不使其人得知余而和嚴而恕屏絕于謁而常
爲德于寃寃沒之日縉紳嗟惜鄉里奔走赴哭如私
親也生平宴嗜好獨詩歌書法至老猶習大得唐晉
人三昧所著有怿軒集藏于
家配王氏御史德溢公女早逝贈夫人繼陳氏封夫
人子二廿以陰叙爲太學生長承熙側室戴出娶黎
氏游庠次承熙陳出髮副使陳復升女次
承勳室壯出瑗太僕少卿林燧女孫男六維基維
堂承熙出紳臺衛陸
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之阡其二配合
葉氏同兆祔黃叔度女天沐不濁韓魏公言及橫
逆事則泊乎氣溫色和今忽思其人以今視公豈與
哉近之論公卿賢者多矣然議者猶不能無得失獨
于公爲如也豈徒以功業之盛出處之正要必有不
言而成蹊開風而向往者耶公爲行常長人知卽家
庭不使聞故多軼不使傳所可得而具論者如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都督僉事益齋呼公行狀

都督呼公既沒其子鶴來乞余爲之狀以請銘于名公大人余憶往爲孝廉時公開府閩中一見定交公徙帥粤先大夫爲守復與公歡先大夫沒公經紀其喪與余約爲婚姻而余子不幸殤公亦捐館舍乃復以吾弟女許公之孤明不敢忘公也公在時余旬日輒過東城從公遊累日夜不能去自公沒而余望公之廬且淫淫出涕也安能狀公盖遲回久之度不可已乃勉次其事公諱良朋字如蘭別號益齋其先和州人始祖海以開國功授保定衛千戶宣德二年徙

鎮東遠爲鎮東人海無嗣以侄勝繼勝生志志生榮
榮生文靜公爲都督僉事榮文靜贈如其官文靜號
潛庵嘗署衛鎮撫全活窮囚有陰德配閻太夫人生
公公生有祥光鄰舍異之稍長玉貌豐姿望之肅然
七歲而孤家壁立太夫人日抱而泣娶躬之不憂其
無奈此貌然者爲溝中瘠也族祖濱襟之三山請恤
于官渡瞰江風大作舟幾覆賓籲天獲濟比得蒿復
爲儈家村去碧益甚公每飯輒留其半太夫人強之
盡則指其廋曰此已果然矣太夫人心知其故益自
傷也出就外傅讀七書百將傳取大意而已常亟歸

任薪水弱冠受職（闕下）歸過夫椒惡少妄（闕下）
問奪其牒公上書邑令張公晃乃解圄圄寢以失利
督逋公抗辯卒無以罪捨家與太夫人觸哭諸曹
偶出入騎從甚都公徒步行市中市人目相與目公
夫夫步而騎者後矣已婚張夫人悉剖簪珥償贈
公時所負不少新時倭方中閩中丞皖城阮公檄公
巡海上斬巨酋通二囉等十餘名于東梅山風名遂
振以功領中軍嗣後中丞天津劉公新安游公汪公
成都塗公皆雅重公當游公時賊據莆中閩南道梗
聲息不相聞公獨以小艇渡海傳命往返甚駛而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與都督定遠侯公安
委將兵轉餉運于後
與巨寇曾一本鏖戰海上賊鋒銳軍幾不支公親發
大砲沉其船轉戰大捷功第一奎公爲閩諸　朝進
守備汀漳至川繕城
寇商舟師設伏山奇
息已眞補其官巨寇
都邑無已時奉　命
閩南閩參將以公往攝公
料兵覈田充餉武備一務剔寇
破鄉寇何廷輝閩廣之禍稍
鳳樓彭湖出沒濱海患苦諸
劍公先登案入其阻以功

賜白金文綺頃之進
不宜去閩具疏請會
西未行乃如使者請
戮力行閒二十餘年
海居鎮東軍容甚肅
脩及據公上者皆以
晨夕朝太夫人于堂
飽爲錢虜所困辱者
公亦自惟　國恩深
事倭一入犯輒督舟
總粵東兵而閩臺使
公已晉署都督僉事
閩南參將劉公起孤
功名
衛官避署爲行營諸
鄉里春秋防
軍禮見匍匐頓首不
井聚觀此呼氏孤每
也今乃能如此相嘆
厚圖所以報稱日夕
師戰斬首五十餘級

兵與市人雜處競而譁公創議建營城東聚族而居之遂以肅然詳具余所爲記中閩藩泉大夫意公部人或有所降禮公持繩墨斤斤如也以故畫語浸淫南臺諫交章劾公公亦自乞罷樞臣知公章竟格已復徙鎮粤西佩征蠻將軍印公單騎就道抵粤廉知諸蘇戍多潛逃取空名冒廩而已公一切勾覈戎伍稍充徵僮惕息不敢動昭州叛卒據三崗峰門爲亂公討之或謂賊勢張輕進恐失利公曰此緩寇也如魚肉吾民何必速誅遂檄黎將白玉間道趨荔浦公自督大兵繼進盡獲諸叛者斬以狥昭民大悅事聞賜白金復奉　命征府江部分諸將以二萬人爲四隊絕險並進斬虜徵賊數千進擊諸支洞盡平之綏戢良徭至千餘家當是時微公兩粤道路幾絕公念江峭紆阻林箐蒙密易以藪姦郎今日撲之異日將復聚憂未已也乃區畫善後八事其大者置戍建堡分田給餉賊無所憑怙以其間令戍卒刋蒙翳治橋梁郵置亭館絡繹不絕兩江之間往來如砥昭州劇司理爲作府江行鑱諸石揭聞　賜白金文綺初公徙粤以太夫人春秋高難涉瘴鄉留張夫人侍於家至是思慕不置又以積勞成病力懇臺使者聞諸朝

詔許公歸公歡然就道　宗藩士民攀別道左多泣
下抵家纔浹月大張筵集客爲太夫人壽督僕力耕
治圃蒔蔬暇則與余登麟岩騁望徘徊覩滄海溟濛
慨然嘆曰吾結髮從戎乘風破浪于此蓋三十年往
矣乃今得朝夕膝下優游泉石閒誰之賜也余念自
東南多事與公鴈行起者君而人十九拄吏議顛踣
困躓無能以功名終卽如戚將軍之勳猶憤悶以死
乃公獨終始無瑕年方踰艾乞身自娛超然羈紲之
外人間世吉祥善事可謂兼之心以此艷公未幾公
忽寢疾余過視公猶強起劇談屬余以後事再踰日
遂終公終之前歲一夕忽語余吾夢帝符召偕漳南
吳司馬渡海征蠻見桃花爛甚司馬已先逝矣及桃
吾其往乎果卒於萬曆庚寅三月初一日距生嘉靖
丙申六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計　聞訃祭楚如
令甲公雖以武興然慕好儒生容貌詞氣恂恂如也
絕不類諸將家故所至縉紳大夫爭推重公與交歡
事太夫人極孝謹幕府餘貲不自私一錢盡以輸太
夫人所出納惟命塋贈公時臺虎至壙上公稽首而
去其孝感如此妾媵雖數人然與張夫人相莊無間
恤寡妹撫其孤甥授產三季父族祖賓故融公請恤

侍養終其身微時少年齮齕公比公貴其人自悔且虞公修報公曰駃騠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忘汝曹令韓淮陰咲人第休矣母恐其後少年中文忠益爲解救不使知嗟夫跡公生平亦可謂篤夷淳行有長者之風矣夫寧獨勁悍慓疾摧堅挽強以富貴明得意者爲足槩公乎公二子長卽鶴來嗣指揮僉事以都指揮爲鎭守坐營側室林氏出娶孝廉李杜女次鶴鳴側室蔣氏出聘余弟亮女女長適參政施公祥孫太學生一孟張夫人出次許聘孝廉陳陽和子次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史葉生曰吾閩介胄登壇建大將軍號何寥寥參也近所覩記則公與湟陵俞公兩公起海上同其帥閩帥粤又同而公尤篤慕俞公爲建祠于粤俾父老歲時伏臘拜祠下趣固有所合歟乃俞公身經百戰勝敗時有公危而不敗所居官疆埸恬如也世遂以公爲有天幸要公固極能奮艱險備嘗兩更大鎭未嘗黜體文吏卒自保其身名此非偶而已也昔江陵相國雅知公歲時問遺皆却不受進使者好語而主福將吾無東南憂足矣何繇禮爲鳴呼公之爲余稱說江陵蓋如此也

司徒林公行狀

余小子辱與碧麓憲副連襼拜司徒公堂下覩公貌
温而禮恭報謁諸公不間寒暑罄析周旋翩翩若仙
而所談皆天下大計不及私心竊艷公今歲憲副起
家浙臬念公老欲上書謝不往公屢促治裝且屬余
小子曰幸語楚也亟行矣　國恩之謂何毋以老夫
爲念老夫專視聽健飲啖如昨孺子何慮焉迺憲副
竟逡巡不忍發未幾公捐館舍憲副得視含哭盡哀
都人士莫不津津憲副孝而嘆公之老不忘君眞大
臣也公没而兩臺使者爲聞于　朝予祭予葬如令

甲將堊憲副欲謁當代鉅公銘其墓猥以狀公命余
小子小子椎不文烏能狀公萬一第竊論其世云爾
公諱某字某號肖峰福州侯官人也父爲貴陽守旗
峰先生母爲封安人陳氏大父則封戶郎公汝和自
封公而上以孝廉顯者四以選舉顯者二其居侯官
則自蜀奉節令文蔚棄官歸隱始是爲公始遷之祖
累傳有官宋戶部侍郎士衡者父子羣從並第進士
里人至今艷其盛蓋與公稱兩司徒云公生有奇表
年十二從旗峰先生宦都下賦三忠祠長律鄭吏部
善夫覽而奇之妻以女曰孺子非常人戊子領鄉書
爲貴溪江公所賞識壬辰會試以三禮魁多士釋褐
知潁上縣潁上故苦苛政聞長吏至輒亡匿公善撫
循不浹月而逃逋盡歸調浙秀水當三吳孔道煩簿
書而苦供億吏奔命不暇給公調停有方事事精辦
能以節惠自將吏民畏而懷之故事官舍所需一切
倚辦里胥日役一人謂之掛牌公至立裁之實至出
俸金治具廉聲大噪有道人寄蕭寺中一夕被殺無
主名前令蔽罪主僧僧不勝拷掠誣服矣公訊獨疑
之竟跡得殺者主名廼布工王刷經也抵布工罪破
械出僧一郡驚爲神明又雅好進諸生爲闡繹經義

甲乙其課無不人人心厭從他郡執經至者纍纍皆
與名僧往酬篇什往往傳吳越間言風流文章無出林令君右者甲午入簾充分校
官所校得人爲盛明年擢公應龍擢大魁後汪公鏜
官至學士宗伯本公所取士也丁酉晉戶部湖廣司
主事秀人夾道遮挽公不得發父老有泣下者公
在計部尚書重公才常屬公起草不以錢穀相關會
交曾屬太宰心儀用公公遜謝不欲當而鄉人顧有
欲踞公上者公遂托疾歸人稱其恬退
已亥改禮部祠祭司主事用夏文愍薦辦事
房一時訓詞爾雅久之不樂供奉爲青詞力求出爲
精膳司員外郎奉 命使兩廣便道省覲郎家拜湖
廣常德府知府公久歷藩之常德其守常德猶以前不樂供奉失大臣意稱之
人謂公不無快快公頹然就道常德直楚西鄙接
諸峒蠻當滇貴之交民彫敝而榮府官校又挾王勢
齮齕人號稱難治公下車一以刻梟獷頑桀良爲本
首核兵餉節郵傳縛官校不法者置諸理 王悔謝
公諸巨璫屏息搖手戒毋犯常德守乙巳歲大祲流
民麕至公命吏治廠飼之躬自按視畀以醫藥所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甚衆密籍大室開羅者名召至郡庭溫言撫之俾面
受直歸出粟民迺不饑在郡務約已裕人官舍圮竟
遷去不更葺而創修石堰則不憚勞費爲百世規遷
廣西按察副使去而民共尸祝公也副使備兵府江
府江故猺獞出沒地公至慎哨守明賞罰控馭諸土
司皆爭爲公盡力猺獞望風斂迹丁內艱服除補治
兵贛州其方略一如府江時陞山東右參政分守登
萊力格御史所上鑒即河議條言力詘舉贏非國長
計且可工必不可成朝議是公御史閩人也心不
無望公公竟不顧三壬後按察按諸公之力也陞廣東按察
使成名籍甚嘗法勦宥如謝諸生平清遠四會
以勞再受　賞無何賊廣西右布政當軍與身擐甲
餘策裁決如流轉左提調鄉試是歲賢書列薦雅廣
右第一以多出公手已未拜南京太僕寺卿在滁陽
與故太宰胡莊敏公定交嘗條具馬政利弊十餘事
會遷去不果上庚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
道河不害漕入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候代彭城適
景府將之國公預勑沿河長吏治餽牽母煩代者南
戶部新值振武營變人心洶洶公以鎮定佐尚書衆
志遂定以原官改北督倉場是秋有事　帝社稷命

公行禮時袁州爲大宗伯時故知公
公入朝謁袁州無殊禮袁州胄子衙公甚謂公輕我
將螯公會　朝議遣風力大臣一人往薊鎮實邊左
右戶侍皆不欲往預屬吏部以推公遂有旨兼寇職
以行公督倉庾有專勅不宜出出公實胄子意公對
諸公語侵胄子胄子益怒不可解嗾言官劾公賴吏
部持議不肯下　世廟知公猶竟調公南京公不復
自明諸公卿頗有知其故者爭爲公扼腕不平言官
亦交章微爲公理左右侍幷太宰皆坐是去公白念
[illegible]登朝備位亞卿終不能俯仰當塗取貴且家大
人老矣如烏烏何遂力請告得　旨俟調于家而太
師徐文貞公者前督學兩浙公爲屬吏文貞察公治
行最著以御史微嘆公力解其意且薦公爲良吏首
公在告文貞微聞公不能得意甚恨袁州敗文貞爲
政語吏部起廢先公然竟不果用家居撫按交薦公
無虛歲而文貞已得謝世無復能推轂公者公亦業
已倦游不復通中朝書築且開堂願老軒以見志時
從旗峰先生北巉中歌舞爲驩先生滿百歲公皓首
于舍恭韝鞠膝率憲副爲壽先生前邦人艷之先生
歿公旦夕孺慕不以老而殺哀撫二庶弟與語惟恐

傷之其孝友盖天性也性又恭儉仁恕寡言笑不喜
飲酒居常正衣冠危坐無惰容分授諸子業課蒼頭
治蔬果供賦役米鹽瑣屑井然有條迨易簀而神不
亂少好稱詩爲古文詞與西蜀任少海溫陵王道思
吳興蔡子木長洲皇甫子安最相善以詩文相切劘
詩得王孟陶韋之趣文倣歐陽文忠公皆爲秕林所
膾炙徒以入仕後雅稱經世之學遂不究其業莫年
有所論撰多削藁其存者十僅二三然斯已足傳矣
嗚呼公之精神才力毋論其大即出其緒餘爲厭薄
不經意之業猶能絕塵而超世蓋如此也生于正德
丙寅年六月十日卒于萬曆癸巳年五月二十六日
春秋八十有八配鄭氏即吏部女累封淑人男四長
即憲副君名如楚娶祭酒龍公用卿女次如粵娶某
女次如虔娶某女次如安娶某女繼某女孫男六昌
世昌禧昌兆俱庠生而昌兆不佞婿墓在侯官縣五
芝山之南原

葉生曰公起家邑令荷　肅皇帝特達之知致位卿
佐不爲不遇躋上壽翛然仙去不爲不久父貴陽守
而子憲副天倫樂事不謂不備得全全昌公斯極矣
迺世論者猶以公通材朗識遭逢　聖明而不至大

用為恨噫夫詎知公之不大用者則以有憲副在也且公不盡用其績俾于天下而收其積以治身天下不獲當公之身竟其用而欲大用于其子則公悵悵勉憲副以無忘　國恩也亦庶幾乎不用之用哉公意遠矣余是以論而次之以俟採擇焉

封文林郎仲湖李公行狀

仲湖李公者豐城人先世居湖涯有賢明氏號古溪翁自有子人戊間公胡家厚郭胡有古溪翁異公父某公相友善家貧甚子乃子公甚憐愛之其後古溪翁亦不欲以身闢他姓遂公故豪爽伉直不能為人下且不欲以身闢他姓遂辭歸或謂公且重失其貲公不顧也其志行廣而動以古人自期世俗委瑣經營鉢兩輩視之蔑如坐是常苦貧賴其配雷孺人助以女工稍稍給饔雖室也所供具交游親友未嘗之絕有貧困則賑恤之緩急必躬赴人以此親公顧獨不假借豪貴人與惡少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甸爲所憐矣里老請公曰李生狂士公亦不恤胡
氏宗人以公先世卷居公父文弱意甚辱且難自
立及公捷然卓樹顯及嚴事公無敢狎視者公時挾
冊教授新安宣州一郡聞郡人高公行業相與尊奉
之異於他師其後公有子令符卿公且長乃以其學
課其子又廣覓名士磨礪講業不以貧故輟罷符卿
公知公指益自力艱難困阻精進不休遂成進士令
錫山以循良高第徵入爲吏部郎再起守令官時
公亦年年矣方符卿之爲令公雪至署中踰以砥
礪居官二事旦夕不忘符卿受之爲令數年未
嘗有一錢之入公顧而喜曰是尚不如家食時乎
乃不負令矣令以清考封公如其官封君有子
郎吏部貴顯矣公益頤貞操待於產業不長尺寸
時苦不給則稍貸佐之然不一措址公家比符卿自
吏部謁告歸公乃謝家政與鄉耆長老徒遊抔酒
問兩弱子三孫並侍膝下公與孺人俱壽康可謂人
倫樂事乃公以丁酉年六月初八日終距生嘉靖丙
戌九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二公生之前夕父夢黃
龍繞屋以告古溪翁故古溪子之幼時父携以適外
祖周翁翁亦夜夢有金紫人抵家且而衣冠酒掃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待乃公文子也其貴徵如此子三長郎符卿名復陽
娶余氏子嘉人次應麟孫男三東昂國子生
琦次珏桂和人次復蘇次
東皇邑廩生東昌郡庠生以某年月日葬于廣豐鄉
白塔山符卿乞余為之狀以請銘余與符卿同籍二
十餘年今同官留都而後相知之深也彼其清眞恬
次脫然于聲利蓋可謂有道君子矣微公孰為成之
公之墓而能通貧而能約強立獨行亦庶
幾焉不屈不移不屈之丈夫也公晚歲受業李見羅
先生每歎闡道不早晚夫今之稱闡道而視公者蓋
亦多矣余是以狀公而有感焉

明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環浦鄭公神道碑

萬曆十有二年甲申春二月刑部右侍郎長樂環浦
鄭公卒于家閩守臣以
聞予祭葬已陳諫議璧疏
稱公風節踔絕足廉頑立懦宜
有位議者遂巡尚有待也不俟與諫議皆公鄉里輩
進知公深矣公不諡而誰諡者公沒踰十年隧道之
石尚闕子詹簿君始請于余余以風昔誦慕之私得
藉手而為公役甚幸要以公令德未易更僕則姑著
其大者公諱世威字中爲環浦其別號也生而廣顙
隆頂滑目聳顴端默寡言笑識者異之弱冠舉嘉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乙酉鄉試第六人已丑成進士會臺臣闕　詔從諸
進士推擇衆竟趨之公曰才脫章句遂躐司耳目耶
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初授民部郎丁外艱乙未
復除比部丁酉出僉廣西臬尋改廣東戊戌丁內艱
辛丑復除江西臬適貴溪夏相國方　召入兩臺藩
臬詣第修謁率循掖門進公呼闇者叱之相國尊然
奈何令邦大夫蹊蹊而旁趨還吾刺去耳闇者錯愕
闇中門公乃入汪巡撫玄錫偕夏有事上清宮以祝
釐爲名藩臬皆從往公視祝釐相君祈徼耳怫然語
其僚吾儕爲相君來耶時在事者皆匍匐公矻立竟
拂衣出比疏　聞强公署名公不應夏固已恚公填
之公轉參浙藩適夏再入取道武林公所部也諸大
夫郊迎公獨否夏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留行意
固覬諸大夫來已而果然所不能致者獨公愈憾公
不置戊申公復以臬副蒞江西是時嚴分宜代夏柄
國勢張甚族黨虣豪所司不敢問公輒三尺繩之有
抵重法者獄具矣傳巡撫某撼于嚴將改論公持之
堅不能奪熊憲副楫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
餘畝會歲祲公佔平直糶田賑饑熊持嚴手書來冀
減直公不爲動竟以成案報凡公所爲撓分宜多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類分宜卿公甚于貴溪矣當嘉靖季相權重能予奪
生殺人士狐媚織趨者十人而九公先後宦兩相臣
鄉獨矯矯持丰裁即吾鄉馬恭敏公素稱不阿然其
在豫章與公共事習公忤權貴狀輒心折以爲難幸
亥選蜀參政公念分宜父子終蟄已遂投劾歸歸且
十年而分宜敗中外交章薦公丙寅起南通政慶
改元丁卯擢僉內臺晉爲副尋遷南少宰戊辰本爲
少司寇會　詔採珠及珍石疏乞納忠諫崇節儉不
報遂稱疾乞骸骨歸卧蜀藩尊貴矣環堵蕭然
晏如也且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僅留二三蒼頭豢
者躬爲督作時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及起田間舊流
卿稱九列大臣比還里中不異參政時日問桑麻至
與保傅雜作里不知有
授公刺云爲我通主人翁公踏而入頃之衣冠肅客
即向遡諸田間者也
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以不得見公爲恨而公亦
非故爲苦節釣名其
志樂顏瓢貧甘范甑羞生平具是矣郎北部時讞陝
以西獄平反百餘人爰書爲天下最周歷藩方所至
皆有惠政于浙條畫鹽法減無名課數千緡于江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議清贖鍰備庚賑且謂肺石而徵之筐篚而糜之是
奸國法也取盈于公廩而尾閭于權門是奪民救也
纏纏千言讀之恫切至有鍥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
野參半自對大廷臨下吏與處農氓一本之至誠絕
去緣飾兩相國日甘心公然無所得瑕夏欲及公於
計典以徐文貞故格御史鄢懋卿希夏指坐島夷闌
入妄劾公會夏敗乃免神之聽矣好是正直蓋謂公
欵然使公當分宜世不去亦竟不免公誠而幾者也
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之錄
其粹者獨證于心曰心嚴明爲師心直諒爲友展也

宋儒實獲我心即他有異說操戈而入吾靈府惺惺
標之門外矣蓋公之敢任力行禔躬粹然一稟于正
無芥蒂于是非利害概如此也所著有從陽稾長
樂乘年譜經書答問十卷行于世生于某年某月某
日得年八十有二先世從汝南固始來至了翁始卜
居長樂幾傳至子悅績學工詩子悅生孔祥孔祥生
嶽嶽生德容以孝讓著蚤世德容生汝慶公父也德
容汝慶皆贈如公官大母林氏母鄒並贈淑人配李
封淑人子應曉即詹簿君孫男國基邑庠生曾孫男
尚幼墓在麒麟山之原公没之明年閩當都試諸生

數千人請祀公郡之學宮邑父老復以爲言遂兩祀之焉史葉生曰余聞之薦紳云方公居內臺廷議從祀王文成文貞主其議公故受知文貞者也謂謂而祀矣公亦以其年沒道不排文成議遂中格今文成祀矣公亦以其年沒道不同不相爲謀豈非數歟要以公所自得近則河東遠則考亭宜與文成左矣夫夫文成自文成耳欲胥世而爲文成故僞者逆焉公內絜心而外絜行安所逃乎文成揭日月而行莫之敢非公排羣議逆知已以獨伸其是此非苟已也尊躬修者稱河東茲爲公左袒矣下學上達吾夫子有成盟在與其獨創毋寧祖述百世而往孰能廢公說也直道而行公眞三代之遺哉余嘗以此識公之大也銘曰

維鄭初分遵彼汝濆其來沄沄既泓而渟公乃肇興淆之愈澄峩峩秉憲如龍斯戀公則匪羨炎炎宰樞如轂斯趨公則矻如彼人之仮實惟公忌眺眺其視畸不謂公毋直爾躬以與禍逢公曰有命勿渝吾正神將汝聽岱陽之隈有田每每吾其歸來　帝驅孽妖返公于朝以式百僚公來何晚秉節蹇蹇進思補袞式玉式金毋卽奢淫惟　帝用箴亦有聞人學則斷斷爲世所珍公不彼與於時踽踽遂解其組公歸

何促亦云止足其人如玉居亦茨食亦有薇釣亦有磯溘然翱翔乘彼鸞鳳歸于帝傍神焉九州蛻焉茲丘奕奕千秋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可齋游公神道碑

可齋游公没且三十年隧道之碑未樹公伯子醴陵令與先大夫同薦于鄉仲子上林承典余同官郡門兩世交游皆甚歡上林君則間謁余請修闕事余無以辭公諱居敬字行簡別號可齋其先出宋儒游定夫自建溪徙居南平數傳至廷賜廷賜生祐祐生綸以選貢令睢陵封中憲大夫娶吳氏封恭人生公公年十四入庠即爲郡守陳公所罷二十三舉於鄉爲嘉靖辛卯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文譽日起已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按南畿一意激揚不避權貴池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欽令某並墾而殀與執政有連人不敢問公皆劾去之時新學方興所至聚徒講誦士趨附其門公雅不謂然曰洙泗正傳自伊洛諸子耳入室而操戈吾不忍聞其疏極言之其人卒罷去公亦坐是出爲浙江按察僉事分部杭嚴二郡杭俗喜遊西湖天竺之間緇侯相錯遊僧復藉受戒爲名羣聚煽惑公一切禁絶之時他部有鑛役中貴恣睢爲奸利莫誰何部使者檄公往撫公約束嚴壇不得肆民賴以甦辛丑東按察副使督理方有事南交開公來甚喜引其謀策逆酋莫登庸款關輸罪公有力焉丁未轉湖廣左參政暹　宗祿建義倉賑饑民立催征法積逋一切永蠲陞福建右布政使閩下諸司以讞貴無所問遷事甚而治浙左右皆之　命下吳恭人訃奔歸服除守舊官時後難倥傯軍儲鉅萬取給燃眉賴公以辦有識載客兵者客兵噪且爲亂公庭諭之立解居浙三年所節縮經費無筭比以雕陵公憂去悉歸其羨金于臺使者不私一錢服除補山東其治如浙江頃之擢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阿堂功阿堂者東川夷酋祿慶之部目也祿慶死
子位幼堂謀得其處因與雷益州夷酋安九鬥治兵
相攻連歲不解禍延內郡公具疏請征之　詔下會
川貴守臣議以聞議未上公念兵事宜速築舍無成
遂督兵徑進堂窘急自刎死餘黨悉降邊徼復定而
御史王大任入沐朝弼讒劾公擅興師驟擾內地逮
下獄始朝弼鎮滇多不法爲寡婦陳氏訟于朝下守
臣問狀朝弼不俊公至則大陳珍玩爲賂遺蘄寬其
事公嶮相之奪其所好朝弼已憾
公矣又被事調發夷兵非鎮守符不應公疏請巡撫
得兼軍務專調發分鎮守檀朝弼愈益恨屢發大任
媒孽公而大任者分宜相國私人也當相國柄事時
無徙官不謝者公爲巡撫不謝大任撫
又爲鎮守修怨乃決計
然竟坐檀調發罪調戍粵功
恩宥歸田里於是尚書吳公嶽林公同及諸臺諫交
章頌公在雲南有功召用已起南京刑
部右侍郎尋改北部尚書闕公輒署篆所平亭疑獄
甚多時新鄭相國再起欲甘心華亭以非時考察諸
給事御史多所斥逐公間語所善同官曰相國何太

稱必欲報素譬睢鼂者且相國何虞乎華亭假使相
國能畢慮殫忠功施宗社此乃爲善屈華亭矣新
鄭聞其語大不悅又聞公將有疏陳中貴擅權幷時
宰作威狀嗾其門生以年老論公會公疏請罷李二
大儒從祀相國從中調旨責其疏語太繁奪俸三
月公遂乞骸骨歸時已三年滿矣不得考而去之
四閱月辛酉蓋隆慶五年九月十日也訃聞賜祭葬
如故事公生平恬淡簞瓢蔬食布衣所臥蓆十年不
易漆桃櫛匣皆青衿時物每徙官行李蕭然戚粵日
有太學生坐罪進千金募僚覬爵鍰進五百金托
公爲居間公怒逐之又公饑死瘴鄉不失作清白吏
能爲若琚乎其雅操潔履君此故雖官爲卿戚家纔
具中人產尼犒葆鑑奉與粵在沴在脊三典試事所得
士如汪渙等皆名流詩人曰文章不宗六經割裂漢
子書及民知等說以希進取將安用乎蓋公學一以
其鄉四大儒爲宗斤繩墨見新奇可喜之論慝如
也躬行實踐蓋眞有宋儒之風焉配李氏子四人於
北邙禮陵令於廣卽上林永於巢於畿俱庠生方公
連繫時上林君年十六從公至京濱死者屢矣其居
官清愼與禮陵皆無愧家聲云史氏曰余讀國史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以東川事蒙譴心窃痛之夫萌芽不伐將尋斧柯阿堂悖逆不獨萌芽令公不滅此而後朝食滇禍可勝道哉而當時乃以調發爲公罪斯亦不明于大夫出疆之義矣要公直道而行兩忤執政不究其用歲寒後彫於公見之於乎公亦稱乎爲定夫後矣其爲御史而力黜新學有以也銘曰

維游之先爲宋大儒瀕源伊洛遵轍而趨司寇代興繩其祖武中秘抽書最方蹈矩乃典柱下矻矻惠文伏蒲引諍矢志理輪簪直自將爲世所忌一麾外臺諸藩歷試維彼滇南薛吏肆騎畀公節鉞往戡其嚚公秉壯猷用施大伐偃仰宜與師迅如電發何物么麼敢逆鷹行望風殞命國紀斯張亦有鎮臣怙寵肆枭公落其距載興謠啄詰書來上天聽遂高幾殆痘鄉無改故操維　帝念功乃璽詔司寇貳卿式咨黃耆聃聃相國釋憾是謀公也一言如盾于矛知足見幾飄然歸去三徑依然入門咲語大星忽隕龍劒遽騰有赫　帝綸貢于泉扃吁嗟世路孰能不靡雨覆雲翻惟公卓爾百年旦暮孰能久存灰寒飇盡惟公名尊鬱鬱松楸峩峩幽宅千秋萬年過者必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京工部尚書簡庵陳公神道碑銘

正嘉以前東越之姚江有三君子焉曰謝文正王文成孫忠烈其所秉樹赫然在人耳目而其時又有大司空簡庵陳公名德著于國史而世人或有知有不盡知不能如三君子之烜灼要其壽考福澤顯融令終又有三君子所不敢望者此非偶而已也方公没而　人主悼喪老成遣使治葬及祭寵在窀窆矣今且一甲子隧道之石尚虚玄孫祠部君治本請余修闕事余幸與祠部同署又論述其職也安能靳按狀公諱殫字希冉自號曰簡庵其先出陳高帝隋幷江

南分置上虞之小穴後再徙爲餘姚眉山人家世在隱顯間及公舅貴得贈其祖好古公父願庵公官皆工部侍郎祖母鄒母胡皆淑人而門乃大矣好古公名誠信嘗從事蠶吾客死不能歸骨願庵公日夜涕泣傷哉貧也公生端敏有度舞象時已好稱詩工結法弱冠治三禮即以三禮領都人士爭闢館延致之先成化癸卯公年三十餘始舉其鄉第十人逾年成進士觀工部政戊申授工部營繕司主事主治通州倉兼督磚料糾察得法逋匿一清又移磚廠于水次以便輸納省車繒無算滿考改刑部主事晉員外郎斷獄平允部尚書白公昂侍郎戴公珊咸賢重公他曹有疑獄輒問陳郎云何郎所麗法廷尉不能反也滿再考乞假歸省隨晉湖廣按察僉事分治湖北決滯獄劾貪帥所部肅然改治荆南屬　壽王之國公迎謁途左爲詩箴　王王稱善宜都令以餽王爲名漁千金公糾治之還其金于民左右欲倚王爲奸利皆憚公不敢發公私賴之大盜黎氏兄弟出沒廬坡中吏不能詰公悉捕獲之他盜聞風皆自歸曰公在不敢逃也以外艱去除服補江西淮藩諸閽相訐蔓及宮闈浮梁諸生六人宿逆旅殲焉莫知殺者主名

二獄久不決臺使者以屬公公分置諸犯次第呼鞫之皆得其情歲甲子監其省試事得士爲多以內艱去除服補山西晉其省黎議副使逆瑾繩諸藩臬之不附已者將及公攜拾無所得乃以他事罰公米者三渾源有孫布政逢吉者瑾密戚也子兵部司務聰怙勢張甚媚瑾者踵集其門公獨不爲禮聰治具招公公不往大恨恨思有以中會瑾敗公奉詔籍其家錙銖不貸人心快之擢廣東按察使部民以爭田殺人詞連元宰梁文康子次攄次攄素暴橫爲鄉里所患苦然殺人時次攄實不在側徒以宰相子被重劾莫敢爲雪至遣給事曹郎往訊猶不決公當次攄讞殺人知而不行律減等謫戍奏上報可晉河南右布政使無何移貴州爲左以平香爐山叛苗功　賜金幣隨擢右副都御史撫鄖陽時荆襄告災疏乞香錢數千緡賑貸復條上八事察奸恤民餉兵儲餉繕城弭盜興學清訟皆畢力舉行民賴以甦漢中守賈銓不法劾去之武當戍卒鄧璽等豪暴且爲亂悉繩以法在鄖三載境內肅然適　兩宮工興有採木之役上察公賢能使董其事以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川貴湖廣三省公跋履險阻深山窮

谷靡所不到事辦而民不擾以勞　賜金幣驛召還治部事　世皇登極公奉命祭告太和山還攝易州厥無何遷南京工部尚書公之南頗以攝厥時抑絕弊竇爲詡書所中廷議深惜之然公去志決矣　天子爲慰留不得則詔有司給夫廩示眷仍賜楮幣爲道里費時年七十有六公既歸而官府不復有公半跡寸蹏惟輕簏小刁夷猶于春潮夕照間佐以觴咏十一夜不倦夜闌客去猶或尋一帙理之而後就枕雞三號仍危坐起矣其神湛氣完如此歸四年爲嘉靖己丑以恩例進階榮祿大夫又十二年爲庚子守臣以公九十聞詔臺使者即家存問加賜夫廩使者以德壽樹公棹楔是時公伯子孝廉文匡仲文斐皆前卒而其歸田後所生二子曰文忠文恩業已髫年夾侍公而拜詔于門鄉里觀者嘖嘖曰公其天人哉殆未央也再逾歲壬寅以微疾考終正寢公壯年登甲辰迴翔郎署藩臬且三十載可謂淹矣竟登八坐受人主知顧恩遇終始至林下不衰亦奇觀也性既善詩凡車轍所至觸事述懷皆斐然可觀至于君親忠孝之際言之益津津有味入仕後即再至豪吾躬負其祖骨歸與鄒淑人合葬士大夫詠歌其事有雙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梓木事竣所司進羨金數萬公嘆曰茲役也民困
極矣胡諱可染梢乎命籍而歸諸帑　兩宮成論功
公方佐司空以讓前作郎劉公內　詔兩錄之當乞
歸日言者或求多公公終不與辯亦毫不介意惟
人主心知之國史論公生平曰以人言乞休　上憐
其私　　鑒也沒後學使者緣諸生請祀公學宮公
娶楊氏贈淑人合葬蓮花峰右孫會數十人祠部君
以進士令鹽城有惠政晉今官史氏曰余讀公所爲
碧霞威而後知公之所以酬　與其所以自完也夫
人一心耳而當萬鬱其孰能不泚公之恬愉勿矜去
汰去羨眞得抱一御萬之旨即不登三事不享百年
固已超然于人間寠險成虧好醜稱譏之外矣又況
其得天之異厚者乎今學者與主東越圓神不測自
詭于崇效要以至靜而德方公爲實允蹈之者矣公
家雲來振振尚無敢以易名靡　人主恩而公竟當
以簡庵自名余爲之銘銘曰
有嬀育姜其緜八世莫之與京公家眉山亦越九葉
始躋正卿屹屹明經如巖抵璞剖乃連城冬官之屬
堲埴攸司刃始發硎攻服三尺衷情與法廷中稱平
于甸于宣于彼二湘彭蠡是營麥及晉粵中州鬼方

莫不頌聲寺人煽虐公剪其類城社俶清大疑大獄
泉曰須公公則神明維彼鄶襄三藩錯壤將吏來迎
公以節往恤其災患除其蟊螟　帝宮需材汝作司
空伐木丁丁既召乃遷幡然止足稽首乞身　帝曰
汝蚩二水三山佚汝頹憐公歸益決稽峰翔鵠鑑湖
潛鱗有斐君子寬兮綽兮會并如星龍蛇何年化鶴
騎箕奪我典刑惟　帝震悼秩宗遣祭葬取水衡行
人歸土爲眞爲幻其孰能名蓮花峰阡儷彼禹穴玄
圭乙靈石笋千虹我銘勒之萬祀無傾

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使澤塘楊公偕配宋淑人神道碑

今少宰止庵楊先生以清標婷節儀刑一世世人知
先生之風足廉頑立懦而不知先生之主張正學翊
穢闢蕪闢邪說以正人心其功在世道斯文乃更大
也余後生晚進無所識知先生引與交甚悉得論其
家世乃知先生之學其源流遠矣先生父曰贈南京
通政使澤塘公諱某字某以布衣祀于鄉故太守汪
公某爲著逸民傳者也公生而莊嶷周規折矩甫長
通經術頴悟能解人頤固習博士家言而薄之曰學

貴窮理盡性耳以佑傳陽世資非吾志也會正德初
元牌民間俊秀充弟子員郡邑以公名應公辭謝吾
方力田以養安能屈首諸生間舍我穡事以憂吾尊
人且祖母老矣非子進時也公自是遂終隱而同時
所辟桂侍御章三人皆取科第至顯官獨公朝夕爲
膝前娛各自得也其事親備盡志養親沒柴瘠踰禮
哀泰終其身與二弟合食門內雍雍如也弟負責不
能償且被訟公傾家償之無吝色道行拾遺金馳百
里還之兩臺使者察公行誼以　詔書檄郡賜冠服
歲給縑帛重爲之禮太守江公故推轂公禮成意公
往謝公終不謝也江走求有簡元聲於士大夫間其語
踽踽顧必欲致公爲重公曰往見非義吾敢隳布衣節
哉江乃紹介郡中名流具威儀蹌屣造公一望顏色
退而嘆曰楊公可見不可得詘也郡邑歲時壐公賄
賓公皆力謝益公門之迹因鮮公足跡矣其後郡有開
鑛之議郡人洶洶莫敢爭者公心憂之會守江疾延
公診視公強爲一往因進說曰公無病也病乃在郡
夫郡鑛必不可開也其地介萬山而交三省叢林深
菁足以藏奸土之所產皮毛畜實足以資盜今聚無
賴以掘鑛鑛灰揚而田稼傷士民必徙他日者鑛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恤者不可卒散也有挾亡命好徒起而流剽如往年邵葉之事耳是郡之大憂也公奈何不虞郡病而虞身病乎守嬰然曰微公言吾幾誤計立請當道寬期議設邑治公又語守是壤也蠻峰窪民相與閧譟邑治公生平無擇言無擇行非其力所獲不飲食見人善而復稱之一聞訾毀則掩耳尤不喜殺生春萌蟻蟄不擾不折於世間富貴貧賤升沈得喪處之泰定說以自愉濂溪太極圖曰此心圖也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望者慾也血也白者氣也黑白錯者益已氣也合血也平則得中偏勝則爲害其獨解懸悟如此又有河圖易說字說數十篇多自爲發明不龍褒陳語勞及是相地輿卜筮諸書咸有論著蓋可謂博學篤行君子矣配宋氏封淑人與公合德謹事舅姑和妯娌勤作苦稍有餘輒推與貧人止庵先生爲孝廉里中有欲以私干者淑人戒毋使先生聞先生以曹郎榷稅武林方受安人封治冠服將市珠淑人復戒止之曰人將以此爲武林物也居官舍三月歸篋中僅布絮耳貿之以分諸戚屬里人以淑人比于士行之母

云淑人與澤塘公皆思
于墓道先生謂余曰子
道子爲中郎可乎余既
顏頎有言玉生于山剖
于鄙野推選則孝遠矣
遊爵祿也非以爲高也
塘公之力辭徵辟而不
一言而罷鑛議策建所
夫信隱與節隱致不同
也節隱者避世而欲潔
也需隱者憂世而欲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開則懸絕矣益公嘗
實踐徒空談道學不
江守乃僅以逸民傳
止庵先生之學源流
自世衰道壞能不趨
肆亦懸壺雖之肥其
僦室永謝陳楊長虛
公矢弗渝維彼貨邑
亦有玄言赤水探珠
委春把鋤陸逼操瓢
鹿門耦俱並開名世

自天申命貢于幽居豐碑載業史氏所書

雙溪陳先生墓表

吾閩中稱德門則吳之陳陳氏之以文章行業顯當世而蟬聯無絕者又比也而雙溪先生獨沉于下僚窮困齟齬終其身不悔也益蕭然無慕于世亦高之直節嘗行先人倫而垂不朽矣或言先生之賢得令子司馬故其名益章余謂司馬汪汪爲百谷王望之者如泯渙不可涯也若夫澄泓萬里百折而必東利澤及物而不私其潤則江河之所以爲中國紀也其先生謂哉夫古人祭川先河而後海先生爲之先而司馬爲之後不相掩也余小子不佞嘗識

司馬於長安中矣先生之賢則郡國有口碑鄉閭有
月旦小子何敢私焉遂緣司馬命表先生于阡先生
諱大濩字則殷雙溪其別號也生而頴異絕倫髫年
補弟子員遂應公車成進士弱冠受上虞令能以法
柳上虞之巨室棰詐者撫其單弱而訓其子弟諸貴
有力人無便先生者日孽之上官而其父老誦先生
賢不置然竟不能勝貴有力及上官之口調楚之永
其以愛歸起補光山會光山苦飢他邑且有役役光
山亢詞爭之天降災于下邑而奈何又重之虐無已
則徵直于民猶愈孳民于道也臺使者無以難寢其
役文章薦先生遂徵入而時宰修逢迎之郤奸人徼
中先生以上虞事故諸同徵者率補御史給事而先
生僅僅通判高州以去通判間曹先生治行多以攝
令顯遷知道州道州則濂溪周先生鄉也先生謁其
祠盟心自許行事矯矯如故操撫臣入州佐讒論調
先生隰州先生怡然曰我固知佐之有厚托也而不
能以吾民供佐魚肉在隰州未幾復爲醝使者所論
劾使者嗛先生以弗修謁故而先生下車已捐州四
門權征廉聲大起矣銓部爲格使者章旋遷思恩同
知同知視守州秩等耳地又夷人爲先生怏怏先生

曰此非王文成公所鎮撫地耶而奚爲夷視之遂單車往大閘文成之學東夷風丕變又爲民闢水關築罨廬戢廬蘇王受餘黨當道者才先生使假守橫州橫州與思恩之民固不能斯臾去先生而先生飄然陳牒歸矣歸之日牒被蕭然教授里中兒自給歲稍侵至壞酒鎗輸賦或誚先生宦久矣胡自苦爲夫夫也以廉遺身而以貧遺後先生愈自喜居家杜門屏迹先後邑令數造請不能得也至年好若朱中丞紈素慕說先生願效斯臾嬾竟辭謝歎息去嗚呼先生之潔廉自好不滋垢蝹蠖于俗固天性然哉而其循良愛利所至見思晉楚吳粵之民及今念先生猶有泣下者獨以骯髒取忤仕宦六政而官不過下大夫位不過五品淡薄沒身而大發于司馬先生之所以自遺與其所以遺後者何其融顯而灼烈也彼不悅先生者能厄先生于身而不能厄先生令名與司馬之振竪也是可以爲獨行者勸而褊心忮懭者戒矣而余間過吳航吳航之人又爲余言先生遺事母高夫人夢鶴棲膝而誕先生頂朱宛然故其爲人清遠閒放若不受樊籠者邑居日島夷爲虐邑幾不守先生悉出所有餉士憑堞鼓之城賴以完夫吾吳航民所

以保廬舍有妻子而不大困倭者則誰伐也古稱鄉
先生沒而可祭于社先生其人哉先生其人哉先生
父逝貧有行誼嘗冒死上書脫其宗遠戍以子大用
貴贈監察御史孫瑞爲兵部尚書稱兩司馬云葉生
曰甚哉先生之爲廉吏也三徙其官而無簞簋聲彼
齮齕人者何所不用而莫能汙先生其爲廉吏如此
夫陳氏之澤至司馬流遠矣贈公爲之崑嵩爲之岷
山非先生以百折之勢必導其趨則何以有司馬司
馬能顯先生先生當其身而有廉吏名又有大功德
于鄉顧不重歟則安在其以司馬顯也

明大中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政南岐薛先生
墓表

南岐薛先生者先大夫之執友也先生沒余尚未髫
迨今二十餘年每過先生墓下輒徘徊欷歔有感于
先世之誼顧瞻隧道闕然未碣逝者有靈以待小子
矣庸能已於辭先生諱曾字師孔別號南岐世與余
同里父泳涯公孝友有高節與先大父月牕公雅相
善結社談詩躬授經先生爲諸生聲稱籍甚乙
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封泳涯如其官
母黃太孺人頃之封君卒京邸孺人率家先生且扶

且奔毀瘠幾殆除服補故官當選給事御史會閩人
閥銓曹華亭徐相國語太宰是無如薛舍人者其以
舍人爲兵部主事居二月徙吏部諸郎故尊貴
然自員外郎而下無所關預畫諾而已先生謔謔其
間意有所不可輒衆辨之所擁掖善類甚多人無知
者諸郎固相與目攝先生而胡某者爲郎長憾尤深
乃出先生備兵威茂威茂蜀西南徼古冉驪國也岑
阻窄陋所部皆獠獞編氓十不能一先生下車適草
坡蠻焚掠諸村先生曰是賊怙亂久矣不誅之不靖
也率兵擣其巢捕斬三百級餘酋自歸輸賦還所
侵地誓不復反已黑虎寨曾頭寨水磨溝諸蠻相繼
爲亂黑虎最強先生度未易力下乃用諜者得其謀
因急攻之盡殲其黨未幾守將捕斬曾頭渠魁夷酋
誘水磨寇來降指授方略皆出自先生始二州人爲
蠻所掠非重賂不得贖商賈相戒不敢道其地邊隅
大困自是捷後蠻夷讋服不敢動民乃安業道路始
通茂州江嚙城數築數崩三歲工不就先生以五旬
竣役又鑿石洲殺江流茂城自是無患爲祠祀神禹
于江干曰茂禹鄉也而闕不祀顧淫黷之是崇舛哉
學宮圮壞亟下所司修葺時進諸生論說經義靡然

向風矣居茂五歲轉泰粵西藩將吏士民送數百里皆泣下爲像祠祀之先是　莊皇御極覃恩贈封公爲中憲大夫太孺人爲恭人先生欲歸而布　命途次得疾抵家再浹旬終病革無他言第曰天乎吾之不獲登先人丘隴也歸何哉歸何哉卒之日爲隆慶辛未六月十二日距生正德戊寅六月初五日年僅五十有四娶葉氏封恭人男雲路雲緘雲峰雲合雲綬雲峰邑諸生雲綬太學生諸孫若干人起震爲邑諸生方先生沒時先大夫與執手訣歸而爲小子言衡哉吾友勞苦生平而竟已乎盍先生蚤歲故貧與先大夫相煦沫兩人更推許以名節勸勵終先生世先大夫尚布衣食貧然終不以故人通顯有所求望而先生居官砥節亦無改故操在銓曹謝絕苞苴交游問遺一無所受前備兵使者日費且十金一切裁罷之曰毋困吾邊氓布衣蔬食處之淡如客或請問公守官善矣獨不爲諸公子地乎先生曰客奈何以兒曹溫飽欲墨乃公哉後禁勿復言家人間語及產業輒持杖擊逐之自蜀歸行李數篋沒後檢視皆圖書諸子分異無半畝薄田日稱貸爲生猶恐不給世或以先生歷宦多脂膏寧貧乃爾久乃信其然而

先大夫爲州郡十年不肖兄弟尚不能具蒸嘗嗟乎若先生之與先大夫者寧可於今人見哉先生坦直眞誠出於天性望之洞然豁然口不能道辭而遇事迅發無所忌避在蜀所興除皆爲百世規蜀人至今思之其奉尊人諱歸請當道築堡衛鄉族至今利賴云葉生云自先大父以來與薛氏交三世矣知先生宜莫如余先生之勤苦潔廉守職奉公型範來許眞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也近博士弟子以爲請當矣而屢上屢格何哉或言公子貧無所藉游揚之且資格爾嗟夫世有官三品歷銓曹而後嗣無立錐此其人何如乃猶靳學宮之尺地使公論弗伸廉吏安可爲哉要之祀不祀無足先生重輕余姑表此俟維風者採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母虞太安人墓表

表墓非古也婦而表愈非古矣乃千母虞太安人可表也曰是雖婦也而士大夫其行其明智慈良造次義又有士人所不能及者矣始安人之歸都事公也勇姑王勇姑皆無恙而王姑纏也性奇嚴姑亦嚴罕所當意安人事之而亡不當意也乃至率諸奴亦亡不當意姑寢則昧爽起居姑病則晝夜侍湯藥不少離姑操家則助爲擘畫姑責女紅則織紝刺繡供諸郎叔及諸小姑每漏下四鼓不休於是姑吳安人驩然語笑解莊而和異噎昔矣姑沒事舅愈恭飲食必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手調而進之每炊必擇精米舅甘之爲加七箸忽一日病思食麪餅安人以意創爲舅又甘之曰婦能適我賢婦也而其勸都事公學又甚力都事公試不利爲大父所嗔安人從旁軟語胡不自力而見嗔爲都事公乃遠出力學安人病左右欲馳報安人亟止之毋以我故涸鄙君讀一切家事皆安人治辦都事公不聞也竟以此成名都事公好客安人治醪鮮供客客至如歸都事公得危病病濱死者屢安人侍病憂勞萬狀都事公愈而語人曰吾妻賢微吾妻吾無今日也當都事公晚歲與安人聚楊安人則

飾二嫂進之待賤又甚恩前賤師氏病乳且死殘不可近安人登楊撫摩執手相向泣賤之乳遂愈悲不能仰視賤死猶伏枕嘆恨無以報嫂吾嫡賢世未有也安人於干爲兄撫之自疫病痘疹以至就外傅就學宦遊勤篤若出與安人居歡忘爾汝後來者或日遜避不欲講鈞禮而安人引與鴈行不敢少有所加比杏庵則從吏都事公務厚諸郎叔諸郎叔素德安人其長者曰嫂吾兄也少者則曰嫂吾母也吾嫂之賢亦世未有也安人有四子五女操女甚嚴小不中程即譴訶或解之

則曰若曹受父母責不愈受舅姑責乎既嫁猶時遣女師視爲婦何狀舅姑歡乎婿相重乎不則女奴十輩往責矣乃于諸子稍覺人以問安人安人曰有父在爾安人雖寬乎顧未嘗廢訓仲子刑部君方五歲即舉司馬溫公與羣兒戲事詰之曰當兒墜甕時若以何策出策中子若果刑部君躊躇未即應左右爲請安人笑曰以繫若心耳刑部君知讀書則教使取友聞所友得人則喜或時言人過失則怫然汝曹見之乎而談之數若是所延師必躬治廩餼事事務適其心曰以兒曹委焉安敢忽刑部既成名客有習于氏事者咸以書往賀不曰都事公庭訓而原本安人曰賢母教也安人没而于族人哭之甚哀曰喪女宗矣諸婢僕哭之愈益哀曰喪吾良主母矣而刑部君則又言吾母有甚難二事方吾祖之逝也遺侍姬十數賴吾母即安一姬病瘵死母躬爲含斂瘠蟲出於口縷縷如烟或勸之避吾母不避也曰吾而避誰弗避者家有女師病疫吾母朝夕就候延醫診視或謂疫氣傳染不宜近母太息生師之死棄之耶卒療愈之其後女師病於他家他家强遣之母聞之曰是不以病死當委頓死輿而療之復愈嗟夫今士大夫生

平相與至歡也卒緩急不肯一語相助望望然去矣視刑部所言虞安人何如哉此余所謂士人不能及者也凡安人所爲無一不比於禮都事公沒趾遂不踰閾外家强迎歸終不許有陳魚龍之戲於庭者婿入兆則嘆息以爲佳事卒如其志沒之日爲萬曆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六刑部其仲子名玉立與余同舉進士相友善諸家世婚姻及他懿行具郭司成志中不具論史氏曰史言賢婦人若文伯之母樂羊之妻張氏之禮修李氏之英習崔之盧楊之泰英卓然爲彤管光矣概諸懿行虞安人無所不有安人生時有夢鳳之異和鳴鏘鏘其天之開于氏也昔華陽志謂泰英之教流於三世安人所開百世猶可何論三世哉此余所以表安人也

明贈文林郎旂峰羅公墓表

旂峰羅公沒且三十年乃以子武陵令貴贈如其官又數年武陵令入爲水部郎與余居都門脩同譜之雅乃請余表其墓余視水部君之頊頊妳修令而循郎而任職則誠君子也水部敬謝尚賓不敏有先人之教在恃此以逭戾夫善則稱親子職也無其善而稱之是誣也水部廸先訓于躬其不爲誣明矣是宜表表曰羅贈公者長汀人也諱世用字道行別號旂峰先世出豫章先生自九四郎七傳爲瀏陽簿洪洪再傳爲安海巡檢文翰娶于姚生公以易補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生學使者貴溪江公雅自負有人倫鑒其衡隲閩弟子言多售至汀則承呿稱羅生廼三試三奇會安海公逝而水部郎文名日起公遂弛業曰乃公休矣其以兒曹竟吾志也自公之謝諸生而奉姚夫人歡者若干年姚夫人安之公亦于于吾三公不易況諸生哉居恒教水部君兄弟輒最以古人其最所誦慕稱引者則士行之運甓希文之啖薤曰爾曹師此去汰去逸吾無憂矣汀人士稱家訓胥楷于公公宗人微有違言即更相曉譬吾家宗正在其何可以煩有司竟公世而羅宗無訟者公飯進蔬衣進布無所紛華逢人有急輒推而解之其于宗尤甚令甲邑里踐更以大姓爲之長公里多下戶且亾竄宗人獨受役大困屬釐定版圖公出資正其籍舉宗爲甦水部亦屢舉不利公勉之曰吾家大儒之裔也後世必有興者吾中道而輟故困天寧復厄汝乎故水部學愈力竟以巳卯舉應天顧公不及睹矣水部念公時泣下所居官勤力營職日夜不休在武陵出入皆戴星或勸其稍休水部曰吾先人時時徒步行百里程吾進肩輿御不御曰安可自逸而勞人吾今何敢逸也作吏踰十年家無贏錢或勸其自潤水部曰吾先人嘗道

拾遺金求其人不得乃盡以供佛吾如持一錢得毋愧逝者乎嗟乎水部誠善思乃公教弘遠矣即余謂水部稱公之非誣也徵茲哉徵茲哉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得年若干配劉孺人子二長即水部君尚賓次尚賢孫男四晃昌易星冕遊太學爲余門下士史葉生曰臨汀吾閩之上流也其山川紆鬱民愿而俗樸蓋庶幾有卓行君子興焉贈公蓋其人也彼其才力豈不能以縫掖起家懵然舍旃則其托遠矣昔井丹謂人車管寧棄鋤金史艷而載焉今觀贈公豈異也而公故善易向子平之所謂損公幾之矣余故取水部言表公于墓使過者頌曰是汀高士羅公以子貴而不以子顯者也

瓊田林先生傳

瓊田先生者、世所稱獨行君子也、其孝友廉潔澹於聲利、脩然高舉古之人歟、古之人歟、敎之衰也、俗相靡以薄、而相馳以競、日以愈波、非先生其人安所風百世哉、余故忻慕而爲之傳、先生名慶宇、世章尋以字行、更字尚闇、其先徐之下邳人也、徙三山河口再徙長樂坑田今爲坑田人、父中菴公亦明經篤行娶陳舉伯子六十四而以繼鄭舉先生先生年十一相次失二尊人毀甚稍長伯兄欲分異中割其產先生固讓願均產兄子不中割也世咸難先生弱冠補邑

弟子員遂篤學官久之始成進士諸進士駸駸嚮用而先生獨雅志澹泊上書乞郡博士得吉安吉安多名儒流風未泯其人士褒衣緩帶而談鄒魯然望見先生無不心折者吾師不言而躬行君子儒歟而先生亦嘉惠陶成立科條敦行檢闢白鷺書院課高足弟子爲諸生式其成就爲多徙守國子博士聲譽隆起再歲當遷先生復白銓部願守南曹銓部詫博士久寂甚今胡復南也且若固不當南先生力請乃得無何以水衡使者按眞州往使者多墨其良者僅課拜奉職無害而先生獨多所振刷平價懲猾立短載諸法收浮尸瘞之置義塚買園供祀其有德於眞民甚厚民碑而頌之代之日行李蕭然或言故事使者有羨緡可割充橐先生笑使者爲羨緡來耶竟不持一錢去爲水衡若干歲今皇帝上兩宮徽號贈先生父如其官母陳鄭皆爲宜人先是贈公已稱博士矣而格不逮母先生時不自懌曰吾何以見二慈於地下故雖秉志高尚而重去其官至是而後喜可知也曰吾願畢矣力欲謝官歸而諸尚書水部者留之堅然不能得也則爲請予告冀其復用而先生已飄然喜遂其初無復繫藉念矣家居屏跡市囂築耕隱亭

頤眞堂於墓所徘徊兩塋瞻慕流涕泫然不自勝尤好爲德於鄉捐重貲新圮橋白里中戍籍之訛者遠近誦誼或諷先生復出先生否否吾山中松桂無恙君毋相惱布衣徒步卒遇之不知其爲貴人蕭然終其身矣先生貌朴行和語絕緣飾於世味一無嗜好簡素寡營大類陶徵君出處之際亦復近之宦轍九載僅兩蒼頭挾圖書數卷抵官舍執爨滌器躬自分功暇則讀書自娛羶視世紛故三受事而兩爲弟子師一居留曹皆世所稱抱氷厥薄欲去者而先生顧自愉快得明已志任職不懈行業方章遽自陳牒世莫察其指也彼翔翔于仞而寧與鷦鷯爭榆枋之捷哉其出青門策款段從故蒼頭毋忘吾舊所携書耳家有薄田視先世所遺不長尺寸諸子雖受書然皆課耕自給無所紛華余從其叔子孝廉游最慭孝廉貧至假貸爲生余乃以此知先生也初先生試政兵曹太師揚襄毅爲樞長亟稱先生曰而古君子也之吉安贈之以詩而嚴諫議用和於同籍中獨嚴事先生亦以先生爲古人其見推名流如此所著有同紳錄自警章及岐黃內經陰陽卜筮堪輿諸說皆有論撰藏於家葉生曰叔世之仕何多詭也得詭之惠失

詭之夷要以中情粹白嶷然不滓斯爲難耳蓋在吾
鄉清修高蹈則有司寇鄭先生及先生而兩司寇踽
踽寡合然獨好從先生游道固同耶或疑先生之勇
退爲狷而果夫先生負經世才自諸生已然其仕也
而寧夷毋惠意益深矣司寇逝興逝踧世途其可知
哉進退何常道貴不窮蓋先生沒而司寇流涕爲銘
其墓也

龍山鄭公傳

鄭公既奪蘄守歸居恒念蘄民不置曰嗟乎吾民何
罪而困於虐瑾也即守能以官殉蘄而不能以身殉
蘄其能自稚塵而忘故所捐循者之湯火乎蓋僖際
咨嗟如怨如訴未幾痘發于背殞矣公所謂以身殉
蘄者也友人葉向高聞而悲之因爲之傳傳曰鄭公
者福清萬安里人也名夢禎字開甫別號龍山祖惠
爲邑諸生有名惠生君璜君璜生二子伯諸生夢舉
仲即公幼從父徙三山頴秀能文伯兄所友善少司
寇謝公潮守盧公潮陽令吳公輩皆時名士然試公

文輒嗟賞吾小友也行將遍人弱冠補諸生邑令大
司馬歸善葉公督學家宰奉新蔡公皆首拔之隨以
隆慶庚午舉於鄉上春官屢不第益鍵戶讀書或下
帷山寺旦旦窮年罕與人接儕輩謁有司爲人居間
公甚厭之爲孝廉二十年未嘗輕錯趾公門醳司以
故事饋引若干公不受也與伯兄菽水奉兩尊人皆
極歡里中人稱鄭君眞孝廉矣兩尊人沒公哀慕不
置又久困公車意不樂仕伯兄誚之曰弟嘗言逢世
易自揣難今何不爲其難者且以慰地下望也公不
得已謁除教諭寧音待諸生甚有恩惠所得俸入皆
以予貧者諸婚嫁不給則畀以草書使售之在壁
晉五載應章數十上擢南國子助教益以文行著紳
紳間大司成撝李馮公雅重公每有評抎必相與印
證方擬遷諸曹而薪朝州　命下矣至州壹意綏懷立
條教問疾苦興學造士旦暮竭慮不少休　蘄藩護
衛地入民家歲久一日　王忽語公欲得前地公曰
藩衛削矣責地何爲必復之且動搖千家此非守臣
所敢任也　王不懌以危語動公公正色曰守臣爲
地方計耳何知禍福徑趨出　王無以強也久之
王詷知此惡少搆民家藉　藩府以逞耳乃悔而謝

公奎善遇之府中事悉屬公處分諸宗奉法惟謹于
是乃知　王賢王也能不撓有司然非公執之堅所
傷不細楚瑞陳奉鶴暴其爪牙虎而冠大肆威福公
揖奉與抗禮奉議征稅公曰蘄濱江瘠壤商賈不集
何稅之有奉索庫金公曰蘄無積儲浚民膏以爲中
貴人歡寺實不能奉大怒慢罵去復檄斷包稅包礦
公一切拒之蘄民胡去裕所居山不數畝盧其趾而
奉欲鑿之公爲隳白上官爭之強奉又使
王金吾至蘄開道山鑛且求賂語侵公公不堪
氣纓起曰鼠竊盜以吾重去官耶吾有先人之

敝廬足棲而薄田足食也吾歸矣遂陳牒乞休蘄民
留公不聽乃輦起壞王金吾迎歸以慰奉奉
積前後忿幼公以重法天子仁聖備知公爲
號哭送數百里奉使人知其必危咸喜以明哲保身
故得免始公與奉排
及勉其行權爲民屈者公太息曰吾非不念此也吾
紬身以紓民不得紓是
空以身垢也彼因吾紬而愈張是反助彼暴也吾寧
以身蒙其禍而使彼挫其克稍爲民紓萬分一乎議

者無以奪公歸木幾馮按察疏奉大逆十罪奉復搆逮之波及何司理即郡郡丞楚中大騷然
天子自是悟召奉歸更置內臣楚稍息肩矣本之公等所力爭也公自楚歸不持一錢先世業不長尺寸潔廉惠愛出於天性楚人贈言有云懷金誰敢夜相遺衆以爲實錄疾革猶數問楚事若何鑛稅停否憂國憂民之心至死不衰益訃聞而蘄民爲罷市巷哭數千里走奠辭極酸楚聞者傷之方公爲孝廉與諸生陳益相往來益死奔馬下市人無識者公抱之而哭曰此吾友陳生也益目未瞑公曰子於我殯乃瞑公悲愴累月不解與伯兄終身友愛人稱難兄弟云

生平酷愛草書學懷素大得神解詩追宗三百若漢魏六朝浮華相勝鮮風人之體何論其他其持論如此沒之年爲萬曆庚子距生嘉靖己酉得年五十二

史氏曰聞之　先朝權瑞用事諸公卿脅息無敢與抗且多所詘禮惟祭酒李忠文公挺然不屈至囊三木太學門神氣自若此之謂大丈夫哉公故官太學豈問風而興者耶乃公以遠臣秩不過下大夫而强項乃爾斯尤難矣瑞之欲覆楚也公之欲張楚也勢必不並立公去而瑞讒瑞讒而楚安公志得矣楚安

而公亡公亡而瑞存天實爲之爲之何哉

秦母冦夫人傳

秦母秦將軍經國母也將軍有大功於海上當時名將然說者謂微母冦夫人安有將軍將軍以功母夫人以節世兩奇之乃余不難功於將軍而難節於夫人則以夫人之所以處飾者難也夫人將家女十七歸秦秦氏子疾喪明人爲夫人歎乃夫人益嚴事其夫怠其盲居恒齊眉敬之家本世胄以盲故廢不襲產日窮落蕭然四壁矣夫人操作治生內外之務總萃其躬應之無所失未幾夫沒時將軍幼二女襁褓中或謂夫人難處此矣即夫人賢不以身負秦然柰

是藐然者何也夫人持將軍泣曰嗟孤哉嗟孤哉爾母不負秦孤不負母天其或者未廢秦乎益操蘗茹茶日夜督教將軍甚力將軍既成立抱祖考受職闕下歸拜夫人夫人喜曰發令者庶可以報秦氏矣已復悲也語將軍曰汝父廢不得比於人孺子非大功德難以振矣即爾母鞠難忍死僅以延如綫之緒持是報秦非其志也將軍跪受教其後島夷毒閩將軍領艅艎百戰海上夷遂大困迄於難平次第戰功則將軍與定遠戚將軍爲稱首將軍既已赫然以功名表見於世秦氏遂大振諸習秦氏事詫相語曰孰謂廢而不可興危而不可扶爾觀秦氏孤嗟夫秦氏之孤與也夫人之德遠矣夫人年七十八而終時將軍亦解兵政居縢下余雅慕將軍而心難夫人不忍令泯泯而已也因稍次其事以傳於世論曰世難姊節以爲簡難耳要以伉儷歡編天日盟重有所迫於誼亦有所戀於情去就之際未易輕也又或處境稍夷爲志易遂沒雖長謝存有可依以此難節是徒其躬難耳寇夫人事瞽夫丁蹇運提携遺孤形影相吊何戀何依而能守哉卒之亢秦宗延世澤一女子而代夫以男傾否以泰此其難不獨在節矣不然秦將軍

之動豈不嘐然爲聞海長城而余何以易將軍於夫人也乃將軍出奇報國庶幾李將軍太史公多李將軍功閎而稱其事親孝若將軍之孝又以成毋節也孝益光矣

筠溪沈先生傳

筠溪先生諱應登字叔良其先吳人也姓沈氏名應登字叔良其先吳人也姓沈氏名應登字叔良其先吳人也姓沈氏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也始先生之誕母夢緋衣神人捧老人星
授之曰以此母沈氏先生能言即善屬對試之如譬
遺以珍果則醉和先在日客大異孺子敏而文且有
識北北海乎七歲就外傅十歲通經籍十四補弟
子員隨試高等當就外傅時里朱翁奇之許以女爲
弟子員以邑令成公學使汪徐二公皆大奇之成爲
院生文踐更名曰重參而累舉不利以選貢卒業南
雍高陵增城二文簡所器重中名上夫若御史大
夫張公宗伯閔公方伯陳公葦咸相與講業心遂弗
和會出洪先生名顏嘆曰劉讀下第耶久之以親

老謁選通判寧國甫下車即著廉平聲嘗署廣德州
雪丘氏兄弟寃法豪者爲貴出一咸惠孤施五三氏有父子同飛大評
者爲貴出一咸惠孤施五三氏有父子同飛大評
鳳陽時河工方興州人戮之以外艱去徐民德而
辦而民不擾也修郡者以匱乏中先生
坐調主爵都之創州青州亦雄郡也往佐郡者監
泰山香稅不能無浥指先生力訟不往卦遷擢者
三歲侵佐其守發廩勑分民賴以濟屢署劇邑皆有
惠政而以失督糧某公意復坐調始某公有所遣武
弁至郡橫甚先生逆折之條其狀聞某公爲斥武弁

而默念沈疴屢飛思有以報矣時先生方念母甚得
信遂徑歸曰去官吾志也諸公知其事者累書勸駕
皆不應家居蕭然課耕奉母環諸子膝前督勉之至
心身之旨聖狂之界敦復誨論往往見於詩歌不但
佐俾取青紫而已族子故受先生恩而反操戈侵及
先壠先生將聞之官以司馬成孝廉遂輟司馬登第
令嬉孰爲歌鸞鳳叔子繼成孝廉爲歌祖德司馬守
建昌爲一來官舍視其政曰恭信以覺明咎以斷矣
吾何憂司馬倘兵廣有掌羅列爲貽書戒毋貪功
妄殺叔子登第令句容就養句容治舉姑孰令建昌
守故事曰兇之毋倔而伯矣而是時司馬參楚漕往
來督江西司馬之任官南廷評父子俱集龍湖與
句容令奉觴更爲壽先生前先生樂之爲言　國家
恩德不可負司馬聞其言益自奮陽爲遺書最以位高心下
益自司馬兄弟爲語止至大官未嘗一日忘訓戒
言言道義聞者皆爲感動司馬自晉陽過里猶力促
之官而遵回不發無何先生沒矣先是十年先生已
辭穀以導養爲事沒而端坐瞑也生平慕諸葛武侯
之爲人淡泊寧靜一語終身誦之每官將遷輒見左
人爲不屈而先生恬如少年時以諸生謁唐一菴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新北面受業謂未畢唐先生驚曰君吾師也敢屑
弟子列乎遂引與定交其學一本於躬修敦名檢戒
浮妄忠信孝友通於神明伯兄病疫周旋不少離母
以上壽終孺某勿暬具其他恤族周貧皆竭其力所能
為無幾微靳與人交洞洞坦坦披心見腹無賢不肖
皆愛而親之可謂篤行君子矣詩亦雅淡有致學輞
川襄陽如水流雲自語警句也沒後十餘年學使者
至論祀之學宮史氏曰余官南都荅獲從司馬游
大端詳述次之苟國當世名臣也有先生焉
為之前所從來矣夫越之學頓悟徑造其末流何
如故作法於舍其斯之謂先生之躬修篤行恬於進
趨使及聖門則原閔亞矣於乎此唐先生之所以
心折先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烈婦傳

居烈婦茅氏者觀察鹿門先生之女而居仲子妻也仲子名翼隆秀慧能文觀察公擇壻得仲子喜甚或言其貧觀察公曰仲子才何言貧仲子父太守公卒官仲子乃不能治婚具就婿於茅烈婦雅相敬而意微不樂謂婦矣胡猶女也居矣胡猶茅也言之觀察公觀察公乃歸仲子有嫡母徐生母沈是兩姑也皆稱新婦賢仲子勤于學烈婦贊之居恒鮮燕見無何仲子病矣病亟烈婦舉子家人匿不聞仲子不瞑者移日後十日烈婦乃聞屢慟屢絕曰傷哉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待我以瞑我不能從夫子以死耶陰刺三尺綆納懷中將殉仲子左右防之密不解姆氏曰仲子烈婦無以以母望昆弟以孤望若若死何以報仲子烈婦無以應稍自寬久之托男仲兄女季兄曰兄子之猶吾自子也兩兄諾烈婦則陰絮泣曰吾今者可以釋姆氏言矣已又佯語侍婢再拜吾從吾母奉佛持誦作優婆夷也聞者皆信獨怪其幽居咄咄若共語狀久亦不之詰寒食展仲子墓欲止宿女奴察其有異促歸羣防之烈婦復佯自寬旦起誠曰吾疲甚思寢汝曹毋譁予不起排扉入雉經死矣未死前五日夢仲子來迎曰若苦甚來從我若翁母過悲蓋烈婦以此決焉烈婦死年僅二十有四其季兄國維爲之狀仲兄水部君與余同籍時言及烈婦事未嘗不酸辛欲涕也嗟乎寧獨水部余蓋爲泫然矣自古婦人殉節者多矣寧有如烈婦之從容委曲志決而義盡者乎其托子於兄也必死於三年之後也蓋其中劃然有成筭焉計定而徐赴之不促不徐適中其會斯之爲大奇矣或謂烈婦有子可以無死余謂不然仲子死而烈婦得就訣仲子命烈婦以不死則可不死也今仲子不瞑以待烈婦而烈婦不得聞不得訣仲子竟不瞑

也仲子不瞑而烈婦不死非烈婦所安也此烈婦之所以必從仲子也憤此恨也烈婦無夫於地上而有夫於地下烈婦之孤無父母於家而有父母於舅氏斯不亦兩得而無憾哉又何必爲烈婦愛一死也余姊氏亦以水刎夫被施矣而無子以翁姑奪之迫乃死其遺值與烈婦同而其從容處死有大與烈婦類者木部有姊李有妹是相詔也故因木部請爲烈婦傳如此木部能文得無意一言於吾姊乎

林李公傳 李公奇事

先大父之女弟四其季適同邑林鏡水公有三子、曰僧卿仲見卿季乃丙與負忍而強齡乾仲譖逐不敢與抗孟念均吾兄也不能平秋左右仲伯遂舍仲而譖季家很爲伯所奪乃去而之燕竟用賈與至千金生平倜儻不拘小節既稍嚴則益自發舒好游俠射過當意揮槌不少靳姬劉者有聲曲中貴游爭慕之一見季歡甚托以終身季遂破數百緡取之或問劉世欲得卿多矣季賈人不輕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身何也劉曰季能爲人負不能負入此吾所以托季也季既得劉不復問貴賤事族子上舍生某破產落魄又負人金多季念之甚悉籍其橐輸官而付之曰而謹視出入吾從湘人遊耳某遂悉率家僮負金他日季歸視其橐無有也且復有他負皆坐季困甚則劉吾且暮溝中若當鮒魚之在枯轍矣寧俟而大喜卿乃高既而君安寧俟而大喜卿乃季大第償所負吏歲餘復選部乃勉起修故業大第償所負吏歲餘復[illegible]矣子如初復代爲人背授都憲復數年季[illegible]日[illegible]之是訪慕會春已奪官貧不能歸從家

他日季日夜走三百里抵其居相慰藉慕意季且[illegible]負[illegible]以貧來今知若貧甚我也復何言因出金[illegible]之慕不受季曰吾留此無傷他日不可知吾兒且微之慕兒是種[illegible]也相視神宇俊金仍樂以贈慕慕內媿不自容季竟往[illegible]而生平所喜孝廉林某者復坐事敗負季且千金其子走[illegible]闕下欲上書暴父冤狀顧囊中無一錢諸故與孝廉雕者皆自引匿窮皇四顧無所托足季獨憐念吾故人子可令飄泊長安市哉延至家食之爲徧請諸貴人事雖不白而人以是重季季先後所貸與人不下數千金償

者僅十二三坐是益困容吳楚閭奧間道聞劉死慟幾絕疾馳抵燕日夜哭刻玉爲主提携不少休爲長短句題其扉曰入時倒卧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方草天涯堪遠遍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竈與香爐都在遠一片願作巫山枕時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鍾情若是季不恤也華劉母帝聞季是章臺柳劉爲知人得所托伯既逐季供養謹於劉在日世以劉爲知人得所托伯既逐季加隨盡後竟坐殺入死獄中季大傷遂挈家自燕歸撫其孤或謂季曰子何忘伯之虐哉季曰吾手足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乃語仲聞季且歸大喜遣其子迎季於燕季問日莲乎季也今有天倫之樂矣季曰吾乃不及伯之存公大義感然之此類行武林念所善漢陽婿太史故從同官宛陵沈公梅李子家居之建訪焉太史故所識季三公之爲季延譽其濤如布衣歡季至漢陽太史留飲十日復之粤西其從兄婿薛雲綬爲薄幕强留不能得僦舟東下行再舍并其僕及同載三人皆爲舟人陳亞三等所害沉其屍于江掠其資去亞三等素以行劫爲生往來桂林蒼梧間所殺掠無算

行旅苦之莫誰何吾友蒼梧司理林君廉得其主名
捕治之搜其橐得玉主大驚此吾邑人林丙卿所爲
奉其姬劉者也若何從得之豈丙卿西遊若殺而有
之乎亞三情得咋舌丙卿窮索餘黨盡伏辜粤人快之
開府戴公檄藩幕行求死者屍其他皆廢爛僅瘞其
骨獨季顏面如生肌肉無損時炎暑經再浹旬矣觀
者駭異粤當道咸哀憐季且以季非緣玉主則空葬
魚腹耳誰復知者此劉之報季於冥冥也相嘆息以
爲奇劉母聞季死長號而絕生平識季面者談及無
不隕淚季早年行賈罕讀書而長篇短牘雅俗並陳
燦然可觀劉死時撰斷腸詞數千言讀之悽絕所交
歡多名公貴人然無所請謝曰吾不受貴人憐也值
困時家或不能舉火行歌自若終不向人言貪其意
氣如此

論曰始余與季約百歲後吾爲公傳季謙讓吾何稱
於世而足傳乎季既死司理貽書具言其事且屬余
紀之余惟季之行誼者以爲蕩譽者以爲俠要以傾
身慕義無間盛衰斯爲奇耳劉不負季於厄卒殄其
讎彼賈人倡女耳相然諾若是世之煦煦生平緩急
若秦越而自矜跬步不失尺寸視季何如哉末俗庸

補而下流皎皎吾故因論季深有感焉

季亦卿傳

昔在癸未歲中秘書省二十有八人陳州季亦卿為第一十餘年間浮沉卑死大異昔時乃近者復失亦卿情其如何因為之傳亦卿名道統字亦卿先世昭信公自宣州徙陳昭信公四傳至贈檢討公是生亦卿亦卿少而穎七歲之母家里師問孺子知書否因探古文辭令讀讀已輒成誦爰以難里師里師遜謝季氏兒未易輕也髫年試補弟子員久之乃第以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居翰林況精置思大肆力於文章乃聲詩尤工四方稱詩者踵附其門亦卿皆引與切

PAUL HOUSE 保羅之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HSIEH-T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劇特論甚高而大指在輞川襄陽二家致亦似之以
使事過里屬贈公沒亦卿猶及視疾至卒喪皆如禮
再入翰林分校禮闈稱得士已晉司業范留雍南中
士法易爲邪亦卿約束甚嚴務納之繩檢諸生廩廩
坐舍中講誦不絕聲計無戶窺其才者喜得師更
來稟業文日彬彬矣走雍士登鬳書殺故額五之
一亦卿疏復之記歲乙酉成均舉者皆高足弟子時謂
亦卿操士嚴亦重其人鑒無何以疾乞歸踰三上不
許請遂自免去行至鄭山孚會有詔徙北雍以左中
允視事而亦卿不及謁矣方亦卿去時心念太夫人

甚晨夜疾馳冀得一見也終卒弗見也悲夫計自白下
來衆相與訃聞親戚而行潼肅詣止此已復如
太息安得風旋支雅如季亦卿者亦卿善飲惟以飲
自晉太遲遲迎右不勝酌北門事前亦卿方引滿
無算觴與俱客多逸徒去亦故自如蕭復浮
之列視坐者君胡不自力令高陽生笑人於是亦卿
酒聲與其詩俱噪其在吾黨推四明王季瑞浦東楊
曰泰稍相副酢業皆先亦卿往亦卿默不自得去之
留雍喜官舍稍勝石亭水竹間課士之暇輒坐飲其
中且飲且吟後半歲牛馬以病謝客而近酒治聲律如故

或謂亦卿之詩得酒爲助其病亦十一由之廣柳歸里人皆哭往里中有某姓者修郤於其鄰誣以拾遺金抵法衆共寃之亦卿白之官乃解阮孫二姓約爲婚窶不能就亦卿出資佐之凡亦卿之樹德於鄉多此類卒以見思亦卿既沒遺稿多削僅存若干卷有子能世其業云論曰楊子雲有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然而禮言嚴書言寬何相左也槩其指歸嚴則尊而寬則行孰能廢諸季先生與余並時而教兩雍升條不同要於尊道立教是在吾友余不及也夫江左六朝之遺也流風靡靡非吾友厚爲之坊習愈替矣昔司空在坐桓譚變色嚴正之移人如此故余因論季先生得教指焉

處士王公傳

今宇內推名家則新城之王王氏自北海遷及今數世耳而冠蓋蟬聯源川基之太僕拓之司徒中丞父子益光大之詞苑潘泉輩繼起代興何昭燠也豈其先有達人陰德厚乎余頃獲交中丞公詢其家世乃知王氏之大非偶爾矣蓋中丞有高祖諱伍以布衣行義鄉人德之布衣公父諱貴居北海胡家莊適元末白馬軍作亂貴公徂擊之殺一賊度竟不能抗乃避居新城之有王氏自貴公始也貴公五子公其最少者亦最醇謹事父母諸兄皆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歡心尤好施予歲時勤力治家人產計口給食餘悉
以振鄉里之貧乏者門前植槐一株枝葉扶踈公時
作糜哺餓者諸餓者以次坐戶下受糜紡其笠於槐
纍纍如也鄉人呼公曰王菩薩而稱其家曰大槐王
氏語具錢令尹記中歲日公禮神益撤屋椽公念此
何時也而甘行竊非饑寒逼迫不至此遂自撤其椽
手二布與之一夕貧生某窺公寢且穴壁公從燈下
望見之曰某君耶何至此遺粟數斗竟隱其姓名公
一日出遊得遺金欲還之卒無主名乃盡以糴粟會
歲饑公發粟徧給餓者所全活甚衆凡公所爲德甚
多姑紀其不欲言即其姓氏知者獨鄉里長老間說
其一二如此予宦游未歸而夜漏者過城隍廟禱神乞
地若無有而耳衆共若公議謹神誅若
乎乃公何福德至此益堅公不得已爲一往謁游未
畢酒人已無矣閒復閒泣謝微公我何逃於神罰公
曰此神德也誰敢貪之人以是愈益敬公閭里少年
聞其事相勸爲善曰曷不自力學王菩薩以取敬
於神事載邑乘中識者曰是下公後之必大矣公娶
丘氏生六子次麟以文學爲潁川王傳故稱潁川公

禎川公八子其最顯者爲太僕重光以貴州參議沒於王事贈太僕少卿太僕公六子最顯者爲司徒之垣司徒公三子最顯者爲中丞象乾司徒兄弟則有爲方伯御史冏丞爲部郎憲長郡丞中丞兄弟則有爲方伯御史冏丞翰林檢討邑令孝廉詳具山陰王相國所爲太僕公碑中太僕復有兄耿光爲馬湖經歷子之都舉乙未進士皆忠孝相繩不獨以名位著云史氏曰世稱布衣行義祚胤蕃昌則莫山之實然實自一傳而後鮮有著者王文正父子著矣乃三槐之植斤斤然操左券而責於天猶之乎有市心矣公以一編氓爲德于人所不知神闇其陰猶引避不居同伯休之逃名陋馮媛之市義此其心豈敢有一毫以後嗣徼福哉愈知愈昌帝所命也太僕以死勤事施及孫子毋論作求世臣之烈于茲爛然矣論世者謂北海之王肇自虞氏神明之裔代必有興亶其然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丞中讞下獄主者以爲賂且不貲謀之君君力白其冤王竟得釋登門造謝吾無所報椽吾願掾爲定國爲貿其子孫印櫜櫜而綬若若也久之事侍郎萬公恭于山東萬素嶽嶽君以廉潔有幹才稱意臨別賦詩贈之謁選京師紹紳先生熟君名曰是嘗活王中丞而稱潔廉亡害者爭爲延譽授蔚州經歷有訝其窮暮者君謂古人捧檄原爲親屈吾不能自致青雲而以貧郎終庶幾徼一命爲光顯視自潤孰多未幾以外艱計至擗踊哭泣所不如禮急買舟舟人意其重寨也夜半將甘心焉君皇遽匿水中比胠篋賊乃大悔吾愧孝子吾愧廉吏而君竟溺死矣事聞賊黨坐殲相知皆爲隕涕君雖起文法而友于備至家庭間凡有緩急輒傾私橐爲資尤加意文學叔刺史守典從兄進士庭植徼時多君濡沫之而婦之弟爲鄭州守夢禎雅重君君二子大成大亮二孫啓泰啓光大成嘗從余游故爲君傳論曰余邑什三治儒什七治賈其以椽吏顯往往有之乃君始而儒中而賈繼而掾吏至服官也精心爲孝要之死殉斷斷乎儒者之行矣夫儒者誦法詩書終身俟死何言非命故務光之淵溺也靈均之湘溺也王子安之海溺也君

之淮溺也淵溺見飯湘溺見忠非其比矣海溺者追於省父淮溺者追於哭其父何軒輊焉檀弓云溺者不吊不聞爲父孝者言之也嗚呼君可瞑矣

慈節董母紀事

署中有董考功者余雅重其人居恒怱怱不自得也時引領北望若有思也或問之曰思親乎曰然而不但親也而思之甚于親或曰人之思固有甚于親乎曰非謂甚于親也以爲微斯人無以有吾親而又無以有吾也因爲余道其事余曰嗟乎微斯人非但無考功是將無董氏矣考功有祖母丘氏金陵人也父曰衛舍人英仲考功之祖嘗爲建平令去其家三年配徐宜人病且革子又屏宗祧如綫耳建平令聞而憂之乃以六禮聘丘治內事丘事令甚宜令去建平

丞問寺部民部、位背從、居官舍約束譏閑無不修
者民部去其官歸亡何而逝、享年纔二十四一子方
孩、欲痴者屢夭、嫡徐宜人方孀解之、逝者之有若也
以爲宗祧、是之不圖、而相從地下、以爲快乘且吾息
奄奄耳、誰爲撫者、見者丘乃強起斷髮毀容、庶不窺
戶奉徐于床、諷中爲藥餌、弼無不謹者、而徐竟不起、
民部有兄某、娶某、聘
婿子某、百計窘乏、復
則却之、且甘心其孤、
有孤耳、財何爲者、而
故嘗靦顏自謂
公是、從山考功
收而養之、說有偏正、
每從文林
嘗不敢違、下也、爲
血祀、天固以丘建嘉
夫、竟徒節、節而功矣、蓋史氏聞丘事而嘆曰、世之稱
節者、率以存孤爲難、以有難于節也、然使內無陵迫
之憂、外有父母家之援、力猶易耳、乃丘氏以一女子
形影俱單、喪生于骨肉、而禍結于蕭墻、飲泣吞聲、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因誰極其艱難危困之狀談之足酸鼻者于此而能恐死以持之從容以弭之空其所有以安之其才智絕矣夫語節于伉儷猶其偶也庶而節罕前聞焉況節而功哉又況其遭值之若此難哉此董氏之所百世祀而考功之所以思也乃考功又爲余言徐宜人曰是辛勤拮据以相吾祖于諸生時傷哉貧也有足悲者其與丘居又甚睦此雖吾祖刑于之化然可謂賢矣於乎内德若此宜董氏之克昌矣余故紀之非但爲採風地也有操彤管而繼中壘之業者其將有取於斯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　卷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

先母林孺人壙志

門生福清　葉向高進卿甫　著

孺人于羅灣山之原從先大夫桂山先生兆也葬宜有志有銘宜請諸名公大人不孝孤見世之稱婦德者語率沿襲修艷無當情實而吾大父農而儒吾父儒而農晨吾母周旋艱辛其事又瑣微不足以瀆名公大人之聽不孝孤是以勉抑哀腸枝淚次其大略以藏諸窀穸示後世勿忘吾母化壯里上井林翁壽女

臺北市立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吾前有二母郭宜人康宜人皆事吾父不久連舉
子輒殤父多病又鮮兄弟大父甚憂之中夜徬徨泣
也吾母歸而舉不孝孤時島夷肆虐海上居人奔竄
母逃之外家適彌月俗謂女誕其家者不利諸族人
共驅母出母皇遽出依敗廁頹垣而生孤故孤少名
曰厠示艱難也大父父聞舉孤甚喜父從風雨中簑
笠持豚啼雞酒來餉未浹日夷復大至母徒步抱孤
出避屢爲賊所窘與大父相失足盡瘃不能行匿
叢薄中賊屢睨其旁而孤又呱呱泣母輒祝曰天乎
兒之有成立也止勿啼輒祝輒止如是者數四已復
迷失道至海隅既無寢之舍會潮退履泥淖行十步九
躓海水鹹嚙膚龜裂痛楚欲死顧視前後婦人負兒
者悉棄去獨身跳或謂母夫人命在須臾而襁負不
舍何也母不應最後窘甚一老父過而呼曰媪乎事
迫矣盍速行吾爲若負兒先趍約至某所還汝母曰
吾夫年幾五十而有此兒寧俱死不忍棄諸道路之
人適大父在旁恐賊至兩斃勸如老父言母乃強聽
匍匐行至某所則老父已先待矣問姓名不答遂去
居東城東城迫隘避亂人稠母論米珠草桂即飲水
泉蔬晨起出汲井中之指相拿如蝟母以夜分興躬

提甕取水半雜汚泥家十餘口每食僅升米糜而食之母最後視盂中空矣竟日常楞腹終不言饑蓋又更五載而倭平骨肉生全返故居室廬蕩盡田園荒廢母力任操作婢僕皆督使力耕盛暑必自炊爨家又無薪燒草根作麥飯徧餉家人從釜隅蒸粱稻少許飯不孝孤匆就外傅已復煮粃糠雜和麥飯飼雞豕竟日不得休宵烟薰涕下承睫冬夜嚴寒治蔴十指爲裂時孤稍有知見之心傷母于于然安之也大父晚早失大母父又多出授經母所以事大父極恭大父性儉戒家人毋進肉母貿所織布得金間數日輒市斤肉進之大父怒何忽忘喜戒乎母詭言此妯娌所遺義不可卻再三請侯大父霽容舉箸乃退撫三庶弟愛埒不孝孤先大夫判江州及守養陽孤備員吏局父子受祿公家大父大母前二母皆以父故褒贈大夫宜人母無改故操蔬食布衣恬然自適孤強進一肉輒以予諸孫曰吾口中久不甘此味兒母若我製一綈衣跪請服母佯爲一御旋已襲之曰吾生前分布素矣留此爲百年需且母更累汝也寒暑張一紵幃已百紉不孝孤請更之曰此汝父所遺汝忘若父乎孤泣而不敢更孤既繹先大夫服當之

官請母與俱不能得還迴不發母督之嚴業已違尚
書期矣乃強偕孤行方再舍堅欲歸曰我頭岑岑也
恐跋涉冒霜露以憂孺子汝行矣使汝備官而務恤
其私又以我爲辭我何以見汝父地下汝若重濡滯
也勿見我孤不得已泣而別然而躊躇趑趄南望咨
嗟鬱紆倀傺而不能一息寧也嗟夫誰知孤入
都之席未温而母之問遽止哉母別後益強健躬課
農業米鹽必親生平若脾痛至是亦減震興視園蔬
歸倦而臥再越宿遂終族人駭訝實萬曆庚寅年十
月十八日距生嘉靖丙戌年三月廿三日得年六十
有五不孝孤念古今稱女德者不乏人矣未有如母
之辛苦焦勞流離顛沛出萬死一生以相吾父而亢
吾宗者也昔陶母斷髮栖母先能成其子名母
賢類二母而勞苦過之孤不省媿死矣而母性尤慈
仁好施與簪珥皆分戚黨之貧者至罄篋無吝生平
未嘗笞奴僕孤或加笞輒詬怒損飲食時告孤避亂
時事曰全吾母子者老父哉惜哉失其人也慈能勞
貴能思儉能施沃能勤母實有焉沒之日族隣知與
下迨臧獲莫不欷歔泣數行下也孤同母惟一妹弟
向亮向永向亨皆庶母林出孫男三成學成敏成昌

孫女六婚嫁聘字具先大夫誌中不孝孤摧裂之餘何能述母德萬一姑具其槩若此不敢溢辭以誣夫世之沿襲侈艷無當情實而媿幽明也因僭系之銘曰

　　而大潔貞重岡趾陰首陽鬱鬱蒼蒼中有哲人息于其鄉誰之偕行茲爲吾母林孺人千秋萬年之藏

亡女壙志

女名江余第三女也俞淑人出余庚寅北上至浙江女生因名焉抵京不三月以先夫人憂歸時余妾有子長于女一歲女雖孩提即知相親愛兄妹嬉娛余顧而樂之釋服北上妾子與女皆病痘而妾子殤女時五歲能慟哭聞者傷感余貳南宗伯俞淑人歸送次女還方家女隨余赴留都時方十歲不戀母而戀父人以爲奇居兩載余以祝釐竣事過里中踰歲當之官行至劍州意中阻具疏請告女謂余父年未艾柰何遽乞休且一室如斗經費苦不給何不借宦

舍以安身資薄祿以糊口也余不應女復以意告其
母及余妾相與牽挽余終不聽返棹至白沙余往遊
雪峰女與家人先歸余後五六日去家一舍聞女死
矣余驚悼欲絕詢余室則謂女在白沙已有病第戒
家人勿令父知父方樂遊恐以我縈念也而余妾又
言女歸即沉篤日握妾手與語謂病必不起又太息
曰吾父不歸吾殆不至此嗚呼傷哉女聰慧有至性
或時戲弄余戒之即止余室或與妾有違言女輒譬
脫其母且深以爲非有餅餌果實佳者輒藏以遺妾
其死也余妾哭之甚于其母即余不德殤子女多矣
未有如哭女之甚者也女許余同年吏科都給事中
林公材之次子其林公小兆將迎女喪而告余曰吾
爲壙者二左以塋而女虛其中與右侯吾兒與爲吾
兒室者百歲後合焉余惟嫁殤非禮然有可以義起
者且女固林婦也庸何傷遂諾林公之請以萬曆三
十四年二月某日歸女喪于林塋于某山牧淚而志
之女生庚寅年某月某日卒壬寅年某月某日年僅
十三銘曰　汝舅塋汝父銘汝有歸魂魄寧不同室
終同穴百千秋誰短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刑部河南司主事雲橋郭公偕配盧安人墓
志銘

刑部主事雲橋郭公之葬若干年配盧安人後公没
甲子踰一周厥嗣省雲公同諸孫奉安人柩合窆焉
屬余以志銘余與郭氏同里閈先世有連先大夫又
與省雲公兄弟爲莫逆交嘗于郭氏時爲余稱說刑
部公及安人事蓋悽然有足悲者公諱萬程字子長
雲橋其號其先居福清化南里之雲屯三傳至處士
定定生世治爲邑茂材以文行著稱善其里中友人
盧某指腹定婚茂材没盧公卒以女予其子即刑部

公也公少孤貧廬公撫而教之不啻已子以此得自
立性至孝痛毋何守志窮苦與安人竭力奉養躬自
負米數十里外毋病肺畏寒冬月無被夫婦共抱特
温以背尤刻意力學達旦不寐雖在弱冠其淹洽若
老宿年二十四補邑諸生旋試第一以文行爲督學
婺源潘公所賞識郭生天下士奚但一鄉二十七應
選貢高等明年舉順天隨成進士與郡同年馬恭敏
公交最驩居同巷同試政銓曹朝夕聞磨礪切磋意
氣日上每揚榷經傳折疑義斷斷如也恭敏公心
亦公謂子長志道勇克所就吾不能及都下諸名公
多遣子來學四方士就講席者如雲公一切迪以繩
墨於心身性命之際尤多發明不但以文艾相課督
也少宰霍文敏公令試政者條上所見公爲荒政
鄉祠社學僧田均驛劑益六議霍公咨嗟賞以爲通
達居邸中火之日益置稱貸自給有以千謁風者曰
是及門多貴人子可道地也公咲謝終自吾常柰何
以居間與門弟子爲市又時語其弟子曰人仕宦則
忘窮居以窮居爲仕宦節乃可立當謁除銓郎劉公
有二子在門令探公意公終無一言在刑部讞鞫明
允甚有能聲亡何忽遘病時有奏獄干權貴諸郎遼

巡莫敢治公奮然力疾起按之窮寃情罪無所休避其人卒輸服而公病轉劇不可治顧妻子曰吾起孤貧非吾母無以至此修短數也亦何恨恨不見母耳潸然泣下亟呼恭敏公托以後事恭敏撫床慰之子有懿德當食其報何至是公嘆曰德不過顏子連呼母數聲而絕棨中無一錢恭敏與吾鄉薛諫議爲經紀其喪而廬安人携二幻子扶以歸行至車盤郵吏掃除待閧學使將寘公喪道周安人泣曰吾夫以曾郎没法當秉廉即學使會貴祭何委逝者于草莽學使聞而壯之躬致東帛安人令二子跪請姑旌學使嗟嘆賢哉婦也當患難而不忘姑入閫遂如所請已大夫廉公故無居謀殺最祠納視衾人曰吾夫清白因喪以爲利未亡人何以見逝者辭不受婦居勵操門内外肅如日挈刑部公遺書以授二子嗟哉孤也爾父志業未竟爾必勉之二子卒成立伯即肖雲公名遇卿業諸生官至遊擊有塞下功仲海嶽公名造卿貢入太學以古文詞名海内詳具余墓志中諸孫濟濟咸世其家郭氏大昌本之安人力也人又言安人有隱德嘗拯同舟者之溺有寄視者風濤急將棄之安人爲營護以免其後倭難興以舟濟安人家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同奔者則寄襯之子也萬曆初有司奉　詔旌其門恭敏公與方伯吳興徐公各爲文壽安人安人絮語子孫以往日貧賤困苦時事與其失刑部公間關萬里旅襯孱然及歸而辛勤撫孤狀輒悽然泣下曰老婦茶苦餘生感念逝者其何以舉觴子孫輩聞安人言皆悲慟不能仰視其後徐公復緣諸生請祠刑部公于學宮公生正德丁卯正月某日卒嘉靖戊戌七月十一日年三十二安人生正德己巳三月某日辛萬曆戊戌七月二十一日年九十子二伯娶孝廉項志仁女繼陳某女仲娶林褒女孫男四應宿應響

伯出應寵應時仲出應時太學生應寵孝廉應響邑庠生俱知名士墓在里之黃眉山盧公所卜而安人躬負土以築者盧公亦自爲兆于其傍史氏曰吾鄉稱古文辭始自郭氏蓋余讀子長先生集雄閎簡奧足稱作者乃篤行力學一介不苟恭敏公傳先生稱其年雖同顏孝則希孟不亦彬彬乎質有其文哉雖然微安人無以成先生微盧公無以有安人也安危亨困之際若有爲之幹旋天之所以開郭氏信不偶矣因系之銘銘曰　孤之孱而祚于天途之永而短于年以爲子興以爲子淵其浩然者已塞于兩

局而卓然者未達乎一間胡奪之易而成之難伉儷其良子孫其昌孰嗇孰豐孰促孰長黃眉之山如斧如坊茲爲子長先生與盧夫人之藏

袁隱君階配陳孺人墓志銘

袁隱君有子曰文紹舉孝廉高等出吾郡宋司理門司理余南畿所舉士也以是余往來建溪孝廉必來謁余始第奇其文耳久而知其砥行力學卓然有欲爲聖賢之志不但文也今歲謁余出何儀部所爲隱君與陳孺人狀乞志銘焉儀部君子其言足徵況有子若孝廉所以徵隱君孺人者不較著哉隱君諱天爵字子修別號仁石父曰中規應明經舉毋曰張氏繼毋朱氏翁氏葉氏隱君兄弟五人張出者二朱出者三隱君爲伯持家棟一切米鹽瑣屑諸務皆手自

擘畫而陳孺人佐之內外井井無後言以故明經公得安于孺不問家人產朱毋病革屬明經公就試三山出囊金數百授隱君曰我死汝兄弟四分之隱君拜泣毋幸無恙長撫諸子如有不諦當以遺三弟某何敢利焉朱毋沒隱君卒請于父如其言三弟長欲分異父視隱君若不自得者詰其故曰兄弟一體庸可分乎明經公嗛而止明經公沒三弟申前意隱君不能強乃請族人均其產或曰伯氏家督也於家又有勞今茲所遺誰之力也而均諸隱君敬謝此先世餘澤其敢何私焉且其操家數十年不以此時私而

私今日乎族人咸嘆息罷去蓋終隱君身與三弟處人不知其爲異毋即三弟亦不知隱君之非毋兄也而隱君事翁葉二毋又如朱毋家庭之內和氣藹如當是時邑有趙觀本者奉佛好施邑人德之隱君與趙善而行誼亦相埒歲所衣寒者哺餓者藥病者棺死者貧窘者與蠲不能償者常與趙相半爲費亦不貲以故家雖饒而豪當竭里有貧而鬻婦者隱君聞之亟呼至予十金贖婦歸遂以舉子夫婦相與祀隱君朝夕拜且祝而隱君有女弟婺居無子賴隱君得完其節邑令薦隱君賢欲賓之鄉隱君力辭謝以布

忝而抗禮邑大夫吾所不敢且以此足重乃公乎今之賓其非昔之賓也令終不能致隱君其後監司使者乃爲檄旌其門曰孝義隱君之爲孝義孺人實成之孺人爲婦飲飧如處子明經公嘗言使諸子婦皆如陳氏婦者家何以不昌而隱君之三弟其最幼者纔周歲失毋孺人鞠育之如子姑翁病瘵家人皆引避孺人爲櫛沐湯藥饘粥甚謹翁且死顧孺人願來世爲若婦報若隱君嘗得篤疾孺人日夜禱于天請減算以益壽如是三年而隱君愈又數年而孺人逝時隱君年僅四十感孺人意不再娶孺人督孝廉學甚嚴修脯膏油之費或不繼不憚損簪珥爲資孝廉之舉也孺人不及見蓋談及輒泫然泣數行下焉隱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若干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若干合塋杭橋西子文紹文衡按狀表於建陽爲望族其先杭新城人明經公父曰紱邑志孝友孝友公而上若干世曰貴十者則始遷之祖也孺人亦名家女父曰貢士鵬史氏曰儀部之以隱標表太公也謂其躬弗耀也夫隱者獨自潔其身耳太公行敦于家而澤施于里其精似儒而粗似俠隱者有是乎麗之耦也鴻

之德耀也能以夫隱而不能以子貴孺仲之愧子伯而其妻解之亦借以自寬耳若孺人之偕隱而成其孝義也又能啟孝廉也不尤難哉是宜銘銘曰　爾行之修不越尺咫爾潤之及不止九里俠其骨儒其髓有良匹相表裏于何食報視爾子

明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武公墓志銘

歲甲午楚藩臣修歲事貢魚鯉鱘鮆如　令甲　上謂近已　詔徵直且增額何以格不遵罪左布政使奪三官議者謂布政賢且貢在　詔前非格也不宜罪于是自輔臣宰臣至臺諫皆疏爭甚力　上益怒竟削布政職歸天下惜之然猶冀　上意回可復收用乃未幾布政没矣布政武者溧水武公尚耕字邦聘別號秦川者也公有子孝廉爲余丁酉舉士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請余銘其墓余按公先河南陜州人靖康亂始祖正六公徙溧水之蒲家村六傳至安安

生鎮鎮生澤澤二子長昌次高澤高皆以公貴贈中
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高號橙墩娶于李生一子
復娶王生三子公其季也公生歲餘橙墩公始自青
溪歸撫之而喜曰兒必大吾門十歲失王淑人哀毀
如禮後從橙墩公于青溪使任居息非其好也則以
書修十一業夜篝燈讀書族祖某憐其志爲請橙墩
公使就學十九補弟子員學使者吳公耿公王公皆
器拔之隆慶戊辰以特選入留雍所交游儕切多知
名士甲午舉其鄉第二人明歲成進士觀政戶部除
雲之程鄉令程鄉負山而近海俗獷難治業已敗數

□□者欲以才進上往往乃屬公公至則畢力剔除
惟恐不及邑故十八里復割其四他隸而以十四里
分爲二十公謂地削而里增名實無當且滋擾乃請
于當道仍其故往邑有徭役取給編戶豪民因漁獵
爲利至累及市商公行免役法一無所擾里甲故有
供應或以例請公曰唉此民脂也亟蠲之贖罪故有
鍰公戒毋鍰其輸粟以備荒有兩益相訟當庭鞫時
介者數人闖門內餘數百人窺門外伺公意有重輕
即俱閃入或勸公且引避公不爲動正色詰之盜譽
伏徐令尉出諭餘黨皆遁巡去邑人謂微公縣且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亟奏酉克其省考試官所取多名士其冬當入計以
留母行 上褒公卓異賜白金文綺公感異知益
思自效劇賊葉峰椿者嘗陷城執舊令久逋不獲至
是復入境殺掠公選鄉兵擊斬之以其餘勁蹦朱良
等于海還俘掠無算十羊子徐文江碧山等皆宿賊
縱橫出沒郡邑苦之公悉捕獲正法奸民股慄竄入
他省獨渠魁王常最雄點爲樓堞箐砦藪盜嘗以五
千人出掠薶入贛州幕檄者督府議剿公謂剿難宜
用撫乃爲檄諭常仍遣邑佐往爲詳陳禍福常雅服
公威信蒲伏繫頸率其子詣謝公釋之禍遂弭乙亥
入拜禮科給事中言論亢直不激不阿其請勵
聖學疏尤婉切有體 上嘗見公偉幹豐儀心識之
每疏至輒曰此長給事耶奉使 荊藩過家道拜
戶科右給事中尋補左江西僉事而分湖東公居
諫職有聲不宜僉事又不宜外又不宜僉事而是時江陵柄政公
其門下士也少還往江陵意望故有茲遷公之湖東
練兵詰盜督勵諸將皆奉命戒具大修境內晏然屬
歲不登計戶部穀多所全活奏績爲諸道最以橙墩
公憂歸服除仍故官移荊程鄉程父老自
公去復苦盜相率走訴公馳檄定之賊吳雙謀刼漳

捐得赦其黨與郡人訛言相驚欲徵兵自衛公不從
卒亦無他汀上杭有兵不任戰其將邑佐耳聵而無
震公簡壯士部伍之使武弁知兵者代將一軍遂精
又上幕府書議益募土著幕府欲募漳人公謂備汀
則宜用汀人爭之強幕府不能奪諸料餉簡器皆用
公畫凡增兵若干民不知費滿考晉湖廣參議治郢
上漢水決南子堶荆西岌憂爲魚公力任築塞躬
卷揷書夜不休時巡行諸隄補鏬苴漏水不爲災郢
民賴之晉四川按察副使巡上川南建南夷斜五咱
大咱及黑骨諸夷並稱亂中丞宛陵徐公請討之以

兵事屬公遂捣五咱于昌州追大咱于阿六出箐射
殺之竟越平而賜乃薦撒假者黑骨種也與中鎮夷
白夷連結爲逆黨公計當先誅遣指揮李獻中等取
他道往獻中等達節度皆敗死徐公乃益徵兵分三
道剿之以中道最要害使遊擊周于德將公監焉又
屬公都護諸將公以冬十月進兵抵官廂河賊迎戰
公令天全酉陽土司兵擊之而潛師亂上流繞出賊
後賊驚潰斬白禄子阿則等逐北泠溪河獲渠魁阿
擺賊退據馬蝗山公麾兵進奪其積儲以餉軍賊復
據大鷹崖阻殺馬溪固守欲老我師公以除夕進兵

棄墟搗其巢斬白祿于陣賊失險膽落矣以方大雪度我兵不能進稍懈公冒雪進兵遇險即蟻附而登大鳴鼓角賊驚骸失措鋒纔交斬數大酋餘潰去遂進破賦乃巢斬撒假窮追逾大渡河曰賊急矣必遁小赤口宜亟備且謂諸將了此不過十日耳諸將不謂然已皆如公料諸巢既平夷人稽顙願世世奉約束嬖侵叛公磨崖題殺馬溪爲華夷界痤鐵牌鐵索與盟而旋師是役也扼險砦十九效首功三百皆劇酋遁被虜漢人以千計復侵地百四十五里兵威大振而公意主招來降附耳不欲多殺爲功夷人懷之

論功陞俸一級賜白金十五兩晉爲其省氷政仍故轄以分守兼糧儲邊寄益重公亦益明習邊事條上中鎮善後十策皆見施行北虜逼松州幕府趣公入計公馳之塞上夜度鐵龍橋橋以鐵索傳板維其端于兩岸下臨數十丈波濤震蕩行者戰怖失色公履之自如抵流沙關登高望虜指古維州城慨然曰此邊疆要地沒于番今雖少創而黑苫巴竹諸寨猶雄遲吾不恐虜而恐蕭牆矣因選卒耀兵發火器番人震恐歸命公厚撫給之使遮虜其他防禦計甚悉虜不得志遁去未幾黑苫番竟亂用公策以定公以蜀

屯饒爲奸豪兼併使兵食坐困可歎也乃嚴爲勾稽
復屯田八千九百餘畝採木事竣公以勞賜金尋代
藩伯入計歸晉其省按察使未幾晉湖廣右布政使
尋轉左公在楚藩斤斤節縮至交際常儀皆裁罷筦
庫吏進羨金公驚卻之籍其金白諸臺使甲午試士
公職提調方竣役圖修覲事而魚鮓之　命下矣始
公治郢上時守備瑞王某恣睢不法縱爪牙奪民田
四萬七千餘畝公按治之還其田于民王敗代者瑞
孫政以公戒諭稍戢北公長楚藩孫以　上供事與
鍾祥令搆祈公左袒公不應未幾孫死二憾黨力謀

傾公公坐此譴矣而公亦正有乞歸意友人周觀察
謝事歸沔公造其廬嘆曰孤鴻已摩天去吾儕戀稻
粱跳擲羅網中耶失宮之日怡然就道故居在青溪
上結社談詩自號秦淮漁長南曹諸公造門請見皆
辭謝旋去之山中里逍遙田間有園久蕪治其半署
曰半園喜白少傅從前日月皆羈旅自此光陰屬散
人句榜于亭寄況焉一日方宴客浮白甚歡越宿病
作語孝廉曰適夢至一所守者肅余入請勘宗錢余
不能辭將去汝矣遂令孝廉扶坐復曰期屆矣遂瞑
時萬曆乙亥四月八日距生嘉靖癸卯十一月十四

日得年五十有七公天性忠厚橙墩公以公貴壽踰
八十乃終公猶以晚年不及奉菽水爲恨既廢處每
遇慶節必肅衣冠望　闕稽首曰此臣禮也叔兄博
士君欲分異公爭之不能得乃受田廬之最下者以
圖書翫好盡與博士君曰兄守卽吾守也居官所規
畫皆爲百世利而在蜀尤著先後中丞徐公李公皆
倚公如左右手其移總鎭松藩調副帥建武募兵建
堡諸策俱出自公西陲至今賴以無警云配周氏累
封淑人子男四長卽孝廉名光賜次光冊光緝光僎
女四人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史氏曰余有宗人
爲程鄉令也言程鄉人至今思公春秋俎豆不廢公
循吏哉其策兵事文何曲折周至懸合而奇中也此
其人豈僅節廉慈愛稱者今西南事興海內騷然公
在蜀不至此矣余是以志公而三嘆焉銘曰　以爲
令　帝曰汝良賜汝以金爲羣牧倡以爲給諫　帝
曰汝忠叶汝言其昌汝軀則長以爲藩臬　帝曰汝
勖勩厥典封疆以爲方伯　帝曰汝貢弗恭叶賜汝
以玦匪余汝忘衆排天昌炎炎孰當煽自孽瑞考槃
徜徉休于其藏如斧如斨斯之無疆

海嶽郭先生墓誌銘

吾福清有郭先生者、其自稱爲玉融山人、而世尊之曰海嶽先生、其人名僅籍太學、而所知交盡當世名卿賢士大夫、未嘗剖符篤爵而擘畫成敗、論古今得失源委、九邊三輔列藩陲塞夷險攻守所宜、如列眉觀火、行不齎書、問以典故疑義及奇事僻語、莫有能難者、家故廉吏、後幾至負薪、乃海内故人夙好力能拯之、輒辭及煩爲居間報謝、或餽遺非所宜受、竟不一顧、即貴有力人非夙昔相善、不可得見、人飲之酒未嘗辭、竟日夕不言去、然其爲賓主之禮益恭、終其

身無酒失玩好靡麗曾無置念而遇幽奇勝絕輒徘
徊瞻眺不能舍生平足跡幾盡天下名山遊塞上餘
十年晚猶以耽小瑯巖竟沒于此先生非今世人也
而以少好稱詩善爲古文辭遂以文章掩名乃質行
灼然可徵已先生名造卿字建初爲諸生器于父友
馬恭敏公稱其孝友令受業吉安羅文恭之門鄉往
彌篤夷難與邂遊吳越間客胡少保李襄敏所持論
甚高而無所闢說歸從新安汪司馬于閩中丞臺中
共代新安者以諸生徵不往
嗟奇其文曰良史才也其仕
久之用客禮乃見二開府既雅重郭先生諸介胄武
夫要以節縮善治生持籌擘畫不憚猥瑣固天性
也公弱冠爲邑諸生有聲中歲遊太學所交多知名
士幼失母事庶祖母邵猶人及繼母林太恭人甚謹
季父邵出女弟林出公奉而撫之皆極歡在大學日
聞父大參公病卽馳歸居喪毀慕廬墓側經年公可
謂淳于內行者矣大參公諱柯娶林氏以嘉靖丁酉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公按其先五代時自固始徙
居三山遂爲著姓至源清舉于鄉教諭如皐贈尚書
郎公大父也公諱鳳鳴字時應別號廣廷配鄭氏御

史鑰女男二長卽茂才室鄭州守相女次汝存室鄭
主事原岳女以某年月日葬石皷山下岐之陽大衆
公所預上者嗟夫余入都門歲餘耳始而接公訢如
也繼而哭公痌如也今而銘公脈脈乎若有思也曾
日月之幾何而余於公情三變矣悲懽無定夢幻徒
勞故物態等於蜉蝣而達生齊平修短公亦何所恨
哉泥乎有茂才之爲公子也銘曰　弗汰于豐以厌
厥躬惟爾之通弗年于德以隕厥植惟爾之塞丹旐
翩翩路阻且迢爾魂斯招石皷山陽壞奧而臧爾蛻
斯藏我銘其幽貴于千秋無斁斯在

臣無不願泰郭先生歡戚都護元敬乃先生獨歡戚都護元敬
元敬有平寇功又先打東騎爲知己義不能離洎報
謁長揖據上坐終不以都護功高而弛諸生禮且是
不可訓也其後李都護求繼好堅謝罷之餽金無所
受邑令欲延先生公署中度不能屈乃館之蕭寺定
莫逆交公去而惠安令邀定其政書約歸爲羅浮遊
惠安令世所稱萊化甫先生邑令則令以司馬平叛
幸有祉稷功龍潭先生其人也兩公故叔姪又皆世
名人其交先生惟恐不及以爲安得諸生中有郭先
生哉而先生固厭薄諸生業不欲就最後吳興徐子

與攝閩學強遣與計偕爲儀郎所格諸公卿共非詘儀郎奈何拘拘而坐失天下士先生顧獨謂郎執近例固當更過從相稱慕世兩高之卒業北雍今元相太倉王先生時爲祭酒親臨其舍遇以國士或邀先生試中書不從祭酒大稱善時吳興以江右左使入覲而戚都護在薊門交辟之都護禮甚恭行拳相望于道促治裝先生獨念徐先生俎豆吾久而旌吾母功德施矣未有分毫可報稱者在三之謂何遂間道從之豫章吳興沒卒籍其力治喪立後傳其遺文去之汀哭故太守祠下繪像樹碑力爭祠地平官毋爲豪所沒後復爲請祠于其鄉於是乃知吳興知人能得士也先生既已報吳興乃之薊門曰向所以辭大將軍招者徒以吳興公故公今捐館舍此吾從事吾友之秋也至則都護爲築館漢莊請草燕史未竟都護去先生太息吾不可以廢成勞而失外史職令山霧笑人且恐後世無復知大將軍之爲人者遂留竣事不受廩于官前後部使者修欵無所謁故品令分部盧龍從道中爲班荊之雅而維揚顧中丞至親治具館所樂飲然後去皆不答拜中丞畫海漕活逸人十餘萬本之則先生策也先生既久居塞上塞上

之人日益親附欲留先生不能得去之永平屬舊祭酒拜相或勸先生謁除先生笑而去從故永平沈司理公爲五湖遊倦而思歸杜門掃軌戒子弟毋納貴人刺故人帥閩干旌屢至門堅臥自如日婆娑麟岩中觀滄海微茫及石竺靈源諸山爽氣襲人輒命酒叫呼人莫能窺其意頃之以登樓偶蹶卒享年六十有二鄉鄰故舊其稍識半面者皆來哭極哀天乎郭先生而止于斯也太夫人春秋高悲不自勝曰傷哉也仲孝于母而恭于伯天乎仲胡止于斯也往來道路之人聞郭先生沒皆嗟嘆以爲至行動人不獨文章顯耳始先生父鄉賢公以王政卒官先生幼扶喪歸哀動行旅塗逢閩學使者貴溪江公泣請先人所不暝于地下者以大母節未旌大夫辱念先人孤敢布其私江公嘆孺子非常人竟如所請後二十年江公家旁落數困大徭先生爲白于父友觀察陳公已復脫公子汝蘭于厄其子不忘人德多此類乃身所爲德甚多未嘗自言沒前數月數夢從吳興遊其貽化甫書有將老蘧廬語若自爲之兆云所著有燕史刺略臨汀上杭志忠烈祠略王融古史及詩文若干卷皆深醇古雅類秦漢間言今俱傳于世生于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娶遝江林公褒女子應寵應時皆能世其學爲時名士寵娶指揮吳繼祖女時娶戶部郎王一言女葬某山之原坐某向某按家世居邑化南里之雲屯自鄉賢公而上爲茂才世治茂才而上爲處士定又上而三世則始遷之祖茂才配何鄉賢配盧俱以節旌盧里甲宿儒雲鶚女郭氏之所以昌盧公蓋有力先生每談及外家事未嘗不泫然泣數行下也葉主曰葉司馬有言郭生矯矯若狂然可託肺腑寄死生徵諸吳與貴溪及戚都護事益信世或謂先生以吳與新安顯名乃余居都門日

聞蒲州相君欲致先生竟遜謝彼方惡名而逆之烏乎用聲施哉閭巷而附青雲此何當于先生善乎顧季狂之歌秀才也篤志自藏不規不方與世無忤涼以爲真古之人於乎可謂知先生矣小子不佞敬志而銘之銘曰　名賢哲胤繼流芳驟駕四海馳周行北遊關塞南豫章徘徊五湖歸故鄉發爲詞藻餘輝光名山石室應可藏脩然高翮霄漢徯網羅莫致意難將修文期促心煩傷鈞天徃聽沐蘭湯一坯之土掩衣裳我銘其穴永臧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拙齋劉公没具葬厥嗣茂才具狀介吾友枉史徐君乞誌銘于余余間從史局徵當代故實知劉公嘉靖間名臣也而枉史又公密戚其知公核余何可辭按狀公諱祐字叔修拙齋其別號也東萊掖人五世祖寬有隱德寬生宣宣生通通生真真生廷佩是爲公父真廷佩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公幼頴異絕人日誦數十萬言終身不忘十五補邑弟子員聞松江逢峰周公負人倫鑒時刺平度州挾策往師焉周大相賞譽諸生崔桓者有俊才周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崔若當北面劉生其他固無能先若也未幾公遂舉于鄉後若干年崔乃舉首世以周爲知人公既舉益肆力于學越三載爲嘉靖癸丑成進士授中山司理折獄明允登薦剡二十六以高第徵入爲兵科給事中侃侃言事無所廻避歲壬戌選庶吉士進士某者其父方貴顯賂相嵩使爲地公直疏其事且引昔人所論九品中正之弊爲喻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上感公言詔罷選嵩擬試題進怒擲之地自此有意逐嵩意矣都御史某嵩黨也撫閩多不法公疏劾之乎戊二人皆抵罪中外翕然隨以贈公憂歸毀甚

除服補吏科屬大計所彰癉當與情四明宿司理者與侯太守被流言公力爲申救得免其後二公並至大僚敭歷有聲公所爲保持善類多如此轉刑科右兵科左已出守淮陽故事左右諫不當守公爲守則以前貴顯者方柄銓修郤左公公怡然就道至郡首葺徐節孝祠梓其遺文以示風勸列侯某建節督漕勢張甚前二千石皆伏謁公獨長揖山陽沭陽二令暴橫爲患按其罪罷之屬吏凜凜畏公如神明乃其民愈親公有訟者公涕泣誨諭輒悔罪解去郡逋賦十餘萬公奏蠲之淮人相率祠祀治平爲天下第

一當事擬有異擢修郤者欲撓公則語當事淮陽守信賢第氣豪甚宜稍挫以藩臬使老其才遂晉浙江按察副使備兵淮楊時海寇繹騷公日夜治兵逐賊島中再戰再勝捷聞賜白金文綺通泰鹽徒縱橫出沒至執殺官校公謀誅之或懼挑禍公曰縱賊殃民如職守何卽不濟願以身殉遂以除夕進兵夷其巢淮楊民始安業晉浙江右參政分守金衢吏民攀留兩臺使者聞諸朝詔從其請以新秩視事僅七淡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爲九邊要害地去虜最近桀酋俺答吉囊方相繼深入陷石州屠昌黎塞下歲歲咸爲公難之公至則諏咨利害得其要領謂雲中西聯東勝東接右衛聲勢連絡自二邊失守以險寻敵五堡之役復以兵亂不終雲中遂孤懸不支矣宜乘時聚落番休控險成犄角之勢漸而復五堡援右衛屯田訓士且戰且守庶有寧宇於是相地形增亭障稽覈耗漏率勵勇敢戒諸將各守分地毋輕出塞擣虜邊政大舉虜不得利引去間一入寇公督兵禦之俘斬數百奪馬牛羊千數捷聞賜白金文綺仍陞俸一級虜自是稍挫其部落多來降公疏請便宜處置千人以上則爵其魁游徼卒敢

遮掠者罪　制曰可當是時徽公雲中幾殆然公治軍嚴諸紈袴子弟不得竊籍冒功遂騰蜚語公亦以念母官太淑人甚移疾乞歸時年方四十三日率其弟次公娛侍膝下于樂也太淑人病　公旦夕禱北辰跪進飲食竟愈春秋登九十乃逝公歸養且二十年矣於人子之心可無遺憾公猶哀毀不減于哭贈公時葢生平孝友出自天性家故無厚產田園稍腴者盡剖以予次公次公亦知公愛弟誠不謬爲讓也族姻知故貧困公次第周給故童子師尹先生罷縣佐歸窘甚公絕少分甘終尹身無敢失早年即嗜

洛閩之學紬繹不倦晚益精詣以爲學問在正心體不墮知見賦詩作字皆非切務海內名人接公者咸遜服自謂不如家居薦章屢上而公已絕意仕進以某年月日卒于正寢距生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娶徐氏封淑人繼譚氏藍氏男二孫熊兆熊俱諸生譚出始徐淑人舉子屢失公年踰四十憂之甚或時對縉紳戲欷泣下有習公者解曰公在中山治獄有陰德寧獨憂蘭玉乎後果如其言夢熊先聘胡中丞戚少保女皆未及婚後娶少府毛公女兆熊娶大司寇吉亭趙公女一適開封府周同知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庠生德容孫男永壽聘應天府通判孫延女長松未
聘孫女一埜以某年某月某日方余讀書中秘時聞
肅皇帝朝有選館報罷之命不知其發自公也夫以
分宜之餤而公摘其私不幾撩虎口哉一麾出守幸
矣昔汲長孺以強直忤公孫丞相守淮陽公一何似
之而長孺十年不調公出未數年已三徙官至閫府
建牙樹勛紫塞遭遇勝長孺遠矣而識者猶以不盡
公之用爲憾嗚呼公何以得此聲于縉紳間哉其強
力獨行恬于進趨固古之大臣也是宜銘銘曰　決
沖東海代有鴻鉅嗣起惟公不吐不茹彼夫駝駝莫
之敢撄公以身當　帝鑒其誠淮海握符維揚秉憲
留則胥歡奪乃羣怨業雲中貔貅往馳惟公顯允
建節往治先聲載路行李奔鼠伏一犯鷹行駸首胥戮
洵美者庸北顧是紓胡爲強仕倏爾懸車戡綵庭前
息機世外翩翩宴鴻矰繳靡害既壽而愈溘其返真
鬱葱幽宅麗以貞珉

明贈文林郎藍田佘公偕配龔孺人墓志銘

佘之先居江南自池陽別駕明卿以星卜占元亂逃
清源明興而佘孔生以問右戍鎮東衛弟孔輝孔昇
孔哲相從徙故佘氏爲福清人輝生昭昭生錕鎬欽
三子錕字國器號藍田贈文林郎新建縣知縣配龔
氏贈孺人皆以子計部君夢鯉貴佘氏居福清及今
僅四世然邑中稱德門則數佘氏自輝公而下皆急
貧好施至公尤甚而雅負氣節不以權利詘武弁利
其貲夜置孥于門繫公父脅之毋私爲行賂得解父
知以賂解幾憤絕必索之公自約百金爲若索償者

以懽父而束裝往訟會其人中奇禍懼公反螫歸前賂乃休公父子以是有疆直聲而鄉人以是占天道可信公亦益力行善歲丙戌大祲券而求者踵公門公差等授穀約豐歲乃償至貧病者却其券乃翁急汝困耳操券何爲途遇負責者告公饑甚將鬻妻以償且免兩斃公泫然出券焚之仍予穀使去其人德公叩頭謝至流血不休然公亦坐是費出多門下食客又教公黃白事稍稍糜其財公遂出詘又苦舉子遲年四十龔孺人乃舉子雲峰弱冠有文名以溺死公念家世好修卒困于施天其報余氏哉意在兒乎

雲峰死而公痛可知已然計部君已隆隆頭角公摩而詔之曰而兄誤若翁天蒙蒙也今以孺子定吾天矣益勉使讀書親隣以公困勸從業公笑謝若曹知天終困我乎少休矣待兒時就館視計部讀見竹梅畫遂題其上有凌雲調鼎語蓋深期之也龔孺人亦辛勤攻苦躬織衽毀衣簪以相其子學而成公志公日夜屈指望而日者言公歲在斗運將傾至癸酉元旦忽泣下闌干語計部君曰吾霄而見夢也不利日者言將徵吾去汝矣傷哉不及見汝成也越數月寢疾時計部君試三山亟書促歸且述先世陰功及身

所完活若干人後必有興曰孺子識之慎勉旃卽吾地下逢祖父問遺貲吾爲言孺子也遂伏枕三日終享年七十有四襲孺人先公卒享年若干公沒後十年計部君始貴又十年始買山於新安里之原坐丑向未以萬曆辛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公孺人合窆焉而乞誌銘于子余觀今公破千金産至窮阨無聊以死志足悲矣乃言必稱天悟然無悔彼有所自信非大言爲謾也世人謂天道遠姑取一二未定者以藉口故踈蹻可爲如公直鼓鍾于宮而索寄于隣耳樹德滋徵效必公始達天人之際哉夫以公之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親隣之勤徙業也感若鮮不奪而襲孺人助之二人同心耳好修者亦爰有信沾沾之口乎蓋葉生志公事而嘆曰嗟茲乎余公孝以徵天人也此獨知之契也銘曰　屯于卦排于口以陽離九以後徵天信乎否

明工部王事舉嚴方公墓志銘

吾友壯行方先生沒且三年其子始克葬而屬余銘其墓余何忍銘然舍余無能銘先生者卽能銘先生而先生不慊也余乃拭淚而爲之先生諱某字壯行別號舉巖世居吾邑永寘里之東大父某父某皆以隱德稱先生以行人滿三載疏請封父如其官于是里人稱爲封君封君配某氏舉先生幼而朴誠警敏大父躬課之學補弟子員大父不及見先生痛甚益勵志攻業友諸名士會文于龍江日暮還往走四十里不言勞竟以己卯薦于鄉癸未成進士皆與余同

舉而余官翰林先生爲行人儆舍比鄰耽起相對一
碧頭應門子孑然突烟時冷先生甚自適也策蹇行
長安市見儕輩或鮮衣怒馬徵逐諸貴人輒慼額不
接談而去故其交遊自余及二三邑子外絕不爲歡
兩使塞上一使大梁皆遠道省侍而其自大梁歸遂
不欲行曰二親老矣能爲萬里別乎封公強之急乃
行抵京值推擇給事御史莫不儀先生然竟厄爲工
部主事人爲不滿而先生顧甚安之曰郎官不薄且
曹事簡吾好也終不以寡交游失援爲悔部尚書貌
方郎謂愿謹自守耳屬　上有事西山當治道時雨
後泥深沒馬足事急旦夕衆莫肯任共以委先生先
生拮据營辦往來如砥尚書乃始謂方郎賢者吶而
敏于事有大役輒前使申畫工部多富商主辦給上
供諸需貿緣曹郎因藉以自潤先生獨謝絕不與通
好竇大塞未幾丁大夫人憂歸毀瘠幾殆竭力襄事
除服謀于余欲遲留里中奉封君余謂子昆季多而
皆能家子可毋留卽留尊人不歡也其母乃遣之憂
先生終趦趄而封君日夜促治裝乃泣而別余送之
郵亭中強余與俱至三山曰吾神情惘惘如有所失
也吾行殆不佳子何忍遽去我乎余以病新瘥不能

從然甚訝其言黯然者久之途中累書訊余皆似別時語最後乃稱病頃之計至矣余聞之不信也謂世天死者或才而飽華貌而淺悉內行弗敦而忮薄喜傾此皆非壽徵先生無一焉功業未建何以死乃先生竟死也死之日囊不滿十金衣服無一完好者非賻贈幾不能殮鄉里宦都門及稍識面者莫不隕涕喪至家邑人士咸往哭道途之人相與嘆息不言而成蹊于先生見之先生未第時太夫人夢黃冠語之而子貴然壽于年先生第而太夫人不色喜也對公車畢夜有物緣壁而下始若鳥既則人矣亟語曰子第子第項之室中有光連呼同舍生相駭以爲神已而皆驗然則先生之止于斯也數限之矣生平孝友篤志不欲一日離膝下自奉極節壹積俸餘及稱貸構宅一區薄四數畝盡分與諸弟伯父與封君有違言頓首請毋失兄弟懽其深情苦心蓋他人不及知而余獨知之嗟夫先生可不謂質行君子哉其慘辨樸而裁恂恂而有特操蓋非今世人也今先生不死得竟其志業烏可量乎昔賈生標才于通達叔度抗量于清濁吾友庶幾兼焉馬而奈之何竟夭死也亦足悲矣没之日爲萬曆壬辰年六月二十五日距生

嘉靖己酉年八月初十日得年四十有四娶王氏男三長某娶諸生陳某女次某聘孝廉陳君奇女次某則余婿女長適工部郎中張公德熹孫某次尚幼以某年月日葬甄柄山之麓祔大夫人兆也銘曰　孰汝嗇耶而貧此不貲、孰汝豐耶而弗寃厥施是造物之不可知、汝有大年、探之無涯墳如罌如、其無斁于來茲、

明故大官丞虞廷陳公墓志銘

虞廷陳公之爲大官丞也僅以兩僕從没而僕嫠其喪歸其子茂才汝修既而逆遇于清源安德之間乃復走其僕都門乞志銘于余語甚哀余傷孝子之意不忍辭蓋萬曆甲午歲余釋服守官承明始識陳公公恂恂者也維時同郡官京師者十數公歲時過從讌飲修鄉曲之誼公齒稍尊每宴必虛左待公公十九辭謝不欲往衆相與訝是里閈交游爲歡耳公謝者何耶而其故習公者則謂公無他徒不欲以齒自尊據吾儕上耳蓋其生平爲長者多此類其丞大官

則又勤其職翹葉醞醑新黍諸雷受公畫者無不精辦中貴人雜沓求索無休已公徐而應之無所厭苦晨起櫛沐候禁門開趨而入日晏而出甚自愉也庶幾于東方之隱者耶今歲乙未春公遂得脾疾杜門簡出欲請急去章未及上而公沒矣時五月朔日也同郡之官京師者哭公莫不哀已復相與嘆息公以貴公子豪爽不貲寧重一官哉即一官而厚自奉擊鮮市酒廣游從以樂心其孰能詘公也乃公苦形焦努自放于悟淡寂寞之鄉獨倚危一孟蒼頭三凡爲公士之所不堪而公安之蓋近于道家之所謂嗇者

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敵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則因用爲間鍵蓋籥失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絕也其地東接遼西西連南平北抵北海南達薊遼俗與韃靼同峰形似故名產馬橐駝黃牛青牛瑪腦鵰鞹皮白葡萄

論曰元良哈之爲中國利害甚明也分閫建藩高皇之慮遠矣內徙于 文皇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虛愛弟之請難裁征戍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後圖觀其次鳴鑾鎮有滅殘虜守大寧之諭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嘗遽割以資夷哉庭甫定榆木變典雄謨莫究
遺憾可知　章皇寬河之役威折奸萌假令乘勝長
驅刈殘酋復舊疆善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有雄略
之主下無謨遠之臣後且弁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
藉于犬羊而宣遼隔若胡越禦戎之策從茲絀焉夫
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
奪于虜而時圖恢復乃大寧藉口于　文皇職方氏
遂視若三衛之固有無敢談及故實莫稽而傳訛日
甚可勝嘆哉

明中順大夫潮州府知府盧公墓志銘

萬曆丙申年閏八月十八日潮州守未人盧公卒于
官公先大夫友也而與余同領鄉書同成進士同官
都下朝夕過從公甚於而弟言余惟然諸
謔無間也公沒而余非悲甘慶宜為公銘及葬厥子
果具狀以請遂敘次之公諱一誠字誠之別號溪
南後更為未人世居福清之秦溪曾祖肇祖必貴父
國清皆有隱德國清以公貴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
副配林氏贈孺人生二子長一諒邑諸生先贈公卒
公性聰敏十五補弟子員踰年遂食餼先後學使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新蔡公萬安朱公京口姜公皆推擇冠諸生顧久弗第以貢入成均已卯庚辰兩得捷年四十九矣復馳歸右三歲乃對　大廷成進士授行人奉使　列潘餽遺無所受久之轉司副滿三歲爲正副正皆滯員人不樂居公獨安之往卿寺貴人多假借使節行至不關白正正亦不敢問公獨毅然曰奉使有專職胡可侵官具疏將劾之其人再三謝乃已以此有強直聲諸同署皆莊公使規大飭轉郎南戶曹南曹多優暇獨公所治江西司最劇錢穀出納奸蠹穴其中公悉釐剔之僚某權城門稅適方增稅額懼不中程議倍征司徒以問公公曰征商有定法胡可變也毋漏毋漁額當自足議遂寢其後有任子爲曹郎以榷稅嚴部民訐之郎以病請司徒欲劾郎他郎皆阿意莫爲辨者公言郎以持法劾法必廢廢法以徇下必陵不可長也爲宜治訐者罪寧郎告司徒不聽疏上朝議竟如公指江右守臣移文爲南昌新建二邑請改折時邑多貴人莫敢難公念留都根本地值四方多故兵食日增虛廩庾以自弱非計力格其議爲書與陸中丞獻令尹具言之或以貴人懼公公厲聲吾爲天子吏知守法耳何知貴人居職二歲餘曹事

大舉王爵才公擢守潮州公性簡貴度不能折腰取
媚欲疏辭徘徊久之乃往潮故名郡饒甚吏茲土者
多墨敗公毫無染指上下交際踽踽如也有黠僚笇
郡權乾沒多以其餘遺公公怒叱之臺使者知公廉
欲并以權事屬公公不可守奈何奪丞倅職操利權
自浼無已則稍爲稽覈勿令漏耗而已郡俗喜訟即
贖金足潤橐公受詞甚簡且多寬釋歲贖不數金亦
竟不入橐也介胄之帥欲修故事問遺僚佐欲以諛
辰奉鶩皆趦趄不敢前鄉里交遊有所干謁公戒閽
皆毅拒無得錯牛趾于庭郡人咸稱公潔操峻行爲
今來守潮者僅見而公竟以勤力刷蠹治爰書丙夜
不休勞瘁成病忽一日讀歸去來辭有感投牒乞歸
當道強留不得行無何遂卒距生嘉靖壬辰年十二
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五公生平澹泊蔬食布衣至
二千石不改善談論商確古今竟日不輟口聽者忘
倦遇事果敢爲諸生時值倭難作諸武人率繫僇良
家子邀功族隣數人在繫中且就刑公見入督撫具
白其枉竟得釋士論壯之大倉王相國故爲祭酒知
公及柄用公自旅見外絕無私謁相國或遣人致聲
公不答也在使署久始轉一官又南曹或謂公不善

宦公曰吾寧守冷局安能從權貴干澤乎其節槩如此篤嗜經書性理及宋儒語録諸書手爲訂譌故所爲文章率根極理要不事雕刻而經義尤粹見後生剽襲莊老緒談輒厭額不欲觀曰先輩典刑盡矣都下士大夫俎豆新建結社談學或招公公謝不往曰吾不能操戈入宋儒之室也居恒所厚善獨先大夫其見解亦大相類先後以守州郡卒官痛哉所著有講述十一卷行于世前配陳氏贈孺人繼王氏封孺人子五伯儒太學生爲兄一諒後娶薛氏庠生廷楫女伯雋娶薛氏庠生大鷺女伯寀娶陳氏庠生所願

女伯華娶林氏知縣廷植女伯勳娶薛氏大參曾孫女皆郡諸生雋勳生孺人出儒寀側室高氏出孫男五胤嘉胤哲胤元胤聖胤吉孫女十寶姐適庠生陳志子一新冬姐許孝廉薛輝子士　餘尚幼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之原公所自卜也始吾邑同第癸未者五人連翩盛矣未幾方劉坳謝公復繼之曲江之題墨尚新而其人已半塵土矣余是以爲公銘悽然筆不能下也銘曰　玉融之東大海爲疆爰有君子實稱士鄉挺生大守王質金相十五振藻名動膠庠五十始仕一官翩翔如弦斯直紉蒞爲芳朱

先生諱尚賓字晉卿自號鏡石先世由寧化徙居長汀之巖頭自圻蜂先生諱曰用始徙今橫岡卽先生父以滿武陵考贈如其官者也配江太孺人生先生有異徵稍長已知武陵公扼腕一青衿而思振濯之丙夜讀易至嘔血不肯休既連試得雋廩於學宮矣而猶授徒他邑以繼門中之艱亡何武陵公病瘵癘星馳歸扶創進藥嚙臂爲公分痛者再三月嘗其糞驗甘苦知不可活則震慟露禱願促齡以代父而弗及也蓋絶而甦者再四矣比葬遂廬於墓墓在萬山中虎跡交喪一犬一僕而先生弗顧晨夕膜拜墓下至冒仆手足盡裂下痢幾殆族醫曰是不宜委苫塊而情亂永於是太孺人卽徙往歸之若不慮有老婦乎先生泣曰母之尸饗有弟其在賓得以死侍父側不負母矣終弗歸當是時姜公爲學使好謂羅生強起一見我乎使再至弗應而代者蔡公之旌亟下矣既除服念獨太孺人在堂事之益悫太孺人有所愛少子未成立先生撫而誨之盡畀以先世遺產有二女所適貧遂并其婚延之家瞻恤之沒而爲成其喪太孺人以是愈益安先生而先生又贖田以祀馬氏姑贖孤孫以養林氏姊歸妾子之寄養者以嗣族叔婚

舅子之無家者以延母族之祀爲義益力而産緣是大挫往往行貸以伸其志所累責且千金矣人爲先生危先生怡然曰吾自急人倫天必不困我也既除武陵屬有劾海忠介者將具疏爭之友人曰爾爲祿養來而輕一擲耶乃焚其草抵邑逢儉歲縮腹治事裁罷一切供費惟太孺人嗜食鮮日市一鮮進而已躬巡行賑貸窮鄉僻壤足跡殆徧父老拜馬首胡不令丞簿來而煩令公先生曰丞簿來騷汝曹耳有以鷄酒獻者絮語殷殷終無所受故事十歲一審下率憑大戶大戶多得錢妄爲增損先生盡屏諸大戶而躬勸諭細民令以實聞民感公誠且不擾遂盡輸之邑社倉久廢先生度道里遠近置倉十二倉置穀三百石自劉廩爲民倡出納不領于官人甚便之呼爲羅公倉武陵人恃此以不虞歲即旁邑人無慮百乙胥溺于武陵者不勝紀也于是御史薦武陵令謂賑饑日活百命人以爲實録士豪金某居濵湖出沒爲奸利先生收捕梏殺之陳按察某養子殺人時蔡公方分部湖北爲請不能得竟論如法其強執如此乃大意常在寬恕胥役張某以罪逮御史臺禍不測先生白御史胥不足惜然其祖母老矣且張氏僅此種

也否遂得末減邑民萬恭訟其兄兄諸生也先生令
列其過而遣人以他役逮某某曰我諸生家不當役
先生咲曰汝今亦知諸生耶某感泣罷去諸生賀某
當貢方試而疾作先生嘆息數十年辛勤一朝棄之
耶爲列其美行于學使者得無恙居武陵數載治行
爲三楚冠先後七登薦書歲辛卯徵入補御史疏且
上矣屬太宰咨藩臬賢不肖狀先生第其賢者對再
問上知初失太宰意遂移爲工部主事旋以太孺人
卒歸京毀廬居一如武陵公時服闋補虞衡以
督造北上西華二門拜賜金及差驗試廩餼節慎

庫若精鈎校嚴閘防輸納者一錢不關入縣官一錢
不剽出甚爲部尚書所重子何有督造清江之 命
清江舊地圖解不復乃行督造兼司榷先生首革逋
棚老人船稅五尺貨稅五分而下悉蠲之所當抽分
聽商自報吏不得參緣其間督府慮有漏稅議盡拘
商船開行之先生曰清江十萬戶非搬壩爲生則鳥
獸散盡矣力持不可事乃寢往稅木者以意多寡至
一木而稅二三緡先生以繩圭之圖尺寸若干輸錢
若干較前稅省十之七釘鐵過淮故事率三而留一
甚且課其輸金先生罷輸金又大減所留額商人便

之至勒石爲紮令當一代署戶曹郎前後二曹郎以稅額低昂前郎被劾行勘先生謂前者以凶年絀後者以豐年羸皆無他端不當竟前郎乃免戶曹故有供應取給各行先生曰吾代庖也烏庸此悉罷免之近署有湖漁于官先生曰官不市魚魚將誰市禁弗取清江民居多茅舍每延燒輒數百家先生弔問賑恤殷若同室准人無不德先生諸有事于督造者觀先生所爲輩又皆謂從來將作使者未有也時先生以處腊嘗不宜人堅意乞歸力請之摠漕方許疏聞而先生沒矣沒之日猶與客奕飲食言咲如平時端坐而瞑喪歸行李蕭如也始先生自武陵京徵需豪入主藏吏跪進紙二千峻却之在工部商人林鳳等跪進常例二千又峻却之如此類甚多篋中終不藴一錢居恒自念吾不作兒孫計但奈此夙逋何比來清江謂劉孺人曰庶幾藉手償乎孺人哂之曰豈其前之棄而後之貪也廼公爲德不休終當愈茂產耳比先生沒卒如其言孺人者劉宗豫女也事繼母以孝聞十七歸先生值貧姑相繼病孺人旦暮進湯藥至廢食寢者三年而不懈先生之廬墓而危于虎人謂孺人宜徙視孺人幸不徙曰吾心可念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身不可徃從宦武陵益以儉嗇佐先生清節糲粢
布淡然無改既以武陵封書顯矣然常爲姑所詈屏
息不敢言小姑語毋婢侍奉謹且貴而有孫何宜輕
詈姑曰吾過矣蓋童婦賢耳孺人沒而先生誄之悲
曰成吾廉成吾厚者妻也無吾妻而吾志不展也又
其大者吾欲早休而吾妻輒從吏我毋官戀也昔人
謂休官不若于妻子非然哉非然哉嗟夫孺人之賢
于是寫不可及矣孺人先生兩歲爲萬曆丙申
閏八月二十二日距生嘉靖壬辰五月十一日得年
六十有五先生辛萬曆戊戌六月二十日距生嘉靖

甲午年正月二十二日得年適同子二郎晷皆太
學生憲在朝手歲山下史氏曰余游羅先生之說修
髯有快色屢於人倫間旬旬也傳云與人間愛
莫大乎孝者百順之原而鉅以塞天地曰月及
見鬼神矣物生而心奉職官下而貽父母令名
又其敭者矣其初謁選而欲折御史之喙以伸海
忠介也在郎署又數數建白務申其棁也求忠臣
必於孝子蓋素所蘊蓄哉然武陵清江之政亦足見
先生矣狀言太孺人之孕先生而夢入神廟神皆起
避及淮安有厲鬼附王氏女言新城隍神自清江王

而府主方迓之乃先生適以飲淮守醉臥起而無疾
以逝與鬼語合夫冥怪之事儒者所不道余獨異先
生之爲真孝廉而劉孺人能與之媲德也因系之銘
銘曰　墓中人昔居廬卬視猛虎如伏狸今墓中大
婦藏丹烏雌雀紛迴翔孝子有子真不死清白相傳
亦如此

明封文林郎守愚史公誌銘

守愚史公有五子長爲御史次爲姚江令姚江令則
余丁酉所舉士也公没而姚江令奉御史公之牘及
于泰知所爲狀來白門屬余以誌銘白門去公居數
舍耳諸人士多能談公事余心異之乃今按狀而悉
公之生平愈詳愛矣公諱洪達字以道別號守愚其
先深人也七世祖河陽公生村及彬彬登永樂二年
進士自中秘出令平原樂昌歷守鄭州祀名宦鄉賢
村生詢以家難徙居金壇之瓜渚舉丈夫子七次者
徽徽生夢鴈夢鴈生鍾華鍾華娶蔣有子四長卽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封公少聰穎書一再讀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其王
父絕憐愛之期以九宗屬島夷內訌郡邑吏課諸大
姓治樓船爲戰禦計傾産不能給公父在籍中憂之
甚計無所出公廢卷嘆曰此豈人子安坐談詩書時
耶舍往受役家頼以完又代父操家柄門內食指頗
繁一切經費咸取辦公公極力拮据佐以內人簪珥
撫屬稍富分異形家言祖居最吉公知父心在季
會同與季弟而自築室于園徙居焉仲弟老無子
公絕憫念之坐則寢食必俾挾與俱時引諸子語之曰
陽哉而仲父之獨也而輩能視仲父如父仲母如母
則而父歡矣御史公兄弟首奉教仲是以忘其獨
人亦忘仲之獨也從兄改葬于嶺未舉子欲子姚江
君公力辭謝吾兄方父何憂乎嗣續且吾兒寒畯暴
徵庇于伯氏以導之法而生族人心非福也亡何從
兄果舉子從兄沒子滿其產公卒擁樹之公課諸子
讀甚嚴而其指乃不在博青紫爲富貴嘗曰讀書在
識道理以忠孝爲本吾儕小人奉法輸租亦忠之屬
也姚江君第報至屬御史以崇安令覲回奉璽書封
公如其官方張筵上壽賀客相與奇艷嘆息厚福哉
此翁乃公登隆酌酢終不改常度容退而教戒家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母以兩郎君貴故有所陞
有款授附者輒斥去此輩狐假損人名節何利而
之其居家內外斬如也嘗一至崇安視令屏舍晒飲
食蔬糲則大喜如此乃任令矣屏有梅亭趙清獻所
植也指以語令清獻每事告天即而祖拙逸公亦常
言屋下有天須敬畏迪前修念祖德爾必勉之其後
復過姚江君治所則又言姚巖邑也地大人衆而多
巨室匪吐匪茹政乃以和不但如爾兄治崇廉靜足
辦也姚江君奉其教未期月治行大章公遂去姚歸
御史公嘗就養留臺公辭以他日時從里中故舊曹
偶留連杯酒相娛樂聞御史侃直謇侃有聲留臺則
大喜御史日遣人走金陵問公善倾狀意也
一日方草疏言潮河事似寢如聞公至甚許
宿計聞矣公沒之日宿辰起與仆人
具巾櫛登堂危坐化已氣絶無知者宗黨內外以至
道路聞之皆望涕始公宗人多不相下公伺有
長者聲所以收恤其宗最篤至過緩急扵屋廬之如
收焚拯溺然以是宗人輸服無間言隣人弟姓者倣
公別業失火延燒諸同舍為所持窘甚迸矣公亟止
之曰若誤耳何罪仍築舍居焉歲巳丑邑大祲公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發囷廩散給之所全活甚多金其爲長者如此尤不
欲以貴勢矜人自崇安歸費錢數百携一老蒼頭邑
人逢之不知其爲令父也去姚江臨發見舟車絡繹
謁謝遣之此去吾家一乘帶水耳安用此邑大夫時
賓公于鄉輒力謝不赴人愈高之生于嘉靖庚寅八
月二十七日卒于萬曆壬寅九月二十六日得年七
十有三配封孺人吳氏子男五長卽御史公名彌次
卽姚江君名樹德次懋功懋禮懋智俱庠生墓在大
揄頭坐壬向丙公存日所營嘗語諸子曰是吉壤也
吾百歲後甚樂此爾曹勿改卜不佞曰嗟夫史封公
可謂達者矣其于死生之際何豁然也昔人謂貴不
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公之能外生死
也是以能外富貴也其當伯仲競奕之際而處之恬
然宜矣乃所策榮姚二邑政俗緩急施行次第又何
曉暢知大體也是宜銘銘曰 人亦有言豈不折薪
負荷是虞公有五男兒大者名御史次者良大夫其
方頴脫者又皆章甫之儒疇非式穀而不自居疇非
福澤而衷歌如以爲歸墟以爲尾閭孰知其盈虛脩
脩乎其乘化以徂斯之爲達人而與天爲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封承德郎郡
陳太安人合葬墨山沈公行配
墨山沈公以己丑春
二十七日厥
禮也太安人乘四子其
史大夫兼右司馬得請
市別來十餘年彼此不
銘其尊人之空余自爲
嗣下逮戊心慕以爲
馬方　賜環日嚮用
雲南司主事墨山沈公行配
誌銘
今十九年矣今歲丙午二月
大幸以其年
諸生問司馬爭江陵奪情杖
司男子其後通籍居金門司
大僚然其與世落落齟齬不

相合如故乃至不能盡其用以退歸于里又至今不
召此真中行獨復之君子卓然自植立不以通塞改
操者也夫使余得以不膺之辟爲司馬二尊人役爲
賜後矣乃墨山公與太安人之事又甚奇譚其狀三
嘆焉墨山公諱某字某生二年失母祖母顧撫之既
成立乃出後其仲父長史公長史公任其家長
史舉予公脫身歸不持其家一錢時公父既屬家政
于伯子無以資公公亦自不屑潛晦廬恬然安之
又復問塞中裘太安人在時無母兄弟有庶弟家
人或有向背太安人輒告其母弟雖庶猶母出也且
當尸者弟女何敢望焉爲年十七來歸事所後姑張宜
人甚得其歡歟歲而憑墨山公爲諸生有名矻矻窮
年不問家人産太安人拮据爲生食指多又值儉歲
筐篚問遺諸姻戚家皆出自奩具不十年罄矣公自
所後歸太安人實從史之易有子而君有父彼縱不
言丈夫忍置身于人所不言乎既歸而夫婦更相慰
也相與事兩尊人甚謹太安人又事其母如姑至脫
簪珥儆鄰舍迎居以便養曰弟遠遊吾代之子母爲
弟憂無何喪其舅又連喪三子兩子婦家難頻仍司
馬又自比部戍瘴鄉當是時權相威震天下所摧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不立破傳聞非常邸人匿報不遽出舍中益危公
恬然曰毋他故也甚則坐言事奴耳客問何以知之
公曰吾見兒讀書時每擊節忠義事以此知之其後
人傳戍所有不測轉相疑恐骨肉間不無謫謁公雖
不爲動然自念凶疾權殘一子在嶺外存亡不可知
內難將與身世如此殊無聊賴太安人抱兩孫絮泣
相慰解且寬鬼也而劫權臣以意殺人吾且卜之天
若更六年而權臣殞一子即戍所召司馬還朝公
猶剌剌戒以毋失足要津父子間持論強立如此始
司馬令番禺上計當主銓父每念意有行辭不受比薦

又不赴至是 天子念司馬甚修先歲東明王
公安人乃有令封
制詞褒公教忠無怠人以
公雖具章服亦寧自
而見且當意則
生講隨處體認天理之學躬修力行老而益篤其他
流雜嗜好一不關懷惟稍喜相塚書行游山水輒携
以自隨司馬嘗引疾歸視公居無何而公逝矣太安
人持司馬而泣傷哉而翁爲人後不得終爲後爲人
子不得長爲子爲人父又屢哭子不則患難別離爲
歎幾時輒棄去也洎以 主上之聖明生還瘴鄉而

孤續未審何以瞑逝者吾爲太宗計有兩孫在汝其
圖之司馬頓首如太安人教太安人素方嚴不苟言
笑諸子孫婦或稍偷心莊語告戒吾向爲兩家婦上
謁尊人進止坐立皆屏息候命既坐猶戰栗不啻衆
酒臛肉必親治未嘗以長比清瀆辱絲枲細細夜分不
輟至老猶自力以爲常自大兒遭讒諸兒諸婦相繼
殁吾十餘年間洗面推眼淚耳汝曹處此當如何蓋
司馬感吾言其聲非悲酸不忍竟唉夫微獨司馬即
公亦傷矣昔徧史書于映雖湯丹慷慨于禍患
太安人其殆兼之乃墨山公之履方董道終始不渝
文是子以質于 天語所褒何愧焉司馬事太安
人久于墨山公世不能爲司馬而司馬得安膝下是
天以司馬奉太安人而徧其固哲也今太安人奪矣
天能無意于司馬哉司馬泣拜太安人子四夭其三
女二孫二士能與人士負太學生負孫男一曾孫女
二婚嫁聘字與沈氏家世具太司馬會稽公所爲
墨山公誌中余因誌太安人合而論之如此太安人
之先出宋黎知政事文肅公世居郡商湖里父太學
某毋高氏其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八十三銘曰
身爲名士乃奇于逢子爲名卿亦靳于庸人曰式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曰敎忠是執憲而執豐報危震撼淑媛是同何笑
何哦浮雲太空上爲白日下爲幽宮云誰之栖惟光
暨鴻昭茲無窮

傅母馮太孺人墓誌銘

吾友申令傅君自里中來也瞿瞿營營若有失也
君素伉爽無婉躁之患以此評之或言傅君方哭
子哭婦情恒敗耳因亟相慰藉不能解也余余詰之
乃知傅君有母馮太孺人者素秉高方傅君以使事
過里意欲留母行太孺人強遣之且謂孺子方奏考
其庶幾及老婦之存也而被　命馬傅君不得已乃
行雖行每念未嘗不在太孺人也以此故不懽余往
者情實類傅君蓋深傷其意也因問君母年幾何曰
八十五矣起居無恙行時送之門尚不需杖

NCL-BOOK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君與從子袁州君幾世矣曰哀州之祖吾伯父也
吾母事姒恭得太父母歡比折著而從吏吾先人惟
伯爲政里有喪姜者相語以爲愧吾父與伯皆以八
十二終伯母加其三世以爲順徵吾母之筭其未艾
乎君之兄弟幾人曰吾母舉不育孤耳伯與季實嫉
出母之宗伯與季甚于孤而嫉之侍先大人固母強
之其將母初歸傅氏也季夭其天年母慟幾絕日夜
泣孤啁而誨之吾諸子不敢望焉君母今老矣
何所事曰吾母蚤歲好誦讀晚言持齋茹素務振施
嘉靖之季邑值兵兒革相望于道吾母所餽而廖及
死而土者不可勝紀蓋有慈悲喜者老無他然有
佐予調念德爲耳晝夕參錯引裙詣佛前令下拜曰
兒第力於官毋若公也君之奸猶父調誡曰吾母出
自溝于邪居人家時處基之
間灑酒行泣鬼不爲若改而無絕不至爲弱門
者則母以也蓋傳若所以爲公言母者甚詳然大較
若此矣項之有傳言母變者傳君杜門哭泣不自勝
然猶謂母德甚多言者矣奈之何竟其耶傳君固自
悔其來又恨不能生而徵寵于母乃扶毀而狀母事
以請銘于余余視狀所次者君向固具言之即清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人能言之不待狀也顧余于此則茲然矣方余兒
奉直公喪還朝而傳君奉贈公諱歸及余免先宜人
喪來傳君復奉太孺人諱歸先後荼苦吾兩人共之
而吾母之所以促余之官者其大指與傳母同傳母
之慈仁好施篤于庶而恩于嫂又大類吾母顧吾父
年殺贈公者十吾母年殺傳母者二十吾之愧傳君
多矣是以志母而重有感也母生某年某月某日卒
某年某月某日傳君名宥鳳伯儀鳳季來鳳孫男七
人範道猶道程道遠道昭道男孫女九曾孫男
五作金作燾作鳴作謝作藩婿嫁聰宇具贈公志中
葬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在五峰埔之原從贈公兆也
銘曰彼婦之口倫日斯弗友母也勤厥彼婦之枝庶
則弗視母也均宇布澤于窮以慶躬內典是崇教
忠于仕以勗厥子天子是使　帝綸之需爰答母劬
胡不須臾歸于新阡其芳可摹是爲母年

明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洞齋張公墓志銘

余釋褐時謁御史張洞齋先生先生以年家子待之有加禮余猶記先生儀觀偉肅言論剴正有道君子也居內外臺皆有聲迨其業紳紳問共惜之捐館舍若干年伯子武義君始襄事而以孝廉李宗謙之狀來乞銘孝廉能文雅知先生其言詳而懇余不佞得藉手焉公諱治具字明遇別號洞齋其先自光州固始徙居漳累傳至康主安溪簿因家晉江之笏江里康生惠惠生成遠成遠生儼儼生鑑鑑生浴江公嘗贈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娶贈恭人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二子公其伯也公少異凡見恭人嘗攜歸林舅御
史沙溪公許之謂恭人爾子貴過於吾禮之如上客
嘗欲笞一僕以先生在坐罷遣之二十歲能通大小
學受知郡節推葉公然性好尚書家言途徙治尚書
先後督學使者試諸生輒首公文日有名而屢困有
司至甲子舉于鄉後六年弟主政君治樞亦舉與先
生同計偕先生途第進士又十年主政乃第主政少
學于先生當先生偃蹇時贈公意不懌先生跪請
大宛以某成弟學乎贈公如其言初拜邑令得廣西永
寧州小而四輸當事者重其地故以先生往下
車即除浮賦三百石進諸生蒿俸田應秋輦課以歹
孜至旁近邑皆來就學彬彬然矣邑故詘科第至是
而登薦者數人貢入子路當道請鑿鑛先生力爭之
不得爲設重稅困之卒報罷亡何移令臨海或言臨
海多巨室難治先生曰巨室所以導民也不亢不阿
其誹撓我臨士大夫竟以此服先生無間言尤精聽
斷俄頃取辦無不服者以邑賦繁重易實奸乃分所
轄爲四都都聽于掾掾聽于官隨收隨解庫無停積
名曰全法考上下便之郡丞王一麟陰鷙人也修郤
先生毀其法于巡撫徐公公謀之御史鮑公鮑公曰

此法立爲公乎爲私乎徐公色沮計乃寢治臨七年
百孽俱蠲邑俗丕變以高第 徵入拜貴州道御史
巡視京通二倉兼河道銀庫十庫西城事事治辦中
貴人憚先生嚴無敢請事 上嘉其能命再督新運
以林恭人憂歸哀毀逾禮除服補湖廣道扈 蹕謁
陵還過老君官 上意欲留以先生諫趣歸疏語切
直縉紳傳誦之奉 命按南畿攬轡就道慨然曰民
生在吏治覈吏治者責在御史此吾爲令時久概于
衷者也行部所至懲貪旌廉不徇毀譽破窩訪鋤囤
巡圄戶者豪家黃無賴輩以術禁人兒女鬻以爲利

也先生道逢訴者立遣吏窮治其奸所出數百人潭
陽史某以貲遁故相驢其奴尤七所爲多不法先生
按劾之史雖脫罪亦欲乎避先生矣代歸監乙酉順
天試故事放榜先一日取墨卷校對先生執不予主
司恐至期遲悞先生曰遲悞御史責也寧敢辭爲按
號彙次以待隨取隨應人稱其便後遂遵行之已奉
命按楚其察吏如南畿而尤以明倫敦俗爲務楚人
貧不能活則奴于其族至數世不得講宗禮先生諭
禁之俗稍稍革士司有坐小忿至相搆以大逆先生
曰細故也胡足治比訊報卒亦無他所轄郡十五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六縣百餘文移山積批荅無停晷每當訊讞奏成手中情法俱愜主文以故事先生悉去之行部荆州過故相廬爲之欷歔損鍰金存恤其老毋往王郡丞齮先生考楚人也業前宛其子聞先生來徙楚旁邑爲走地先生慰藉之有加禮士大夫稱爲長者採木之役蜀人困甚先生以鄰壤分其勞事竣蒙金幣之錫先生居臺十一載三按大都所至皆有聲臺中推名御史旦夕當內轉忽遷江西按察副使備兵贛州贛地介四省巖谷深阻猺獞穴以磁緊物料嫥戶不得侵漁費以大省部民有好鬬者化之以禮讓近不便稽學使者試諸生屬吳推官拆卷譯其文從其從人乃愈譁無以解也至欲使推官詣郡庠謝先生召至明倫堂爲言其不可諸生唯唯罷去擢四川按察使撫臣爲給事諭勑行勘上狀與劾章相左或言如省臣何先生曰勑者風聞勘者據事論法以媚人吾不爲也播州民苦楊酋殘暴避入內地時議驅出之先生曰播人吾人方離穽而復

納之非情夫馭毋太嚴敬襲毋太柔太柔召
侮爲設法安戢卒以晏如亡何入討江西撫臣糺先
生言張某精明渾厚第有可訾者二事夫諸生窘推
官至亡等也顧爲講解建昌宗室告歲祿至閔于其
門失憲臣體先生聞之排袖歸有習江右事者嘆曰
張先生未嘗攝建昌也當諸生譁時先生不爲解則
誰爲解者然先生卒不置辨也撫臣沒賻而誄之
無憾詞居家育立先祠置祭田永食其宗人之貧困
者待同祖余如同胞其與子友敦睦至老彌篤如此始
先生成進士贈公不及見爲御史林恭人不及迎終
身以爲痛主政君既登
而舉先世遺書尋其
同年尤計部
年時師事先
道人善身
所糾劾人亦未嘗怨不
縣令以至薄泉四上計皆不取公私一錢交際取成
禮耳即權貴人無所加厚其接南畿與楚峻事日一
切往來金幣悉貯之郡以俟代者在楚聞主政沒遣
承役持尺符往護喪無郵筒以發賻鍰承役驚訝謂

從來未有在饒州有以磁器餽者曰此例也先生
然　尚方物何以及我峻却之終三年不取一器嚴
而恕和而有特操人以此愈服之嘗自言吾生平所
爲惟此念之不欺始終一誠蓋實際語永淳臨海皆
祠祀先生没而士民猶有來哭者所著有尚書會解
四書初說諸儒辨言初東集訊獄藁觀風雜言孚獄
要語而會解最行于世生嘉靖己丑年十月十八日
卒萬曆辛丑年三月初四日得年七十三配黃氏封
恭人子三長卽武義君名國裳舊名允棻墓在晉江
七都方廣山之原史氏曰苟卿有言志安公行安修
可謂大儒矣張先生之敦倫提躬與歷官所建竪其
志行何如哉乃在粤西寢纊議在蜀而處播州何盛
見也夫使謀國者皆如公天下長無事矣是宜銘銘
曰　儒而醇經明行修粥粥恂恂吏而循禮祀兼嘗
于臨于淳杜下諫書力同　乘輿三楚兩都公澤是
濡西江流波蜀山嵯峨公德不磨彼何人斯乃速公
歸千秋萬年就是就非視此銘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定番州同知靜江莊公墓志銘

莊公諱若山字子鎮別號靜江先世自光州固始徙入閩居福清之海口再傳遷江陰沙塘洪武間有希俊公舉孝廉官至濟南太守六傳至宗繩宗繩生煥煥生德良德良生桐封徵仕郎南京府軍左衛經歷配嚴氏封孺人皆以公貴徵仕公有高行鄉族稱之生三子公其伯也仲寅季端余自為孝廉時即獲交公與季咸重其為人季之沒也余傷之甚乃今復失公哉公雖以椽起家而故操儒業能聲詩淹貫該洽卓然為縫掖領袖其歷官所至皆以文雅操行見推

筮仕留都八載始遷霍州判官甚有恩惠州守張文炳與　宗室搆爭至聞于朝　命下勘處矣當道不能決賴公周旋乃解公亦以思親故屢陳牒乞休部使者知其賢不許而徵仕公與嚴孺人相繼沒公廬居且八載除服補歸州判官州介山谷瘴而貧又楚蜀接壤屬當軍興羽檄旁午守州者以督運行一切倚辦于公公應之甚暇事集而民不擾名譽大起隨遷其州篆兼攝與山縣皆以治辦稱庭無留訟官無積牘民服而懷之時有校士之役故事郡邑吏以他途起者不得預學使者周公雅知公有文學檄下公所屬當皆當使皆不能易也且語公曰不意一州兩卿士乃自子而識泼之邪遣擢定番州同知公時已倦遊又念勿使能横恐爲所困辱徑歸抵家還其陽子有司屢尼之公不恤也與里中儒神結爲花社爲文酒之會自南中歸嘉甚過語移日別去方訂後期而公計矣享壽爲鬲曆三十年某月某日距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生平忠信坦夷凡有一面者無不愛敬性尤淡泊三歷遠官皆不以家隨與二弟相友愛弟死子其孤姪解衣推食以周閭黨戚屬常惟恐後其沒也邑人共哀悼之配陳氏

于男五莖某年月日葬在本里後蒼山余不佞于公有深感焉世之名公鉅卿多矣然白首仕途竭蹶而不休甚至以身殉官進退之際若是難也公幸苦一官寫州上佐一旦棄之如委土飄葉無復罣礙卒終其天年老于牖下達生知命世有幾人是可以銘矣銘曰　謂尔榛耶而業儒謂尔佐耶而綰符謂尔樂仕耶而未老懸車脫屣風塵詩酒是娛人貌天真遊者爲徒是可以愧世之卿大夫

南京光禄寺卿南溟敖先生墓志銘

吾師教南溟先生者數年國諸臺諫多濡足其後引纼批根竿有得免蓋十九以江陵敗矣其不以江陵敗者則必磽确骫骳以江陵名者也而吾師爲江陵門下士客與其間不亢不隨世莫能議涉孟門太行之途而無傾輒失揖之患於乎豈不難哉方先生以孝廉入成均江陵時爲司業試先生第一大嗟賞之引爲知已比同朝自旅見外無私造謁按閩而舉其所嫌若習太史蔡比部不少卻顧江陵亦不忤也江陵没而先生由御史爲大

理永晉少卿再晉南京光祿卿方向用而先生没矣
先生名鰓字化甫別號南濱臨江新喻人其得姓自
楚若敖氏後散處四方其在江右最著顯者纍纍而
先生曾大夫賛評大夫審和叔維琛皆隱德不仕維
琛以先生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配贈孺人黄氏年
五十舉先生隆慶庚之先生少即警敏凝重善屬文
伯兄大參蒙泉公中永梅坡公咸賞識謂必能亢宗
弱冠補弟子員試輒高等戊午舉于鄉監試五台徐
公讀曰茲卷也文醇而宇舒無一畫苟必端人也三
十舉官不第至戊辰乃第進士授松江府推官故相國徐

文貞公郡人也亟以老成練達稱先生無何丁贈公
艱歸補懷慶所至持平恕不尚鉤摘人咸德之部使
者屢以最薦 召入拜御史奉命按長蘆鹽課長蘆
分部最廣弊竇最多先生按行稽察風霜一清比代
去所脩交游縉紳餽問視故事一切減殺諸同事者
皆以爲難已復按福建按順天歲已卯福建鄉試士
先生實監臨之百凡慎恕每卷必竟閱親爲品題榜
中官詞林者今已四人而向高其一也順天在 輦
轂下事多製肘先生持大體無所撓屈貴戚憚之不
敢以私干大宰某公以私人屬列薦劉先生不聽太

宰敗先生亦不以語人也其介特有執又不近名大率類此生平坦易無城府與人油油然即輿隸亦不輕詈見之者皆以爲可親三按劇部士民望見輜車輒懽呼謂賢使者造福地方乃先生固未嘗有更張創建求赫赫功其下吏奉約束甚謹無敢欺負而先生亦未嘗峻其威稜以搏擊爲能不肅而成不嚴而洽不言而成暖其先生謂哉没而學使者采公論祀之學宮也其生嘉靖庚寅九月二十六日至萬曆丙戌八月二十五日終得年五十有七娶黃氏封孺人子二長承祐次承禔葬本里湖洲祔贈公兆右爲丙戌年十二月朔日後十五年太學君乃持宮詹龍華先生所謂狀過白下請銘于余龍華先生者先生宗人也其言先生醇實簡諒居家孝友立朝忠厚正直真端人君子可謂深知先生矣即余門下士欲不朽先生安能加龍華先生之言也惟是先生質行躬修耻事表露其所陰施默設便國家而利生民者皆絕口不談即余輩日侍函丈不能徵其一二何以盡先生哉要以先生之誠心信志昭著于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皆信慕其人稱不容口必非苟而已也徵先生者此可矣此可矣銘曰　楚有若敖以官爲氏苗

喬滋昌代有顯仕吾師光祿爲真御史昔在成均相國弟子相國秉成其孰不綳侃侃閭閭惟吾師以退不買名進不骫骳中立獨行萬夫所視列卿霄逝造物胡爾盛德弗諼淵停岳峙不盡之施及于千祀

徐母潘宜人墓志銘

余佐留銓而徐大夫典考功雅相重也考功君往令太湖再閱歲而失其母潘宜人不及視含焉至今言之猶悲甚乃具狀而請余銘之曰其以先生之言報吾母也余讀狀而傷孝子之意至不忍竟又不意笄黛中乃有儉勤孝敬明禮達義卓然爲婦宗女師如宜人者故爲之志志曰潘宜人者雷州倅徐翼所公配也父南溪居士母曰鮑媪宜人生端凝幼知禮讓甚婉嫕徐潘兩姓鉅宗相望雷州公髫而才雋嘗就外傅于潘居士每倚墻聽書聲而嘆曰徐氏子必九

宗矣遂許昏禮成之夕南徐煨于火勢且迫忽風反而免里人謠之曰前徐燃後徐完新婦賢實由天于是內外翕然占宜人之有福矣宜人居室時爲父母所憐愛未嘗問操作既婦而自力井臼金甌皆親蒞姑嘗以居士索逋急至捐其奩田以償有怒于潘約婚非其意以故操宜人稍急愛減于諸婦宜人事之愈益恭雞鳴盥洗畢即從姑受事事未畢即漏盡不敢休晝斥其私奩以佐家費不少吝尤篤于娣姒有勞則躬任之不及則助之舉子乏乳則代乳之以此得諸姒歡姑意亦稍稍解不復談前事而雷州公爲諸生與其季游學大率取給于宜人歲甲子伯季同舉于鄉報者先季宜人賀姒且請任牛酒比伯報至宜人曰家事任長勞費吾肩之毋姒累也雷州公既屢困春官教授生徒宜人藝織愈力雙腕寸梭幾終其身雷州公守嘉州屬當採木與諸蕃爲市宜人猶出所織布爲犒資也嘉州孔道使車絡繹宜人從中厨治具佐客饔不以累父老兒女輩欲有染指終不聽此以待而翁不時需耳閒堂上箠楚聲則愀然多所勸止嘉州人實父守公而母宜人比去郡爲兩主以祀公以爲非宜斥毀之考功君爲兒時聰頴善讀

書宜人躬課之喜甚已自傷也是安得使而外翁聽之如聽而父時乎其令太湖跪請母教宜人爲絮語大指在清白平恕母近脂膏母憚縱舍母呵撻傔從母縱諸媵惰而休織官舍有隙地種蔬自給而已考功君奉其訓母敢失自太湖艱歸再補溧水皆以循吏稱兩邑人思之如嘉州人之於守公也宜人既以嘉州浦考得封誥稱大夫妻貴顯矣而躬不服紈綺口不進肥甘蕭然若寒素時其衣食考功君兄弟皆麤糲既仕亦無所加沒之日猶諄諄傳語婦輩以機杼爲常勿恃官饒蓋考功君之言母曰吾父貴而先宜人猶糟糠妻也吾貴而先宜人猶糟糠母也豈不信哉宜人歸徐若干年而失居士外家盡攘其奩田置不較又迎養其繼母姑緣舊意不善也爲苦心調護彼此始安蓋凡宜人之所躬操皆貴富者之所難而能安之若性其所委蛇俯仰于庭闈之際或賢者之所難而能精心曲至以盡于道此考功君之所以囁嚅嗛吻以爲不言則隱母之苦心言之則又非母意也嗟夫于是而益見宜人之不可及矣宜人所以詔戒考功君自飲食行步嗽嗶寢處無不周至其言雖淺近皆有名理語在考功君狀中不具述生于某

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子男二長光祿寺
署丞行遠次卽考功必達光祿娶費舉人朝憲女考
功娶陳給諫所學女女一適太醫院吏目陳啓祥一
適舉人九成一適萬象孫男六光祿出世潘世灝未
聘考功出世淳府庠生娶戴少卿鳳翔孫女世濂聘
陸主事錫恩女世湜聘茅知州一桂女世濬未聘孫
女三俱行遠出一許聘譚進士昌言子某一許聘某
氏曰余志潘宜人蓋泫然淚下不能屬草者久之
當先大夫之佐郡守州梁廉惠愛所至尸祝頗與雷
州公同而先淑人之所以佐先大夫與教不孝孤者
又與潘宜人相符矣也艱難困苦始有甚焉孤爲吏
官無一絲寸纖公養吾母其盡然而不及訣也又同
於考功乃今與考功其事而爲其母役也能不傷哉
能不傷哉因爲之銘銘曰

姑之嚴婦竟憐夫之良
妻與肩子之令母教然如其賢如其賢報方食祉彌
延孰爲此猗嗟天何以徵之前徐燃

明封文林郎翰林院編脩止川周公偕配石孺人墓志銘

止川周公有子爲翰林院編脩與余同署又夙昔遊好雅相善也周公與其配石孺人開七十則余有壽言更數歲而兩人者同化去編脩君匍匐而至白門請余銘其藏余憶向者壽公謂百歲未艾也今止此耶又伉儷偕耶夫使余得借壙中片石以終壽公固余志也於是爲之誌曰周公者吳江人也父虹泉公孤貧贅于沈翁公遂姓沈名思周其後復姓周名思沈示兩不忘也字惟章止川其號登歲任俠不問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產外王母孫媼時譙責之太夫人以獨子憐愛甚
時時飲泣公聞而自傷遂折節治生與其配石孺人
朝夕作勞公力田治稿孺人佐以縫紉刺繡至躬自
掃除炊汲夫婦間相勞苦也公又有心計善操縱其
在田間能使人盡力故終歲所獲率倍十之三所買
田皆擇取高阜人爲公胡不爲汙邪之多獲公咲曰
三江淤矣汙邪將不利亡何災作汙邪盡沒而公之
高阜獨隆然無恙也以此殖其家公既用本富起居
閭閈恨恨不卒爲儒編脩君兄弟就外傅督課甚嚴每
入里塾聞吾伊聲而喜曰孺子竟而翁之志矣卽石
孺人素慈蓄兩兒乃其助公課讀顧念益厲嬉不肯
意輒嗔怒土偶祝酒靈爾曹宴然耶公不樂邑居徙
之八斥靖孺人偕孺人曰兒業未成卽僻處誰爲師
友者爲餒勝從公而身與編脩君留邑中勉之脩業
迨編脩君業成而娉以就公則所置膴已復舉二子
矣公與孺人更相慰也已而嘆曰安得使吾父母見
之編脩君補弟子員哭而目腫者浹月其哀慕如此
事沈翁孫媼尤謹甚媼性嚴以女蚤沒繼沈繼唐
咸不當意怒怒不自得輒頼公與孺人調護媼乃歡而
沈翁好施冬月所解編稚與凍者歲常十數孺人每

孫製以待翁媼没公喪之如祖父母人稱其厚焉公
性伉直不能容人過不受挫于人然洞洞坦坦事過
即休無所芥蔕素不能飲客強之則相對引滿客醉
而公自如有以急難告公無不立應蓋猶是少年任
俠也乃居家喃喃婦子無嘻者論必依于道義居
母喪能盡哀焚掠誓死不去世可謂篤行君子矣生
平讀書忽手足浮腫以萬曆壬寅年三月初一日卒
前一夕猶取曆語視曰詰朝良晨生嘉靖辛卯年十
二月初五日得年七十有二孺人以哭公不任痛後
十八日卒距生嘉靖己丑四月二十六日得年七十

有四公祖曰岐山公孺人父曰處士文瑞公母曰金
媼子男四長道復娶張氏次編脩道登娶陳氏封孺
人次道神娶馬氏次道基娶道冲道基史姬出即孺
人所置從公于八斤者孫男五繩孫振孫蠻孫道復
出雲孫懿孫道冲出振孫育于編脩以萬曆癸卯年
十月二十四日編脩君合塋公孺人于東字圩之新
阡而泣語余曰嗟夫孤之酷罰于天而使吾父吾母
同棄孤也夫孤方徼曠蕩之恩以顯父母乃吾父
先十二日吾母後七日而皆不及見也是胡不少需
而使孤抱終天戚乎余解之曰君母傷也夫君之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母以子貴而不必以子顯者也且君謂顯于地上庸
愈于地下耶編脩君收淚余畀以銘銘曰　其出自
沈亦既反周事沈如周借此好逑豈無良田汙邪弗
謀人棄我取乃用有秋式穀爾子如農之收石渠天
祿大弓天球雙玉瑩如貢于茲丘

○明文林郎廣東臨高縣知縣融麓林公墓志銘
融麓林公謝臨高令歸行至廣州卒臨高之人聞之
而哭其所嘗攝令文昌陵水二邑人皆哭粤西懷遠
邑人與徭蠻之受公化誨者又皆哭曰天乎吾儕非
公何以有天日哉始公之棄諸生來粤西也李都護
實招之屬有懷遠之亂賴公而戡懷遠者古狑狪地
國初置縣隸柳州編戶三甲雜處徭僮中漸淪爲夷
縣令率寄治他所萬曆初令馬嗣武一入其地爲所
戕事聞　詔大發兵誅之久無功且議屠三甲公爲
力請得免三甲人祠祀公于古尼山公於是徙來蠻

洞間稍稍說誘之未幾皆輸服復其縣公又言于都護曰夷性無常不以禮義變革其俗亂未已也請以單車往都護不可先生休矣吾將以百金爲先生壽公咲而去吾爲一方生靈計豈利百金耶搜其橐得五金盡市經史諸書挾一老儒通蠻語者與俱途次修仁有老人盛供具出女行酒請侍巾櫛公佯醉去之誅茅古尼山栖焉諸夷聞公來大喜餽問不絕更迭來侍出則具肩輿佩刀劍以從公與約毋行劫毋相戕毋闌出入犯禁者衆共攻之取其貲夷唯唯請受令相率遣子入學人始知書矣公又開道以婚姻男女之節更椎髻而冠服之別倫類通語言禁巫蠱俗尚大變寖寖有華風黑徑不便也謀害公公作木契頒諸峒徑入犯則傳契發兵合力共拒之徑卒不敢動右江以安都護忌公功流言公得夷心將有異圖公避而出夷復亂公入則奉約束如故流言乃息亡何公以所教夷童奚敏等十四人進于郡能誦大學章句歌鹿鳴南山童甚雍容也試經義破題則立就郡守而下皆大驚何物林生能使侏儒速省若是遂以進督學使者皆列諸生兩臺使欲俾公世官公力辭乃以諸生食廩餼仍請于朝以明經應選公

行夷人追送夾道泣公慰藉良久乃得去謁除得陵
水訓導陵水海外邑陋甚公却贄講業士日向往條
上瓊州五議興學明禮防海化黎黨獘而化黎又爲
十議皆鑿鑿可行當道才公使攝文昌令蠲醝稅千
餘緡已又攝陵水多辨出疑獄黎寇萬州大司馬連
江吳公授公甲揭其巢巢有兩隘黎伏兵左隘使其
黨僞爲耕者給我從左公策之趨右黎出不意大敗
走追至丫婆嶺峻甚會日暮且雨裨將請營山下公
曰此非佘將軍沒兵地耶亟策馬先登士畢從黎
復不意敗走五指山公窮追至山巔悉破降之勒石
紀功虞衡上賜帑金其明年黎犯儋耳公再討平
之所斬獲尤多再賜金李茂者海上巨寇也黎
黨數千人以盜珠爲業已聽撫以訛言復自疑且
叛去謀殘諸郡邑人情震怖計無所出公單騎說降
之先後征黎多從其銳士失亡頗衆賊黨爲衰然尚
保據巢穴未即散公說之曰汝曹罪惡當死以有征
黎功足自贖不乘此時買田宅自比于編戶而尚欲
陸梁山海間將令他人利汝曹以爲功矣皆稽首聽
命即時占籍者六千家尚存四百餘家公請于當道
護之歸不聽遂復入珠池爲盜亡何公遷梓潼令士

民乞留臺使者疏聞請改臨高方待命再攝文昌制
府下令盡捕諸盜珠與私販者公策必召亂亂則首
及文昌亟戒民爲備草檄遣邑丞馳往諭諸私販者
毋從賊仍誡丞渡江速歸吾度此賊暮且發少遲不
及濟矣丞不信方飲于巡司而金鼓大震報賊至乃
急渡賊望見剋盖問孰誰或紿之曰官知若亂令邑
丞以卒三百來爲備耳賊駭不敢趨文昌攻清瀾所
破之文昌距清瀾僅十里城中居民不數百守者皆
清瀾軍餘閩清瀾破悉遁去獨民兵百人公分其半
守西北二門 莽處張旗幟爲疑兵賊望之稍却屬

有裨將提兵至公犒其師留共守或傳賊且悉衆薄
城其人怡懼夜遁去公計賊入登陴數其罪自旦至日中
至公大開城門賊不敢入公曰汝非陳前溪耶曩吾抵汝巢
語不休忽指一渠曰汝在曰不顧家矣公曰凡人所
見汝有子髽而秀今安在曰不顧家矣公曰凡人所
以自苦者爲妻孥也身爲盜且夕不自保妻子爲戮
於汝何利焉夫去盜爲義美名也室家歡娛抱子弄
孫長無骨肉之憂至樂也禍福何常汝宜自擇賊大
感悟相顧泣下然懼以破清瀾爲罪公謂汝曹無慮
第遣急足走轅門告招吾當爲汝請賊喜羅拜去歸

此為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掠三百人以待命會有參將率師至乘賊不備焚
其舟賊大潰瓊南遂安都護欲盡殺被擄上功公力
爭乃免艾昌人家祀公矣事聞復　賜帑金而臨高
命亦下公赴臨高過郡屬浙兵方鼓噪窘治兵使者
聖公來皆跪訴公亟諭之向者黎之役吾與汝曹出
入鋒鏑間萬死一生以有尺寸功汝曹柰何棄之而
犯此不赦罪也有所苦吾能得之當道衆
遂解既抵邑以清爭爲治獄訟大減至隣邑皆來質
成公田三百畝令兵耕以給食歲省餉若干某諫
議利其田公持不予遂搆公公遽拂袖歸白骨四表

居士蓋謂生平於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備嘗之也過
東萊故人更來祖餞酒酣以疾棄不起時萬曆甲午
年九月初四日距生嘉靖戊戌七月二十三日得年
五十有七公名立字尚中號少竹更號融麓其先自
宋諫議旦居鍾門入明而自泉州教授仕植始遷龍江
三傳至琰舉景泰丙子鄉試官隨州守琰生湖湖生
材材生輔之邑庠生公父也公少好談兵於天文地
理諸家無不通曉爲諸生每試輒冠邑令大司馬歸
善葉公鄉先達大司徒馬恭敏公皆大器公以爲望
才所著鄉約書粤西志及條議數萬言具在獨詩文

尼于水娶陳氏典史顯女子二長慧郡庠生次懋鎮東衛百戶墓在其山余嘗謂班定遠以書生立功萬里千古奇事彼猶持使節宣天子威德也林公衣一縫掖入不測之境擾異類而馴之若搏兎然至以孱廣文提勁兵躡虎穴籌筭并提出又以空言折方張之寇卒保孤城茲其才視定遠何如哉定遠侯而公令且以謫去茲其爲負尤矣吾鄉詩書起家者多矣若名不籍里閭業不隸博士格不緣功令而建樹如公是曠二百年而僅見者也是宜銘銘曰　爾爲德在洋洋絢蠻夷拍手舞且歌漸我王化無干戈爾爲功在珠厓勒銘黎毋誰與儔潢池之盜盡招懷險阻艱難無不有博得一城大如斗旌節忽去不來歸百粤哭之如父母嗟哉書生名不朽何必金印長擊肘

馬叔華墓誌銘

吾友馬叔華之卒也而郭汝承爲之狀謂不佞誌而銘之不佞自本諱歸方從江上與吾叔華語也而今遂誌銘吾叔華耶蓋潛然筆不能下者久之雖然銘叔華者竟不佞也叔華諱炎大司徒恭敏公叔子故人稱馬叔子云叔子貌類司徒公生有貴徵入井不溺司徒固心異之而性復聰警數齡曉經史問司徒與客語輒從旁聽不休問舉以質司徒司徒大驚客所論天下大計見何從徵之愈益奇叔子此吾家季方翁不能勝也十五補郡諸生隨試于鄉司徒往有

深德門下士雅欲報司徒而未有路會來守建州方
能爲叔子地心念報司徒在叔子矣然莊司徒弗敢
請請諸叔子叔子好語其使謝不報守甚懇叔子而
叔子亦屢舉屢罷困諸生久之顧名聲大噪先後督
學使者若崇陽胡定之太倉王敬美皆器叔子推轂
爲交士先不欲以請生禮見也叔子既以博學能文
章名重縉紳間諸縉紳固慕司徒公而叔子復稱其
家兒則無不願交叔子顧自重不輕修謁聞
踵從阿殿聲輒匿去三山黃人見日相過從爲游聞
公子之樂叔子無所驩而獨驩不佞及汝承數子旬
日一再逢娓娓談夜分乃休不佞第守章縫家言而
叔子方逼曲暢泛濫諸家又明習當朝典故鋪陳世
務論治亂善敗得失人物臧否如在眉睫間意所不
可輒忘其遊忌中亦甚修怨侍郎洪公變之一獄戶秦
無敢弔者司徒客語時識洪公則往哭
甚哀偵者就何老喜出不意叔
子聊若何以不識馬生自卷其緒去人咸難叔子叔
子之好奇節而引大義多此類也而內行又甚修司
徒捐館舍築臺志思與伯仲分異取薄田數十畝環
指新烝即司徒負當世望不事家人產乃叔子所昭

令德固多居恒慕遷史壯游歲丁亥過豫章拜司
徒嗣下浮江踰漢歷荆湘遊善卷洞一疾而卒觀察
丁公往爲閩李日雅重叔子至是爲經紀其喪也叔
子精敏絕人於書多所窺文沉雄鬱勃類其人書入
文徵仲室所論著多未就有批點檀弓左國行于世
年僅三十子某先世具司徒誌中以某年月日葬福
興山即叔子所嘗讀書處不佞與二三友人謂叔子
平雅慕洛陽生洛陽狷褊自棄天年叔子屢蹶不
屈乃勝之而竟亦夭然天其謂何然洛陽用吳安
爲謚名叔子遭逢非之而以諸生終豈其時非耶建

守乃欲以其私成叔子哉其爲吳公矣叔子即蓬
累而行絕不欲借父資成名此所以爲叔子人言叔
子具用世未司徒陰德矣何以不食報于叔子也
夫叔子夭死不肖志固已令名遺親其讓產仲氏也
哭洪司冠喪也盈其卻守請也宛然司徒家法歟司
徒有子叔子有父象賢以德不以位天之所以報司
徒者在此不在彼矣銘曰
伸惟折匪抑曰惟汝賢嗟哉孰謂馬竟夭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贈中大夫南京光禄寺卿鼇泉徐公墓志銘

覺齋徐先生自田間起長南光禄　天子推恩大父
其以布衣父其以封南京工部主事皆贈如其官大
母母皆淑人先生欲戲而語余曰先子之葬也墓石
尚虚乃今幸徼　曠蕩之恩賁于丘隴若潜德之不
揚何以稱　上命而明世澤願吾子文之余不佞竊
觀先生清標流映超絶人羣子輿氏所謂蕪頑立懦
百世師也乃其襟度冲夷言不出口又遷史所謂恂
恂鞠躬寛然長者也余自通籍以來即慕說先生幸
而相從于留京得以不腆之辭爲贈公役至讀先生

所爲狀則又嘆曰嗟夫徐贈公者固古之篤道賢人也其所孜孜訓勉其子有味哉是安得不啟先生也按贈公諱沛字克順雙泉其號世爲宛大姓高祖昶永樂中鄉薦爲任令生宗政宗政生廷雄廷雄生某是爲靜菴公卽公父也娶師氏生公公儀觀修整少時誦書日能數千言了其大義見謂不凡而以家中落奉父命徙業治家人産踽踽自好足未嘗跡城市會先墓侵於豪聚族與豪訟豪中公爲一至郡庭守劉公見而大異之曰此福人也立遣歸封公既肆力於治田而王太安人更以勤儉與共作苦以此生計日饒比次第舉先生兄弟公乃稱曰吾以養親徙業耳吾終不使兒子爲庸衆人於是力田所出既以治大人甘旨極孝養之節盡士客皆賀公咲曰此何足賀讀書費戊辰先生舉進士客皆賀公耳先生初除使兒子他日能不負斯舉始當賀乃公耳先生初除爲建寧理官公語之曰仕宦穹路易喪人守故夫子以不變塞爲強塞者實也典曰允塞謨曰剛而塞皆是道也且理法官也寬則慢猛則殘不寬不猛政乃以平平以用法塞以律身非但服官亦以學道兒必勉之先生跽受教因就邸養所見平反無害卽色喜

後三十年而爲萬曆戊戌季君大望復舉進士得番禺令乃復訓曰夫令與理異理者糾虔之司令則拊循之任兄善理弟必當善令勿忝爾兄以愧科名番禺君亦聿受教當是時公年近九十矣猶勤於誨如是公爲人剛直好義重然諾雖伏處田間而文采燁然器性宏恕眞心質行有賦畝樂道之風既貴錫冠服而絶不喜世俗貴人父老之爲常支節徐步閭井閒嗒然若野叟里中目公爲南州孺子有問公古今成敗時務得失則亹亹快談洞悉窾竅會聽者忘倦見里中篤老必尊事之常推食於貧窶人緩急扣門無弗應者三爲鄉大賓於郡皆謝不獲乃強往公論重之始靜庵公以醇厚有長者聲公復繼之故宛溪人推名門世德必曰徐氏云公生正德壬申四月二十七日卒于萬曆戊戌年十一月初三日壽八十有八子七人大猷郡庠生大任即覺齋先生大化醫官大望即番禺令大年知印俱王太安人出大範大伋邑庠生庶施出墓在某山史氏曰名利之於人何易染也拙染而巧樸染而詘淡染而濃訥染而便給百鍊染而繞指有以夫雙泉公之惓惓以變塞爲誡也要以庶范有言石生堅蘭生香覺齋先生之清貞履

道其生然矣孰得而變之是父是子故自奇絕吾故志之以愧夫悠悠之徒因爲之銘銘曰　世之教弗欲取富貴公也不然毋染世味世之封君欲明得意公也不然布素無異瀰瀰宛溪其清徹底惟公父子清與之比生封清郎没贈清卿　帝命不愆是訓是

明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弘宇周公偕配封太淑人陳氏墓志銘

講幄教庶常而失其母陳太淑人少宰周公方直　先是戊戌歲公父詹公捐館舍業已卜兆於桃源鄉大包橋之西至是　上命水衡廣其塋制以太淑人合仍諭禮臣祭視　令甲加一壙將以某年月日襄事少宰公自燕馳書屬余以誌銘余與少宰同舊同官托臭味之好二十餘年矣即不文安能已按狀宮詹公諱仁字子重別號弘宇以少宰貴累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居勤清道鄉曾祖琰

祖諱皆有隱德父萃贈如公官娶朱淑人生三子公
其仲也公少治經生業精大小戴遜壯方籍學宮益
自勤勵哦書高樓聲徹晝夜聞者皆驚異誰家書生
苦讀若是然竟困有司以其學課少宰遂薦公車時
公年已艾嘆曰吾老矣豈能復辛苦鉛槧間博青紫
哉乃輟業更十餘年少宰南宮高第入翰林封公爲
編脩公爲封君猶徒步城市中不與不羞布衣蔬食
無改平時或謂公似太庶損公咲曰我故諸生耳奈
何以一命修哉其治家纖儉節嗇事無大小區畫井
井以是能自給而少宰得安于官無饘粥憂公沒而

哭徹四少宰太息曰吾今乃知家大人之庇我不
文矣天倫與伯季同居至老不析箸與人交同洞
坦坦絕無城府好面折人過而胸不停留憾悉開豁
必竭力赴助歿嘗被公訴者亦終不怨公曰公自而
慈真長者也太淑人之歸公年纔十八業不逮事姑
矣太淑人曰長婦猶母夫奴也不猶姑乎朝夕恭事
不敢鉤禮家政悉聽如而躬任薪水箕箒之役嚴則
繩愆寒公與諸子且以佐少宰讀常丙夜不休少宰
少能記誦詞學若乃成孺子何不自力其御藏獲甚
有尽忠不輕詬詈也終其身口不道雌黃面不見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恒、蓋閭中之知道者非但以婉淑稱矣太淑人初不宜子戀豁有張醫者嘗赴公族人之招至則其人已就木家又皇遽無暇及醫困甚賴公父延而飲食之貫舟導之乃得去醫請公父長者家有病欲療使其藉手報乎公父謝無有已思之曰吾婦久不孕是可藥否醫曰是不難也診而遺之方謂月進三劑三月而後孕太淑人服兩月而輒醫後遇公父詢知其本孕也曰亟續之毋前功如言而孕人咸神其術者曰周氏其昌乎醫之神天啟之也蓋周自贈

世世好修曰明人稱德輒推公家公父子

祖孫三世被　命秩冠婦而少宰以經術行業結知　明主爰立若期非其先陰德厚何以有此謂之天非耶公生于嘉靖辛卯十二月戊戌夏五月初一日卒于萬曆甲申太淑人生于嘉靖辛卯十二月五日卒于萬曆乙巳三月二十日公年七十三太淑人歲其二子男三應寶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即少宰公應鴻俱諸生少宰娶趙封淑人後太淑人十日卒孫男二元起元超元起恩生聘少傳大學士姪門沈公女史氏曰余觀宮詹公發憤下帷潛修力學宜通顯矣然不于其身而于其子方之

前代亦明允之于子瞻也子瞻以才遇亦以才擯則明允縱橫之學誤之耳少宰恂恂善用其才其所得于公者遠哉乃太淑人之教少宰以視蘇母程夫人奚愧焉是宜銘銘曰維周之先厥德世滋鴻儒繼起翕而後張良史嗣之承明入直啟沃論思誰其留此報食無涯東海新阡雙玉埋斯司空式廓宗伯陳辭高岸深谷視此豐碑

益府紀善瑞野李公墓志銘

嗟夫此吾友李君之墓也余欲銘之輒淚下不可禁君有遺言銘我者必葉生也余忍負其意君諱汝祥字旋吉別號瑞野其先出唐西平王元季有普勝者自建昌徙居江州之瑞昌傳至華以孝廉爲邑令有循聲再傳至元元生繼芳娶于徐生君君自爲諸生即負才名每試輒冠而再困有司先大夫攝瑞昌下車即試士讀君文大奇之延之署中偕余講業余爲文好馳騁而君獨深沉簡奧彼此相賞其交如弟兄歡深相得也然先大夫每以余爲不及君歲己卯同

舉于鄉時瑞昌士厄于科目者六七十年至君始舉
世以先大夫爲知人是歲江州缺守先大夫代上計
挾余與君同行明年同下第歸君又挈其第汝禧同
來署中講業癸未余舉南宮而君復不第君之文以
骨力勝既累舉不利則益爲刻苦之思其結撰愈精
而鉛華愈落世遂希知君者即余亦不能自堅時勸
君少貶以逐時君不屑也蓋六上春官而六蹶君意
猶未已余力勸就選人曰丈夫樹立何所不可豈以
一第爲輕重哉君勉從余言謁除得漳令漳三輔近
邑四封如彈丸而中貴人屬[illegible]穴其中善持令短
長干謁無虛日君一切謝罷之所問遺皆卻不受地
當水陸輪蹄雜遝前令至剖符以餘厨傳君踽踽涼
涼無所加禮有貴人嘯君幾欲中傷之余爲婉解乃
已經賦之役胥史賓緣屬奸欲上下其手君按籍差
次弊竇盡塞且告其民曰戶口有消長尹鐸損之王
成增焉寧爲尹不爲王力役有輕重富人苛矣獨
哀哉寧役富不役貧京兆尹甚服其能舉以最諸邑
君又翀學宮鑿泮池課士與文爲禁牧弛力薄征諸
法以甦諸馬戶屬採榷事興中使絡繹東征士馬芻
餉取道邑中日夜不絕君極力支吾邑人賴之前後

部使者上君治狀以十餘輩聲譽大起余赴南秩宗發潞河君招余飲署中見衙舍蕭條繩床茶竈別無長物二三蒼頭猶似田家作苦向日舍傍有隙地鑿池僅數尺蓄魚其中客至則取而烹之風流眞率大有柴桑餘致余留連竟日乃別去蓋自是不復見君矣亡何有禦人于境者修郤者遂以此中君移粤之新安新安僻小又新造學宮草創五載未竣事君不浹月落之鼓舞人士如吳允誨輩遂以癸卯舉于鄉區畫鹽筴禁私販募開中商竈便之邑稍以饒市井無賴子弟與海上惡少堆埋作姦君多方化諭皆輸服願自新條上便宜十七事直指李公嗟賞之著爲令居新安僅五月會大計猶以前事左遷楚之憲幕故事幕官受事于兩臺君謝病不往時與其僚登黃鶴樓舉酒賦詩以見志嘗一部解入都錙銖無所染方伯開東薛公亟稱之漢陽苦積逋令不能督輦使者計非李君莫可任也乃徙令署他邑而檄君往攝君問父老賦何以逋父老曰無他故也富者巧免而貧者代輸下戶困矣不甦其困逋未已也君曰吾知之矣甦困必均賦均賦必更里甲其爲議上治粟使者業見施行竟爲豪有力者所格君遂解邑歸復攝

咸寧咸寧劇邑獄多久繫君悉爲斷遣一旦遂空兩
造至庭單辭立決民有李青天之謠開府某公嘆君
簡亢又因君有足疾將求多焉君方乞歸而 益藩
紀善之報至矣歸里中十亡何卒時萬曆三十三年七
月三十日也距生嘉靖癸丑年閏三月初一日得年
五十三余與君剏七年常圖他日解組時彼此命駕
相訪續疇昔之歡而今已矣慨念先大夫生平所成
就人士甚多其最屬望者無過于君余少受業先大
夫未嘗有他交而獨友君又最爲暱就君之厄于一
第而困于一官皆未售其所願顧君之厄于第余不
能知其困于官則余已通知之何也君骯髒不能下
人又觸事輒發不少忍與人交不欲爲脂韋意所不
可輒形於辭色此皆善宦者所避而君皆犯之余常
以規君而君行其意自如也官之困宜矣然余又意
君之才既不以文章爲世所知其居官建監或有知
君而推轂者即官雖困當不止於今長乃世竟無知
君即知之亦無能推轂甚者且排擠焉使君三仕三
蹶而卒不得志以沒也造物之謂何余不知其故矣
君内行甚修卹翼諸弟惟恐不及事諸父盡禮盡葦
祖塋之頹廢者置義田以給族之不能婚葬者歷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載、產業蕭然、所居僅蔽風雨、娶于陳子五人、自明自新、自善俱諸生、自格自齊、尚幼、自齊庶出、墓在某山塋于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才于世而屢不偶、譽于官而僅五斗、宜永于年而未中壽、惟是有令聞于服有利澤于人、斯之爲不朽歟

銘爾幽、曰惟爾友、

明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龍岡施公偕配何孺人墓志銘

不佞高方十齡、從先大夫于太學、得識龍岡施先生、先生謂孺子有志、氣足可材也、則數名流、語坐之膝上、因見其何夫人、慨感庭闈無間、蓋與先生子今孝廉君三捷若弟、兒然小子雖稚年、業心感先生其後小子舉于鄉、而先生龍廣、泉家居、猶得一望顏色、乃未幾、先生溘矣、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後三年、夫人亦卒、薦厝癸巳十月某日、孝廉君奉與先生合窆焉而命高合爲之銘、高不能辭、按狀、先生諱觀民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我別號龍岡福清龍田人其先自河南固始遷曾
祖浩祖積茂父見可咸賢而弗耀見可有聲諸生娶
何氏生先生累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何爲太恭
人而先生配何夫人名進士世祺女也亦封恭人先
生侃爽駿發生乎思自表樹不浮沉于俗督學朱司
空奇其文擢異諸生隨舉于鄉成進士爲度支郎督
崇文門課政寬而賦溢才名日起典倉清源祛納戶
之積獎尚書大以爲賢遷副郎督漕屬河決張秋
先生來不十日河將
塵先生散其
之卒無怨聲迨至畢事先生功居多轉守晉陵晉陵
江以南劇郡也書
生大刷弊竇召其尤猾者庭詰之吏相顧聘恥使君
神明我曹何能欺訟獄皆單辭立斷至旁郡亦願來
受理視若大府尤惡深刻吏平亭仁恕郡人黃某以
貲雄被誣竄匿先生直其冤條佐謂使君不虞嫌耶
先生嘆息以嫌而宽吾民守不能爲柴阿四緣僕行
刼坐欤先生夜坐恍有白頭翁稱宽遂白阿四無賴
子殺母遁法以老嫗見夢且自言其地蹤踪如所夢
論如律郡人益讋服政聲爲江南諸郡最乃尤大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人心下車之始首闢龍城書院拔郡士之秀異者講業其中置田爲資甸課月試切劘如師友士心大奮又鑿玉帶河以當風氣癸酉秋舉于鄉者三十餘人明年孫太史對大庭爲第一太史諸生時先生遷人輒言吾孫生定魁天下如射覆焉至今郡士絡繹頌脫者不絕然無能逝先生物色者先生既政成適王爵貴人過郡以逢迎疏節嗛先生轉備兵海南門省復中以郡事奪其官曾陵士民既深惜先生去而宰臣彼孽莫不陰沮御史吳公乃採公論白諸朝先生官與其復出石先生杜門謝事與何恭人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侍中憲公及太恭人庫自適也罷郡歸囊無百緡宅不及中人產世言之外經用時窘何恭人糲飯示以儉勤佐夢一如其爲諸生婦或謂恭人自苦得無悔與郡時耶恭人笑吾向居郡閣業以廉謹聒吾夫矣悔者何也家居二歲餘中憲公没先生與恭人拮据襄事未幾先生病遂以不起痛莘無他言第以不能終事太恭人爲恨於是何恭人代先生以事太恭人者又三年而何恭人亦没又無他言第以不能代先生終事太恭人爲恨嗚呼先生與恭人亦可謂純孝矣先生方宦游中憲公日眚幾翳自數千里

迎醫抵家一針遂明人以爲孝感而恭人家世貴顯執婦道甚恭終始不渝其勸先生置媵廣嗣皆人所難乃世所深惜先生以爲績業方章遭罹讒慝雖公道復明而不究其用以沒甚且以先生勸學勵士之良規而反以爲罪府其毒被于天下至使郡國守令噤口卷舌于詩書之場而秦越學宮之弟子益數年而其烈未已是俎豆諱談于聖門而文翁取譏于循吏也豈不悲夫先生博極羣書工古文辭尤精漆園氏言所著有詩文數十卷藏于家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年五十恭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

月日年五十三男一即孝廉君娶某孫男二某聘某某聘某墓坐某向某葉向高曰余往來毘陵其父老率能言施使君遺事使君去郡日行李蕭然恐不能具饔餐以憂吾公子其見思如此乃其習使君事者則以使君之爲循吏亦賴有恭人然則先生與恭人没可矣先生没而人士至今遵其教不衰孫太史至走數千里來哭其喪也銘曰

以爲吏世莫不才既歸之才胡忌之媒鳳而不祥荃

而不芳疇能定其常爰滋爰儀有譽于斯亦女士是
龍歸于其居千祀弗墮

四卿贊有引

四卿者林文安公與其嗣康懿公文僖公及文僖之
嗣文恪公也四公清標偉烈紀在國史海內稱之若
文安抗節于權閹康懿取螯于永嘉文僖遠跡于分
宜文恪枘鑿于江陵父子祖孫先後一轍夫寧世貴
實惟世忠王謝崔盧方茲蔑矣高山景行千秋在念
矧不佞生同鄉邦夙飲標範者哉敬拜手而爲之贊
曰

國重世卿鄉貴望族爵寵非華象賢維穀閩山盤紆
代多顯庸三世四卿藥稱林宗烈哉文安詞垣展采

教聞成均恬垂十載閱伐騰懋于兵于銓攘兇剔蠹
多所犯顏義折逆瑾濱于九死孤忠獲全天報以祉
康懿繼起亦忭永嘉暨總將作冗耗力瘁　帝問誰
子尚書其父咨爾直躬先世遺矩歷官惇恕所至民
懷　賚及懸車終始無猜英英文僖接武東觀軌齊
兩雍氣鎮諸叛憾我者敗司空殫勞中涓熄闕吏
戢饗既晉春卿歸來是亟情捐枝求學人嘆息歷世
貴膴家豪蕭然文恪承之素風澄鮮幾擯王門兀居
自守狂颸溘狙于世稍偶侃侃經席再尼讒夫一辭
南國遂喪鴻儒古稱世祿由禮乃鮮四公提提勑躬
黽勉世兢善宦與時趍趄四公秉勁風霜不渝世祿
易隕善宦多敗不抗不阿台階坦遂端佩聯轡百年
清克盛美曷追悠悠我思

少司徒見峰王先生贊有序

今海内世家推新城之王王氏之顯自太僕公而司徒公繼之太僕公既有勳勞于王室秩在祀典司公敭歷中外以直節壯猷爲世所倚重其大者爲理力抗悍王爲諫議封事侃侃皆天下大計處時貴相軋之秋介立其間無所附麗爲廷尉兩當出撫皆讓于其僚迁廻南北恬不介意爲京兆屬大司農奉詔採珠檄下堅持不發爲開府首法巨奸雪株連之獄盡抉諸盜藪楚地以寧楚人思公擬于峴首矣召入佐司徒方且柄用而公遽乞假歸遂不復出子姓綿

延咸世其家金紫盈門而司馬公捨裾雲中上谷間
醜虜憚其威名受戎索惟謹所省國家金錢無算至
經略西事弭亂銷萌功在社稷爛然日月矣司徒公
既沒海內咨嗟悼失典刑相與論述其事以傳于世
不佞不文敬拜手而爲之贊

國家之興必有世臣用惟楨幹瑞則鳳麟惟王之先
代滋其德纍纍槐笠其報不忒太僕奮起司徒繼之
維忠維孝以結主知荆楚嗷悍王爲政公折其姦
氛乃愈勁自李而諫侃侃直聲逆鱗頻觸孤鳳時鳴
神彼栖臣植黨以閼公立其間砥然不動乃司冏牧
遂典鴻臚　天顏日侍尺寸不踰棘寺既躋節鉞在
望公顧其僚稽首以義維藎轂下七貴五侯公來作
尹城社畢拔　詔下求瑑司農發峻惟尹堅拜畿民
力盡長獨憨直孝肅清嚴我思古人使公其銀大纛
高牙貢于三楚荏苒無奈有戍而驕有上
而豪三尺具存皇恤其時有非辜寃呼莫恤公爲
平亭覆盆斯出峴山巉巇江漢流波前羊後王楚人
所歌　帝曰汝勞歸汝朝右主計董戎如左右手公
遊既倦公臥遂堅抗疏歸來三徑依然子姓翩翩如
龍如鳳司馬功高爲時泚梁棟公實勗之移孝作忠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引領公曰毋庸猗嗟海内不乏高門孰有如公多
賢子孫藹藹清時名流亦夥孰有如公巍然碩果東
海泱泱介丘巖嵁寰區所仰幷公而三下爲海嶽上
爲箕鼎寥廓翱翔公神不撓

祭許敬庵先生文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朔後六日以考績北上過武林
聞左司馬敬庵許先生之喪將躬致束芻而時迫沍
寒割情徑去遣人以炙雞絮酒爲文而遙哭之曰我
公已矣末學疇依泰山梁木能不興悲世之知公固
不爲希胡彼悠悠雜信與疑惟余與公其交稍晚知
公信公終始無損公自起家歷官偃蹇迨貳夏卿初
服遂返中所欲竟靡宛其涯曷不竟公而使卷懷吁
嗟叔世大道日垂衆喙呶呶同彼淫哇卑既纖趨高
反廓落于言則是于躬乃怍公也挺然力持正學似

規爲方如繩斯削窮年矻矻鑽討遺言意有所詣千
聖如存精者入室粗亦窺藩辨別白黑而定一尊格
物致知近儒所駁公主去欲其見妹卓持以淑人允
稱先覺道學自修切磋磨琢惟公教鐸到處大鳴江
右關西以及吾閩薰德必化聞風斯興晚至白門斷
斷而爭匪爭其私彼聖之侮尊佛卑儒叛我孔矩不
有鉅儒狂瀾孰柱惟道克伸在心良苦斯文未喪緊
惟公功公身既隱公豪屢空十口饘粥常恐不充寧
獨憂道亦以固窮天宜留公用奉大業溘然乘化一
脈誰接遺教在人遺書在篋紛紛之論蓋棺始協公
實愛我不淺心期我實負公於道眇窺悼賢感舊惻
惻心悲哀此薄薦聊寫吾私若公生平文章氣節與
其宦遊勳庸昭揭非公之大何足稱說千秋萬秋公
神不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 卷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朝鮮考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攻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卽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爲界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　卽位遣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璽郎契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
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
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覲王甚恭他未皇也
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也王
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之有
王國北接虜而南隣倭虜創于此恐將逸于彼倭狡
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
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
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入而
禁其出不聽五年顓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
蘭秀山逋寇報詔耽羅爾附庸也蒙古亦人耳爾何
棄焉逋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之貢馬
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之則使
者所償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
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
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
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曩高麗貢獻數使
者溺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顓
弒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誼仍勅遼東
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八

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禑辭馬直　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奠來朝奠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禑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逮撰表者鄭總羈留之旦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

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禑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禑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禑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禑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毋金玉器禑再進再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川夷酋凡察童倉速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爲言詔問禑亡何凡察歸建州禑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邪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禑羈

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禑
國家以王爲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何敢望王彼其
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景泰元年
賜禑世子珦冕服禑卒珦嗣三年卒子弘暐嗣稱而
孱遜其叔琛天順三年邊臣疏琛私與建州夷酋董
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之成化三
年進海青白鵲郤之時方征建州琛遣中樞府知事
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
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琛卒子昱嗣六年昱卒從子
娶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幷及

其將士弘治八年娶卒子懌嗣懌病風遜其弟懌嘉
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峘嗣未踰年卒子峘嗣時日本
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姦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輒
捕以獻　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峘卒從子
恥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
報謝無常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
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　高皇帝
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簒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
故　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弒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
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弒由嬖臣倫仁

人誅倫立禑禑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干
上國返其兵禑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禑
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
命　高皇帝立先臣贍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
爲弒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故以爲仁人
子皆寃甚乞下史館昭雪之　今上初乃得請其地
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
其設官略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
尚鬼惡殺茅居苧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
可觀矣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
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
豹海豹皮八稍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
道由鴨綠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
苦女直邀劫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
論曰隋唐之際高麗劫矣觀其勤萬乘撓前旌固東
夷之雄也　明興濡沫仰流皇風淪被俎豆詩書爲
冠帶　國聲教遠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
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榛初與逆取順守
引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
成　高皇前言徵于左卷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

曷可忽哉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材雲尊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唆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為衛

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殺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宣　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濒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氏久私貢並却之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　上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山碑而銘之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赴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　上釋歸璽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干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

思之義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堝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捕誠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提遂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讎殺戕指揮劉錦袁璡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晴

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毋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婪、違約如故、内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啁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紈以巡撫蒞治之、紈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忬經略摘發頗有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梧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劫、而梧林賊最劇、鏜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窯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夤緣大學士嵩貴幸、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弁及天寵、詔逮

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
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
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
西市以周琄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琉未幾去以楊宜
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江北焚漕
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
邦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參政任環戰稍捷賊別部自
日照登掠贛榆自土虎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
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
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
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宜罷去宗憲
代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強
徐海後至與之合黎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
與戰于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
進圍鶚于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撫
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
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
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庄官兵遂圍東巢
盡殲其餘黨進攻海于梁庄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
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拒戰敗蹄巢

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連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奸商王滶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鄞生員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以生員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毛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閧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滶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滶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

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澈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皐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鋭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皐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過天長鳳泗即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瀆荒涼據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斬獲甚衆順之會有他役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塡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

無筭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聞繼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犬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詘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通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粵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泰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恐開之乎且倭能苦我者以我

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海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創矣、今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勢、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

備後之西爲安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谷國、卽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強則役屬、而豐後最大、其入貢必由博多

歷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豐後和泉諸島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必單列緩步爲蝴蝶陳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爲鏃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跣足間用優士氣溫煖宜禾稻桑麻產金銀琥珀水晶硨磲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劒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于京

論曰四夷爲中國患從來久矣而皆啟於西北狡然島夷狂逞肆噬則明興實甚豈盛衰之數亦遘乘欺夫以　高皇帝之威靈北暢南洽獨倭馭之而不馴綏之而愈貳此其不可以禮義化誨懷服視諸夷爲特甚矣東甌江夏僇力經營保障之具犁然畢舉廣寧一戰威震殊俗赴赴虎臣于今爲烈矣顧鉅防隳于平世疆事弊于匪人東南之禍其亦有必然者也重以匪茹罔懲包荒太甚郊關弛禁虎兕狎遊遂令貢使內訌姦氓外市紛紜糾結于戈日尋毒流海內十載不休　祖訓之嚴於絕倭淵乎卓哉眞萬世之

龜鑑矣、

安南考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初南越稱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爲交州、置牧、唐置都護府、改爲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爲南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爲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鋌、李公蘊篡之、公蘊八傳嗣絕、爲其壻陳日煚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爲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敢大爲寇、　國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煃遣使同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敏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齎詔封日煃爲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日煃卒侄日熞嗣請　詔印于以寧在之吾受　命封先王何以得擅予若日熞請于　朝乃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熞嗣王而嗟嘗以寧得使臣體日熞拜詔甚恭未幾爲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煓代視事煓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　謝　諭之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毋侈方物進犀象以勞晉民二十一年黎季犛弒煒立叔明子日熞

命絕其貢叔明入年死　上以叔明身自爲篡勅禮臣毋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明五縣不聽日熞旋亦爲季犛所弒季犛大誅殺陳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奔僭號紀元國曰大虞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絕奔爲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眞封爲王會陳氏故臣裴栢者走闕下乞師而老檮亦傳詵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行至芹站伏發

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嵓中等引還　上大怒以成國
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
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尚書劉
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
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
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隘留雞
陵等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
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
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爲固緣江樹柵立樁別築
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晟合攻之下令軍中丈

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呼枚
舁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銅角
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
馬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
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丸江悶海
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徧宣　上意令安
業隨窮追季犛父子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舟師
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
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辭請
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府十

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
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　勅輔求交趾有能學藝
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黜國
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　命晟討
之僞復督師晟戰敗績僞及都督呂毅參政劉昱皆
沒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諸
將敗賊酋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黨
季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爲交
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
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鎮
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弭伏莫敢動十五
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
代時中官馬騏墨肆戕虐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
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
橫彬不能制詔以爲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
攻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
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
中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
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
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伏大敗

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趾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擾攻昌江城守將李任顧福日夜拒戰焚其攻具賊益起土山以飛鎗射城中任福率敢死士夜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爲地道入鑿橫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賊甚多賊恐大軍至據其城攻圍不休相拒九閱月城中將士三千餘人至是亡其半力竭不能支城遂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衆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公晟分道往援以尚書

李慶督師升剽而輕無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沒參將崔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福在行交人得福環跪泣公在我書不至此竟送之歸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遣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羣臣劾通弃馬駐下詔獄論死通後竟脫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昌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廢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臣士奇臣榮頫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

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
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
屢　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
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曰卿二
人言是　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曷表諭羣臣朕
以止戈爲武即議者未同無庸恤羣臣頓首稱善於
是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齎詔召安南
文武吏士皆來歸幷覈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遣頭
目黎公僎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
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筭且言
臺北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曷死陳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詔利權
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之正統初以麟事朝
廷恭詔封爲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
二百餘尸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貢
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爲庶兄琮所弒弟灝嗣亟
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爲
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灝驁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
國我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闌結
諸夷姦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
弭弘治十年灝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

從王制不許、十七年暉卒、第詒嗣阮种弒之立灝庶子晛晛孱甚政在羣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暠弒晛自立、莫登庸逐暠立晛兄子譓專其國暠奔據諒山死、譓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慮立、交人云慮登庸子也、無何死、登庸遂竊安南王、其子方瀛譓竟死清化、故臣共立譓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爲援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憭來乞師　上以登庸弒逆又久不庭、當誅、議討之、以咸寧疾仇鸞爲帥、尚書毛伯溫督師、伯溫至廣、區畫諸便宜、爲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匐上表降、伯溫承制受之、詔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爲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覈黎寧果黎後、則畀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瀾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爲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宏瀾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貢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茂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爲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憭子鄭檢立黎暉後黎維邦爲主維邦死檢子松復立維邦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內相讎未幾敬璋爲黎兵所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欵關輸貢移文檀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欵愈堅因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爲期啟關有日矣遂遁去頃之復欵其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爲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也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彼此分定我諸土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于爾豈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爲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冊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因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況黎之復讎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詔以維潭爲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

明衡三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獷悍喜
鬬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自黎氏以
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加
僞謚黎嗣之弑或云鄭惟鏟爲之陳暠討惟鏟而僭
焉者也譙者惟鏟所立也鄭宗強亡黎者鄭也登庸
乘亂而竊其柄者也寧者非眞譙子也傳聞厖不得
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倜儻驩演人淳秀有華風文
學則驩演爲盛其山川佛跡勾漏傘圓富良江宣光
江爲大産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羚
羊角犀角兒白鹿猩猩狒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
醯波羅蜜菴羅果烏木蘇木、

論曰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固南服之
外彊也季犛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大輕用武
哉掃氛驅孽還我舊封、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羽
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戰旋旋芟毘明百粤之區戈船下
瀨之士驟擾相奉困敝已極國家會不得其尺縷斗
粟之用惴然舍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無損豈
非繼述之善而　明聖之所圖歟維時反側初安刑
餘肆毒官狗苟且之政將之折衝之木遂啟戎心卒
釀成業故談者有遺論焉黎莫相殘盛衰迭禪猩凶

較逆無所等差然皆先後輸誠叩關請命王封永帥國體彌尊威已加矣然後釋之操縱有宜抑亦參伍于前事也昔成化時閻直偉功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乃中寢嗚乎茲蓋臣之用心哉

女直考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唐爲黑水靺鞨其部落曰女眞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喜戰鬬建州居中爲雄長地最要害其人知耕種緝紡居處飲食頗有華風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都司一曰奴兒干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爲站爲地面各七、不領于衛所並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馬市開原城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終　文皇帝世諸夷奉職謹徼發惟命、我亦厚賞賜金帛以結其心諸來朝及款邊通市者悉聽而建州衛指揮呵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宣德四年滿住請入朝允宿衛不許其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都督巫凱請討之　上不欲勤兵弟賜勅戒諭仍令凱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留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察第凡殺子童倉遁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在朝鮮傳中、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比後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

撫王翺遣指揮王武經歷佟往招之稍歸所掠而身
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死子孫以從亂故盡失其賜
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恨恨也成化二年
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
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臕壯始聽不則拒之殊
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更其制下兵
部議如秉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盜邊無虛月
遣都督武忠往諭弁　勅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毋
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闕下自歸責而遣之然
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羈之廣寧尋誅之以武靖伯
趙輔爲靖虜將軍都御史秉督師討之分三道入搗
其巢朝鮮亦發兵遏其東走輔斬首虜多滿住死明
年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稍創而朝
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滿住
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夷復
貢然往往以報董山讎爲辭患苦塞上巡撫陳鉞不
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時大閹汪直方倖功鉞揣
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獸心得
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兵創之而通事王英者復
說直是可乘也毋爲他人功直銳甚請行詔以兵部

左侍郎馬文升經略之直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
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
闗吏求索相挺爲亂耳宜嚴罰吏而稍寬夷使自新
可不煩兵服也直心害文升而文升遇直無詘禮鉞
復構之遂劾繫文升謫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
第會文升去鉞遽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怙亂不誅無
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帥襲破之頗
有斬獲道遇貢使哈速郎禿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
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
鉞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六石諸將校陞賞有差

番夷大忿怨益深入殺掠焚劫慘于往時矣御史陸
珍奏其狀旋爲直寢遣成邊遣事益寬守臣苦用兵
思復讐夷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貢詔予朝許之
自是諸衛復奏貢請額如故少入寇塞上稍休至正
德間海西夷加哈父行孔革等爲亂阻絕朝貢旋撫
諭解散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最黠諸部畏之入貢亦
最恭以捕殺叛夷猛克功賜綵幣金帶大帽獎慰之
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煩大率以詐冒得官入貢浮
于常額乃從兵部議勅遼東守臣夷來必嚴覈如制
方啟關否毋納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恐撫孫禮禦之失亡多頃之於救爲恐撫坐減賞牧
夷人譁不能定顧詐殺譁者夷棱忿數入寨殺掠如
成化時復時時與虜合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去
遼東西大困已復稍戢朝貢至今不絕其地有長白
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
綠江北爲混同江險隘則五嶺喜昌石門夷謂爲咽
喉士氣極寒冬常穴居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浮馬
渡江河不用舟楫時其癘疫輒屢入寇然貪惜官賞
雖叛輒服爲產珪矢包貂赤玉眞珠金麻布鹽馬鮫
皮鼈脂膠鱘海東青鷹鵰鵰兎鶻牛魚粟麥豬蒙蒙
及貂鼠青鼠虎羆狼猩海中豹驢雞牛狗猪諸皮貢
以冬月爲期非期者邊臣具請其陞襲仍頒給勅書
爲驗今稍澀嘉靖雖甚不能盡數也
論曰女直之興微矣於七遡感宋基中國
大禍患生於所忽蓋謂蕞爾醜虜明與豢養
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專事射獵遷
徙無常如匈奴比故可得而羈縻蓄也獸奔豕突夷
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款信使一臨扣關相望
假令恩威足服其心而擾馴毋失其宜一疆吏辦之
矣顧奉者微之以爲功貪者漁之以爲利自我致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復何尤夫以馬端肅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爲罪首卒使奄監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制奚椓虜能哉

朶顏三衛考

三衛在大寧都司北曰朶顏福餘泰寧其地在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之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庫莫奚後屬契丹今猶仍其稱元即奚都地置大寧千戶所國初置行都司及營州等衛洪武十四年封子權爲寧王守北平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上諭令據大寧塞分兵列戍以控制之至出內帑鈔募民輓粟餉軍勝遂築大寧寬會州富富峪四城毋師出輒留重兵爲守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一年故元

宗室遮王阿里失禮及朶顏諸酋奏願內附詔立三
衛以居白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爲泰寧衛以阿里失
禮爲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同知自黃泥窪踰瀋陽
鐵嶺至開原爲福餘衛以海撒男答爲指揮同知自
全寧抵喜峰近宣府爲朶顏衛以朶魯忽察兒爲指
揮同知各領部落爲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蹄難兵
起先襲破大寧盡拔諸軍及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
亭關事平詔三衛奉職如　高皇帝時盡官其酋與
約歲再貢衛毋過百人其後屢沓儌許以馬易糧小
入犯　　書詰責以馬贖罪比馬至復償以布其

易糧者上馬至十五匹絹三疋邊爲之困後乃以都
督劉江議裁馬直半給布絹是時寧王徙蕃江西都
司及諸衛皆遷內郡大寧地虛三衛因　　　　
下令外徼就中國而內通虜永樂二十年　上北征阿
魯台曰虜恃兀良哈耳必剪兀良哈乃簡步騎五萬
令諸將分五道往而身率兵邀其西走五軍會兀良
哈果驅馬牛伞車輛西走腦澤中　上麾兵歷之斬
首數百級相踩躪死者甚衆已乘高望見寇衆復聚
乃分左右翼夾擊而令甲士持神機銃入深林中爲
覆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林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伏卒起虜驚走渡河大潰死傷略盡餘數百人躍馬走　上曰此虜酋所居疾擊之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三衛自是創復稍稍自歸　上亦貰其罪待如初　昭皇帝立更給福餘衛印幷釋前所虜部酋帖木兒格及從指揮安出請也　章皇帝初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詔飾部伍防守而已毋輕議兵宣德三年秋上大閱行巡邊駐蹕石門守將奏兀良哈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咸欲擊之或請益徵兵　上曰孽虜無能爲也朕以鐵騎三千出其不意擒必矣遂決親征下令選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我軍以爲乘障卒易與悉衆來戰　上中分其騎爲兩翼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矢如注繼神機銳疊發虜大潰走　上以數百騎追之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命諸將搜山谷務窮虜巢忠勇王金忠者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　上從之或言虜其類也往必不反　上不聽竟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　上命酒賜以金巵顧謂侍臣王者用人宜誠如朕昨懷疑聽人言將失

二人心或言夷族叵測
耶時　大子神武閑於兵士馬精強所任皆效力故
一戰大克六年詔諭三衛讓其罪使自新其明年更
給泰寧衛印以舊印奪于虜而福餘印亦以虜再失
至正統元年再給　睿皇帝初三衛復通虜會脫懽
及女直伺塞下屢詔戒諭之三年春三衛會阿魯歹
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爲邊兵破歸獨石守將楊洪邀
之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　上命集兀
良哈使臣於市戮示之隨諭都指揮安出等近邊臣
毋令盜邊者訊之皆爾部人爾其縛首惡來獻毋匿
叛安出使指揮伯都哈孩等入貢具言其人已遠遁
無從捕再勅索之其明年夏三衛會歹都等言賞薄
互市失利非　文皇帝故事　上因其使陛辭勅諭
歹都　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台歲徵爾馬三千匹贖
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
亟改圖不者將貽悔其秋楊洪復破其五百騎于白
塔兒壁書褒洪五年使者易農具歸關吏阻之其會
以爲言詔聽歸其明年福餘所部脫火赤完哈等以
射獵爲名掠邊關被擒其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
擒其會孛台皆命磔于市其明年虜會脫懽死子也

先嗣益驁橫屢犯塞朶顏乘是愈擾邊然多不過百
餘騎明年秋三衛乃並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
分道出喜峰口諸處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東西齊
舉並擊兀良哈勇等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
全寧遇福餘逆戰敗之次虎頭山及流沙遇泰寧朶
顏又敗之洪至克列蘇俘斬安出部賊各奏功自是
三衛寖衰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導之入寇矣而其
朝貢中國如故安出歹都言女直來侵且修怨詔戒
止之亦時時以兎刺暴掠聞輒賜勑存慰許急則避
居近邊十二年春都御史王翱同總兵曹義巡塞外
至廣寧兀良哈伏林中襲圍擊敗之別將胡源出開
原集禮出寧遠各有斬獲褒賞翱等有差十四年福
餘泰寧結也先入寇朶顏獨扼險不肯從虜不得利
大掠二衛人畜去二衛益衰而朶顏獨強盛竟與虜
合我是以有土木之變嗣後三衛入貢往往雜入北
虜使中窺我遇北使厚以心不能無望且以我虞虜也
故常挾虜爲重以結婚迤北聲邊吏盡沒遼河東西
三盻河北故地薊遼從此脊脊多事矣景泰三年三
衛遣人言也先將以冬月住哈剌莽來召衛酋往議
事兵部尚書謙議也先貢使絕而三衛使遞至疑爲

虜間宜令邊臣嚴爲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從之五
年泰寧都督僉事苹干帖木兒上書乞大寧廢城及
甲盾謙復持不可　帝以心難予城又重絕三衛懽乃
用廷臣議遣譯者語之大寧城迫近塞不便射獵又
炎暑恐生疾疫非所宜居其去塞二百里住牧毋犯
邊吏約甲盾不爾吝寇至則給其明年苹干帖木兒
及朵顏諸酋來朝乞犁鏵種糧及耕地自給詔予糧
三十石其明年入邊參政葉盛督軍破走之天順三
年虜酋孛來謀掠三衛詔諭苹干帖木兒使修備緩
急告隨晉苹干帖木兒爲左都督其明年苹干帖
木兒死弟兀研帖木兒代領衆部落不附乃徙棄顏三
都督衆雜干請以其子脫脫孛羅爲部督僉事領父
職是時三衛多與寇合通貢使浮常額故事貢道由
喜峰口景泰末已同徙獨石萬全右衛入至是乃隨
孛來使者俱入雲中遊厚賞我待之如故仍戒邊臣
毋盡納至成化元年孛來爲請賞結三衛心詔諭孛
來國家待四夷輕重有等成憲具在三衛進貢道舍
東而西無詐爲卑其又何厚焉其年復犯邊遣都督
季鐸往諭至泰寧而還兵部劾鐸奉使無狀請逮治
詔貸之泰寧衛會隨請于塞下市牛及農具并乞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衣制勿與蠻共他聽與民交易其明年詔虜使毋通
朶顏已又戒邊臣備朶顏通虜五年詔三衛常貢外
毋進海青兒鷂其後屢以馬市請兵部持不可至十
四年命兵部侍郎馬文升和輯女直三衛而通事百
戶王英唆幸奄汪直使攘文升功三衛聚閒申前請
且欲改貢道從開原復以兵部議格而三衛亦要索
無已時大抵自天順後北虜諸酋反覆相殘踩並陰
結三衛伺我然亦不敢大爲寇而總兵梁銘頗以威
名著弘治二年請增貢不許其後小小入邊或絕貢
我輒嚴備至十年守臣張璽楊友出塞燒荒擄殺邊

ZHONGHU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釁遂起十七年朶顏小王子入寇 上御廷閣召
輔臣議語在北虜條時朶顏部落益蕃累侵益而諸
部花當爲貴種花當次子把兒孫特駑最桀深入益
爲中國患正德四年秦寧曾滿鑾率部落二萬餘欲
附居塞下避北虜守臣以聞兵部議許居故鎮安堡
第戒邊臣毋縱虜內逐從之其後花當累請增貢且
謂不得請則絕貢詔暫增今歲後如故而花當請益
堅我不能從乃遂通小王子部落自鮎魚嘴毀垣入
殺參將陳乾及指揮談茂馬英等遣都督桂勇討之
兵尚書王瓊建議諭花當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

許貢花當言把兒孫已遠遁請入馬贖殺乾罪瓊初
持議堅後竟許花當貢班師未幾復入寇泰將魏祥
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詰　肅皇帝立都御史孟春
言把兒孫修貢謹又歸我人畜請予一秩詔予千戶
給事中許復禮謂不宜示事乃格是時把兒與小
王子婚屢誘虜入寇都督馬永禦之頗有斬馘孟春
復請毋惜一官以餌虜卿御史盧瓊疏罷之未幾把兒
孫死華蘭台爲都督蔣芾列孛羅花當長子
也早死把兒孫狡悍謀奪嫡然種人不附附華蘭台
至是乃得襲時嘉靖十年也華蘭台立隨入寇漁陽
諸小關皆殘破撫臣王大用頗有遠略欲厚賂城其
霧靈由不果華蘭台又乞晉秩大用持不可屬虜酋
阿堆哈利赤數殺掠建昌喜峰口太平諸寨御史連
疏詆大用啟釁奪其官虜益張邊廢耕牧而朵顏亦
益輕我二十年華蘭台遂復求增貢不許時時暴寨
下輒云結小王子旦夕入寇會虜自雲中深入太原
邊臣恐困曰山海關諸邊連歲無警亦是茜功也宜
予賞詔從之其明年復誘虜犯青山口　內詔以侍
郎胡守中往剿撫守中儉嗇利盜內帑金多又擅出
塞盡伐遼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籬徧索富人舊

將領金錢言官劾守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以阿事
守中削籍已有發嵩乾沒狀者逮謫戍其明年總兵
卻永出塞襲李家莊斬四十級李家莊者朶顏別部
也善盜邊然不通大虜亦能盜虜馬每往輒呼我戍
卒曰吾往盜馬耳無我虞也狡而善射虜追之輒入
險不能逼頗爲邊障是役後遂恨我往往合大虜爲
梗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連中虜我兵禦之互有勝
敗二十七年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酋皆以
貢時身受職闕下至革蘭台父子乃遣人代請我不
能詰頃之有庚戌之變虜時言遼陽軍導我來虜呼
朶顏爲遼陽軍故云自是調邊兵入衛及移戍薊無
虛歲三衛滋勾引莫誰何三十年咸寧侯仇鸞請征
之樞臣趙錦督臣何棟議不可撤藩籬引寇自迸事
遂寢其年冬詠逆酋哈舟兒陳通事舟兒通事皆邊
民爲夷酋幹堆板卜所獲更姓名充貢使太爲虜諜
先是虜謀犯京東舟兒爲言潮河川可入比逼古北
口復傳虜西還誤我畿甸爲殘至是虜求開市舟兒
煽搆其間何棟計擒之始伏法其後楊博爲總督復
購殺其首惡通漢夷稍戢三十八年虜把都兒十萬
騎挾朶顏酋影克哈孩爲鄉導我諜多被殺虜遂潰

墻深入督臣王忬誅死其明年影克勾把都兒犯一
片石遊擊郭琥敗之四十二年糾東西虜二十萬由
墻子嶺入犬掠畿內督臣楊選詠死隆慶元年夷酋
董忽力勾土蠻十萬入寇勢甚猖獗折墻出至捧椎
崖迷失道墜坑死無算語具虜傳是後督臣譚綸總
兵戚繼光協謀練兵增垣控制有方迄隆慶三衛奉
職稱謹虜亦無大舉邊特少安衛制首泰寧次福餘
而朶顏未今朶顏盛故以爲首稱曰朶顏三衛云三
衛皆勾虜而朶顏爲甚大抵夷性喜偷剽善反覆虜
來至則逢之爲導而貪中國賜予燕撫厚亦時時以

哈密考　赤斤等衛附

國初書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曰哈密曰赤斤蒙
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端曰罕東曰罕東左其先置
後廢者曰沙州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州千五
百里爲西域咽喉以故重北諸夷入貢必哈密譯其
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盧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
忽納失里居之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
樂元年遣使貢馬明年乞封詔仍爲王改稱忠順賜
金印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皆領以都
督統于王安克帖木兒立二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

是俘蠻夷邸　上厚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
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驟驟視內藩矣未幾脫脫
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朝
貢不絕然酒酒昏縱部下不附尤年卒命都指揮哈
剌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免力
帖木兒爲忠義王時哈密稱輯惟兀剌一人
寇忠義王以聞詔詰兀剌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
卒詔以脫脫子十荅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
立忠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
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兀荅失

里嘗爲其母乞醫藥　上嘉予之仍勑罕東諸衛
所掠哈密人畜無何兀剌攻哈密劫王王母去詔詰
其侵擾王及王母哈密自是畏兀剌稍貳于我重書
論王令赴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懷非爲
人所說也然竟不悛益遏虜拘留漢人因而轉賣
者甚衆使者復暴橫至殿死護行軍校邊臣請絕其
貢詔曲貸之天順元年倒兀荅失里卒第十刻革嗣
王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予
王朝服母妻冠袍餘勿許隨以王母努溫荅失里
請先後賜乘輿金箔茶香及諸藥物甚夥其後

請以部人必剌牙失里爲國師　上曰國師以優西
番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爲都綱天順末卜列革
卒世絕王毋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乃
命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忠義
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毋以非族類不宜立而
哈密酋毋雜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把塔
木兒死子罕愼嗣爲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控弦
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攻破
哈密執王毋及金印去罕愼寓居苦峪城甘肅守臣
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此而不
問則諸衛將盡爲蠶食嘉峪之外皆敵疆矣必復之
乃使都指揮詹昇諭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脣齒宜
自爲計而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至則
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擣
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
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毋死還金印城池以
虛辭謾我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壯守
臣請乘間納罕愼哈密至十八年罕愼入哈密晉左
都督罕愼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使苦要索有怨
言弘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使攻哈密阿黑麻亦壯

乃曰罕愼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因好語罕愼與結姻乘盟殺之遣使入貢言罕愼病死請代王領西域職貢兵尚書馬文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得相併兼夫以北虜之強我尚卻其款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憮然王也格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仙論阿黑麻以金印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久非是族也不可使宗乃行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以奄克孛剌阿木郎輔之二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爲宗阿黑麻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木郎奪賞物掠其牲畜爲

解事聞賜勅切責遣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綏讓往經略之會土魯番使來海請羈之畫州而再勅阿黑麻令歸陝巴廷議勅無爲也我愈褻而夷愈重不如海自以檄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在我矣

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夷怨土魯番次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暇烏能有哈密哉

詔從廷議命海檄土魯番須陝巴歸貢乃許不則弱前使毋遣而絕其後使仍以寫亦虎仙等爲都督

三種夷奄克孛剌爲之長如罕愼故事海等不待詔
遽歸下獄謫免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略罕東諸衛聲
取甘州于是戍其使四十餘人于兩廣而稍用王英
策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是時阿黑麻已
西去留其將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計是可襲
而虜也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汝孰夷情策安出翥
言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至襲之必以罕東兵
爲鋒我兵繼之文升喜屬河西巡撫許進總兵劉寧
使副將彭清以三千騎往遲罕東兵不至乃循大路
行乏水草騎不得馳牙蘭調知遁去兵入哈密獲陝
西妻女幷牛羊三千有奇從八百人我士馬亦多物
故文升意大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軍士
勞苦遠征當賞　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錄各陞
賞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焚其廬
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孛剌幷種人亦寄居赤斤守
臣幷爲請居之苦峪給牛種耕牧自便奄克孛剌遣
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至訐訴曹郎禮部尚書徐
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歸陝
巴易故四十餘使貢如舊詔起前威寧伯王越帥諸
路議還其使其明年陝巴歸復故封遣兵護之國以

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佐之奄克孛剌以兄罕愼故
怨土魯番越復以罕愼女妻陝巴結其心稱稱立而
陝巴嗜酒掊克部酋阿孛剌復搆阿黑麻迎其次子
眞帖木兒爲王陝巴奔守臣令董傑諭阿孛剌還陝
巴不聽傑與奄克孛剌等擒斬阿孛剌復其王送眞
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雛殺眞帖木兒
懼不敢歸以母罕愼女也依奄克孛剌守臣恐與陝
巴嫌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稱定國亂自立矣正
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與通好上書求
眞帖木兒兵部議我方質其所愛不宜示六年議予

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滿剌哈三爲護
行至則留不歸反以我情輸滿速兒導之侵我奄克
孛剌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叛中國從土番國且不
守遂奔肅州頃之滿速兒遂拜牙郎使其將火者他
只丁守之詔都御史彭澤督帥往討時鄧璋爲總制
給事御史言兩帥並置莫適任也宜罷遣不聽澤度
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罷血入土
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池澤召還
而拜牙郎尚爲所留我益幣索之卒不應滿速兒益
驕日夜與寫亦虎仙牙木蘭等謀入犯縱騎蹂關外

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怒寫亦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爲解許至肅州歸幣千五百疋滿速兒喜釋弗誅遣入徵幣無有也遂復奪哈密城大入爲寇遊擊芮寧與戰死之亡七百騎賊迫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諸降夷使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棰殺之嬰城守而使使媾尼剌達兵掠其巢滿速兒狠狽走我乘之頗有斬獲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再敗之瓜州滿速兒復請和巡撫都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人張永往視帥疏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甚又竟不歸

拜牙郎尤疇議夷兄弟方內競安能加我且俗無積聚帥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昆議異謂不宜絕請　上裁兵尚書王瓊右昆議從之瓊雅欲修郤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媒蘗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又度　天子多嬖臣可賄中則相與關通上書訟九疇激變邊先後弁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謫衆政議殺九疇戶尚書澄持不可乃削籍而寫亦虎仙者以貢至畜緣倖臣以秘術干　上得侍左右橫甚至冒國姓嘉靖改元暴其罪弁子婿論死西市

逮王瓊戍之起彭澤爲兵部尚書九疇以都御史撫
廿肅三年滿速兒以二萬騎入甘州九疇先登戰疾
力走之殺火者他只丁部下傳滿速兒死九疇以聞
上方念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
師西討未至以捷聞獻民等實不見賊而滿速兒故
無恙事廼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王瓊欲甘心澤九
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　上怒甚大學士楊
一清爲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且
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
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辭

反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快夷心自蘇干城非計及
戍之窮邊是時哈密已大殘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
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多至百石少百石而夷酋請乞
頓我無以應乃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賜而滿速
兒既敗歸亦數使牙木蘭款關求貢尚書王憲遣夷
使往諭復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嫋翁來稱
貢隨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年夏牙木
蘭降牙木蘭者酋先夷也幼爲土魯番所掠壯而黠
滿速兒倚之數苦邊至是以入寇不從欲誅之懼而
來奔頃之虎力納咱兒犯肅州趙載彭濬擊却之督

臣王瓊以所斬獲示馬里麻等械下獄其年冬滿速
兒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議時頗有言哈密難守不
宜復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所以離戎虜之交外
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之則甘
肅難守亦棄甘肅乎弟宜斃夷情討軍實下令有能
和輯諸戎屏我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順後爲
也尚書世寧疏言先朝不惜棄交阯大寧何有于哈
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爲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
三廢後遂與戎比而窺我耗金幣勞士馬竭財力
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爲資以邀索我臣以爲此
與國初所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耳安定
王又在哈密西最近邊今皆存亡不可知我一切勿
問而獨戀戀于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關後世善之
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憲中國報聞滿速
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釋憾事
聞將報許世寧復爭牙木蘭本我屬夷土魯番安得
索之且彼所恃者寫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皆斃而
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我料兵食以備之結吳
刺以撓之拊新附賞有功內治既修何憂乎狡夷
上是之章下瓊瓊引夷使伏堦下風諭朝廷威德爲

言牙木蘭已他徙釋馬黑脉虎力嫺翁俾入貢滿速
兒再使來語稍恭瓊慰犒之遂以哈密歸然我竟不
能有至二十五年復爲馬黑麻速檀所據語具土魯
番傳中諸酋乱吉孛剌等瓊皆爲請襲招居近地耕
牧河西入貢如故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初阿力虜
王毋以不助掠赤斤王毋頗有威嚴能馭下王毋虜
赤斤諸衛相繼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爲市遞歸遞奪
我自楊翥議襲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闖其境
徒重棄金印議論紛拏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印
竟不返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史

劉濂疏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
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滋震之以武則力屈此
已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益
黷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動聲連
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蓋師戒輕舉寇難橫撫其大
者有五焉尺藉空虛屯田棋蘇兵食不充一也我屢
挫而怯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先刺之援進則無資
彼合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創夷未蘇
赤斤諸衛零落殆盡根本既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
苦虜東北苦戎并力則捉襟深入則楊腹五也況哈

密遠在磧外豺狠是鄰強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兵必難留勢將自潰爲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蔥乘補卒愼擇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蹈瑕遘釁惟吾欲爲招兀剌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璦興謫戍以議禮諸臣薦銳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請從澤等議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没於吐蕃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禽獸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所尋爲衛千戶爲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主哲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榮計道險轉餉難且隆冬興師非計馬法請止兵　上從之以勅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磔綺幣襲衣晉指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年所部韃人祖失加十等來歸命居之平涼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晉都督僉事明年勑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華古者可兒即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州衛護行爾獨棄朕命不遵華古者又時率其屬往來沙州爲盜暴苦行旅甚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兎剌寇掠乞內遷肅州之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不已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嗣爲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指揮胡麟阻其市馬勑戒胡麟而以鎖火者爲都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嘗言兎剌也先來求婚未即

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內遷避兎剌報詔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便自心中圧顧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奈何棄之爾第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是時兎剌強赤斤蒙古與沙州罕東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州酋薛令以爲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鎖合者赴闕下乞携部落來歸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達生鎖合者及華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

鎖合者領右隸以達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
赤斤部衆旋欲弁右帳相讐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
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兒嗣爲指揮同知而哈察使
者往來道赤斤爲其部酋劫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
獲劫者械至京釋之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阿速
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後復晉左都督五年兎
刺也先以書誘赤斤請徙脇使助己阿速自其書
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兎刺通成化二年阿速
卒子兎撒塔兒嗣爲左都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
加十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兎撒塔兒從夷族請也
其明年兎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表貢復
表言賞播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所服乞晉
秩代視事賞播塔兒亦自請之報可以加定爲都指
揮僉事仍令俟賞播塔兒壯還代政是後土魯番陷
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
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里
有城郭俗以馬乳釀酒壇帳爲廬產馬駝玉石洪武
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

刀劒等物賜繒金文綺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眞苦先
怙里四部給甲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
安定阿端二衛詔從之以夷酋沙剌等爲指揮等官
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匹遣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
之壽言令甲諸蕃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
不便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立未幾爲曲先指揮沙
剌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
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
往西域至必立出江死于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
東間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
也英進兵擊安定殺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
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頻首謝
宥其罪遣歸宣德二年安定僧賞觸頒占爲武淨
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入貢
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思桑出鄰貢禪
師則攝剌藏卜攝剌藏卜者禪師賞竹領真之姪也
賞竹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孫剌藏卜嗣
仍留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窺伺內地恐患邊詔歸
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我使往
問復爲所掠勅戒亦攀毋約束部落毋生事十一年

赤撒丹辛子領占幹些兒闕王尚幼以其叔輟思參
已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爲土魯番殘破苗裔
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領眞幹即兒子千奔請嗣王
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貢正德七年亦卜剌破安
定奪誥印據其地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爲
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其
處矣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苔林元帥府
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王舊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其
後爲衆兒只巴所攻弃曲先入安定居阿眞地永樂
四年指揮吟三散即思三即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
立衛徙治藥王准報可以三即領衛事給印章并徙
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酋劫殺
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等討破安定追蹤崑崙西散百
里至雅令濶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孰酋
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
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罹而
逃遣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　上以遠夷不足較
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罕表言二女四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爲安定所虜及餘衆潰居西番
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
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
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侯
塞涼國公藍玉討之將佐諫勿深入不聽師至阿眞
川土酋哈咎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鎖
南吉剌思遣使入貢並言東衛以鎖南吉剌思爲指
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
指揮使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
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哈
所部夷人以貢內供馬遷赤斤復坐官兵討曲先相
驚欲爲亂　上令守臣招撫之使復業曲先之役罕
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
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剌兒
加邀劫使者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廣昭相與計寇
負罪重必深匿我以討叛名而遁逃之弗誅兵且無
震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騎往覘敵行月餘渡畢力
术江剌兒加詣賢自歸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

國立中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命宥之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人畜兩詔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念諸夷數相告言構怨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羌刺盜塞下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毋與罕東讎且令偵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討逡巡解歸是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讎殺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班麻思結即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既廢請立罕

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資罕東愈微至弘治時往往款肅州塞求恤矣只克卒孫日羔剌嗣爲都督嘉靖初與別酋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山半居威虜仍擇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日羔剌約束部落侵蕃而我邊以餉夷廢倉粟坐困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困即來貿住二人爲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困即來頃衛事遥進都指揮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饑　上語戶部固日救災恤患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糧五百石使困即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逋入哈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困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逋逃并歸侵地仍詔困即來善撫部落毋盜鄰啟釁其後屢偵寇刺哈密事情遣使來告　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子都指揮僉事南哥及指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七年令邊將率戍卒助修苦峪舊城從困即來請也城竣入謝賜綺幣表裏言寇刺也先欲爲第聚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困即來卒困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爲祭賻以喻哥嗣爲都督僉事第克羅俄領古爲都指揮使佐喻哥領衛寧明年沙州衛都指揮丁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寇刺掠沙州守臣以聞上曰是書無喻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使人往覘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其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爲兀剌僞封今
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農有他變勅禮招撫之十三
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
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困兀剌率部屬二百餘戶一
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
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喃哥
卒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姓名羅秉忠
論曰明興諸夷自北虜外其煩憊中國則哈密爲甚
虜紛我者也哈密故土魯番雖勁不能當
虜十一然而羈諸衛近關如維鬼然門戶在其爲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藩蔽情見勢彰恩威俱詘權衡操縱此爲其時而
猶欲噓唳盡之灰燼將華之肋捐厚幣市空城以廢
幾悔禍千戈心亦已過矣議者徒見其縮載西戎懼
委成勞不知燉煌置郡始自漢武今哈密諸衛即其
地也輪臺一詔即武業悔其罷之晚矣　二祖之封
疆蓋云以夷防夷寧棄勿取彼以勞我哉王恭襄才臣經
略招附亦頗有勞以侵伐敗名謀國者鑒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番考

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唐時并吐谷渾始成强國宋入貢不絕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鬼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氷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誓若平者則令河氷頃之有氷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氷合即渡河擣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啇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

給玉印置烏思藏朵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
司元帥府萬戶府官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
爲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之明年陞烏思
藏朵甘爲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使于河州
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爲大寶法王大乘
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七王各給印
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時往撫諭八
年川藏族殺我使臣哥鎖南等於是命衛國公鄧愈
爲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
穴遂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
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
瘿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
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逃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于
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　上曰洮州爲西番門
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
瘿嗉子悉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勅松州衛
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名爲差發二十年
禁番使闌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
木兒繹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
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

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玉
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
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
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爲兵并討長河西
叅甘百夷　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
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明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
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貨償之
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
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罪之
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
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
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
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
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
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
至京封爲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等
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刼掠率
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殺中使朱英
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剌思巴等皆晉
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

三歲方歸正統四年生番隨寨等八百二十九寨寨
首曲吾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爲生番
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
與番僧商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小商
巴率衆入犯遣都御史王翱都督李安討之翱察其
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謫戍復命商巴爲
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
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
新添獨董卜薄胡都指揮僉克羅氏監藏納某懇
懷屢詔讓之未幾死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

毛忠總兵宣城伯衛顏城邵之八年西寧番族把
作酋顏洞巡撫都御史陳璉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八
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
前後給賞賜不貲所至驛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爲
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雜用
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劄巴堅參等以秘密法進
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吾
仗賜予駢蕃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
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
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勅書勘合令貢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川陝西驗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自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秋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若以羌爲世讎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于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

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議行之正
德初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此兒者烏思藏使也以
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
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思藏遠
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
節制今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詐誘羌胡
妄有所求請因以冒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
反生事端其害甚大請罷之不聽尋遣奄劉允入番
取佛禮部尚書毛紀及臺諫連章諫止俱不聽是時
西海通虜亦不刺暴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勦虜避
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
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
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
讓卿八年洮岷番賊數入蕃昌隴右騷動兵部議西
番爲患皆因茶禁弛廢處置失宜故相挺而起此所
司之過且聞番衆爲亦卜剌侵苦因以役屬番胡交
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毀
頻殺羌百萬軍興煩費內地爲之虛耗是知用勇將
者逞目前之快任老成者獲萬全之安乞廣宣帝之
明專充國之任制馭方略采悉聽總督尚書王瓊假以

使宜毋有所撓從之瓊徵集大衆開諭諸番示以禍
福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剌卿等族不服乃分兵攻
之破若籠板爾二族蕩其巢剌卿等族震慴稽首聽
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降七十餘族諸番復定十
二年烏都鶉鴿番爲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
時金牌爲海虜所掠盡散失二十八年劉嵩以爲言
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
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
耳誠嚴關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集不然終無益
也宜給勘合如成化故事從之四十二年烏思藏闡

化等王請封　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冉班麻等
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在途騷擾
別有所遣從之封諸藏之不遣番僧自此始也王瓊
既定諸番亦卜剌亦爲虜所收復西陲稍寧至隆慶
末虜俺答以迎佛爲名復駐牧西海蠶食日甚番人
大困矣其地自烏思藏朶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爲指
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
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
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溏曰朶甘川曰磨兒勘萬

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
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刺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
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
里可哈思的曰孛里加思東曰撒里土見千曰參十
郎曰刺錯牙曰泄里壩曰渭側魯孫皆洪武間所置
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番有生熟
其受差發者爲熟番不者爲生番俗質直朴魯上下
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惡食酪衣氈居
毛帳務耕牧好狠鬬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
蕞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渠水爲大物產犛

牛驄羊草上飛骨篤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牛
獺豬沙棠樹黑驢爲奇貢道由四川陝西屬邊約多
人且不如期至隆慶元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
處赴京毋過十人餘留邊俟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爲
令

論曰西戎爲患自三代然矣盛于漢魏于唐而馴服
于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然
當其強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于虜抗虜則
虜虜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于虜則我虜是饗食之
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夷虜不西也自亦十刺遁俺答論而青海爲虜穴
矣貢蝎而驍驍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尚爲我
患以虜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帝之神謨在其毋泄泄然以羌予虜也

土魯番考

土魯番本漢車師前王地晉屬高昌郡唐爲交河縣
在火州西百里永樂十年番僧清來率其徒法[illegible]
來朝貢方物命清來爲國師法泉等爲土魯番僧綱
司官賜鈔幣遣歸九年土魯番總統古麻剌失里十
一年萬戶賽因帖木兒各遣使貢十三年吏部員外
郎陳誠使西域歸上奏番遣使隨誠入貢後遂授其
酋長爲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五年卷酋都督僉事
尹吉兒察及指揮僉事孛哥帖木兒等各率其屬來
朝請留京師自效 上嘉其誠從之賜居第什器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吉兒察死其子十姻川兒復自土魯番來歸授指揮
僉事正統天順間土魯番朝貢不絕成化初阿力始
強自稱速檀猶王也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郡地幾盡
九年遂入哈密據其城執王母奪金印阿力死子阿
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相繼擾哈密及赤斤
蒙古諸衛攻掠甘肅爲患不休嘉靖初王瓊招撫之
復歸哈密語具哈密傳中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
子馬黑麻復據哈密排擯沙州遣使求貢并求給誥
印守臣以聞兵部議土魯番父子世濟兇惡今馬
黑帖結婚尼剌潛耕屬衛意在西收復東侵我土

好謀發露乃始款關求貢請居近地此正欲爲窺伺
甘涼之謀漸不可長宜令守臣論以華夷界限不可
踰越毋妄乞地方毋盜種沙田毋殘害哈密毋苛取
貢夷乃可許其通使如執迷不悛陽順陰逆則宜徵
兵征討閉關絕貢詔可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闕納款
土魯番使火者阿力克等八百餘人因而扣關總兵
仇鸞巡撫都御史傅鳳翔盡延入關居之甘州故事
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半留肅州半留甘州至是諸
夷貢不如期且請毋析居屬楊博代鳳翔不許因稍
爲調停示寬恤詔姑從之仍奪鸞鳳翔博俸有差嘉

靖末沙速檀以潛掠北虜中流矢死弟馬速嗣屢貢
隆慶時馬速死馬黑麻嗣其弟瓚非速檀虎來失速
檀阿卜撒亦並遣使求貢守臣爲請禮部言瓚非等
所請本非令甲但遠人效順難以終絕而一姓四使
又於禮不可宜姑令瓚非等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
中以示羈縻制可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黑風水草
俱乏難以遠據而自阿力以來皆挾哈密以徼利至
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土魯番亦戢始陳誠使回言
其國城西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
槃處也近山有高臺傍有僧寺寺下皆百泉林木從

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
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
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制髮
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
巒秀麗峰下白玉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
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理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
十萬羅漢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
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
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乘高而望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
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自誠

使後土魯番漸張吞併諸國地大人衆異於向時矣其地近土魯番者爲火州柳陳

論曰土魯番彈丸地耳漢一戊巳校尉足鞭箠諸國唐麴文泰稍不恭倨君集偏師執之無留行也乃至明而桀甚何哉豈祖宗之神威淵畫詳於北而略於西無以震之故歟衊興于哈密而禍結于邊陲綿綿涓涓裁之不早固禦戎之鑒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蒼霞草 卷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虜考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北虜東至元良哈西至兀剌皆其地而元良哈以內附爲屬夷別有傳其竄據沙漠爲中國患離合盛衰代變靡常大抵元遺孽也　高皇帝洪武元年秋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元都元主夜開建德門及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而使其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來侵達聞徑擣太原擴廓還兵自救達與遇春計以精兵夜襲破其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擴廓儘從十八騎遁去其明年春遇春兵至大同守將竹貞棄城走元丞相也速攻逼州曹良臣拒却之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皆名元臣擁兵自固　上以書諭元主曰自古有國家者必仰觀天命俯察人事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及君之身中外多故朕以淮右布衣仗義興師芟夷羣雄此寧人事亦天命也以君知時通變遠遜沙漠故戒戰將吏勿復窮追君不見終益縱部下令盜吾邊人民苦之若此者恐非君之福也以朕爲君計誠宜限地自守修德順天蔚延世

祀毋輕動賜悔又書諭納哈出皆不報達等師遂西李思齊走臨洮　上以書招之思齊降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所執其弟良臣以慶陽降頫之復叛達攻殺之遇春自鳳翔奉命分兵取開平李文忠聞之過惠州次全寧敗也速兵進攻大興州破擒元丞相脫火赤遂克開平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臣等斬之元主益北遁遇春還師至桓河川卒文忠代將其兵元攻我大同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而大將軍亦悉下秦隴還師其年冬王保保襲蘭州王保保者擴廓帖木兒別名也守將張溫固守指揮于光來援

兵敗被執保保昇至城下使呼温降光大呼守者第
毋降大將軍援至矣保保殺之明年春　上以保保
數擾邊復命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爲左右
副將軍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副將軍北伐問諸將策
安在咸言宜直取元主　上曰王保保方在塞下舍
近圖達失緩急之宜非討爾達其自潼關出安西擊
王保保爾文忠自居庸入沙漠追元逋寇兩軍並舉
虜在彀中矣諸將皆頓首善達軍出安定營沈兒
谿口保保潛遣兵襲東昌壘敗左丞胡德濟達親救
之乃郤因斬神將數人孤德濟送京師明日合戰衆

咸奮大敗保保兵擒其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
萬五千餘疋雜畜稱是保保走和林是夏元主殂于
應昌其國人益曰惠宣上嘉其達變遣使祭而尊之
曰順帝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
破之獲太子買的里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
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捷奏　上封買
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復致書元主告以誼順帝及封
崇禮侯之意而下詔漠北曰朕即位初遣使臨諭四
夷咸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及今彼祿位
已終人心絶望爾諸部酋長各依職來附朕當更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印章還領所部母爲寇災矣朕既爲天下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畜從便地牧養違者且舉兵加誅母執迷貽悔于是諸酋相繼歸附獨王保保猶在和林　上屢招之皆不報五年春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征西將軍分三路討之達與虜戰不利欽兵守塞勝衆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多所斬獲甘肅守將上都驢率吏民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元岐王朵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又敗之瓜沙文忠進兵臚朐河留部將韓政守輜重令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疾趨敗虜將蠻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至土魯渾河虜益衆搏戰文忠馬中流矢朕持短兵接戰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戰益力窮追至瀚海虜遁去師還明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達文忠等復往諸邊備胡當發　上自臨諭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于事平念欲休息顧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比聞胡人窺塞豺狼出沒重煩卿等其爲朕總率將士鎮遏邊陲清野以待其來盡銳以擊其惰至邊之日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焉達行至臨清聞虜寇武朔諸州遣陳德郭子興馳往擊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虜遁去德子與追敗之答剌海口斬獲甚衆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復相繼破虜擒其平章定定等　璽書戒達以殘胡擾邊連歲未滅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不下魯仲連謂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卿等念哉其冬達破王保保兵于懷柔明年夏都督藍玉敗元將脫因帖木兒遂取興和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眞珠驢復親率兵攻其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穹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答海俊等其秋遣崇禮侯北歸明年王保保卒保保

屢敗屢奮元主倚以自強　上欲致之不能心壯其節間問諸將今孰可稱奇男子者咸對曰副將軍遇春　上曰非也遇春我得而臣之如王保保眞奇男子耳因策其女爲秦王妃也而參政蔡子英者亦義不事明子英故爲保保所知定西之敗走匿關中吏行求得之械送京師過洛陽信國公和囷辱之終不屈其妻聞子英至欲見之子英不許至京　上命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問一名大哭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詔有司送出塞是時愛猷識里達臘殂次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丞相驢兒哈剌章蠻子及國公脫

火赤平章乃兒不花等時寇塞下十三年春西平侯英討擒脫火赤明年大將軍達率諸將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邊將屢敗之獲其將乃剌吾初大師克燕納哈出俘至京　上遇之厚竟釋歸聚衆至二十萬輜重饒于虜主　上以舊好屢招之不聽二十年春乃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率頴昌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兵二十萬往擊之復遣乃剌吾歸論之降勝軍出松亭關累敗虜兵乃剌吾王納哈出驚喜執手勞問殷勤乃剌吾盛言　上所以遣歸及綏來意由是其衆多欲降勝軍駐金山納哈出使使來稱疑然陰覘我師勝遣永昌侯玉往受其降虜使歸具言師盛乃剌吾亦勸之力納哈出嘆曰天不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身詣玉玉飲之酒懽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傷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而所部將士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衆得諸鹵

薄甚衆師還都督濮英等爲殿殘寇伏道左突出殺
英勝上鄭國公茂驚潰虜衆狀茂亦訐勝軍中陰事
爲勝負以是賞不行濮英以死事贈金山侯納哈出
至封爲海西侯賞賜慰勞之甚厚其秋遣使卽軍中
拜永昌侯玉爲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唐勝宗武定
侯郭英都督耿忠孫恪及定遠侯弼等征虜明年夏
玉率兵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
捕魚兒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定
遠侯曰將軍提十餘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
宜還將何籍手見　主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爨

母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知虜營在東北八十里
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師至大驚太尉纏
子率衆拒戰破殺之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
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追之不及獲其
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等五十九人餘酋三千九百餘
人男婦七萬七千餘人馬駝牛十五萬盡焚其甲兵
而還俘至獻書褒玉地保奴等給第居之京師既而
有言玉私元主妃　上怒玉無禮妃聞之懨懼自經
死地保奴頗有慫言　上曰吾嘗欲封之以存元祀
今如此其居之琉球遣使護往脫古思帖木兒既遁

免欲往和林依丞相哈住行至土剌河為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揑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哈住來迎欲共依濶濶帖木兒值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揑怯來等遣使來降命居之全寧應昌諸處未幾失烈門襲殺揑怯來部落遂潰故丞相哈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時寇邊　上命英國公友德等以　燕兵從　燕王定遠侯溺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征之燕王者　成祖文皇帝也師出古北口曠絶吾千里行師無間諜難以成功乃發騎詗知乃兒不花等駐迤都遂冒雪抵其營虜不知也指揮覩童者與乃兒不花有雅故前往說之乃兒不花迫遂偕覩童來見　文皇帝慰接之酒食遣歸度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還捷奏　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　文皇帝督潁國公出塞捕畜將阿失里等其秋命都督劉真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屬元納失里大王居之徃來患苦西域諸貢使　上嘗遣使招諭之不從真等攻破其城元納失里遁去俘獲甚衆于是虜益衰終　高皇帝世脅息遠遁不敢大為冦而

上亦大封建諸王藩北邊墨書時下惟詰戎制虜爲
務虜自脫古思帖木兒殺後大臣紛拿盞五傳至坤
迭木兒咸未幾而弒不復知帝號矣　文皇帝初鬼
力赤立稱可汗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猶稍
稍仍漢官名永樂元年遣使賫書諭鬼力赤曰元運
既終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天下朕以嫡
子奉藩于燕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塞
北推奉可汗特遣指揮桑兒只恍惚等持文綺四往
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
使往來通好爲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慰
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勑其太師右丞相馬
兒哈咱太傅左丞相扎失兒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
告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疋之虜寇遼東懿路
塞官軍頗失利虜亦引去　上復書諭之其秋鬼力
赤阿魯台率衆西與兀剌馬哈木戰大敗兀剌者元
別部也當洪武時強臣猛可帖木兒據其地死而衆
分爲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
可汗朝會相讐殺不休明年夏遣使完者禿賫勑諭
兀剌今天下一家莫不來庭惟爾北部猶觀望未歸
使者往爾其遣人通好朕當授以官賞俾安本土射

獵畜牧母外王化并賜以文綺馬哈木等遂遣使入貢其使往鬼力赤者不返四年夏諭鬼力赤令還所遣使不報諜言也孫台爲部下所殺馬兒嗒咱奔庀剌阿魯台逃居海剌兒河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第戒邊將善爲備明年春韃靼僧耳赤也兒吉尒兒孛等來歸　上遣還令賫綵幣賜虜酋仍密諭寧夏守將是或爲虜間宜防之鬼力赤立數年以非元種衆不附迎本雅失里立之　上諭本雅失里曰近聞鬼力赤迎爾北行以厥討之鬼力赤與也孫台爲姊婿親爾與之勢不兩立夫元遜來六代相傳無人得善終者爾之侵地何容易自古有天下者皆赤何容易自古有天下者皆

皆而子孫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如能悔然來歸厥害加以封爵居以善地也爾其審之未幾虜竟殺鬼力赤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上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十反往使復諭以遜位本雅失里殺使者西與兀剌戰爲所敗七年夏封兀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給誥印其秋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達往擊虜　上諭福曰本雅失里逆天道殺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開平

而北郎不見虜亦常如對敵遇虜設奇奮擊不得便
即止每爲虜所紿仍告本雅失里以興兵問級使之
罪虜脫脫不花王偽丞相脫卜王等相繼來
歸福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乘勝
渡獲虜尚書一人飲之漕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
聞兵來發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
此虜矣時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訌我不可信不
聽令尚書爲鄉道徑前營虜佯敗誘我深入福
疑意乘之安平侯涇諫曰將軍輕信諜者言懸孤軍
至此虜示弱徂我也欲乘我進且覆我後福怒
取我耳將軍獨不念敗辭曰上諄戒乎而躁亂若
此計獨宜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
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莫測二日我大軍至并力
擊之何不克也固不從涇知事急帥騎何慮不出此而
自取敗亡爲武城侯亦力言福皆不從使同安侯
使虜僞求和以兵繼之同安侯不欲行涇厲聲曰逮
令者斬乃先馳馬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從
之卒遇虜安平侯力戰殺數百人馬踐被執死之五
將軍皆沒師臧焉　上聞之震怒意欲大創虜拔亂
原乃召諸將議親征第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夏原吉

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
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之又十日亦如之庶濟師
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平胡曰殺胡明年春詔
曰朕受天命承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從化
獨北虜殘孽肆逞凶慝屢使拊循輒見拘殺恩既踰
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絕俯驗人事則
彼衆已離今親帥六師彰天討大擊小順取逆治攻
亂逸伐勞悅弔怒五者必勝之道也蕩除有罪廓清
疆宇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於是命原吉輔
皇長孫居守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從明
年三月發京師次鳴鑾鎮順寧王馬哈木等遣使貢
謝　上登淩霄峯望漠北顧謂廣等元盛時此皆民
居今萬里蕭條惟風埃沙草耳裘薇若此而偪強何
哉次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　上默禱泉湧出
賜名神應泉次環翠峯獲虜人訊知虜居兀古兒札
謀西奔　上謂導者虜西而我軍東北趨恐左若西
北邀之可獲也導者固請趨兀古兒札　上曰以爾
爲導宜從爾至則虜果遁倍道追之及虜于幹難河
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
以七騎絕河遁去裨將劉江梁福等追之不及還正

月班師、至廣漠鎮、前騎報阿魯台聚衆山谷中、遣使
諭之、阿魯台欲降、所部議異、遂迎戰敗走、　上曰、虜
性貪、雖敗且窺吾後、乃伏兵數百於河曲柳林中、使
數卒實草於囊負之行、　上親率精兵千餘後諸軍
發、虜望見負囊者、爭趨之、伏兵發、亟走、　上急擊之、
生擒數十人、餘盡死、駕還次玄石坡、勒銘曰、惟日月
明、惟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銘擒胡山曰、瀚海
爲爐、天山爲鎞、一洗胡塵、永清沙漠、銘清流泉曰、於
鑠王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
上輟供御散給之、下令軍中、許相借貸、抵京倍償、其
直、師賴以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酺已、　上乃內
食、秋七月至北京、冬、還京師、阿魯台遣使言欲輸款
且言兀剌不宜信、兀剌亦請乘阿魯台敗遂慼之、
上兩答其意、明年阿魯台果貢馬、且請得部署女直
吐番諸部、　上問左右、多言許之便、學士黃淮曰、虜
狼子野心、散則易制、合則難圖、殆不可聽也、　上是
其言曰、淮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平地見目前
耳、遂不許、而送其兄妹北歸、蓋洪武中師至捕魚兒
海俘來者、是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各部而
居、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

請爲故主復讐會馬哈木使來言滅本雅失里得傳
國璽欲進獻恐爲阿魯台所邀請兵征之且多所陳
乞　上曰虜驕矣姑待之勞其使遣歸明年夏虜酋
伯顏不花來朝亦請誅瓦剌其秋封阿魯台爲和寧
王母妻封夫人瓦剌遂絶明年三月　上親征瓦
剌　皇太孫從行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享寧陽侯
陳懋豐城侯李彬分率諸軍都督劉江朱榮爲前鋒
夏六月次撒里性兒江遇虜與戰斬數十人　上度
虜且大至申令嚴備恐虜有能漢語者盜吾營馬哈
木等掃境來戰見我師整頓山巔不敢發　上令騎
挑之虜奮迎敗死數百人我偏將滿都力亦戰死部
督馬聚被創甚　上遥見塵鐵騎馳擊之虜大敗殺
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追至土剌河馬哈木遁
去會日暮還營　上語　皇太孫遲明當窮追此虜
盡殲之　太孫言虜已奔敗游魂假息不必追
上從之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大會以下來朝
會而身稱病不能行　上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別賜
其部落米五千石勑　皇太子以班師告天地廟社
仍詔告天下七月駕還北京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
謝罪語甚卑送還前所留使舍黑撒答兒等　上曰

黠虜乃巧言文遏羣臣頓首、虜禽獸不足較乃受獻、館其使使者言馬哈木以阿魯台與中國歡將爲已害欲候冬襲之　上勑邊將嚴爲備明年春阿魯台與兀剌戰破之使使來獻俘　上報賜仍及其將士未幾順寧王馬哈木死遣官者海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先是海童曾使兀剌歸言所以拒命者順寧王之爲順寧死賢義安樂可撫也故　上復遣之十六年春海童及兀剌貢使至馬哈木之子脫懽請嗣父爵　上復封脫歡爲順寧王而使海童及都督禿孫等以綵幣往賜太平把禿孛羅及其弟昂克別使使奉敕順寧王自是兀剌復奉貢而阿魯台貳初阿魯台迫兀剌窘甚南保塞自歸　上固曰虜黠詐豈肯歸我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哉納而封之虜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益蕃富遂慢我使者或拘留之彼使歸肆行劫掠部落往往寇塞下　上戒諭不悛二十年三月大入興和

上銳意親征召問兵尚書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師問戶尚書夏原吉原吉對如賓語加切　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餉適刑尚書吳中入對復如賓　上益怒逮原吉及中擊掖庭獄賓自殺禮尚書呂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譜賓等誣罔命戮賓屍幾欲殺原吉楊榮力救乃免
遂命英國公輔偕六卿議餽運輔等議分前後二運
前運半用車半用驢踵大軍行隆平侯張信尚書李
慶等督之後運稍後大軍行俱用車保定侯孟瑛等
督之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挽者
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駕遂發五月次隰
寧大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士歌之踰月至威遠川
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　上曰虜欲牽我
耳吾兵鼓行前虜自救不暇何暇攻我哉七月進次
秋胡原獲虜部下言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罵之曰

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
屬何辜今虜矣阿魯台遂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
濶瀾海側而身與其怒北走　上命焚輜重收其馬
駝牛羊遂班師曰虜憊邊騶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
顧謂諸將兀良哈我屬夷今顧黨虜亟剪之語在兀
良哈傳中八月還京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
將入寇　上遽召諸將諭之曰虜意朕不復出宜先
出塞待之伐其謀諸將皆曰善部分行寧陽侯陳懋
爲先鋒九月次西陽河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
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爲順寧王脫歡所敗部落

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至率餘衆遠遁矣乃官阿失帖木兒等爲千戶進次上莊堡先鋒懋追虜至宿嵬山不及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馳奏聞也先土干在虜中素雄黠自豪阿魯台忌之既見上慰諭甚至也先土干喜曰　明皇帝眞菩主也封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宣其甥把台罕爲都督冬十月班師發萬全　上乘馬忠勇王騎從問以虜中事對稱旨復爲勅勞之所部皆舉手加額呼萬歲十一月至京師忠勇王數請擊虜自効　上曰而休矣眞數動卽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茶毒何　上曰卿意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明年春正月開平守將奏虜盜邊羣臣勸　上如忠勇王言遂親征夏四月發北京陳懋金忠爲先鋒出塞攻看里至答口闌納木兒河不見虜英國公輔等願假一月糧深入誅之而　上次開平時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者再學士榮幼孜乞承天意赦虜罪遂降詔諭其部落至是欲旋師乃諭輔出塞久軍士勞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秋七月班師至清水源道旁石崖高甚顧榮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征虜過此也次蒼崖成不豫次榆木川

上崩　文皇帝凡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中外勞費計臣凜凜虞乏軍興而虜緣大創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兀剌襲封爵稱外臣阿魯台是後亦奉貢謹邊境少事矣宣德元年春賢義王太平死子揑烈忽嗣封三年秋　上親巡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薛祿議棄開平移城獨石始　文皇帝世既棄興和及大寧至是開平復失宣遼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兀剌時相攻兵孥不解阿魯台敗　上勑大同守將武安侯鄭亨虜敗部曲離散節來降宜嚴爲備未幾阿魯台攻兀良哈敗之駐牧遼東塞下遣使入貢

上曰虜貢宜自宣大入今乃從遼東非制具命守臣防之八年秋虜酋十寇甘肅都督劉廣遣將敗之殺酋卜父子酋卜者阿魯台部酋也時阿魯台使來羣臣請拘之發兵問罪　上曰阿魯台歸命久　祖宗待之厚毋以細故廢前恩且部下逆彼不能制未可罪也禮其使璽書諭之明年夏阿魯台復爲順寧王脫歡所敗獨身逃使使來控　上測然遣使撫之是時脫歡强稍併有賢義安樂之衆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漠北哈喇嘆等部

俱服屬焉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乞歸附以爲左都督
其冬脫歡使使來告提言欲獻玉璽 上賜幣令毋
獻璽阿魯台既死所部阿台王子朶兒只伯因寓居
亦集乃路屢寇甘涼敗我兵 詹皇帝立累招之不
從正統元年羣臣劾總兵官寧陽侯陳懋都督劉廣
等縱寇罪瀆坐掩敗上功械下獄餘罰治有差其夏
虜酋脫脫木兒滿哥帖木兒率衆款涼州塞守將李
安以聞 上勑安毋以虜款弛備其秋命都督蔣貴
率京兵征虜師出無功 上命兵尚書王驥廓埜廷
議邊事越五日未奏逮驥埜下獄已而釋之明年春

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討虜都御史
李儀言和寧殘孽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寇固
自其常第嚴烽堠練士馬備之足矣不宜各棄所守
窮兵遠出冒寒涉險幸一時功 上曰儀言是然師
業已行政等才足辦也已而皆無功其夏命尚書驥
行邊得便宜行事都指揮安敬以罪戮狥軍中復坐
虜入奪都督同知史昭一秩其冬命都督任禮爲平
羌將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剿阿台朶
兒只伯明年夏禮貴破虜于石城斬三百餘級擒僞
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驢駝牛

四百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朶兒只伯以數騎遁去追破之梧桐林至黑泉而還僞平章阿的干以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刁力溝擒僞右丞等三十人逐出塞千餘里虜衆幾盡論功封禮寧遠伯貴定西伯安會川伯賚驥等有差未幾兀剌破殺阿台及朶兒只伯勢益張東誘兀良哈女直窺塞下亦時遣使來貢馬四年春勑諭其可汗脫脫不花王曰朕惟我　太祖高皇帝兼愛中外待漠北尤誠信朕遵守不敢失可汗聰明仁智順天道遣使通好人民安樂此亦可汗祖宗愛民遺澤之所致也朕甚嘉之今遣都指揮康能等齎書幣往報朕意可汗宜益敦前好使命往來無間華夷一家將後嗣蒙澤可汗名亦千萬世不磨可不念歟仍賜可汗諸衣服器幣及其右丞相脫歡等皆有賜未幾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握兵大酋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徒以元裔名爲君不相臨制顧妻也先姊以爲歡君臣並貢我亦各賜勑答其意賞賚金帛甚厚久漸驕桀不恭貢使初止三五人後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賜勑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忍納之使者亦暴橫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不厭

輒造釁端虜所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者我不能應虜顧益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騷驛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其王毋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爲寇屢疏聞勅戒防禦而已不能絶也十一年冬遣使言往攻兀良哈歸且乞糧并欲見大同守奄郭敬　上勅敬毋予糧毋得擅見虜已復請更給順寧王印詔予之十二年虜使至宣府致脫脫不花及也先書于守將楊洪洪以聞勅洪禮其使報書申國家威德耳毋嚴拒失虜歡時洪在邊頗知名虜長之故以書結洪頃之其部下阿兒脫台歸來言也先誅入寇脫脫不花止之吾屬受明恩何忍爲此也先言王不爲吾當自爲之吾以騎日蹂塞下彼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如此足逞也　上屢因其使勅讓之也先益糾結諸胡使謀我貽書兀良哈謂兩祖父官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爾慎毋忘且責令供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也先不報故事寇刺使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留明歲與俱來使者往往以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伎耶吾他日來且請以賜若也先喜因爲其子請婚使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　上報許矣

也先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爲聘朝廷曾未之知也答詔諭奏及婚則大媿怒七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也先自冠大同至貓兒庄偏將吳浩戰死羽檄紛至奄王振用事顧自喜欲怙中國威重壓虜主親征廷臣伏闕爭之不能得踰二日駕遂行命郕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大雷雨以風羣臣請正師振怒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衆恟懼振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除行尚書王佐鄺埜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疎虞奈萬乘何學士曹鼐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奄敬客告振前行正廘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荊入振顧欲邀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虞躡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諜報虜踵襲我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永順伯綏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綏與虜戰皆力士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弟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綏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

支解之既而知綬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故勇乃爾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肯行遂止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迫復止虜僞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學士鄧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輜重盡爲虜得　上北狩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講徐珵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顧　皇太后尚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議益力　皇太后悟勅郤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任以事羣臣廷劾振

奸狀請族夷之　王令俟處分羣臣慟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呵止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衆共毆斃之復索奄毛貴王長隨磔誅之衆譁甚　王疑欲退謙前掖之慰諭羣臣散虜奉上至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　上命稍出錢犒虜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沒虜得侍　上登遣人語彬欲奉　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母蹈險第語安報　皇太后朕在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安聞諸朝王詰責安此虜詐爾何輕聽後勿復爾　上遂由　大同出塞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

伯顏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恭九月　王即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巡撫都御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豎監軍　帝嘉納之遽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遇歲造鐵鏃私遺虜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勑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荊擁上皇南從間道攻關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薄都城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駕衆知虜許不出於是以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克九卿如虜營朝　上皇也先館直等于帳外謙等皆小官亟令直等來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上皇密諭復榮彼無意留直亟歸是日虜衆三萬殿宇周游騎四出若將下邑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而書諫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調撥甲士分布閭德勝門而實示士卒必死備城外積芻豎虜知　上皇駕發遣虜營乃發礮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及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能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遂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　上皇請罷兵報詔太師且奉朕兄歸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發兵

備他盜耳太師如戢兵以數騎護歸　上皇朕亦遣
數騎迎彼此解甲相和好固朕志也復勑勞伯顏帖
木兒朕兄在營知院供具無闕敬謝知院是日伯顏
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紫荊關石亨躡虜清風店大
破之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鏜范廣閻瑾等分道捕畿
內餘寇破逐之　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
貢太臣請禮其使以聞也先從之使也先土木之勝
意輕中國且挾　上皇爲重質邀索無已尚書謙遜
言社稷爲重君爲輕以塞虜望而先是虜遣大同帥
郭登赴登城告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虜旣
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懣稍稍悔
禍事　上皇愈益共奉居得知院營閒數日輒設宴
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　上皇雖
狩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居帳
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霽大驚異大酋咸頓首伏
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鷹女弟侍　上皇固却之愈
敬服謀奉駕歸矣景泰元年春誅逆奄喜寧喜者
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邀大
臣迎駕皆其謀　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
袁彬請也先遣寧至京軍校高鑒與俱客繫書鑒肘

THIS IS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論功晉參將楊俊爲都督僉副千戶　上皇聞寧擒大喜謂歸南有日虜既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遲我迎　上皇徘徊塞上時入虜掠雲中上谷間我使久絶其衆皆思歸大酋阿剌知院遣參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報詔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也完者脫歡復來請脫脫不花及也先使亦至秋七月乃遣禮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者脫歡報使并問　上皇起居實等見　上皇泣　上皇亦泣問　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　上皇曰此　叹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　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實歸具言之時已遣都御史楊善右侍郎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實言更遣使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爲言南北和好久柰何拘我使臣臧賞賜自生釁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千人間有奸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覈其虛者何言臧也也先

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　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天道好生爾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災也先曰者者因問　皇帝歸更踐阼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　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　天子將何物善曰吾欵賄來太師其將被此名也無賄而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日引善見　上皇遂設宴餞自弹琵琶妻妾前觴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　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嘖嘖羨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駕行也先築臺設　上皇座率衆拜辭妻妾亦拜辭也先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遣得知院送至野狐嶺亦慟哭辭平章昂克射得一獐追來獻八月駕抵京居于南宮自是虜貢不絕屢請報使尚書王直偕廷臣請許之制曰正統間使通虜幾危宗社今朕方思與虜絕卿等第謀所以富國強兵雪讐恥稱朕意焉毋復言使虜事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虜向化誠不報且生釁其何靳一介行李踐虜庭稍慰其望濂復引高帝以三十萬衆困平城以爲戒制曰使毋往朕志定矣平城事非所宜言於是

勅可汗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兩國人民咸罹災害此亦朕與可汗所共知也可汗今請答使朕恐蹈前失不復遣可汗使皮兒馬黑麻等朕皆優禮厚給馬直遣歸自今使來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賜乃得厚朕終始不食言別勅也先指如之三年春尚書謙侯亨請出塞討虜　帝曰師行勞姑待之時脫脫不花與也先不相能所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爲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其主與中國通害已遂治兵相攻不花王敗走依兀良哈弒死也先盡收其妻子殺元裔幾盡都督楊俊言也先弒逆吞併諸部東至女直西至赤斤蒙古皆受約束不誅爲患滋大請悉各邊兵出塞擣其巢一大創虜下本兵及諸將議尚書謙言虜誠當誅但邊兵盡出虜且乘吾虛非計詔從謙議會也先使來尚書王直等復請答使詔問謙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使事不敢聞制曰謙言是使勿遣制詔也先太師求答使朕固欲遣第恐更如往者搆是非無益反滋害故不遣人來者乃至三千餘邊將請謝絕朕念太師誠欵姑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爲詐肖防諸正副使已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厚賞賜市易者悉

聽車輛送至境太師其體朕意毋忽當是將虜使驕
敝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約束即彎弓
相向我以通好故不能問也十月也先使來稱大元
田盛大可汗致書　皇帝徃者元受天命主夷夏今
已得其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璽敬遣使修好
仍通慇勤　上皇田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書禮官
集廷議報書云何都給事中林聰御史徐正言宜勅
也先諭以順逆毋從其僞稱安遠侯楞溥言宜仍稱
兎剌太師入犯則討之并下禮官議議言古王者不
治夷狄以爲不足治也先所稱固不可盡從若可

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勅書
宜稱爲兎剌可汗示羈縻便郎中章綸言可汗在中
國固夷酋之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
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脫
脫不花乃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弒主僭號名
實大舛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
得誇示羣酋羣服且遂爲中國患莫若賜勅別
封爲敬順王或兎剌王便詔從廷議稱兎剌可汗也
先既新立恐諸部不從欲通好中朝其弟賽因孛羅
魯王諸酋皆貢馬稀復深入爲寇矣而我所賞賜虜

費亦不貲未幾知院阿剌攻也先殺之始阿剌欲繼
也先爲太師也先不許阿剌怒遂隙也先淫酖殘虐
諸部皆貳愈益忌阿剌佯飲其二子酒毒斃之阿剌
率所部攻也先數其三罪曰漢兒血不花王血兀良
哈血皆在汝身天道好還行及汝矣也先未即戰而
與所厚酋伯顏帖木兒得知院等議帳中其知院禿
堇帖木兒掌判阿麻火者故阿剌部也共剌殺也先
并殺伯顏得知院或云也先戰敗從數十騎遁已復
棄其騎困甚從一婦人乞藥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
婦言狀夫疑其爲也先追殺之也先死諸部離散寓

居西北邊離合不常死剌稍衰矣阿剌後亦失所終
而孛來爲雄長稱太師復求故可汗脫脫不花子尊
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虜以小王子爲尊稱而毛里孩
阿羅出諸酋相繼奮咸爲邊患　睿皇帝復辟念居
虜中時伯顏帖木兒有保護功遣都督馬政賫綵幣
賜其妻孛來留不遣而使皮兒馬黑麻入賀言欲獻
璽賜勅詰責留馬政罪且曰璽非眞即眞秦物耳朕
不貴也獻與否惟爾馬政亦自虜中代孛來乞糧不
許天順二年春孛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統兵
禦之輒敗猶時飾小捷聞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

釋滯謫官已而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
明年春正月虜入大同定遠伯石彪破走之都督周
賢都指揮李鑑戰死其秋復寇大同守將安陽伯李
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忻代殺掠甚衆烽火達于
京師邊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率兵屯紫荊倒馬
二關爲聲援虜益肆往來自如勑二關兵出鴈門虜
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守將彰武伯楊信拒却之
明年夏寇河西守將仇廉禦之敗績遂渡河大掠關
隴震動懷寧伯孫鏜兵尚書馬昇率京兵及河南山
陝西征會曹欽反關下昇討賊有功不果行而特

郎白圭都御史王竑相繼出禦虜其秋孛來三上書
求款廷議請遣使撫諭乃命指揮詹昇賫勑諭孛來
曰比邊臣奏太師書言通好事朕已悉知朝廷故與
北邊往來無間負約搆怨常在北邊今歲復掠我河
西邊將追捕兩致殺傷廷臣咸請大發兵誅討朕以
生靈故謝罷羣議太師書中亦言愛惜多人性命朕
與太師既同此意故使使往諭太師自今其葉細故
行大道散遣部落毋爲邊患使來賞賜朕不爾吝賚
往綺幣至可領也其冬孛來遣納阿出等隨昇來報
命且請從陝西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賜

詔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趨陝明年使至大同詔守將彰武伯信虜名貢其心叵測且有三千人伺塞下宜善爲備仍勑虜使察占毋多挾人來留其餘塞下官飭之聽與邊人交易孛來上書言已爲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禮臣言孛來賜視諸部大溢獨其君小王子與之同虜貪且蔑君臣分以此怏怏宜稍塞其意詔增幣一襲未幾小王子沒或云孛來弒也虜其立其兄脫思爲主稱馬可古兒吉思王子遣使入貢賜勑招諭之成化元年春王子與孛來並貢復求報使不許頃之孛來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武

安侯鄭宏拒却之其冬寇延綏命彰武伯信率大同兵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虜皆無功虜諸酋亦內爭孛羅忽者結毛里孩阿羅出者結阿加思蘭各擁衆相攻由沒河套中河套古朔方郡饒水草其外爲東勝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國初嘗守之兵民耕牧套中自東勝而外地平衍虜來一騎不能隱以故避不入後以曠遠徙弗居至是遂爲虜巢邊民亡命者時導虜入掠邊事日亟而孛來勢分復爲毛里孩讐殺稍衰矣阿加思蘭亦虜別部居哈密北山天順末始盛侵掠哈密雄視諸酋我因其貢羈縻之竟東渡河

與虜合二年夏大入延綏適大學士李賢言虜據套近我邊我出彼歸我歸彼來禍無休已宜令各邊守臣簡精銳窮巢穴驅而去之一勞永逸國家雖費不可以已也乃使彰武伯信爲平虜將軍都督趙勝副之率京兵萬人諸邊兵合萬人往擊虜未至虜入固原都指揮林盛戰敗詔促信行信至邊虜退其冬復入延綏參將湯胤勣敗死明年春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虜毛里孩不得貢則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湯信兵少不足制虜於是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已攻殺孛來弒其可汗馬可古兒吉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弒之并逐少師幹羅出自稱黃台王別酋孛魯乃稱濟王並遣使貢而左制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使者顧挾兀良哈夷由喜峰口入故事宴勞比使優於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入喜峰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循故道殆其結各虜徑近卹至以窺邊宜遏絕其奸於是賜

勅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雜引他夷生事端故朝廷待之不疑今爾貢兩月再遣又同朶顏使從東來朶顏十剌俱我屬衛朝貢有節今無故糾以來非法也爾自今其體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仍從大同入朝廷得一意款待毋傷世好長久之計也毋刺自也先死後數歲戝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未幾有滿四之變滿四本名俊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土達俊處涼州三岔溝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時出行刼邊將墨其財俊厭苦之會其黨事發詞連俊四年秋遂據石城爲亂石城天險即唐吐番石堡城王忠嗣所謂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合兵三萬擊之大失利於是命都督劉玉都御史項忠征之忠圍困其城數月不下伏羌伯毛忠指揮周璽費澄俱戰死廷議謂賊未平且勾虜滋蔓請濟師大學士彭時持不可明年二月俊黨楊虎霆降誘俊出戰擒之并其黨磔于市始俊計事敗且入虜以圍急不得出比俊誅邊將已報虜入套窺邊矣其冬阿羅出糾兀良

咎寇延慶於是撫寧侯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
督師往延綏禦虜永至邊以捷聞論功越等俱陞賞
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郡大擾七年冬召永還以
邊事委越及總兵許寧而使侍郎葉盛行邊會虜入
敗參將錢亮寧不能救兵部尚書白圭請大發兵搜
套盛至邊條上築堡增兵諸事謂搜套師未易輕舉
盛還圭請集廷議議言套虜不驅邊患無已第邊兵
多而無統是以屢衂宜擇遣大將付以閫外得專事
虜於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
越仍督師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還以

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
邊臣屢疏聞詔讓輔越玩寇罪延綏巡撫余子俊建
議埋山築墻設墩臺砦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
大入延綏毛里孩孛魯乃阿羅出三酋亦稍衰敗而
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乳加思蘭爲太師九年秋九
月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
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率輕騎晝夜
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
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
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徼所遺老弱

及殺吾民以上功貝堡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大抵效邊將故習虜益橫內地且自危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頻歲師不出至是提虜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已復稍乱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讐殺始乱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乱加思蘭匿不與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滿魯都部酋肥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乱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乱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大璫汪直恃寵喜事數握兵微戰伐功王越朱永附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先是永征建州越不與以爲恨至是越聞套虜有居威寧海子者紿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班師論功封越威寧伯越有智略其用兵能以奇取勝徒以附直故爲世所訾是後屢與直奉命出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甚衆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萬守

將許寧以提聞虜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朔
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
却之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迄無寧歲而是時滿魯
都已衰弱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或稱把
禿猛可王即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亦思馬因不
協頗相攻二十三年哈密都督罕愼報太師亦思馬
因死而兄剌有兩太師一克捨一革捨克捨死其弟
阿沙亦爲太師革捨弟阿力古多與相讐殺西走掠
[illegible]兌捨時嘗以小王子遮絕貢道請借兀良哈
[illegible]不許小王子死[illegible]伯顏猛可代爲小王子弘
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
汗下兵部廷議之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
故態不足誅卽　先朝亦嘗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
從之伯顏猛可立以年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
師與兀剌屢入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
皆習邊事進疏至輒得請戎備修又數貽書小王子
言通貢之利虜奉約謹不敢大爲寇故當弘治初諸
邊稍虜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篩火篩者脫羅
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
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十

年冬寇肅州巡撫叚廷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諸
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
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明年春
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參將秦恭副總兵馬
昇逗留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璽等失
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虜銳畏怯
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寵還以保國公朱暉代之進
亦致仕去虜猶猴甚衆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
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倒馬白羊諸關以都御史史
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迭入延綏守臣屢告急
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奄逺
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賞賚
有差廷臣屢言功濫不賞報聞虜入[illegible]給
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不能[illegible]
事中屈伸疏劾之詔讓暉因召還以秦紘督師鎮阨
紘至邊大治戰槊堅壁虜稍靖十七年夏六月歸正人
報虜有異謀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令譯審虜
情因諭以京軍當恤督將須得人健東陽頓首朝廷
養兵衛畿輔而工役煩多耗士氣非制宜釐其弊
上納之時　天子仁聖孜孜求治憤虜桀驁欲一創

NDLTD 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會其秋虜入大同殺墩軍　上遂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墩軍皆吾赤子虜殺之不道宜問罪臣健對陛下垂念赤子德至厚然兵危事未易輕動　上意未釋臣遷言邊事急孰與京師疲內以事外非完策臣東陽言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去京師一日而近虜若道此而我軍顧遠出大同東西奔走自弊之道也　上曰兵卽未遽出宜蒐乘蓄備以需皆頓首曰善已召兵尚書劉大夏諭如初大夏亦力言未可　上曰太宗時師行頻往輒摧虜今向以不可大夏曰　太宗時兵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辦虜故利也今承平久人不習兵餉又乏　陛下試度何如太宗時師出之日非獨不能制虜徒毒擾邊人耳　上憮然悟曰朕幾誤計乃寢師然猶拜朱暉爲征虜大將軍苗達史琳督師豫簡京軍俟報至乃行而使都御史閻仲宇往大同通政參議熊偉居庸關督餉虜引去暉等罷行明年春虜三萬騎圍靈州詔督諸鎮兵往援虜圍久不克解去散掠內地總兵李祥偏將仇鉞擊走之　敬皇帝崩踰月虜大舉寇宣府總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爲虜所圍俊疾救解遊擊將軍張雄穆榮敗沒士死傷數千失亡人畜無算復

命苗逵朱暉史琳出禦虜都督李俊神英都指揮陳雄張澄佐之皆無功言官劾暉等老師費財徵還其冬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會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陝西巡撫楊一清疏言諸將觀望莫相救致虜深入多殺傷宜擇大臣節制諸路令乃可行詔以一清爲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一清條上修邊諸事行之會逆瑾竊柄輔臣本兵相繼逐一清旋亦致仕去諸奄四出稱守備監軍暴斂行間邊事益困矣三年春虜近塞下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然半輸瑾所虜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夏命工部尚書才寬節制延寧甘肅諸軍貴專督宣大其秋虜伏大衆於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圍會救至虜解去喪馬二千七百餘匹殺傷略當寬以捷聞其冬虜入花馬池寬禦之敗死總兵馬昂與別酋亦孛來戰于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其年亦不剌入西海亦不剌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篩讐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寧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西海自

是始有虜別部阿兩禿斯與亦不剌合目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寨五十餘殺兵民千餘雜畜糧械失亡無算守臣輒以捷聞七年秋遣人至肅州求邊地住牧且請婚哈密議欲遂招之以扞虜不果明年夏再來請甘肅巡撫張翼啗以金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據之轉掠松潘洮岷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塞殺掠慘于西陲守將潘浩等不能禦罰治有差八年夏五萬騎由大同入犯寧武倒馬諸關山西守臣請調它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兵部議寧武二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也若專守寧武是自撤藩籬非計大同兵宜無動而別調內地兵戍寧武從之以咸寧侯仇鉞總兵禦虜鉞至大同屬虜寇萬全衛與戰於沙河失亡多以捷聞未幾奏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別部白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勛守備田琦廉虎戰死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奄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為大將軍協蘭禦虜他將皆屬分遣撫寧侯朱麒等守古北口及紫荊諸關永等多挾從人請乞煩未出國門已費度支金錢十餘萬卒無功蘭玉與虜戰于平虜城南潛置毒飯田間如農家餉虜食之多死明年秋十

萬騎入固原塞明年夏入大同塞詔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率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浩與戰于賈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唐戰死浩再戰再敗虜遂犯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有差十二年秋五萬騎入大同塞屬　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禦虜總兵王勛等遇虜於應州爲所圍　上督兵援之衆殊死戰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　上乃還是役也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

乘輿幾危　上命守臣告捷於朝駕還羣臣迎賀賞賚有差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大入小王子死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嗔阿爾倫前死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王子如故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迫虜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憚行泰將賈鑑督之嚴叛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　屢入陝西諸塞殺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詔起楊一清爲總制

一清議剿尚書金獻民議撫會王憲代一清乃下憲
議憲亦言逋虜不大創患無已時已勒所部待師期
詔憲慎防守毋輕出塞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參將王
經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塞王憲督總兵
鄭卿杭雄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其
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
和至朔州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
杭雄禦之敗績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謀
內犯時王瓊代憲益修邊虜亦稍却未幾召還唐龍
代之十一年虜欵延綏塞詔却之遂擁十萬騎入寇
總制龍請許貢以紓患上曰虜貢罪宜討大臣當
戮力振國威乃取目前計縱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
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卜兒孩大破之卜兒孩者
亦小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厘共恣
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瑾議浚濠塹迓
虜騎大同卒素憚瑾治軍嚴因是役也遂亂攻殺瑾
總督劉源清欲盡誅諸亂者卒愈囂嬰城叛遺小王
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
以此爲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
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餘萬

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
別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爲從
父行其大父曰歹顏哈有十一子次曰賽那剌有七
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襖兒
都司直關中俺答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答各
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
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强盛名尊小
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號曰
土蠻異種黃毛者亮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
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因
合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十三
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二縣
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
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禦之
斬首百餘級明年春入甘肅大掠已分掠東西諸塞
無寧日每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莫能禦獨大
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劼虜有功虜畏之震死家丁
多走降虜十八年秋虜寇宣府逮總兵江桓下詔獄
明年春入延綏奪總兵周尚文俸其秋大掠宣府至
蔚州堡寨盡破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

兵雲目再遇馬連堡又敗留兩月乃退巡撫楚書以
捷聞西虜復掠固原會大雨道濘虜騎困弓矢盡膠
劉天和與戰大獲殺吉囊子小十王捷聞　上喜甚
天和及諸將周尚文等皆增秩并錄輔臣本兵功諸
賞賚甚渥明年秋虜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史
道以聞詔却之以樊繼祖督宣大山西三鎮兵抗虜
翟鵬督餉兼督畿南兵爲援虜不得請遂大舉內犯
吉囊先由白泉口長驅至寧武關石湖嶺副總兵丁
璋力戰死繼祖堅壁不敢戰俾遊擊將軍周宇禦虜
太原北死之虜越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居民掊白
挺與格虜有斃者以故故却而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至
石州殺掠益甚浸淫平定壽陽間矣言官交章劾繼
祖竟不罪罷歸召翟鵬還已復使督宣大兵二十一
年虜使石天爵再至邊臣誘殺之以功受賞俺答怒
入塞大掠山西殘傷四十州縣殺掠二十餘萬雜畜
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踰月乃
出塞諸將觀望莫敢戰獨參將張世忠躡虜鬬甚力
死之時吉囊虜忻代妓淫日夕卒死俺答益張二十
三年十月自萬全右衛深入內地言者謂撤防秋兵
太早　上怒逮翟鵬及薊州巡撫朱方下詔獄杖死

以翁萬達代鵬萬達有計略詰邊蒐卒次第修諸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數萬騎犯鐵裏門鶉鴿谷萬達分軍爲二故帥張達將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達戰鐵裏門虜却鳳戰鶉鴿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已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數萬騎何以復軍乃益合圍殺鳳磁人王邦直素負勇力提大刀入陣獨殺數十人竟鬬死軍没然虜亦大懾明年復使使求款邊卒狃前事殺之萬達請治殺使罪紓虜忿且言虜款堅宜羈縻制之毋絶不聽陝督臣曾銑謂虜巢套[illegible]宜下不驅之邊患不休銳欲復套料兵實具方略疏請大學士夏言主其議　上業報許而大學士嚴嵩素與言相軋思有以中乃乘間訐言受銑金妄議興師開邊釁貽社稷憂故帥仇鸞嘗以貪暴爲銑劾繫獄嵩嗾之疏銑諸不法狀上大怒逮銑誅之并誅言自銑死後無敢言復套事矣二十七年秋虜入大同塞萬達策虜趨鎮安堡使總兵趙卿駐焉虜佯攻獨石卿違制悉兵走獨石虜遂踰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詔罷卿貶萬達俸二秩明年春虜犯宣府滴水崖萬達先諜知之乃檄大同總兵周尚文曰虜且東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罪無赦又

虜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請尚文得貞介而馳未至裨
將董暘江瀚力戰死亡其軍尚文遇虜曹家庄大戰
敗之虜恃衆不退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戰久
矣兵必疲不援尚文是棄師也率衆鼓行前虜走出
塞已復寇拒墻堡尚文以車兵敗却之尚文卒張達
代萬達召還隨憂歸郭宗皐代明年夏虜入大同塞
達禦之虜爲三覆待我達恃勇不戒中伏力戰死副
總兵林椿援達亦死達椿皆驍勇敢戰邊人惜之事
聞逮宗皐等罰治有差以仇鸞帥大同其秋虜至鎮
鸞使其黨時義賄虜令東寇薊薊山外界虜恃三衛
藩焉至是三衛反導虜深入至古北口詔發京邊兵
數萬守要害邊兵發虎符法遞不時會京兵烏合不任
戰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稍却虜分
騎間道出師後我兵大潰虜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
無筭游騎至通州京師震恐集諸營兵壯者出邊敗
死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內使厭徒負養在其中
矣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奄不時發久之未能軍
兵部尚書丁汝夔始以聞　上大驚詔侍郎王邦瑞
定西侯蔣傳督九門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舉千
人隸焉別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垂四萬登陴咸寧侯

鸞保定巡撫楊守謙俱以兵至諸勤王兵先後至
上內視稍彊拜鸞爲平虜大將軍諸道悉屬進守謙
兵部侍郎督師釋故參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
自效虜至通州阻白河御史王忬先已悉收丹楫不
得渡越數日乃西薄都城獲奄楊增等令持書來曰
予我幣通我貢卽解圍不者歲一虔而郭時　天子
坐西齋宮望烽火四起憂之無所出召大學士嵩禮
部尚書階問虜事嵩言此掠食賊不足憂階言宜以
計緩虜令出塞待命乃款如此往復冀少遲我兵集
虜可破也　上命集廷議廷臣相視莫敢發司業趙
貞吉抗聲言北虜無狀至震動勾城柰何爲城下盟
第錄故帥周尚文功出沈束于獄稍希金百萬以百
金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束以理尚文功得逮
故也檢討毛起言虜近姑許之而後寒之若何貞吉
怒衆叱之　上聞壯貞吉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稱
詔齎五萬金勞行營將士大將軍鸞計難貞吉拒不
受益縱部士辮髮冒虜掠村落有司捕獲不敢法疏
請上念大同卒首勤王卽有罪以迫饑困置勿問第
付鸞自治兵部遂下令勿捕有捕至反笞捕者卒愈
益驕患甚于虜衆籍籍歸怨汝夔矣汝夔顧語諸將

虜方盛未易得志計無如守諸將畏虜諉言汝夔禁不敢發語浸上聞而守謙亦恐戰未必利少挫且張虜約勒部士毋輕動虜縱掠近郊至西山中貴人園宅別業多焚蕩環泣　上前謂汝夔守謙右虜左士使異類縱橫殘神鄉　上震怒逮二人下獄戶部尚書李士翔坐徵發不給褫職寘服視事虜剽得子女金帛無算意欲滿乃循諸陵而北猶祥去欲奪白羊口大將軍鸞以十萬衆尾虜不敢擊卒與遇潰鸞幾爲虜擒裨將戴綸徐仁力戰乃免虜束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遺椎弱八十餘級詐增鹵獲稱飲至汝夔守謙竟坐誅貞吉亦以報命失　上意杖謫詔鸞督京營兵鸞議京營兵脆不習戰請徵諸邊銳士集京師爲重兵部議是撤垣墻蔽堂奧非策卒從鸞議鸞意氣日盛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門報可不下部尚書王邦瑞力爭不可　祖宗無是法毋啟跋扈端不聽邦瑞尋罷去虜既歸會疫病人畜多死所掠皆歸部落稍中悔大將軍鸞懼虜且復至陰使人啗以開市其冬俺答遂上書求貢明年春使子脫脫詣塞下申請督臣蘇祐以聞下廷議咸言邊事陵遲甚矣姑從虜以紓吾邊且永樂成化間嘗許女直三

衛市何靳于虜詔給金十萬易布帛開市五堡漸及
延寧以待郎吏道經略其事兵部郎中楊繼盛力條
其不可大槩謂虜踐躪我　八陵虔劉我赤子不能
報而反與市損威重長寇仇甚矣今之爲謬說者不
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夫虜
至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其氣用
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輸好衣美食忘其憤而懈于
戰將愈驕豪傑效用之心何備之能修往者邊私通
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
也又不過口得馬以資軍不知既已和矣焉用

之且虜安肯捐其善馬以予我我歲緻十萬金
所償于虜一不如意彼必敗盟以失信責我繼此
出此其啓廷臣皆知之而莫敢言惟陛下獨斷　上
雅不欲市而方卿周大將軍冀得特志議堅相嘗唯
唯而已　上不能奪方下廷盛吏部去五月馬市成
虜奉約頗謹我叛人蕭芹等素導虜謀中國不利虜
欵欲敗之謂俺答曰中國毒水上流伏甲市傷若幾
殆俺答固心疑其左右復受芹賂爲言芹有異術能
使城自殞愈益動市畢潛犯左衛并使其黨爲內應
會謀洩引還吏道遣人讓虜虜內媿因以千騎隨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入試其術不效遂執以與我論功道進尚書鷟太子
太傅道復爲虜請以牛羊易粟廷臣多謂虜欲無厭
不宜聽督臣蘇祐疏言一牛數度一羊數釜米如珠
而牛羊如山竭廩不能厭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
耳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必勿許詔從
祐議召道還其冬大入邊殺掠邊臣詰之漫應曰此
貪虜掠食耳我不能禁民勿盜即中國能禁民勿盜即已復
請市弘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期拒却之俺答恚益
縱掠列酋把都兒辛愛破遮東新興堡殺指揮姚大
源指揮王相以所部兵四百遏虜千戶葉廷瑞佐
之戰俱力相死廷瑞重傷虜引去議者咸咎馬市非
計鷟內恐因請邊塞毋傷虜引去議者咸咎馬市非
破必矣兵部謂深入則蹙我畿輔縱能破虜其傷實
多鷟議絀復請率兵出塞犒虜上不許然鷟實中
怯無意行特寵護之以虛聲奪朝廷二十一年秋
鷟病死都督陸炳暴其奸詔剖棺尸諸市籍其家悉
罷諸邊馬市更言者死三十二年春虜入大同口參
將史略死之又入青邊口副總兵郭都死之遊擊孫
邦丁碧力戰却虜已又入延綏塞副總兵李梅死之
其秋俺答把都兒自大同入徑趨紫荊急攻挿箭浮

圖等峪遊擊陳鳳朱玉幸寧夏固原兵來援虜却鳳
玉追之過浮圖守者請師鳳曰毋緩賊吾旋軍
享之及虜於三家村大戰竟日虜敗走未幾小王子
入宣府塞抵赤城大掠而去俺答犯山西巡撫趙時
春禦之諜言虜有遊騎二十去此兩舍可擒也時春
擐甲欲馳總兵李涞爭不聽遂前伏兵起涞與子松
及參將馮恩等皆戰死時春走免三十三年夏虜犯
大同左衛總兵岳懋戰死逮總督蘇祐黜爲民其秋
敵騎入薊州塞總督楊博募死士擊之三十四年
[illegible]蘭峪參將趙倾[illegible]蔡等戰死總兵周益昌來援
虜退其夏入青邊口參將李光啟戰敗虜執以索贖
光啟罵虜死其秋大舉犯宣大山西參將丁碧力戰
死參將馬芳以家丁夜劫虜遂出塞三十五年夏入
宣府塞遊擊張繼戰死軍盡沒其冬小王子及打來
孫以十萬騎入遼東塞總兵殷尚質戰死亡卒千人
奪總督王忬巡撫蘇志皐俾是年誅叛人張邦奇呂
仲佑邦奇衛舍人與丘富周原趙全李自磐等皆以
白蓮教捕急先後叛入虜虜居之豐州號板升板升
華言屋也富最用事日夜教虜治攻具懇田積粟收
知略士與謀我邊民縣知書者踵歸虜俺答富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氈脫地令事鉏耨御史李鳳
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
順萬金毋問出入下令擒斬俺答諸酋子萬金爵伯
擒斬丘富周原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副總兵田世威
容遣富故人王勳及第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
美亦陷虜與浩共說富富問儒生討安國留與歸款
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爲夫羊用乎今官家方急公
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郭奇謂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遺
之金富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罵浩若賣丘公與中
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勳迓歸
謀復弟讐適邦奇挾虜騎至邊索所藏倭刀誡毋
甲執之并得呂仲祐等狀虜退富計安國爲鎮撫
臣宜計安國爲鎮撫僉都兒以六萬騎流河口副總兵蔣不勳秉心戮
死之西虜犯延綏副總兵康鳳及其子守義俱力戰
死之其夏俺答入宣府塞殺參將邵勉等冬大掠大
同塞俺答子辛愛妾桃松寨者以私通部目蠻帶帶
懼誅來奔辛愛大恚縱騎索諸邊總督楊順懼議遣
還或曰無爾也我失丘富而彼得蠻帶沮降且辱國
順竟私與之幸愛磔以狗虜自是益輕我大攻圍右

衛數月不解右衛地斗入虜南一面通川虜分騎塞道衛大困故將尚表以轉餉至遮虜不得歸極力城守虜不能克議者欲棄右衛尹虜　上嵩意欲棄之而難于言乃對尚書許論習塞事請問論論阿嵩極言衛難守搖　上意　上益發兵援三十七年四月兵大集虜解去其冬土蠻犯界嶺口馬芳拒却之三十八年春元良哈導虜由潘家口入大掠近畿詔逮總兵歐陽安論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爲相嵩搆誅復使楊博督薊博經略頗有緒召歸其年俺答由鎮羌入西海留老弱豐州大同總兵劉

謀乘間攻板升扳叛黨乃使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獲百餘縱火焚其居而不得立富等其後富以掠邊中流矢死四十一年秋虜寇遼東塞總兵楊照率兵襲之敗死明年冬虜大舉由墻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孫膪趙溱俱敗死胡鎮扳柵走京師戒嚴　上怒逮督臣楊選誅之虜留旬日引去四十四年冬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伏銳卒二百搏之幾獲以救至脫去明年肅皇帝崩當　帝世虜諸部獨俺答強黃台吉其子也尤剽悍嘗勸其父母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

與連和亦不刺阿爾禿厥始雖逋匿西海爲甘涼患
然猶與虜角其後亦折而入於虜塞東西岌岌憂之
帝嚴明慮軫邊計一不當輒執戮行間大吏嘗一與
虜市未浹歲絶之而邊臣顧私賄虜相與爲欺蔽邊
大圯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寇山西曰晉兵弱石
嶺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遠來罷安
能抗我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竝入入井坪入朔州
入老營入偏頭闕卒皆悍勇邊軍遇之披靡副總兵
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敗入壁創甚總督
王之誥聞變率六千騎抵鴈門檄大同總兵孫吳入
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岳俱逗留不進虜薄石州攻
陷之殺知州王亮屠男婦幾盡進攻汾州趙全遣間
爲內應州人獲之得先爲備虜攻八晝夜不能克遂
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間所殺虜男婦復數萬計
邑里爲墟時黃台吉以偏師駐宣府塞下綴我兵之
詰奉詔還懷來護陵寢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
虜留內地挾三旬無與抗者值雨潦半亡其騎乃遷
延出塞去事聞詔逮維岳世威論死繼洛謫戍邊吳
落職之誥罷去其月三衛酋董忽力勾土蠻入薊州
塞大踩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闖京師爲震總兵李世

忠避虜不敢擊壁李家莊虜圍之援至乃解總督劉
燾巡撫耿隨卿檄諸將追虜會大霧虜逃失道墮棒
椎崖中崖深十餘丈積尸爲滿後騎踐之而過諸將
張臣等詗知爭趨至割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民
爲言者所劾詔謫世忠戍罷燾放隨卿歸里臣等以
虜獲有驗晉二級明年春　上詰山陵顧瞻塞下念
薊急以譚綸督薊戚繼光總兵綸與繼光皆嘗用南
兵破倭相與計薊兵屢衂後有朝氣而無暮氣不足
賴宜用南兵益召募至三萬今卒治塞垣夾垣爲臺
高數丈矢石相及環薊而臺者三千垣周二千餘里
虜自是避不敢深入薊三年冬西虜吉能率精騎西
掠孰番靈藏等族留餘衆套中寧夏總兵雷龍等襲
擊之斬首虜百餘四年夏俺荅大舉犯平虜黎將張
剛幣賄虜使移攻威遠總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
與戰漢虜相紛挐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其學去王
崇古代其秋虜入遼東塞至錦州總兵王治道自山
海關馳至欲出戰巡撫李秋曰千里趨利兵家所忌
將軍且休矣治道不聽促黎將郎得功先進治道繼
之虜伏起兩將皆沒敗書至　上方憂虜而大同報
虜酋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鐵背

台吉子也幼孤鞠于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像俺答愛之爲娶反愼部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免扯金女未及婚會俺答有外孫女已聘襖兒都司矣俺答聞其美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懼奪那吉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携其妻及其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敗胡堡求入總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吾豐館餼飾輿馬予官爵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則因與爲婿令縶板升諸逆以贖其孫不聽則脅誅那吉以牽沮其氣卽不然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我以一屠耆谷蠡秩秩那吉勢必爭兩族相持我因按兵稱助推亡固存那吉懷德黃台吉畏威安邊之大略也若循故事置海濱彼一窮胡雛何足重輕且恐失意颺去非計因具以其童上聞詔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御史葉夢熊疏爭之謫去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稱兵入塞索那吉趙全益教虜必困我那吉乃出一克哈屯聞全謀哭罵俺答曰耄悖不遄死信漢叛兒反覆乃欲侵漢漢士馬強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答乃擯全遣人來祈

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古引夾使登高閘騁從導那吉
過其下使者訶此那吉耶胡爲乎漢威儀耶諦視之
果那吉也大喜歸報俺荅崇古因使使與俱詰俺荅
曰趙全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于中國而保于爾
何利請受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矣俺荅始意中
國恚其歲犯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則大喜敬謝使
者太師全吾孫我何敢藏叛虜稱我尊官爲太師也
復使使來定約因詰稱臣貢方物開市崇古爲聞諸
朝奉報爲黃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古貽責其使曰
汝前日掠我何也使謝曰彼未及聞耳無他端囚
還語俺荅馳召黃台吉喜出張家口宣鎮兵
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台吉曰戰則敗約我無辭
于太師整兵西出拒門堡俺荅隨收捕趙全李自
馨劉四呂老祖諸逆梏以獻周元聞變服毒死始全
與丘富俱附虜富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
敢入城堡全教虜左右擊商黃市掠人畜益習攻取闖
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
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荅每欲盜
邊先置酒全家計定乃行全爲俺荅建九楹殿奉居
之尊爲帝會大風飄棟毛殺數人俺荅懼不敢居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全等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陷石時州全計曰自此
塞鴈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
成矣朝廷屢購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已
詔那吉歸俺答迎之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帝天
也覆露我使使入謝申請貢市崇古爲奏虜款堅宜
聽且乞詔邊臣毋燒荒搗巢生虜釁下廷議兵部尚
書郭乾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他日
者若要我以不乘塞不設備其將如何宜更議毋遽
許廷臣咸言市虜　先帝所禁奈何弛之崇古言
先帝時虜方張又勾自逆鬻故盟易寒今虜實仰我
搏顙待命何慮何嫌而絕之歡且國初嘗王和寧王
順寧矣弘治間小王子三歲三貢矣是之不遵而徒
藉口于　先帝何也因條爲八議以進廷臣言利者
十三言害者十七相持不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
言崇古議是請于　上報可五年三月封俺答爲順
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爲都督同知把漢那吉爲
指揮使賓免台吉等十八人爲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
等十九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台吉
千戶呵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
爲百戶昆都力哈即老把都也賜勑俺答曰我　祖

宗受命御宇内外率育朕績承不替頃因爾孫來歸特命邊臣護視以禮遣還爾懷戢朕恩稱臣奉貢俘獻叛逆悃誠用章朕遠稽前代近覽本朝欵塞稱蕃厥有舊典是用錫爾王封并及子姓部落皆有常秩爾當堅守臣節約束爾衆毋爲邊患朕亦勑邊吏同好棄惡爾毋食盟自干天罰俺答率所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謝百官班賀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簡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蕞街于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爲率大同于左衛威虜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台吉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銀綵緞諸貨官市畢聽民市是年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虜吉能等復請市詔予吉能市紅山墩切盡着力二酋市寧夏清水營始俺答受封時切盡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陲之酋也　帝何遺澤焉崇古令使者好語曰若無虜陝西太師行爲若請矣既而總督王之誥議令數歲不盜邊乃許崇古言吉能與俺答叔侄勢相依倚許俺答而不許吉能俺答必陰呼吉能市晉

吉能亦必陰誘俺答窺秦彼兩利也市晉則物力不給窺秦則關隴驛騷我兩害也將旦夕生患安能數歲之詰議非是之詰去戴才代才上言陝西市諸番無寸帛闌出者柰何自弛禁使虜生心無已則令東歲久不可令虜雜其間延寧二鎮雖迫虜然法令嚴市三鎮示羈縻　上諭讓才而封吉能為都督同知部酋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卒許市方三鎮市畢虜更乞月一市崇古為請不許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俺答表言欲歸心佛教請金書經及刺麻僧詔給遣之已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印封諸婿

市鐵鍋聽虜使入京崇古皆言宜許兵部議既予封矣其何靳于方寸之印予當鐵鍋宜勿予即予予銅毋予鐵使者毋聽入止而饗之邊諸將稍給財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凜凜遵約陰令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台吉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復刼車夷華固等東徙華固者不知其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居宣府塞下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黃台吉暴虐自拔歸御史劉良弼言二夷雜處為我外藩車夷既刼則史夷之勢自孤史夷復去則北路之藩盡撤中國制馭不可不謹詔俺

答歸車夷知覬答款後塞下稍寧邊臣胥論功受賞
大學士拱上疏言夷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捷尾乞
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約者也
當先帝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賜關市之利耳而
邊臣倉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憚于主計斬使絕之
致挑虜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
寧日使邊民肝腦塗地膏腴棄而不耕屯鹽廢壞豈
惟邊事不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
亦且敝矣此則往事失計之明驗也天佑國家胡雛
委命朝廷處置得宜虜遂感恩請貢斯實天以安攘
之機授我于是因而受之名順義美較之往歲呼關
要索相去千萬九夷八蠻聞風慕義孰不向化威靈
所被南洽北暢斯亦千古之一時已然臣等所爲深
謀遠圖則不在是昔 先帝嘗切宵旰之憂下詔修
塞者屢矣然財力俱傷迄無成效者非徒奉行不力
之過也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
矣今虜效順受封九塞晏然出國家什一之富以收
胡馬之利招中國擣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沈幾密
畫次第舉行即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
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于守寓守

于戰亦可此則邊臣所當加之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寧謐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應之則其患又自今日始矣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八事毀最邊吏積餉修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倣失機上嘉納焉至其後奉行鮮實虜亦浸驕不如約市且日增至歲糜金錢數十萬緡巡撫王象乾力爲裁節邊乃甦兎剌自正德後稍往來嘗與虜戰殺其酋虜部每西行輒以復讐兎剌爲名大釁食諸酋西北之面東虜土蠻數入遼東塞奉戍梁守遼東以功

封寧遠伯

論曰北狄之盛至勝國極矣不有大聖人興孰爲驅徐觀我　太祖之命將徂征神謨獨運元侯樹屏九塞周防信禦戎之上策也永樂之世大鋮親麾王庭屢蹶至使內帑竭于軍興遺孑燼于朔野夫寧好戰蓋懲臚朐之劒深謀燕翼故勤萬乘勞士馬而不悔耳威靈震被再世晏如爰及正統凶歡復張加以行人失辭戎心無厭渝盟犯順輅馬震驚苟非社稷有靈夷庚旋復禍患之興曷云其極跡所由來固款貢爲之階也是以　景皇深懲往事杜塞釁萌行李罕

入其疆聘覲不報其使綢繆補葺上下協心虜亦叛
亂相尋鳴弓內兢彼紛我睦邊鄙雖或小虞而國威
幾再振矣其後干掫弛警自撤藩籬東勝朔方莽爲
豺虎引寇屬垣邊城晝閉威寧一戰虜膽稍寒而根
結既深蕩除未易揚塵飲馬羽檄交騰　孝皇赫怒
興思犂庭之烈顧問公卿張皇撻伐事雖不行夫庸
非仁者之勇歟正嘉之際黠酋暴興族類蕃滋近世
未有曾銑發憤建謀欲傾其巢穴還我舊疆而帷幄
搆手蕭墻生釁伊吾之劍未鳴而身首異處矣豈不
痛哉虜既得志益肆憑陵鳴鏑天都徹烽大內師中

之寄委于匪人騎士材官雲蒸霧集而不敢以一矢
加遺虜氛日惡厥有由然　穆皇初歲虔劉汾石幾
無子遺屬天厭亂孽虜扣關遂緣祇犢之思用黷放
麑之德桑椹既食好音是懷馴異類于壇坫拯氓隸
于干戈亦云盛矣而玩惕寢生軍實耗墜迎佛掠畜
狡謀百出金錢內盡藩籬外撤故識者憂之夫關市
之費省于轉輸欵塞之稱美于和戎琛幣之交安于
鋒鏑此邊臣之所禱祀而求也然而尋得失于累朝
考虜情之終始乍臣乍叛不可爲常故　二祖驅之
于前　列聖絕之于後雖間或慕義貢獻不郤其誠

而安攘之大猷在彼不在此矣夫順者逆之機也安者危之伏也易云喪牛于易詩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可不謹哉

分嘉靖間則七錢官有羨征商無溢入是法貝重課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之害與商咎籍于戶曹又趨而給引于南戶曹又趨而受鹽于運司又趨而至于行鹽之地往來馳逐動經旬歲奸徒憑其翁張墨脊視爲囊橐然且有罰之金贖之錢關節之苞苴操縱東濕利盡吹毛是法以侵制弊也則又有守支之害與程期累次魚貫積薪沒身無及妻子代支資斧竭于饔糧錢神疲于公府是法以留難弊也更此數弊商困極矣乃竈之病也則又有總催之害與攤場草蕩半爲幷兼賑濟官銀全被乾沒分產凋零傭奴服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法以豪強弊也則又有賠累之害與鹽一入官甬水消鎔督償日急鞭扑無聊流亡轉徙乞貸爲生是法以操切弊也嗟夫管仲佐霸吳濞竊雄弘羊心計劉晏轉輸鹽之爲利從來久矣國初經制遠邁前籌乃在今日潰決萬端商竈兩病墳邊事又告急矣胥脂既竭輸輓日艱督餉文移塡委于司農之府當事蚩蚩計無復之茲非所謂鹽政弊而邊政俱弊之明驗歟宜鋪導流以濟緩急前其說可稽已減額課也酌搭配也早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蕩蕩也給工本也免私梟也乃其要在處置餘鹽也餘鹽溢而私販多

鹽政考

館課

國家之制鹽政也蓋邊政也鹽政修而邊政與之修也鹽政弊而邊政與之弊也其故何也國初召商于塞下輸粟餉邊給之鹽引一引而粟二斗五升耳無重楮之費也所司毋留行食祿之家毋侵利一切奏請毋私予無傷奪之孔也竈戶給以擺場草蕩每引給工本鈔一貫五百文有私鬻違禁者死無瀆濫之奸也故鹽政修也塞下之地盡墾而爲田坻京露積士飽馬騰無枵腹之憂也邊郡既實內地益充民得甘其食美其衣老死不聞徵發無轉輸之苦也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星聚兵農雲集耕夫得安于力作而胡馬不窺于長城無蹂躪之擾也故邊政修也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常股之害興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放支是法以岡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興商輸之運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內帑苦于供億沃壤化爲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則又有奏討占窩之害興勳戚權倖竟緣請乞名曰餘鹽恣行夾帶但憑城社無敢譏訶是法以私竇弊也則又有增價之害興成化間折銀三錢五分耳正德間則四錢五

矣私販多而正課阻而國用虧矣縱之則病商操之則病竈操縱兩失其宜則亡命之輩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以爲市今淮揚之間高牙大檣橫行出沒關吏不敢譏而有司不得詰者皆私販之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爲亂階是寧可不杜其源而防其漸哉故先臣丘濬欲行給牢盆法而霍韜欲復國初鈔法凡皆以收餘鹽之利而塞扞網之端操是說而推廣之要以存竭澤之虞寧稍通融工商竈嚴吞舟之禁毋輕假借于奸徒使利行若流商至如歸無倍征有溢賦不亦今日資鹽策便國家

之長計哉若夫講求立法之本意修明已試之舊章復飛輓廣屯田塞下餘紅腐之儉度支省轉餉之苦墾政邊政兩利而俱存則有　二祖之功令在又何論于區區補偏救弊之勞也

屯政考

屯政者自　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於九邊自宋訥獻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禦奈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弁城操之軍其區畫何甚詳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且令各荒屯曠土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穀獨多下　璽書褒諭其激揚何甚至也　列聖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頻歲豐登邊士一切用

館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廢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修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甚博也蓋國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管仲讓其籌鼎錯屈其筭而趙充國諸葛亮羊祜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遜其功效法至善也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苦于賠補相繼逃亡田舛日荒而九邊供輸之費遂以大困惟時心計之士領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修復爲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其見存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愚嘗考求其廢弛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　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于是屯種

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爲振舉者一也
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
其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猾豪右侵
私其腴區而移磽瘠于軍士低昂寬易糧益不均重
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此可爲振舉者二也
祖宗時武備修飭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爲
備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
而騎縱橫出沒擾我稼即欲力耕厚積徒爲虜外
府耳此可爲振舉者三也　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
苛察管屯之官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職事
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也而來者憑信簿詐
而不較倉庫之實覈籌偷惰不知修屯政之廢又
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
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
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畜鍾盛于戈矛
墩堡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于斯
爲盛其後納銀倒開無所事粟商既散歸屯亦大廢
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
屯政難復本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爲守法易復

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
來已久一旦督粟于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
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賈必欲以粟易
金幣且捉衿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
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
夫九邊重鎮國家根本强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
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
而歎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今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
亦宜請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舉令沿邊之
[illegible]古墾毋問所從來但使荒蕪日闢穀價不騰
不必紛紛清勦以滋厲階使人心樂趨邊境稍甦然
後廣徵吏士搜理舊弊[illegible]需之歲月遠收其利此皆今
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大[illegible]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貯
于垣士饜于伍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illegible]
虜制戎伸威固國非屯政曷繇哉愚故略著其[illegible]
令憂國者得以考覽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京營兵制考

歐陽公有云古之有天下者其憂治亂之始不以德自泰漢以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也寧獨泰漢以來然哉蓋在周之盛時征伐萬乘之尊修弭節銜璧馬者已最爲詳備天子至親備日張韅場無虞迨後叢之容以從事于行間故武備之師以至于亡兵之重也若輔制弱至不能具一旅之師以至于亡兵之重也若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然竟背不振豈其初制固然哉積漸之弊使之也我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二百年來京師無肘腋之虞強臣無專制之患爲謀

館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臧矣顧兵政之設易壞難修其盛也南剿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天府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廛廟空宵旰之懷也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蓋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槩有可考焉五軍營者　高皇帝所定也藉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腋有右腋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分下二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　高皇帝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踰士寖日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遞于三大營之中板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共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

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微委曲咸有條
理雖未能盡如　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
強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
二祖之盡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
以肅愍之忠勤　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
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
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
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奇武
毅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曰
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分布　天下之

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
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
者歲久而浸失其初供役于私門掊尅于上
相蒙苟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
戌之役虜叩郊闉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
烽燧燭天　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
禦虜之略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
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
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蠹
弊之端又有甚于曩日者當　文皇帝建三大營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挽彊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于無兵矣縱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柱名投閑買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川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揭竿射石飲羽之夫爲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逼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子見庸素相循士卒者也多貿人于厚金鳥集貴而爲之請託者耳夫彼既輸財于此亦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雲常禮恣意誅求其

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京師之軍士典衣鬻兒而糧儲食者矣何以振士氣乎此病在將領之僉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殺賊之法盛不過數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日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趨走納喊若角觝技河朔未知盬之慮已耳甚者被無弦之弓揷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者此耳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追贖鍰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冒名冒支經費

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營陣安
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　文皇帝集班
操之兵蓋強本深根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爲也嘉
隆間率供土木之役番鋪是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
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日因
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
數千里裹糧赴命流汗浹踵而不得休廼使之營
急之務慮無藝之工重爲其帥所苦雖使
復往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效藝率
操之夫制也　先皇帝時嘗亦深燭其弊[illegible]

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尤
日倫安肯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
支之頃便欲改絃調瑟桑土綢繆則莫如
以軍功多者試望著者服歷深者乃去其選[illegible]
之夫勿使之建旗鼓而生于將壇之上也又莫如
責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
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恒
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士卷休至者毋苦以
他役使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庶然知國家所以勤
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跋履之難一有緩急能得其死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我務稱舉而又時稽其先耗月程其功效使前文之謬不與而六師之勇自倍即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